



# 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

第二卷

# 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

## 第二卷

一八五四年至一八六〇年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57年·北京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BRIEFWECHSEL

II. BAND 1854—1860

Dietz Verlag Berlin, 1949.

根据民主德国柏林狄茨出版社1949年德文版译出

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

第二卷

李季译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書店出版

(北京东总布胡同10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56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开本 850×1168 公厘  $\frac{1}{32}$  · 印張 21  $\frac{5}{8}$  · 插頁 5 · 字數 503,000

1957年12月第1版

1957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01—20,000 定价(5) 2.10 元

統一書号 1002·7

# 目 次

## 一八五四年

二八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四年一月五日……………	1
二八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四年一月十日……………	2
二八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四年一月十八日……………	2
二九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四年一月二十五日……………	4
二九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四年二月九日……………	7
二九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四年二月十五日……………	8
二九三	燕妮·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前后]……………	8
二九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四年三月九日……………	8
二九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四年三月十一日前后]……………	12
二九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四年三月十四日……………	12
二九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四年三月二十三日……………	13
二九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15
二九八a	愛得加·馬克思(穆芝)致在倫敦的馬克思 曼徹斯特	一八五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17
二九九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四年四月三日……………	17
三〇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四年四月四日……………	19
三〇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四年四月十九日……………	21
三〇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四年四月二十日……………	22

三〇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四年四月二十一日 前后]	24
三〇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四年四月二十二日	25
三〇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前后]	28
三〇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29
三〇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四年五月一日	30
三〇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四年五月三日	32
三〇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四年五月六日	34
三一〇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四年五月九日	36
三一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39
三一二	燕妮·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四年五月 二十三日]	40
三一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四年六月三日	41
三一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四年六月十日	43
三一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四年六月十三日	44
三一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四年六月二十一日	46
三一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四年六月二十五日	47
三一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四年六月二十七日	48
三一九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四年七月六日	48
三二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四年七月七日	49
三二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四年七月二十日	49
三二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51
三二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四年七月二十七日	54
三二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四年八月八日	58
三二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四年八月二十六日	59
三二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四年九月二日	60

三二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四年九月十三日……61
三二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四年九月二十二日……63
三二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四年九月二十九日……63
三三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四年十月十七日……64
三三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四年十月二十五日……68
三三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四年十月二十六日……69
三三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四年十一月十日……73
三三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四年十一月十日……74
三三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四年十一月 二十二日……76
三三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四年十一月三十日……78
三三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四年十二月二日……79
三三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四年十二月八日……82
三三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四年十二月十五日……83

### 一八五五年

三四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五年一月十二日……85
三四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五年一月十七日……85
三四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五年一月十九日……86
三四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五年]一月 二十四日……87
三四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五年一月三十日……87
三四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五年一月三十一日……88
三四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五年二月二日……92
三四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五年二月十三日……94
三四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五年三月三日……96
三四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五年三月八日……97

三五〇	燕妮·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五年三月 十日前后] .....	99
三五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五年三月十六日 .....	100
三五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五年三月十八日 .....	101
三五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	101
三五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五年三月三十日 .....	102
三五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五年四月六日 .....	102
三五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五年]四月十日 .....	103
三五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五年四月十二日 .....	104
三五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五年四月十六日 .....	104
三五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五年五月十六日 .....	105
三六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五年]六月十五日 ...	106
三六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	107
三六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五年]六月 二十九日 .....	108
三六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五年七月三日 .....	108
三六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五年七月十七日 .....	110
三六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五年九月一日 .....	111
三六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五年九月六日 .....	113
三六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五年九月十一日 .....	114
三六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五年十二月七日.....	114
三六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	117
三七〇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	117
三七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五年十二月十四日 ...	119

### 一八五六年

三七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六年一月十八日 .....	122
-----	--------------------------	-----

三七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六年二月七日 ……	124
三七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六年二月十二日 ……	126
三七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六年二月十三日 ……	131
三七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六年二月二十九日 ……	133
三七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六年三月五日 ……	137
三七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六年三月七日 ……	144
三七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六年四月十日 ……	146
三八〇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六年四月十四日 ……	150
三八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六年四月十五日] ……	152
三八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六年四月十六日 ……	155
三八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	158
三八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六年五月七日 ……	159
三八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六年五月八日 ……	159
三八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	161
三八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	162
三八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	164
三八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六年]五月 二十九日 ……	165
三九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六年六月五日 ……	166
三九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六年六月六日 ……	166
三九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六年七月二十八日 ……	167
三九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六年八月一日 ……	169
三九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六年八月四日 ……	171
三九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	173
三九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六年九月二十六日 ……	176
三九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六年九月 二十六日] ……	178



三九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六年十月九日]	……180
三九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六年十月十六日	……180
四〇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六年十月三十日	……181
四〇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六年十月三十日	……182
四〇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六年十一月十七日	…184
四〇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六年十二月二日	……186
四〇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六年十二月 二十二日	……189

### 一八五七年

四〇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七年一月十日	……190
四〇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七年一月十四日	……192
四〇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七年一月二十日	……193
四〇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七年一月二十二日 前后]	……196
四〇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七年一月二十三日	…197
四一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七年二月六日	……199
四一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七年二月十六日	……199
四一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七年]二月 二十四日	……202
四一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七年三月十一日	……202
四一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七年]三月十八日	…204
四一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七年三月二十日	……207
四一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七年三月二十四日	…208
四一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210
四一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212
四一九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七年四月二日	……215

四二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七年四月九日	……216	
四二一	燕妮·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七年四月 十二日前后]	……218	
四二二	恩格斯致燕妮·馬克思	[一八五七年四月 十六日前后]	……218	
四二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219	
四二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七年四月 二十二日]	……220	
四二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七年四月二十三日	…222	
四二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七年五月八日	……225	
四二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七年五月十一日	……226	
四二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七年五月二十日	……227	
四二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七年五月二十二日	…228	
四三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七年五月二十三日	…231	
四三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七年五月二十八日	…232	
四三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七年六月十五日	……233	
四三三	德納致在倫敦的馬克思	紐約 一八五七年 六月十一日 附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	一八 五七年六月二十九日	……234
四三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七年]七月三日	……235	
四三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七年]七月三日	……235	
四三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七年七月六日	……235	
四三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七年七月八日	……237	
四三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七年七月十一日]	…237	
四三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七年七月十一日	……238	
四四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七年七月十四日	……239	
四四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七年七月十六日	……240	

四四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七年七月二十四日 ……	211
四四三	恩格斯致倫敦馬克思 滑鐵廬 一八五七年 七月二十九日 ……	212
四四四	燕妮·馬克思致滑鐵廬恩格斯 [倫敦 一八 五七年八月三日前后] ……	243
四四五	馬克思致滑鐵廬恩格斯 倫敦 一八五七年 八月九日 ……	244
四四六	馬克思致滑鐵廬恩格斯 [倫敦] 一八五七年 八月十五日 ……	245
四四七	恩格斯致倫敦馬克思 滑鐵廬 一八五七年 八月二十一日 ……	246
四四八	恩格斯致倫敦馬克思 滑鐵廬 一八五七年 八月二十五日 ……	248
四四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七年八月二十六日 ……	251
四五〇	恩格斯致倫敦馬克思 賴德 一八五七年 九月八日 ……	252
四五一	恩格斯致倫敦馬克思 [賴德 一八五七年] 九月十日 ……	254
四五二	馬克思致賴德恩格斯 [倫敦 一八五七年] 九月十五日 ……	254
四五三	馬克思致賴德恩格斯 [倫敦] 一八五七年 九月十七日 ……	255
四五四	恩格斯致倫敦馬克思 賴德 一八五七年 九月十八日 ……	256
四五五	馬克思致賴德恩格斯 倫敦 一八五七年 九月二十一日 ……	258
四五六	恩格斯致倫敦馬克思 賴德 一八五七年	

	九月二十一日 .....	259
四五七	恩格斯致倫敦馬克思 賴德 一八五七年	
	九月二十二日 .....	261
四五八	馬克思致在賴德的恩格斯 [倫敦 一八五七	
	年]九月二十三日 .....	266
四五九	恩格斯致在倫敦的馬克思 賴德 一八五七年	
	九月二十四日 .....	267
四六〇	馬克思致在賴德的恩格斯 [倫敦] 一八五七	
	年九月二十五日 .....	270
四六一	恩格斯致在倫敦的馬克思 澤稷 一八五七年	
	十月六日 .....	272
四六二	恩格斯致在倫敦的馬克思 澤稷 一八五七年	
	十月十九日 .....	274
四六三	馬克思致澤稷恩格斯 [倫敦] 一八五七年	
	十月二十日 .....	275
四六四	恩格斯致在倫敦的馬克思 澤稷 一八五七年	
	十月二十九日 .....	279
四六五	馬克思致在澤稷的恩格斯 [倫敦 一八五七	
	年]十月三十一日 .....	281
四六六	恩格斯致在倫敦的馬克思 倫敦 [一八五七	
	年十一月六日] .....	282
四六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	283
四六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	283
四六九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	288
四七〇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	290
四七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七年十一月	
	二十四日 .....	290

四七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七年十二月七日	……293
四七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七年十二月八日	……296
四七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七年十二月九日	……300
四七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七年十二月十一日	…301
四七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303
四七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305
四七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七年十二月 二十二日	……306
四七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七年十二月 二十五日	……307
四八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七年]十二月 三十日	……311
四八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七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	……312

### 一八五八年

四八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八年一月一日	……316
四八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八年]一月五日	……316
四八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八年一月六日	……317
四八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八年一月七日	……319
四八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八年一月七日	……320
四八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八年]一月十一日	…322
四八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八年一月十四日	……323
四八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八年一月十四日	……324
四九〇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八年一月十五日	……326
四九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八年一月二十三日	…326
四九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八年一月二十五日	…327

四九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八年一月二十八日	…328
四九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八年]一月 二十八日	………329
四九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八年一月二十九日	…330
四九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八年一月三十日	………332
四九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八年二月一日	………333
四九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八年二月八日	………336
四九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八年]二月十日	………337
五〇〇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八年二月十一日	………337
五〇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八年二月十四日	………339
五〇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八年二月十八日	………341
五〇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八年二月二十二日	…342
五〇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八年二月二十四日	…344
五〇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八年三月一日	………346
五〇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八年三月二日	………347
五〇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八年三月四日	………348
五〇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八年三月五日	………351
五〇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八年]三月九日	………354
五一〇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八年三月十一日	………354
五一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八年]三月十五日	…355
五一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八年三月十六日 前后]	……… 355
五一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八年三月十七日	…… 356
五一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八年三月二十六日 前后]	………361
五一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361
五一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八年四月二日	………362

五一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八年四月九日	……368
五一八	燕妮·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八年四月九日]	……370
五一九	恩格斯致燕妮·馬克思	一八五八年四月十四日	……371
五二〇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八年四月二十二日	…372
五二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八年四月二十九日	…373
五二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八年四月三十日	……374
五二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八年]五月一日	……375
五二四	恩格斯致燕妮·馬克思	一八五八年五月十一日	……375
五二五	恩格斯致燕妮和勞拉·馬克思	一八五八年五月十一日	……376
五二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八年五月三十一日	…376
五二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八年六月七日	……378
五二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八年六月九日	……379
五二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八年七月二日	……381
五三〇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八年七月十四日	……382
五三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八年七月十五日	……385
五三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八年七月十六日	……388
五三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八年七月二十日	……390
五三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八年]七月二十五日	……391
五三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八年八月三日	……391
五三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八年八月十日	……394
五三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八年八月十三日	……394
五三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八年八月十八日	……396

五三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八年九月二十一日	…396
五四〇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八年十月七日	……398
五四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八年[十月八日]	……400
五四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八年十月二十一日	…403
五四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八年十月 二十二日]	……405
五四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八年十一月二日	……406
五四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八年十一月十日	……406
五四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八年十一月 二十四日	……407
五四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八年十一月 二十九日	……409
五四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八年十二月十一日	…410
五四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八年十二月十六日	…412
五五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八年]十二月 十七日	……413
五五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八年十二月 二十二日	……415
五五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八年十二月 二十八日	……415
五五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八年十二月三十日	…415

### 一八五九年

五五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一月六日	……417
五五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一月八日	……418
五五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一月十三日 前后]	……418



五五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一月 二十一日	.....419
五五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一月 二十五日]	.....420
五五九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九年一月二十七日	...420
五六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一月二十八日	...422
五六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二月二日	.....422
五六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二月八日	.....423
五六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二月九日	.....423
五六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九年二月十日	.....425
五六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九年二月十四日	.....425
五六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二月十五日	.....426
五六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二月 二十一日]	.....428
五六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二月二十二日	...428
五六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二月二十五日	...429
五七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二月二十五日	...430
五七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三月三日	.....434
五七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九年三月四日	.....435
五七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三月十日	.....435
五七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三月十六日	.....437
五七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三月 二十二日]	.....438
五七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三月 二十五日	.....438
五七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四月一日	.....439
五七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四月九日	.....440

五七九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九年四月十一日	……441
五八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四月十二日	……441
五八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四月十六日	…443
五八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四月十九日	…444
五八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444
五八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五月六日	……448
五八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五月十六日	……451
五八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五月十八日	……451
五八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九年五月二十三日	…458
五八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五月二十四日	…459
五八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五月 二十五日	……460
五九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五月 二十七日	……462
五九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五月 二十八日	……463
五九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六月一日	……463
五九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六月七日	……465
五九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六月十日	……467
五九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七月十四日	……468
五九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九年七月十四日	……470
五九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七月十八日	……470
五九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九年七月十八日	……471
五九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七月十九日	……473
六〇〇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九年七月二十日]	…475
六〇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七月二十二日	…475
六〇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九年七月二十五日	…477

六〇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八月一日	……479
六〇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九年八月三日	……481
六〇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八月八日	……481
六〇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九年八月十日	……483
六〇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八月十三日	……484
六〇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八月 二十六日	……485
六〇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九月五日]	……486
六一〇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九年九月八日]	……486
六一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487
六一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九年九月二十二日	…488
六一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九月 二十三日	……489
六一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九年九月 二十五日前后]	……490
六一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九月 二十七日]	……491
六一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九月 二十八日	……492
六一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九年十月三日	……492
六一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十月五日	……493
六一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十月十日	……497
六二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498
六二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九年十月二十八日 (片段的)	……499
六二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十一月三日	……500
六二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九年十一月四日	……503

六二四	恩格斯致燕妮·馬克思	一八五九年	
	十一月五日	.....	506
六二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十一月七日	.....506
六二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十一月十六日	...507
六二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九年十一月十七日	...508
六二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510
六二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十一月	
	二十六日	.....	516
六三〇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九年十一月	
	二十八日	.....	517
六三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十二月一日]	...518
六三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十二月十日	.....519
六三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九年十二月	
	十二日前后]	.....	522
六三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523
六三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525
六三六	恩格斯致燕妮·馬克思	一八五九年十二月	
	二十二日	.....	526

### 一八六〇年

六三七	佛萊利格拉致馬克思	倫敦	一八六〇年
	一月十一日	附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	.....528
六三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一月二十五日	...530
六三九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〇年一月二十六日	...531
六四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一月	
	二十八日	.....	532
六四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〇年一月三十一日	...535

六四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一月三十一日 ...537
六四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〇年二月一日 .....538
六四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〇年二月二日 .....540
六四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二月三日 .....541
六四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〇年二月四日 .....543
六四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二月四日 .....544
六四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〇年二月七日 .....545
六四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二月七日 .....546
六五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二月九日 .....547
六五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〇年二月九日 .....553
六五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〇年二月十二日 .....554
六五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二月十三日 .....554
六五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二月十四日 .....556
六五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二月十五日 .....557
六五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〇年四月八日 .....557
六五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四月九日 .....559
六五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四月十二日 .....560
六五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四月十六日 .....561
六六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四月十七日 .....562
六六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四月二十四日 ...563
六六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五月七日 .....564
六六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〇年五月七日 .....565
六六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五月八日 .....566
六六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〇年五月十日 .....567
六六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〇年五月十一日 .....568
六六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五月二十八日 ...569
六六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〇年五月三十一日 ...569

六六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六月二日	.....570
六七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六月十四日	.....571
六七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六月十六日	.....572
六七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〇年六月二十日	.....573
六七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六月二十五日	...575
六七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〇年六月 二十五日]	.....577
六七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六月二十六日	...578
六七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〇年六月二十六日	...578
六七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〇年六月 二十七日]	.....579
六七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六月二十八日	...579
六七九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〇年六月二十九日 前后]	.....580
六八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七月九日	.....580
六八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七月十七日	...581
六八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七月 二十一日	.....582
六八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〇年七月二十三日 前后]	.....582
六八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七月 二十五日	.....583
六八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七月 二十九日	.....584
六八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〇年]八月一日	.....585
六八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八月四日	.....586
六八八	燕妮·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八月	

	十四日].....	586
六八九	恩格斯致燕妮·馬克思 一八六〇年八月 十五日 .....	587
六九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八月二十七日 ...	588
六九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八月二十九日 ...	589
六九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九月一日 .....	590
六九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九月八日 前后].....	591
六九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九月十三日 .....	591
六九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九月十五日 .....	591
六九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〇年九月十五日 .....	593
六九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九月二十日 ...	594
六九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九月二十五日 ...	595
六九九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〇年十月一日 .....	597
七〇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十月二日 .....	600
七〇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〇年十月五日 .....	602
七〇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十月十一日 .....	604
七〇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十月二十五日 ...	604
七〇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十一月五日 .....	605
七〇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十一月十三日 ...	605
七〇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十一月十四日 ...	607
七〇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十一月 二十一日 .....	608
七〇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十一月 二十三日 .....	609
七〇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十一月 二十六日 .....	610

七一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十一月 二十八日	.....612
七一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〇年十二月三日	.....613
七一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〇年十二月五日	.....614
七一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十二月五日	...615
七一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十二月六日	.....616
七一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〇年十二月八日]	...617
七一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十二月 十二日	.....618
七一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〇年十二月十八日	...620
七一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十二月十八日	...621
七一九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〇年十二月十九日	...622
七二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十二月十九日	...622
七二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十二月 二十三日	.....624
七二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十二月 二十六日	.....624
七二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十二月 二十七日	.....627
	人名索引		.....629



一八五四年

二八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四年一月五日

一八五四年一月五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号。

亲爱的恩格斯：

自你离开的那日起，全家都患流行性感冒等病。穆芝和我的状况还很不好。因体力的关系，对“論壇”的三次通訊都脫了期，現在这种天气也实在干不下去。望告知，能否为我写一篇文章，供下星期之用，写什么，随你便。但我要确切知道，你是否可能和儿时动手。

我还不能出房門，自然無从看到报。据皮拍說，今天的“先驅晨报”〔1〕載有一长篇投稿，論俄罗斯人的远征計劃。說他們的主要戰場是亞細亞而非歐罗巴。他們要从小亞細亞(!)来夺取君士坦丁堡，如此等等。

約瑟·波拿巴的“回忆录”至今已出三册。第三册包含老拿破侖关于西班牙远征的通訊。

穆芝發高热，作可怕的癡語，四周乱打等等，我正在写信，因此中断了。希望这孩子馬上痊愈。

星期一接到德納的信。据說那篇文章不能用我的名义刊布出来，因为这样有伤該报的“威信”。你的軍事論文很吃香。紐約謠傳是司各脫(Scott)將軍写的。

再会。

你的卡·馬·

〔1〕 倫敦一种保守的报纸。

二八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四年一月十日

一八五四年一月十日。

亲爱的恩格斯：

烏尔卡特昨晚从紐里（厄耳斯得——Ulster）寄来一篇演說辞，我讓妻抄出，前后加上两句話，便成了一篇論文。因此請你为星期五代写的文章可以不写了。如还有屬於这一类的偶發事件，請寄来供星期五晨之用，以便把这撈什子弄好。

全家自大至小还是生病。

附上克卢斯的信。下次詳細笔談时，当将他的信的另一部分寄上。

塔刻（Tucker）那只牧猪狗剛才送書来家。“帕尔麦斯頓”〔1〕的第一版五万册已經銷完。这位先生从来不这样紆尊降貴的，現在送書来是要我校正作第二版用。你有什么建議，請馬上来信。

你的卡·馬·

〔1〕 指馬克思匿名出版的小册子“帕尔麦斯頓和俄罗斯”。

二八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四年一月十八日

一八五四年一月十八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号。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关于西塔尔或戚塔尔（Citale oder Zitale）〔1〕的战役星期五以前，你必须为我写点一般性的东西（征实几乎不可能）。同时值得我注意的是：

一、过去奥尔忒泥擦（Oltenitza）的战争是一种誤会，使那个

公使强迫土耳其政府的停战受到挫折。现在西塔尔〔1〕的战役同样是一种误会，使英国舰队大炮对土耳其政府威胁下的和平提議受到挫折。

二、奥尔忒泥擦的反面。那里是土耳其军的深沟高垒，这里是俄罗斯军的深沟高垒等等。

三、结果和那里一样。这些人经过五天的惨斗后，各自缩到自己的包皮中去了。我只看到这种结果。不知道原应发生什么。我所明白了解的一点，就在这不是拿破仑的作战法。

外交的陰謀家已經深深陷入自己的网罗中，使普遍的战争迫在眉睫。你知道在昔奴魄（Sinope）所发生的事件是被利用去促使土耳其人承認維也納的条約草案，并讓哈黎尔·（Halil）帕夏和里刹·帕夏（Riza Pasha）<sup>①</sup>入閣，至于勒德克利夫（Redcliffe）君的威胁，还没有計算在內。这一切安排好了，然后帕尔麦斯顿才引退。当他引退时，联合內閣感到危險，即于十二月十九日發出命令，在黑海作一种示威运动。帕尔麦斯顿在两重耻辱之中，再度入閣，促成了二十六日的決議，命令全艦队在海上出动，这只是为着对双方交战国表示中立；声称进一步——其实不过試試看——去阻止十九日決議的执行，而且截断土耳其人对亚細亚战場的联络。同时波拿巴君基于十九日的決議，已經發出相反的命令，假装懂得二十六日的決議只是第一次決議的發揮。至于帕尔麦斯顿自然必須逆来順受，保持自己为热心爱国者的名誉，所以这些家伙已經陷入苦境，而那种做作会使他們还要陷得更深，特别是三十一日对国会必須表現一点“热心”。这些家伙提交土耳其人签字的外交文件指出，他們准备对俄罗斯完全投降，而單純的“误会”挫折了善良的意見。

① Pasha 是土耳其高級文武长官(如总督、將軍之类)的尊称。——譯者

我的內兄——那位大臣〔2〕——写信給我的岳母，惋惜她現在和四十年前一样，又要遭遇一次大战。

你致斯蒂芬的信，我已于当日寄往布魯塞尔，他那时还留在他姊妹的家中。你的“作为炮兵中尉的拿破侖”此刻恐怕将被拒登，因为“泰晤士”已接到命令，放弃对波拿巴一切可引起爭議的借口。他既是“我們的”同盟者，每种报纸目前将具有同一的爱国思想。当这种作品完成时，各报如不願登，我們馬上把它印成小册子好了。我如果要对一个書商提出自己的著作，便感到困难。对你的著作就沒有遇到同样的困难。

衛登麦尔驢子又把“高貴意識”〔3〕丢在一边。迅速作复是要点所在。这东西如延迟六个星期出版，便沒有力量了。我不解克卢斯为什么老是特別选择我来供衛登麦尔先生的牺牲。

你的卡·馬·

[下面是小孩子写的]

落后手工艺工人兄弟，日安。一个出身高貴、光荣、和平、幸福的人。

小聪明

〔1〕 正确的写法是：Citate und Cetate。

〔2〕 指普魯士大臣斐迪南·威斯特华倫。

〔3〕 馬克思反威里系的著作：“高貴意識的騎士。”

二九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四年一月二十五日

一八五四年一月二十五日。  
倫敦，索荷，第恩街，二十八号。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天狼星曾来信，特附上給他的廢料一紙。赦罪了。

要是不發生違反外交策略和外交策略以外的“誤會”，現在的戰爭是有困難的。勒希德·帕夏 (Reschid<sup>[1]</sup> Pasha) 的外交文件是對俄羅斯完全投降。土耳其人曾因從前維也納的外交文件而宣戰，然這一次的外交文件所表示的讓步，比那一次還要多。帕爾麥斯頓的再度入閣並不是徒勞無功的。在另一方面，黑海的示威運動似乎是對國會開會期中的一種詭計，在這種詭計下，如果俄羅斯承認自己的、包括在勒希德<sup>[2]</sup>外交文件中的條件，如果它取得自己所要求的一切，它就好像已經屈服於優越的權力了。無論如何，這就是那種計劃。在尼古拉對最後的維也納外交文件發表聲明、或能夠發表聲明之前，即告以聯合艦隊的推進，不是荒謬嗎？只有戰爭中的意外事件還可以促成戰事的解決。按照協議這個皇帝對於聯合分艦隊的入港並不懷惡意，而且表示很大的“忍耐性”。“誤會”的確不能保證。“誤會”總是可能的。

關於西塔特<sup>[3]</sup>的戰事，今天的“泰晤士”繼續有一種報告，出自“旅行者”<sup>[4]</sup>。希望你加以注意。俄軍在馬特欽 (Matchin)、朱耳哲服 (Giurgevo)、卡拉法特的所謂同時推進，甚至占領西里斯的黎亞，似乎只是一種騙局。附帶地說！還有一點是關於你的英文作品的意見。法文各報稱土耳其人要在君士坦丁堡向陸地一方面設防。這對於俄羅斯豈不是一種主要的打擊？君士坦丁堡的海路既總是聯絡着俄帝國亞歐兩洲的海岸，那截斷它的人力和物資的輸入，不是更厲害嗎？大要塞現在似乎是對拿破侖大戰的抵抗方法。我們因此不再回轉到小戰去嗎？

柏林不建築要塞，是一種耻辱。

我的內兄大臣曾寫信給我的岳母，預言她偌大的年紀，還將經歷一次最初的拿破侖時代那樣的經驗。所以他相信會有戰爭。

科布登這個“劣等的”和“平庸的人”在最近的演說中大出其丑。他顯出自己和擁護自己的“劣等人”不配出來統治英國。桂格

会教徒(Quäker)伯賴脫只知道內部的战争。哥布登發見英俄两国的社会結構相类似,因为这里有德斐們,那里有得米多夫(Demidoff)們,这种發見真不愧为一个伯国居民兼新市民的革命庸人。

皮拍君于星期六往布来屯訪迈耶。虽然迈耶極其討厭他,他仍留在那里超过特魯飄(Troupeau)所規定的期限,因为他貪恋“海濱空气”,而且他似乎曾对那个資产者写了一封索然無味的信。这愚蠢的青年認自己的放縱为天才的豪放。你从克卢斯的信中会看到,这个“天才”青年曾要求办一張往君士坦丁堡的美国护照,也許是要在該处做管狗人。这青年常是沾沾自喜,对他人好弄愚蠢的詭計,使自己成为笑柄,这是可悲的。

星期二,我又从別蕭夫斯海謨(Bischoffsheim)获得一張期票,由佛萊利格拉付款。在这些过渡的日期中,不能弄到分文,因为当鋪的来源,有一定的期限,是枯竭了。你如能筹出一鎊,真是欢迎。加以星期五有一百本“高貴意識”寄来,沒有办法付清邮費,因我要到星期二才取得錢。

附带地說!我在和塔刻开談判。下一个小册子应当是論温歧阿·斯揆勒栖(Unkiar Skelessi)的。請将你手中的(第四和第五章)历史加以訂正。我把种种东西收集攏来,将修正的寄給你再看一遍。

因德納的介紹,紐約方面提出請我替一个杂志写德国哲学史——从康德(Kant)到現在——的文章,每一印張酬十二鎊。但要求:一、諷刺的并有趣的;二、不得含有对抗这个国家的宗教感情的东西。这怎样着手呢?我俩現在要是在一起——还必須有書——便可迅速获得五十至六十鎊。我一个人不願冒險做这种工作。

你的卡·馬·

(1) 原信作 Redshid.

(2) 原信作 Redshids.

(3) 原信为 Citale。

(4) 維也納的一種報紙。

二九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四年二月九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号。

一八五四年二月九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今天同时寄給你“騎士”几本和我校訂的第二版波兰垃圾三本。每种請各送天狼星和德郎克一本。我对于論帕[尔麦斯頓]的叙利亚垃圾,沒有改正排印的錯誤(衛登麦尔也沒有錯誤)便寄上,真是蠢。

我已和烏尔卡特碰过头。他說那篇論文像一个“土耳其人”写的,这句客气話使我驚訝,他并不因我在文中宣称自己是一个“革命者”而予以承認。他是一个完全的偏执狂者。他深信,有一天会做英国的总理大臣。当他人人都垮台时,英国会來說:烏尔卡特啊,救救我們罢!他于是将拯救英国。当談話时,特别是在反对他的談話时,他竟陷入發狂的状态中,使我获得这样一种滑稽的印象,以致他的一切空話和引用語句,我都背誦得出。我对这种“發狂”有些怀疑,好像是在戏院中观剧。这家伙的主要滑稽处是:俄罗斯因自己特別优越的头脑,統治世界。要和它相抗,必須有一个具有烏尔卡特这样头脑的人,如不幸不是烏尔卡特本人,那至少必須为烏尔卡特的信徒,即相信烏尔卡特所信的东西,相信他的“形而上学”,相信他的“政治經济学”,如此等等。人們必須到过“东方”,否則至少必須具有土耳其的“精神”等等。

很希望你能为星期二写点东西,因为我于同日必須写文章寄往好望角(1)。

你的卡·馬·

(1) 即寄給在好望角城的妹夫朱塔轉“南非報”。

**二九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四年二月十五日**

一八五四年二月十五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號。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寄上我亲自写的石印样張一份。

波拿巴公开致尼古拉“兄弟”的信,証明拒絕的答复早准备好了。

祝好。

你的卡·馬·

**二九三 燕妮·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四年二月二十六  
日前后]**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卡尔請您回信將拉薩尔的通訊处寄下。拉[薩尔]的第一封信載有地址,您沒有寄回。

全家竭誠問好。

您的燕妮·馬克思

**二九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四年三月九日**

一八五四年三月九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號。

亲爱的恩格斯:

因家中有很多麻煩事,以致久不写信,就是報紙,也沒有好好



看过，不知道“每日新聞”上是否已經登有你的一些作品及这整个事件的情形怎样。

我的“帕尔麦斯顿”还没有結果，換句話說，还没有获得分文，似乎也没有获得的希望。特律布涅君曾亲自告我，就他講，他的原則是对所出版的东西，从不給予报酬。何况这种出版物不久便要过时了。

我将于星期二把論文的最後样張寄往好望角。（因此，你必须替“論壇”写点什么，也許就是希腊的革命罢？）常规的包裹运输公司因价格的条件不合，和政府弄翻了，这一天是它开航該处的最后一次。

我和往年一样，将在慢性的压迫中度过这个春季和夏季，預先看到这一点，真是恼人，因为只有“論壇”那一点收入，不能用劳动偿还过去的債務。这样絕沒有止境的貧困，会使我时时發狂的。

据你的最后一次信中所示，拉薩尔的信你没有寄还。我并不需要，不过必須知道它沒有在邮遞中遺失，或落入不相宜的人的手中。

劳动議会在曼徹斯特开会，邀我出席为名誉代表（那多和路易·勃郎也被邀請）。今天送去了一封感謝信，內中某些句子依照他們看法的不同，可以理解为十分激烈，或十分溫和。今天已将你的賬房地址寄給琼斯了。

偉大的魯格企圖在美国創辦一个（自由）大学，而且如海村所指出的，为着这个高貴的目的，已經收集了一百五十元。

偉大的法兰茲·西格尔（Franz Sigel）<sup>(1)</sup>做了杜隆的女婿。几天之內，将有一个包裹突然投在你的面前，你会从中看到这种結合發生了什么事件。

烏尔卡特有一篇軍事(?)論文登在昨天的“广告”上，主張土耳其人应早派主力軍到多不魯甲（Dobrukscha），必須从該处紧紧压

**WIEBER STRASSE von CONSTANTINOPEL nach RUSSIA**





迫俄軍。这是涉及伐倫廷尼(Valentini)將軍的。看看能否將那份報寄給你。

我已寫信給拉薩爾，盼望他再有報告來。

澤爾內(Tzschirner)來此地，沒有遇見，他為金錢問題，將帶着八十歲的老母往美國，然後移居這裡。盜曼特告我，他聲稱認識你。

你的卡·馬·

〔1〕 原信作 Siegl。

### 二九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四年三月十一日前後]

親愛的弗利德里赫：

附上拉薩爾的信一紙。

如替我寫點軍事方面的東西供星期二之用，極為歡迎。你們星期一会接到再版的“泰晤士”，載有關於沙密爾等的種種文字。我如果弄不到一些軍事方面的論文——那怕只是空談——要被那個不要臉、抄襲倫敦各報的 A. P. C.〔1〕搶先了。

你的卡·馬·

〔1〕 Franz Pulszky。

### 二九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四年三月十四日

一八五四年三月十四日。

親愛的弗利德里赫：

昨天寫給你的信，希望馬上把它丟入火爐中。要你替勃郎分擔什麼——我不說負責——自然是不成話，那怕只問一聲。此外，這事件是令人厭惡的，而你也值不得再提到它。

劳动議会的倍慈勒君——倫敦的老倍慈勒——是一头發瘋的牛嗎？問問海斯罷。

我还没有找到烏尔卡特关于軍事情况的那篇論文，因此寄你的包裹还要延迟一下。

你的卡·馬·

二九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四年三月二十三日

曼徹斯特，一八五四年三月二十三日。

亲爱的馬克思：

拉[薩尔]的信奉还。第一封当时忘記封入，仍在这里。前昨两日，你当已收到两个半張鈔票：泰因（Tyne）河畔的紐喀斯尔（Newcastle），T/B 58166 号，一八五二年八月十七日，五鎊。

拉薩尔战略的軍事行动是富于外交手腕的。他对于爱諾斯（Enos）和罗多斯它（Rodosto）事件，用愚蠢的話回答道，君士坦丁堡当予以掩护，这是故弄虛玄；如果两个艦队和多瑙河（Donau）的陸軍不能掩护它，那十万法英軍也不济事。从他的观点出發，他必須說：他們在罗多斯它比在馬耳他（Malta）或土倫（Toulon）向塞巴斯拖堡（Sebastopol）或敖得薩挺进，的确要便利些。

認奧地利軍在塞爾維亞推进，是拊“土耳其的多瑙河陸軍之背”，这种意見是荒謬的。奧軍必須从柏尔格刺德（Belgrad）或附近的下游通过，或越过麦哈第阿（Mehadia），向窩雷啓亞的多瑙河左岸进發。在第一个場合，他們是在土軍左翼的延長綫上，在第二个場合，是在土軍的前綫。于是除一个衛戍軍外，当放弃卡拉法特和威丁，这是明显的，但并不是土耳其这个左翼失敗了，而它在叔拉綫（Schumla linie）的殘余部队必須撤退。恰恰相反。一、奧軍正确的战术是立刻經尼西（Nissa）向索斐亞（Sofia）进軍，而土軍正

确的战术是从威丁同样向索斐亚撤退。他們的路程較短，自先于奥軍达到，可以在巴尔干抵抗，或向亚得里雅那堡 (Adrianopel) 退却。

二、奥軍如十分愚蠢地向威丁进军，那土軍还可往索斐亚。这样和奥麦·帕夏主力部队的分离，并不是軍力的分散，因为新敌人要求亚得里雅那堡—索斐亚—貝尔格莱德—威丁这一条新的活动綫；所以土軍的左翼变成独立的一軍。

三、但拉薩尔奇异的作战法倘若見諸实行，那所有叔拉一綫的撤退毫無补救，这一綫因柏尔格刺德往君士坦丁堡的主要道路被放弃，已經成为迂迴的，反之，要在亚得里雅那堡倉卒收集一切預备队去迎接那最初通过巴尔干的敌人，必須首先抛弃这条防綫。

此外，大家可以看出，这一切炫学的考察是出自“外交的来源”，而这来源显出好作战略發展的夸張。

我明天把对喀琅斯塔得 (Kronstadt) 的一种描写送給“每日新聞”；許多堡垒虽也有缺陷，但恐怕半打螺旋推进式軍艦在小賭勝負之前，就要消灭了。

强盜們竟是如此有道，将天狼星的怀中手册少了七張普魯士的达列票子送回了。他的那些庸俗人对于金錢和表的补偿，願意尽点力，他也許还能得到一些慰借金。博洽德照顧他的伤，事情就这样解决了。

“然那种恐怖、即他的恐怖，

沒有人能够給予抵补。”

因此，他也是完全脆弱的，并有些抱怨，而且似乎相信海斯和我对于他的癡愚，即遭棍击和一切，应負責任。

那个家伙讓海村宣布他是“新萊茵报”的編輯，他是个什么东西？看看最后寄上的大約是第五十号“改革”吧。

你的弗·恩·

二九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sup>①</sup> 一八五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号。

一八五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接到五鎊,还没有回信,也还没有确定怎样用法,更没有写稿——这一切都出于同一理由。皮拍使我受累。他在十天前被逐出寄宿舍,我自然只好予以收留。他曾向美国开出一張期票,下次邮期会从美国带给他金錢或拒付的証件。此外,佛萊利格拉本星期已經替他找到德文教課,每星期十五先令。因迈耶——他今天返德,并囑我問候你——的介紹,尙能得到一种同样的教課,每星期約十先令。但皮拍不去約定的地点。却向迈耶表示,教課实在厭煩了。覺得自己負有做著作家的使命。这不幸的家伙!

关于天狼星的冒險勾当,我还有些不大明白的地方。那是在街上發生的嗎?也許还是在你与海斯和他一同夜晚縱飲之后?当小燕妮和爱得加(Edgar)在学校时,小劳拉将这件大事报告他們,我的全家对此事發生怎样深刻的印象,你可以从附上的小劳拉那封信看出来。

拉薩尔的外交部分——除去他的消息外,那是好的——和軍事部分一样坏。他对于帕尔麦斯頓所說的,是在大陆方面所流行的一种空談。

你已經看过秘密通訊嗎?这些通訊的大臣們如被允許实行战争——看来是極可能的——在一切場合,大陆虽被投入一种喜剧的紛乱中,但这事件只能以英国受到完全的耻辱告終。

附上烏尔卡特昨天論战争的文章和从前一个小册子中他的軍

<sup>①</sup> 此信信前無称呼,一九二一年斯圖加特版有“亲爱的恩格斯”字样。——譯者

事策略的片段。很願知道你对两者的詳細批評。

昨天偶然遇見此間一个土耳其軍的普[魯]士教官，宣称土耳其的炮队非常之好，至于整个陸軍，那不过是一种裝飾品罢了，因为要从君士坦丁堡出發作任何有力的行动，都会遭到挫折。

你在关于俄軍从卡拉法特撤退的論文中，說明这种移动是由于对英、法軍的顧慮，由于在敖得薩所选定的一种障地。但据最近的报道，在相反方面的俄軍似乎已經渡过多瑙河，或要渡多瑙河。明天也許有更詳細的报告，这样，你对于这問題就能在后天以前給我一点东西。“論壇”太強調了这件事，我在前天的通訊中已經禁止它霸占軍事論文以外的通訊作为社論——不然的話，直截了当地刪去我的名字，因为我不願意在無關重要的材料之下来作表演。現在必須乘这个时机，用軍事論文向它指出，它是不能缺少我的。

“泰晤士”的曼徹斯特商業通訊員的报告如果正确，那營業情形必定很坏。这里每天都在預料重大的破产事件会出现。在巴黎也是这样。久已苦苦拖延的破产必定利用宣战的时机，堂堂皇皇地爆發出来，这是自然的。

一直到現在为止，我在“每日新聞”上沒有看見你的論文，而且并不是由于疏忽！

“海陸軍報”声称，法国曾發明一种破坏的武器，在水中仍旧能燃燒，路易·菲力普的政府拒絕使用，已由俄人收买，而且在昔奴魄应用，遂由此去解釋土國軍艦急剧消灭的事实。

据“汉堡通訊”——可視為俄国的半机关报——尼古拉将公布新的文件，內中有亚尔伯特(Albert)亲王的書信。

这里別無新聞。海村君称“馬得”(Mader)为“新萊[茵]報”的編輯，我絕不認識这样的一个人。

完全是你的卡·馬·



現有“罕默 (Hammer) 的‘鄂斯曼帝国史’” (Geschichte des osmanischen Reichs)。要看一遍，須有点忍耐性。約剩四分之一沒有看完。你如需要，当寄上。

**二九八a 爱得加·馬克思(穆芝)致在倫敦的馬克思  
曼徹斯特 一八五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一八五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我的亲爱的魔鬼：

希望你很好，因为正要回来探望，便忘記告訴你一桩事，天狼星和平常一样出去喝酒，醉得糊里糊涂，当他沿着街道行走时，来了几个小偷，把他的手杖、眼鏡、几鎊錢和外套搶去，痛打了他一頓，并要勒死他。

我是你的朋友穆池拉布拉塞尔 (Muchlabrassel)

**二九九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四年四月三日**

曼徹斯特，一八五四年四月三日。

亲爱的馬克思：

通过多瑙河是純粹防御的性質。这是俄軍退出窩雷啓亞最大部分地方的証据。它們有七个步兵师在窩雷啓亞，一个預备师在伊斯迈尔 (Ismail)，而背后的却尔涅耶夫 (Tschernjajeff)<sup>(1)</sup> 軍团还有三个师。却尔涅耶夫至多只能駐在雅西 (Jassy)。这残余的八个师連同騎兵等等，还不到十一万人。一支英、法軍可能在它們的背后登陆；所以它們占得最有利的地位，不致被截断，并且尽可能地少牺牲陣地是重要的。这里只有两条路：或是直接退回塞勒斯 (Sere-th)，把这里和下多瑙河作为防綫 (福克沙泥——Fokschany——卡

拉滋——Galatz——伊斯迈尔)，或是第二，向多不魯甲突进，将战綫向屈斯騰澤 (Küstendsche)、希索瓦 (Hirsova)、奥尔忒泥擦、布加勒斯特 (Bucharest) 移动，以圖拉真斯窩尔 (Trajanswall)、多瑙河和阿德息施 (Ardsisch)〔2〕为第一道防綫，部栖阿 (Buseo) 为第二道防綫，塞勒斯为第三道防綫。無論如何，这是最好的計劃，特別因为在这一方面放弃的陣地将由相反的一翼新得的陣地去加以补偿，所以撤退就像一种前进，而且得保持軍事的体态。占有多不魯甲，縮短了俄軍的前綫，在最不利的場合，即使亚克曼 (Akkerman) 或敖得薩被突破登陆，然对第聶斯特尔河 (Dnjestr) 的超廷 (Chotim)，替它們开了一条退却的路綫。

我对“每日新聞”的工作似乎合拍。窩次爸爸也在这报上写文章，我依照英国的習慣，得到他的介紹，才于上星期投稿(附带說一句，瓦茨爸爸已經放弃自己的商店，做了人民儲蓄保險公司的經理，他以这种資格，不久将在你的附近，即徹灵十字街四十七号，开始營業。他和一切職員都蓄起鬍子来，望着儼然像一些瓦塞波兰人——Wasserpolacken)。今天接到林肯 (Lincoln) 总主笔的信，似乎完全同意 (我曾首先将关于俄罗斯陆、海軍和要塞的論文供給他)，只要将論文送去就是了。所以我絲毫用不着恐慌。这些家伙因軍事論文所引起的困难，可以从采用希墨尔斐尼系的胡說一点表現出来，这胡說对每个不諳菩罗著作的人是絕不能理解的，而我的輕快平易的通訊已對他們展开完全不同的景色。只要同意我的作品的喜悅心情一經出現(注意，我曾馬上要求現金)，我已予这些驢子們以深刻的印象。明天寄去的一点东西，是沒有別人能替他們找得出的：即希索瓦、馬特欽、伊薩克希 (Isaktschi)〔3〕和圖尔察 (Tultcha)〔4〕的地圖。此外，有了这种作品，便去了我心上一塊大石头，因为一种金錢的来源是絕對必要的。一切如果順利的話，当父亲来这里时，我在夏季脫离商業，来到倫敦；但無論如何，在聖

灵降临节要来一趟，以便和这些家伙确切解决问题。

天狼星自然和我们在小酒店喝过酒，和平常一样拚命牛饮，不加节制，并独自离去，陷在和他的方向相反的市区另一尽头处一个下等酒店中，因为在店中款待六个嫖客和两个妓女，露出黄金，离去时，嫖客们尾随不舍，如此等等。这是他的说法。但这事自有它的秘密；当他酒醒时，并不回家，而以一先令的代价住在一个陌生的英格兰人处（离他自己的住所不到两百步），总之，有内幕，天狼星君要隐瞒，这无疑是关于某一个老处女的事。

俄军使用窒息弹的事，全无根据。法人有这么一种东西，但不能破坏船舰，只能杀人。你可将罕默的书暂时寄给我，主要的是关于最近时期的。关于乌尔卡特，最近几天来写。皮拍实在不幸。关于钱的问题，你自然可以随意处理；我的妹夫是否需要，我全不在意。

你的弗·恩·

〔1〕原信作 Tscherdajeff.

〔2〕原信作 Ardschich.

〔3〕原信作 "Isakdschi".

〔4〕原信作 "Tuldscha".

三〇〇 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四年四月四日

一八五四年四月四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号。

亲爱的恩格斯：

你从附上的克卢斯的信中会看到，刻尔泥博士和卫登麦尔朋友是怎样客气地对待他。后者不对他说明现状，竟使他感到迷惑——朋友卫登麦尔对他的朋友彻底解除了任务。

关于“每日新闻”的消息是好的。我今天将看看，有什么登出

来沒有。先生，我希望你将离开曼徹斯特，先生，永远离开，先生。当人們每周被迫去讀国会的討論，特别是罗素閣下的演說时，对先生（或者不如說是 Sar！）一詞常感觉汗毛凜凜。这整个人可簡括为两句話：“先生，对不起！”

由附上的一封信也可以看出皮拍已經收到華盛頓的第一次匯款，他昨晚又租了住房。現在和吐綬鷄一样威而且猛。不独賺到錢，而且是著作家；不仅是著作家，而且是政治家！他暫時已經發誓——或至少假装——和倫敦公娼絕緣，力求获得任何健康的愛情。身份不考慮。年齡也不管。就是要健康。这就是要点。經驗已經教訓了这勇敢的青年，从医学的观点去考察女性。把他素描出来，可以作为別人一个警戒的例子。当他的情况改善之后，我曾告訴他，衛登麥爾倘若發出謝絕的答复或拒付的期票，你委托我，将予以援助。这种声明現在再沒有危險了，不管怎样，这勇敢的青年是个好人，已給了他一种深刻的印象。

当这个时机，你恰好在“每日新聞”上开了火，不要使我对“論壇”陷在危急中，此事十分重要。那些家伙沒有被我的最近的声明——和“每[日]新[聞]”的讀者——所激动，竟会相信我現在将自己較好的一部分——目前所有報紙都願以軍事論文相夸——出賣給倫敦，而以殘滓獻給紐約。那些家伙准备把我抛开，因为他們在这里另有一个通訊員，在利物浦也有一个。他們的報固然将因此受点損傷，但可节省两百鎊，这样的数目总是值得劳神的。因此从新引导他們將一篇軍事論文作为社論刊出，尤其是必要的。能够那样，我又拿住他們了。“紐約先驅”在最近一期報上嘲笑“‘論壇’的軍事編輯”，說他对奧麥·帕夏指示一种远征計劃，沒有照办，現在便大叫背叛。

“華盛頓·尉爾克 (Washington Wilks) 的‘帕爾麥斯頓的三時期’。”這本書是由兩期組成的。尉爾克在第一期中，以最無耻、

最愚蠢的方式，抄襲我在“論壇”上的論文。在第二期中，則用烏爾卡特“俄羅斯的前進”中論匈牙利的一章，借助于藍皮書，予以延長和充實。這種壞作品十分糟糕，那傢伙到處暴露自己的無知——真實不虛的剽竊家的無知——然他借此鑽入倫敦各種集會中，得到烏爾卡特及其無賴黨派的支持，而且在倫敦以“聞人”出現了。

關於內閣“背叛”的輿論開始在這裡的小市民中得勢，這些傢伙如果冒險作一八四〇與一八四六年一樣的賭博，這一次當有一點危險。

你的卡·馬克思·

三〇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四年四月十九日

一八五四年四月十九日。

倫敦，索荷，第恩街，二十八號。

親愛的弗利德里赫：

你從附上的克盧斯信中，可以看到一方面是希墨爾斐尼系對你的軍事論文的驚奇——以為是我寫的——另一方面是他的狡猾批評的考慮。

噶查哥夫（Gortschakoff）（在“泰晤士”上面）今天的報告和北方蜜蜂<sup>①</sup>關於塞加西亞（Zirkassien）海岸牽制運動的報告如給你機會，代我供給“論壇”一篇通訊，那你对希墨爾斐尼系的意見可予以匿名的打擊，這種意見是很多人聽見過的。

“泰晤士”突然停止反對內閣（關於戰爭一點），是什麼意思？

你從美國報紙的各剪頁中可看到——我昨天由私人途徑所聽見的也証實了——自六個月以來，“中央委員會”曾掌握了巨額的金錢。“開路者”〔1〕所載卡爾格（Karger）——賴得律〔一羅蘭〕的

① 當系某人的綽號。——譯者

学生——的信表現賴得律[—罗兰]以及和他一鼻孔出气的整个正統派的亡命团对于賴得律[—罗兰]的重要性和将来具有幻想。

德意志方面和他有一种协定,就是他一变成法兰西王,便令一支法軍——但在德意志的魯格—布林德—葛革的命令之下——向德国进發。

又附上君士坦丁堡地圖一張,也許会引起你的兴趣。

希利得到当局的許可,前往巴黎。他在該处——哥尼流(Cornelius)在这里——代表“下院”。

班涅在挨尔斯倫(Erzeroum),自然还是上校,名美麦德·柏(Mehmed Bey),已施割礼,并接受“可兰經”。也許以特务的資格,站在基翁(Guyon)將軍一方面。

春光是怪明媚的。可惜不能更好地享受。

据昨天居利的来信看,爱得加<sup>①</sup>将自得克薩斯(Texas)来倫敦,并往德国訪問,約有半年之久。

你的卡·馬·

我看这封信太重,所以报纸的摘要由下次信中寄上。

[1] 海岑編輯的一种德-美报纸。

### 三〇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四年四月二十日

曼徹斯特,一八五四年四月二十日。

亲爱的馬克思:

对“每日新聞”的交涉弄糟了,我确有理由推測,皮拍君的不守秘密愚弄了我,这我不会馬上忘記他的。事情本来弄妥了,只要講講价錢就行了,我的論文已經付排,校样且达到我的手中。我写

---

① 馬克思的妻舅。——譯者

信給那些家伙，当依照他們通常的条件工作，这已是上星期三的事，今天終于接到回信，說論文太专门化了，即满怀好意，也难采用；末了，十分客气，对我酬劳两鎊两先令，并忠告我投到一种軍事报上去。这两点我自然都不接受。

我对于这样奇怪的举动，只能找着一种解釋：就皮拍上星期給我一封愚蠢的信看，他知道这件事，必定因此夸耀过，依亡命者有名的閃电般的饒舌途徑，傳入金开尔或另一只和“每日新聞”相識的德国猪的耳朵中，于是宣傳軍事专家的恩格斯以前仅当过一年志願兵，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而他的現有職業为一个店員等等，这自然是再容易也沒有的事，因此一切都完了。

客客气气地拒絕，自然不是看在我的份上，而是顧住瓦茨的面子。那封信写得十分委婉，我固然还可将稿再送去，不过这样便将自己驅入賤卖作家之列了。

你如找得出誰曾这样饒舌，会使我大为称心滿意；至于希墨尔斐尼系君的頌辞比起这种失敗来，自然只是一种較可怜的补偿。

此外，“每日新聞”那些家伙这种不良的措施引起了后果，我当这过渡期間，这里的来源的一部分，因德国报纸的傳播，遂为人所共知——毛奇（Moltke）对我原有極大的用处，現在几乎絲毫不能借光了，而且在两星期之內，一切方面都不会例外，我不高兴对这臭事再胡乱投下五鎊去冒危險。

我要發大願完成俄罗斯兵力的論文，送給“泰晤士”。如刊出，那“每日新聞”便受到耻辱。但第二次失敗即有坏的方面出現，我完全蒙羞了。自己不在倫敦，真活受罪，否則事情是很簡單的。你以为怎样？請馬上告訴我。

关于其他事件，过几天再說罢。至于俄罗斯公报的論文，在下次輪船来到之前不能交出，因为这东西須詳加考察，并參看地圖，否則也会一無是处的。

你如能从“論壇”榨出更多的錢，我便放弃英国的全体屁报——鑽入这些报的德国流氓們促使愚蠢的編輯拒收最好的論文——每星期寄給你一两篇“論壇”論文。不过我俩为着两百鎊写得手指發酸，未免太厉害了。

你对这全部渣滓有什么意見，請即来信，这問題使我非常不愉快，除我俩的互信外，整个团体中竟沒有一人是可信賴的。

复活节，斯蒂芬和德郎克曾来这里，德郎克惯于以一种討厭的旅行商經紀人自夸，我絕不喜欢这一点，这家伙将变成純粹的浪人。

你的弗·恩·

### 三〇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四年四月二十一日 前后]

亲爱的馬克思：

剛才在这里买到希墨尔斐尼系君的小册子——你对此如果要替“論壇”写一篇批評，馬上就写罢。要是沒有更重要的事件發生，那星期一当寄上渡过多瑙河的論文。

你以为布林德会在“每日新聞”上对我捣鬼嗎？我如果沒有弄錯，这家伙和該报有联系。今天登出的赫尔岑君的胡說也同样証明有联系。还有什么在倫敦的德国軍官能欺騙該报嗎？

我在加入另一种报之前，自当找一点材料。这就要把事情延迟至三个星期之久。不管怎样，如有优良的材料，机会便更好，而且我們終久还可供給“論壇”。

我如果不是十分不幸，陷在穷困中，一定請你来这里。目前却办不到，我必須首先再租得有家具的房間。前和“每日新聞”的关系倘若搞好了，本打算于聖灵降临节来倫敦，現在来，很少目的。这沒有关系，也許还是要来的。



近来因战争努力阅读许多军事书，不大在账房作各种暴饮的事，然恰因脑袋中常有其他问题，犯了不少错误，以致造成拒收的商品和其他糟糕事件。父亲在三个月之内会来，现有良好的理由，必须加以挽救；而且和他的通信，也弄得乱七八糟，他在半年前应有的东西，甚至还是没有。现在要弥补这一切，费去我许多精力。然在账房再作两个星期的苦工，我想也就弄好了。

请将所剪报纸寄下，没有此等材料，克卢斯的信看不懂。

班涅在挨尔斯伦对俄罗斯人送去美丽的报告。我愿意普鲁士人现在终于抢先一步，并对英国宣战。这件事一经进行，父亲不会来这里。我和他疏远，已经达到可怕的程度，金钱问题确是斗争的动机。

附上“每日新闻”论文的校样，请马上寄还。我有这种校样，十分欢喜，那些家伙现在不能自夸了。

附带地说！“俄军对一八四九年匈牙利叛乱的军事行动的报告”（一八五一年印的），伦敦有什么人收藏着吗？我已订了此书，但三星期内拿不到。如有，马上便可和“泰晤士”联系。书价一个半达列，即使买两本，损失也不大。

你的弗·恩·

### 三〇四 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四年四月二十二日

一八五四年四月二十二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号。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关于“每日新闻”的事，皮拍的确没有过错，因为他自半年以来，绝对没有和其他流亡者碰过头。布林德是与“广告”，而不是与“每[日]新[闻]”有联系。赫尔岑的党徒、流氓茨基式的窩策尔、流

哉哥罗文，自从因烏尔卡特的影响，被排出“广告”后，便一定和“每日新聞”有了联系。温克斯騰（O. V. Wenckstern）君已經由“泰晤士”轉入“每[日]新[聞]”，却不在倫敦，因为这个明智的报已經把他送到奥麦·帕夏那里去当軍事通訊員了。这个弄弄笔头的胡賴！这家伙可能而且大概是介紹了其他德国流氓加入那报。然我的主要疑点是落在这些俄罗斯人的身上。据最近的报纸稅报告，“每日新聞”自一八五一年以来，銷数銳减，論新聞紙的順序，还退居“先驅”之后，它办理得何等高明啊。

依我的意見，你用不着等待其他任何材料（我来睃一下，这里有没有“軍事行动报告”），馬上將論文不加改变，送給“泰晤士”。它在下星期还没有材料，因为国会的休会虽号称至四月二十七日，但实际上要到五月一日才終止。所以它此刻对于任何投稿都欢迎，这些人在文学和政治的感觉上，比“每[日]新[聞]”的蠢材們要好得多，就是从恶魔本人处接到一篇有趣味的文章，我确信它也会立即刊印出来的。同时你对那个淺薄的小报便复了仇。倘若对“泰晤士”的企圖失敗——我不相信——第一，可保証沒有人知道，因为我不会向任何人談及；第二，各評論杂志一定会接受。最后还是劝你不要等待，将这第一篇論文完全不加改变，送交“泰晤士”。

关于希墨尔斐尼系的事，我以为在“論壇”上加以对付，实在把这家伙看得太重大了。希望你在給我的一封私人信中能写上不多不少的东西，使我得再报告克卢斯，作为“改革”上的一篇論文。

“論壇”近来又把我的一切論文霸占去作社論，只剩一些鷄零狗碎，在我的名义下發表出来。例如对奥地利財政一种詳細的描写和关于希腊叛乱的論文等等都被吞噬了。此外，你的軍事論文已經成为“有血有肉的”自夸了。一俟德納对我最后警告的答复达到时，我一定要立即提出增加酬金的要求，并支付特別因軍事論文所引起的費用。你以为不應該嗎？这些家伙对每篇論文至少必須

付給三鎊。他們花五百鎊送泰羅往印度，那傢伙從那里寫的——他在這樣的國度中作一種急促的旅行，能學到什麼呢？——比我從這里寫給他們的同一對象，還要壞些而且少些。每篇如有三鎊，我終久可以脫出困難了。

我自和烏爾卡特第一次會面後，在倫敦的確沒有再見過，現在有關於他的奇怪的臭事出現。政府方面的“寰球”〔1〕於星期六對他大施攻擊，內中說，他到處挑出一個人來，稱為改變宗旨者，但所歷的時間並不長久。“安斯特君在那里？蒙騰慈（Monteith）君等在那里，新革命的歌利亞（Goliath）<sup>①</sup>；馬克思君又在那里？”“這些紳士們已經看出自己所循的途徑的愚蠢，回轉頭來，安于善良社會的習俗了。”現在有“烏爾卡特的一個信徒”在星期四的“廣[告]晨[報]”上宣稱，“如果繼續絕對地相信烏[爾卡特]先生的見解就是愚蠢的證據，那末，這些人的確還沒有恢復理智，並且必定仍然站在善良社會的圈外。”於是鄭重說道：“然我十分愉快地宣布，馬克思先生現在和向來一樣，是烏爾卡特先生有力的和有價值的支持者。”我對這件事至今還沒有採取措施，等着看罷。總有機會要否認烏[爾卡特]君的。除對帕爾麥斯頓外，我和他沒有一致之處——就是這一點，他對我也沒有幫助——這他是知道的，而且我曾對他說明過，這樣看來，事情便更加無恥了。但必須等待着。却有一種困難。烏爾卡特有一個很蠢的信徒也叫做馬克思，不過“寰球”並不是指他。我如公開否認烏[爾卡特]，它便說所指的不是我，而是另一個馬[克思]。還有一層，從“寰球”可以看出帕爾麥斯頓君對我已經是非常注意的。

皮拍一天一天變得自滿和老朽了。笑起來，臉上的皺紋比兩個印度地圖上的折疊還要多。老的馬爾服格利阿（Malvoglio）<sup>②</sup>啊。

① “舊約”“撒母耳記”（一卷十七章）中的巨人，長十一呎以上。——譯者

② 莎士比亞戲劇中的角色。——譯者

小燕妮不叫他别的，只叫他做“奉得和倫”(Wunderhorn)<sup>①</sup>的兒子，奉得和德(Wunderhold)<sup>②</sup>孩子。从这个奉得和德的姊妹所写的信中可以看出，他自以为合拜倫(Byron)<sup>③</sup>和萊布尼茲(Leibniz)<sup>④</sup>为一人，下次我将报告他的一些稀奇有趣的事。

祝好。

你的卡·馬·

[1] 帕尔麦斯顿的保守的机关报。

### 三〇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前后]

亲爱的馬克思，

我非有較多的材料絕對不能替“泰晤士”写东西，即要过一、二个星期，但到了那时，馬上就可以弄好的。

对于希墨尔斐尼系，我和海斯合干，論文必須写得十分精密，使那家伙無法答辯，否則寧可不写。

关于海斯的事当有所动作，不能更长久地拖延下去。今天要写信問克卢斯，是否能把他介紹到一家英美报纸去——这家伙所写的英文还过得去——第二，“改革”能否予以报酬。克卢斯須告訴我，这两桩事有一个前提，就是亚卡利阿斯有首先要求权，不要因此和他决裂。我已告訴克卢斯，如有这一类的事出现，你一定趁下星期二的船期，給予指点。同时我已将对希墨尔斐尼系写論

① 德国著名的“童話集”，全名为“Des Knaben Wunderhorn”，意为“兒童奇异的角”。——譯者

② “Wunderhold”本是一个形容詞，意为“非常甜蜜、溫柔、可愛或艳丽的”，这里的奉得和德当作人名，取其形声和“奉得和倫”(即注①所指“奇异的角”)相似，而作为趣談。——譯者

③ “Byron, George Gordon”(1788—1824)是英国浪漫派的詩人。——譯者

④ “Leibniz, Gottfried Wilhelm”是德国古典唯心辯証法的先驅者，同时是一位大数学家。——譯者

文一点报告了他，以免在紐約發生什么蠢事。

今天不能再写了。

你的弗·恩·

噶苏士——很妙！

### 三〇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一八五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号。

亲爱的恩格斯：

在海斯离开这里的前几天，乘“高貴意識的騎士”的机会，当着别人的面，曾和他爭吵，他是以这个騎士坚忍的（秘密的）信徒的資格，至少是以仇恨的独立者的态度，出来对抗我們的。这事件造成喧扰。我觉得写信告訴你是多余的，一因你自己深深認識海[斯]，二因他来信十分謙恭，要求向你加以推荐，我不願給他以惹禍的信。

这个人也許完全加入我們一方面，不过他在紧急时是否会依附我們，我沒有發見証据。無論如何，我以为在你一方面，不要和海[斯]發生密切的关系，对他的信任应有限制，特別不可和这青年共同写东西。必須先有更多的証据，証明了他的忠誠，才能給他这样的信任，才能使公众看来他是这样地和我們“結合”在一起。我們因不謹慎，而且因絕少怀疑，已經得到太恶心的經驗了。

附上克卢斯的信和各种剪报。

盜曼特說，勃郎告訴他，你曾写信給勃郎，要来这里訪人。是怎样一回事？

你的卡·馬·

三〇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四年五月一日

曼徹斯特，一八五四年五月一日。

亲爱的馬克思：

海斯的問題有些糟糕。这家伙如果对于党曾有可疑的行为的話，你必定早就告訴我了。所以我只能猜想他是一个新添的人，完全可靠。从前在普法尔次看見他只有几天，后来在倫敦的亲密社团中又遇到，你对他和迈耶，似乎特別优待，我不得不推論到这家伙在倫敦已有懺悔，經過考驗，受到信任。我向来就是这样对待他的，他既沒有事做，又是一个快活的人，我和他一塊游玩的时候便比別人多；加以，褊狹的市民們已發見我和馬丽的共同生活，而这件事必須終止，我因而租了一幢与他为邻的住宅，不过还没有搬进去。現在这一切关系都不能馬上断絕，我只看到一条路：从你的来信不能不推測到，你曾有一封介紹他給我的信。但我并没有收到。請馬上来信，以便質問他。

关于希墨尔斐尼系的論文，我所以和海斯共作，是出于两种理由：一、我要尽力斥責这家伙，而又要使自己不致表現在“改革”上工作，二、海[斯]絕對需要做点事，以便摆脱游惰。論文很好，間或为他的体裁所毀坏，不过干得希[墨尔斐尼系]君非常厉害。海[斯]不能再利用这件事，因为他再不能写第二篇同样的文字，相反的，这件事对他倒是一种确实而有很好“根据”的态度的榜样，如我們所做的那样。我倘若早得到报告，也不会弄成这个样子，無論如何，这家伙当少花費我一些錢，現在我为他所累，对他的家庭債務等等畢竟多少要負点責任。

旅行倫敦一事，像煞不可思議。賬房的工作实在太多，不能分身；而且原来打算，如果和“每[日]新[聞]”的联系成功，一定来

和它作口头的决定。这种理由現不存在了，一动就要花七、八鎊，这是我不能憑白失去的，何况至多只能逗留三、四天，所以要設法打消它。

我根据附还的克卢斯的信，現将关于希[墨尔斐尼系]的論文寄給他，由他相机使用；如果他和希[墨尔斐尼系]的关系已經很深的話，这至少可作为对他怎样对付希[墨尔斐尼系]的私人啓迪，并帮助他不致和希[墨尔斐尼系]弄得太密切。比較起来，我宁取威里系，而不喜多嘴的假聪明人希[墨尔斐尼系]，这家伙除純粹的虛榮和驕傲外，的确空無所有，他的全部学識不过是由几本最平常的手册和綱要杂凑攏来的。

我将趁下星期五的船期，再替你写一篇軍事論文或关于土耳其的其他論文。回到我們关于这一方面并且在政治方面的第一篇論文上去，現在正是时候了，种种情况也已經光輝灿烂地証明了我們的意見。希腊叛乱的頑強性和土軍在保加利亚的显然不安畢竟証明，基督教的人民开始奋起，而土耳其帝国迅速趋向它的末日了。在另一方面，土耳其人表現出一个大弱点，即他們的軍隊到了冬季，大部分要逃回家中，早已成为習慣，一切改革还没有将欧洲兵士的精神灌輸到这些家伙的身上。关于敖得薩的問題，一直到现在，一切都是互相抵牾，必須有較詳細的消息才行。天狼星对于联合国沒有粉碎俄罗斯人以提高亚伯丁和波那帕脫的名譽，發生憤慨。他和海斯現在竟作絕對矛盾与粗野的举动，表現庸俗人的恐怖。其中一人甚至两人几乎要毆打起来；昨天就是这样，我开始說說兰开夏的方言，才引起这两个俗物發笑，作一次正当的撤退。

此外，海[斯]决不会有什么危險，他的文笔的才能远在小家伙德郎克之下，怠惰是他的專業，認識完全缺乏，只有吸收一切ABC的大傾向。他因俄罗斯的ABC，又把自己弄得很苦，可是随即又忘記了。

为着我的緣故，讓上帝对他作神聖的监护吧！

你的弗·恩·

### 三〇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四年五月三日

一八五四年五月三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号。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惹禍的信”这句话引起了誤会。海斯絕沒有向我們辞行，而且长时在沉醉的状态中也不能这样做，我并没有給他信。他住在曼徹斯特附近的巢穴时，曾从那里来信，望予以帮助。在这种意义上，我認为那是“惹禍的信”，不过稍微“大胆”运用这句话，向你作一个报告。他在曼徹斯特对盜曼特和希利装成“大人物”、“独立者”和“心怀不滿者”这种主要动机，也許是消灭了。你現在的确只能玩玩外交手段，促使这个人逐渐地从事职业。当他住在英国的时候，总要靠他人生活，即使找到一种維持生活的門徑，馬上又会抛弃的。他目前的剩余時間很多，至少应当經常替“改革”写文章，此报对亚卡利阿斯至今也还没有給过分文。現如予以支持，它必定馬上有支付的能力。

我觉得你的“軍事論文”——“俄軍从卡拉法特的撤退”和“多不魯甲的陣地布置”——有卓絕的証明。敖得薩的炮击似乎是由俄軍激起来的。英人如沒有陸軍在那里登陸，我以为这并不会有什麼大成就——除当地市民按照战争在租稅和公債的形态中表現出来的程度开始对联合艦队的不活动發生憤怒得以和緩外——尼古拉或者需要这样的一种示威运动，以便使他“对他的人民”的告諭得到激励。“秘密通訊”中有一件公文表現亚伯丁（一八四四年）曾接受俄国的提議，自这件事为世人所知后，英內閣和彼得堡的諒解，



現在不復有疑問了。我从保守党前外交大臣在貴族院談及“备忘录”的日期和签字的伪造，已經怀疑有什么东西隱藏在背后。这些家伙現在还要和俄罗斯协商他們巧妙的策略——虽則聖·彼得堡报因他們“虛偽的态度”，表示遺憾——你可从“樞密院”关于中立国、特别是俄罗斯船舶的“宣言”中看出来。同时聖·彼得堡也出現类似的“宣言”，措詞几乎是相同的。这并不是偶然的。波拿巴是一种因素，这他們在計算中忽略了。無論这家伙向来怎样，这和他有直接的生死关系，他以欺騙专家的資格，不会和可怜的路易·菲力普在一八三九与一八四〇年那样参加表演的。英国曾廢去路[易]·菲[力普]，而可敬的“国民”無論怎样盲目地仇視英国，結果，不知不觉恰恰成为英国政策的一种主要工具，人們一讀一八三〇至一八四八年的秘密文件，便不会怀疑这一点了。

（你知道，“論壇”以奉基督教自鳴得意。我曾在一篇論文中斥土耳其人保存基督教，虽不是在这样的形态中明白說出，却是一种主要的斥責，那些家伙竟采作社論，这更使我發笑了。土耳其人曾允許拜占庭的神权政治在一种形态中發展出来，就是希腊的皇帝也决料想不到，土耳其人必定因此毀灭。原来还只有两种宗教的人民，即土耳其人和土耳其的希腊-斯拉夫人。两者必定趋于毀灭，后者至少会和在土耳其人統治下巩固起来的牧师制社会組織同归于尽。——此外，我还将关于土耳其的“聖墓”和“保护国”的一种丑史送給“論壇”，那些家伙对于历史的材料，会忽視那和基督教所开的恶意的玩笑。

現在如能获得你对“論壇”的一些供給，十分欢迎，因为我为着紐赫楞(Neuhellen)王国历史的蠢物及其王鄂圖，十分忙碌，在两星期之內，也許能作成一批論文，得到結果。麦塔薩克思(Metaxas)是駐君士坦丁堡的赫楞公使，在那里陰謀叛乱——“巴黎新聞”对于这个俄、希的班涅故事有一种美丽的描写——是不名誉的加波

的斯得利亚(Capodistrias)的主要工具。

我現抽暇学西班牙文。从加尔德倫 (Calderon) 开始, 从这个“不可思議的魔术师”开始, 歌德在自己的浮士德(Faust)中不独有单个的章节而且有整个場面利用了“不可思議的魔术师”——这是天主教的浮士德。于是——說来可怕——从西班牙文中讀沙多勃里盎(Chateaubriand)的“阿答拉”(Atala)和“勒耐”(Réné)以及倍那丁·德·聖·佩耳(Bernardin de St. Pierre)<sup>[1]</sup>的一些作品, 从前要想在法文中看看, 是不可能的。現正在讀“唐·吉訶德”(Don Quichotte)。我發覺最初讀西班牙文, 比讀意大利文, 要多翻字典。

“从庇护九世即位到放弃威尼斯等的意大利事件三年記錄”一書, 偶然落在我的手中。这是我从意大利革命党所讀到的最好的書。它搜集了一批秘密和公开的文件、扣留的信件等等。編纂得很好。帕尔迷斯托(Palmistone——梯也尔这样呼喚帕尔麦斯頓)在書中也是一个主要人物。这家伙在他的陰謀中到处出現, 的确过着一种令人發笑的生活。

关于烏尔卡特君的軍事論文, 你老是欠了我的賬, 沒有写出来。人們只能在“实践的”科学中捕捉这个人。在这里和在他的經济学中可同样明白地指出那种平凡淺薄之处。

再会。

卡·馬·

[1] 原信作 St. Bernardin de Pierre.

三〇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四年五月六日

一八五四年五月六日。

索荷, 第恩街, 二十八号。

亲爱的恩格斯,

“快邮”前天才到，可惜那时邮局已经关了门，就是有通用的先令，也不能将信寄往纽约。

波兰人米斯科夫斯基<sup>[1]</sup>——参看“高贵[意识]的骑士”——得到一个很不好的结局。这可怜的人久已陷于困苦的状况中，从没有必要的金钱，使他得前往君士坦丁堡——他不是“统治者”的“宠儿”之一——遂流为槐特察拍尔的浪人，我们住在西边的人时时予以微小的接济。前几天，这可怜的人和另外六个在槐特察拍尔同住的亡命者在木屋子中活活烧死了。最初是穷得衣不蔽体，后来简直挨饿，终于烧死，这正是人们从这个“最好的世界”所能要求的一切。

全知全能的博士威斯(Wiss)对于我们“腐朽的意见”和無节操的“轻浮”，既在工人共和报<sup>[2]</sup>上作狂暴的攻击，我觉得从时常见面的——这种会见从不会轻易过去而不感到头痛的——爱得加·鲍威尔处，对这个“世界之光”和威特林的幸福商店的现有股东，去找一些线索，颇为相宜，旋即得知下列各点：

威斯君似乎是在你离柏林时期不久之后前去的，他是一个有虚荣心的青年，非常厌恶“实践的”知识，因此对自己的医学考试从没有完成，并疯狂地投入集中于斯特黑列处的“世界智慧”中。起初是布鲁诺的信徒<sup>[3]</sup>，后来是斯蒂纳的信徒，并为爱得加·鲍威尔的“自由团”的团员，对于妇女的解放发生很大的兴趣，终于变成“轻浮”。他为实现这种意志，奸淫了他寄居处的女房东——一个稳婆。于是这稳婆悲叹她失去的“青春贞操”，要“轻薄汉”问问良心，威斯这个老实人在“自由”婚姻的名义下和她同居，便首先把这创伤医好了。稳婆虽十分重视威斯君的钱包，但也并不轻视同居一屋的某工人——一个强壮的机器制造工人——的“阴囊”。然伟大的威斯又把这种伤医好了，就是让那个工人开动这架机器，而他自己保有一种荣幸，把这工人劳苦的结晶称为“蒲鲁东·傅立

叶〔4〕·威斯”；所以当自由团中談到蒲魯东时，那不是指巴黎的蒲魯东，而是指威斯向机器制造工人买来的后裔。——威斯君花費了許多金錢，沒有学到什么，并以自由婚姻自夸，他的父亲于是拒絕匯款，他只得靠迈恩一类的小品文学和柏林慈善家們对他的希望所給予的預付金来維持生活。后来革命發生了。威斯变成通俗演講家，为民主俱乐部的副部长之一，在那里被爱得加·鮑威尔逐出。于是参加“改革”〔5〕的工作，但他的光芒十分微弱，連魯格也把他放在韜光隱晦之列。他对革命終于持一种“諷刺的态度”，依照資產階級的、教会的仪式，娶了他的穩婆，对他的父亲和好如初，像尿湿的卷毛狗一样，带着穩婆和蒲魯东·傅立叶〔4〕·威斯移居美国，以医生、世界智囊和共产社〔6〕社員的資格，極力活动。

你的卡·馬·

〔1〕 原文为米約夫斯基(Mijowsky)。

〔2〕 威特灵的報紙，一八五〇至五五年在紐約出版。

〔3〕 布魯諾·鮑威尔的信徒。

〔4〕 Fourier 原信作 Fourrier。

〔5〕 魯格發刊的民主主义的報紙，一八四八年在柏林出版。

〔6〕 美国衣阿华(Iowa)州威特灵信徒的共产主义团体，存在于一八四七年至一八五五年。

### 三一〇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四年五月九日

曼徹斯特，一八五四年五月九日。

亲爱的馬克思：

給“論壇”的論文迟到，我不理解。那信連同商業信件，是七点过一刻特別囑咐跑街送往郵局的——同時送的商業信都及時達到了。即使第二次郵班才發出，至遲在兩點鐘也必定送給你了。我從這件事只能看出帕爾麥斯頓君對你關心的一種證據。然打仗的事情既沒有實現，希望你不會把那篇論文寄出去。

关于烏尔卡特的軍事論文，很快就动手。我自然只能对这对象作出概要，馬上替你写成英文；你必須在你的論文中加以組織。

威斯博士的事件很有趣，如被克卢斯知道，一定会傳入好事者的耳中。

关于可怜人米斯科夫斯基〔1〕，那个高貴的人現在会說他終于“無影無踪地消灭”了。当我看到倫敦各报所載的这件事时，馬上連想到这些同时被焚的必定是流亡者。

我将尽可能地使海斯工作，我要对他稍微疏远些，他要避开工作是不可能的。这家伙現居布刺德佛德，是小家伙① 乘上司不在招去的，他的确会喝得烂醉才回来，所以，他必須經過几天的檢疫手續，才能够做事。小家伙以精細的手腕，将“新萊[茵]报”对什列斯威—好斯敦、比利时等一切常用的笑話都搬在那篇小文章里，使我十分开心。

前陸軍少校呂特根(A. Lütgen)著的“一八五〇年什列斯威—好斯敦陸海軍的出征”，是关于維理森插曲的第一部合理和綜合的書。它完全証明了我对于这一历史的初步研究所抽象出来的东西。維理森君原来的計劃很好——不过太扩大了一些——就是那破碎和延迟的退兵企圖也已經达到考虑撤退的一点了，丹麦人原以三万六千兵力来对付二万六千人，而且几乎所有軍隊都已用在陣地上，至于什列斯威—好斯敦人的确还有五分之一的軍隊沒有动用。可是当維理森君真正站在敌人面前时，因各种互相矛盾的報告，还因人們对他所作的紛乱的提議，便丧失了头脑。他在战前的晚上，将自己的預备队派到左方的一个据点去对付一种假想敌，使此等队伍完全站在战斗圈外，同时停止那已經發出而为全軍所盼望的进攻令。这样便是集中了預备队在沒有敌人的左方，暴露了主

① 指德郎克。——譯者

要攻击所在地的中央，混乱了主要反攻点的右翼。单是这种情形即充分说明结果会是什么，虽然如此，他只要不太急躁，以为早晨八点鐘一切都完蛋，还是会胜利的。甚至在十一点还能获胜，但他一听到两个丹麦大队在他的左侧后方的报告，便吓慌了（有两个騎兵大队和四門大炮，即足打敗它們），这个“用全力作战略迂迴的人”想起“誰迂迴，自己就被包圍”的学說，决定用全力逃跑。有一个負指揮責任——虽則大都为和平的指揮——的褊狭固陋的白髮將軍对抗这个理論家，那老人不是担任一种沒有权力的平庸温和的总督职位，而是对一个现实的君主和內閣負責，因此更頑強地固执己見。他由此得以战胜；結果是用什列斯威—好斯敦的劣势部队打敗两倍和三倍的丹麦优势兵力（依据丹麦自己的官方报告），充分証明二万六千什列斯威—好斯敦軍完全胜过三万六千丹麦軍。不管什列斯威—好斯敦軍中有許多的新兵，不管开战前两星期，維理森的新編制引起了全軍的紛乱，更不管軍隊干部的缺乏，那些人打得非常之好。这种軍隊很容易击破两倍的普魯士軍。

联合国因休战旗受了侮辱，必須炮击敖得薩。似乎沒有造成多大的損害，因為它們沒有登陸，占据城市，这多分是一种失敗，而不是胜利。它們“向塞巴斯拖堡航行”，这种欺詐極为漂亮。此外，由于俄罗斯軍的每种行动，以及至少在外表上必需的和試探的报复，战争愈加脫出了亚伯丁和帕尔麦斯頓的手中，并将逐漸取得一些战斗性的进程。又波拿巴的忠实夫里多林（Fridolin）<sup>①</sup>；聖·阿諾（Saint Arnaud）这个人虽正使他深深陷入困境，但他必定馬上获得較为显赫的荣誉。这个貴族倘若沒有一种財產、一种自一八五一年以来由多次詐騙得来的財產可資恢复，他决不会前往东方。然用欺騙的供应契約去毀灭最好的軍隊，然后由軍事上的愚

① 是七世紀时从苏格兰到法国一带傳說中的聖徒。——譯者

行使軍隊陷入絕境，正是這種人的傑作。我從衰敗的帝國這個巴雅(Bayard du basempire)<sup>〔2〕</sup>的戰役中期待着十分美滿的結果。

你的弗·恩·

〔1〕 原信作Michowski。

〔2〕 衰敗的帝國勇敢清白的騎士。

### 三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一八五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倫敦，索荷，第恩街，二十八號。

親愛的恩格斯：

你星期六不來，正好。我的病——現已兩星期了——曾達到危急的地步。不大能說話，就是笑也感覺痛苦，因為鼻口之間生了一個大膿疱，不過今天早晨至少已消到完全合理的容積。即非常腫脹的嘴唇也差不多和從前一般大小，總之，一切征候表現馬上要痊愈了。魔鬼在我的頭部拆這樣的爛污至兩星期之久。一切談諧都停止了。在最近一星期中，連看書報和抽煙都要全部放棄，今天正等待夫空因德(Freund)<sup>〔1〕</sup>來，以便知道是否能再試抽一枝雪茄。

星期五(星期四晚上)起，三個孩子齊出麻疹，不幸的事增加了，家庭變成了真正的病院。

附上克盧斯的信。“改革”消滅，令人不快。

我指望你這整個星期還是替我做美國方面的工作，因為我至今不能寫東西，為這糟糕的病已花去六鎊，真是痛苦。在這期間內，希望接到你幾行手書。

附上的信只應告訴天狼星。海斯似乎負有使你在曼徹斯特受累的使命。對這家伙要當心點。

你的卡·馬·

〔1〕 馬克思的家庭醫生。

三一二 燕妮·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四年五月  
二十三日]

午后三點鐘。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您的論文剛才达到。已套入信封中，我将把它連同这几行字一起付邮。当卡尔听到送信人有显示預兆的两下敲门声时，非常欢喜。叫道：这是弗利德里赫，两鎊救住<sup>①</sup>了！可惜他仍旧病得厉害，要我告訴您，他同时是拉撒路(Lazarus)<sup>②</sup>和“schempe”小匹忒(Pitterchen)<sup>③</sup>。还絕對談不到写作。他为葛萊斯頓的长篇演說所苦，对葛君及其計劃本当有充分的材料，恰在目前不能动笔，十分生气。如有任何可能，請您給星期五再写点东西。卡尔說，無論什么都可以。我必須这样麻煩您，真对不起，不过办得到，請寄一点来。

附上克卢斯最近的寄件，克卢斯的信請寄还，并不要对海斯露一点声。这家伙口滑，小迈恩和其他显赫的人物倘若听到什么太早一点，那对克卢斯的报告即当停止。这件事很有趣，必須讓那些先生們安靜些。

海斯最近給盎曼特的信是由純粹的小料粘攏来的，現在又放弃了軍事的欺騙，因为俄軍所作的战争并不同于“論壇”上所主張的；他正要投身甜蜜的商業中。

卡尔和我对于那篇論文謹致最誠懇的謝意，三个小把戏亲切

---

① 指論文来了，可換取報酬兩鎊。——譯者

② 是一个乞丐，渾身生疮，被人放在一个財主的門口，見“新約”“路加福音”。

——譯者

③ schempe 一字不見于任何德文字典，小匹忒也無可查考，可能是当时或某个时期一个不幸的人。——譯者



地問候您。

您的燕妮·馬克思

聽說我們的愛得加又在紐約游蕩着，并要來這裡，然後往德國！美麗的游蕩派！

三一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四年六月三日

一八五四年六月三日。

倫敦，索荷，第恩街，二十八號。

親愛的弗利德里赫：

我現在又恢復健康，孩子們雖還沒有出屋，都已起床，可是妻也許因守夜和看護病人的緣故，十分衰弱。最壞的是她借口兩年前同樣的不舒服，吃了夫奎因德的藥反而病得更厲害，不肯就醫，要自己弄藥吃。病情如不好轉，我終於將使用強迫力。星期二的通訊辦不到了，因這一天皮拍有教課，不能當秘書，妻在現在的狀況之下，也不能苦以書寫的事務。你看我簡直變成彼得·士楞密爾(Peter Schlemihl)<sup>①</sup>了。全家長年本來都很好，如果闖過了這次危機，希望將來也是這樣。大家依序通過這一關，在基本上算是好的。

我在昨天的一次通訊中，對“泰晤士”星期四的戰爭計劃開過玩笑。法文各報如果可信，那種計劃似乎不是官方的。據“官報”的報告，奧[麥]·帕夏急往防禦西里斯的黎亞。也許這只是保持巴黎人的幽默并阻撓偉大的波易叔(Boichot)出現于巴黎的一種通告。我從俄羅斯的報告和今天報上納披爾的報告中得不出結論來。英國人似乎終久又沒有什麼成就。

---

① 一個為災難所困擾的人。——譯者

昨天有一个骨格粗大的民主主义游民名鄂圖博士的，出現于我的面前。生来就是瘦瘠的。自称現在見逐于什列斯威—好斯敦。当一八四八和八九年，曾参加什列斯威—好斯敦和“屠麟根的”运动。天狼星是否知道这个人的一些詳細情形？

“意大利事件的記錄”已看过。著者后面附加的“考察”力求証明青年意大利〔1〕，从而馬志尼，是一八四八年运动的灵魂，这种証明是和他自己所收集的文件相矛盾的。但特別使人發笑的是結論証明此等运动失去它們狹隘的民族的性质：一八四八和四九年，因孤立而失敗的各民族将要結成兄弟；或是俄罗斯或是欧洲联邦。关于这一点所暴露出来的是：

“意大利的奴役是一个欧洲条約；意大利除在一个自由欧洲的怀中外，不能有其他的自由。由此显明地产生出这样的責任，那就是以被压迫者万能的同盟去对抗少数压迫者的同盟”。馬志尼曾用下列的方式实现了这种“被压迫者万能的同盟”：“当馬志尼和賴得律—罗兰、德拉茨、魯格訂立一个新的条約时，他就完成了他的繁难的使命，这个条約把意大利不仅束縛于波兰和法兰西，而且束縛于一直是馴良的女僕和所謂奴役的女牧师的德意志。所以巡礼者就是这样从对抗的方面和最大的仇敌中达到共同的自由聖地。”

从美国方面接到报纸，但老是沒有信。和馬志尼締結“新的契約”的“魯格”在杜隆的小报上宣称，因对俄战争的緣故，現期望德意志有一种“自由主义的”發展，即或只会达到“像在英国一样的自由”，人們也必須参加。如站在最悲觀的立場上，便是“卑劣的，懶惰的，俄罗斯的”。你看——他在一年中私人財產将蕩尽，这种前途使这貴人准备参加每种“进步”，并在必要时成为立宪者。

你的卡·馬·

〔1〕 馬志尼在三十年代所創設的民主主义的秘密組織。

### 三一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四年六月十日

曼徹斯特，一八五四年六月十日。

亲爱的馬克思：

抱歉得很，星期二的郵期未能寄上論文，因為賬房間有許多工作，當時完全不可能，即現在也絕不能于星期一或星期四替你寫文章。加以現在的住所離郵局將近有三刻鐘，所以深夜再也不能寫什麼交第二次郵班了。我必須在星期六和星期三晚上工作。明天將寫一篇關於西里斯的黎亞包圍攻擊的透徹的論文寄給你，這會引起人們注意的；對於納波爾的可笑的海軍機智和保加利亞的陸軍狀況，也許還有些論述。

我現在嚴密注視匈牙利的戰役，並想徹底研究全部資料，至十月為止；無論如何，今年冬季要寫這部書。我愈加深入，這事件在兩方面便愈美妙。我現在把革革易和焚狄士格累次（Windischgrätz）加以比較，覺得焚[狄士格累次]在自辯中恰和在他的報告中——他沒有勇氣否認此等報告——一樣說謊。敵對的雙方都力求使自己的軍隊比對方的還要表現得低劣些，真是有趣。此外，焚狄士格累次爸爸證明自己是我們所熟知的驢子——他在實際上曾標明自己是一只驢子——而他的更愚蠢的——如果可能的話——下級將領如活布納（Wrbna）、索里治（Csorich）、尤其是騎士式的總督叶那撒治（Jellačić），是以最成功的方式幫助了他的愚行。革革易在他的憤世嫉俗中所宣布的事實，比起以謊言自辯的焚[狄士格累次]，总算直率而正確得多。但這種戰役是和一八四八及四九年完全相稱的。雙方都有恐懼。這同為舊式軍隊和革命軍的耻辱。我下星期大概會得到奧地利官方的書，這幾天正從布洛克豪斯的圖書目錄中搜集另外必需的材料。我也必須備有克拉普卡的書，

于是一切主要的东西都齐备了。

下星期将写好对“泰晤士”的投稿；现已有一切材料，还要稍加整理。你是否知道伦敦有什么军事杂志出版？那是备必要时用的。

现在必须往书店，否则要关门了；请马上来信。

德郎克常是喝醉，现被一辆马车压坏了，躺在床上；将有八至十天不能离开房中，此外并没有什么严重事故。

关于鄂图的事，我将打听一下。

你的弗·恩·

希望你的夫人已恢复健康？

三一五 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四年六月十三日

一八五四年六月十三日。  
伦敦，索荷，第恩街，二十八号。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附上克卢斯的信，用不着寄回，因为已经报告过相当的群众，并且也作复了。

关于西里斯的黎亚的论文，极好。奥向俄要求允许撤出多瑙河诸公国（以便因这种允许缔结休战协定，并在维也纳召集会议），是由俄国自己鼓动出来的。这是以西里斯的黎亚迅速落入俄军手中为前提的。英国的公众通过全部政府报纸，替这件事作了准备。因此，帕斯捷维赤（Paskewitsch）焦躁不安。土军在西里斯的黎亚的抵抗使这种计算受到阻碍，正和去秋所成熟的类似计划一样。

格拉哈（Grach）上校是我所认识的一个居利人，不是普鲁士教师中的一人，而是一个有才能的冒险家，从十九岁或不相上下的年龄，就往土耳其去寻找自己的幸运。如我从一只内行的虾蟆所

知道的，在巴黎被捕的波易叔〔1〕确是由匹阿派作为政治密使，送往法国的，并不像匹阿在“广告”用很生硬的英文所宣布的：是为着去访问他五年没有见面的老母。然虾蟆们常忘却自己的职务，并不能舍弃此等“戏剧式的”、诉诸小市民的谎言，确是不幸。这是讨厌的。

不久你将接到“开路者”新的一期。海村对于死去的“改革”自然是破口大骂，甚至征引卡塔尔(Catull)的话，这大概是从一本附有愚蠢解答的教科书中抄来的。另外还有些骂杜隆的可笑的东西。伟大的鲁格写信给双方，即朋友“杜隆”和朋友“海村”。他并将在辛辛那提创办自由大学的全部计划报告后者，拟在沒有信仰者的地方，以大受尊敬的校长资格，愉快地度过余年。然他不能安静下来，终于还要做教授，这是他曾用尽卑屈手段，不能从萨克逊大臣林登诺(Lindenau)和更前的普鲁士大臣阿尔腾斯泰(Altenstein)那里“得来”的。对德国各大学作光明的模仿，也将“授予学位”。只是需要一百万元的数目，六个辛辛那提的市民管理财政。另有一切科目的计划说明书。对黑格尔的“百科全书”标题、厄士(Ersch)和葛鲁贝耳(Gruber)的书目，作荒唐的杂凑。例如“一般的文法”。(参看厄士和葛鲁贝耳的著作，坡特—Pott—关于语言传播的论文。)而应被排斥在讲座之外的是：一、斯特劳斯和布鲁诺·鲍威尔；二、从哲学造成胡说的“诡辩家”；三、并非共产主义的学说，而是“那些出卖共和国和自由的卑鄙人物”。

鲁格在他的一封可怜的书信中称赞两本论帕尔麦斯顿的匿名的小册子，他自然想不到内中一本是我写的。

妻病在床上。我昨天终于貫徹了請夫奎因德医生的主張。只要她的身体稍微复元，医生叫她旅行德国，这正符合我岳母的願望，向来仅因金錢的关系擱淺，但終必实现。孩子們今天又上学了。

德郎克的困难带有悲喜剧的性质。那些家伙住在布刺德佛德，情形似乎不好。

你的卡·馬，

〔1〕 原信作 Poichot。

### 三一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四年六月二十一日

一八五四年六月二十一日。

倫敦，素荷，第恩街，二十八號。

亲爱的恩格斯：

你的信在两三点鐘之間达到，本是完全及时的。不过我只等到两点鐘，为着家事出城去了，妻看到信，知道論文不能这样寄出，便留着沒發。我将利用它作为我星期五的論文，可是在那时以前，請你再补充下列各点，如沒有工夫，尽管短些好了：

一、昨天“每日新聞”載有土耳其的报告，有什么新的东西嗎？你对于从28—13〔1〕的事件知道較詳細的情况嗎（就最近的講，我相信的确只是一些片断的报告）？

二、关于塞加西亚海岸的牵制运动有什么軍事問題可特別提出嗎？沙密尔方面的消息大約需要进一步的証明。

三、奥地利軍在窩雷啓亚的推进，从軍事立場上有什么可說的嗎？

你从附上的信中可以看出我是陷在怎样灭頂的灾难中。当妻的病危急时，忠厚的夫壘因德医生老是不来，并送給我一張二十六鎊的賬单，要我“明白了解”他的“医疗关系”。妻的情况原来危險——現在还是沉重的——我自然迫得屈服在这亲爱的夫壘因德<sup>①</sup>之下，便用書面答应願于本月底付他八鎊，余数每隔六周付一次。这家伙倘若不是出乎意外地来攻击我，便不会用这种方法

来作奇襲。但我当怎样办呢？对于其他每个有体面的医生出診，必須立刻支付現金，即使这一着能做到，然为着一种病症更換医生，必須預先知道他們的医术等等怎样，并不像換衬衫那样方便的。

所以我是陷入困境了。知道你也不見得好些。我对于本月份到期的部分，你相信能从德郎克那里預借几鎊嗎？他上次在这里时，曾暗示自己将陷入大危机中。我願預先知道你对此事的意見。無論如何，第一部分必須依期付給那家伙，我上个月的匯票已經取出；自然用光，因为家中須支付十二鎊，又因論文脫期，收入的总数大大地减少了。加以单是藥店这一次就把一个重要的預算吞去了。

妻如感觉有足够的氣力，将于周末帶孩子們和倫迅往厄德梦吞(Edmonton)賽列君的別墅中住两星期。她呼吸郊外的空气，也許精神能复元，以致能前往居利。

老实告訴你，我因近来这种小困苦，已經变成一只很笨的狗了。

沒有家眷的人是幸福的。

再会。

你的卡·馬·

(1) 从五月二十八日至六月十三日。

三一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四年六月二十五日

亲爱的馬克思：

克卢斯的信很有趣。今天本想較詳尽地写信給你，可是已經

---

① 夫空因德(Freund)是人名，同时作普通名詞講又是“朋友”的意思，所以这里是双关。——譯者

太晚了；原来預定今天能够写出关于双方力量的对比和西里斯的黎亚的救援机会的文章，但实在办不到，只好先告訴一声。为这件事还要多多檢查一些老廢物，你因夫人害病，对于星期二船期的一篇論文大半会延緩，我願試試看，届时是否能完成一篇历史論文。——海斯現在也病了，我还不知道是怎样一回事，但据說他躺在床上，胸中有各种各样的痛苦。普飞德尔不知有什么心事，以致几天不能工作。到处是灾难，我觉得自己也不大如意。問候你的夫人和孩子們。

你的弗·恩·

一八五四年六月二十五日。

三一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四年六月二十七日

一八五四年六月二十七日。

亲爱的恩格斯：

你如馬上写信給德郎克，十分感謝。我对于以后的支付期限即使能延展下去，但本月底的第一期却困难，而且也不可能。至多八至十日，我写信給夫垒因德說，我的匯票还没有到。

現正在制造論文，故只写这几行。家人要往賽列处，引起不少紛乱，并到处奔走，也不能早給你写信。

你的卡·馬·

你的信今天收到了。

三一九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四年七月六日

亲爱的馬克思：

希望五鎊已达到。附上給明天的論文一篇，写完了战争的第一期。



那些家伙如果真正要派遣法兵往波罗的海，至少必須占領奧蘭(Aland)。这是上策。

附上一首宗教的歌。問題：

一、出自那个世紀？

二、出自那一作者？

請馬上答复。

你的弗·恩·

一八五四年七月六日，星期四。

三二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四年七月七日

一八五四年七月七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号。

亲爱的恩格斯：

收到五鎊还没有报告，务請原諒。这是由于家庭的大煩惱，因为妻明天往居利，引起了無名的緊張。

剛才接到你的論文，我自己正在制造关于西班牙的一种渣滓。因此把你的移到星期二，尤其是因星期五皮拍可做我的秘書，而現在星期二沒有人替我代写。

詩歌，我还沒有工夫看。要六點鐘后才得閑，将用电报或郵便答复您們。

你的卡·馬·

三二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四年七月二十日

曼徹斯特，一八五四年七月二十日。

亲爱的馬克思：

你这样完全沉默，必定由于非常忙碌，或拚命在筹錢。現在报告你一个消息，自从德[郎克]的店主兄弟到布刺德佛德后，德[郎

克]准备放出一些錢;多少不能确切說定,然总是三、四鎊之譜。这个兄弟本星期会来,所以在三星期之內,大概可以作算的。

璘特曾在倫敦、这里和布刺德佛德,但直到德[郎克]在街上遇着为止,沒有一处看得見他。德[郎克]說他一点沒有精神;他,璘特,只在街上看过但尼尔斯一、二次,从不知道但尼尔斯是住在科倫,还是住在乡下。布耳革斯和一个裁縫——他不知道是誰——在格拉齐(Gratz),他們当很好,柏克在威塞尔明德(Weichselmünde)。他們在普魯士如能有英国这样的一种宪法,那就很好,璘特除这句话外,其他什么也不知道說。

此外,德[郎克]的心情大大地不安,錢的事可能沒有成就。他于四或六星期前住在此地时,有一晚喝醉了,在半夜一点鐘后,当街抱住一个妇人;她是一个市民的妻子,当即賞以耳光,他便把她打倒在地上。德[郎克]自己說起这件事,当然不大相同,不过真相似乎是这样的。丈夫又告到警察局;局方不願加以干涉,德郎克有种种虚伪的借口,将事情拖延下去了,現却接到一个律师的信,要求道歉和赔偿,否則将以这个外国人为榜样而請求惩办。現在巴[卡蒲]的兄弟恰恰来了,你可以想像情况的急迫。我們將設法調停这件事,不过錢总是要花的。然你对这事要守秘密,不然我和小家伙即将弄出糾紛,因为盎曼特馬上会写信告訴他;凡我写給你的,并不是都可对这些人公开的。

海斯、德郎克、盎曼特这样傲慢和狂暴,得到一种恶劣的結局,我以为是全对的,因为这些人挟着寻衅的醉态,使人沒有安宁的日子。無論如何,海斯对于这种窃玉偷香有了訓誡,大概会終身不忘的,德郎克也够受了。

你的亲爱的再沒有有什么可告了。

弗·恩·

三二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一八五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亲爱的恩格斯：

你解釋我的长久沉默不出两件事中之一，是对的。如果由于劳苦工作而被阻碍的話，那無論如何要适意些。我将三鎊加在五鎊上，付清“夫垒因德”的第一部分，約又花去八鎊作为妻旅行——这再也不能延迟了——之用，并添置一切必需的新装备，否則她不能前往居利。这些非常的費用又使我和現有的及“正規的”債权者發生冲突，諸如此类。“这是一种老故事。”

四星期来沒有得到克卢斯一点消息。

您对于西班牙有什么話說？

我現在絕對必須再談点土耳其軍事的東西。第一：亚洲的垃圾。第二：我对于多瑙河最近的事件，从法文各报中弄明白了，但因缺乏地圖，不知道地名的正确位置。从七日到八日晨，是对森密諾夫(Seminoff)<sup>〔1〕</sup>和察罗夫(Churloff——或者是e而不是o?)<sup>〔2〕</sup>所統率的三万俄軍团作战。当七日晚上，察[罗夫]<sup>〔2〕</sup>的陣地是在朱耳哲服之北，当夜土耳其軍团通过城市的上方和下方，来到俄軍的背后，所以一到破曉，察罗夫被迫突圍，遭受重大的損失。俄軍遂撤退，而且走的不是一条路綫，一部分往夫拉特池提(Frateshti)，另一部分往卡琉根麦尼(Calugemeni?)<sup>〔3〕</sup>，第三部分向东往阿德济池(Ardjisch)<sup>〔4〕</sup>。这里設有陣地，据說栖林·帕夏(Selim Pasha)和易斯坎大·培(Iscander Bey)已在九、十两天攻击夫拉特池提的俄軍，获得成就。噶查哥夫于九日率两万人向爵爵馬(Dzurdzuma?)进發，而且每天都調去新的軍隊。他的陣地是在阿德济池<sup>〔4〕</sup>的左岸，对福罗息(Fulojci?)<sup>〔5〕</sup>、法拉斯托克(Falastock?)<sup>〔6〕</sup>、科罗特

札尼 (Korotzani?)〔7〕和齐特盛尼 (Przietscheni?)〔8〕的通路設防。全部俄軍的陣地是从庆波倫 (Kimpolung) 和垦平 (Kempin?)〔9〕的左翼沿阿第施 (Ardish) 达布来拉 (Braila) 和卡拉滋。土軍是从卡拉法特經過屠拉 (Turna)、朱尔哲服, 达奥尔忒泥擦和 (? )喀拉那哈 (Kalarach)。是从屠拉到易斯拉慈 (Islatz)。栖林·帕勺在这里倚賴易斯坎大·培; 主要軍团在朱尔哲服, 軍团在朱尔哲服上方的阿第施、奥尔忒泥擦和西里斯的黎亚的左翼前方。第三: 依据“紀事晨报”的一种通訊——不过我估定一个大队只有五百五十人, 这是和通訊不同之点——俄軍的总数为:

步兵:

第三軍团 3 师 (俄斯騰-薩刻——Osten-Sacken)

第四軍团 3 师 (丹涅堡第一——Dannenberg I)

第五軍团 2 师——呂得斯

8 师 = 16 旅 = 128 大队

总数約 71,000 人

騎兵: 輕騎兵 3 师

輕龙騎兵 1 师

128 騎兵中队, 每队 120 人, 在 15,000 人以上

炮队: 46 炮兵中队 (每队炮 10 門 = 460 門)

炮队: 46 炮兵中队 (每队炮 8 門 = 368 門)

炮手和指揮官——12,000 人 (? )

另外有 10 团正規哥薩克兵携大炮 40 門, 3 大队工兵, 携有船桥或預备器材的輜重队。

总数:

128 大队步兵 = 71,000

3 大队工兵	2,000
128 騎兵中队	15,000
40 門大炮	13,000
輜重队	3,000
哥薩克兵	8,000
民兵	6,000

---

总計: 118,000

第四：缺乏地圖，这里不能說什么有趣的話：法軍和英軍向来作蝸牛式的推进，似乎不会越过多瑙河。当这暑天聖·阿諾將他的軍隊从亞得里雅那堡开往部耳加斯(Bourgas)，有什么目的呢？这个貴族好像为着旅費的緣故，常仆仆于通往君士坦丁堡的路上，并在那里再回到任何地方。英国在伐那(Varna)、德夫諾(Devno)等处的兵站部真实的情形怎样？

你如沒有時間替星期二写篇論文，至少請写点概要，以便我能加以运用。

附带地說！講到詩歌的問題，也許是出自姓金开尔的高特弗里，或出自奥匹次(Opitz)学派的一个什列斯威的詩人，但也許是海斯自己做的。

我这里附上一个被夺来的青年作家手稿：除天狼星外，不要告訴別人。这青年作家是誰？

祝好。

你的卡·馬·

- (1) 正确的写法是: Soimonoff (索依蒙諾夫)。
- (2) 正确的写法是: Chruleff (赫罗列夫)。
- (3) 也許是 Calopetri。
- (4) 阿德济施(Ardjish)和阿第施(Ardish)。
- (5) 福托雅(Futoja)。
- (6) 也許是芬得尼(Fundeni)。
- (7) 科波特札尼(Kopotzani)。

〔8〕也許是路得池提(Rudeschti)。

〔9〕庆平納(Kimpina)。

### 三二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四年七月二十七日

一八五四年七月二十七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号。

亲爱的恩格斯:

我盼望您給星期二写的。赫伯特君的牛皮吹得真大。这个赫伯特是伏龙錯夫的表兄弟,同时是英国軍部大臣。英国人的夸張是奇奇怪怪的,好像內斯密司(Nasmyth)和蒲脫勒“单独”保持了西里斯的黎亚。的士累利在星期一晚的會議中,用一只針很美妙地将小約翰〔1〕和“泰晤士”的“塞巴斯拖堡”的肥皂泡戳穿了,你已經看到报嗎?

皮拍把一个妓女当作宝贝一般,同住了两星期,看起来像一只半餓死的蒼白色小猪,——唉——他在两星期的狂欢中,約花去二十鎊,現在两手空空,又来連累我了。你想一个家伙从早到晚、又从晚到早守着不去,当这暑天,多么令人不快。何况还要妨害工作呢。

星期六,我接到塔刻爸爸下列几行字:

“亲爱的先生:——現在对于活頁的需要頗为殷切。您能将适合公众口味的‘論壇’某些論文交給我嗎?关于帕尔麦斯頓的第三篇論文一定会推动其他两篇。您的誠实的塔刻。”我又从佛萊利格拉处听說,無賴特律布涅在他的出版物中宣告有此項活頁。你会看到,塔刻要求“‘論壇’的論文”,以便迴避錢的問題。一、在整个倫敦現不能替他找到一份“論壇”,因为只有預約戶才收得到,甚至在紐約本城,过期也买不到;二、如不作重大的增补,沒有一篇論文是适合現时的。我和这家伙現在必須有明确的規定,那种“温情的”关

系必須中止。他如同意，在另一方，你又滿意，我当作下列的提議：

一、我願將在“論壇”上对秘密通訊〔2〕的批評交他刊印。此間郵局曾扣去其中的第二篇<sup>①</sup>論文，德郎克須將那篇寄給我。這不需報酬。第二和第三篇須取得現金，而且于交稿時照付，即：

二、关于帕尔麦斯頓的普通小冊子，以我在“論壇”上的序論开始，但中間和結尾都得从新写过。

三、一个关于英国人自宣战以来的外交和軍事行动的小冊子，必須和你共同来写。我們对于两者都以在“論壇”登出的論文为材料。你如同意这三点，那么，問題就是：

要求多少报酬？

当塔刻将烏尔卡特的垃圾从“广告”拿来印成活頁时，烏尔卡特是何等“高兴”，然我的作品似乎比他的富于吸引力。

你如同意这整个事件——第二第三篇自然必須写得辛辣点，以便在倫敦引起一种激动；尤其現在和塔刻的关系，可以随意写作，不必誠惶誠恐地顧慮到英国人的成見——請写信給我，以便对塔刻君提出这几点。我在營業方面过于笨拙，所以一直到現在，故意不予以口头上或文字上的答复。但不要失掉机会才好。

梯也里一八五三年的“第三等級的形成和發展史”，引起我很大的兴趣。这位先生——在法兰西的历史著作中，是“階級斗争”之祖——很奇怪，在序言中对“新的”著作家竟至生气，因为他们看到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間的一种对抗，而且要从一七八九年以前第三等級的历史中去找这种对抗的痕迹。他費去很多气力来証明，第三等級包括非貴族和教士的一切等級，而資產階級是以这些成分的代表資格履行职务的。例如征引威尼斯的公使館报告說：“那些自称为国家等級的人是屬於三个級別的人，即教士、貴族和

<sup>①</sup> 下文說“第二和第三篇須取得現金，而且于交稿時照付”，故疑此处所說的第二篇恐系第一篇之誤。——譯者

其余通常可以称为人民<sup>(3)</sup>的一級。”梯也里君倘若讀过我們的著作，便会知道，当資产階級不复为对抗教士和貴族的第三等級时，它才自然地开始坚决地对抗人民。但从“历史的根源”，从“昨天新生的<sup>(3)</sup>对抗”來說，他的書提供一种最好的証据，表明第三等級一發生，此等“根源”就已經發生了。这个本来富于才智的批評家从“羅馬的元老院和人民”必須按照他的方式作出結論說，羅馬除元老院和人民間的对抗外，絕沒有其他的对抗。我对他所征引的文件發生兴趣之点，就在于看到“資本”字样是因公社的出現而出現的。此外，他逆着意志証明，牵制法兰西資产階級的胜利的，莫过于这件事：即它在一七八九年才决定和农民戮力同心地干。他虽沒有連貫起来，可是描写得很好：一、法国資产階級从最初起，至少是从城市的發生起，怎样将自己組成国会、官僚政治等等，获得很大的势力，并不像英国那样，仅由于商業和工業。这一点对于現今的法国，的确还是一种特征。二、他的描写很巧妙地指出，这个階級怎样生长起来，同时它在不同的时代所特别采取的不同形态以及通过这些形态获得势力的不同派别如何都消灭下去了。这一系列的变形一直到这个階級的統治，据我看，沒有地方这样描写过，至少就材料講是如此。可惜，关于同業公会、行会等，簡單地說，关于工業資产階級發展的諸形态，虽然他个人知道此項材料，但几乎只限于一般的和尽人皆知的說法。他很好地發揮并着重点，是十二世紀都市运动的叛变和革命的性質。德意志諸帝，像腓特烈第一和第二，完全按照德意志联邦議会的精神發布敕令，取締这些“公社”、“联合会”、“同盟”。例如腓特烈第二敢于在一二二六年宣布布罗温斯 (Provence) 諸城市的一切“执政政府”和其他自由的都市制度为無效：“朕新近得知某些城市、乡鎮和其他地方的行会，依照自己的意志，設置法庭、主权、职官、行政和这一类的其他制度……內中許多……已流于濫用和不良的習俗……朕根



据皇权，特撤消这些法庭等等的組織，其因布罗温斯伯爵与福卡尔歧尔(Forcalquierii)伯爵的居間所获得的特权証書，根据确切的鑒別，应宣布为無效。”

还有：“朕同样禁止諸城市內外……城与城之間、人与人之间，或城与人之間任何种类的联合会和同盟(行会)。”(腓特烈第一的和平法令。)

“凡城市、市鎮不得組織任何种类——無論其名称如何——的公社、社团、同業公会、联合会或同盟，凡国内所形成的城市和市鎮，如沒有获得領主的同意，朕不能、也不当給予組織任何种类——無論其名称如何——的公社、社团……同盟的权利。(亨利王取締城市公社的法令。)

这不完全是同一德意志生硬的教授風格，后来为“联邦中央委员会”用以逞凶嗎？“同盟”(行会)在德意志的推进沒有超出居利以外，在这里，德皇腓特烈第一曾于一一六一年加以禁止：“朕曾取消居利市民的每种結社——又称为同盟——如又复活，一經得悉，应即予以解散，并宣布为無效。”

法国諸王利用德皇这种政策，对洛林、亚尔薩斯、多飞內(Dauphiné)、法兰斯—孔德(Franche-Comté)、利奧內(Lyonnais)等处的“同盟”和“公社”，秘密地予以支持，借使它們脫离德帝国：“根据朕所得的报告，法兰西王……正努力破坏你們的忠誠。”(路德福第一——Rudolf I.——“致柏桑爽市民書”。)这些家伙恰用同一政策使意大利的諸城市变成归尔甫派(Guelfisch)。

“公社”这个名詞完全和現今的共产主义一样，被人凌辱，这常是滑稽的。例如諾伊奧(Noyon)的牧师季尔柏特(Guilbert)写道：“公社是一个很坏的新名称。”

十二世紀的市民招引农民逃入城市，参加共謀反叛的同盟，其方式常是近于怜悯的。例如聖·垦廷(St. Quentin)的特許状

說：

“他們(聖·基廷的市民)一致發誓，各人对盟友互相幫助，彼此忠告，連帶負責，共同防禦。我們已經共同決定，無論何人如因畏懼仇人或其它犯罪而逃亡，要加入我們的同盟，予我們以幫助，……當准其加入，因為門是對一切人洞開的〔3〕；他的領主如不正當地扣留他的財物，並不願合法地加以保存，我們將主持正義。”

你的卡·馬克思·

〔1〕 約翰·羅素卿。

〔2〕 十八世紀英國公使對彼得堡宮廷的秘密通訊。

〔3〕 蕭重号是馬克思加的。

### 三二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四年八月八日

一八五四年八月八日。

親愛的弗利德里赫：

我已及時地收到了你對戰事的“觀察”，並將它們合併在今天的通訊中。

如有可能，托你替我籌點錢，千萬千萬。六星期來我有十一鎊的特別開支，使我陷於極端緊迫之中。加以，這整個時期中——一定還有兩三星期——皮拍身無分文，食住都在我這裡。這是難堪的。

兩個土耳其軍官由亞細亞的陸軍送到“偉大的”民主主義者沙密爾一培處，是班涅上校陪伴的，你看到報嗎？

你的卡·馬·

三二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四年八月二十六日

一八五四年八月二十六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号。

亲爱的恩格斯:

妻已于星期三回家,很平安。祖国由于“不安定的状态”,一切都显得凄惨。

克卢斯有什么事故,我不了解。他好几个月没有信来。也许那边太热罢。

你和海斯分离,很好。我不知道接交这种“游民”有什么好处。我自然不晓得盎曼特和德郎克及海斯互通书信,可是知道盎[曼特]至多不过“在理论上”参加他们的儿戏。盎[曼特]在这里以朴实的市民姿态生活着,十分勤勉。

接到拉萨儿的信,他用胜利的口吻告诉我,七年的、宁可说八年的哈慈费尔德之战结束了。告終了!对这个老妇人“胜利”了,她的道德、尤其是钱袋好像“处女般”从这种斗争中发展出来了。拉[萨儿]现要移居柏林,但已经获得警察为难的消息。

迈耶来信说,柏林煽动家的诉讼(高特弗里德的高特弗里德在内中扮演一个角色)被当地的法庭(是哪一个?他没有告诉我)取消了,因为主要证人亨泽“有怀疑”。你对这件事怎样说?

又接到米刻尔自巴黎来信。他想来这里,但最初患霍乱,后来大出血,医生们劝他好好地放弃海上旅行,尽可能地迅速由陆路回家。灾难呀。

瑟瓦尔自用“克列麦”的名称——这一回的假名是真名——在瑞士经历过一切生活,除其他外,也替伏格特君做做镂版的工作,并受到特别的爱护,现住巴黎。我有他的住址。

几个月来,但尼尔斯病得厉害,能否痊愈,还是问题。

西班牙似乎显出非常纷乱的状况,特别从“讨论”上看来是如此。就各报所透露的讲,匈牙利和波兰的流亡者在土耳其、亚细亚的军队中,除骚动、抢位置并从事小阴谋外,好像不干其他事情。老是老样子。

再会!

完全是你的

卡·馬·

### 三二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四年九月二日

一八五四年九月二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号。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你现在是交易所的一員,而且完全是可尊敬的。特向你致賀。我願听到你在这些豺狼中定会發出的咆哮之声。

海斯写信給盎曼特說——我不知道在何处——有工厂人員(是工人还是工厂主,沒有提起)合起来請他当教师,每星期可拿到两鎊。他这样更好了。

妻——在她旅行之前我已有担心的理由——不如說是处于太有趣的状态中,一般地來說是健康的。

克卢斯畢竟又來了一次信。特附上。

你的父亲已經來了嗎?

关于亚細亚的战争事变,現当在“論壇”上再說一些。我在最近的一次通訊中認土軍在喀斯总敗北的报道是維也納的虛构,这不大对。电报的消息确是虛伪的,然却有正当的理由。

我現在的主要研究是西班牙。至目前为止,对于一八〇八至

一八一四年和一八二〇至一八二三年各时代西班牙文資料的大部分都看过。将輪到一八三四至一八四三年代了。这种历史并不是沒有混乱的。而飞躍的發展更为困难的所在。無論如何，我已經及时地从“唐·吉訶德”先生开始，这整个东西即十分紧縮起来，也約可替“論壇”写論文六篇。在研究时得到报酬，这的确是一种进步。

可惜圖書館从九月一日至七日不开放。除其他优点外，这是倫敦唯一冷靜的地方。

說句私話，德郎克因缺乏其他“精神上的”刺激，对“斯蒂芬”大加探討，在致盎曼特的信中尽力挑剔，并在政治上怀疑他。我未曾費神将德[郎克]恶意播弄的荒謬处对盎[曼特]加以說明。这太不像样。我認斯蒂芬在我們党中是一种很好的收获。他有品格和学識。在他特別專門的比較地理学中，有完全自出心裁的見解。可惜他对此所写的手稿留在科倫。

天狼星好嗎？米刻尔沒有从巴黎来这里——他本想来的——因为两次傳染了霍乱，后来大出血，終于接到医生的囑咐，尽可能地迅速从陆路回德国。

再会。

卡·馬·

三二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四年九月十三日

一八五四年九月十三日。

倫敦，索荷，第恩街，二十八号。

亲爱的恩格斯：

我必須再敲你的門，实在討厭，不过外界的压力逼迫我不得不这样做。我不能提早几星期取得匯票，因为佛萊利格拉在別蕭夫斯海謨处再支取二十五鎊以下的匯票不大方便。就整个講，这也好，固然在不斷的小額的支取中，足以应付一时的借款，但固定的

債務却增加了。加以下次匯票要扣除給夫壘因德的八鎊，在現今的狀況之下，妻必須更加節約。家中當危急時可以採取的非常手段又已用盡，一切都典當完了，和西班牙的財政一樣。

此外，關於一般的“財政”，我已將全部債務減至五十鎊以下，比今年年初約少三十鎊。你看巨大的財政技巧都已施過了。和拉薩爾的談判如果成功，他借給我三十鎊，你借給我餘數，那我終於又自由了，全部家政也當改觀，至於現在，單是當舖就得付百分之二十五，而且因為总有欠債，長久理不出一點頭緒來。母親處，如在居利再度証實的，弄不出分文，除非我直接懇求。

目前沒有分文——不要說家中的需要是沒有一刻能停止的——比索荷為霍亂的選擇區左鄰右舍死人（例如在布洛德街一家平均死三人）還要可憎，而“生活品”的臭問題是在極力抗拒中拖過的。

這件事說到這裡算了。此信特寄交你私人的住所，因為這種絕無感化力的書信落入您們賬房不適當的人手中，可以促成特別的糾紛。

關於亞細亞的事件，“紀事晨報”的戰地通訊在這裡已引起注意，並轉載於“觀察者”和其他周刊上。

法國輕步兵隊的兵士叫道：“打倒猴子！我們要拉摩里舍耳（Lamoricière）！”不知道這消息是否透露到曼徹斯特。雷匹那斯（L'Espinasse）是這種騷動的直接犧牲者，已被召回法國。

黨近來遭遇不幸。斯蒂芬已失去在布來屯的位置，因為他任職的學校校長破產了。他是否取得已經到期的薪水，還是問題。皮拍也失去了美國的通訊職務，因皮爾司（Pierce）君同樣破產，他的報再也沒有錢維持外國的通訊者。瓊斯的印刷人和信用債權人馬克·高范死於霍亂。這對瓊斯是一種打擊。這一切都是不很愉快的。

我和盎曼特的屁事記不起了。再要加以探討，只有增加这种臭味。可是这位先生今后如开始对德郎克有什么“关系”，我馬上会决裂的。至于德[郎克]，值不得提及。

你的卡·馬·

三二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四年九月二十二日

倫敦，一八五四年九月二十二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急忙写这几行，以向你証明已确切收到。关于星期二亚細亚战争的信，也一样。

我已接美国方面十分重要的急报，将于下次信中寄給你。盼望您給星期二的論文。

肥猪卜特曼以“殖民”的資格，带着家眷，从这里往澳洲。

厄布涅在法兰克福發瘋了。可怜的人。

琼斯已找着一个新的印刷人，条件較廉。的士累利曾写信給他，願将宪章派的一切請願提出国会。

現正普遍流行着霍乱，在我們区内是如此可怕，連六、七、八月修建的沟渠都要通过那些在一六六八年（？我想）死于此項瘟疫者的墓穴了。

你的卡·馬·

三二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四年九月二十九日

一八五四年九月二十九日。

倫敦，索荷，第恩街，二十八号。

亲爱的恩格斯：

你从附上的德納的信中可以知道美国的危机对我的影响。我

曾要求，一切論文或是都用、或是都不用我的名字刊出，他們的答復只涉及作為社論的論文取得舊有報酬的半數。我暫時寫了一信給德納，說還沒有決定；但同時按照老·的·辦·法·，每星期繼續寫兩篇，因為一方面有塞巴斯拖堡的事件，另一方面我對十九世紀西班牙革命的素描，必須於科德司(Cortes)會議前作結束。在這期間，我們可以考慮一下，予這些先生們以最終決定的回信。

正要口授我的論文，今天不能多寫了，如果不是你自己在上星期二報告要寫一封“範圍廣大的”信——我曾盼望着，并擬予以答復——那我早就詳細寫給你了。

祝好。

你的卡·馬·

### 三三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四年十月十七日

一八五四年十月十七日。  
倫敦，索荷，第恩街，二十八號。

親愛的恩格斯：

你對於俄羅斯的戰鬥力，今天作了一種令人恐怖的估計。它們當時以最大的努力，能否將二十萬以上的人送出國外？這是一個要解答的問題。我不知道有這種實例。

如果站在舊政策的立場上——英法所表現的不同之點只在英國內閣並不認真干，而拿破侖第三〔1〕是一幅諷刺畫——那就必須分別英法的利益。俄國的艦隊被殲於黑海和波羅的海(Baltischen Meer)，俄軍被逐出克里木(Krim)、高加索(Kaukasus)和從波斯及土耳其掠奪的省份，英國五十年來稱雄海上并獨霸亞洲最開化的部分，又巩固起來了。於是完全依照它的老樣子，讓大陸諸國消磨在七年戰爭和其他戰爭中——主要戰場為德意志及意大利的某些



地方——而斗争的结果，便会看到俄罗斯、奥地利、法兰西无一能在大陆占优势的。反之，法兰西以为俄国的海军力量和在南亚洲的势力一经摧毁，真正的斗争才开始。尤其被迫去破坏俄国的陆军力量，以便通过扩充自己在大陆上的势力，能在天秤上投下一个相当的重量来对抗英国人。英国人一经在波罗的海和黑海歼灭了俄军，使它们对自己不能为害，谁能保证革命不在大陆爆发，而英国不借口再正式和俄人联合来对抗大陆？

英国现今的统治者——既不是茶坦姆 (Chatham) 的，也不是小畢特的，甚至不是威灵敦的——即对于毁灭俄海军力量和俄国在土耳其—波斯—高加索的势力，也并不认真，这是主要的有趣之点。如果他们为自己不彻底的手段所迫，要去毁灭这种力量和势力，他们也许会决心这样做，可是不彻底和卑劣的行为可能使他们陷入困难中，会在这里引起内部的冲突。

从巴黎刊印的“外交事件丛刊”的下列引文中——关于七年战争的——可以看出，就是在战役进行时和在有关战役的问题上，英国的大臣们是怎样和敌人玩欺骗手段的。法国蓬巴都 (Pompadour) 元帅苏俾兹 (Soubise) 曾于一七六一年六月二十四日在威廉谷 (Wilhelmstal) 的阵地上为英国、普鲁士、汉诺威等的联合军所袭，被逐过佛耳达河。佐治第三的总理大臣彪特爵士 (Bute) 基于国会和王朝的理由，愿意和平，但当法国人不断地忍受打击，并不前进而后退时，他在人民对腓特烈第二表示偏袒及战争的情绪中，又不能提出和平。你知道，刷则尔 (Choiseul) 是当时法国的外交大臣。我们在法国丛刊真实的公布中一字不错地发现下列的东西：“自六月二十四日的事变之后，英国诸大臣致书刷则尔君：你们让自己挨打，我们不能再缔结和平，我们不敢向国会提议和平。刷则尔君对交涉的破裂非常悲痛，特恳求君王写信给苏俾兹君道：‘亲爱的表兄弟，我写此信给您，一经收到，即渡过佛耳达河，向敌人进攻，不

必顧慮到您所認為適當的計劃，也不要問結果如何，您並不負這種責任。關於這一點，我祈禱上帝云云。’刷則爾寫道：‘元帥閣下，君王的信表現得極為明白，我用不着加以補充。不過我可以告訴您，即使君王的軍隊戰至最後一人，不得不募集新軍，陛下對此當無所畏懼’。英國內閣也直接要求那和他們聯合、由他們補助并由一部分英人組成的軍隊為法軍所擊敗。他們從前曾在相反的意義上干涉法蘭西的軍事動作，因為佐治曾企圖救護他的漢諾威。同一撮要中說：

“德特列 (D’Etrées) 君和蘇俾茲君于一七六二年統率十五萬人駐黑森、格丁根、睦爾豪燐 (Muehlhausen) 和愛森納黑 (Eisenach)，為萊茵河上游的軍隊，康狄君統率三萬人為萊茵河下游的軍隊。朝廷所要求於他們的，不過保持加塞爾和格丁根至十一月底為止，屆時撤出這兩個地帶，退至歐姆 (Ohm)，而置齊根海恩 (Ziegenhayn) 在他們第一道防綫的前面。倘若不以英內閣對我們的約定為基礎，即我們如不侵入漢諾威，六月前一定締結和約，那麼，這種以十八萬人對八萬人的力量對比的作戰計劃是特殊的。”

當作戰的列強站在要開和平談判的立場時，從倫敦發出的最後這次干涉也就視為平常的事件了；反之，第一次的企圖一定使彪特卿丟掉腦袋，而且就當時的輿論講（只要想想尉爾克斯——Wilkes——以及朱納斯——Junius——的書信），也一定使佐治喪失王位，可是和通常一樣，這件事幾乎過了一世紀才為人所知。我們在反雅各賓 (Jacobin) 戰爭〔2〕爆發不久之前，看到同樣的一個例子，當時“自由主義的”福克思 (Fox) 派一個密使到喀德爾第二 (Katharine II) 處，請她不要因畢特的威吓，對於自由吞并波蘭，發生迷惘，畢特如對俄作戰，一定會被打倒云云。福克思當時確是“反對黨”，不在內閣之列，我舉出這個例子不過證明“在野黨”正和“在朝黨”一樣，同為偉大的可尊敬的人物。

因此，我相信要批判联合国方面的作战——如你在論文中也时时表示的——必須考虑到唐宁街(Downingstreet——特别是当帕尔麦斯顿在那里的时候)<sup>(3)</sup>和彼得堡間常有的交通。我确信当军队一处于危急的地位时，將軍們便不管內閣，而尽力去干他們自己的勾当了，因为他們很少或永不慣于用自己的脑袋去冒險，像海軍总司令丙(Byng)<sup>(4)</sup>的例子所証明的，他接到当时海軍部糟糕的訓令，正和現今的丹达斯(Dundas)一样。

我将尽力找到鮑威尔最近的作品送給你。

除拿破侖亲自統率在西班牙的軍隊的一个短时期外，一直到战事結束为止，有一种完全有組織的共和主义的陰謀在法軍中占着优势，旨在推翻拿[破侖]，再造共和，西班牙的著述家对此有充分的証据，我不知道納披尔和其他西法战争的历史作者是否以正确的态度叙述此等事实？附带地說！真实的材料說明偉大的“米那·伊·厄斯坡”(Mina y Espoz)是一个純粹的無賴，站在柏克之下，絕沒有軍事天才，但富有狡猾的閱历，尤其是一个盜賊。对西班牙的革命史作較精密的考察，显出那些人已經耗費約四十年的工夫去破坏教士和貴族的物質基础，不过在这个时期中，他們也将旧的社会状况完全推翻了。此外，在那里的諸临时政府等等差不多和在法兰西的表現相同的理解力。整个种族既具有滿腔热血，而对于杀人流血又漠不关心，所以——从一八三四到一八四〇年的內战时期——革命党恰恰要求独占博爱的温情，它后来因此再三受到懲罰，这是一种特征。

皮拍明天大概会获得一个位置，在离倫敦三十哩处做住校教員。他既丧失美国的通訊職業，不得不接受这种任务。就我妻的“情况”講，做秘書不大可能。——真糟糕。——“友好的”夫奎因德<sup>①</sup>已来了一封新的催促信，拉薩尔还没有回音。——你的父亲儿时才离开——或决定不来，情形如果許可，我要来曼徹斯特住些

时候。——九星期来，拉薩尔还没有回音。克卢斯無消息。——什璠斐死了。

你的卡·馬·

〔1〕 原文为拿破侖第二。

〔2〕 即英国对抗法兰西革命、后来对抗拿破侖第一的战争。

〔3〕 为英国外交部所在之街。

〔4〕 原文为 Binge。

### 三三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四年十月二十五日

一八五四年十月二十五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号。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附上克卢斯的信。

什璠斐死了。

皮拍在倫敦近郊肯德(Kent)郡厄尔坦(Eltham)做住校教員，担任一切工作。

星期五你如有軍事論文寄来，很好。适当地批評联合国的作战，是时候了。

关于布耳革斯小姐的事十分有趣。——你已經知道，她在离开科倫之前，带着一个孩子，宣称拉薩尔是他的父亲。

邮班快出發，因此

再会。

你的卡·

---

① 參見第三一六信譯注。——譯者

三三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四年十月二十六日

一八五四年十月二十六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号。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我在研究西班牙的垃圾中，也找出可尊敬的沙多勃里盎的恶作剧，这个美妙的文学家将十八世纪优美的怀疑主义和服尔泰主义(Voltairianismus)与十九世纪优美的感伤主义和浪漫主义最糟糕地结合起来。这种结合在文体上——不管巧妙的艺术怎样——虽时常显出虚伪的东西，然它的体裁在法兰西自然是划时代的。关于他在政治上的为人，他的“味罗那会议”完全把他暴露出来了，问题只在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Alexander Pawlowitsch)<sup>(1)</sup>予以“现金”还是仅由于他人得不到的阿諛奉承，就收买了这个好虚荣的蠢材。然他的确从彼得堡接到安德鲁勋章(Andreasorden)。虽然他对于虚荣的虚荣时而恶魔般、时而基督教徒般地卖弄风情，但“子爵”(?)閣下的虚荣是从全身的毛孔中蒸发了出来了。你知道，当会议时，微叶尔(Villèle)是路易十八的总理大臣，沙多勃里盎是驻味罗那的法兰西公使。他在他的味罗那会议中——这本书你从前也许看过——陈述过公文、协商等等。并且是以一八二〇至一八二三年西班牙革命的一种简短的历史开始的。讲到此项“历史”，只要征引下列的东西就够了：他将马德里(Madrid)迁至塔约河(Tajo)(只是为着证明这条河盛产黄金的西班牙谚语)，他谈到里亚哥(Riego)统率一万人(实际上是五千)去对抗统率一万三千人的夫列尔(Freyre)将军；里亚哥被打败，于是率一万五千人退去。他不是说里亚哥向琅达峰(Sierra de Ronda)撤退，而是让他向摩累那山脉(Sierra Morena)撤退，以便能和曼擦(Mancha)的

英雄們相比拟。我随便举出这一点，借以表现方式。至于日期，几乎没有一个是正确的。

但沙多勃里盎在味罗那会议中的事业是主要的有趣之点，当这个会议结束后，他变成外交大臣，指导侵略西班牙的战争。

他首先说：“我对自己为西班牙战争的主要发动人一点，并不提出异议。”“微叶尔先生不愿意有敌对行为。”正相反。微叶尔送给他和最初以外交大臣的资格出席味罗那的芒模伦西的训令确有下列的话：“我们没有决定对西班牙宣战〔2〕。……君王陛下的全权大臣尤其要避免对会议表现为西班牙事件的报告者。其他列强可能和我们一样知道内容。……奥地利在来巴哈 (Laibach) 的会议中可以同意这种任务，因为它是决意要侵入那不勒斯的。”这些家伙所做的正和训令中所说的相反。他们“表现为”“西班牙事件的报告者”。微叶尔写道：“他们努力使西班牙问题在对欧洲一般的关系上来加以考虑；”他们一开始就把它当作特别的法兰西事件。他又说：“关于会议对西班牙宜做什么的问题，我们的全权大使认为：法兰西是当作军事行动的唯一强国，是这种必要性的唯一裁判者。”〔2〕他们不这样做，而是“根据(其他列强)这种道德协力的形态以及足以使法兰西获得物质援助〔3〕的方法——将来也许会要求这种援助——法国终于认为促起尊严的联合国的注意，实有必要。”

所以沙多勃里盎君的行动，一开始就直接违反自己在巴黎所受的训令。第二，关于味罗那的事态，他尽力对微叶尔说谎。例如他写信给微叶尔说：“列强坚决的愿望是赞成〔3〕对西班牙作战；”关于战争的机会，也尽力加以欺骗：“拉加德 (Lagarde) 先生最近的报道证明胜利是何等容易。”在另一方面，这个忠厚的人告诉我们：

“不仅会议没有逼迫法兰西从事战争，即普鲁士、尤其是奥地利(他注释道：梅特涅侯爵貌似亲俄，然实憎俄)极力反对这件事；

只有俄罗斯赞成它，而且允予以道德上和物质上的援助。”“我们告诉会议的主席，列强坚决的愿望是赞成战争；问题不在于占领这个半岛；只在于迅速进军；我们证明容易成功：然我们知道味罗那会议不愿意战争；恐怕我们的运动继续下去，当远超过厄波罗河(Ebro)；我们以为要做全部工作，必须长期占领西班牙，但要达成我们的目的，并不宣布一切，只是悄悄地說：一經渡过俾达索亚河(Bidasoa)，会议的主席等大概须更向前进。”〔3〕

所以他是用会议的名义对微叶尔說谎，和以前用微叶尔的名义对会议說谎一样。然并不以此为满足，他又写信給坎宁(Canning)，替双方說谎，并反对双方：

他做大臣时是以同样的态度行动的。亚历山大写了下面的信給駐巴黎的公使坡佐·第·波哥(Pozzo di Borgo)，提交路易十八：“在英政府的〔3〕会议中稳健将占优胜，朕实深庆幸。”倘不如是云云，“朕当把那种对法兰西的攻击看做对一切联合国的一种普遍的攻击，并毫不迟疑地担当这种原则的结果。……朕劝告君王执行自己的(!)决议，而以充分的信心去压服扰乱治安的暴徒。根据这种精神来行动，朕便想起会议①所讨论的问题，即集合俄军于西班牙的西疆，作为保障欧洲安全的手段〔3〕。”(奥地利在会议上对这个問題不愿与聞。因此事情暂时被搁置起来了。)

沙多勃里盎宣布，他的目的是在为复辟創造荣誉，所以准备破坏維也納条约。要对抗英国，必须依赖俄国。然一、他希望俄国的帮助是怎样微小，二、畏惧战争是何等厉害，可以从下面的語句看出来：

“西班牙如果实行反击，法兰西会发生革命，那世界上所有的哥薩克兵也拯救不了我们〔3〕。”在致駐彼得堡的公使拉·斐罗内(La Ferronnais)的信中說：“我们为着战争的緣故，要将法兰西的

① 指一八二二年的味罗那会议。——譯者

君主制作孤注一擲<sup>(3)</sup>。”(此信的日期为一八二三年四月二十一日。)他更承認，坎宁如統率几团兵在黎撒波登陆，他們便要降服。为着准备这种結果，更有一种布置，因陸軍大臣柏卢公爵(Duc de Bellune)和季叶密諾(Guilleminot)將軍發生了爭執，向西班牙进發的法兰西軍突然缺乏軍糧和运输工具。于是借神聖同盟名义下的法軍胜利及其道德上的援助这样美妙的騙局，去帮助法兰西摆脱維也納条約的束縛。这个“子爵”并不像人們的想像的“很蠢”。他的确知道什么一回事，“俄国沒有公使駐在君士坦丁堡。”他当时和希腊人共同欺騙，而法英間的一种战争，尤其是法兰西在西班牙的行动和在該处的敗北，当使他得放手做去。“我們尤須預先看出，英国一定加以干涉，并在西班牙方面来抵抗我們。”他向巴黎报道：“如果發生战争，那就是对英国的战争。”“倘若还加上东方的战争和英軍对西班牙殖民地的攻击，那就可变成一种欧洲战争。”他也并不受亚历山大意見的欺騙。

“我們意外的(1)胜利的确使他怀有一些妒忌，因为他認我們当被迫要求他的援助，曾以这一点私自庆幸。”所以这种“胜利”是違背協定的。此外，沙多勃里盎正和大多数的法兰西人同样相信法軍对于波旁派人是很“不可靠的”。

又和沙多勃里盎亲自談及的一样，“路易十八”虽在宗教的借口和任何种冒犯的理由之下，曾經拒絕柏立(Berry)公爵和亚历山大的姊妹結婚，他虽知道(在波拿巴从厄尔巴——Elba——回来之后)亚历山大君在維也納會議上“突然問联合国，如最后一次打敗拿破侖，可否即讓奥尔良公爵做法兰西王”，然他和亚历山大的“友誼”是愈加深厚的。

这个“子爵”挟着他的“詩人般的慧眼”，作出下面的自白：

“我敢說亚历山大向来是我的朋友。”

“亚历山大是我始終認为具有忠誠的唯一亲王。”



“路易十八憎惡我。”

此外，最有趣的是这个說“聖路易的上帝”——路易必須替一个“亨利第四的孫兒”保持西班牙的王位——的饒舌者怎样勇敢地写信給季叶密諾將軍說，他們在炮击加的斯时，不要因怕炮彈打中斐迪南第七而“感到不安”等等。

所以無論如何，偉大的卡勒尔 (Carrel)、拉梅內、貝龙热等这个亲密的朋友曾留下一種榮譽，就是他和朋友亚历山大一起在西班牙拆了最大的烂污至十年之久，随时积累起来，有將波滂派人拋入天空的危險。

这个向聖墓前进的香客还另有一手：他在“味罗那會議”中亲口說出怎样強迫路[易]十八和微叶尔派遣他們所不喜的坡林雅克 (Polignac) 往倫敦当公使。后来在查理第十之下，他自己任駐羅馬的公使，当坡林雅克一做大臣，他宣言“自由”消灭了，在喧鬧的方式中，突然辞职。

你如再看这部書，那对于“虾蟆們”〔4〕和他們的大人物的輕視是不容易减少的。

再会。

你的卡·馬·

〔1〕 亚历山大第一。

〔2〕 “我們沒有决定对西班牙宣战。”这句话在沙多勃里盎的作品中是斜体活字。

〔3〕 着重号是馬克思加的。

〔4〕 法国庸人。

三三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四年十一月十日

一八五四年十一月十日。

倫敦，索荷，第恩街，二十八号。

亲爱的恩格斯：

論文好極了。我虽还不知道是否会随时有一个秘書，然当依

照你的意思，于星期二或星期五把它弄好，三天来，妻躺在床上，一部分是由于不大舒适，一部分是由于生气，因勇敢的夫奎因德医生，正在这当前的灾难中，又用催款信彈来轟炸我們，所以更加糟糕。一般說来，局势是令人不愉快的。

葛林格爸爸陷在債戶拘留所。他的店已关門。破产了。因此这个貴人近来当再度發生革命的怒火。

皮拍在他的机关中必須从早晨六点工作到晚上九点，当这些时候，凡对他有益的事，約須請求二十次。既不能抽烟，又不能喝酒。并要将青年們帶到教堂中，如此等等。几天前，他来过城内一点鐘。看样子，很健康。

天狼星邀德郎克往曼徹斯特过聖誕节，德郎克又邀盜曼特同去。

此外別無新聞。

你的卡·馬·

### 三三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四年十一月十日

一八五四年十一月十日。  
倫敦，索荷，第恩街，二十八号。

亲爱的恩格斯：

首先要向你的最光荣和健全的批評致敬。可惜这个“武器的成就”不能在倫敦的報紙上显示出来。有了这样一种特征，这个戰場的地位便巩固了。

講到我們善良的聖·阿諾 (St. Arnaud)，是很小心謹慎地及时死去了，几个月前，我已在“論壇”上写了他的詳細的傳記。“对同一人用不着写两次。”此話对这个家伙的确是适用的，

下列的問題怎样解答：一、英軍不在顏泥卡雷 (Yenikale<sup>(1)</sup>)

海峽布置一分隊兵艦去阻止俄軍渡過阿那帕 (Anapa) 等處？派些小艦占領阿速夫 (Azov) 海去截斷水道上的一切軍隊運輸，這大概不可能吧？然在目前的情況之下，却是必要的。

二、不要（由奧麥·帕夏）派一個師往比薩拉比亞 (Bessarabien) 去阻止俄軍從這一方面增援克內米亞嗎？對於這一點的疏忽，除英奧的外交詭計外，能有其他解釋嗎？

我以為將軍們一經落入像克內米亞那樣的陷阱中，他們一方面的外交手腕自然就停止了；但總說一句，就整個計劃講，帕爾麥斯頓一直到現在為止，至少要證明他的“善良的意志”，我不相信他曾停止過片刻。

“論壇”在最近一天的報上讓我的競爭者 A. P. C.〔2〕祝賀它對厄斯帕退洛 (Espartero) 的“光輝燦爛的特性描寫”。他自然料想不到是在向我“致敬”，但他挾着一種確切的本能，同時死守着一句很蠢的結尾語，這是“論壇”所特有的。此外，它把我對一般憲政英雄的所有談話一筆勾銷，因為它感覺在滿克 (Monk)-拉法夷脫-厄斯帕退洛三人合唱的後面，對高貴的“華盛頓”隱藏着某些諷刺。此報缺乏批評能力達到可怕的程度。他們最初稱贊厄斯帕退洛為西班牙唯一的政治家。於是採用我的一些論文——內中多把他看做一個滑稽的角色——並附加評語道：由此看到的是對西班牙沒有什麼希望了。旋接到我論西班牙的第一篇論文——只是導言，以一八〇八年告終——以為這是全部，因加以補綴，使成爲一種完全不倫不類的、可是善意的結論，勸告西班牙人要表現值得“論壇”的信任。我不知道他們將怎樣接受續篇。

一個英國女子願意嫁李卜克內西，而他則願意娶住在德國的一個德國女子，你知道他搖擺於兩人之間，很不高興，而德國女子終於突然來了，他已用平民的方式，在教堂和她結婚。兩人似乎都很痛苦。他的住所完了，因為人們都走了。他在教堂街十四號——

这房子是他租来的——度蜜月，十分苦恼。这一切情形他都知道，誰强迫这騙子結婚，而且正在这个时候呢？在此时期中，这个女子既在德国和人訂过婚，結婚的事也就并不是十分迫切的。

你如果想看一点完全滑稽的东西，必須去找星期六的“**广告晨报**”，上面載有特許卖酒的旅店主人們和这酒店报纸現在的編輯部涉訟的事件。訴状和辯护同样有趣。訴状是由从前以准許出席高等法院的律师資格活动的福斯德 (Foster) 君投到尼科尔孙 (Nicholson) 男爵法庭的。烏尔卡特祝賀这些特許的人为超越英国諸党的党——他受到报复，挨了罵，并被辞退。此外，关于唯利是圖的最內層的齷齪处，从来沒有被揭开得这样彻底的。

布魯諾·鮑威尔的“西方列强的专横”，你也許沒有看到吧？我也还没有弄到手。

在星期五以前，軍事方面倘有什么重要事件發生，請寄点前导的东西給我，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必須撇开西班牙，先寄去一些俄罗斯的材料，以便能够接受。

希望馬上接到你的信。

你的卡·馬·

(1) 原信作 Yonikale.

(2) 指 Franz Pulszky.

**三三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一八五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倫敦，索荷，第恩街，二十八号。

亲爱的恩格斯：

两鎊昨天收到了。

附上德納的信，它对你指出，那些騙子是怎样利用軍事論文的。內中所引用的立普力 (Ripley) 关于墨西哥战争的書，我还没有

收到。明天叫人去拿，翻閱后再寄給你。

如有可能，請于星期五寄來一篇論文，因為我星期二已寫過關於西班牙的問題，在現今的狀況之下，一星期不能對它談兩次，另一方面，我的經濟狀況十分困難，這樣的脫期，在各方面看來都是不好的。

“檢察官”布林德閣下在占領塞巴斯拖堡的謠言出現的時候，已經作出計劃，要開一個德意志人的會議——也還有一種原則上的宣言——反對俄國，德意志的“貴族”、特別是檢察官閣下和德意志的全体流亡者享有更高的榮譽。當這個時機，一切黨派的“領袖”都應和平會合。我和佛萊利格拉自然打退這種攻勢，布林德的計劃因此首先受到挫折。但偉大的人物們巧合了，不知疲倦的阿諾德·魯格——現在“廣告晨報”上撒出各種各樣的尿——也有一種類似的想法，發出請帖，召開一個預備會議，包括：維提霍夫（Vittinghof——系鷄眼開刀醫生；六十歲；庫爾蘭——Kurländ——人，不能說任何種語言；是庫爾蘭伯爵維提霍夫從前的僕從，現在冒充自主的人。按照阿諾德的計劃，這個維[提霍夫]當任主席；德意志的一批商人（革斯頓次外格——Gerstenzweig——等等）出錢并召集會議，而德意志的流亡者則在他們的庇護之下，在講台上放炮）。勒麥（Römer——柏克的繼父和臭名昭著的特務）、邁恩、部胡亥姆（Buchheim）、朗格、魯格、布林德、和呆子（1）。——會議的結果是呆子和朗格多少帶點“挑戰”。“檢察官”布林德滿懷憤怒，退出會場，因為懦夫魯格不願將“聯合我們一切人的共和國”這句話加入綱領中。布林德以後來看我——我適不在家——對於“德意志流亡者”所受的“輕視”，向我妻訴“苦”一番，並且說我們阻止一切“共同的”步驟。好像我們中間有什麼人曾阻止這七只或八只驢子的“聯合”并“發表公告”一樣。（這些家伙的會議如果引起注意，并因他們屈服在英國人的面前，使德國過於受累，我們

的确完全秘密地打算——一直到現在，政治顧問布林德不知道这件事——借倫敦憲章派的帮助，多半要开一个反对的會議。）——你看“放逐中的偉人們”相信又必須“干”一下。

布林德又乘机告訴我妻，“单是巴登就有勇气宣布为一个共和国”等等。此外別無新聞。

你的卡·馬·

[1] 指阿曼特·葛革 (Amand Goegg)。(按德文的呆子为“Geck”，与 Goegg 諧音，故用来作葛革的綽号了。——譯者)

### 三三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四年十一月三十日

一八五四年十一月三十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号。

亲爱的恩格斯：

你忘記將德納的信寄还，因我和这些家伙們的关系，那信是十分重要的。由于疏忽的緣故，你星期二的卓絕論文缺少头两頁。重要的部分的确包括在下面的五頁中，所以这种不幸只在体裁上受了一点損害。

我从可敬的夫壘因德医生接到附上的第三封催款信。你以为我当怎样答复这家伙？他似乎要走極端，这个好朋友<sup>①</sup>呀。因“論壇”确实减少了我的收入，以致降在偉大的德郎克的水平之下，自高貴的夫壘因德看来，景况比向来更为惨淡。最坏的是我馬上又要借重他。通过塔刻，我被邀参加在倫敦出版的一种“回顧評論”<sup>(1)</sup>，但关于报酬这个主要之点，还没有接到詳細的答复。

前天終於收到立普力的“墨西哥战争”，大版两册，約一千二百頁。就他为軍事史家講，我以純粹外行的批評，覺得他是多少照納

<sup>①</sup> 这里的“朋友”一詞，虽用的是法文 ami，仍暗射夫壘因德医生的名字，參見第三一六信譯注。——譯者

披尔的方式訓練出来的。書是写得可以理解的，而且似乎也不缺乏批評的能力。德納一定沒有讀过。否則他一定会看到，他們的英雄司各脫將軍無論是作为統帥或紳士，都沒有在光輝的范例中表現出来。然我对这种历史特别感觉兴趣，因为不久前在索利斯 (Antonio de Solis) 的“墨西哥的征服”中看到科德司 (Fernando Cortez) 的進軍。在这两种征服中排列着很饒趣味的对比。此外，統帥們——泰罗和司各脫一样——在我的眼帘中虽显得十分平庸，但这整个战争对于美国佬的大陆战争史的确是一种有价值的开端。战争行动所展开的广大区域以及实现这种作战所用的少数兵力（同时志願兵多于正規軍），标出了他們“美国式的”特質。講到泰罗和司各脫，他們的全部功績似乎就在确信，無論人們使美国佬陷入怎样深的困难中，后者总会苦苦地加以克服。我将于下星期初把这两册書寄給你。不过体积既大，是由邮局寄（我对于新規程不大明白），还是由运输公司寄，請来信告知。

再会。

你的卡·馬·

(1) 法文的定期大刊物。

三三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四年十二月二日

一八五四年十二月二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号。

亲爱的恩格斯：

我的先生，我認为不能使你的信、甚至只是你的名字和可敬的“夫垒因德”發生关系。（这个犹太人十分迫切，因为他讓自己的妻子在聖·約翰林所建立的一个优美的学校，从而陷入了破产的边緣。我現因哥尼流得知底細。）已根据你的信，写信給他，内容如

下；一、將德納的一封信附寄給他，使他可以看出美國的商業危機是怎樣對我發生影響，又由我波及到他；二、我為彌補這種損失，已經加入了新的文字聯繫，特以此為依據，願用書面保證，從一八五五年一月起，每月十日付他四鎊。總數還有十七鎊之譜。夫壘因德君如果不同意，那當對我起訴。德納的信在任何法庭上都能掩護我，就是他自己也會看到的。如把你直接牽涉在裡面，一、我將喪失對抗夫壘因德的整個地位；二、他將告訴（並且馬上將那封信報告出來）他學校的教師金開爾君，於是金開爾轉告革斯特堡君，革斯特堡又轉告城內的每個德意志猶太人，一直達到勃郎，這決不是我所心願的。

我已經要求拉薩爾在德國代為找點文字工作，因為眼見收入減少，用費增加，不能不認真想個辦法。拉薩爾現有下面的提議，我很願得到你的審慎周詳的判斷。他的表兄弟佛里德蘭得<sup>(1)</sup>博士將于本月初成為“新奧得報”<sup>(2)</sup>的所有人，但——與斯泰因 (Stein) 及亞爾斯涅混合股。我當做這個報的倫敦通訊人。佛里德蘭得以為起初所付的每月不能多於二十達列。拉薩爾相信可使他增至三十達列。這就是提議。少得可憐。同時替德國一種地方小報寫一點點通訊，也就不能作太高的估計。然四十至五十鎊總不會少的。不過主要的疙瘩——在亞爾斯涅和斯泰因！這值得更充分地加以考慮，因為這些先生並非保守者，甚至於還是自由派，比起“新普魯士報”來，更加直接地對抗我們。這就是問題的所在。請仔細考慮一下。

寄上“人民報”一份，使你認識琼斯和巴貝（說句私話，他認巴貝是贊助布朗基的）及其反波拿巴——因他或來游英國——煽動的詭計。此事使這裡的“官廳”大感不安，而警察老要在尽可能的地方，讓招貼撕去。甚至於“梭諾爾咨”和“領導者”因琼斯不愛國的意見，也已經加以指摘了。為着反波拿巴運動的緣故，除



他人外，他原来也要选举我做他的委员会中的荣誉会员。我对他以一笑了之，并特别指出，这种计谋如果要在这里和大陆发生影响的话，它必须保持一种英国的性质。他已了解这一点，你从他对法国亡命者预备会议的评论中会看到的。

我在星期一，由所指定的运输公司，将立普力的书和索利斯的“墨西哥的征服”寄给你了。当你不再需用时，请即将后一書寄还，因为那不是我的。立普力的书，我已通通看过（自然是浏览一下，这对我的目的也就够了）。现在完全明白——而且立普力显然常在“保留的”讽刺的形态中把它表现出来——伟大的司各脱是一极平常的、卑鄙的、无能的、多怨恨的、嫉妒的狗兼骗子，他意识到自己不过用一些庸俗的诡计去猎取名誉，一切都是得力于他的士兵的勇敢和他的师司令官们的技能。他表现为一个大将军，正和有多方面才能的格里力是一个大哲学家一样。这家伙使用一切手段，使全部行军陷于混乱，并且施行奸谋，真是值得每个正直的军事法庭处以枪毙之刑。但（就等级讲）他是美国第一个将军。因此德纳也许相信他。美国的公众似乎觉得泰罗比起司各脱来，总归较有价值，所以举泰罗做美国总统，而司各脱无论怎样努力，却再三落选。我以为衛史（Worth）将军是最重要的，你看过书之后，望马上将对他的意见告知。然后主要的还有一点。司各脱离开战事进行的地方总有二至十里，从没有亲临战场，只是从一个安全的埋伏处“去观察战事的进行”，这不是奇怪吗？当统帅的出现对于“士气”成为必要时，泰罗却肯这样做，而他竟不出来。在十分激烈的昆特累刺斯（Contreras）战役之后，战事已经过去，他才率领整个参谋部前进。在动摇不定的摩利诺·得尔·累（Molino del Rey）战役中，他让人传令给“勇敢的”兵士们：应坚持下去，他也也许亲临前线。他的“外交”才能也只和他军事的才能相伯仲。他如表示不信任，常限于对他的较有才能的师司令官们，从不加在圣

大·安那 (Santa Anna)<sup>①</sup> 的身上, 后者和对待一个老孩子一样, 使他俯首听命。——每一个师, 每一单个的小部队不管统帅的命令是錯誤的或是有缺憾的, 总是頑强地向着目标前进, 并自动地利用每个偶發的事件, 所以終于产生整个的結果, 我以为这就是此次战争的特点。美国佬独立的感情和个人的敏捷, 似乎还在盎格罗·薩克森人 (Anglo Saxon) 之上。西班牙人是衰敗了。但一种衰敗的西班牙人, 即一种墨西哥人, 現在是一种理想。西班牙人的一切罪惡、夸張的言辞、大言不慚的說法和唐·吉訶德先生式的表現愈积愈多, 然早已不是他們所据有的健全穩固的东西。墨西哥的游击战是西班牙战争的一幅諷刺画, 这种游击战远胜那些逃跑的正規軍。所以西班牙人也沒有产生像聖大·安那那样的人才。

再会。

你的卡·馬·

味涅帶——科倫的科伯斯第一 (Kobes I)——在星期六的“科倫報”“文艺栏”中罵海涅, 你已經看到嗎? 你不可拒絕这种享乐。噶苏士竟升作將軍了!!!

(1) 原信作“Friedland”(佛里德兰得)。

(2) 在布勒斯勞出版的民主报。

**三三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四年十二月八日**

一八五四年十二月八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我虽知道今天沒有邮班, 但将一篇論文投邮了。一星期后, 我将作出有关議会的报告。現迫切地請你于星期二寄一篇論文来,

① 驅逐西班牙人出墨西哥的一位軍事領袖。——譯者

使我能于星期五(要支錢)多算定兩鎊。因為曾有不少的脫期。如沒有什麼事件發生,你可以對奧地利的兵力寫點東西。

關於“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人的特性”的小冊子,你必須寫出來。鮑威爾的“英格蘭和俄羅斯”(用法文寫的),還可看一看。第澤爾(Gustav Diezel)對於同一對象也已寫了“厚厚的”東西。你知道羅德男爵“關於俄羅斯的統計資料”嗎?(約在半年前出版的)。

祝好。

你的卡·馬·

三三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一八五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號。

親愛的恩格斯:

剛才接到你的信,一星期內能在这里看見你,非常高興。

論文也收到了。

巴退爾米的結局是光榮的。據昨天的審問(寧可說是驗尸)說,重要的文件雖與暗殺無關,却在他那里發見了。內中如有從前的文件,那真討厭,而且人們和一個家伙這樣出現在一起,據庸俗的落后職工們的誇張,他已經替我們“準備了”一顆子彈,如果我們回到巴黎的話。

鮑威爾的書,我沒有看過。請一起帶來。

我下星期開始對“新奧[得]報”通訊。暫時是每月三十達列。我假定這些青年們每星期以三次通訊為滿足。我沒有錢買書,不能因每月三十達列拋棄自己在博物館的研究工作。這件事殊不適意,但為着安慰妻,也就接受了。它的前途確是暗淡的。

我從立普力的書中所認識的,特別是他並沒有過分的誇張。

在墨西哥的战争中由于完全缺乏计划，战略上的错误似乎是很明显的。至于较细密的战术上的缺点，我自然不懂。不过觉得当他描写墨西哥人时，完全是以纳波尔为模范，和纳波尔描写西班牙人一样，第二是对敌人力求公平正直。

明天要受布林德夫妇的累。这个“忧郁的”仇俄论者和“共和主义者”坚持巴登是真正的将来国家。

祝好。并问候天狼星。

你的卡·馬·

一八五五年

三四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五年一月十二日

一八五五年一月十二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昨天已把关于工商業的报告送給“論壇”，現在还要供給論文两篇，以便对那些家伙們償清我的透支。下星期二、五有两艘輪船开出，你如能于星期二供給一篇随便談什么的文章，那就很好了。

我妻以坚决的步驟去对抗灾难。

这里没有什么新聞。革次(Götz)已經写信給赫伯特，要求往那有疑問的“外国地方”的一張“軍官証書”。

祝好。

你的卡·馬·

三四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五年一月十七日

倫敦，一八五五年一月十七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我昨天自然不能替“論壇”写通訊，就是过一些时候也不能写，因为昨天早晨六七点鐘之間，妻生了一个真正的过客——可惜是美丽的一“性”。倘若是男性，写稿的事当早进行了。

紅色华尔夫是“奧格斯堡”的倫敦通訊員之一，你可知道？我偶然發見这件事。即看了这报的一篇文章，內中对于“故乡”、“家”和“外国”写出各种各样索然無味的回忆——用这一切去解釋不列

顛的軍隊在巴拉克拉瓦 (Balaklava) 对之作战的“齷齪东西”。当我見着佛萊利格拉时，告以看到“奥[格斯堡]一[般]新[聞]”上的一种無聊的作品，只有紅色华尔夫做得出来。佛[萊利格拉]也証实华[尔夫]是“那个真正的科伯斯”。

我手中現有海涅的著作三册。內中有完全說謊处，即当他因接受路易·菲力普的錢，被“奥[格斯堡]一[般]新[聞]”攻击时，我怎样怎样，对他是一种安慰。善良的海涅故意忘却：我干預他的事是在一八四三年年底，不能和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以后所暴露的事实联在一起。不过算了罢。这只老狗对于这一切齷齪事件有一种奇怪的回忆，在他的坏良心的恐怖中，便只想来献媚。

我期望你星期五的論文。今天要發送一批生孩子的报告，不能多写了。

你的卡·馬·

### 三四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九日

一八五五年一月十九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号。

亲爱的恩格斯：

完全同意你的計劃，并且非常感謝。

因時間的关系，对于国会的事有些脫节了。但不要紧。

今天下午四點鐘才接到你昨天的信，因为邮局驢子把它送往索荷廣場二十八号，不是送到第恩街二十八号（这已經是第二第三次，我将对邮局申訴）。以后的信封上可写索荷（不是索荷廣場），第恩街二十八号。信到迟了，現只能写这几行給你。

关于巴退尔米的事怎样？我曾在“奥格斯堡”上看过。也許是可鄙的“奥力” (Oly) 或“奥狄”，即“奥[格斯堡]一[般]新[聞]”一

个通訊人和瑞士的流氓的發明。

祝好。

你的卡·馬·

商業区的恐慌很厉害，佛萊利格拉昨天写信給我，說一直到春初为止，就是在“满怀希望的人們”中，現在也期待着有非常的禍事。

三四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五年]一月二十四日

一月二十四日。

亲爱的恩格斯：

关于国会，沒有什么可报告，这你会从今天的“泰晤士”看到的。重要的討論要到星期四晚。所以除掉采用“任何对象”外，沒有其他办法。

祝好。

你的卡·馬·

三四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五年一月三十日

一八五五年一月三十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为着描写联合的必要，我将剪截的“論壇”寄給你，在有空缺之处，用些中間点标志出来。今天要这样弄好，已經很吃力，因为昨天有非常长时间的會議，必須寄点撮要給布勒斯劳的驢子們〔1〕，并且由于嬰兒的情况十分危險——妻却很好——我为家务所羈絆，直到一点鐘（此刻）。所以我的廢品大約要到星期四晨才能达到你那里。

帕尔麦斯頓如果变成总理大臣，那才滑稽啦。

你看到昨天“广告”上面的巴退尔米的“自白”嗎？

完全是您的

卡·馬·

〔1〕指“新奧得报”。

三四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五年一月三十一日

倫敦，一八五五年一月三十一日。

亲爱的恩格斯：

附上有关葛萊斯頓的財政論文兩篇。第一篇中的一些数字显被那些家伙印錯了。你只要再把握整个計劃的精神就行。

联合的事实一覽：

一八五三年

十二月十六日。的士累利(反对他的多数为十九票)被推倒据称是由于增加房屋稅和“扩大直接稅的一般范围”。在下院中的爱尔兰派作最初的一击。——联合內閣組成了：“我們現已达到政治的千年王国的开端。”(“泰晤士”)……聖誕休会。

二月十日。国会再集会。一八五〇年罗素的旧綱領。至于改革案，要到冬季再集会才能談到。“下次开会像明天一样很确定。”(“泰晤士”)在另一方面，允許作大批实际的和行政的改革：即法律改良、火車站規章、教育等等。葛拉德士吞把他的預算案延期到复活节休会以后。

二月十八日。“这再也不是一个改良內閣；而是一个进步內閣，每个閣員决定不做什么事。一切困难的問題都是公開的問題。”(的士累利)

二月二十一日。克拉林敦(Clarendon)为外交大臣。——罗素为無名义和無俸祿的大臣。

二月二十四日。罗素的犹太人法案。在东方問題上宣布“禁



制政策”，內閣的对內政策也是如此。

四月四日。罗素的教育改革法案。

四月七日。在預算案提出之前，有葛萊斯頓的財政計劃。

四月十五日。在下院討論火藥陰謀。已經發覺帕尔麦斯頓为大陸警察的总报告人。——复活节休会。（不知道日期）

五月三十一日。罗素侮辱国会中的天主教徒。爱尔兰的閣員們退出內閣。亞伯丁六月三日对他們送去書信。罗素收回。

春夏两季集会的主要对象为：

一、关于印度的提案。內閣要将东印度公司的特許状延长二十年（至一八五四年四月滿期）。但被迫放弃这一着，內閣的提案只能视为临时的，要待国会同意，才認為有效。除掉規定任命行政职务和科学的軍事职务允許公开的竞争外，这种条例只限于：伍德爵士（总监部主席）取得五千鎊，而不是从前的一千二百鎊，理事为十八人，而不是二十四人。理事不全由所有人委员会任命，它現只任命十二人，余六人由內閣任命。理事的薪水从三百鎊到九百鎊，理事长和代表理事长的薪水……高至一千鎊。将印度的总督和孟加拉的省督分开来。設置印度河的新管区。所以不再是廉价的和——如实际所表现的——可用的简单的委員，而是新的总督和部长，連同奢华的議會。新的干俸职。而印度的司法职务只有一些完全無足輕重的小改良。

二、預算。內中許多特点是从的士累利处剽窃来的，不过它为着城市的利益取消消費稅，而的士累利則号称为着农民的利益取消这种稅；所以茶稅的恶政和直接稅的扩充等等都有的士累利的来源。自葛拉德士吞和他的反对在国会中屡次被否决后，有些最重要的規定是强迫他接受的。如取消广告稅、遺產稅是。零售稅的新規定經過会期中的几次改变，終于放弃了。預算原来是伪装为一种有系統的百科全書出現的，于今不过成为一个陈列小玩意兒的

杂货摊。高贵的葛[萊斯頓]在他的預算中杂入特別的提案，是一个特点——为着收买“泰晤士”，取消新聞紙的附刊稅，因此等于每年贈送它三至四万鎊的礼物。因为只有它有附刊，便增强了它的壟断。“泰晤士”感恩圖报，放弃对葛拉德士吞的所得稅的爭議，現又要求他加入新內閣。

三、关于爱尔兰的地主和佃农的提案。德斐內閣中的拖雷黨員納拔尔提出。下議院經過十个月的〔1〕討論，于八月七日予以通过。亚伯丁(八月九日)在貴族院表示滿意，說它在这里是解决了。

四、国会改革、国民教育改革、法律改良(除掉少数小东西)等等延擱起来了。运输提案、航行提案等等是由德斐內閣留下的。关于犹太人的提案遭到否决。属于內閣的也許只有：第二項、馬車法案，当它剛剛离开国会的大門时，馬上又会在国会中改正的，因为这些家伙竭尽“一切智能”，竟弄不好一种关于馬車的規章。第五項、葛萊斯頓对公債的兌換，他于七月二十八日必須承認这一着在国会中是失敗了。

八月二十日。(为国会閉会的日子，直至十月二十七日。)在宣布下院閉会时，帕尔麦斯頓要他們确信关于东方的問題，他們可以安心，“这是就撤退諸侯国的軍隊講的。……它的保証就在“他信任俄皇的荣誉和品性”，这一定使俄皇自願从这些国家撤兵。”

十二月三日。西哪披(Sinope)。

十二月十二日。四强<sup>①</sup>对“普福特”(Pforte)<sup>②</sup>的通牒，在根本上，这对它的要求比維也納的通牒还要多些。

十二月十四日。帕尔麦斯頓在內閣會議中第一次同意致电維也納，指示西哪披事件不当妨碍談判，然为着欺騙平常人，于

① 指英、法、奧、普四国。——譯者

② 原指土耳其王的宮殿，引伸是指土耳其政府。——譯者

十二月十五日提出辞职，声称起因于反对罗素的改革案。当他的目的—經达到，自然又复职了。

一八五四年

一月半。下院爱尔兰派的經紀人薩德勒 (Sadler)<sup>①</sup> 因在一个爱尔兰法院有誹謗的揭露而辞职。他是財政部(副)卿。(后来有德的葛萊斯頓要把薩德勒的亲戚罗来——Lawley<sup>②</sup>——派到澳大利亚去当总督，当罗来任財政大臣的秘書时，他又做交易所的投机人兼实業上的賭棍。在国会中受到凌辱。这个“有德的”提出奥·夫拉赫提(O'Flaherty)，后者竟挾款潜逃了，又因某个嘿衛德(Hayward)写过一部厚厚的譏諷書反对的士累利，便用他在貧民救济法管理处任事。一切搶位置者、一切齷齪都集合在这个有德的葛萊斯頓的周圍。)

二月初。国会再开会。

二月六日，帕尔麦斯頓宣布他将提出在爱尔兰和苏格兰組織民軍的提案。三月二十八日宣战。这提案至六月底才提出。

二月十七日。罗素提出他的改革案，以此作为加入联合內閣的条件和口实。十星期后，他含着“眼泪”把它撤回了。为着酬謝，又做了樞密院的院长，并且領取俸給。

三月六日。葛萊斯頓所要求的，“只是送回二万五千人离开不列顛海岸所必需的錢数。”将所得稅增加一倍，以半年为期。五月八日，他必須再提出新預算。

三月半。俄皇用公布“机密通訊”，来强迫这些家伙們宣战，至于这种通訊是从一八五三年一月十一日用一种急报开始的，并对这些家伙們是年的一切宣言加上了故意說謊的烙印。

① 原信作“Sadleir”(薩德萊)，实系薩德勒之誤。第一三一三信也有此誤，为編者所改正。——譯者

② 原信作“Lawle”。——譯者

四月七日。葛累卿(顧慮到他如做殖民大臣,会驅使英国的一切殖民地达到叛乱的边缘,当时已經想做陸軍大臣),在貴族院对英国軍事組織的缺点,作一种演說。这只是給予大臣們六月八日一种机会,将陸軍大臣的职务和殖民大臣的职务分开来,使各部不集中,即多創造一个位置和一个俸給。并且同样利用霍乱,另設一个“衛生部”的独立部长,所以又創造一个新的大臣位置和俸給。

五月二十九日。“他們的(大臣們的)計劃是毫不客气地被踢开了。”(伯賴脫)

在这第二次會議中他們內部活动的提要:有七个主要的提案。內中三个被否决:即完全改变定居律的提案;苏格兰公众教育的提案;完全改造国会宣誓的提案。另三个被撤回:即防止行賄的提案;完全改变文官职的提案;国会改革方法。只有一个——鄂斯福的国会改革提案,經過完全的割裂并修改,才被通过。

八月十二日。国会休会。

十二月的非常會議:关于民軍中外国軍隊的諸提案。

看了这些表,使你得充分回忆种种事实,以便对这些家伙們开玩笑,此外,对可敬的帕尔麦斯顿(他如要做总理大臣的話)也可預先再附加一些材料。

(1) 由“十点鐘”改正过来。

三四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五年二月二日

一八五五年二月二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非常感謝論文。罗素因紐喀斯尔的演說,受到令人憎恶的侮辱,这只驢子在其演說的結尾中是太动人了。

妻的情形良好。但我担心嬰孩将有不幸的事情發生。

附上一、拉薩爾的信；二、但尼爾斯的信；三、有關拉薩爾事件的剪頁。哥爾德海姆用“拉薩爾”的名義，往來于索林根（Solingen）等處的工人中。四、斯蒂芬的信，他忘記將他的布來屯的地址給我，如因此沒有回信，又會吵起來。瓊斯因巴貝的臭事，自然和蝦蟆們〔1〕合在一起，而且的確是和他們中間的那個流氓在一起。所以對於二月的紀念日又安排了全世界的民族大宴會。他又來我這裡，我嘲笑了他一頓。同時，他的法國同志們（完全是些不知名的暴民）已經對沙配爾從前的團體打開了大門，後者對這樣的邀請自然不會拒絕的。波蘭和意大利流亡者中心懷不滿的分子——他們不在“高級亡命者”之列——聞已組織起來，選派代表參加委員會。我和革次昨天自開玩笑，讓瓊斯領到他們的會議中去，自然是用“旁聽者”的名義。他宣布我們是“憲章派的老朋友”，也許有權利去滿足他們的好奇心。坐在會中的是些什麼人呢？各種各樣最下等的蝦蟆。有一個西班牙的裁縫或煙草製造人“自動與會”。〔另有〕斯蒂漢（半瘋癲的），他的後面有三個臭名昭著的德意志的落後手工藝人。自從沙配爾不再親自出來以後，斯蒂漢便模仿他的容貌、憂郁的嚴肅神情與動作，正和屠夫勒戎德耳（Legendre）模仿丹敦們一樣。但是還有啦。俄人赫爾岑沒有被邀請，親自走到會議席前，（自行）提議任命他為委員會的委員。在我們旁聽的會議中，有人宣讀他的一封卑屈的信，在政治上老練的法兰西人看見他是“一個有趣的青年”，便直截了當地允許他入座。法兰西人的饒舌、德意志人的凝視和西班牙裁縫的姿態把個會場弄得亂七八糟，以致瓊斯（主席）提議一、每人只能發言一次，而且絕不可超過十分鐘；二、指出這個西班牙人不是流亡者，因為那裡的民主派已經勝利，而他表示一種語意含糊的敬意，“甚願倫敦的一切流亡者都能有同一命運”，所以倫敦“用不着開國際委員會”。革次和我免費看了這種滑稽戲，做啞口無言的旁觀者，只是拚命抽煙。人們在那里

可以亲眼看见“真正的民主派”有多大的成就。

你的卡·馬·

〔1〕 指法兰西的庸人。

### 三四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五年二月十三日

一八五五年二月十三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号。

亲爱的恩格斯:

第一报告收到了“金条”,第二报告收到了今天出色的論文。我因眼睛剧烈的發炎——至今还没有完全好——四五日不能写作,也不能写信给你,因天冷的緣故,我的常任秘書〔1〕还没有迅速恢复,仍躺在床上,否则是会担负这种义务的。然我想,不久她能再站在自己的岗位上。我的眼睛毛病是由于披閱自己有关經濟学的手册而起的,即使不能将这东西写出来,無論如何,要掌握材料,准备动手。

赫尔岑怎样鑽进“国际委员会”,我已告诉你了。附上他的一封信,內中竟对“沒有实现的邀請”致謝。他本打算把这信刊在“人民报”上,以便在一切公众之前証明自己的重要性。但沒有成功,因为我馬上对琼斯談过这廢物。同时赫尔岑已經自吹为大会演說者之一。

又附上第二封信,这是委员会請我赴宴并“参加會議”的。我不願意得罪虾蟆們,尤其不願意得罪宪章派。所以問題是:我当用什么方式謝絕这件事?望将你对此事的意見,趁回信告知。这是必須謝絕的:一、因为这样的會議完全是騙局;二、因为目前因此暴露在政府的迫害之前,沒有用处,而且使帕尔麦斯顿的一只眼睛射在我的身上;三、因为我不願意和赫尔岑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共同活

动，我認为不能因俄罗斯人的血，看到旧欧洲的更新。在答复中是否当涉及赫尔岑的出席？

琼斯讓虾蟆們和德意志落后手工艺工人去領導这件事，是一种無限“愚蠢的”詭計，并且完全喪失了他的立場。他要在一个公开的大会中显示外国的流亡者为宪章派的尾巴，为着这种願望，便不惜牺牲一切。这将成为一个很大的会，并造成誹謗，而結果会使一、烏尔卡特及其同伙們（以及“泰晤士”，如果这件事引起注意的話），指斥宪章派是受俄罗斯代理人的領導。这是不可避免的。二、他予內閣以恢复取締外国人提案的口实。三、宪章派党內的分裂。而且現在已經爆發了。倫敦一部分宪章派認为琼斯在組織那联系宪章派和外国流亡者的分委员会中既已采用“社会民主共和国”的說法，那就是任意違背宪章，連累了他們的整个事業。人們必須承認琼斯的一切精力、忍耐和活动，但由于街市的叫囂、笨拙地追逐騷动的口实和超时代的扰乱，他把一切都敗坏了。当他在实际上不能煽动时，便爭取一种煽动的样子，不断地驟然掀起种种运动（自然都是停滯不动的），并在伪装的得意中，时常当面扯謊。我已經警告他，但沒有用处。

赫尔岑的忠实战友哥罗文君在今日的“广告晨报”上有一个小小的告白，題为“二月革命”，內容如下：“听说赫尔岑在宴会中应当代表俄罗斯，正确些說，代表自由的俄罗斯。他的名字已經指出他是德意志人，多分是德意志的犹太人。在俄国的人们責备俄皇特別任用了这些人。流亡者当小心謹慎，不犯同一錯誤。”

如今天“紀事晨报”第二次發行版上巴黎通訊員所报导的，小波拿巴亲自担任对付普魯士的萊茵軍总司令，所以在法兰西方面“战事”可能得到不好的結果。

你的卡·馬·

〔1〕 即馬克思夫人。

三四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五年三月三日

一八五五年三月三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号。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你星期二将收到我的詳細的信。今天只写这几行，說明沉默的原因。

一、穆芝患一种危险的胃炎症，还没有痊愈(这是最坏的)。

二、嬰孩一天坏似一天，使全家騷动，故前几天更換保姆，便成为必要的了。

三、妻生产时經過虽十分良好，但右手食指患所謂膿腫。这种病虽小，刺戟很大，并痛徹心肝。昨天行过手术。

四、我起初患目疾，現比較好些；后来又患一种討厭的咳嗽，不得不吃几瓶藥，甚至在床上躺了几天。

你看整个屋子从前是、現在也还有一部是病院。

我将替你找找赫尔岑的狗屁；同样要弄到昨天的“人民报”，使你能看看琼斯和赫尔岑联合的步骤。琼斯如再来，我应当赶他出門，还是应当用点“外交手段”？

医生宣布，我自两年以来沒有离开过索荷广场的周圍，必須更換环境。因此在妻再回居利之前，我很高兴游游曼徹斯特。你如因父亲快来或其他原因，家中不大方便，我可在曼徹斯特租一間房子。無論如何，我必須——自然要等家中的一切再弄清楚之后——离开这里一个較短的时期，因为身上的湿气把我的脑子都弄笨了。

你对尼古拉的死怎样說？“泰晤士”的暗示很好，說他半因恐惧而死，因为“他的最坏的仇敌”——帕尔麦斯顿——是英国的总



理大臣了。

再会。

完全是你的 卡·馬·

几个月来,沒有听到克卢斯的消息。

### 三四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五年三月八日

一八五五年三月八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号。

亲爱的恩格斯:

五鎊收到了。

非至穆芝上校显明地恢复健康,我不能离开这里。他的复元,本星期进步很快,医生今天極为滿意,下星期也許一切都好了。当我能够安心走开的时候,便馬上写信給你。我想就在下星期。

我們昨天接到报告,妻九十岁的伯父〔1〕死了,是一大快事。因此,我的岳母每年省了二百达列的稅款,妻大約将得到一百鎊;这只老狗如不将他的非世襲财产中的一部分款項遺贈他的女管家,还要多些。对布郎士外喜公爵关于七年战争的文稿,老沙綸和斯特(Scharnhorst)已經願出巨大的数目,这問題也会得到解决。妻对于她的哥哥可能企圖把这东西作为贈品献給他的“最仁爱者”,立即提出抗議。普魯士国家可用現金取得这种东西,但不能用別的方法。

另一种可能的金錢收入也出現了。妻曾存一千三百达列在居利一个銀行家格拉哈处。这家伙破了产,然对她却犯有欺詐罪,因为当他接受存款时,已經破产(虽則公众还不知道)。我妻因格拉哈妻的要求,存了怜悯之心,便放弃起訴的念头。檢察长曾宣言,否則格拉哈要到陪审法庭受审。現在格[拉哈]的妻获得巨額的遺

产，她如信守諾言，至少可望賠償損失的一部分。無論如何，“过去”終于要一次弄清楚，要把这种担負从肩上卸下来。

关于拿[破命]·波拿巴的小册子——(計刺当在“新聞报”〔2〕上宣称作者不是他)——使我大为开心。不管怎样企圖使“这个国君”装模作样，不管怎样具有法兰西人的夸張、膚淺，以及軍事問題上的剽窃，这小册子对于我們的勒路(Leroy)、又名聖·阿諾，是一个有黄金一样价值的紀念碑，而且一般表現了“皇家巴喃”〔3〕及其合座朋友的特点。

克里木的臭事中有一点你必須替我解釋一下：伊文思(Evans)將軍在委員會前說，軍隊消灭在塞巴斯拖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巴拉克拉瓦港沒有大路，如有一千人，在十天內就可以修成的，可是——这是問題的所在——一切能够节省的人力都用在战壕中；而且从初时起，英軍要占領的战綫范围和他們人数的实力絕不相称。現在的問題是，法兰西人对于这种恶作剧可否被視為教唆者？

我在不久之前，又看过羅馬(古代的)史，直至奥古斯都(August)的时代为止。內部史明明白白熔解在小地产对大地产的斗争中，自然，因奴隶制的关系而具有特殊的变化。从羅馬历史的开始起，就起着十分重要作用的債務关系，不过是小地产的自然結果。

今天看見牧师福耳斯脫报告的三部著作，都是原文，并有共同的名稱。

如你将看到的，赫尔岑君現也在“奥[格斯堡]—[般]新[聞]”上喧嚷。同时，他(在琼斯的會議中)的演說登在“人民报”上，作为傳单，并登在黎伯洛尔(Ribeyrolle)爸爸善良的“人报”〔4〕上。

再会。

你的卡·馬·

〔1〕 即亨利·佐治·威斯特华倫，生于一七六八年。

〔2〕 法兰西的大报，为計刺当的机关报。

〔3〕 拿破侖第三的綽号。

〔4〕 在英国出版的法兰西亡命者的周刊。

### 三五〇 燕妮·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五年三月 十日前后]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摩尔很想知道您是否于复活节来这里，如来，我們大家都十分欣幸。这样，他就不将藍皮書寄上了。关于您来的事，請写几行寄下。否則我們可于星期一将書交給运输公司。我剛才将您的論文付邮。卡尔为着喀斯(Kars)陷落的文件十分忙碌，并口授給頗为游惰的皮拍写出来。您对于柏林的誹謗者們有什么意見？今天“泰晤士”上柏林通訊員的报告看見嗎？人們現在可以解釋“十字报”悲哀痛苦的社論了。

我为着小小的遺產事件，此刻正和內务大臣〔1〕办交涉。您會記得，在我伯父的遺物中有祖父——布郎士外喜公爵的陸軍大臣——的一批信件和文稿。文稿含有关于七年战争的战史材料，普魯士国家已由沙綸和斯特先生居間，向我父亲商議收購。現在我的哥哥出来了，在遺產事件的清單末尾載有下列奇怪的几行：关于找出的書籍，国务大臣先生出于“孝思”，特以十达列承受过去。內中較差的一部分，他在布郎士外喜以十一达列拍卖了，較有价值的一部分，不經過咨詢，估价十达列，自行承受，因为孝思，对我减去由布郎士外喜到柏林的运输費用。好奇怪的孝思？然真正的爭議事件現在發生了。他更令管理人佛罗梭庫耳写道：

“除書籍外，还有大量的著作，內中也有已故的兰德罗斯特·馮·威斯特华倫(Landdrost von Westphalen)的許多手稿，一部分的內容为战争史。不过此項战争史一般都有極大的漏洞和缺

点,沒有表現文学上的趣味。”

所以他們不送一張合法的財產單給我,也不估計文件的價值,以為用一種突擊的手法,便可據為己有。我有強烈的猜想,哥哥在他的愛國熱忱中,馬上將文稿送給國家了,尤其是因我母親來信說,她已將文件的價值函告他們,并問他們有什麼意圖。他們的沉默是令人十分詫異的。他以為我對他這個強有力的家長,將和其他服從的妹妹們一樣,一切都直截了當地讓給他。那他就弄錯了。

我最初只是“低聲下氣地問一問”,漸漸地要提出我的“財產”的要求。

我渴望答復。在柏林現今激動的狀況之下,我們很容易引起誹謗。但為着照顧母親,我們在開始做之前,願意稍為溫和一點。

希望下星期在這裡看到您。

竭誠問好。

燕妮·馬克思

〔1〕 即斐迪南·威斯特華倫,為馬夫人的異母兄,當時任普魯士的內務大臣。

三五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五年三月十六日

一八五五年三月十六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號。

親愛的恩格斯:

我不相信善良的穆芝會控制他的疾病。你懂得這種期望在家中發生怎樣的作⽤。妻又完全垮了。這事情必定馬上就有分曉。

你的卡·馬·

三五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五年三月十八日

一八五五年三月十八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号。

亲爱的恩格斯:

从昨晚起,妻臥病在床。我非至星期二以后的一星期,拿不到匯票,你如能寄点錢来,那怕数目極小,都很欢迎。

“論壇”真見鬼。它以反大斯拉夫的姿態出現,現在是絕對必要的。如果不是这样,那我只好和这个小报决裂,这是糟糕的。

你在以前的一份“奥格[斯堡]一般[新聞]”上当已看到,偉大的赫爾岑从八月份起,将在这里發行一种俄罗斯的定期刊物,名“北極星”。

竭誠問候天狼星。

你的卡·馬·

三五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一八五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号。

亲爱的恩格斯:

几天来,穆芝大有起色,医生宣布有最好的希望。一切的發展如果良好,穆芝必須馬上到乡下去。他自然非常軟弱,而且枯瘦。寒热症是好了,然腹部的硬化十分显著。現在的主要問題只在他的体力是否受得住徹底的治疗。我相信这有可能。只要医生宣布不会再有危險,我就来你处。

德郎克来倫敦,謀取得佛萊利格拉的位置,因佛[萊利格拉]和他的上司决切地破裂了。

我只写了这几行，你必须加以原谅。因为我是穆芝的看护人，长夜的守护，使我疲倦得和看守长夜的狗一样。

全家竭诚问候你，穆芝也在内。

请告诉天狼星，他从前有联系的瑞士人佛勒(Furrer)已经破产，甚至骗取了自己的家庭教师十四镑。

再会。

完全是你的

卡·馬·

三五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五年三月三十日

一八五五年三月三十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号。

亲爱的恩格斯：

病是忽好忽歹，连我自己的判断也差不多时时在改变，以致将送健康报告给你的事，一天一天地拖延下来。但这种病终于带有我家遗传的一种肠病病的性质，连医生方面似乎也把希望抛弃了。一星期来，妻害精神紧张的病，从来没有这样厉害的。我自然必须保持常态，可是实已心窍流血，脑袋发炎了。这孩子即在病中，也無时無刻不表现他的特有的、善良的、同时又是独立的性格。

你替我工作和同情孩子的友谊，感谢不尽。

如有任何转机，我马上写信给你。

完全是你的

卡·馬·

注意：下星期二没有轮船开往美国，每次给那些家伙两篇通讯也不行。所以把这个星期二的省掉了。

三五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五年四月六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号。

一八五五年四月六日。

亲爱的恩格斯：

可怜的穆芝已不复在世。今天五六点钟的时候，他长眠（确是如此）在我的手臂上。你的友谊怎样减轻了那个恐怖时期，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你懂得我对这孩子的痛心。妻向你致最友爱的敬礼。当我来游曼彻斯特时，可能同她来住一星期，我们自然住在一个客栈里（或有家具的私人出租房间也好）。无论如何，我必须想个方法，把她带走度过最初的几天。

你的卡·馬·

### 三五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五年]四月十日

亲爱的馬克思：

附上邮匯五鎊。

你夫人的健康状况和你的其他情形如果许可的话，就是后天——星期四——来罢。有三趟火车可供你选择：一、早晨六点半开，两点到这里（有二等）；二、减价车〔1〕早晨七点（二等和三等）开，晚上六点半到；三、中午十二点开，晚上九点到（二等）。从星期五到星期一，我们便可到附近去玩玩。

无论如何请回信说明你是否来，乘那次车；我将在车站迎接。从许多方面来说都是星期四最好，如不能来，就是星期五。不过必须使我马上知道日期和班次。

其他一切留待当面解决，还是马上去取邮匯罢。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們。——

你的弗·恩·

四月十五日〔2〕，星期二，于曼彻斯特。

事务所又挤满了——附上半张五鎊鈔票——另半张由下次邮班寄上。

(1) 减价列车,是依国会的議决,每条路綫每天至少开来回車一次,三等旅客每哩不超过一先令。

(2) 十日之誤。

### 三五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五年四月十二日

一八五五年四月十二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号。

亲爱的恩格斯:

我想星期三和妻来游曼徹斯特;她必須更換环境至若干日之久。如沒有否定的信,那就是这一天。無論如何,星期一必定再有信。

亲爱的孩子是家中的灵魂,自他死后,家中自然完全孤单了,荒凉了。这孩子使我們而今怎样到处感觉空虛,不是笔墨所能形容的。我已經经历过一切种类的困苦,但現在才知道一种真正的不幸是什么。我感觉自己是崩溃了。自埋葬之日起,我幸而得到非常厉害的头痛,不能想,不能听,也不能看。

在这几天經過这一切可怕的痛苦时,把我支持起来的,是想到你和你的友誼以及我們还要在世界上共同做点合理的事情这种希望。

你的卡·馬·

妻剛才拿来給你的几行字,一并附上。

### 三五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五年四月十六日

一八五五年四月十六日。

亲爱的恩格斯:

我和妻于星期三早晨乘减价列车由此起程来曼徹斯特。

德郎克和我剛才看見巴当給(Badinguet)<sup>(1)</sup>过韦斯敏斯德



(Westminster)桥。沐猴而冠<sup>①</sup>。

你的卡·馬·

〔1〕 指拿破侖第三。(按巴当給本是一个泥水匠,拿氏于一八四六年五月穿了他的衣服逃出阿姆(Ham)要塞,因得到这个綽号。——譯者)

### 三五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五年五月十六日

一八五五年五月十六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号。

亲爱的恩格斯:

妻十分苦恼。家里的整个状况还老是很紛乱。从我們离开曼徹斯特那天起,这里的天气总是恶劣的。——德郎克这个小蠢材要等你将他的“橡皮套鞋”寄去,才将布魯諾·鮑威尔的书寄給你。“彼得曼”(Petermann)的书是被誤包入的。倘就要寄还給你,我不願把它和布[魯諾]·鮑[威尔]的书一同寄。請决定究竟应怎样办。你如寄鞋給小蠢材,請把我忘記的帽子一起寄来。——我已写信往布勒斯劳。还没有回信。在这期間,請将頁数——如为分册,应有多少册,或是装在一起——和要求等等詳細告我。——克卢斯终于又寄来一些“論壇”和两行字,表示将写信来。附上一、星期日“泰晤士”論“索荷蝎子”的地方。二、“人民报”的剪頁,你由此会看出琼斯君和商業区的改良者的奇怪的談判,以及“他怎样被欺騙”(这些家伙显然只願意工人群众像哑巴一样站在街上和他們的門前摆着,并作为他們运动得人心的証据)。在实际上,这事件的确是很奇怪的。問候天狼星。

你的卡·馬·

政治招貼〔1〕現在变成書本出版了。塔刻君在序言中特別对我表示感謝,这在当前取締外人提案的时候,是不大值得推荐的。

① 原文为:“穿制服的猴子”。——譯者

(1) 政治傳單(附有馬克思關於帕爾麥斯頓的三篇論文)。

### 三六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五年]六月十五日

六月十五日。

倫敦,索荷,第恩街,二十八號。

親愛的恩格斯:

你的論文剛才到(下午四點鐘)。本來送信人已經走過了,幸虧倫迅趕去捉住那酒醉漢並拿到這封信。你從附上的德納的信中看到:一、他對於普魯士的軍隊,替“論壇”要求一欄的地位,二、對於全部的歐洲軍隊,替“帕特喃評論”〔1〕要求一印張的地位。你的時間如果不允許給後者寫文章,必須將材料寄下,由我來干。在後一場合,我不了解這對象,一定會弄得很糟,但我不能缺少這樣獲得的十鎊,因為一方面遺產金還沒有來,另一方面支出很多,而且已有虧空,這是由於我不在時忠實的德郎克並沒有負起對“新奧[得]報”通訊的責任(雖然他允許了),而我對於“論壇”還支過頭了(要用今天的郵寄品才能償清)。

講到彼得曼的書,曾連同一張小條子交普飛德爾帶往曼徹斯特,當時你正在湖上〔2〕。普[飛德]現又到曼徹斯特,他可以告訴你。

至於天狼星:他的賭賽輸了。這裡的酒店星期日開門是一點鐘,而不是十二點半。

急忙寫了這幾行。下次再詳罷。

你的卡·馬·

附帶地說!布魯諾·鮑威爾已經出版一個關於“俄羅斯教會”的小冊子。

(1) 紐約的月刊。

(2) 指在衛斯特摩蘭(Westmoreland)伯爵所領的湖濱區。

三六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一八五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第恩街，二十八号。

亲爱的恩格斯：

上星期五，我没有将论文投邮，因为〔1〕同时由伦敦和曼彻斯特寄出，会引起那些家伙们的猜疑。星期二寄去一篇关于波拿巴的外交、一八一五年条约和普鲁士元帅克尼斯伯克（Knesebeck）的十分普通的论文。后者在维也纳会议中对波兰人开了很好的玩笑。——下星期五的军事论文几乎是不能免的，馬拉科夫（Malakhoff）和列当（Redan）的事件发生于滑铁卢的纪念日①。——明天和后天，我去图书馆，搜寻有关西班牙军队的材料。凡找到的，本星期末你一定可以收到。

亚尔斯涅为着你的小册子的事写信给我说：“您如相信我们的书商中有一个人肯出版恩格斯的一种著作，那您对他们的理想实在太高了。凡我问过的人，全都加以拒绝，因为毫无疑问的，他们怕招致革命的声名。……您如愿向柏林问一问，也许亚历山大·邓克尔是第一个可能接受这种著作的人。”韦尔特对邓克尔可担任介绍。

星期日下午在这里的海德公园（Hydepark）举行的示威运动，表现为完全革命的。

我是在可怕的牙痛中写这几行字给你，这种病已经纠缠了我一个星期。

祝好。

你的卡·馬·

① 指拿破仑第一战败于滑铁卢的日子，即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译者

〔1〕 此处缺了一字(约为邮件)。

### 三六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五年]六月二十九日

倫敦,六月二十九日。

亲爱的恩格斯:

你如看过附上的廢料,一定会說:不是多,而是杂。对呀。我虽把奥得喃夫(Ordenave)的全書浏览一遍,却找不着最重要的材料,即西班牙軍大炮及其口徑的数字。关于山炮的一些数字,你可在一种注脚中找出。如就葡萄牙的“軍事評論”中的一段推断,西班牙的大炮在物質方面大都是建立在法兰西的基础上。

我已将一切种类的材料集合起来了,因为这种或那种可能是有用的。

祝好。

你的卡·馬·

凡引用密紐托利(Minutoli——男爵)之处,是指他的書:“‘西班牙及其进步的發展等等’,一八五二年,柏林。”

我相信那是只警察狗。过去和現在,也許还有普魯士的总領事在西班牙和葡萄牙。

### 三六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五年七月三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号。

一八五五年七月三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五鎊于星期一收到了。

我在博物館費去三天工夫,探索了一批材料,除下列的东西外——这在麦克洛克(Mac Culloch)“地理、統計等字典”中也找得

到——并没有發見任何关于那不勒斯的军队的資料。

当一八四八年，军队近四万九千人（这似乎是战时的定員，因为我在吐林——Turino——出版的一部“政治字典”中看見一八四〇年的数目为二万六至二万七千人）。内中常备軍步兵三万二千，騎兵五千，炮兵和工兵四千，宪兵八千。他們認為他們的军队可达到六万四千二百三十七人。这是作为官厅的战时定員报告出来的。——我从利細阿狄（Ricciardi）的書中看到斐迪南第一的兒子和轟王<sup>(1)</sup>的父亲最初——一八二四或一八二五年——雇用瑞士人三十年（因为那不勒斯的军队模仿西班牙的军队，曾發生暴动），三倍于本国军队的薪餉。两个西西里的政府既是在国内倚賴瑞士兵和流氓無产者，在国外倚賴奥地利的军队，而把它自己的待遇不好、訓練不良、并墮落、怯弱的军队降到零的地位，我以为在欧洲军队的一覽表中，可以根据这种政府的判断，把它的军队算作“〇”，只是临时宣布它的数目。——

在馬略特（Mariotti）的書中也許稍微詳細一点。不过我拿不到，因为时常去要，总是“借出”了。

我这里的家庭状况还是凄慘的。妻仍然十分苦恼。对亲爱的可怜的兒子的回忆，心痛不止，甚至在他的姐姐們的嬉戏中也表現出来了。这样的打击要时过境迁，才能慢慢地忘却痛苦。这种損失就是对我自己也和第一天那样新鮮活現，因此可以推測妻的苦楚了。苏格兰方面的錢倘能及时来到，我将迁到肯德住好多星期，那里应当有的是位置优美和廉价的地方。——

海德公园上星期的場面，令人生厭，一方面是由于警官們的橫暴，另一方面是由于巨大的群众只有消極的抵抗。同时群众显然十分激昂、憤怒，唯願在克里木的大不幸事件具有决定的性質。

你的卡·馬·

〔1〕 那不勒斯王斐迪南第二的綽号。(按斐迪南第二于一八四八年九月炮轟墨西拿(Messina),至为慘酷,故得此号。——譯者)

### 三六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五年七月十七日

一八五五年七月十七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号。

亲爱的恩格斯:

斯特洛来这里,可惜今天妨碍了我,不能給“論壇”寄一篇論文。因此想在星期五写一篇关于最近內閣危机的文章,写上星期二的日期寄去,你如同时寄来一篇——例如論普魯士的軍隊(如果戰場上沒有战事發生的話)——使我能一次郵寄兩篇,那就不胜欢喜。我特別受到压迫,下星期要向“論壇”支錢,上次既已透支,这一次要把預支停几天,而且这确是重要的。

一个从美国佬的国家回来的德人判克尔(Gustav Pöckel)带来爱得加給我的几行信,并得知他和其他熟人較詳細的消息。爱得加终于在紐約做雇农,打算把他在得克薩斯的农場出賣。据說施兰姆逃出了肺病的絕症,也在紐約州。亚威伯克于一年半前經過該处往諾伏(Nauvoo)到卡貝旅行。自西科尔(Sicore)破产后,斐刻勒取得莎士比亚旅館,并尽可能地乘机欺騙前者。雅科俾的“严肃的”和“保留的”态度获得美国佬的欢心,弄得很好。布勒刻(Blenker〔1〕)大将和革命趣剧时代其他声名狼籍的一些流氓已經用盜来的金錢买了土地,講到对待他們的工人的殘酷和盛气凌人一点,大大地超过美国佬。海村又在紐約办他的“开路者”。就整个講,在那里的德意志人,情形都很不好,同时且为緬因律(Mainelaw)〔2〕、什么都不知道(Know-nothings)〔3〕和工农业的危机所苦恼。因此移回德意志、加拿大(Kanada)和南美洲的人很多。

德郎克因在巴黎的德国商人們(內中一个是“新萊[茵]报”的

追隨者)的斡旋,請求回到巴黎,已經獲得允許。如果弄得到“生產費”,他想本星期就航海前去。

蓋曼特要往蘇格蘭海斯處住四個星期。在這期間,他將自己在坎柏衛爾(Camberwell)的小屋讓給我住。全家搬去,暫時更換空氣,直至可以完成較大的事情。

附上下列各信:

第一是拉薩爾自巴黎寄來的。

第二是塞勒狄(Szeredy)“亞細亞的領袖們”連同這些傢伙們給我的信,這會使你開心的。

第三是佛羅棧庫爾的信(這是你應寄轉給我的唯一信)。內中含有遺產事件的情況。你由此看到一方面遺產增加了五一五鎊,另一方面各種各樣的拖延妨礙了迅速的實現。這個佛羅棧庫耳不是那個臭名昭著的,而是他的兄弟。

你的卡·馬·

你知道有關於小約尼·羅素特性的一部書嗎?

- (1) 原信作“Blänker”。
- (2) 美國緬因州取締酒精飲料商業的法律。
- (3) 這個黨主要的要求是政府當操在本國人的手中。(按這是一個秘密的結社,對於一切詢問社內的事,總答以“我什麼都不知道”。——譯者)

三六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五年九月一日

一八五五年九月一日。

坎柏衛爾,丹麥[街],約克場,三號。

親愛的弗利德里赫:

蓋曼特已去蒙德羅斯(Montrose),很冒險地希望在阿布洛司(Arbroath)找到一個位置,已把這裡的全部財物拆散了。我已取來他的家具,將留在這裡,一直到蘇格蘭的錢寄來。屆時將租一個

适当的住宅。然在第恩街的房子必須保留到那時為止。鄉間的空氣對於全家、特別是對於妻非常有益。

昨天收到你的論文。漢堡各報現在也載有俄羅斯的報告。

因為帕特南(Putnam)的緣故，現在必須先干起來。我接到德納一信，已經表示恐怕第二篇到得太遲。可是從後來的一封信看出，它是及時達到了。帕特南要求對“現代戰術的進步”有一篇新的論文。“紐約泰晤士”載有一篇一般被稱贊的、但顯然可訾議的批評。英國兵除服役外，並不穿“小褲腳管褲”，他們的騎兵中隊總計有四百把以上的軍刀，在“軍刀”旁邊，還放着？，末了，作者似乎不知道英國的笞刑現在只限于五十下，而且僅在例外的場合才應用。至於奧爾得勻特(Aldershot)的事件，系一個兵士約在兩星期前死於三十鞭子之下，這正是對這種批評的一種批評，關於這種批評的無聊，我已送了一種必要的備忘錄給德納。

你留心納披爾和格拉罕的爭論嗎？第一篇論文登在“泰晤士”上面，第二篇登在“廣告”和“先驅”上面。“廣告”今天將查理(Charley)<sup>①</sup>和詹姆士(James)相互的通訊刊在它的第一篇社論中。格拉罕對納披爾第一篇論文的答復，據說今天也將登在一種日報上。

奧地利人陳兵于加里西亞，是利用時機，在赫斯的總指揮之下，建築此處僅在戰略上占重要的鐵路，并同樣修復對俄羅斯的要塞，不知道你是否已加以注意？

關於你自己的情形、在干什么，希望寫一點給我。

你的卡·馬·

我如果沒有弄錯，我們的科西爾斯基(Koscielski)也在佩利舍

---

① 照字音應譯作查來，但所指的是查理·羅斯根(Charles Rösgen)此人本書第一卷僅稱為查理，德文也作“Charlie”(第六五六信編者注)，為簡化譯名起見，一律譯為查理。——譯者



(Pélissier)的戰場報告中出現。

海軍大將波那特 (Bonat) 的報告——登在“泰晤士”上面——如果可信的話，俄人正陷在饑餓的邊緣。無論如何，燒酒似乎还是不缺乏的。

### 三六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五年九月六日

一八五五年九月六日。

坎柏衛爾，丹麥街，約克場（不是山，只是整個地方的普通名稱），三號。

親愛的恩格斯：

你從“科倫報”上也許已經看到我們的朋友但尼爾斯死了。他純粹是普魯士警察罪惡中的犧牲品。你必須——我也這樣做——寫幾行信慰問他的夫人。地址：科倫，希爾德街，阿瑪利亞·但尼爾斯 (Amalia Daniels) 夫人。甚願天狼星也取同一行動。我從經驗中知道，在這種場合，朋友們的信是何等受歡迎。我將在“論壇”上替我們可憐的朋友寫一個傳略。講到德美報紙，我以為最好是把由你、佛萊利格拉、天狼星和我簽名的一種簡單的訃告刊在紐約的“新時代”上（在名義上是本哈忒——Bernhardt——編輯，在實際上是勒味·卡爾柏編輯的）。而且也為的是要指斥對布耳革斯的訴訟。

鄂康諾前幾天死了，你會知道的。

瓊斯的夫人病得要死。這可憐的人此刻是陷在絕望的情況中。

星期二有一艘輪船開出。對帕特喃最重要的是寄件至遲於十月十日達到紐約。寄給你的小冊子已收到嗎？愚蠢的苛評不刊在“論壇”上，是刊在對敵的報紙“紐約泰晤士”上。關於奧爾得勾特的事，大略如下：約在兩星期前，兩個兵士因對長官有“失敬的”行

为，一个被判鞭五十下，另一个三十下。九尾鞭如时常遇到的，吃足了尿水。第一个人受过四十鞭后，必须送入医院，第二个人受过三十鞭，不久即死去。至于检验，似乎再也谈不到了。

布林德在“广告晨报”继续“从根本上去震撼欧洲专制的列强”。

伦敦又出版一种德文小报。真正的总编辑是罪恶昭著的英格兰德，因巴黎警察的回忆录而出名。重要的共同工作者为朗格、俄人赫尔岑和一个酒徒，即所谓前中队长，名科恩(Korn)的。

再会。

你的卡·馬·

**三六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五年九月十一日**

一八五五年九月十一日。

坎柏衛尔，丹麦街，約克場，三号。

亲爱的恩格斯：

我因上层的压力，必须和俄罗斯人一样撤出南方，倒不是把我的一切东西都抛入天空。我的衛戍在这里宁可说是安静的，我也想在星期内外回去。换句话说：当向曼徹斯特退避几天，将于明晚达到。居留曼徹斯特应是隐蔽的，不可让人知道，你如碰巧看见天狼星，他自然是除外的。

我已把刚才接到你的信和新近的电报配合起来了。

祝好。

你的卡·馬·

**三六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五年十二月七日**

一八五五年十二月七日。

倫敦，索荷，第恩街，二十八号。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琼斯似乎不在伦敦。至少对我书面的火急的询问，既没有口头上的回答，也没有书面的回答。因此，自我来这里后，就被幽禁在四壁之中，整天无法乞援。现在冒险外出，是太冒险了。

文件前天才送交联合银行。各种各样的小事件造成这样的迟延。

美国，就是说纽约，还没有回信。那些先生们似乎正在“考虑”。华盛顿也没有信，只有“警鐘”<sup>(1)</sup>，另有此次附上的一张纸条，显然是克卢斯为反对希墨尔斐尼系写的。可惜在我没有留神的时候，在一个地方把“警鐘”用掉了，那个地方<sup>①</sup>是“粗鲁的话，柔软的纸等等”。内中所提出的主张是，在美国的德意志人是功利论者，而且是在寻找“面包”，因为“马克思先生讲的是国民经济学，又是纷乱的”。但在马克思先生是要由“旧约”去加以说明的。他把“我们的交易——一种人所共知的工作——弄成一种哲学的体系”。在美国的深沈的德意志青年们追随他，是由于德意志人习惯于“向旧约民族中有聪明才智的著作家学舌等等。”

大约自我到这里以后，“广告”上有赫尔岑和一个匿名的反对者作鸡犬之争。反对者责骂他是一个骗子，冒称为俄罗斯的息尔味阿·拍利科(Silvio Pellico)。他的书的名称已经是说谎，因为他从没有到过西伯利亚等等。赫尔岑的回答是软弱的：名称是出版人的欺騙，他不负责任，而且马上在“寰球”等报上对错误地加在它上面的东西，提出抗议云云。于是反对者(昨天)再登场，指出他的新的说谎，就是“寰球”也不在例外。但在这种攻击的旁边，也有一个英国人出来作辩护：以为赫尔岑即使没有到过西伯利亚，也不是俄罗斯的息尔味阿·拍利科，而他的书仍然有趣，是一部无伤

<sup>①</sup> 指厕所。——译者

無損的書：“您看，他是一個忠厚人，並且馬上就煩惱不安了！他的確是一個非常之好的鄰居；又是一個很好的遞球者；至於亞歷山大，唉，您看，那是怎樣一回事。”這種誇張的報終於依照它的習慣，宣布此項鬥爭現已了結，將封鎖它的各欄，不供私人爭議等等的應用。在攻擊方面，這種小戰鬥雖不光輝，然無論如何，在倫敦人的心目中，對赫爾岑是極不利的。

林那(Lina)對於科倫的訟訴，報告我一些新的詳細情形。我的小冊子中所刊的陪審官名單自然完全是假的。其中一人——約斯特(Joest)——在審判中不斷地譏諷諸被告，而且將他的漫畫在法庭傳觀。可敬的青年塞特當最初一星期，一直將一把短劍放在前面。被告們譏諷的笑聲畢竟迫得他將劍“掛在衣服內”。人們還能想像有這樣一個裝模作樣的花花公子嗎？塞特帶着短劍！這真笑煞人啦。

布耳革斯消磨時間的方法將“無窮無盡的紙”寄給但尼爾斯夫人。也寫寫詩。對於他的同受苦難的人一句話也不說。

關於夫壘因德醫生先生及其同謀的武人的欺詐事件，據說在倫敦一個廉價日報“電報”上已有一些暗示。

兩篇論文都收到了。

祝好。

你的卡·馬·

我幾乎把一件要事忘記。几——我想是三——星期前，霍治克(Hutschke)來訪我妻。談到米爾巴哈。我說：“這個老游惰漢已經去就船上的好事了。我以為他早已在海上生活着。可是卻又看見他帶着頹唐的神態，坐在俾布刺(Bibra)的酒店桌旁。”李卜克內西也說在不久之前還遇着他。

〔1〕 在巴爾的摩出版的德文民主報。

三六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一八五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号。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附上德納一信,你可以看出我們的策略是成功了。

其他一切还是老样子。我仍被幽禁。琼斯仍旧無影無踪。

布耳革斯如自出旅費,可获得更換要塞的允許。韦尔特曾向在科倫的布[耳革斯]母亲示意,要送錢給她供布[耳革斯]之用。但沒有履行諾言。

小家伙德郎克常和佛萊利格拉通信。他和同事中的一人大起爭執,互相詆毀,达到要辞职的地步。他为取重起見,特将这个位置献給佛萊[利格拉]。

你的卡·馬·

三七〇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曼徹斯特,一八五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亲爱的馬克思:

你看,应当对“論壇”忠厚的人們供給点东西,两百鎊就靠得住了。因此,今晚我将馬上写一篇軍事論文,你必須写一篇政治論文,两篇可于星期五寄出,这就是四鎊呀。

德納的信奉还。高貴的米尔巴哈的确在倫敦游蕩着,这在根本上是好事,因为关于克里木的通訊,对于紐約人并沒有什么結果。無論如何,我現在对这个家伙解除了一切間接的責任,和他再也不相干了。我在这里絕不提及这件事,否則終于要使天狼星煩悶,下次是会造反的。

迈耶这几天有信来，主要的是要知道我于聖誕节往妹夫处說些什么，其次是对我表示，他还老是盼望你去一次信。他絕沒有听到小家伙的消息。

我們要注意約斯特君和他的漫画。我相信当他悬在灯柱上的时候，我还要替他画一張更好的。

星期二是否能写一篇論文，自然以現在变得十分渺茫的一些事件为轉移。今天喀斯和奥麦·帕夏必定替我撑持着，明天如果还有什么事情發生，我就把它加上去。

这里的罢工仍在进行，厂主們已經宣言，倘将亚士吞的工資率作为基础，即願意开工。工人們回答道，厂主們如果选定亚士吞，我們当选定奥尔丹(Oldham)，而且准备接受这两处的工資率的平均数作为基础。厂主們因此作了一种躲避的答复，但仍提出这区域中的第三个地点作为标准。这一着被拒絕，于是事情便擱起来了。我觉得工人們完全是对的，不过他們的脑子里显然还有一些旧工联主义的傳統，就是只有这种和那种机器当开动，只当按照这些規定的傳下来的方式工作。可是他們馬上会抛弃这些渣滓的。环境开始在支持他們。

我所認識的“保衛”的編輯〔1〕自以为是一个聪明人，在某些庸俗人中他是一种决疑問难的人物，此外，又是一个淫猥的家伙，也是一个相当狂飲的酒徒。人家显然对他談及过我，因为当我說到某种流氓行为时，他很注意听着，并提出种种假装热心請教的問題。我讓这个人渐渐接近，于是盘問他关于“观察”和“泰晤士”的人員，然后到“泰晤士”这个小报去。我們会看到究竟的。

竭誠問候你的夫人和孩子們。

你的弗·恩·

〔1〕 加涅特(Jeremiah Garnett)。

三七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五年十二月十四日

一八五五年十二月十四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号。

亲爱的恩格斯:

室内监禁开始变为討厭的了。还没呼吸过一口自由的空气。同时一千德意志人(1)昨天又被送走。据说琼斯今天终于要来。

前晚有人来访,这是你猜想不到的。爱得加·鲍威尔——我约有一年没见过——来了,而且和他同来的是布鲁诺。布鲁诺来伦敦已两星期,将留半年,“以便实验他的主张”,这和他着手干的一样,绝不会失败的。这人显已衰老,变成秃顶了,现在使人多少获得一个迂腐老教授的印象。他暂时住在以得加的一所小屋里,地址在亥给特(Highgate)的一端某处,陷在最深的小资产者的困苦中,也无所见闻。现在他认为伦敦就是这样,并且相信除三万特权者外,一切英国人都和爱得加·鲍威尔一样生活着。因此,他非常憎恨并“轻视”这个国家。自他看来,他好像是生活“在特洛恩布利岑(Treuenbrietzen)”<sup>①</sup>。当人们来自“柏林”时,便觉得伦敦是一个真正的“监狱”。有时也发现他现今的理想是“东佛里斯兰的”(ostfriesische)、“旧城堡的”、而一部分也是“威斯特华伦的农民”——这是些真正的贵人。他也确信这些村野的人不能精细考究事物,而现代水平的流氓状况——这是要求“解放”的人所悲叹的——便会触在此等岩石上。听到这种“批评”的自白,好不奇怪,即追根到底,是以澳厄巴哈(Berthold Auerbach)为它的实在的基础。依照他的意见,除某些“纯粹商业的城市”外,德国的城市会要消灭,但“这个国家”会非常繁荣。关于工业的飞跃,他一点也不知道,然仍在静

<sup>①</sup> 普鲁士的一个极其简陋的小城市。——译者

悄悄地嘆息，現在的德意志除“改進”外，不干別的事。

“英國語文”是“糟糕的”，完全羅馬語化了。因此為了安慰我向他指出，荷蘭人和丹麥人是說德語系的語言，而“冰島人”是唯一真正不傳染外國語文的傢伙。

這個老少年對語言花了許多工夫。他說波蘭語，因此宣稱波蘭語是“最美麗的”。他的語言研究似乎很少批評的能力。例如認多布洛甫斯基 (Dobrowski [2]) 為比格林 (Grimm) “重要”得多的一個人物，並且稱多布洛甫斯基為比較語言學之祖。他也被在柏林的波蘭人教得聰明了，即老勒勒味爾 (Lelewel) 在最近的一本書中反駁了格林的“德意志語言史”。

附帶地說！他又說到德國有一厚冊書出版（德國人方面的），反對格[林]的字典。整本書只是指証格林的錯誤。

無論他怎樣盡力裝成幽默的樣子，然對“現時”到處流露着巨大的憂愁和抑鬱的情緒。德國——真正可怕——除了自然科學這一專科中一些亂七八糟的編纂外，簡直再也沒有東西可讀，沒有東西可買。你如果前來，我們對這個老孩子很可取樂一下。

許多年來，刻盆 (Köppen) 從事於一部關於佛教的書。羅登堡是“國家公報”的出版人。柏根洛特 (Bergenroth) 君以（商業）代理人的資格，奔走（南北）美洲，很窮，並因病回來了。

我還在盼望“泰晤士”或“晨郵報”的第二版。講到喀斯的事，也許因缺乏消息，要稍作假定的推測。這只須稍加改變（在假設的形態中說幾句話）就行。在我一方面，相信喀斯是陷落了。

關於波那<sup>①</sup>對於帕爾麥斯頓子爵的真正意志的疑懼一點，今天的“先驅”登載一篇頗有趣味的文章，正和妻告訴我的一樣。帕姆 (Pam)<sup>②</sup>和宮廷的關係很壞，你可從“泰晤士”反亞爾伯特親王的

① 即波拿巴。——譯者

② 帕爾麥斯頓的綽號。——譯者



一篇文章中看出来。同时又用老手法，把这个亲王描写成重压在“内閣”之上。

祝好。

你的卡·馬·

〔1〕 指亡命者。

〔2〕 原信作 Dombrowski。

一八五六年

三七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六年一月十八日

一八五六年一月十八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号。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今天最后的第六瓶藥已吃完。就大体講，总算又好了，只是还有最陰險的痔疮。

我在論文中沒有涉及科布登的小册子，因为专講多瑙河諸省和瑞典的历史，便填滿了許多無謂的篇幅。你如担任关于哥布登的作品，十分欢迎。

我一看到“泰晤士”的再版，即拟对你的論文稍作增补。它昨天所报告的“無条件的接受”，純粹是交易所的欺騙，使它收入許多錢。喀德邻第二在一七七二年福克沙泥(Fokschani)的會議上，已对土耳其人提出“在欧洲列强的共同保护之下，使各侯国独立。”在圖書館找到赫尔曼一本著作，是一八四一年德国出版的。他在德国一个圖書館發見閔尼系元帅有关在安娜統率下的克里木战役的一部手稿，加上序言，刊行于世。你如感觉兴趣，我替你摘录出来。

摩拉尔特(Muralt)“从六世紀至十六世紀的拜占庭史”(系悬赏征文，由彼得堡学院給奖)，很受福尔麦拉叶(Fallmerayer)的贊賞，这你也許会在“奥格斯堡”上看到的。

又遇見布魯諾多次。那种浪漫的情調愈来愈表現为“批評的批評”<sup>①</sup>的“前提”。在經濟学上，他对于自己誤解的重农主义者具

<sup>①</sup> 指馬克思恩格斯所著的“神聖家族”一書。——譯者

有狂热，而且相信地产的特殊恩施作用。此外，对德意志的浪漫派亚丹·米勒(Adam Müller)的經濟梦囈，有很高的估价。在軍事学上，他的最高的标准是“有天才的”普罗。我对他表示，他这些最新的說明使我充分了解他在思想上辛苦的工作。講到俄罗斯，他宣称西方的旧状况必須推翻：这只能来自东方，因为只有东方人怀抱真正的仇恨心，特别是对西方人，而俄罗斯是东方一种唯一穩固的势力，此外，还是欧洲唯一的有“联合”的国家。至于我們幻想的内部阶级斗争，一、工人們沒有“仇恨心”；二、即有仇恨心，也永不能因此干出什么事来；三、“愚民”(对于对观福音史家不感兴趣)只能由权力和詐謀加以馴服和领导；四、只要增加几个小錢的津貼，在这些人中便“一切”都解决了。誰不屬於“征服者的后裔”，除在理論方面外，誰即絕不能扮演世界史上的角色。然在最近十六年来，的确有一点表现，这只是在德国，而且只是出自布魯諾。他使唯一地方——德意志——曾經存在的“科学的”神学，現在不复存在了，而“托卢克(Tholuck)不再写作了。”这究竟是一种巨大的結果。此外，他是一个快乐的老先生。想在英国住一年。我相信他是要把德国不复存在的“科学的神学”輸入英国。他宣布洪保德(Humboldt)完全是只驢子，因为后者以詐伪的方法，占去了他在外国应有的名誉。

你为着耳朵，必須写信給老哈維(Harvey)。林那也是由他从远地診治的，并因听說她只是一个未来的家庭女教师，便連一个錢也不要。附上林那的第一次报告，务請寄回。

附上烏尔卡特的一种廢料，这是他們在这报出現前寄給我的。关于宪章派历史的“暴露”，的确極为真实，因为烏尔卡特証明自己为英国警察的代理人，幻想是在表演西塞罗反卡替来那(Catilina)的动作。我从“柏林国民报”看到普魯士未来的大臣步协甚至已經采用烏尔卡特的“哲学”，并且一字一句地再加以咀嚼。这对一个

德意志人是很艰苦的工作。

祝好。

你的卡·馬·

### 三七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六年二月七日

曼徹斯特，一八五六年二月七日。

亲爱的馬克思：

这么久沒有写信，你一定很生气。但我只願把賬房一批工作弄完——还需两星期左右——簡直沒有将其他事件放在心上。加以父亲常以替他买紗等事来麻煩我，真是可怕，每星期至少要向他作两次私人的报告。

附上大斯拉夫主义第二号，此物內容的欠缺至少可因語句的冗长稍微加以补偿。我在第三号中終于会达到事件的核心。

你現在必須經常看看“衛报”的巴黎通訊人的东西，巴黎發生了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好几天来，“观察”和“泰晤士”的通訊員有更多更好的詳細报道；願你購買最近的报纸，不过都卖完了。我也許能从俾勒斐德找到。

波拿巴很快地在走下坡路。呂伊斯·德·魯盎 (Drouyn de l'Huys) 不見于本年上院正式的名册中，你会看到，这是难堪的，他新近对一个正作煊赫的反对行动的奥尔良派人（我如沒有弄錯的話，是萊莫札）留下自己的名片，把上院副議长的头衔塗掉了。近因制裁伴送泥扎 (Nisard) 君回家的学生們，召来一些步兵，軍隊对着：“队伍万岁！”的呼声，放下武器，于是它們極迅速地被調开，以免博爱变成既成的事实。因西南的新陰謀，有五千被監禁的（依据波拿巴的报告）受审問，这陰謀在軍隊中有广大的联系，在夫雷协 (La Flèche) 的下級軍官学校完全瓦解，几乎所有学生都加入陰謀中，必須送回他們各自的队伍，在事实上，要找到能用的靠

得住的軍隊，當費很大的氣力。當波拿巴新近和妻子住在奧狄翁(Odéon)時，充滿底層的学生們，整晚唱“霸栖先生”(Sirede Franc Boissy)，特別是唱一些不愉快的節段。巴黎的工人唱一只小歌，其末尾的疊句是：

這小小的芥子商，  
帶着全部行裝，  
行色倉皇，行色倉皇，  
奔向他的家鄉。

人們因此知道這小小的芥子商是誰，警察已經禁止唱這歌了。

反對派的和直接反波拿巴的願望這樣輕佻的全部表現出來，以及波拿巴君相當的軟弱，證明一種大變動正在進行中。政變的手段行不通了，而且人們再也沒有勇氣來運用這種手段。“泰晤士”在接連兩天的報中，首先指出波拿巴個人為法國一種純粹權宜的工具——因為找不到一個人能為這個國家的人民所信任和敬仰——於是描寫他的大臣等等的整個參謀部為扒手和騙子，這你會看到的。今天的“衛報”又登出波拿巴宮廷文藝欄的作家和榮譽勳章的騎士飛阿勒廷諾(Fiorentino)這無賴一篇美麗的故事。雷匹那斯君因和誹謗者發生衝突，也逃出巴黎，我在一、二天內也許會知道較詳細的情形。莫爾尼(de Morny)也發生了什麼事情，這家伙多少和他的兄弟吵鬧過，又獨自從事於陰謀詭計。

這個波拿巴在從前，所有一切，即使是最愚蠢的、最卑怯的和最不名譽的，都僥幸成功了，此刻會察覺，從今以後，一切的進行都是不幸的。他在軍事與媾和的事件上當已領略到這一點。每個人都把戰爭的罪惡推在他的身上，却沒有人因和平的轉機去感謝他。此外，事情並不因媾和而了結。種種預備和約除比薩拉比亞的條款外，在根本上沒有包含什麼東西，而且這種條款會因喀斯方面的完全不理而抵消的。其他一切除假裝的讓步外，空無所有。

何况波拿巴的重点絕不再是用什么条件媾和；而是目前要找到面包，和从前的老多勒沙尔(Dolleschall)一样，我并确信俄罗斯人比他自己更懂得这一着。法兰西人对于他們的光荣从不像这一次完全漠不关心的，大家看見，自一八四八年以来，他們所忙的不是旧的光荣或国会的欺騙，而是其他事件。

我們幸运地避免了取締外人議案，——而这些事件在法国正进行的过程中——大家对于帕尔麦斯頓及其同僚們的志願，馬上不用再担心了。波拿巴的紙房子在今年夏季，也許要和路易·菲力普的在一八四七的耻辱年一样倒場的，至于冲击牆壁、使之完全垮台的風暴几时出現，純屬偶然。我現在过一种很节儉的生活，但到了那一天，或者要在曼徹斯特痛飲几杯，那当是最后一次。

請馬上再将老布魯諾的事情告訴我，这家伙新的浪漫的轉变是太有趣了。竭誠問候你的夫人和孩子們。

你的弗·恩·

### 三七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六年二月十二日

一八五六年二月十二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号。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我总是多少为国痔(Staatshämorrhoid)①所迫害，因此精神憂郁。加以皮拍剛才对我預奏了一些未来的音乐。这是丑恶难听的，并且对“将来”及其詩歌音乐造成一种恐怖。

我在博物館对十七世紀末叶和十八世紀最初几十年有一些历史的發見，是关于彼得第一和查理十二的斗争，以及英国在这戏剧

① 此詞前半(Staat)的意思为“国家”，后半(hämorrhoid)为 Hämorrhagie(出血)或 Hamorrhoiden(痔瘡)的变文或省文。第四二九信中有 Staatshämorrhoid(国痔)一詞，故此处亦譯为“国痔”。——譯者

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当时托雷党人和輝格党人的外交政策的分別十分简单，就是托雷党人出卖給法国，而輝格党人則出卖給俄国。这种出卖是沒有問題的，同时代的著作者也視為“自然的”，說着写着。威廉第三从初时起就对沙皇陛下有了疑惧，如他与查理十二所訂的防禦条約及攻击条約所証明的。在他下面的各大臣都有反对他的傾向的行动。从佐治第一起，輝格党人有輕松的表演，因为汉諾威的选帝侯們追隨了他們愚蠢的家庭政策，而維尔敦(Verden)和布勒門保持着欧洲利益的中心点。說英国对于造成俄罗斯为波罗的海的强国有主要的帮助，也許不如說当十八世紀初，这种政策已受指摘，并以异常精密的眼光，預言莫斯科帝国未来的發展一点，較有兴趣。不管彼得在官場的英国人中怎样得到無比的順从和直接的帮助，他还是同时和僭夺者干欺詐的勾当。他的御医(厄斯琴——Erskine)是馬尔(Mar)伯爵的亲戚，为这件事的居間人。这全部秘密史的主要来源是：

一、“当真理合乎时宜时，它便是真理，或我們內閣現在反莫斯科人的策略具有十分显明的理由，这些理由将証明不准沙皇保持一种海軍——如果他在波罗的海必須有一个海港等等的話——不仅是我們国家的利益，也正是不列顛商業的利益。”一七一九年倫敦出版。

这个作者从一七一〇年至一七一五年是駐彼得堡的公使，如他自己說的：“我被免职，是出于沙皇的意志；因为他已知道，我曾将他的事情明白地告訴了我們的朝廷，和此文所描写的相同，如此等等。”

二、沙皇陛下的大臣威斯洛夫茨基(Weselowsky)先生“呈不列顛王陛下各备忘录”，一七一七年倫敦出版。

俄罗斯人对他們和僭夺者的欺詐行为的辯护書是特別令人注目的，因为这已經完全是坡佐·第·波哥及其同志們的体裁(虽則

还没有完全达到那种修飾的地步)，并且証明自彼得第一以来，俄国的外交策略沒有質的进步。

三、“光荣紀念的前王威廉陛下和瑞典今上查理十二陛下在一七〇〇年所訂的防禦条約”等等，內中附有一些問題。（一七一六年）。

四、“北方危机”或“对沙皇政策的公平回忆”……只要最初小小的推动，他便一飞冲天。一七一六年倫敦出版。

这是曾經写出的最特別的小册子之一。只要有一些不重要的改变，在一八五三年又可以出版的。此書和上面一、三两項一样，含有英国背信的报告。匿名的作者在跋文中說：“这部小历史具有一种奇异的性質，內中所談的事件，从不为人所注意，我可以自豪，視它为送給現世界的有价值的新年礼物；而后代在許多年之后，也会像这样接受它，并在周年紀念中讀它，称它为他們的示警的作品，这是我自覺滿意的。我必定和他人一样，已經把我的紀念碑建立起来了。”

五、“大不列顛对欧洲現狀所取行动的理由之探討”，一七二七年倫敦出版。

这書的有趣只在显出西班牙的外交騙子和后来的大臣里拍达(Ripperda)“对俄罗斯的大臣等等有一种十分特別的亲密关系。”当时外交界中另一个主要騙子格尔慈(Görtz)男爵也是这样。

六、“从一六九八年至紐斯大特媾和的大彼得日記”，从俄文原本譯出，依照档案中沙皇陛下亲自补充的抄本印刷的。有俄国出版人截巴托夫(Michail Schscherbatoff—Щербатовъ)亲王的小引（一七七〇年八月二日彼得堡出版）。德文本：一七七三年柏林和萊比錫出版。

喀德邻第二在这本日記付印之前自然叫人檢查过，然而上述的这些小册子所包含的种种事实在这里面仍有各种各样的証明。



七、瑞典王及其大臣們关于格尔慈男爵等的談判所写的几封信，有抄稿和抄录，由丹麦王的命令，在哥本哈根(Copenhagen)刊布的。一七一七年倫敦出版。

八、基倫波格(Gyllenborg)伯爵、格尔慈男爵和斯帕勒(Sparre)等等往来的信札是由官厅允許刊布的。一七一七年倫敦出版。

七、八兩項自然为一切史家所熟知，不过他們缺乏了解这两者的鎖鑰。查理十二因对英国圖报复，曾作出一种計劃，要用瑞典軍隊在英国海岸登陸，并宣布僭夺者，上面两种刊印特别是以这种計劃为中心的。

除这些小册子外，还另有一批著作偶然涉及瑞、英、俄的事件，又有些英文的小册子显然是由瑞典公使基倫波格鼓励写出的。例如“对約克孙(Jackson)君紀念作的評論”等等是。

輝格党人求助于什么方法，你可以从下列一点看出来，他們竟宣傳：“瑞典王是一个天主教徒，沙皇是一个善良的新教徒。”那个时代的英国人对于奥地利在俄斯坦德所組織的印度公司作一种譏笑的喧噪，却將他們的艦队正式供彼得的調遣，并帮助他在波罗的海建設他的海港，每个人对于这一点必定会表示惊异的。此外，当时英国波罗的海商人們的訴訟狀表現彼得君和他們往来，并不温和。英国也是承認他的皇帝尊号等等的欧洲第一等强国。上面所引証的諸小册子尤其証明人們的行动并不出于幻想或無知。

大腓特烈的姊妹关于彼得的回忆中有下列的逸事，会使你觉得有趣的。彼得和沙后到波次坦(Potsdam)来訪問他們。“沙后开始吻王后的手。彼得要拥抱王后，被她擋回。她介紹陪伴着他們的梅格梭堡(Mecklenburg)公爵和公爵夫人以及跟在后面的四百所謂貴妇。她們大半是德国的僕役，即宮廷女官、侍婢、厨娘和洗衣妇。几乎所有这些妇女的手臂上都抱着一个盛装的孩子；当

人家問是否她們的時，她們行一深深的俄羅斯式的鞠躬禮，回答道：沙皇陛下賜我榮幸撫育這個小孩<sup>[1]</sup>。王后不願向這些婦女致候”云云。

波次坦的一間房子中有個普賴亞帕 (Priap)<sup>①</sup> “站在一個很不雅的地方。沙皇非常羨慕這個像，命令沙后吻吻它。她表示不願意，他便生氣，操着生硬的德語對她說：把頭低下去……沙后大起恐慌，對他的要求，一一照辦。他直截了當地向王要求這個像和其他許多像，王不能加以拒絕，如此等等。”

我在博物館所發掘的異事奇聞，都要把它貢獻給世人。如供給報紙，回溯得太遠。因此願向帕特喃交涉。但你必須預先來信告我，“現代戰術的進步”幾時可以脫稿，因為帕[特喃]在接受新交易之前，自然先要求已訂的貨色。

法蘭西的歷史使我發生很大的興趣，“觀察”常載有類似的東西，請將它寄來。這裡的威爾德 (Wylde) 處有“衛報”。現在替報上寫文章，覺得十分累贅，因為在英國本國沒有什麼事情發生，而經濟狀況的轉變也還不很清楚。目前交易所的欺騙正是其中決定的因素，然這方面却缺乏必要的材料。

自那個時候起，又看見過布魯諾一兩次。這個青年顯然有一種計劃，因為他是兩手空空來到他的親愛的兄弟處的。他完全是一個老少年，恐怕他的保守法和預防法被猜疑，暗中對於自己和現代的關係，不無幾分疑懼。他逐漸開始發見，倫敦是一個可注意的地方，有“貧富的對抗”，並且還有其他同類的“發見”。在一方面他對世界妄自尊大和不睬不理，在另一方面他對每件事和任何事都具有小孩子般的好奇心與農民的驚異感，這兩方面並沒有形成一種爽快的對照。他現在辛苦學習的主要對象是英文。我如再和他

---

① 希臘神話中的豐產之神和牧人、漁夫、農夫等的保護者。——譯者

相会，馬上即有报告給你。

祝好。

你的卡·馬·

〔1〕 着重号是馬克思加的。

### 三七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六年二月十三日

一八五六年二月十三日。

倫敦，索荷，第恩街，二十八号。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如盎曼特写信給我所說的，海斯因肝脏长久儲积太多的“脂肪”，是要慢慢死去的。盎[曼特]自己对于苏格兰人非常抱怨，在他們中間無論用什么奇妙手段，莫想教他們十二点鐘以上的德文。那些家伙是用貪婪的心情来“攫取知識”的。

我紧接着第一封信又写第二封信的这件大事，是为着賽列的事。你知道，当你在这里的时候，这个瑟罢士梯安(Sebastian)<sup>①</sup>的避难所的庇护是怎样的情形。那个老果蔬商表示頗为坚决，而賽列自己受了一种幸运的本能的指示，馬上看出，用两百鎊了結过去而不去对将来的舵樞加油，是完全愚蠢的。因此下了一种英雄的决心，向岳父指出，不当付款給任何債权者，就是自己被监禁，宁可作安静的旁观。他願意經過破产法庭，这样弄清楚，然后借老人的帮助，开始新的生活行程。老人觉得这一着切实可行。因此引起賽列一种欢欣的希望：即初次投入高等法院〔1〕的放蕩的社会中，有妻和岳母丰富的供給，举行公开的宴会，而且可附带完成他对亚历山大第二的不朽著作——这是由“奥[格斯堡]—一[般]新[聞]”的摘要而成，自己只用一种模稜两可的句子接合起来。所以这件事馬

① 賽列的名字。——譯者

上發动了。游蕩的黄金时代和所謂向城市的“營業道路”开始了。可是不管对瑟罢士梯安發出了一些拘票，不管他的有价值的身体怎样在倫敦招搖过市，沒有一个債权者准备把他当作俘虏，这是特別的困难所在的地方。那个老果蔬商对女婿的“人格”的信任，并不是跟着他这無灾無害而增长的，便对他說，离开这里的家，带着妻搬回遙远的小屋去，現在是时候了。在这迁移的过程中，一部分家具为机警的債权者所沒收，內中有七双靴子是屬於他的。他甚至还提心吊胆，就是那个“小屋”也不能保守秘密，何况他的計劃并不是要和妻馬鈴薯<sup>①</sup>过一种隱遁寂寞的生活。总之，他和馬鈴薯、岳母、果蔬商大逞陰謀，决定把自己送往“新世界”——自然是紐約——当搶到一个“位置”时，馬上叫妻前去。現在的問題就在——本星期当出發——他所需的旅費应为多少金鎊。他要求六十鎊。那个果蔬商以为有一半就够了。瑟罢士梯安的計劃是从美国向亲爱的妻子榨出一張一張的五鎊鈔票，填滿自己的肚子，出版他的“卡斯帕·毫則”(Kaspar Hauser)和“亚历山大第二”，而且作为一个离妇远出之夫，絕不失去馬鈴薯甜蜜的离愁別恨。然畢竟有一个債权者仍旧把他捉住了，真是奇怪。無論如何，他是以“財政上的”亡命者的資格离开英国，比起离开德意志、比利时和瑞士来，是在較有体面的状况中實現的，这一着他达到了。他打算要皮拍伴着同去。皮拍不过伪装同意，目的只在攫取那七双靴子的一部分，可是执行吏却捷足先得。

前几晚，皮拍坐在我家，替孩子們上課，送信人在楼下敲門，有一封出自女人手笔的信，是給他的，邀他会面。他既不認識这种笔迹，也不知道写信的人，然認為有大希望，拿給我妻去看。她看到签名，便知道是爱尔兰的肥胖的老妓女，即我們从前的奶媽，这

---

① 賽列妻的綽号。——譯者

个人自己不会写，是由第三者代写的。你可以想像，夫里多林<sup>(2)</sup>弄得心痒难搔，是何等可笑。同时他和那“母牛”会面了。这就是他的“冒险事业”。啊，威斯瓦密特拉(Wiswamitra)王，你是怎样的一头公牛啊！

不要忘记大斯拉夫[主义]。

祝好。

你的卡·馬·

[1] 倫敦的監獄。(按原文为“Queen's Bench”通常本作高等法院，这里只能用編者所指的一种意义。——譯者)

[2] 指皮拍。

### 三七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六年二月二十九日

一八五六年二月二十九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号。

亲爱的恩格斯：

杜塞尔多夫的工人们派利維(G. Levy)来这里做专使，我整个星期在訪問他。他昨天才离去，在这里时占去了我的全部閑暇時間，無論具有怎样最好的志願，也無法写信給你。我对于他带来的一部分重要的报告，将在最后面告訴你。

諾格特和威廉茲(Norgate und Willams 公司对于你所要的书，沒有現貨。我已經訂了“伊哥耳的勝利曲”(Siegelied Igers)，但願先将其他两本报告給你听。

多布洛甫斯基的“斯拉夫人”是韓卡(Hanka)出版，和它的名称所引起的期望并不相符。不就書的編制而就它的內容講，系分成两部分：一、关于斯拉夫語言学的一些小文章，依照新的研究，这至多还只能有一种古董的趣味(例如焚狄士文(Windisch)的“新約”样本、斯罗文文(slowenisch)的語尾变化、关于“旧約”的斯罗文文

的翻譯等等是)。

二、有一种企圖——这缺乏任何种辯論上的刺激性——是要恢复斯拉夫各民族的特質。这是由抄录各种著作、大多数是德文的著作表現出来的。以下是,构成这書核心的作品目录:

“斯拉夫各民族”。(出自赫得——Herder——的思想等等。)

“哥罗西亚人的風俗”。(出自恩格尔——Engel——“达尔馬提亚、哥罗西亚和斯拉伏尼亚史”。——Geschichte von Dalmatien, Croatien und Slavonien——一七九八年哈勒——Halle——出版。)

“伊利里亚人、摩拉克人等等的風俗習慣”(Sitten und Gebräuche der Illyrier, der Morlaken etc.)。(出自恩格尔上書。)

“伊利里亚人的特性”。(出自陶柏——Taube——“斯拉伏尼亚王国記錄”,一七七七年萊比錫出版。)

“伊利里亚人的服装”。(出自哈揆特——Hacquet——“在塞謨林旅行的觀察”。)

普洛科蒲(Prokop):“斯拉夫人和安特人素描”。(出自斯特立脫——Stritter——“拜占庭史料里的斯拉夫人史”和施略截——Schlözer——北方通史”。)

从哈揆特教授先生:“西南和东方斯拉夫人的描写和記錄”中的摘要。

“俄罗斯人的民族性”。(出自杜伯勒·德·聖·卯列——Dupré de St.-Maure——“对于俄罗斯人風俗習慣的觀察”,共三册。一八二九年巴黎出版。)

“一般斯拉夫人的特性和文化”。(出自沙化利克——Schaffarik——:“斯拉夫人語文等等的历史”,一八二七年阿芬——Ofen——出版。)

这里大概都齐备了。附屬的有捷克(Czechisch)語文中:“波

希米亞的伽圖”(Der böhmische Cato), 出自一種舊手稿, 曾由已去世的佛伊格特(Voigt)寫成現代文學。

多布洛甫斯基的寫作具有一種粗野懇切的和質樸的風格, 用最大的熱誠對待他的“去世的”或尚存的德國同輩。“斯拉夫人”一書中使我覺得有趣的唯一東西, 是作者承認德意志人為直接研究斯拉夫歷史和語言之祖的那幾段。

關於語言的研究, 在他所引征的著作中有: “施略截: ‘對一般比較的斯拉夫文法和字典的建議’”。更有“施略截: ‘對於用拉丁文完全正確地表現俄文的建議’”。就一般講, “宮廷顧問官施略截君”表現為師長, 而其他人等自認為他的學生。“施略截的‘涅斯忒’(Nestor)。凡要用批評的眼光、一般懂得斯拉夫歷史、特別懂得俄羅斯編年史的人, 這是一部不可缺少的著作。”講到佛伊格特的“普魯士史”: “是第一個宣布波希米亞人具有古代記錄的。”

此外所引征的是:

“佛利施(Johann Leonhard Frisch)的‘斯拉夫文學綱領’”, 一七二七至一七三六年出版, “他曾闡明許多種斯拉夫方言的歷史”。

“‘十六世紀符騰堡的斯拉夫書籍印刷’。系施奴勒(Chr.Fried Schnurrer)教授的一種文學報告, 一七九九年杜平根(Tübingen)出版”——“是一部很寶貴的書, 對於焚狄士文的和哥羅西亞的圖書史有最好和最重要的幫助。”

另外也還有引征: 施略截: “北方通史”。約旦(Christoph de Jordan): “斯拉夫人起源之作”等等, 對開本兩冊, 一七四五年維也納出版。多布納(Gelasius Dobner)和哈格克(Hagek): “波希米亞年鑒”, 一七六一和一七六三年布拉格出版(施略截說及作者道: 他是不亂說的第一人)。斯特拉立脫: “對曾經生活於多瑙河各民族的回憶”……“拜占庭的著作者”, 一七七四年彼得堡出版。吉爾曼(Gercken): “斯拉夫人太古史研究”, 一七七一年萊比錫出版。加

忒勒(Gatterer):“同时代的世界史导論”,一七七一年格丁根出版,和吉布哈迪(Gebhardi):“世界通史”,一七八九年出版。

在这一切著作中,都只有書名,除上面引征的批評是例外。那就是“斯拉夫人”。

至于第三本書的名称为:

赫夫脫(M. W. Heffter)博士:“‘自五世紀末以来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人的世界斗争’,一八四七年出版。”(价七先令。)作者在序言中自行承認:就普魯士“祖国”涉及斯拉夫的历史講,他原来只深悉这一部分的历史。此書有四八一頁,而五世紀末至一一四七年这个时期占去四分之三以上的篇幅。其余的只是偶然并完全簡短地涉及十三世紀,甚至十四世紀。

我給了你关于这两本書的报告,等待你是否訂購的命令。赫夫脫还刊布了:

“斯拉夫人的特性”,一八五二年萊比錫出版。(四十五頁左右。)构成布洛克豪斯出版的“談話、教訓等”丛刊第十小册。是斯拉夫史的通俗的概論。我从这本小書中看到尼古拉在一八四九年曾降諭旨,“严禁他的一切臣民参加大斯拉夫主义”。

我在博物館找到关于俄罗斯的五册对开本手稿(只涉及十八世紀),并取出来了。这是以勤于搜集著名的副主教科克斯(Coxe)的遺稿。駐彼得堡的英国公使致本国内閣的許多原稿信件(至今沒有刊印的)都包括在內,其中好些的确暴露了真相。一七六八年的一种手稿中有一个公使随員論及“俄罗斯民族的特性”。我会将其中的一些摘要寄給你。畢特的一个堂兄弟,大使館的牧师对于俄罗斯的“劳动組合”(Artels)同样有一种有趣的报告。

最新的法文著作除少数例外,虽是反俄的,几乎都染上了大斯拉夫主义的色彩。如台斯普雷(Desprez),特别是息普立安·罗伯(Cyprien Robert)于一八四八年在巴黎出版一种刊物,名“波兰。



东欧各民族现代年鉴等等”，同一作者所刊布的书还有“‘土耳其的斯拉夫人’，一八四四年版的卷首有导言等等，八开本，一八五二年巴黎出版。”更有：“‘斯拉夫世界——它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一八五二年巴黎出版。”一个巴黎的著作者笔名爱德蒙（Edmond），当系波兰人，刊布一种极恶毒的著作，反对俄罗斯人对社会主义的冒充，并论及他们的公社等等，就这一点看，他构成一个例外。我至今不能找到这种著作。将向“两个世界评论”〔1〕上去查查，上面应有它的摘要。

今天开始写这封信时，本想将大堆闲言杂语告诉你。但我已走了弯路，现在时间紧迫，只好留待明天，此刻仅报告一声，海斯（如盎曼特来信说的）因饮酒精的结果，不免自速其死；有烟癖的亡命者奥斯瓦特不懂一个法文字，被任为伦敦大学专校〔2〕的法文教授；鲁格也许不过有点脑水肿病，但他的朋友们传播他患“水肿症”；有些德意志的高等人物（福黑尔、迈恩、佛郎克、陶斯瑙等）明天在旅馆主克尔布（Kerb）处集会，讨论祖国必需的事件，要达到诚心诚意的和谐一致，而“迈恩”宣布“希望”能运动步协“参加”这种协商；末了，还有蒲鲁东神神气气、堂堂皇皇、做起法兰西铁路的经理来了。

祝好。

你的卡·马·

〔1〕 巴黎保守派的大杂志，创立于一八三〇年。

〔2〕 和这个大学有联系的高等学校。

三七七 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六年三月五日

一八五六年三月五日。

索尚，第恩街，二十八号。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我在下星期将对赫夫脱的书加以更详细的查考。如有材料，即将订购。爱喜和夫(Eichhoff)：“斯拉夫人的语言和文学史”，一八三九年巴黎出版。”是一部很糟糕的书。除文法部分我不能批评外（但使我感觉惊异的是宣布立陶宛人和拉脱维亚人——为斯拉夫人。这不是无聊吗？），其他部分大都是从沙化利克的著作中剽窃来的。这家伙对于斯拉夫人的民族诗，于法文翻译之外，也列入原文的样品。我发见内中也有伊哥耳的远征。这首诗的要点是这个俄罗斯的亲王对统一的忠告，正在真正的蒙古匪徒攻入之前。这首诗有一段是特别的：“看啊，美丽的哥德族(Goten)姑娘，在黑海滨上，怎样地在歌唱。”就这段诗看来，革德人(Geten)或哥德人已经庆祝土耳其的波罗夫息泥人(Polovcenen)对俄罗斯人的胜利了。这首诗的全部虽有渗透了异教的因素，但仍是基督教、英雄式的。在另一方面，波希米亚人英雄诗集中的波希米亚英雄歌“扎博伊”(Zaboi)（“萨莫”？—Samo？）是完全争辩式并迷信式反德意志人的，德文翻译由韩卡和斯窝博达(Swoboda)出版。似乎是为反波希米亚人所打击的一个德意志上尉达哥伯(Dagobert)而发。其中用很质朴的诗的形态，斥责德意志人要强迫忠厚的波希米亚人以一个唯一的妇女为满足，不过对基督教也同样有报仇的呼声。波兰人除“阿达尔柏(Adalbert)”对圣母的“祈祷”外，没有通俗诗，然我却找着一些这样的诗：

革截(Götze)：“甫拉狄密尔亲王及其满座的朋友”，一八一九年出版。“俄罗斯人民之声”，一八二八年出版。

卡倍耳(Siegfried Kapper)：“斯拉夫的歌曲”，一八四四年莱比锡出版。又“塞尔维亚人的歌曲”，一八五二年出版。（比雅科布斯——Jakobs<sup>①</sup>——的完备些。）末了，还有服克·史梯芬诺威慈(Wuck<sup>(1)</sup> Stephanowits)的“塞尔维亚的新婚歌”。德文是威

斯呂(E. Wesely)譯的，一八二六年佩斯(Pest)出版。

引起我注意的、以及下星期還要替你查考的著作，除息普立安和台斯普雷：“一八五〇年夏南斯拉夫人的遷徙”，兩冊，一八五一年萊比錫出版(也譯成了英文)外，有“關於塞爾維亞王國的考察”，一八五一年維也納出版。“南匈牙利的塞爾維亞人的運動”，一八五一年柏林出版。“斯拉夫主義和偽馬札兒主義。一切人都是朋友，只有偽馬札兒人是仇敵。”一八四五年萊比錫出版。“在匈牙利的斯拉夫人的困苦和伸訴”，一八四三年萊比錫出版。

我記不起“新普[魯士]報”是否在曼徹斯特。這報現在很有趣。普魯士政府于今和從前的路[易]十八一樣，找不到忠于君主的國會，致使這官僚主義的政府對於這些認真估量自己勝利的鄉村紳士，開始發生恐怖。在討論鄉公社、法院和地產的情況中——如老多勒沙爾所說的，“有關麵包的問題”——普魯士國會中的衝突是嚴重的。普淮爾(Pfeil)伯爵替地主們要求特權，讓他們的人民痛受打擊，並頌揚自己所做的這種英雄事業，這你會看到的。左派已將一八四八年的牆壁招貼陳列出來了，這是普淮爾在一八四八年親自簽字，而且完全保持在“這瘋狂年”的腔調中的。雙方發生了格鬥，“新普[魯士]報”今天載有一篇社論，明白宣布他們的黨有“卑鄙的流氓”，和自由黨有十分“高貴的”黨員一樣。它宣傳“溫和”、“調停”、“主義上的鬥爭，可是沒有私人的爭執”。左派要考慮到，“山岳黨(Der Berg)總是吃掉吉倫特黨(Gironde)”。它要細心想想，“無論和平與否，普魯士面臨着內內外外的重大糾紛”，而此刻“黨的分裂”就等於“自殺”。這不是好極了嗎？同時普魯士國內沒有一只雄鷄對國會及其分裂啼過一聲。這種恐怖的自白尤其重要。利奧(Leo)爸爸曾在君王面前作過關於孟采爾(Münzer)

① 原信末尾無“s”，而舊版却有，又本書第三七八和四二四信所指系一人，均有“s”，故此處譯作“雅科布斯”以統一。——譯者

的演講(一部分登在“新普魯士”上)。人們可以說,這是直接對你在“新萊[茵]報評論”上的論文而發的。對於宗教改革為革命之母的斥責,自然必須加以洗刷。蒙[策]是一個“狂熱的教徒”,他說:“我是為信仰而理解的。”路得說:“我是為理解而信仰的。”斯佩訥的(Die Spenersche)<sup>[2]</sup>曾經回答道:路得對於自己在政治上所扮演的不幸的角色,晚年已經懺悔了云云。你看在牧師層中也顯出醞釀的真相來了。

(講到宗教改革,奧地利已經為斯拉夫人的危險性預先安下了根基,那里的一切種族、除俄羅斯人外,都有宗教改革的意識。“聖經”的翻譯因宗教改革而出現於一切斯拉夫民族的方言中。因此的確促成民族精神的警覺。在另一方面,和基督新教徒的德意志北方有深厚的聯盟。奧地利倘不曾壓制這種運動,那在基督新教中便建立了優越的德意志精神的基礎,同樣建立了對抗希臘的、天主教的俄羅斯的堤防。奧地利已經使德意志陷入污泥中,而且在德意志和在東方一樣,替俄羅斯人做了準備工作。)

你已經看過上星期五國會開會的消息嗎?伊文思在會中斥責帕爾麥斯頓,說三個半月前即因喀斯事件予以警告,竟不相信;說判穆爾(Panmure)在寫給辛普孫(Simpson<sup>[3]</sup>)的急報中說:“您被任命為刺格蘭(Raglan)的繼任人”,並加上一句:“照顧道布(Dowb)!”不幸的辛普孫回信道:“把你的急報重復一下”,於是判穆爾——如伊文思所稱呼的這位“噶爾諾卿”——說:“照顧道布嫂”(是他的表姊妹之一<sup>①</sup>);末了,哈密爾敦(Hamilton)卿在國會中指出伊文思的罪狀,說他于英克曼(Inkermann)的戰役後,曾勸告刺格蘭棄去大炮和戰壕,將英軍用船運走。這可憐的伊文思

① 原信的“一”字作 einen,是陽性,應譯為“表兄弟之一”(因原信的 Vetter,可指堂表兄弟、姊妹),但與上文文意不合。舊版作 einer,是陰性,故可譯為“表姊妹之一”。——譯者

于前天作“公开的謝罪”。就某个刚从东方回来的士温 (Swan) 的文字看，喀斯的泄漏軍机事件頗为明白，这不是由于近来、而是由于从前的泄漏导成那种局势的。

現在来講賽列。約于三星期前乘南罕普吞輪船往美国，因为郡长开始在追踪他，坚决要从哈黎法克斯致电給他从前投稿的紐約“国家报”：“‘卡斯帕·毫則’有名的作者瑟罢士梯安·賽列已經幸运地在大西洋西岸登陆了。”这个偉大人物的“亚历山大第二”五十五頁，大部分是摘自“奧[格斯堡]—[般]新[聞]”，还留在这里，必須赶快将一份抄稿寄給他。当在大洋的两岸同时出版。他曾挟着这种無聊的作品，大肆欺騙，讓他的妻和小姨等照抄出来，使她們过去和現在对于可怜的瑟罢士梯安“蜜蜂一般的”勤勉，都表示惊异。因这部“亚历山大第二”和倫敦書商的談判，使他得在这里用学术的面目去掩飾他的“營業之道”，他每天所極力注意的是龙虾和其他东西的品質，而法国式的“炒蛋”也是其中的一种。除这部“亚历山大”外，他还有其他臭事。你記得，李卜克內西曾为他發出一張期票，愚蠢地幻想賽列会向人貼現，替他弄到几鎊。当期票到期时，沒有兌現。賽列夸說已照付。其实他不过把它延期了。自他离开两天之后，李卜克內西接到城內一个律师的来信說：他当付出期票的款項。賽列有个戴綠眼鏡的小姨因皮拍眼光迟鈍，竟爱上了他，特派他到果蔬商那里去。那个家庭頓起恐慌。瑟罢士梯安曾經收到应付期票的款項，但吃光了。同时爱情战胜一切，他的妻确信自己只能有一次爱情，而且的确只能由瑟罢士梯安求得爱情。所以力求和解。那个果蔬商却是严肃而憂郁的，每天探問他的亲爱的女婿詳細的情形。这事件仍是悬而未决。同时每天收到新的、所謂兌过現的期票。

利維。由杜塞尔多夫的工人派来，有两重任务：一、告發拉薩尔。經過了十分精密的考查，我相信他們是对的。自伯爵夫人收

到她的三十万达列后，拉[薩尔]完全变了形；对工人们故意避不见面，这个酒色之徒挟着一双淫眼，乱吊膀子。他们更责备他时常利用党去干他私人的齷齪勾当，并且为着诉讼的利益，要利用工人做私人的犯法事件。诉讼是这样结束的：哈慈费尔德伯爵的管事斯托庫姆(Stockum)，你是知道的，他和伯爵弄翻了，后来被陪审法庭判处五年徒刑。他讓拉[薩尔]知道自己手中有証明伯爵伪誓、伪造等等的文件，可以将伯爵投入监狱。拉[薩尔]允許給他一万达列。在另一方面，拉薩尔劝誘檢察长刻斯脫利慈(Kösteritz——他因这件事被迫辞职)，讓哈慈费尔德伯爵知道有一种控告他的訴状就要發出。当拉[薩尔]将这些誘惑性的文件去交換伯爵和伯爵夫人和解的签字并撤回訴状时，伯爵已經逃往巴黎了。(刻斯脫利慈的动作自然純粹是他的工具。)所以诉讼突然告一結束，并不是由于他的法学上的銳利眼光，而是出于一种完全卑鄙的陰謀。拉[薩尔]并没有付給斯托庫姆一万达列，工人们說得对：他如果将这笔錢交給党，而不是为伯爵夫人保留着，如此背信違約还可加以原諒。他们还講了一批私人的卑鄙事件，我都忘記了，故不能再写出来。内有一件是杜塞多夫人社耳(Scheuer)預先付錢給他去作买外国公債的投机。錢失光了。社耳当时破了产。拉[薩尔]所办的诉讼照利了。社[耳]要求預先付出的金錢。拉[薩尔]用輕蔑的态度斥責他，指出法典第六章禁止在外国交易所投机。工人们說，拉[薩尔]曾借口为着正义的緣故，牽涉在这种訟案中，他们因此对于一切都予以原諒。他現在得胜，不讓伯爵夫人報酬他的工作，自己独立起来，竟沒有任何口实，低首下心，生活在她的羈絆之下，和一个被豢养的人一样。他总是自夸，說诉讼一經胜利，就要做什么。現在以故意挑战的态度，把工人们丢在一旁，視為多余的工具。然他仍出席一次(私人的)集会，那是元旦，因有一个法国的上校在座。他在六十个工人面前，除“文明对野蛮的斗争”，即西方列强对

俄羅斯的鬥爭外，什麼也不說，這是使大家一致驚異的。他的計劃是重往柏林，裝作大人物，大接賓客。他從那里回來時，曾當着利維的面，允許伯爵夫人，將發起“由文人們加以款待”。并同樣當着利維的面，不斷地表示他的“專政欲”（他看待自己，似乎比我們看待他完全不同，他自認為世界的征服者，毫無顧忌地從事于一種私人的陰謀，好像是一個真正重要的人物要犧牲十年工夫在這樣一件微小的訴訟上面）等等。此外，拉薩爾是怎樣的招災惹禍；為着使工人黨內的一個人混入警察中做偽裝特務，曾將我的一封信拿給他，叫他說信是從拉薩爾處偷來的，以便證明自己的身分。工人們更說：他如果沒有轉入資產者黨的直接目的，就他的外交姿態講，對待他們不當這樣厲害。同時，他自信有充分的力量，在一種叛亂的當兒，如登台向群眾說些大話，就可以引誘他們，如此等等。利維說，人們非常恨他，我們始終可以斷言，當杜塞爾多夫發生運動的時候，他如在場，工人們會殺死他的。他們又確信，如有什麼可疑的事傳入他的耳中，他會及時加入另一方面。

這一切不過是零星聽到，一條一條寫下來的。我從前雖很袒護拉薩爾，現在雖很不相信工人們的饒舌，然這整個事件已經給我和佛萊利格拉一種深刻的印象。我已對利維說過：就唯一方面的報告，自然不能作出一種結論，然無論如何，懷疑總是有用的，他們當繼續監視這個人，但暫時應避免任何種公開的破裂；我們也許會找到機會，強迫拉薩爾取一種明白的態度等等。

你以為怎樣？我也想知道天狼星的意見。

二、派利維來的第二個目的是對我說明關於萊茵省的工人狀況。杜塞爾多夫的工人還和科倫人——這裡再也“沒有主人”——有聯絡。但現在主要的宣傳是在索林根、伊則倫（Iserlohn）及其附近、易北菲爾和山區威斯特華倫的工廠工人中。這些人要在產鐵區和鐵工業區用武力發難，而且只因希望法蘭西的革命以及“倫敦

方面的人相信时候还没有到”，才被阻住。这件事如果还要长久发展下去，利維以为一种暴动是难于阻止的。但無論如何，巴黎的叛乱便是信号。这些人似乎确切相信，我們和我們的朋友在最初的时刻，馬上会奔向他們。他們自然感觉需要政治和軍事上的領袖。这一点他們現在决沒有弄錯。不过在他們極端自然主义的計劃中，恐怕我們还没有来得及离开英国，他們已經失敗四次了。無論如何，人們应当从軍事观点上向他們精細地說明什么是可行和不可行的。我自然表示：如果情勢許可，我們一定出現于萊茵的工人中間；巴黎或維也納或柏林如沒有發难，他們独自暴动是沒有意义的；如果巴黎有了信号，在無論如何去冒一切危險是好的，因为即使暫時失敗，也只能有暫時不好的后果；关于萊茵省直接由劳动人口出發，应干什么的問題，我和我的朋友們一定严肃地給予忠告，他們在某些时候当再派代表来倫敦，但沒有先期的商討，不要动作。

易北菲尔(或巴門?)的鞣皮匠人在一八四八和一八四九年是完全反动的，現在特別喜欢革命。利維确切告訴我，你个人在烏帕流域的工人中是被視為“他們的”人。此外，法兰西革命的信心，在萊茵似乎傳播得頗广，就是那些庸俗人也說：这一次和一八四八年不同。这一次来的不是一八四八年的空談家，而是像罗伯斯庇尔等等的人。民主主义的威望在萊茵至少是十分低落的。

祝好。

你的卡·馬·

〔1〕 原信作Vuk。

〔2〕 指斯佩訥的报，柏林出版。

〔3〕 原信作“Simson”。

三七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六年三月七日

曼徹斯特，一八五六年三月七日。



亲爱的馬克思：

关于斯拉夫問題的詳細来信，十分感謝。爱喜和夫是語言学的欺騙者，其欺騙甚至超过克拉普洛特（Klaproth——克拉普洛特还稍微懂一点），这我早就知道的。如接到書，打算对伊哥耳中的哥德人的历史查看一下，一批哥德人直至十世紀、甚至十一世紀仍居留于克里木，这是确定了的；他們在拜占庭的〔1〕中至少是以哥德人的姿态表現出来的。你能替我找出韓卡和斯窩博达的波希米亚丛刊的書名和价格嗎？这丛刊一定是乱七八糟的，这两个人全是驢子。——当四十年代，波兰的民歌已在什么地方刊印过。——我曾在格林翻譯的服克（Wuck）〔2〕“塞尔維亞文法”中看到所引征的革截的“甫拉狄密尔”等等，注明：“可惜沒有俄文原本。”卡倍耳系布拉格的犹太人，于一八四八和一八四九年从波希米亚替“宪政报”写“南斯拉夫人的迁徙”，是一个文人；他的翻譯是否合用，不能断定，然我有些怀疑。雅科布斯将塞尔維亞的新婚歌全翻譯出来了。你所指的匈牙利的和土耳其的塞尔維亞人的政治著作，博物館如果有的話，也許值得一看。

“新普〔魯士〕报”并不在曼徹斯特，然我在“科倫报”和“奥格斯堡”上搜索了普淮尔的故事，找到爽心悦目的东西。在另一方面，“新普〔魯士〕报”懺悔的社論对我自然是新鮮的；不管一切封建的炫耀怎样，現在的貴族和資產階級在根本上是二而一，这种突然的明見是太美丽了。

（你对于涉及斯拉夫人和基督新教的奥地利所說的，完全对。幸而斯洛伐克（Slowakei）保有一种十分强大的基督新教，这对斯洛伐克人反匈牙利的惰性大有补救，在波希米亚的每种严肃的民族运动，除無产階級的外，也还保持一种胡司派的（hussitisch）<sup>①</sup>、回忆的混合物，因此会削弱特有的民族性。斯洛伐克的农民在十五

① Johann Huss是波希米亚的宗教革新者。——譯者

世紀的斗争很有名，現在未免可怜。

我将把喀斯的事件看一遍，士温的著作是什么名称？

賽列的故事的發展經過是每个人所願望的，只有李卜克內西和那个果蔬商不願意。向这个沼澤等等懶洋洋地看一眼吧。

拉薩尔。这家伙的大才有些可惜，但此等行为是太坏了。人們对他这样一个人必須时常当作惡魔般看待；他是斯拉夫边界上的真正的犹太人，老准备在党的口实之下，利用每个人去达到他私人的目的。于是力求滿足这种往上流社会鑽的嗜欲，那怕只在表面上用各种各样的香油和化妆品粉飾一下这个齷齪的布勒斯劳的犹太人，总是討厭的。然这一切只是要严格加以監視的事件。他如做出这样的事，直接引起党的动摇，那么，杜塞尔多夫的工人們对他那样怀恨，我絕不發生誤会。今晚到天狼星那里去，把这件事告訴他。我們中間沒有人相信拉薩尔，不过对于布耳革斯所犯的种种愚行，自然也要防止他重犯。人們要讓一切这样进行着，如你写給杜塞尔多夫人們的那样，这就是我的意見。如能使他对党采取一种直接的公开的步驟，那我們便捉住他了。这似乎还不会有，而丑行原来完全出在不正当的地方。

哈慈費尔德的事和三十万达列，我全不知道；我以为她只有一种每月或每年的收入。拉薩尔沒有給哈慈費尔德一頓痛打，人們是永不能原諒的。关于其余的事件，将来再談吧。

你的弗·恩·

〔1〕 缺了一字(文件?)。(按斯圖加特版作“丛刊”。——譯者)

〔2〕 原信作 Vuk。

三七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六年四月十日

一八五六年四月十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我再执笔的好机会又来了。以前各种各样的家事把我羈住，动不得笔。

附上一、利維由杜塞尔多夫寄給我的信，信中所提及的都罗忒 (Touroute) 是法国的前上校。他于昨天我不在时来家，而且将往利物浦，有几天不能見面。他和我妻作过較长時間的談話，所談的精华在第二附件中，由她亲自整理的。利維信中所說的 M. 是米刻尔。

你在几天之內会收到寄来的俄、德文“伊哥耳”；藍皮書；德斯·特里尔 (Destrilh)；“关于土耳其的机密报告”和“人报”〔1〕的剪頁，这頁因我延誤了，今天不能一同寄出，这是一个終身流放开云、名塔細利尔 (Tassilier) 的，致海軍大臣的一封信，內中暴露部斯特拉巴对流放者的可怕的秽迹。你本来早就可以收到藍皮書的，但起初因日常事务的牵制，几次被迫中断我对这种对象的論文，去写其他題目，故不能缺少这部書。后来又来了你所知道的朋友們想領略書中的新奇的事物，至少要一天，然过了一个星期，还没有送回。

講到这些喀斯的文件，“泰晤士”在三篇轟炸式的社論中，已經將一八五四年八月至一八五五年二月頃的一部分宣布出来了，这就是說，絲毫沒有涉及真正有趣的和决切的时期。那目的自然是因內閣將一切責任轉嫁給勒德克利夫和在亞細亞的土耳其高級武官們。此外，最美丽的一件事是，英国政府——如你从德斯·特里尔的書中会看到的——强暴地操縱勒德克利夫的卑鄙的土耳其內閣，而这內閣对于威廉茲所伸訴的种种秽行，一部分是予以保护，一部分是由它促成的。然这一切是附屬事件。我由对斯提柏耳所运用的类似手法——即指証伪造的日期和虛構的地方——对于使喀斯陷落的計劃及其一貫的执行，已向領導的政府，照我的意見，

無可爭辯地指出了，它这一次还有一种幸运，面对着波拿巴，能够显示自己是热忱地“为着这件事”斗争。关于本来军事上的事件，即喀斯的防御，我自然没有涉及，然对于威廉兹的“流品”，却有些怀疑。

我将自己的手稿告诉琼斯，如有可能，这就是说，如能找到租马丁(Martin)大厅的钱，他打算于国会开始讨论喀斯的陷落之前，在大厅演讲这个问题。

现在在泰因河的纽喀斯尔、伦敦、北明翰和其他几个地方的宪章派和乌尔卡特派正进行一种激烈的争辩。你会知道，琼斯带着芬隆(Finlen)做掩护，已宣布自己为宪章派的独裁者，并已建立一种新的组织，这种组织的确是在发育中，不过另一方面，也已激起对抗他的大怒潮。

从法兰西冲出来的“投机的投机”，在莱茵省和柏林——不是在观念上，而是在实行上——正和在莱茵河彼岸一样坏的蔓延着。内阁的“普鲁士通讯”把这种社会罪恶和欺骗的悲叹声表现出来了。那上面严肃而着重地指出，在最近的将来，普遍的金融危机是“不能避免的”。

你知道海涅死了，但不知道西门·居利在纽约“新时代”上对他的坟墓撒了一泡尿，我要说西门是撒尿。“新时代”是向斯图加特〔2〕逃避的德意志国会中的前狮子〔3〕所办的。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犹太女人屁荷亨·厄申(Hohenscheisse-esche)或屁荷亨·林敦(Hohenscheisse-linden)的诗人或唱情歌的人自然发见海涅不是诗人。他“没有灵机”，充满“恶意”，不仅诽谤科伯斯第一〔4〕，甚至诽谤伯涅的女友，即伟大的伯涅的“卯斯”(Mause)、缪斯(Muse)或墨斯(Möse)①，即那个花姐姐〔5〕。

① Mause的意思是“耗子”，Muse为希腊神话中司文艺的女神，此处三个字都因谐音而为文字游戏。——译者

这里成立一个保护小商人的会。这个会發行一种毫無价值的周刊，作为自己的保护。我們的朋友賽列“伴着妻”在这上面做大言欺人的“騙子”。

但还有較大的事件要提出来講一下。皮拍从一月起，又欢天喜地过着海盜式的生活，他从我处取得的補助費虽不算少，每天对房东太太却处于最緊張的状态中，現在突然想到自己是缺乏一种小資本去做一个大人物。賽列的小姨是那果蔬商的第二个女兒，像一枝蜡烛，戴一幅綠眼鏡，許久以来，即死心塌地爱上了皮拍。全身綠得和銅綠一样，并不像蔬菜，簡直綠得有皮無肉。皮拍說她很丑，但已發見她不無理解力，这她無疑地証明了，因为她認為我們的汉諾威荒地上的羊〔6〕是一个迷途的德国摆倫。那女子抓住皮拍，不仅像牛蒡一样，而且和毛虫一般——皮拍大前天决定向賽列的岳父說出自己的心事。他不願在“爱人”的面前做这件事，害怕要吻她，这在事实上对于一个不慣于吃蜡烛的西方人，确是一种难堪的动作。但厉害的皮拍喜欢把爱情的事和一种借錢的企圖連在一起宣布出来。皮拍如果没有抓住果蔬商的荷包，借到錢，便不願表示他的心事。他必須有一种小資本，如二十至四十鎊，以便造成自己做一个体面教师的地位。同时他想讓他的“爱人”以未婚妻的身份尝一尝寡居的滋味，并且决不是由于同情来娶她的。不管一切綠的怎样，这整个事件带有臭味，但皮拍幻想自己是有体面的人，会弄好的，这就是說，对于未来的岳父这种“勉力的”預貸，在将来某个时期中会零星偿还的，現在不妨慷慨慨讓他的女兒来做这种交易。自从这个糟糕的日子起，皮拍只来过我家一次，仅停一分鐘，我不在家。自称为“幸运兒”。小燕妮称他为“結过婚的本泥狄克(Benedick)①”，但小劳拉說，本泥狄克是一个有机智的人，

① 采莎士比亚“無事自扰”(Much ado about nothing)一劇中的角色，他發誓作独身者，却陷入結婚的网罗中。原信作Benedic，德文本編者注中譯为Benedikt。——譯者

他只是“一个小丑”，而且是“一个不重要的小丑”。孩子們于是不断地念她們的莎士比亚了。

李卜克内西终于好了一点，变成一个年轻的李卜克内西了。

妻因“君王陛下最高的特殊諭旨”，接到柏林的一張护照。拟于五月率领全家往居利，約住三、四個月。

祝好，并問候天狼星。

卡·馬·

〔1〕 法兰西民主主义的报。

〔2〕 原信作 Stuckert。

〔3〕 指勒味·卡尔柏(Löwe von Calbe)。(按“Löwe”同时又为普通名詞“獅子”的意思，故这里的“獅子”本来只是勒味的代名詞，別無深意。——譯者)

〔4〕 即味涅帶。

〔5〕 燕妮·华尔·司特劳斯即(Jeanette Wohl-Strauss)。

〔6〕 指皮拍。

### 三八〇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六年四月十四日

曼徹斯特，一八五六年四月十四日。

亲爱的馬克思：

我很想看到藍皮書。但沒有工夫把其中編年的比較进程通看一遍，这你已經做过，能否对主要的难关所在，偶然給我一些指示，我只能将限于軍事方面的詳細看一遍，如果可能的話，也将和散得維慈(Sandwith)的書〔1〕作一对比。关于琼斯的政变和以后的事件，我們这里絕無所知，不过我必須再弄到人民报。

在德意志的欺騙事件的确从来没有这样盛行过。麦維森(Mevissen)是萊茵省之王，和莫尔尼共同收买“独立”，并在卢森堡(!)設立一个国际(烏拉!)銀行。我已看見“普魯士通訊”上的咆哮的文章。同时又提防，使曼推斐尔(Manteuffel)和海特(Heydt)不压制这种欺騙的事；在汉諾威、萊比錫和其他地方都設立动产信用銀

行(2)，凡它們不能完成的事件，便暗中行騙。現在欺騙的最后局面展开了：俄罗斯輸入資本和投机事業，在这版圖中和几百哩的鉄路上，欺騙的事也許会發达起来，在短时期內即将弄得皮破骨穿的。当我们一經听到伊尔庫次克(Irkutsk)的大干綫和直达北京的支綫等等时，便是我們捆行李的时候了。这一次的崩潰是前所未聞的；一切因素都有：一切有产的和統治的社会因素都緊張、广泛地牽涉在內。此外，最有趣的是英国的先生們，确信在这里占优势的“健全的”商業中，如此事件絕不会發生。人們在直接的生产中，用一种小額的投資，于一年內可以引起一切市場的充斥，特别是当交通上对資本有如此巨大的需要时；如果人們普遍地知道这一点的话，那末，就不会在工業生产中干强大的欺騙勾当，这是十分明显的。但工業生产也会因交通上的欺詐事件而大大地超过它的尺度，举例來說，不过比一八三三至一八三六年以及一八四二至一八四五年迟緩些罢了。今年眼見一种向所未有的三百五十万包的收获量，而棉价迅速上升，好像今年的收获并不比一八五〇年的二百五十万包为多。大陆本年和英国对比，較五年前差不多增加三倍的需要，下面的表是从每年九月一日至四月一日由美国輸出的例子：

	(单位千包)			
	1856	1855	1854	1853
七个月中对英国的輸出	1,131,000(3)	963,000	840,000	1,100,000
七个月中对法国的輸出	354,000	249,000	229,000	255,000
七个月中对欧洲其他港口的輸出	346,000	167,000	179,000	204,000

所以大陆在一八五三年所接受美国的輸出为英国所接受的45/110，等于1/3，而一八五六年則为70/113，等于5/8。此外，还有大陆从英国輸入的。你看大陆工業对英国工業已經完全出乎一切比例之外上升了，而不列顛的先生們可說是在走下坡路，在他們的棉花制造業中不要營業过大，是有一切原因的，但最好将一八五

三和一八五六年作为对比，因为这两年的收获为三百三十万和三百五十万包，是很大的。至于对法国的输出大不过虚有其表，因为内中一部分是从哈佛尔轉往瑞士、巴登、法兰克福和安特衛普。然英国革命最富活力的胚胎正培植在大陆工業这种巨大的飞躍中。

我时时看到保护貿易的廢料，可惜不能从中找出佩服我們的朋友瑟罢士梯安的东西。

皮拍的故事〔4〕逐漸变成索然無味了。

[信的結尾丢了]

〔1〕“喀斯圍攻日記”，一八五六年[出版]。

〔2〕依时价供給有价証券的机关。

〔3〕最后的三个圈都是馬克思加入的。

〔4〕原信作Piperiade。

### 三八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六年四月十五日]

星期二。

亲爱的恩格斯：

最近一信是对你最后的信作复。今天只有一个問題，如有可能，請回信答复。我本日沒有論文寄給“論壇”，因为浏览藍皮書中关于喀斯的事件，还没有完畢——書在昨晚很晚才到手。我要于星期五把我的論文寄去，希望和你的同时寄。現在来談問題：

藍皮書的一大部分是純粹軍事性質的；你以后可以看看是否能写出什么。但有一点願听听你的批評意見，因为这在實質上也涉及这事件的政治外交的方面，我对星期五的論文，已經要談到。土耳其人提議于六月底派一支援軍往勒杜特 (Redoute) 和卡勒 (Kaleh) 以便从那里向庫泰依斯 (Kutais) 等处采取行动。在英国政府方面，願派援軍經特勒比遵德 (Trebizond) 往挨尔斯倫 (Ear-



zeroum), 似乎把喀斯看做無关重要的地方, 予以放弃, 而視埃尔斯倫为抵抗的中心点。無論如何, 便于行动的順利时机, 是因这种爭論不可挽回地葬送了。关于这个問題, 你因此得到充分的报告, 我这里特加上一些重要的摘要。

勒德克利夫致克拉林敦。一八五五年六月二十八日。

“土耳其的大臣們曾声称从巴統(Batoum) 派一万人往埃尔斯倫, 現在陷入困难中, 有采取另一計劃的傾向。他們提議在勒杜特和卡勒建筑一种战壕陣地, 將維維安(Vivian) 將軍的軍团集中在那里, 由保加利亚軍一万人的支队、俾特孙(Beatson) 將軍的軍隊和巴統減少至七千人的分队予以增援。这些联軍的全部約有三万人, 帶有一切武器。駐在这里, 它們可以援助喀斯或埃尔斯倫的軍隊; 由庫泰依斯或格魯吉亞前进它們可以或者襲击俄軍的后面, 或者压迫俄軍撤退。”

勒德克利夫致克拉林敦, 一八五五年六月三十日。“我从前报告的會議, 今晨在博斯福魯(Bosphorus) 海峽首相家中開幕。除首相閣下外, 有陸軍大臣和佛阿·厄芬迪(Fuad Effendi) 出席。我是由旅长曼斯斐尔德(Mansfield) 將軍伴着的。……所發生的情况似乎如下: 从谷謨利(Gumri) 前进的俄軍, 兵力約为两三万, 到了喀斯的前面; 一部分的騎兵战已經开始, 两天后, 敌人方面进攻, 已被击退, 城市有被圍攻的危險。……所有出席的人都明白, 俄軍或是圍攻或是繞过喀斯, 土軍必須急派援軍去解救, 为此目的有三种可能的行动方法, 而唯一有效的一种似乎是派一支軍从庫泰依斯进入格魯吉亞。由特勒比遵德增援, 最好也不过是和緩的方法。至于在勒杜特和卡勒建筑一种战壕陣地, 在这个不适于衛生的季节中, 便等于使軍隊归于毀灭。真正的問題在能否及时在庫泰依斯集合一支数量充足、于一切方面都發揮效用的軍隊, 开入格魯吉亞, 去威胁俄軍的交通。……土耳其的大臣們提議派遣軍应当由下

列各項組成：巴統及其鄰近各站一萬二千人；分配給維維安將軍的軍隊，估計有各種各樣武器的一萬人；俾特孫將軍非正規的騎兵和補充土耳其別動隊的保加利亞軍中抽調的一萬人；出自同一來源的另外五千人；現在這裏的埃及騎兵團，和期望從突尼斯（Tunis）來的另一團。陸軍大臣又提議對此數加上兩千阿爾巴尼亞人（Albanians）的來福槍手。這幾支兵力……共有四萬四千人，但作個謹慎的打算，實際恐怕不會超過三萬六千人。”

勒德克利夫致克拉林敦，一八五五年七月一日。

“……所提議的向勒杜特和卡勒進軍，是出自土耳其政府的意旨。”

克拉林敦致勒德克利夫。一八五五年七月十三日。

“……女王陛下的政府認為不向俄軍的後面派遠征軍，而向土耳其軍的後面送援軍，較為得計。援軍可開往特勒比遵德，再由該處直指埃爾斯倫。從特勒比遵德到埃爾斯倫的距離，短於從勒杜特和卡勒到梯弗里斯（Tiflis），而且從那裏進軍是經過一個友邦，而不是經過一個敵國；軍隊在埃爾斯倫一定得到支持的朋友，而不是遇着反抗的仇敵；一定是得到供給，而不致遭受飢饉。在喀斯的軍隊如不能維持對抗俄軍的地位，征集全部兵力比分散這個兵力容易打敗它們；而一種戰敗愈是發生在土耳其的前綫，將愈是決定性的。特勒比遵德是一切供給可以登陸的地方等等。”

克拉林敦致勒德克利夫，一八五五年七月十四日。（電報。）

“您六月三十日和本月一日的來件所說增援喀斯軍隊的計劃，不能贊成。特勒比遵德應為行動的基礎，喀斯和埃爾斯倫的土軍如不能在埃爾斯倫抵抗俄軍，可以撤回特勒比遵德，那裏是容易增援的。”

克拉林敦致勒德克利夫，一八五五年七月十六日。“奧麥·帕夏……如果真正決定要把他自己的軍隊任何部分，連同突尼斯軍

和阿尔巴尼亚軍开往勒杜特和卡勒，女王陛下的政府对于这种行动没有什么可說；但关于維維安將軍手下的別动队以及俾特孙將軍的騎兵，女王陛下的政府坚持己見，当統率它們取道特勒比遵德或挨尔斯倫。”

判穆尔卿致維維安將軍，一八五五年七月十八日。

“……我充分信賴您在职务上的才能，絕不怀疑：您会担任土耳其政府所筹划的那种卤莽的和吃不消的远征。用一支軍隊突然登陸去作突击的威胁，甚至攻击敌人的要塞，是一桩事；一种考虑周詳的远征侵入敌国，在它自己的土地上对它作战，完全是另一桩事。”

我承認：克拉林敦的战略和判穆尔卿-噶尔諾为着塞巴斯拖堡的突击，去对抗土耳其在格魯吉亞一种战略运动的計劃所作的精細区别，引起了我最大的好奇心。

如有可能，請立即答复这几点。

祝好。

你的卡·馬·

三八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六年四月十六日

倫敦，一八五六年四月十六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今天由你所知道的運輸公司寄上一包書，內有一、喀斯的文件。二、伊哥耳。三、德斯特里尔“关于土耳其的机密报告”。四、“人报”两份。在一份中有开云的来信，在另一份中有匹阿对馬利安(Marianne)<sup>①</sup>的一套老話，那是他在一个宪章派的会中庆祝今

<sup>①</sup> 法国社会民主主义的秘密結社。——譯者

年二月二十五日法兰西革命紀念节發表出来的。这个勇敢的人自然希望看到因他“致王后的信”所引起的誹語，这次再演一遍。却失望了。同时你由此可以看出此地的法兰西革命制造家对“馬利安”是处于怎样的一种卑下的关系中。五、“人民报”的两張剪頁，这是我对喀斯文件的头两篇論文。續篇和結論也会寄給你的。第一篇論文的原文既已失去，而時間、尤其是琼斯又压迫我，以致我必須就記憶所及，迅速而草率地替“論壇”湊篇論文，所以溜进了一些無聊的东西，很不容易逃避你的銳利的眼光。但这也不要紧。我所以說出来，只是要使你**知道为什么沒有将这东西馬上送給你。**

前天为着“人民报”的周年紀念，举行了一个小小的宴会。这一次我接受了邀請，因为时代似乎需要我，尤其是在全体流亡者中只有我（像該报所宣布的）被邀請，而且也是首先对我举杯祝飲，要我来講一切国家無产阶级的**主权**。所以我作了一次簡短的英語演說，現不会把它刊布出来。我所抱的目的是达到了。达兰第尔（Talandier）〔1〕君——他必須用两先令六辨士購買入場券——和其余法兰西的及別国的流亡者党徒已經确信，我們是宪章派唯一“亲密的”盟友，以及我們虽不参加公开的示威运动，并任听法兰西人公然对宪章主义卖弄風情，然我們随时有力量再取得那已經在历史上給予我們的地位。此举更有必要，因为上面所指的二月二十五日的会在匹阿主席之下，有一个庸俗落后的德意志职工社策尔（老孩子）登台，用真正可怕的落后手工艺工人的方式，指摘德意志的“学者”、即“精神劳动者”，抛弃他們（庸俗的落后职工），致使他們在其他民族的旁边蒙受耻辱。你知道这个从巴黎来的社策尔。我和朋友沙配尔又曾有一些集会，發見他是一个十分懺悔的罪人。两年来的隐居生活似乎已經使他的精神力受到一些磨練。你懂得，只要有可能，把这个人拉住，总是好的，尤其是把他从威里系的手中拉过来。〔沙配〕尔現在对于風〔車街〕庸俗的落后职工們怀有很

大的憤怒。

致斯蒂芬的信，我將為你轉去。拉[薩爾]的信，你本應留在手中。凡不要求寄回的信件，就請這樣辦罷。它們愈少經過郵局愈好。關於萊茵省的事，我完全贊同你的意見。遙望將來，看到一些帶有“背叛祖國”氣味的東西，這對我們是糟糕的。我們是否會陷入一種境地，和舊革命中梅因斯的俱樂部員一樣，這大都系於柏林方面事情的轉變上。這將令人難堪。我們深深知道萊茵彼岸勇敢的兄弟們！德意志的整個事件將取決於農民戰爭的某種再版去幫助無產階級革命的可能性上。那時事情會是壯麗的。

關於斯提柏耳第二，我沒有聽到一點消息。你如知道些什麼，望寫信來。

現在來講那件不體面的事。

皮拍的喜劇是迅速而痛苦地告終了。在一方面，老果蔬商給他一封信，直率拒絕他，並禁止他上門。在另一方面，那只戴綠眼鏡的鴟梟——一個難以言語形容的丑女人——來我家找“她的”皮拍。她提議和他潛逃。他以很審慎的態度，斬釘截鐵地謝絕這一着。——所以喜劇完場了。希望奉得和德<sup>①</sup>經過這種不可抗拒的痛苦經驗，會將毛病治療一下。

附上賽列一信。這個福爾斯塔夫(Falstaff)達到紐約，正準備乘船去得克薩斯時，馬上找着愛得加。愛得加目前已從遺產得到錢。他和賽[列]這一相遇發生了怎樣討厭的結果，你可以從這信中看出來。

美好的侶伴呀。賽列和康拉德·施蘭姆！

祝好。

你的卡·馬·

〔1〕原信作“Tallandier”。

① 指皮拍，參見第三〇四信末段及該頁譯注②。——譯者

三八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一八五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倫敦，索荷，第恩街，二十八號。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你会接到附上的：

一、两篇喀斯文件，即續篇和結論。

二、我曾給琼斯的一篇关于約克公爵的論文。我在內中模仿老科柏特好坏两方面的形态，并把它当作特別报告送給天狼星。

三、老宪章主义者夫洛斯特(Frost)在紐約的演說。

四、米刻尔的信。这信須寄回。我还没有回信，而且事前願听一听你的詳細的“意見”。这是有些捉摸不定的事。“問題中夹有可疑的成分”，答复时难于保持正确的尺度。

你对于發勒甫斯基(Walewsky)君的演說有什么意見？在倫敦对政府都滿怀憤怒，連商店老板的口中都說起革命的話来了。

如有可能，請送一点錢給皮拍。他現在大概会做“人[民]报”的校对員。我只能供給他一些物品。我因他的愚蠢的詭計，狠狠地責备了他一頓，这些詭計重新把他抛到街头去了。关于这里的政治，我本可以报告你一些。但經過邮局来干这件事，是不大妥当的。

今天“广告”的巴黎通訊对于“馬利安”的徒众——他們的行动很好——的訴訟，有一篇短而有趣的报告。

“新聞报”(巴黎的)載有拍尔通(Pelletan)对波拿巴的立法院詩人柏尔梦特特(Belmontet)的一种教訓式的爭論，后者得罪了“皇帝”，也許要被驅逐。

祝好。

你的卡·馬·

三八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六年五月七日

一八五六年五月七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号。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我又将德国来的一封信寄给你了。一直到現在,你既沒有表示接到書包,又沒有表示收到附有米刻尔手書的那封信,不知是否达到。請回信答复。凡成問題的信件,必須确切达到才好。

祝好。

你的卡·馬·

三八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六年五月八日

一八五六年四月(1)八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号。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你的信收到了。昨天一信对你加了压力是可以解釋的,第一,我妻从前寄曼徹斯特的包裹虽送交邮局,沒有达到。第二,你知道一个有痔疮作怪的人有怎样的希求。而我正是这种人啊。

你与天狼星对于米[刻尔]的信,完全和我同意,不胜欢喜——如果要我吸收这种“聰明”,那我的心緒原是“十分恶劣”的。

我所采取的筹錢方法如不誤事,至迟在十天以至两星期內,我的家眷将出發。可惜你的工作太忙。否則我們可以小游苏格兰。

当我再往博物館时,即将办理你所委托的事件。

附上:

两信:一、是盜曼特的;二、是从科倫寄来的。我如經過妻回答科倫諸人,也許最为妥当?关于领导無产阶级的运动,科倫和杜塞

尔多夫間發生了一点妒忌。此外，不知科倫人是否曉得杜塞尔多夫的人們完全和拉薩尔破裂了，就一般講，他在他們中間名譽不好。

設斐尔德(Sheffield)方面昨天来了下列滑稽的信：

設斐尔德，會議厅，一八五六年五月六日。

“博士：

您在‘人民报’上刊布喀斯文件的优美述評，对于公众实大有帮助，設斐尔德外交事务委员会特令我轉致热烈的謝忱。我有荣幸云云。

秘書昔浦尔斯(Cyples)”

这是寬宏大度，因为在“人民报”和“自由新聞”之間，一般在宪章主义和烏尔卡特主义之間，是有生死斗争的。而偉大的爱恩賽第(Ironside)还更进一步，用命令宣布，“国家的感謝”应归于馬克思博士云云。这些家伙在“生活故事等等”的名称之下(作为小册子)，重印关于帕尔麦斯頓的論文，倘若将这笔錢送給我，还要好得多啦。

賽列将登在“民主主义者”上面的“欧洲的德意志联合国民的权利”从紐約寄来，今天达到。这永沒有人看的，至少在这个世界是如此。

自我将你的两鎊交給皮拍后，沒有看見过他。此外，如琼斯叫人告訴我的，至昨晚为止，他並沒有去担任对“人[民]报”說定的工作。这一次如果又自願丧失时机，真該遭殃，这我們会看見的。他現在有机会呀，这驢子。

祝好。

你的卡·馬·

附带地說！海涅的遺囑看过了！回到“活上帝”的面前，如果他曾写过什么“不道德的东西”，“在上帝和世人的面前謝罪”！



都罗忒(Touroute)<sup>〔2〕</sup>上校在返德国之前,沒有再見過。

附上的信件,不必寄还。問候天狼星。

〔1〕 五月之誤。

〔2〕 原信作 Tourout。

### 三八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一八五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号。

亲爱的恩格斯:

家眷昨天起程了。这个星期我不能工作,半由于家中的忙乱,半由于背上的風湿痛,我向来并没有这种形态的病。

附上巴札庫耳(Bazancourt)的“拿破侖的”克里木史述要。不要从这里替帕特喃写点东西嗎?我很需要这个店,因为旅行的費用和装备曾迫得我經霍治克的介紹,提供一張以三个月为期的三十鎊单式期票。帕特喃处有一个人到佛萊利格拉家,他們正願接受稿件。

我只在法文各报的摘要中看到巴札庫耳的著作。就摘要講,似乎提供許多取笑的材料。我以为不作為輕薄的东西看待,即不能加以处理。写起来不可太短,定要打定充滿篇幅的主意。

特律布涅在两个月前对于我的关于瑞典的渣滓似乎同意,但以后即沒有消息,昨天却来信,約定星期二为这东西面談。这是一种二十印張的作品。

我現在陷入一种严重的疑难中,不能决定是否当作一次旅行。在一方面,我必須苦干弄几个錢。但另一方面,医生曾对我說——我相信他是对的——必須稍微旅行,換換环境,因为我的肝部机能又不正常。当怎样做,我还没有决定。住在这里,費用并不完全低廉,因皮拍也要我負担。不过工作是主要的事件。

講到巴札庫耳的著作，你是否也要第一部分，請写信來。如不用它寫成什麼，最好是不要買。

我今天不適于寫作，但還要請你解釋一種語言學上的疑問。在莎士比亞的“亨利第四”中出場的是亥梭（Hiren）<sup>①</sup>而不是賽梭（Syrene）<sup>②</sup>，依照炫學者約翰遜的一種注釋，在其他較古的英國著作家中也出現亥梭這種形像。H和S的交相為用是完全對的。但亥梭不能和“霍爾”（Hure）<sup>③</sup>連在一起嗎？因此也不能和賽梭連在一起嗎？或者也不能和“哈梭”（haaren）<sup>④</sup>、“奧利斯”（auris）<sup>⑤</sup>等等連在一起嗎？你看這件事很使我發生興趣，我的精神狀態今天是怎样低落啊。

關於魯格的悲劇“新世界”——“愛情的悲劇包括在它的滑稽劇中”——我已接到最奇異的報告。下次寫罷。

赫爾岑往瑞士。我等待你關於愛爾蘭的報告。

祝好。

你的卡·馬·

三八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曼徹斯特，一八五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親愛的馬克思：

我們在愛爾蘭的旅行中，是從都柏林（Dublin）到西海岸的加爾威（Galway），再往北二十哩入內地，轉里摩梨克（Limerick），循善農（Shannon）河往捷伯特（Tarbet）、特刺利（Tralee）、基拉尼

① 是一個妓女，原為羅伯·格麟（Robert Greene）失傳的戲劇中的角色，莎士比亞“亨利第四”中曾出現過這個角色。——譯者

② 希臘神話中半人半鳥的海中女妖，以歌聲迷惑航海者。——譯者

③ 妓女。——譯者

④ 听。——譯者

⑤ 听覺。——譯者

(Killarney)，回都伯林。全国約四百五十至五百英哩，而我們約看到三分之二了。都伯林对倫敦的关系，好比杜塞尔多夫对柏林一样，完全具有以往小都城的性質，而且也完全是依照英国式建造起来的，除此外，全国、特别是各城市很像法国或北部意大利的样子。有的是爽心悦目的宪兵、牧师、律师、官僚和勋爵土地主，却完全缺乏任何工業，所以如果不是农民的貧苦构成一种相应的反面，几乎不能理解这一切寄生虫是怎样生活的。在一切角落里和边境上都看得见“規矩”，政府干涉一切，所謂自治，連影子也沒有。人們可視爱尔兰为英国的第一个殖民地，而且因为它的貼近，还直截了当地在旧方法中被統治着，人們在这里已經察覺，英国公民的所謂自由是建立在殖民地的压迫上面的。在任何国家，我沒有看过这許多宪兵，而普魯士宪兵烂醉中的語法，在这些持有短槍、刺刀和手铐的警察中，發展到了最完善的地步。

这个国家的特点就在遗迹，最老的出自五、六世紀，最新的出自十九世紀，并有一切中間阶段。最古老的純系教堂，有一一〇〇年以来的教堂和城堡，有一八〇〇年以来的农舍。在整个西部，特别是在加尔威一带，布滿了这样破敗的农舍，大多数在一八四六年后才被抛弃。我从不相信一种飢荒能有这样触目惊心的真实性。整个的乡村是荒廢了，然其中却有較小地主的富丽堂皇的花园，还住在那里的仅有的人，大都是些律师。……飢荒、迁徙和清除等事合起来造成这一点。而且田野中看不到牛。土地完全荒蕪，沒有人願意要了。在加尔威南面的克雷耳 (Clare) 伯爵采地上，情形較好，总算有牛，在里摩梨克的諸小山大半由苏格兰的农民好好地培植起来，荒殘的遗迹鏟除了，土地具有一种通常垦植的面貌。在西南部有許多大山和沼澤，也有长得非常茂盛的森林，过此又是美丽的牧場，特别是在替拍累立 (Tipperary) 和往都伯林一方的地带，看起来逐渐落在大农的手中了。

英格兰人自一一〇〇至一八五〇年的侵略战争把这个国家完全破坏了(在基本上,战争经历这样久,戒严也有这样久)。最大部分的荒廢是由战争中的毁灭造成的。人民本身因此获得他们特殊的气质,不管他们怎样具有一切爱尔兰的民族狂热,总觉得在自己的国内不能够再安居乐业。爱尔兰是为着薩克森人!这一点现在实现了。爱尔兰人知道英格兰人在每一方面都有优越的手段,自己不能和他们竞争;于是继续不断地迁徙,直至人口中主要的、的确几乎是唯一的克勒特族的特质消灭为止。爱尔兰人常是想方设法去成就一点事业,但在政治上和工业上,每次总被扫得精光。他们因一贯的受压迫,已经变成完全堕落的民族,现在所担任的人所共知的职务,是对英格兰、美洲、澳洲等处供给妓女、日工、龟鶩、小偷、騙子、乞丐和其他流氓。这种堕落的特质也潜伏在贵族中。别处的地主都带着资产阶级的性质,这里的却完全堕落了。他们的乡村住宅被非常美丽的巨大花园围绕,但以外便是满目荒凉,而钱应从何处来,却不知道。这些家伙是应当枪毙的。他们是混血种,大半是些高大、强壮、漂亮的青年,都在罗马式的大鼻子下蓄着一大丛鬍鬚,装着退职上校的武官样子,周游全国,寻求一切可能的快乐,然一經探問,他们尽是穷光蛋,满身是債,而且是在对强迫执行法庭的恐惧中讨生活的。

英国統治这个国家的方法是压迫和行賄,比波拿巴試行这一着还要早。你如不馬上来,下次再写罢。情形怎样?

你的弗·恩·

三八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亲爱的馬克思:

附上那篇論文,你必須先看一遍,我为賬房的事务所阻,今天

沒有工夫再看。

巴札庫耳的書有点用处，即在表現波拿巴的庸人自扰<sup>①</sup>。第一册是絕對必要的，我明天要为此寄六先令的郵票給你，也許就附在此信中。

我勸你还是馬上收拾行李，攜帶一些最需要的文件，在这里和在苏格兰一样可以工作，至少可做某些事。关于巴札庫耳，我們可以共同干；你应負主要的責任；因为營業的迅速进展，商業上占去我的時間，現在談不到有規律的和持久的工作了。如在此处完成这件东西（一篇論文自然就够了），那你还可以写关于国会的論文，或往苏格兰作一次漫游，然后回来再作点苦工。非到大斯拉夫主义写好，我不願答应得太多，以致終于不能兌現；不过你的健康也要顧到，我相信有一种好飲料給你；即巴威的淡啤酒，还有波尔多酒，約十二瓶，这种飲料加上环境的更換，总比双合酒〔1〕等等好些。

如有可能，明天再写几行給你，你怎样决定，請告我。

一八五六年五月二十六日于曼徹斯特。

你的弗·恩·

〔1〕 英国一种普通的混合啤酒。

三八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六年]五月二十九日

五月二十九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号。

亲爱的恩格斯：

在下星期末之前离开这里，会有困难，因为和特律布涅交涉的事件要到那时才有决定，此外，我还要和霍治克談話，他在这个期

① 原文作“蛙鼠之战”。——譯者

限前也难返倫敦。不过我几时离开这里，总会預先告訴你的。

祝好。

你的卡·馬·

三九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六年六月五日

一八五六年六月五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号。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本星期末，我将往游苏格兰；六天之后来你处，自然会有通知的。本星期如有信，請寄：丹梯(Dundee)，考格特(Cowgate)二十九号，盎曼特轉卡·馬克思。我有两种理由，决定經過苏格兰到你处：

一、医理上的，我知道航海会使我恢复健康，而我的風湿症直至前天才痊愈。此外，还有过度的出血和其他不适意的地方。自然也要和我的医生商量。

二、皮拍。他陪我往苏格兰，然后回倫敦。倘若不这样安排，这青年——他从以前的学生洛特細尔德处得到旅行費——坚决要用假护照往游巴黎，說是要由那里步行到日内瓦(Genf)。你会理会到这样一种旅行可能达到怎样奇异而露出馬脚的結局。

祝好。

你的卡·馬·

三九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六年六月六日

一八五六年六月六日。

亲爱的恩格斯：

計劃又变了。为什么？面談罢。皮拍陪我到赫尔，即返倫敦。我从赫尔来你处。

你的卡·馬·

三九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六年七月二十八日

一八五六年七月二十八日。  
倫敦，索荷，第恩街，二十八號。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今天由曼徹斯特轉來妻的信，報告她的母親於七月二十三日去世。這會加速她們返倫敦。

同時接到米刻爾的信，擬於八至十天內來此。目前很不便當。

皮拍失業已經兩星期了。這一次不是他的過錯。當天狼星在這裡時，他嚴守秘密。這是排字人要把他們互助會的一個會員弄進去，才實現了這種陰謀。

對設斐爾德交涉的事件，情形如下：

那些家伙在最近的一期報上可耻地塗改了。皮拍因此寫信給昔浦爾斯說：“我因馬克思博士的委託告訴您，他不能同意您的修改云云。”

於是接到愛恩賽第<sup>(1)</sup>下列的信：

“設斐爾德，‘自由新聞’事務所。  
一八五六年七月十九日。

亲爱的博士：

您目前提議突然結束您的論文，這既不能滿足我們，也不能滿足您自己。我刪去上星期的稿件很不得法，十分抱歉，倘若非因不幸實在別無他法可想，我不會那樣做的。講到愛恩賽第先生的通知，請允許我說明一點，在他後來發出的另一信中，他對於您解釋他的報道出乎他原來的意思之外，表示惋惜，并疑心我有開罪您的地方？我們職業上的交接如不能繼續下去，并發生不愉快的感覺，我認為沒有理由；因而敢希望照常收到下星期排印的稿件。

沒有早日写信，务請原諒。我十分忙碌。您的什么云云。普浦尔·斯。”

复信。

“一八五六年七月二十二日。

亲爱的先生：我再亲自写信給您，表示不为一件絕無原因的事，对您怀有絲毫恶意。您七月十九日的信中說：‘不能滿意云云。’現在講到我自己的滿意，請不要把它放在心上。至于爱恩賽第先生的‘滿意’，我要对您引用他的‘通知’中的原文。他告訴您第一篇論文对他已是‘过于强烈的藥剂’之后，繼續說道：

‘它們（馬克思博士的論文）是在葬送本报。这不行。必須馬上將它們作个結束。您不可再接受多于两剂的藥——本星期和下星期。最好即刻写信，将这意思告訴他。’我决不願給爱恩賽第先生另‘一剂藥’，使自己犯了杀人罪，并把他‘葬送’在他自己的报纸中。您的什么云云。

卡·馬·博士”

因此，这种通訊至現在为止，是告終了。但是錢，也还没有影子。琼斯說，我为这整个事件，起初就当控告这些家伙。

你想我現在如坐針毡。家眷回来，我必須找个住所，既不知道怎样从旧宅迁出，也不知道如何向新宅迁入，因为手中沒有錢，最近也沒有任何希望。电刷使头髮变黑，是徒劳無功，因为焦急的操心使它愈加变白了。霍治克逃跑了，所以我对他的付数至少要拖延到無定期的将来。

西班牙喜剧中的厄斯帕退洛和帕克忒塔(Pucteta)——历史从沒有使自由資产的英雄和“暴徒”的英雄互相对立，比这更美丽的。

祝好。

你的卡·馬·



佛萊利格拉除每星期六集會的一個管理委員會外，現在沒有上級了。

〔1〕 昔浦爾斯(Cyples)之誤。

### 三九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六年八月一日

一八五六年八月一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號。

親愛的恩格斯：

五鎊鈔票收到了，非常感謝，但答應給我的信還沒有到。附上發瘋的米爾巴哈的信，這是一——由柏林！——轉來的。

設斐爾德方面還沒有錢來。我今天由皮拍寫去一封嚴厲的信。同時發生下列的事件：烏爾卡特的大走狗——著名的科勒特 (Collet) ——昨天來我家。他來是受大頭日本人的委託。烏爾卡特對於愛恩賽第竟干涉我的論文很不高興，而且的確十分惋惜，他認此等論文有非常價值云云。科勒特請我將事情的經過相告。烏爾卡特君以為爭執的主要原因是刪去了某些部分等等。我於是將經過情形和書面的證件告訴科勒特。他便問我，是否願意讓步一點，我明白加以否定，告訴他，我不是賤價文人，不能把我當做倫敦文丐看待。他似乎只期待這種解釋，此時以非常嚴肅的神情對我說，烏爾卡特發覺“自由新聞”有缺陷。愛恩賽第君處於進退兩難之境，因為“自由新聞”的確只是“設斐爾德自由新聞”——這報且有“自[由]新[聞]”兩個那麼大——的一種摘錄，而且適合於“設[斐爾德]自[由]新[聞]”讀者口味的東西，不為“自[由]新[聞]”的讀者所喜，反之，適合於“自[由]新[聞]”讀者口味的東西，又不為“設[斐爾德]自[由]新[聞]”的讀者所喜。所以烏爾卡特君決定，約於一個月內在倫敦辦一種外交定期刊。他希望我在上面發表那

全部真相〔1〕，不要对他有什么嫌恶。我給予一种不确定的答复，也可解釋为肯定，不过条件如果太差，或該报如太瘋狂，我可自由予以拒絕。这完全以該报的性質为轉移。在倫敦比在設斐尔德不同一点，烏〔尔卡特〕如挟着他的反革命的胡說出場，我因合作受到这里革命者的侮辱，在現今糟糕的状况之下，一定难堪，我自然要謝絕的。我們来看罢。当那个領袖正否認他的尉官时，我对保持自己在文字上的荣誉感，現在的确很滿意。因步协和那民主流氓的緣故，这种解决已是合乎願望的。

烏〔尔卡特〕陣营内部現在發生重大的爭吵。我覺得好像隱藏一种凶恶的傾向，要把可怜的昔浦尔斯当作贖罪的羊。例如科勒特对我說，昔浦尔斯将爱恩賽第的信送給我，后者是否知道，他不清楚。我答道，昔〔浦尔斯〕似乎是个忠厚人，他听过許多大声斥責“秘密外交”的話，自然想像“自〔由〕新〔聞〕”的事务所中是盛行“公开外交”的。

今天接到妻的信。她似乎因母亲去世，十分悲伤。将在居利住八至十天，以便拍卖老母那份为数無几的遺產，和爱得加均分。她报告我的計劃如下：还要在居利附近一个女友家住几天。于是起程往巴黎，再由該处直达澤稷（Jersey），打算要我們在那里度过九、十两月。第一要使她自己复元；第二比倫敦的生活低廉而且較为舒适；末了，孩子們學習法国話等等。这里已經發生的种种变故，她自然不知道。在事实上，我虽看不出这种計劃可以实行，但暫時写信給她說，計劃極好。昨天又看到“紐約論壇”（周刊）。整个报充滿了选举的欺騙，別無它事，而且这样干还有好几个月啦。要總統的臭事告个結束，才可以真正再拿住“紐約論壇”。

敬礼。

你的卡·馬·

再者：在布林德处看見西門·居利〔2〕：“流亡者的悲怨”两册。

淡而無味的劣貨，每个字是一个破片，是沒有成熟的粗制濫造品，是癡狂的兔子脚，是花花公子天真的虛伪，是敗坏的格龙式的犹太人烹調的施舍湯，是非常淺薄無聊的东西——从来沒有这样类似的作品印行过。要暴露“德意志国会”最后的丑行，本还缺少它的英雄之一的这样自行献丑的东西。我自然只稍微翻了一下。我宁願喝肥皂水，或和偉大的琐罗亚斯德（Zoroaster）<sup>①</sup> 飲热牛尿，結义为兄弟，不願看完这廢物。我們的鬼怪繼續追逐他和他的同志們。路易·勃郎、布朗基、馬克思和恩格斯是他的惡魔般的四位一体，他是永不忘記的。就中我們兩人——“經濟平等权”的教師——曾宣傳“武装(!)夺取資本”。而我們在評論<sup>(3)</sup>上对瑞士所开的玩笑，也“激怒了”他。“沒有文官，沒有常备軍，沒有巨富，沒有乞丐”——“馬克思和恩格斯希望德意志永不下降到这个低落的阶段。”最奇怪的是这家伙把我們兩人看做单数“馬克思和恩格斯說”(sagt<sup>②</sup>)等等。

(1) 指馬克思的一批論文：“十八世紀秘密外交史真相”。

(2) 即路易·西門(Ludwig Simon)。

(3) 即“新萊茵報評論”。

### 三九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六年八月四日

曼徹斯特，一八五六年八月四日。

亲爱的馬克思：

信沒有达到，是因在酷热中化为水了。我不知道您們那里是否也突然为这种酷热所侵襲，在这热浪中，外則不断地用水洗澡、洗手臉，內則用各种各样的流汁灌肚子，其他一切事都停頓了。昨天我完全不能做事，而且几乎不能出門，自星期四以来，一动就出

① 是古代波斯宗教的創始人。——譯者

② 这个動詞是单数，而主詞則为多数。——譯者

汗，那怕洗澡，也是这样，最可怕的眼房工作弄得人精疲力竭，下班便完全垮了。加以夜間仍旧是悶热。

和烏尔卡特接洽的事有这样的經過，十分可喜。我們坚决的态度老是使这个流氓得到最深刻的印象。我希望这样做，而作品能在烏尔卡特的刊物上出現，我們瞧罢。

我每天都盼望接到父亲叫我来倫敦的信。如果被吩咐的話，准备能于星期六动身。我将于星期六迁出，还没有新住所，也不知道是否要一个住所，或流浪一星期再說，因为我打算于回来后計劃各种各样瘋狂的事件。

我的妹夫〔1〕来这里，好家伙，他自己很坦白地說，就原則講，是共产主义者，就利益講，是資产者，但談到共产主义的事情，总是說我們；并慫恿我向普魯士伸出一个小指头去請求赦免，我的回答自然很坚决，他終于也看出，一、我不能做这种事，二、普魯士人一定答复我，我当站在他們的胯下等等。——此人对我的性情似乎很少幻想，而且去时也的确更少幻想，可是見我如此快活，十分惊异。

天气稍微凉一点，我将写信給米尔巴哈，現在談不到凉爽。列氏(Réaumur)二十四度不是好玩的，如果这时必須按照上交易所的方式，穿得整齐漂亮去奔走的話。

去澤稷的計劃如实现，确有它的好处，而且也并不是完全不可能，可讓你的夫人在巴黎詳細打听，行程怎样，交通如何，否則她会陷入困难中的。我相信聖·馬罗(Saint Malo)是有輪船从澤稷开去的唯一法国地方。讓几只虾蟆〔2〕将情形告訴你。到过那里的人，你認識的很多。

你可以对偉大的皮拍提出保証，他的經过滤器滤清的对西班牙的大作，在“論壇”登出原稿之前，我已在“人民报”上看过，“該死的！”真好呀！此外，“人民报”真配进厕所，面上是怎样齷齪啊：听

說某公割破手指，不胜惋惜云云。讓琼斯对他的副編輯为这样無聊的东西严加約束罢。

对設斐尔德的流氓們不要受到金錢的損失——在任何条件之下，他們必須付錢。

〔1〕 爱弥尔·布兰克。

〔2〕 指法兰西人。

### 三九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一八五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号。

亲爱的恩格斯：

收到了你最后的信，我本来早就应告知你的，但从早到晚整天的時間都消磨在找住所中，这样約有两星期了。無論如何，旧巢穴实在呆不下去。我們畢竟找到一个住所——是一整栋房子，須自行布置。在罕普斯忒路，哈味斯托克山（Haverstockhill），梅兰公园（Maitlandpark），格拉夫頓里（Graftonterrace）九号。租金三十六鎊。九月二十九日即当迁入；本星期要安排家具。我們現在有些困难，因为城内約需付出二十六鎊，而新的布置需款更多。这就是說，現缺十至十五鎊——不过这只是暫时的，妻因居利的遺產，从柏林的哥哥处还可收到一笔較大的数目。他昨天来信說，錢还不能寄，因妻应得的資本是投在下什列斯威的鐵路債券中，目前卖出，損失很大。大臣先生因此作出下列憂郁的評語：“現在恰是一个不順利的时机，因信用动产公司和合資公司瘋狂的欺騙，这一切真实的有价証券都大跌价了。”

你对于所缺的如能补充一部分，我想借当鋪来填滿余数，靜待柏林寄款。不能丧失时机，真糟。

韦尔特的死訊使我非常感伤，簡直不能相信啊。佛萊利格拉

因哀啓的事，也已有信來。但在實際上，我看德國沒有報肯代為宣布。唯一可能的事也許是首先在“論壇”上登一個哀啓，直等到時機尽可能傳播得更廣并更好些！你的意見怎樣？

帕特喃的代表〔1〕又來倫敦，邀我今天赴宴。我不知道是否應去。我那不純熟的英語會使自己丟丑的。

“論壇”將沒有刊印的論文寄還了。總計起來，這是“大斯拉夫主義”和我的關於多瑙河諸公國的論文。德納君來信說，我這些東西如不能在他處應用，他們沒有及時提出異議，依法必須擔負“損失”。在相反的場合，他們盼望所墊的款項得收回一部分。我們來看罷。

布魯諾·鮑威爾發表有關英國的書兩冊。他也許會詳細論述他那親愛的兄弟的豬欄。不知他在英國是否還看到其他東西。

當妻來到時，我把皮拍趕跑了，兩天後又看到，並且已有住所，現在是不大適意的。當我遷入新居時，將把他好好安置在你所知道的第恩街的小窩中，由我擔保住下去。

普魯士的赦令，可望在十月十五日發出。鄂圖的母亲死了，遺產兩千達列，由普魯士政府沒收，支付“科倫訴訟的費用”。

斯特洛于上星期五來這裡。這家伙長得又高又大，因此，他的安逸似乎有幾分是犧牲了智力而增加的。也不再像從前那樣愁眉苦臉，可說是和和氣氣的。

關於海涅，我得到了一切詳情，這是萊恩哈特（Reinhardt）〔2〕在巴黎告訴我妻的。以後當詳告。現在只說：

“她在八時許  
已在飲酒作樂”

這對海涅是真實不虛地表演着。當馬提爾德（Mathilde）<sup>①</sup>表現

① 海涅之妻的名字，上面兩句詩也出自他詠一個妻子的“新詩”“史詩”。——譯者

天使般的溫柔時，她的姘夫已經站在門口，在實際上是要把她帶走，然那正是海涅入土的一天，他的尸身還停在家里。而忠厚的“梅斯納”(Meissner)曾從海涅處轉運了十分柔軟的牛屎，塞在德國公眾的口中，現又從馬提爾德得到現金，便滿口贊揚這個婊子，可憐的海涅就是被她折磨死的。

現在還有一件事是關於摩西·赫斯的。這青年的得名有一大部分要感謝薩索諾夫。當赫斯和墨辛(Mösén)<sup>(3)</sup>來到巴黎時，這個俄人正在窮途末路，沒有錢，沒有賒欠處，因此是平民式的和革命的，對於顛覆世界的思想也容易接受。他聽說摩西並不是沒有“錢”的。因跟從摩西而接觸墨辛。他奸淫了墨辛，吹噓了摩西，稱為文學上的大燈塔，並介紹摩西于各定期刊和報館編輯部。弗拉狄密爾<sup>①</sup>自然到處插手，到處接近。所以他從吝嗇的摩西處榨出充分的金錢，以便再“顯闊氣”，並引誘新的目標。因此薩索諾夫誘惑了一個富裕的猶太老女人，實行純潔的結婚。從這個時候起，他又是有體面的，再也不理摩西，稱摩西為一個很平常的和重要的傢伙。但墨辛被他無情地拋棄，於是邊罵邊鬧，環行巴黎，誰願意聽，她就將這個不忠實的莫斯科人的忘恩負義的事告訴誰。這大致就是赫斯家的興衰史。

哥羅文在倫敦出版的報——“俄羅斯”——你已經看到嗎？

“人報”因缺乏資金，暫時停頓了。“民族”已消滅。在同一路綫上，只有“國民”仍舊存在，可是比較起來差得多。

竭誠問候天狼星。

你的卡·馬·

(1) 奧謨斯忒德(Olmsted)。

(2) 原信作 Reinhard

(3) 赫斯夫人。(按墨辛即摩西(Moses)一字的女性字尾，有時又作摩辛(Mosin)。——譯者)

① 即薩索諾夫。——譯者

三九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六年九月二十六日

一八五六年九月二十六日。

倫敦，索荷，第恩街，二十八號。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首先报道已經收到錢，謝謝。昨天本来就要致謝的，但我們为着搬家，真是弄得乱七八糟。在星期一以前，能否搬出，仍是問題，因为总合你的錢和当鋪的錢，对于必需的数目还不大够。大陆交易所中現时的危机，使我們亲自受到不良的影响。

除斯蒂納死去外，別無新聞，这件事你也許已經知道了。我又听到佛萊利格拉說，斯蒂納的“前爱人”〔1〕从澳洲寄了一信来倫敦，报告她已結婚，但同时很信教，并且由于“彼方較高生活”的关系，已經把她的新丈夫送入“瘋人院”了。这句话是在一字不爽的意义上理解的。

我和帕特喃的人〔2〕同吃过一次晚餐。除我外，只有佛萊利格拉和一个老美国佬在座。帕特喃的人是一个沈靜温和的人，但另一美国佬却是一个輕松有趣的家伙。帕特喃要求在可能範圍之內，按照对巴札庫耳的批評，再談“兵艦进攻要塞”的問題，这是美国关于最近的战争，特別感觉兴趣的。然也由于漂流的炮队和炮艦，輕炮或重炮等等的緣故。这一切似乎是指美国对英国将有一种或近或远的战争。除这些軍事論文外，我还当写点关于海涅的东西。总之，我們現在和这个很“好的”店家可以經常的往来。

就價錢講，我所租的房子很好，如果不因它的邻近和道路等等还有些沒有修理完成，是难得这样廉價租到的。你如來倫敦，会看到一个完备的家。

你对于金融市場的情形怎样說？因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亞的



黄金，銀对金的比价提高了(比利时銀行对于一枚拿破侖金幣——Napoleon dor——只給十九法郎、四十生丁(銀))，因此，凡以金銀为法定本位的地方，有金銀塊的商人就从銀行取去白銀，而大陆貼現的昂貴，一部分和这些事有关，是不用爭辯的。但貼現昂貴，不管它的原因是什么，的确使巨大的欺騙業務，特別是巴黎的大当鋪加迅破灭。我不相信这种大金融危机会度过一八五七年的冬季。不列顛的蠢驢子幻想，这一次和大陆对照，他們的一切都是健全的。除綫針街 (Threadneedle Street) 的老太太<sup>(3)</sup>和巴黎企業的亲密关系外，驢子們忽視了英国資本的大部分投在大陆的信用中，而他們“健全的”过度的營業擴張(本年的輸出当达到一万一千万鎊)是建立在大陆“不健全的”投机上面的，正和他們一八五四至一八五六年的文化宣傳是建立在一八五一年的政变上一样。和以前的危机不同的地方，就是法国这一次的确找出了一种形态，使欺騙能够并且已經傳播到整个欧洲。英国本国的投机正和法国聖·西門主义，股份投机及君主特权的精密老練相反，好像已回轉到簡單和完全欺騙的原始形态上去了。如斯特刺吞、保罗、貝次公司；紀念薩德勒的替拍累立銀行；德衛孙·柯尔公司 (Davidson, Cole and Co.) 的大城市欺騙事業；現在的不列顛皇家銀行；末了，水晶宮事業(四千份伪股票已投入流通中)都是。不列顛人在国外用欧洲的旗帜投机，在国内則回轉到簡單的欺騙，那些家伙名之为“健全的商業状况”，現在就是如此。

此外，这一次事情达到欧洲的范围，是从來沒有过的，我不相信我們还能够长久在这里旁觀。我終於进一步，再安置一所房子，将我的書放在里面，这就証明我們亲身的“动員”也不远了。

祝好。

你的卡·馬·

〔1〕 馬利·德哈特 (Marie Dahnhardt), 为斯蒂納的前妻。

〔2〕 奧謨斯忒德。

〔3〕 即英格蘭銀行。

### 三九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六年九月二十六日]

[起首被撕去了。]

我要为韦尔特的事写信給柏林的[……? ……]〔1〕, 他也許会在一种报上投点东西, 只要登出, 不管那一个报全是一样。我从倫敦回来十天之后, 天狼星对这消息沒有提过一字, 直到我父亲来的前夕, 在很晚的十一点鐘, 他才說出来。你可以想像我的惊愕和我对这种愚蠢行为的憤怒。在以后一、二星期中, 我沒有一时一刻能够自主, 从沒有到斯泰达尔处去过一次, 听听詳細的情形, 更談不到写死者的履历和这一类的东西。也許他留下了一点文学的作品; 我願找来看一看。

你有机会可将“大斯拉夫主义”寄来, 我得閑即将修改一下, 使达到合理的形态——是給帕特喃(?) 或給其他可能發表的人。我要趁現时喧声还存在的当兒, 将关于諸侯国〔2〕的論文送給一种英国报或月刊。对烏尔卡特[……? ……]〔1〕起初怎样, 很可怀疑的在[……? ……]〔1〕, 一直到現在, 我看沒有可能性。赦令和我們絕不相干。

摩西和墨辛的故事使我們在这里大笑不止。他正和亚威伯克一样, 在法兰西文学的拉社茲 (Père Lachaise)〔3〕購買了一个地基。

沒有看到哥罗文的“俄罗斯”。請寄来一、二期, 以便看看是怎样一回事, 这里絕沒有人知道。

关于巴札庫耳的論文仍在工作中, 我想約可于十至十四天内完成。你看这进行得不很快; 我以前絲毫沒有做过預备工夫。倘

若我的“論壇”論文是关于战争的就好了！一切材料現在要再搜集攏来。其次也就期望能有兵艦进攻要塞的事，我們很願意已經看到这种联系是在进展中。

黄金对白銀的下降，現在再也沒有絲毫疑問。然白銀也确已消失，到那里去了，我完全不清楚。在中国那种紛乱的状况中，有許多必定是窖在地下，并隱藏它处。近来貿易差額使印度与中国对英国、大陆和美洲全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現在一鎊損失了六辨士的价值，無論如何，对于約翰·牛(John Bull)<sup>①</sup>还是很适意的。

金融市場陰云密布，而“宪政”的旧“政治水平綫”也許会恢复起来。本星期二从銀行取出一百万黄金，这件事是一种标志。好像是事情現在已經爆發了，但也可能只是一种前奏。就理論講，在崩潰可能来到之前，俄罗斯必須完全卷入这种欺騙中；不过这或不能单独期待着，也許要更好一点。这里对投机很有障碍的是一切原料价格昂貴，特別是絲、棉花和羊毛；向那些东西作最小的投机，也是絕不安全的。但突然的崩潰如果出現，英国的先生們会有奇异的理理解。我很想知道大陆欺騙的股票有多少抛入英国，我相信数量很多。这一次是一个憤怒的日子〔4〕，从来沒有过，全欧洲的工業破坏，一切市場商品充斥（現在已再沒有商品送往印度），一切有产階級陷入漩渦，資产階級完全破产，战争和紛乱达到極点。我也相信这一切将充滿一八五七年，据我看，你要再弄些家具，我宣布事情馬上就会确定的，并且願意打賭。

暫時告別，竭誠問候夫人和孩子們。

你的弗·恩·

〔1〕 紙張破損。

〔2〕 即多瑙河諸侯国。

〔3〕 巴黎的墓園。

〔4〕 世界最后的审判。

① 英国人的綽号。——譯者

三九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六年十月九日]

亲爱的馬克思：

上星期有一整船信件給你，內中一封有錢，一封由皮拍轉。本星期二又是一封，無論如何，盼望今天接到回信。然竟沒有片紙只字。我猜測這些信一齊遺失了，因為由皮拍轉上的信，確切希望答復，而答復不來，使我对这里的邮政局长不好怎样动作。也許有什么事故發生，即使这样，也願有一兩句話，這件事使我大感不安，明天、至迟后天，如仍沒有接到信，那我不知道是怎样一回事，当怎样开始寄信給你，才不致失去。

这里的邮政局长希望你以后的信封不要和从前那样写法，上面只要写姓名，下面写門牌号数和街道，最后写曼徹斯特。他推諉責任說，新近有你的一封信从这里寄回倫敦，从倫敦又寄来这里。請于回信作复。

你的弗·恩·

星期二。

三九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六年十月十六日

一八五六年十月十六日。

倫敦，哈味斯托克山，梅兰公园，格拉夫頓里，九号。

亲爱的恩格斯：

接到邮匯后即迁出，最初两星期在城內来回的跑个不停，想借此把家中稍微整理一下。因此我便沈默了。

附上美洛斯拉甫斯基 (Mieroslawski) 一書的摘要。你知道他并不是沒有精神的；但他的著作中也有許多不好的精神，特別是晦澀的体裁，弄得法国人無法閱讀，自此以后，他們变得“深沉了”，不

再是膚淺的伏爾泰信徒了。也富有提神的藥膏，使得“被誤解的”民族性把他們的過去視為神聖。仇恨俄羅斯，尤其仇恨德意志；反對大斯拉夫主義；反之，卻把斯拉夫各民族和波蘭的自由聯盟看做阿基米得 (Archimède) 的人民。決切闡明波蘭的社會革命為政治革命的基本條件；但通過一種歷史的演繹——它恰恰證明是相反的——企圖指出恢復舊的農業公社 (Gmina 是拉丁化的俄國公社) 是真理。

上星期，我也詳細研究過白銀史，將隨便給你一點報告。

依我的意見，波拿巴殆免不了停止兌現的事，於是船在飄流了〔1〕！

“衛報”收到。下次再詳。鄂圖被赦罪了。

你的卡·馬·

直至上兩星期為止，烏爾卡特的人們仍只將我經過修改的舊渣滓重印出來——中有間斷——我至今還沒有和他們再前進一步。還要等本星期來決定。烏爾卡特將新近才知道的事件當作久已保持的秘密，用奧妙的方式，在“先驅晨報”上再發表出來。偉大的步協在“國民報”上說及“有趣的真相”，是一字一句從我的作品中抄去的，但壓下我的名字，令人猜想是從英國方面得來的。你看這些流氓是怎樣的妒忌和可惡。

〔1〕 末日來到了。

四〇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六年十月三十日

一八五六年十月三十日。

哈味斯托克山，梅蘭公園，格拉夫頓里，九號。

親愛的弗利德里赫：

剛才正口授一篇關於波斯的論文。因此只能寫幾行。你的五

镑收到了。本星期是否还能寄给我一些关于瑞士军事的东西，因我正被这一点扼住，不能再写论文。下次再详。

你的卡·馬·

魯格編輯：

一、兒童讀的狩猎故事；

二、从哲学上考察古代埃及的宗教。他将这件事告诉布林德，后者在这场合发觉露格爸爸对于吕特(Rüth)的著作，连名字也不知道。

#### 四〇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六年十月三十日

一八五六年十月三十日。

哈味斯托克山，梅兰公园，格拉夫頓里，九号。

亲爱的恩格斯：

关于巴札庫耳的论文好极了。附上美洛斯拉甫斯基的结尾。妻自上月起即生病，我的懒于写信，大半是由于此。

你自己会从美洛斯拉甫斯基中看出：一、这个认为在波兰建立一个外交的王国为不可能的人，要干一种外交的革命，这就是说，要干在路易·波拿巴和帕尔麦斯顿保护之下的革命；二、“民主的”原始公社的命运是必然的：固有的土地所有权为君主、贵族等所篡夺；在领主和农民公社间的家长式的关系带来农奴制；随意划分土地构成一个农民中间阶层，即骑士阶层，当侵略战争和殖民继续不断时，这种农民才能提高起来，但这也正是加速他们灭亡的条件。一經达到限度，这个骑士阶层不适于担任真正中等阶层的任务，便变成贵族政治下的流氓无产阶级。摩耳刀(Moldau)和窩雷啓亚等处的羅馬人口中的领主和农民有类似的命运。这种发展是有趣的，因为这里的农奴制是在纯粹经济的途径上起源的，沒有表

現征服和种族两重性的中間环节。

就新近促成波拿巴反英国报纸的宣言来看，您們的“曼徹斯特衛報”实有特殊的荣誉。望时常寄我若干份。帕尔麦斯顿对于此举也在尽力，因为他已發見波那<sup>①</sup>的一八五七年是在把自己完全推进到路[易]·菲力普的地位上，与俄罗斯結成同盟——和在特別联邦战争中路[易]·菲[力普]一样——反对英国。一方面，他在那不勒斯的臭事中拉攏波拿巴反对奥地利，在土耳其事件中，又联合奥国反对他。法兰西各报对于缺乏信义的英国的陰謀詭計，又滿怀疑惧。商業危机現在好像在俄罗斯的铁路中获得它的最后的立脚点。“世界工業宮城”的建筑企業家先生們的破产，在英国資本家参加大陆的企業中已經閃現出来了。德国工業企業和銀行股分企業的基础先开始动搖。柏林的“国民报”有长长的整栏的地位在公布这件事，然仍不过涉及这些行業的名称。

（我从帕特南的代表奧謨斯忒德和一个在他那里的美国游伴处得知哥洛夫斯基(Gurowski——波兰人)对于德納大有影响，两君同时又告訴我，这个忠厚的人直接从华盛顿的俄使館經常接到金錢的補助。这个哥[洛夫斯基]代表大斯拉夫主义，反对我們，你的論文被拒登，他是唯一的原因。德納君在寄还我关于多瑙河諸侯国的手稿时，忘記将这个哥洛夫斯基用法文写的評語擦去。他在我对羅馬尼亚(Rumänisch)人口的統計报告处写道：“这一切数字是夸大的，以便使羅馬尼亚的民族观念在最灿烂的光輝中表現出来。事实、历史和邏輯已經予以反駁了。”我們的論文直接受俄公使館的監視，并将加以檢查，宁可說已經加以檢查，我們算是有面子。德納終于也要跟在哥[洛夫斯基]的屁股后面走了。）

今天接到科勒特一信，我寄了一个新的分册給他。这家伙对

① 即波拿巴，也就是指拿破侖第三。——譯者

一切都同意。只是不談錢的条件，那怕我在最近一次信中向他明白地詢問这一点。因此，我必須从新將螺絲釘栓紧，因为在和这些卡力班們(Calibans)<sup>①</sup>的交接中，这是我唯一感觉兴趣之点。

請馬上來信說明你自己和环境的情形。妻和孩子竭誠問候你。

你的卡·馬·

孩子們很好。

#### 四〇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六年十一月十七日

曼徹斯特，一八五六年十一月十七日。

亲爱的馬克思：

可詛咒的商業天天在妨碍我的写作。我現在有三个頑童要加以管教，因有無窮無尽的修改、矯正、訓戒和命令。又因棉紗不好或交貨迁延，要和工厂主斗争，而且有我自己的工作。如果波拿巴君高兴的話，甚願法兰西本国和我从这种紛乱中解放出来。

此外，这个波拿巴是很糟糕地深深陷入污泥中了。因为布告和工人中間騷动的事件——“泰晤士通訊者”有这样大量的报道，由于“官报”上的論文，他得到了暢所欲言的命令——使此間英国的庸俗人获得深刻的印象。大家都相信波拿巴快垮台了。这家伙在根本上只是一只驢子，而且确是一只極平常的驢子，这种突然的發見是由下列的事实來說明的：他从前是天才，現在为淫逸的行为所敗坏，脑子受到损伤。其中可能还有些东西，但就全体講，这家伙始終完全一致，不过英国的庸俗人看見从前和現在的他有一种性質上的差异罢了。

① 卡力班是莎士比亚的“暴風雨”中一个最粗野的獸性的角色。——譯者



“衛報”今天對於法國銀行的破產，載有一個有趣的統計表；特寄給你。

財政危機似乎有些起伏，而且逐漸增強，一直要拖過冬季。這對春季講，比它現在加強爆發要壞得多。凡大半只有虛名的公司付出的數目愈多，流動資本愈加變成固定的，那就愈好。當貼現不降到百分之七以下——最近的上漲是它還要增高的一種證據——不能希望各欺騙性的公司有半數能夠付出三至四次的。奧地利的動產信用銀行已經不能獲得第二次的付款，而奧政府且規定契約，強迫銀行付出現款！——我想找到，自六星期來，為把租金保持在百分之六十六以上可能耗費波拿巴的錢；恰因此所作的巨大努力，如租金降到百分之六十六以下，我以為就是有轉機的日子了。

這種慢性的壓迫愈長久，波拿巴小圈子的移徙必定愈加暴露出來，而工人們的情緒也當愈大，內中的詳情一直到現在，他們可能還不知道。莫爾尼真是一個輕佻者的傑作；這傢伙似乎也無意再往巴黎，而俄羅斯的鐵路和公債對於他的確是投資最適宜的地方。

然革命再也不容易碰到像這一次的美麗清潔的場面。一切社會主義的欺騙都已完蛋，六年以來，強制雇用工人早經實行，並過時了，要作新的實驗和說新的空話，沒有可能了。但在另一方面，種種困難是赤裸裸的、沒有遮擋的；必須硬碰硬地干，我倒要看看將來的法蘭西臨時政府怎樣鬥爭。幸而這一次只須有絕對不顧一切的勇氣去做一點事，因為人們再也不要害怕像一八四八年那樣迅速退潮的。

斯特洛這幾天在此地，曾聽到小傢伙<sup>①</sup>各種各樣的事件；說句私話，這個人一本正經地想為自己建立業務！他幻想靠自己的小

---

① 指德郎克。——譯者

言小語，即可離開現在的老板的主顧們。

我現正看詹姆士“从一七九二至一八二〇年”的英国海軍史，主要为的是替兵艦进攻要塞找材料。由此發現英国人在保持对法国人、特别是对西班牙人的海上优势时，必須作十分艰苦的斗争。就同等力量講，在最初的战争年月中，法兰西人和西班牙人几乎每次都对英国人占优势，并且夺去一批船只。我才看到一七九六年；不过已看出在拿破侖統率之下的法国艦队曾处于最困难的境地，也許是由于自己的过錯。——英国人主要的优点在海上的射击較好；法国人总是射得太高，西班牙人已經好多了。此外，据说复仇号于一七九四年六月一日高呼共和国万岁时下沉了，关于它的故事是一种虛构。复仇号投降英人，但在真正被占領之前，又有几艘法艦前来；它于是挂起法国旗子，增援終被击退；当英人靠近时，它下沉了，而最大部分的人員仍被救起。它于战事終結后，在四至六个鐘头內才沉沒。

竭誠問候夫人和孩子們。

你的弗·恩·

#### 四〇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六年十二月二日

一八五六年十二月二日。

哈味斯托克山，梅兰公园，格拉夫頓里，九号。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妻仍在繼續服藥，家中常有大紛扰，我实在难于执笔。

关于美洛斯拉甫斯基，似乎是注定要“分割”，大約有較大部分拟摘录給你的（約二个抄写好的印張），竟作为廢紙从原稿撕去了。然你所失并不多。我后来看过勒勒味尔的“考虑”——这有别于他的通行的历史。他和馬斯約夫斯基(Macejowski) (?)<sup>(1)</sup>（我

仅憑記憶引用这个名字)适当地組織了材料,而美洛斯拉甫斯基則对这种材料注入了自己的精神。又新近在波兰历史的研究中,有一种史实使我坚决地直接贊成波兰:就是一七八九年以来的一切革命,其强度和生活动力頗可依照它們对波兰的态度,确切測驗出来。波兰是它們“外在的”寒暑表。这在法兰西的历史上可詳細地加以指証。在我們德意志短促的革命时期,同样在匈牙利的革命时期,都很显明。只有公安委员会构成一切革命政府——包括拿破侖第一的政府——的一个例外,只是因为它的拒絕干涉不是由于軟弱,而是由于不信任。当一七九四年,它将波兰叛乱者的代表召来,对这个“公民”提出下列的問題:“您的科修斯古是为众所悅服的专政者,竟容忍一个君王在自己的身边,而且他必定知道这个王是由俄国扶上宝座的,这是怎样一回事?您的专政者因畏惧貴族,不敢对农民貫徹国民兵役,而貴族們却不願意自己的‘工作手’被夺去,这是怎样一回事?当他的行軍路綫远离克拉科时,他的布告便按照比例失去了革命的色彩,这是怎样一回事?他对华沙的民众变乱馬上处以絞刑,对于貴族‘背叛祖国的叛徒’却任其逍遙法外,或任其躲藏在迟緩的訴訟进程的后面,这是怎样一回事?請予答复!”那个波兰的“公民”碰到这个問題,覺得必須保持沉默。

您对于涅沙忒尔(Neufchâtel)和瓦兰季(Valangin)有什么意見?这件事使我感觉到自己对普魯士历史的認識極不充分而应加以改进。比这更可鄙的事,世界史上的确从沒有产生过。法国名义上的君主怎样变成真正的君主这一漫长的历史也充滿了瑣細的斗争、背叛和陰謀。但这是一个民族的起源史。奥地利的历史是德意志帝国的一个藩臣如何建立一个私家势力的历史,它的有趣点就在这个藩臣因对东方、波希米亚、意大利和匈牙利等的糾紛而詐称皇帝,終于因此使这个私家势力大加擴張,以致欧洲都怕它变成

世界的君主国。然这一切在普魯士是沒有的。它沒有宰制过一个有力的斯拉夫的民族，而且在五百年中从沒有使逢麦綸就范，終于是由“交換”才达到的。就一般講，除西里西亞的例外不計，勃兰登堡(Brandenburg)侯爵領土从沒有过真正的征服——有如霍亨索倫系承襲这个侯爵領土一样。然西里西亞是它的唯一的征服地，所以腓特烈第二也許可称为“唯一的”人物！小小的盜取、施行賄賂、直接收买和侵占遺產等等——普魯士的历史就等于这样瑣屑卑鄙的东西。而封建史上有趣的地方在国君和藩臣的斗争、对城市的欺騙之类，这一切在这里变成侏儒式的漫画，因为各城市是卑陋無聊的，各封建主是粗暴庸碌的，而国君本人也是渺小的。在宗教改革中和当法兰西革命时一样，有动搖不定的陰謀、中立和单独的和平，它渴望尝到一些鷄零狗碎的东西，这是俄罗斯在准备瓜分中投給它的——如对瑞典、波兰和薩克逊是。此外，在摄政者的名册上，老只有三种角色的臉譜，和夜以繼日一样循环着，不过次序有些变迁，从沒有出現一种新的角色——虔誠派的教徒、下級軍官和小丑。不管这一切怎样，而国家得維持下去，是由于中庸(金色灿烂的中庸)、严密的簿書、避免極端、正确的教練規程、某种通常的共同性和“教会的規程”。这是討厭的。

曼徹斯特的營業情形現在怎样？你对于制造区的營業狀況能給我一点詳細報告嗎？

海斯爸爸在往烏得勒支(Utrecht)旅行的途中来到这里，我还没有告訴你。現又到曼特那里去了。看来比从前健康、丰潤。

革次也突然再在这里出現。并突然又不見了。佛萊利格拉对于自己与營業十分滿意。瓦尔得內(Valdenair)从居利来倫敦訪問——这个失敗的联合論者。关于他的目的，下次再說。

末了，我还要提出某个問題。十二月底，我的付出数目比較大。到那时，你能想点法子嗎？妻的錢最大部分花在整理住宅和

弥补收入的巨大亏空上面。

你几时来？天狼星近况如何？

你的卡·馬·

〔1〕 正确的写法是：Maciejowski。

#### 四〇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一八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1〕。

亲爱的恩格斯：

你如能趁本星期将錢寄来，至为感谢。我刚才到过佛莱利格拉处，看他对我两三星期后可取得的美国期票余数，能否预付一点——看来不可能！今天等待帕特喃的錢，竟沒有来。对那个糟糕的烏尔卡特的暴徒虽曾提出要求，但交涉总是悬而不决。我第一次如不如期交付房租，便将完全失去信用。

万急。

祝好。

你的卡·馬·

再者：你对于普魯士和涅沙忒尔的冲突，能寄点軍事上的趣談給我嗎？这很时髦。我自己已写了关于外交的部分。

紅色华尔夫連同家眷，住在約克州，布拉克本（Blackburn）在做教师，薪水六十磅。

〔1〕 信紙上是：瑞士总銀行。（国际动产和地产信用銀行）倫敦經理处。皇家交易所大厦二号。

一八五七年

四〇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七年一月十日

哈味斯托克山，梅兰公园，格拉夫頓里，九号。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虽太迟了，还是要首先恭賀新禧。因墨水太淡和許多夜的写作，竟引起一只眼睛發炎，使执笔成为苦事。

五鎊(第二次寄的)和山战<sup>(1)</sup>兩項都收到，至为感謝。

天狼星又被曼徹斯特的盜賊攻击并搶劫，是真的嗎？这里流行的謠言恐怕只是不加分別的旧事重提罢？

老希尔(Hill)最好是回到天堂或瑞士一个富于風景的山上去，他在您們事務所中的位置必須有人代替，不能在他的“一时”患病的虛假借口下，使你做两重的工作。

涅沙忒尔的事件并不像好些报章所主張的那樣完全和解了。双方的說法也許已經是近于誇張。双方都失去了体面。我們的霍亨索倫对波拿巴表示他的敬意，而瑞士人則保持他們的“可尊敬的”态度。所以这些流氓已将工厂的工人好几百驅逐往皮亚梦忒，因为工人們作了宣傳的示威运动。这些“借債人”想得到波拿巴的重視，也想得到奧地利的重視。拉摩里舍耳和柏多(Bedeau)將他們的劍獻給瑞士的公民們，你以为怎样？这显然只是对波拿巴的示威，因为这些家伙确知瑞士的借債人是不会接受他們的空話的。

巨大的激昂情緒充滿了这个小小的民主國中。这是一种冲突，是他們所願意的。而且南部德意志的爱国者自然視瑞士人为

同族，并視現今的冲突在实际上不过是一八四九年宪法运动的一种繼續。此外，并盼望黑森人等等站起来。在普魯士人方面，的确是尽了一切力量去防止“和平的破裂”。所以胖子〔2〕写信給彼得堡的妹夫<sup>①</sup>說，他就是請求妻把自己捉住的人，否則他要跳窗了。“捉住我”就是我們的世襲者依次向所有列强呼号的一句話。問題就在它們是否願意“捉住”他，是否西方和东方同样幸灾乐禍，撥火使燃。無論这事件怎样結束，丢臉的事是不会沒有的。

蒲魯东現在巴黎出版一部“經濟学的聖經”。“我要破坏，我要建設。”如他所說的，在“貧困的哲学”〔3〕中，他已說过第一部分。現在要“揭露”第二部分。这渣滓且由路易·西門翻譯，有德文版，西門現为巴黎哥尼斯瓦脫（Königswarter——或諸如此类的，系国民銀行著名的銀行家）正式任命的書記。我这里有蒲魯东的学生一部新著作：“达里芒（Alfred Darimon）〔4〕的‘銀行的改革’，一八五六年出版。”老把戏。取消金銀的貨幣性質，或者一切商品轉变为交換工具，与金銀有同等的权利。这著作由計刺当作序，而且極力崇拜佩累耳（Isaak Pereire）。从这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出，波拿巴在最后的頃刻还能逃遁在什么社会主义的政变中。

当俄羅斯的战争时期，布魯諾·鮑威尔写了一整批小册子，我都从他获得。脆弱而放縱。这个忠厚的人現已和他的兄弟爱格伯（Egbert）共同向柏林市行政公署租得柏林前面的土地五十畝。爱得加在倫敦的老岳母——老洗衣妇或这一类的人——当照料“市場”。布魯諾写信給爱得加說，这是达到“独立”的途徑。他每畝付五个国家达列租金，每年付二百五十国家达列。这是旧休耕地。布魯諾以为取得这种土地的利潤和生产物，便使他有閑工夫来写他的“原始基督教史”，当作为他的“福音書批評”的“历史的”証明。

---

① 指俄皇尼古拉第一。——譯者

这是美妙的批評的幻想，浮士德在第二集中变成地主，布魯諾也許因回忆受了一些影响。他却忘記浮士德是从魔鬼获得这种转变所需的金錢。

拉勒斯騰特 (Lallerstedt): “斯干的那維亞的恐怖和希望”，和美洛斯拉甫斯基的書对比，是瑞典相伯仲的东西。包含一些有趣的事实。尤其是李卜克內西看出，英国于上一世紀，曾对瑞典不断地施行俄罗斯的愚弄政策。提及英国人于查理十二逝世后，显然为反对俄国人，派遣挪利斯 (Norris) 海軍上将前去，他竟受了彼得第一一顆名貴宝石的賄賂。又伯納佗特 (Bernadotte) 的行动也因一些新的材料描写出来了。

这里沒有新聞。我很少出外，也很少見聞。

祝好。

你的卡·馬·

柏林人福黑尔君是“晨星”主要副編輯之一。美休在“倫敦圖解新聞”上写东西反对天狼星，內有：“一个倔强的老单身汉的标志”一文；当一个人沒有伞，即不能往何处去，这是一种标志。当一个人認為人人都欺騙他，这是一种标志。当一个人自行購買一切东西，也是如此云云。

〔1〕关于山地战争的論文。

〔2〕指腓特烈·威廉第四。

〔3〕蒲魯东一八四六年出版的著作，馬克思于一八四七年用“哲学的貧困”予以答复。

〔4〕原信作 Darimont。

四〇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七年一月十四日

一八五七年一月十四日。

哈味斯托克山，梅兰公园，格拉夫頓里，九号。



亲爱的恩格斯：

爱得加·威斯特华伦托人带来的地址和两封信，特附上，一是给我，一是给你的。这个伊立治(Erich)要和伦敦的商人们取得联系，然后再回纽约。他有纽约的介绍，但没有英国的。他因以得加的信，遂提及你和我，以你为英国商人，我为“纽约论坛”的通讯人。我告诉他，我们对他的财产情形一点不清楚，不能提出报告。回答是：并没有这种要求，当问及时，只须证明他是纽约的“伊立治”，是那里“介绍”给我们的。以得加要这样做，完全是一桩蠢事。此人似乎是一个端正的人，我不便对他表示，我的内弟的介绍在我们这里宁可说是有害无利的。关于你，我自然没有说什么肯定的话，我的责任只在将以得加的信寄上，同时告诉你，如果要求“推荐”的话，在根本上也不过证实这个人罢了。

哥尼流不久会离开伦敦。将做拿骚一种矿山股份企业的经理。他已替罗斯根的堂兄弟在哈佛尔找了一个工作（移民业务），当然不错。“卫报”收到了。洪水的事实是有趣的。

祝好。

你的卡·馬·

四〇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七年一月二十日

一八五七年一月二十日。

哈味斯托克山，梅兰公园，格拉夫顿里，九号。

亲爱的恩格斯：

我真是一个倒霉的人。约自三星期来，德纳君将每日的“论坛”寄给我，显然只是对我表示，它不再刊载我的东西了。除关于法兰西银行的动态四十行左右外，没有登过一行我的东西。我将对“论坛”支款的事一星期一星期地迟延下去，因为相信论文以后

要刊印的，但并没有这回事。我的关于普鲁士、波斯和奥地利的论文，一齐被抛弃。这些狗把我的一切论文（并连同你的）用他们的名字刊布出来，约有四年之久，于是造成一种状况，使我的声名在美国佬之前惨淡无光，本来这声名是在不断提高，而且可使我找到另一种报纸，或以转入另一种报纸工作去威吓他们的。怎么办呢？在此等情形之下，实没有好办法。我如马上去支钱，会引起他们对我作决切解除契约的通知，如每星期写两篇论文寄去，也许十篇之中登出一篇，并付给一篇的报酬，这样一来，便将继续工作的事毁灭了。而且论文没有刊印出来，我怎能支款呢？

此外还有另一种不幸。我对于帕特喃十一月、十二月和一月的刊物都看过。关于巴札库耳的论文竟不在内。它或是遗失了（虽则我把它送到总邮局），或是以后才刊出。那些家伙接到论文不愿付排，也不给我一个通知，正是不肯采用的一种粗野的前奏。

我和乌尔卡特派人也还不能订立确定的条件，加以他们的小报地位有限得很，一篇论文在一个月中只能有小段登载，常要五、六星期才能登完。在最好的场合，只能利用他们为小小的附带的来源。“论坛”在它的最糟糕的和淡而无味的社论中，对于我写给它的一切东西，大都提出相反的意见。俄国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

所以我是完全陷在沙洲上，将少数现款投在一个住所中，竟一天一天混不下去，和在第恩街一样；没有希望，而家庭的用费日增。绝对不知道要怎么办，在实际上，比五年前的景况还要绝望。我曾相信已经把困苦的精华中咽下肚了。可是没有。最坏的是这种危机并非一时的。我看不出当怎样奋斗出来。

瑞士的夸张会遭遇悲惨的失败，是可以预先看到的。那些家伙不致因上层的压力而甘受耻辱。因为如哥尼流自己在巴黎确切相信的，咆哮的声音不仅在巴黎人中、即在军队中也如此的响亮，

以致波拿巴在任何条件之下，不能允許普魯士人作严重的軍事行动，至少是在法兰西的边境上。所以他努力去調停这件事。瑞士的耻辱只是因波拿巴的耻辱得来的，波那帕脫最初对抗普魯士，保証瑞士，当瑞士謝絕他的裁判权时，便在“官报”上喧鬧着；后来又对抗瑞士，保証普魯士，現在复被迫在半官式的小論文中自認普魯士对他并没有担承什么义务。他从“新普魯士报”接到更正，竟正式連署起来了。这个家伙墮落得很深，至于他的同母异父的弟弟莫尔尼則关心，在俄罗斯的国务机关中找一个位置。

賴得律—罗兰君曾要求法兰西的“共和主义者”参加部斯特拉巴(Boustrapa)<sup>①</sup>的立法院議員的选举，不知道你看到沒有。所以他已經降为合法的反对派了。这在一方面表現他抛弃了大言炎炎的覬覦元首高位的姿态，而另一方面也确切指出，認反对派在法国的存在又有可能，而资产阶级的共和主义者赶紧和奥尔良派联合，再行打入国会，以便能用魔法去消灭下次革命。

布魯塞尔的“民族”消灭，現由和它竞争的报“国民”来代替，这是一种低能的、沒有趣味的比利时型的空談报，我相信曾在信中告訴过你。高貴的“人报”也嗚呼哀哉了。代它出現的是一种“放逐者的报”，但不知道自己的生存能否延长到两星期以上。法国亡命者方面还时时出些縮小的小册子——显出匹阿的“万福，馬利亚”(Ave Maria)的形态——是膨脹的、空洞的、字句鏗鏘的，是印刷上用衬架張开的圓形女裙，不过生产費較少，而銷路也較差。

“論壇”已經發現法国在最近三十年中(至一八五一年为止)比英国要富足得多，因此在政治上現在也要远出英国之上。証据是：法国地产的价值(这是名义上的)增加一倍，而英国的只增加一个

---

① 拿破侖第三的綽号，系由部罗涅(Boulogne)、斯特拉斯堡(Strasburg)和巴黎(Paris)三个地名的第一个音組組成，暗指他在前两个地方的政变(一八四〇和一八三六年)失败，后一地方的政变(一八五一年)成功。——譯者

很小的成数。法兰西人的确连同房屋算在里面，而英国人却把它们除外；但因为英国的人口在上述的时间内只增加百分之三十三，房屋的数字可能也不过如此（“論壇”似乎把这种数字和房屋的价格看做同义的）。

伊立治在这里已经达到目的，用不着再有保证人了。

你的卡·馬·

你关于军事的说明是美丽的。“奥格斯堡”载有一篇论文，描写君士坦丁的转变十分困难。我只稍微浏览了一下。

#### 四〇八 恩格斯致马克思 [一八五七年一月二十二日前后]

亲爱的马克思：

你的信对我是一个青天霹靂。我本已相信一切进行得非常美满，你有了一个适当的住所，而事业也正常了；不意现在竟表现一切都成问题。这些美国佬是些可恶的下贱的家伙，“論壇”的人们似乎认为已经把你压榨得和檸檬一样，现在必须另选一个去榨。不过他们企图破裂所采取的态度是完全特别怯懦的、卑鄙的，他们要强迫你首先发作。加以自克卢斯开始稀奇古怪的沉默以来，整个美国竟没有一个可靠的人。

然怎样办呢？“論壇”这一次既表示决切破裂的意见，我以为最好是和纽约另一种报纸联系一下。不能和“先驅”或“泰晤士”办交涉吗？我要是处在你的地位，当马上采取步骤，使“論壇”那些家伙惊惶失措，直至一切都弄妥为止。对付那些家伙这样的無賴行为，你只须顾到自己的利益，不必管他们。你如認間接的步骤較好，請即通知，我願用我的名义来进行交涉，那你不会受累的；我可以写信說，我有理由相信你和“論壇”的人们沒有从前那样和諧，也許要有一种諒解云云。总之，凡你所願意的，“都行”，只要于

事有利。

我相信“論壇”那些家伙也在帕特喃处偵察过。我为着要求解釋，馬上要写信給帕[特喃]。我絕不知道那篇海濱要塞的論文是否要写。無論如何，这东西如果便利，也就保持着这个来源。

我将于二月初寄五鎊給你，以后，你每月可以算定有这个数目。我即使因此負了一身債踏进新的決算年，也沒有关系。你要是早两星期将这件事告訴我就好了。父亲曾提一笔买馬的錢作为我的聖誕节礼，我看到一匹好的，上星期便买下来了。早知道你的事情，我会等待几个月，省下飼养費；然这也不要紧，因为用不着立刻付錢。不过使我最不快意的，是我在这里养一匹馬，而你和家屬在倫敦陷入困境。此外，每月虽允許五鎊，自然不妨碍你于特別困难时写信給我，因为只要稍有可能，我总是願尽力的。我近来过于流蕩逍遙，也必須开始另一种生活。

誠悬地問候夫人和孩子們，你想怎样干，近况如何，請馬上来信<sup>①</sup>。

#### 四〇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七年一月二十三日

一八五七年一月二十三日。

哈味斯托克山，梅兰公园，格拉夫頓里，九号。

亲爱的恩格斯：

首先对来信的友誼表示最大的謝忱。

我約于十天前写信給奧謨斯忒德；正在盼望答复。我觉得，好像德納怀恨佛萊利格拉泄漏他的秘密，和“論壇”的行动有些关系，也可說是因此德納在內中加以操縱。

---

<sup>①</sup> 此信末尾沒有署名，而斯圖加特版却有“你的弗利德里赫·恩格斯”字样，不知孰是。

在“紐約先驅”上写作不可能；对于“紐約泰晤士”必須試一試。我想由雅科俾博士在那里秘密进行，他至少是沉默而保守秘密的，而且似乎因他的沉默的态度通常引起美国佬的敬意。我将于下星期二写信給他，同时也要写信給德納，而所用的方法的确要使他陷在一种冲突中，比他所想像的更不愉快。你如能为星期二寄来一篇关于波斯的軍事論文，十分欢迎，自这一期以后，我可能要停止对“論壇”的通訊，一直到紐約方面来信。这次不必結結实实。只要有些一般的战略上的观点就够了。“論壇”也許幻想，我为它所排斥，将完全离开美国的陣营。眼見它在“軍事上”和“財政上”的壟断轉移到另一种报纸，会使它哭笑不得。因此，我今天已寄去一篇“財政的”論文。对波斯战争作一种引論，無論怎样的急就章，也是重要的，因为这会对它指出，总还有一种“战争”存在，可用此去夸示其他报纸。俄国人和英国人的机会(軍事的)自然只須略提一下。

直接的破裂要延迟到我知道紐約何处有什么机緣的时候。如沒有机緣，而“論壇”方面又不改变态度，自然必須决裂。但在这样可鄙的斗争中，我認为爭取時間是重要的。自美国的情况“大轉变”以来，“論壇”可以节省一切額外开支(至少是欧洲方面的)，我觉得这是它所形成的意見。当这样的一張吸墨紙把人收在它的圈套中，而被收入者該死地視此作为一种幸运，这在事实上是令人作嘔的。将骨头搗碎，磨成粉，煮作湯，和貧民收容所中的貧民一样，而政治的工作也降到这个地步，人們在这样的企業中来做此項工作，是極可詛咒的。我虽是驢子，同时知道，不仅恰在最近的时候，即許多年来，对这些家伙供給稿件，已經大大地超过他們的报酬。

皮拍在朴次茅斯(Portsmouth)和布来屯之間的某处找着一个教师的位置；好几个月来，就为这一类的工作奔走着。

天狼星的冒險事業怎样？你忘却告訴我。

你的卡·馬·

再者：我对于懂得翻筋斗的家伙有些妒嫉。这必定是驅除脑袋中的憤怒和家常瑣事的有名方法。

我在“广告晨[报]”上看到“边界使者”〔1〕的摘要，是关于波斯屁事在战略上的东西。

〔1〕 在萊比錫出版的自由主义的期刊。

四一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七年二月六日

一八五七年二月六日。

亲爱的恩格斯：

万急，今天已收到金鎊。

附上米刻尔一信。我已馬上写信給他了。关于“論壇”的事态，和預見的一样。又沒有一行字。因此依照原来的計劃，今天已决切地写信給那些家伙，但在他們答复的期間中，不会完全停止我的論文。

祝好。

你的卡·馬·

四一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七年二月十六日

一八五七年二月十六日。

哈味斯托克山，梅兰公园，格拉夫頓里，九号。

亲爱的恩格斯：

附上奧謨斯忒德答复我的詢問的信。論文沒有采用。然依此信看，我仍相信他們很願意刊印“兵艦进攻要塞”。問題在你是否有工夫写出来？在完全放弃帕特喃之前，再向他試一試，也許是必要的。然这位先生于四个月之后，才将事实的情况告訴我，真是太

不要臉。無論如何，我必須写信給奧謨斯忒德，請看看，你能否从这信中辨明他的名字。

米刻尔的信，你大概收到了。佛萊利格拉告訴我，除魯格和赫斯外，奧本海姆和这一类卑鄙的浪人都在“世紀”〔1〕上写东西。

佛萊利格拉請你不要讓韦尔特的事情消沉下去。假如犹太人斯泰达尔已經夺得韦尔特的日記（高貴的坎普已因此事写信給韦尔特的兄弟），那就另有一种危險，就是韦尔特的親屬們，如果他們獲得日記的話，將加以檢查、修正，刊印出来，作为王位繼承者之用。韦〔尔特〕的兄弟〔2〕要是直接和你接洽，那是好的。日記如果还要出版的話，你同时便可和这些俗物們談談良心。此外，斯泰达尔只限于对那位老妇人写点关于韦尔特之死的枯燥的节略，沒有詳情，沒有序言和跋文，这个人真是非常糟糕。这只笑面老虎啊。

（我将你的大斯拉夫主义論文重讀一遍（还没有完），半为啓發自己，半为标出一些节段，这是你在可能写成德文时还当寻找来源的地方，除倫敦博物館外，在英国难得找到此等来源。我因这个机会發見我的被退回的多瑙河諸侯国論文上有“这一切数字是夸大的”等語（美丽的法文啊）的生人手笔——（我暫時只能自由断定为波兰的变节者哥洛夫斯基的手笔）——而大斯拉夫主义的論文旁边也写上批語，就是：

在第一篇論文的末尾写着：C 这是不好的。（那是什么，我不清楚。是德文的C嗎？）（美丽的法文句子。这是不好的。句点。）

在第九篇論文的上边写道：您把引論改改，而以“南方的斯拉夫人”为标题吧。

以后对“依照这种邏輯等等便可推論到，印度人是最年青的人民云云。”一句評道：“这种演繹是不合邏輯的。”

对塞爾維亞種族的統計概要說道：“德意志的影响在奧地利統



治下的其他部分，毀灭了他們。”（美丽的英文！）关于蒙特尼格罗人被揭發的盜風更說：“这（应为这是）假的。”

又对于“哥罗西亚等等在过去許多世紀被合并于匈牙利”一語評道：“但匈牙利是那些国家的混合体呀。”

关于穆罕默德教的波斯尼亚人（Bosnier）的节段写着：“他們将被消灭，沒有疑义。”这是真正俄国式的改窜，而下面的一节被刪去了：“然这些只是对于建立一个南方斯拉夫国家的內部困难云云。”

这一切評注的精神是俄罗斯的，十分显明。而所用的法文有这样的重音和这样的錯誤，也不是法国人写的；至于一个美国佬不会說“南方的斯拉微”（“Southern Slavi”），总有別样的写法，这也是同样显明的。因此，我觉得此等評注的来源沒有疑义了。而且奧謨斯忒德的（美国佬）游伴在我和佛萊利格拉及奧謨斯忒德的面前，确說哥洛夫斯基直接收受华盛頓俄国公使館的金錢，所以在“論壇”的全部危机完全可以解釋了。还有一層，由旁注和刪去两点明白表現，原来（約至第九篇为止）的計劃是要将大斯拉夫主义的論文加以修改付印，当那个家伙懂得其中的主旨，才完全把它們抛弃了。因此也就有德納后来的决定。

我在自己的危机之中，自然想听一听危机，因为很可得到一点啓迪，請写几行，讓我知道工業区域的情形罢。就倫敦各报的报告看，事情很不妙。

托克（Tooke）出版了“价格史”的最后两卷，系从一八四九年<sub>起</sub>。这位老先生对于通貨論的家伙和庇尔的条例，不知疲倦地斗争着，把自己完全陷入流通的污泥中，自然可惜。然在目前是有趣的。

祝好。

你的卡·馬·

(1) 梅斯納(Meissner)編輯、在漢堡出版的民主主义的周刊。

(2) 卡尔·韦尔特(Karl Weerth)。

#### 四一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七年]二月二十四日

二月二十四日。

哈味斯托克山,梅兰公园,格拉夫頓里,九号。

亲爱的恩格斯:

你是哭还是笑,是睡觉还是清醒? 三星期来,我寄了各种各样的信到曼徹斯特,都沒有接到回信。然我断定它們是达到了。請将最后附寄的信——奧謨斯忒德的信——寄还,因为我必須以某种方法予以答复。

你的卡·馬·

#### 四一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七年三月十一日

曼徹斯特,一八五七年三月十一日。

亲爱的馬克思:

我来不及写信給你,好像是由于上帝和举世共謀反对的緣故。当我正在想自己稍微摆脱營業上的头昏脑暈时,竟遇到一整批意想不到的未了的事,有許多家伙跑来,有百把个營業問題要回答我的父亲,有哥特夫里<sup>(1)</sup>君的新幻想要执行。因此把我釘住了,而佛萊利格拉复将从事証券投机的普魯士前少尉們<sup>(2)</sup>送来麻煩我,他們整天地企圖借錢(佛[萊利格拉]自己也曾認為必須警告我防备这一着),并且于离去后将当票送給我,要我拿錢替他們贖表!佛[萊利格拉]介紹这个咄咄逼人的家伙来,我絕不負有絲毫义务,今天已将我和这个粗野人之間的冒險事写信告訴他,他可以亲自領略这件事。

上星期五，德郎克君从格拉斯哥突然来到賬房，他仅因事在这里停几点鐘。我几乎只在和查理一起时看到他，因而不便和他爭論，或以粗率相待。尤其是他来得突兀，我簡直沒有工夫想起他的一切小圈子的勾当。我对他态度冷淡，恰和款待一个初相識的、平常的店員一样，談的尽是一些無聊的瑣事，他也極力提防談到和党有关的任何問題。午后他逃走了，打算五月再来，那时我也許已在倫敦。我希望他終身做商人；他完全像一个商人，而且对于这种無罣無碍的生活似乎很滿意。

上星期五(或星期四?)寄上五鎊鈔票，你已經收到了罢?

保守党的先生們、自由貿易論者和庇尔的党徒使帕姆<sup>①</sup>快意的事，無过于在这个問題上讓他变成少数。那个家伙是何等幸运，而他的反对者是怎样蠢啊！这里現有大煽动，但册子上四千个新的选举者既尽是小店主、店員和监工人，就大多数講，都是要选伯賴脫的，恐怕不会有什么改变。波布·罗(Bob Lowe<sup>②</sup>)和扑特(J. Potter<sup>③</sup>)先生(一个生成的市議員和从前的大嫖客)在这里被推为候选人。不会有什么成就。关于波布·罗以前在澳大利和它处的冒險事業，你也許能給我一点詳細的报告，在这里現在是很有用的。

美洛斯拉甫斯基关于波兰的厚本書要多少錢？人們必須有这么一本提綱挈領的書——勒勒味尔的基本著作要多少錢——你几时能够打听到？

附带地說，我将再寄一些“衛报”給你，內中有絕好的笑話。最近寄的六份已收到了嗎？(分作两扎)。莫尔尼完全适当地感觉到危險的預兆；这家伙在俄国干此項买入的勾当，必定使波拿巴气得

① 帕尔麦斯頓的綽号。——譯者

② 即 Robert Lowe。——譯者

③ 原信作 Poter。——譯者

要死。又关于拿破侖碼頭、青年柏耶和福克思·亨德孙公司(Fox Henderson et Co.)的故事也是美丽的——你已在“泰晤士”上面看过罢？

我很想知道“論壇”事件后来的發展，你对奧謨斯忒德写些什么，也同样想听点消息。我打算在短时期內能再做点工作，要看看能否从中国着手。任何一种軍事上有趣的东西必須从狂妄的計劃中得来。但我每天一直到八点須在賬房間作苦工，而在十点前——晚餐等等完畢——不能开始写作，这就有限得很。現在早晨至迟須于十点到賬房，因此也要到一点才就寢，很討厭！当最好进行工作的时候，又要去睡，真糟糕。然我們瞧吧。今年夏季，我們將有不同的布置，或者在營業上有爭論。我打算把办事時間規定为十点到五、六点，过此即离去，那怕營業垮了台。

竭誠問候你的夫人和孩子們——希望她們都好啊？

完全是你的

弗·恩·

(1) 厄門。

(2) 塞俄·塞姆厄次(Hugo von Selmnitz)。

#### 四一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七年]三月十八日

倫敦，三月十八日。

哈味斯托克山，梅兰公园，格拉夫頓里，九号。

亲爱的恩格斯：

接到五鎊和来信，沒有早些通知，务請原諒。妻病不輕，全家的状况陷入危机中，使我头昏脑脹，不能执笔。

“衛报”今天收到了。“紐約論壇”仍旧沒有回信。奧謨斯忒德既將論文寄还，沒有交給哈拍(Harper)，我自然不能写东西給他。

蒲魯东的新經济学著作已經出过七版，我还没有弄到手。

我不解米刻尔怎能相信我可以在“世紀”上共同工作——参加这个廢料周刊的人是：魯格、路易·西門、迈恩、奥本海姆和赫斯等。我没有看过这东西，但有它的“第二年”一期的封面紙，所載的内容如下：“战争以后和分曉以前。IV. 魯格。”“巴黎、瑞士和倫敦通訊。”（即西門、科拉社克——Kolatschek——和迈恩）“我們的时代精神；新年祝詞。魯格。”“自然科学和社会学。V. 赫斯。”“信仰教育和人道教育。”“随笔。”

爱得加·鮑威尔刊印一种書，名“英国的印象”。会成名著啦。

美洛斯拉甫斯基和勒勒味尔的書的价格（后者的第一册是純粹兒童故事），我将探听一下。

关于猪东西——波布·罗——目前还没有弄到材料。本星期也許能找来。这家伙在“十二月十日”社中当合得来。

关于帕姆“自由主义的”外交政策每天有新的事件暴露出来。首先是和奥地利的“秘密条約”。现在是对波拿巴負責，镇压那不勒斯的任何革命。但波拿巴对于这一点表示“穆拉的”（Muratsche）复辟不当包括在“革命”的范畴之内。那不勒斯的远征軍便失败在这种“誤会”上。帕姆昨天以十分“曖昧的态度”，在下院否認这件事。本星期也許还有証件出現，会对他的說謊加以懲罰的。

俄国人这一次并没有完全依照他們通常的审慎态度行事。自国会危机以来，把帕姆当做真正的不列顛大臣而加以辯护的大陆第一种报是“北方”，它本来是不斷地装腔作勢，極恨帕[姆]的。甚至“新普[魯士]报”也說到这种“沒有原則的联合”。

（关于波斯的事件，英国人除去一些純粹名义上的讓步外，并没有得到什么，在主要点上反而对波斯宮廷讓了步，我猜这事件就这样消灭了。在另一方面，俄国却得到一小塊割讓的土地，和前天雷雅特（Layard）秘密告訴張口瞪目、呆立注視的倫敦人一样。他自然沒有勇气在这两种事实正确的前因后果中，將它們說出来。

他也重复着一种保証——这是的士累利在下院已經作过的，帕姆却没有对此回答一句話——即当战争时，波斯人要对俄罗斯取攻势，而帕姆加以禁止。那些家伙当时希望被夺去的省分能够再拿回来。当波兰革命的时候（一八三〇年），他曾对他们发出同一警告。

对于波斯和对于中国的纷扰一样，要作正确的估计，必须把它们和帕姆在这些国家最初的工作比较一下，因为两者不过是旧事重演罢了。当他执政时，进行第一次的中国战争，即使经过一百年，结果不外增进俄国横贯大陆的茶叶贸易，并增加俄国在北京的势力。在庇尔爵士之下，厄楞巴洛（Ellenborough）才予这种战争以一种“英国式的”转变。）

这次选举的国会除消极地服从帕姆外，不负其他责任，这是一种希望，也许可能。各旧党派的解体在一个联合内阁——和亚伯丁的一样——之下表现出来，可说是使资产阶级发生了一种感觉，它从前要被弄得不安，现在可以高枕无忧了。而在帕姆专政之下出现同样的解体，不仅对外是最使人称快的丑事和纠纷，对内的确要达到一种十分剧烈的煽动，也许要达到一种革命。这个老家伙曾参加曼徹斯特的“小型屠杀”，并帮助起草六个禁止发言的条例，绝不知羞。帕姆的专政对联合内阁的关系，就和在最后的法兰西议会中联合王党的统治对波那帕脱的统治一样，不过加以适应环境的改变罢了。这些事在英国终于将达到尖锐的程度。

顺便来谈班涅。自一八五五年以来，此人便做塞斐·帕夏（Sefer Pasha）的助手。他娶了一个塞加西亚首领的女儿（他的在布达佩斯的合法的妻和在巴黎的不合法的妻必定同样欢喜的），现在自己是一个塞加西亚的首领。他因和伦敦有联系，共招去三百波兰人，连同弹药储藏品等等，带往黑海，据报纸的消息，是去对付俄国的巡洋舰，幸而达到了塞斐·帕夏那里。你觉得那件事

怎样？这家伙看见自己在西方所扮演的角色完蛋了，便在东方开始一种新的表演。是否再做一个民主主义的特务，还是有好的信仰，那是另一个问题。

請馬上來信，你的信現在對於鼓勵我是必須的。情勢很討厭。  
祝好（又問候天狼星）。

你的卡·馬·

#### 四一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七年三月二十日

曼徹斯特，一八五七年三月二十日。

親愛的馬克思：

我已經想到，你必定又是相當深地陷入困難中了。在我一方面，凡能夠盡力的事，總是做的。如有可能，下星期還要寄五鎊給你，如弄不到，當寄上一張郵局匯票。倘是這樣，請告訴我，應當寄到那一個郵局。我本月必須付出很多的債款，債主們突然跑來賬房，除付錢外，別無它法。否則五鎊馬上寄出了。然有一種幸運，國會發生這件事，還有中國的事件；“論壇”此刻又需要幫助，必定來講條件。

我曾到這裡“衛報”的一個家伙處，看他和各報章雜誌有無聯絡。这家伙自己似乎也在找位置，因此弄不出多少名堂。然我要看看情形。他知道我對帕爾麥斯頓的意見，並認為不合理，所以在政治事件上，他是決不會推薦我們的。不管怎樣，我對这家伙有幾分把握，不過還不能看出要怎樣去利用他。

關於帕爾麥斯頓對新國會的企圖和機會的意見，也正是我的意見。帕姆挾着一個立法機關的〔專政也就是〕波拿巴的專制主義。我們會看見它往那裏去。

據“奧〔格斯堡〕一〔般〕新〔聞〕”所載，班涅甚至被塞加西亞人

(哪种人？沒有說)任命为“家长”，并且故意为这个外国人选择这小职位，使国内任何首領不能因为輕蔑而口出怨言。塞斐·帕夏(这人不是科西尔斯基)已往何处，无从探悉。我認这整个事件是俄国的一种巧妙的詭計，而三百个波兰的斯巴达式汉子恐怕馬上就会音信全無的了。

“北方”必定又倒过去了。“衛报”布魯塞爾的通訊員所引的节段，是以憤怒的語調排斥帕尔麦斯頓的。你能将一些最有意义的节段告訴我嗎？这里絲毫看不到这一类的东西，而在一切辯論中，我身边应当馬上有引文出处的参考書。

我新近整理旧報紙，發見遺失了一大包英文报和“衛报”、“自由新聞”等等的剪頁。幸而沒有我們党的文献的东西——这是好好保存的。但除少数例外，都是有关帕尔麦斯頓的、塔刻的小册子、你寄給我的大作的剪頁(內中也有些留在天狼星等处)。我需要它們，恰恰要将其中的詳細情形重溫一遍。你有些复本能寄給我嗎？又能将你在倫敦烏尔卡特报上刊布的論文全份寄來嗎？后一种在你那里大概是容易找到的。我恰于現時用得着这东西。

波布·罗在这里很少机会。有一部分庸俗人宣言反对伯賴脫；然我相信他这一次还是会通过的。罗一来这里，就会取辱。但是他如果来，那是絕妙的。

竭誠問候你的夫人和孩子們。她的情况如何，望馬上再来信。

你的弗·恩·

四一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七年三月二十四日

一八五七年三月二十四日。

倫敦，哈味斯托克山，梅兰公园，格拉夫頓里，九号。



亲爱的恩格斯：

附上一些反帕尔麦斯顿的作品，即一、“英国的背信”两份（注意：在这里刊印安斯特演说辞摘要的科宁汉——Coningham——现在是布来屯的极端的帕尔麦斯顿派的候选人）。二、塔刻的小册子八份。三、安斯特的演说辞。四、“帕尔麦斯顿对于总理大臣的职位”。五、“三个时期中的帕尔麦斯顿”。（除去匈牙利的事件是从乌尔卡特抄出外，其余的是尉尔克君——自然以他的方式——在“论坛”上从我的论文中取来的。）一、二项的东西，你用不着郑重保存；三、四、五项的如找得到，大概明天寄给你，还有其他的一些小册子。讲到“北方”，可注意的是“邮报”〔1〕对于我所提及的论文，曾自行刊载（在三月四至九日的一期报上）。然它后来的确改变了论调。

现在来谈私事。首先是“论坛”来了一信，答复后，即寄给你看看。我要到另一报上去写作的恫吓自有效果，至少是有一点。不管语调是怎样的友善，然所提供的证据使我正确懂得这些先生们了。提议是：无论登载与否，每星期对一篇论文给予报酬；第二篇便不保险，如果登出，仍取得稿费。所以在实际上，他们把我的收入减去一半。然我同意这一着，并且必须同意这一着。英国的事件如和我所想像的一样发展下去，几时以后，我仍会恢复到旧有收入的。

我暂时还要来压榨你，真是抱歉，因为余债没有偿清，一切可当的东西都当了，而收入的不足，要等我找到新的财源，才能弥补起来。除此以外，妻正在最有趣的状态中，这种事实是不能对你隐瞒的。然上次信的目的只在对你解释我长久没有回信的缘故，并无其他用意。你知道，就是心神极端泰然自若——我在这样的困苦中，的确是处之泰然的——有时也要失去忍耐性，尤其是对朋友们不相闻问。

你对于英国人在波斯和广州所發揮的奥兰多 (Orlando)<sup>①</sup> 的勇敢, 如寄几行——約五十或一百行——“幽默的”东西給我, 十分欢迎。布什尔(Bushire)的远征, 如你当已看到的, 是以一个上尉琼斯的刺探为要点, 这个人是在虚伪的借口之下, 被派往布什尔作政治代理人的。今天要将一些小册子寄給你, 明天也許能多写一点。

祝好。

你的卡·馬·

注意: 人們的目的是先来一个政变, 然后选举, 还是先选举, 然后来一个政变, 这究竟有分別。帕尔麦斯頓、至少是他的报纸、对它們的事件干得过分了。例如看看那陷在污泥中快要灭頂的“广告”罢。这自然已經引起了一些反响。

(1) 即“晨邮”。

四一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一八五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倫敦, 哈味斯托克山, 梅兰公园, 格拉夫頓里, 九号。

亲爱的恩格斯:

五鎊收到了。

如果方便的話, 請將“曼徹斯特觀察”寄給我。伯賴脫党的声明現使我發生兴趣。它的失敗才予选举以历史上的重要性。帕尔麦斯頓在国会中有一个控制一切的大多数, 然而在国会以外——这是反禁谷条例同盟以来的第一次——再度出現一种严重的反內閣的煽动, 帕尔麦斯頓的地位現在才陷入危險中。英国走向一种

<sup>①</sup> 是欧洲中世紀詩歌小說中的大英雄, 以勇敢著名, 奥兰多是意大利文, 英德文作罗兰(Roland)。——譯者

重大的危机——“泰晤士”看到乌云四合，已经指示出来了——当大陆再开始发生骚动时，约翰·牛不会保持一八四八年那种惬意而不过问的地位的。帕姆的胜利是一八四八年六月已经开始的事件最后的顶点。伦敦文化较高的公众都以一种惊惶的态度，接受这种来自曼彻斯特的消息，特别是对由帕姆无耻的陈述和演说所作的评注。就地域上看来，曼彻斯特——而且对此只有一种舆论占优势——已经丢脸，并且大大地丢脸。“笨拙”（Punch）<sup>①</sup>倘若没有被帕姆收买——它的一个主要编辑泰罗是以一千镑被安置在卫生部——那无论如何，扑特、武涅（Turner）和加涅特（Garnett）本星期三一定在上面露脸的。关于这些人及其情况，请写一点给我。

德郎克君写信给佛莱利格拉说，“已和他的犹太人决裂，将以独立经理人的资格开业”。

因班涅的缘故，我已有备忘录给乌尔卡特，他和君士坦丁堡及塞加西亚有联系。

附上稜诺尔咨关于“广告晨报”编辑格兰特（Grant）君的一张剪页。一字一句都是真的。

又德纳的信。请寄还给我。他在计算刊出的论文时，只提及最近的，而且内中有些是达到纽约五、六星期后，他看到事情转变了，才刊布出来的。他对报酬的提议最巧妙地指出，我没有误会这位先生的意思。他关于论文长短的评语对我完全妥当。我老是短点好了。不过令人诧异的是，几个月来，他竟以两三栏地位去登载最无味的伦敦的胡说八道。

普鲁士也有小小的国会危机。“在金钱问题上不讲人情”，那里似乎从新证明这一点。

就一切可能性看，瑞士人（Schwyzer）将同意于驱逐全体流亡

<sup>①</sup> 一种讽刺性的、幽默周刊，其名称出自一种通俗的傀儡戏：笨拙和朱娣（Punch and Judy）。——译者

者。

祝好。

你的卡·馬·

上星期爆發的澳大利農業公司、倫敦和東方銀行、北歐輪船公司——皮托君在這公司的理事會——的騙局，你已經見到了嗎？

四一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曼徹斯特，一八五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親愛的馬克思：

鈔票五鎊，KIS84562，你今早當已收到了。你切不要因我受“壓榨”，急白了頭髮；你對於至尊（Sovereign）〔1〕干涉的緊急狀態如果不告訴我，倒是要見怪的。我要看看四月份錢的情況怎樣；我想在下半月總可弄出一點來。

“論壇”的提議十分狡猾，那些傢伙們既是每星期確切只刊印一篇，那我也只在大時機中——如現在的選舉等等——才每星期寄去兩篇。然時局是在幫助你，就一切可能性講，美國佬的先生們在夏秋兩季不會抱怨歐洲政治的沈悶，而他們自己的昏頭昏腦也會愈加清醒過來的。

（我幾乎沒有注意波斯和中國的戰爭冒險事件，也很少詳細的報道。我對於慕斯上尉一無所知。現在要搜集這些事件，絕不可能，然當在波斯的最后騎兵大攻擊的詳細消息來到時，我將看看能否寫點東西。）

小冊子收到了。我只要能得到你的“論壇”上的舊論文，因為大部分都在里面；“華盛頓·尉爾克”和“帕爾麥斯頓任總理大臣的職位”只含有普通的東西，吉蕭〔爾姆〕·安斯特的演說辭雖很重要，特別是由于個人的歷史，關於大臣的職位，而有些地方關於內容的，不相連貫，令人討厭。唯一中肯的是你的塔刻的兩個小冊子，特別

是“温歧阿·斯揆勒栖”。你如能替我找到更多的材料，那就更好。我已采取手段，使它现在能更好地保管着。

八千个庸俗人投了曼彻斯特大塊头（扑特）的票，现在已经觉得他们的胜利是一种羞耻，因为他絕沒有脑子，只有个大屁股。然不管怎样，这里的选举产生了巨大的效果，“曼彻斯特”党在开始审查并發覺它在最近六年中的演奏所犯的錯誤。我相信我們暂时将很少听到和平党的空談了，在另一方面，伯賴脫（当他重新收集力量时）和其他一些人的确要出来主張更扩大的选举改革，琼斯可能馬上从这些資产者获得一点贈与。就帕姆講，战胜了伯賴脫、紀卜生、科布登、迈奥尔（Miall）、福克思（奥尔丹），毫無疑义是最欢喜的；我几乎相信这家伙保有六十至一百人的一种有工作能力的多数。無論如何，我們會捉住一个真实不虛的帕尔麦斯顿，而且这也是完全徹底的。

我在“晨邮”上找到“北方”的一段話，但只是贊揚他的才能。在他以真正不列顛大臣的資格出現之处，我便沒有看到。

这里的帕尔麦斯顿派人和資产者已經允許波布·罗，如在此处被打敗，当給予两千鎊，支付他在另一巢穴的选举費。这驢子拒絕了，以便安安稳稳前往吉得敏斯特尔，而在那里却挨了打。但他的行为太卑鄙，永不能再來曼彻斯特——他最初叫那些庸俗人替他拉攏，后来又加以拒絕，同时在“泰晤士”上写了一篇文章，說曼彻斯特沒有选举伯賴脫，是一种耻辱！！

小資产者这一次大大地分化了。資产階級以較大的多数、小資产者則以一个較小的多数，反对伯賴脫和紀卜生。教友派的教徒和天主教教徒如同一个人一样贊成伯賴脫；希腊人也是这样；开業的德意志人却反对他。一个反伯賴脫的醉汉叫道：我們不要內务政策，我們要外交政策。这大概就是这里的选举完全合理的事件。至于一切改革問題和階級事件都消声匿迹了。我們小資产者依然

是选举人中的多数，这就够了。反贵族等等的叫嚣是无聊的，而且得不到显明的结果。不管怎样，我们很爱一个公卿。自由贸易和我们从资产阶级社会改革所需的东西，都有了。我们真是非常之好，特别是自帕姆减低战争所得税以来。所以让我们一齐达到大家平等的地位，让我们做真正不列颠大臣帕姆领导下的英国人——约翰·牛罢。这就是现今最大多数小资产者的论调。

事件的幽默处在这里是掩埋了反禁谷条例同盟；鲁滨孙 (Smith P. Robinson——名誉秘书) 和威尔逊 (George Wilson) “这种有体面的人物”被赶出纽卫尔 (Newell) 大厦，而大自由党正在打算从新改组。威尔逊丧失他的小职位，他的地位曾使他做到兰开夏和约克州铁路的主席，每年获得一千镑——这个小位置马上也会失去的；他可以再制造力量，和在保护税的时期一样。但曼彻斯特的庸俗人——甚至属于伯赖脱党的——回复自由，以致这个老梦魔终久消灭了；这个同盟啊！

附带地说！我相信安斯特的小册子只包含帕姆答复的一小部分——辩论经过四天——；其余的弄不到吗？乌尔卡特的新废料叫做“自由新闻”或什么的，你能寄我一份吗？你有什么登在上面？

注意：如有机缘的话，你可将关于帕姆事件其他有用的著作名称寄来，我在这里可以自己去找的。

从内心祝贺你家庭的前途。女孩子们怎样？她们现在必定长大了；我在圣灵降临节将看到她们，不胜欢喜。竭诚问候她们和你的夫人。

你的弗·恩·

〔1〕 英国的金幣，等于一鎊。（按此幣名通常用音譯，稱“沙佛林”，不過此字又有“至尊”的意思，這裡語意雙關，故改用意譯。——譯者）

四一九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七年四月二日

曼徹斯特，一八五七年四月二日。

亲爱的馬·，

扑特是一个高得可怕、胖得惊人的家伙，約四十六岁，紅的头髮和皮膚，做过曼徹斯特市长三次，人很有趣，沒有脑子，可是肚子和屁股大得很，有一次女王偶然降临此地的市議會因加任他为騎士，他穿起制服，而且終身是一个大嫖客（还是一个未婚者），和有名的却斯得尔（Chester）小姐（又名坡呂·伊文思——Polly Evans）特別亲密，替她的香巢陈設过家具两次，当她因在利物浦流产，来到刑事陪审法庭并被釋放时，据說他帮助了五十鎊的訴訟費用。这个人很受乡紳們的欢迎，他的父亲托[馬斯]·扑[特]爵士是騎士，曾为此处自由主义运动的領袖，并把紀卜生介紹进来，而他的全部名誉就建筑在这些事实上面。他自己在妓女、馬車夫、酒館主人、街市少年和不道德的小資产者中是很有名的。当他做市长时，妓女們十分安心，可以不怕警察了。他的見解是：寬大的自由派。

忒涅是一个守規矩的庸俗人，老是回忆自己曾經停止过付款，而他在自己狹隘的圈子內作为商人联合会（是那个自由主义的商会的竞争者）的主席，也多少有点用处。关于零售商業的問題，在下院中也有些影响。是一个拖雷党人（温和的），并且很富有。他的长子約克·忒涅通常叫做胖孩子，是一个喝酒的好老和打彈子的好手；他的第二个兒子是一个卤莽的頑童，猎狐者，自命为精通騎术的人，却是一个討厭的蠢材，蓄着一撮紅色上鬚。娶了舞女安尼·裴因（Annie Payne），使家中大为惊駭。

你的弗·恩·

四二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七年四月九日

一八五七年四月九日。

倫敦，哈味斯托克山，梅兰公园，格拉夫頓里，九号。

亲爱的恩格斯：

我的回信这样迟，請你原諒。妻的病在最近几星期中比几个月来还要厉害，家中非常不安。請将德納的信寄还。

我将一小瓶眼藥由包裹运输公司寄給你。哥尼流在巴黎曾患眼病，特从該处带来这种眼藥一瓶給我。我自己因夜間工作过于刺激，眼睛發炎已有几星期。这藥水在几天之內使我的眼睛复元了，对你会有同样的效力。只須在起床和睡覺时，在患病的眼睛上滴几滴就行。

康拉德·施兰姆因肺病死于菲列得尔菲亚。紐約的“新时代”报告这个死訊，据说有一个哀啓，我还没有看到。

交易所好轉的象征又消灭了。利率再度提高。动产信用銀行和法兰西的租金又在走下坡路，而倫敦和巴黎商業股份公司的欺騙事件更層出不窮。在巴黎，政府并直接牽涉在內，幸运呀。佩果耳和菲林（Féline）的誹謗事件，你已經看到罢？如果不是認定“曼徹斯特衛報”的女通訊員将这一切都記錄过，那我早抄給你了。現在时时在盼望巴黎的“費迦罗”（Figaro），它将一切可靠敬的外表都剝去了，是这个帝国一种唯一的真正的報紙。

我不知道是否已經促你注意两种反帕姆的新証件。第一是赫伯特在南尉尔次（South Wilts）的选举人前面說：他曾發出炮击赦得薩的命令；帕姆于他退職后亲發命令，予以制止。第二是罗素在城中选举人面前說：帕尔麦斯頓因他在維也納會議上的行动，給予亲笔訓令，克拉林敦禁止他公布出来，因此使小約翰〔1〕大跌一交。老帕姆对于赫伯特（他和伏龙錯夫的亲戚关系，在帕姆的暴



徒机关“广告”上才大加宣揚)的放得薩背信事件和罗素的維也納背信事件,在自己的各报上不断地加以攻击,这是他的特点。

我将替你搜集更多的反帕尔麦斯頓的文件。帕姆反安斯特的演說辞(一个很厚的小册子)如果不是被皮拍偷去,那一定在我的手中。至于較大的著作有:巴里治(Parish)的“希腊外交史”和烏尔卡特的“中亚細亚”。对于第一本还要看退耳施(Thiersch)和冒勒布勒协(Maurenbrecher<sup>(2)</sup>)的詳注,那是一八三六年(?)出版的(我早就有此等詳注)。至于一切藍皮書中給我最深刻印象的,是关于第二次叙利亚和土耳其的战争。

我在“自由新聞”上的論文才五篇。李卜克內西等已把它們带走了。我为你檢集攏来。在最后一篇中談到彼得第一,是一字一句利用了 you 的一篇論文。我現在才將緒論作个結束。不过那些家伙起初把这东西拖了几个月。后来很快地付排。現在到了应当作第一期支付的时候,我催錢竟白費气力。他們在这一点上如果不比向来多尽一点力,我必定与之完全断絕关系。他們已和我訂了一种新契約。但在这个主要点上如不守約,我要这契約干嗎?

祝好。

你的卡·馬·

問候天狼星。請告訴他一声:我在格林的書中找出科倫香水制造厂主法里拿(Rarina)<sup>(3)</sup>的来源,即梵文: vâri (發利),所有格为 vârinâs(發利那斯)。

(1) 即罗素。

(2) 原信作Mauerbrecher。

(3) 系意大利文,意为“面粉”。

四二一 燕妮·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七年四月  
十二日前后]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一个病人遵从馬夫提(Mufti)<sup>(1)</sup>的命令，替另一个病人写信。察来(Chaley)<sup>①</sup>患偏头風，可怕的牙痛，耳、头、眼、頸痛，天知道还有什么痛。鴉片丸和木焦油全沒有效。一顆牙齿不安于原来的地位，必須拔掉。現在要請您帮助，替星期五写篇文章。对象完全随便。例如派遣軍隊和兵艦往中国，俄国軍隊編制的变化，或波那帕脫、瑞士、棉紗，随便什么都可以。一栏就够了。这自然是認定您的眼病已經好了。如果便当，請写几行信来通知您是否能写一篇。眼藥水对您有点帮助嗎？竭誠問好。

燕妮·馬克思

(1) 指穆罕默德教的領袖。

四二二 恩格斯致燕妮·馬克思 [一八五七年四月  
十六日前后]

亲爱的馬克思夫人：

附上論文一篇和“衛報”四份。我現在倫敦的一張新地圖上探索您們的格拉夫頓里，終于也成功了。您們完全在乡間，而且在罕普斯忒山麓，如果圖上关于山的圖样是正確的話，那是一个非常引人入胜的地方。但如果引起了疾病、牙痛、头昏胸脹和消化不良，那乡間的空气和景致还是很不好的。然無論如何，我希望您和摩尔此时已經好多了。

摩尔所指出的关于 Farina(法里拿)的字源，天狼星以为絕不

① 指卡尔·馬克思。——譯者

正确，梵文的 vârinās(發利那斯)宁可說是Varinakanastes(發利那坎那斯脫斯<sup>①</sup>)的語根。想摩尔确很盼望回答，故不当予以扣留。老人<sup>②</sup>在自己的生命中又展开了一个阶段。您不要害怕——这不是結婚。恰恰相反，是一次离婚，从他的住过三年的女房东处搬出来，离我更近。这位老先生現在一群德意志的店員中有很大的声望，他們有时来到察次衛司(Chatsworth)，而他每个星期日晚上以很大的威風来領導他們。沒有天狼星，他們簡直不能够再生活，在同一酒店中的英国庸俗人也正是这样。

当扑特胖子在国会中作伴奏式的演說时，这里一切人的目光都会集中在他的身上；这是很妙的。

再一次希望好轉。請为問好女孩子們——戶外的空气对于她們一定更有好处。她們长得怎样！

竭誠問候。

您的弗·恩格斯

#### 四二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一八五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亲爱的恩格斯：

附上德納的信，我当怎样回答，請立即来信。此項答复必須趁星期五郵期發出。

“你的牙齿如果使你苦恼，把它拔掉罢”——因为遵守基督教这条戒律，我終于获得安宁；同时發見这颗可詛咒的牙齿构成其他一切疾病的根本原因，而那些疾病竟纏繞了我好几个月。你已經正确發見了我們的住所。爱得加君的书不叫做“英国的印象”，而叫做“英国的自由”。据说內中有四分之一包含摩門教义(Mor-

① 發利那斯是委內瑞拉的一个城市名，而發利那坎那斯脫斯則为發利那斯所产的烟草。——譯者

② 指威廉·华尔夫。——譯者

monismus)。全部書裝作要說明民族性的面貌，你如果中意的話，也可說是民族性的生理學。我沒有看內容。在幾天之內當再寫信給你。

祝好。

你的卡·馬·

#### 四二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七年四月二十二日]

親愛的摩爾：

我對於百科全書的事完全同意，你大概也是這樣。這畢竟是補償虧空的一種希望，並且對於我是有規律地在晚上工作的一種希望。自從我不再替“論壇”寫文章，便開始習於安逸，這裡有的是機會，使我荒廢了許許多多的時間。然關於軍事上的作品，德納必須馬上答复下列的問題：

一、全書約有多少冊，在第一冊或一、二冊中，他打算要多少稿件。

二、軍事論文在要點上是否限於解釋術語，如炮、扎營法、縱隊，連同歷史的評注和軍事學各單個部門的內容提要——例如炮：一、說明，二、歷史和現在的情況，三、現代炮學部門的大略（在野外和要塞前等等的射擊、管理、駕車和使用）。

三、或者內中還要戰爭史的論文，如在奧斯特里齊、亞卑拉（Arbela）等的標題之下，對於戰役本身作簡短的敘述，在亞歷山大、凱撒、噶爾諾等軍事傳記之下，伴以每次劃時代的進步的記錄。

我馬上寫信給斯蒂芬，要他將一種最完善和簡潔的軍事學辭典的名稱或作者告訴我們。凡有最多而又最簡潔的條文的辭典，就是最好的；因為它只須使我馬上知道，我當寫些什麼條文，而且要依字母順序的排列，尽可能地內容豐富並便於檢查。有了這種

辞典，我就可以从事于 A 和 B 这两个字母的工作，也许还可提早，单从“布洛克豪斯”已可看到许多条文，至于单篇的，没有它也可写的。

就报酬讲，每两大页二元也算是很好的。有一批东西只是照抄或翻译，而较大的条文也不会花费很多的劳力。我将立即查查几部英文百科全书，因此可知道有些什么样的军事条文，然特别是“布洛克豪斯”，总算一个较好的据点，比较完善，就是德纳也似乎可认为是一种模范。

如乘此机会攫得单个语言学上的节段，如德意志的语言，中古南部德语、古代南部德语等等的文学（在罗马语言中也是一样，特别是布罗温的），那也不坏。雅科布斯或哥洛夫斯基君当已担任了斯拉夫方面的东西，前者对于这些语言也比我懂得多。

你担任写什么条文？无论如何，总是德意志哲学——近代英、法政治家的传记？一些财政问题？宪章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亚里斯多德和伊壁鸠鲁（Aristoteles-Epikur）——“拿破仑法典”——和这一类的东西。没有任何党派倾向来处理这些题目，比较写真实的军事论文，的确是困难些，至于军事条文自然总是从胜利者方面着眼的。

尽量担任你能够抓住的条文，渐渐地组织一个部。皮拍君也可以苦干一下，作传记，他是很有用的，同时在他的伶俐的脑袋中还注入一些健全的、枯燥的知识。天狼星也许准备在古典领域中活动；我要看看！

这工作虽不会很有趣（至少大部分是如此，然这事情将大大地改善你的生活，因而使我感到无限的愉快。对“论坛”的事件怎样结局，我这一次真非常担心，特别是德纳企图将你的报酬减去一半；可是现在又好了，付款期虽不很近，然究竟是一个很稳固的职位，可以安然预先完成几个字母，钱就会来的。

你对于帕特喃，沒有从奥謨斯忒德听到一点消息嗎？我本很願意写关于巴札庫耳的論文，經過阿克吞（Acton），我在这里也許可以干一下。否則可能和帕特喃再做一点什么——如写战争方法的进步、炮术的改良、小武器、兵艦进攻石壁要塞等等；我写一切，不过那些家伙也必須担負付排的义务。德納的确要小心防备，使你单独依賴“論壇”之处，愈少愈好；此外，讓帕[特喃]的編輯自己来信，这是更有价值的。

还要德納說明：一般的說，条文的篇幅，例如比在“布洛克豪斯”中的，要多或少，并且，全部的范围算定要比該書大或小。这样才有所适从。又几时給予报酬——多少时候当完成这种事業。要知道这一切才好。

我要是处在你的地位，一定向他提議，单独包下全部百科全書，我們是可以完成的。我們在每一册中如果能有一百至二百頁，并不算多，無論如何，凡你抓得到的，就担任下来；只要有加利福尼亚純粹的黄金跳出来作报酬，我們就很容易供給这許多“純粹的”知識。

現在竭誠問候你的夫人和孩子們，望馬上来信。

你的弗·恩格斯

十分感謝眼藥。我还有些为目疾所苦，不过相信是由于近日比向来飲葡萄酒更多的緣故——就此擱笔！

**四二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七年四月二十三日**

一八五七年四月二十三日。

倫敦，哈味斯托克山，梅兰公园，格拉夫頓里，九号。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我明天即写信給德納。事情来得正巧，和你能够想像的一样。

这也使妻放心，在她現今的状况之下，很关重要。我将馬上写信給斯蒂芬（这家伙已經搬家，并没有告訴我，不过仍在布来屯）。自聖誕节以来，皮拍在波格諾（Bognor）做教师，从前有一信提过，你会記得的，我确将讓他留在那里。他一天一天变得更迟鈍、怠惰、無用并浪費。在他現今服务处所的牧师的养育之下，他又会复元的。当这青年离开我时，正值妻的情状不佳，他幻想我絕不能缺少他，如有較好的条件，似乎并非不願意留下来。我没有这样做，仅对于他畢竟找到一个位置，表示滿意。事实証明他的“必要性”只存在他的幻想中。我妻执行秘書的职务，免去这高貴青年的一切煩扰。至于教育女孩子們，他毫不相宜。因这种变动，双方都有好处，我确信，这家伙将来要意識到我并不需要他，才能够再被使用。

至于在倫敦設立一个部，那是談不到的。这里沒有可用的人。德納可能已經直接要求佛萊利格拉，这我在几天之內会知道的。我們的佛萊利格拉对自己的位置又不滿意，然他很便当地賺得三百鎊，而所做的事沒有值得提及的。不过使他不耐煩的是，一方面股東們向他發泄不滿意的怨言，这有一部分的确是由于地位的曖昧不明，許多責任都堆在他的身上，在另一方面給予他的不过是一点自主权的影子。所以他至少是在表現自己的感情。实际上潜伏在下面的，我覺得完全是在反抗負責。有一个商人的位置而又免除他这种責任，和在荷特（Hood）处一样，这曾經是、并且仍然是他的理想。又他做詩人的榮譽和干匯兌率事务的冲突，也使他感覺痛苦。我从他的偶然的自白中看到这一切动产信用銀行暗中都因重大的疑慮而發生煩惱。倫敦交易所的一只老狼确切告訴佛[萊利格拉]，在他四十年的經歷中，像現在这种慢性的危机，从前是沒有听見过的。我还没有注意到匯兌率和金銀条塊的比例，但必須完全詳細探討一次。貨幣本身在決定利率和金融市場中所表演的任务，頗为惊人，并且完全違反政治經濟学的一切規律。托克新出

版的兩冊“價格史”是重要的。可惜這位老者因為直接對抗通貨原則〔1〕論者，對於他的一切探討給予一個完全偏頗的方向。

我為着寄還你關於巴札庫耳的論文，已于兩星期前寫信給德納。

烏爾卡特派人在分期付款中，已經給我十鎊——我當送去一張詳細的賬單——來得正好，此數只能支付面包商和屠夫的欠數。女孩子們長得很大，而教育費也多起來了。她們在女子高等學校受到一個意大利人、一個法蘭西人和一個畫師的私人教課。我現在還要找一個音樂教師。她們的學習有非常大的進步。最小的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有機智的孩子，自認有兩個腦子。

就我一方面講，最喜歡替德納寫關於李嘉圖、西思蒙第等等的條文。這些在美國佬的意旨上，大概可客觀地寫出。德意志哲學不容易用英文表達出來。然我將向德納作各種各樣的提議，讓他去加以選擇。

我為妻繼續請醫生，已有半年了。在事實上，她是很衰弱的。

附帶地說！夫奎因德醫生因兩百鎊資產對三千鎊債務的抵償，已經過破產法庭的審訊。

伯賴脫派和科布登派一定會成功，因為福黑爾是他們的倫敦機關“晨星”的外交編輯。我現在和這青年建立一種接談的關係，因在愛得加·鮑威爾處，免不了偶然要碰着他。這家伙自命為世界上第一個人。“布魯諾·鮑威爾已失去自信。他覺得將征服普魯士的，不是他而是我。”福黑爾也是一個奇異的自由貿易論者，他從不知道各中等階級是什麼。“軍官和學生”統治並應當統治普魯士。“當我說話時，便打倒每一個英國的集會。”“我已創造了歷史。哥布登區的建議就是我提出的。”這是他的一些詞華。這家伙是一個真正說謊的蒙喜豪矰 (Münchhausen)①，是一個真正夸口的旗手匹斯托爾 (Pistol)②，每半年聽他夸口一次，倒是有趣的。



据说有一种“罗马史”在海得尔堡附近某处出版，并含有许多新的东西，你或天狼星听到一点消息吗？

金狮的店主情形怎样？

祝好。

你的卡·馬·

(1) 參見“資本論”第三卷第五篇。

四二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七年五月八日

一八五七年五月八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五鎊收到了。

附上拉薩爾的信，你于报告天狼星后，必須在下星期初寄还。我当怎样对付这家伙？是回信还是不回？这青年要强求名誉，而且無緣無故，关于希腊哲学写了七十五印張，他的奇妙的虛榮心会使你發笑的。

凡你所提出的一切，我都写給德納了。关于你对巴札庫耳的作品，我早已催促寄还。你要用的書，斯蒂芬不知道；他自己似乎是在用英文翻譯呂斯托夫(Rüstow)的“凱撒的軍制”。

皮拍准备再干他那从前的蠢事。已經写了一封“有天才的”信給我。有一种兴奋不是起于他对自己的新职位，而是起于他的新职位包括这职务上他本人上面的首长——这种兴奋和平常一样，似乎已經減退了。他将以“驛卒”的資格往瑞士，或者于仲夏和他的上司破裂，口袋藏着二十鎊，再来倫敦摆摆威風。我最近将在答复他的天才信中澆一盆冷水。这青年要再“站得住”，必須在牧师

① 十八世紀德国的探險家，以写狩猎和战争的冒險故事著称。——譯者

② 莎士比亚“亨利第四”、“亨利第五”等剧中的角色。——譯者

的皮鞭之下挨过較长久的时期。

动产信用銀行最近的报告，你已經看到嗎？登在“泰晤士”上面。預示了衰落。

帕姆做改革家！他会完全徹底地改革那些家伙。

如有可能，下星期請对波斯或中国写一点軍事上的东西。妻的病愈变愈坏，对于抄写的职务愈难履行了。

关于牙痛，我劝你采取和我考虑一年半后所取的另一方法。将那恶汉剪除。我总相信我的牙痛是風湿性的。然終久要找出一种証据。你几时来这里？

祝好。

你的卡·馬·

一到春季，孩子們总要發生一些病痛。这一次是从最小的一个和劳拉开始。現在輪到小燕妮了。

#### 四二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七年五月十一日

最亲爱的摩尔：

附还拉薩尔的信。完完全全是一个愚蠢的犹太人。他曾經拼湊写成的，当是美丽的作品，这东西也会“炫耀的”，而他竟这样秘密地干着。

我們当然知道这家伙空無所有，不过也难找出一种确切的理由，和他直接破裂，特别是再也沒有从杜塞尔多夫的工人們处听到什么消息。就这封信下判断，他似乎完全离开了他們，或者宁可說，他們离开了他，因为德国工人們的情形怎样，他絕說不出一点确实的消息来。至于他是否不再拿你的信去夸示他們，系另一問題。我如处在你的地位，当写信給他，这确是不可避免的，不过要直接問他，萊茵工人运动的情形怎样，特别是杜塞尔多夫的，但信

的措詞要得当，使他不会拿出去張揚，而他不是必須多少加以說明，就是必須抱歉地和你断絕通訊关系。天狼星看了那信很开心，不过我們对于这件事的會議却被阻扰。此外，我也要問問他，怎样把你的信弄到警察的手中去了。

关于波斯，絕對没有什么可說的，战役很可怜，但还是有更多的报告。至于中国，最近接到一次邮件，的确有些可說的，并且也还有要說的，不过上次邮件到現在，已隔了十日，要写点东西，未免太晚；現在只等下次邮件一到，馬上就动手，論文或于本星期五或下星期二寄到。你尽可能地照此安排，我想邮件本星期末会到的。

孩子們的情况怎样？我希望小燕妮已复元！竭誠問候她們姊妹和你的夫人。

你的弗·恩·

一八五七年五月十一日，星期一。

#### 四二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七年五月二十日

亲爱的馬克思：

你从附上的論文中大概也会看出它是在艰难中产生的。当我每次打算写一篇“論壇”論文时，就好像把身上一切潜伏的坏的分泌都带出来了。这一次我呆在家里，用亚麻子敷在左边臉上，以便治好一个恶性的疮癤，并吃微薄的食物，也沒有啤酒，幸而准我飲一杯葡萄酒。据說我吃了炙牛肉太多，然四星期来，确为一張臉不断地忙着；最初是牙痛，旋即是頰肿，后来又是牙痛，現在終于全部發疹而成为一种癬疮，和小赫克瑟所称的一样。此外，我必須大喝矿泉水，早晨七点鐘出外，也很适意。

現在这里尽是艺术的朋友，并大談其展覽会的圖画。这件事

多少有些金融上的意义，不过确是一种失败。那里有些很美丽的图画，然大部分是头二等画家的次货。内中提戚安（Tizian）所画的十分优美的阿利渥斯妥（Ariosto）<sup>①</sup>的像，是最好的。德、法的新派很坏，几乎绝没有表现出来。全部的四分之三是英国的劣货。西班牙人和法兰德斯人代表得最好，其次为意大利人。如有可能，本年夏季你必须偕同夫人来这里参观此会。对这件事写点东西给“論壇”，却不可能，我也不知道从何着手；至于平常的胡乱杂谈，“論壇”的各版上都有。

天狼星搬了家，我相信已经告诉你过，他又在和女房东作斗争。当他迁入一星期后，新的女房东便分娩，使这不幸的事件达到顶点。邻近还有一个家伙，不独小提琴拉得不好，而且号角也吹得错误百出。这样，教授法的研究就遇着巨大的困难，因此这位老者<sup>②</sup>到察次衛司去，比平常也频繁了。

两三星期之内，或是在圣灵降临节的一星期，或以后，我来伦敦。

竭诚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們。

你的弗·恩·

一八五七年五月二十日于曼徹斯特。

**四二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七年五月二十二日**

一八五七年五月二十二日。

哈味斯托克山，梅兰公园，格拉夫頓里，九号。

亲爱的恩格斯：

我因旧的和——我相信——遺傳的肝病，三星期来，簡直浸在

① 原信作 Ariost. ——譯者

② 指威廉·华尔夫。——譯者

丸藥和水藥之中。但还是作了最大的努力，才得对付“市場上的”需要——我是指“論壇”——此外則完全不适宜于工作。为着不使時間完全白白地花掉，而又沒有一种較好的事可做，我在学丹麦文，并有一种巨大的“国痔”——即（前大臣）“厄斯忒德(Oerstedt)”“我的生命和时代史”發作了。秘密公开<sup>①</sup>的确是更有趣味的。据医生的約許，我下星期有再变成人的希望。目前还是黄得和棍棒一样，甚至更可怕些。講到你那貴恙，我的固定不移的意見是全部起于一顆蛀空的牙齒，而且經過一批媒介，成为其他一切坏征候的根源，必須把它拔掉。赫克瑟自然会否認这一点。同时，你如来这里，我很欢迎，要是同我到一個真正高明的牙医生处檢查全部牙齒，一定沒有害处。当两年前，我也受过完全类似的痛苦；夫奎因德医生同样說我是吃肉太多，終于采取一种勇敢的步驟，于几个月前到牙医生处，找着疾苦的来源——我的意見是站在这种事实上面的。自然我主要的是从你的周期性的牙痛来考虑的。

妻可望于本月底分娩，这一次恰在不适意的状况之际。現在要經過很久，才能得到“論壇”开出一張适当数目的匯票，就是可能，我也不能在三个星期前向它伸手。当这过渡期間，曾企圖自己开一張期票，但大大地失敗了。关于真正的家庭生活債務，我可以推諉一下，但对于捐稅要这样做，便有一定的限度，加以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某些准备是必要的，因此也必須付錢。

动产信用銀行的第二經理——潑萊斯是第一經理——是銀行家圖內森(Thurneyssen)，因三千至四千万法郎左右的一种債務，逃跑了，你大概已在报上看到过。从这个著名的机关最近的报告——四月二十八日——看，他們的純利潤虽老是达到百分之二十三，但和一八五五年比較，約跌去一半。按照佩累耳君的解釋，

<sup>①</sup> 原文作“劈开牡蠣”。——譯者

这件事是由于：一、一八五六年三月“官报”所刊布的条例，根据这个条例波拿巴禁止信用銀行从当时存在的法兰西的过渡投机中汲取乳酪；二、这种“最聪明的”条例由于一种看法的錯誤，只包括股份公司在內，所以有一种在形态上为有限公司的、对信用作最不規矩的競争，使它受累；三、一八五六年最后三个月的危机。信用确曾企圖利用这种危机作一些金融上的突击，但因法兰西銀行和洛特細尔德领导下的巴黎銀行家联合会出于狹隘的自私自利所做的“爱国”工作，而受到阻撓；四、波拿巴总是不允許他們依照章程發行他們自己發明的六亿紙幣。这种發行还是渺茫的将来的事。佩累耳似乎在極力催逼波拿巴。波拿巴倘不冒險予以認可，好像还打算了一条中間路綫，即借助于新的法律提議，使法兰西銀行通过較高的途徑为信用銀行服务。从报告中还表見信用的營業和它的資本老是極不相称，而它从公众借来的資本专用在推进交易所的投机上面。在一方面，动产信用銀行仿佛是波拿巴的国家机关，宣布維持公債、股票、抵押債券、总之一切国民交易所的有价証券的价格，是它的职务，同时将从公众借来的錢預付給各公司或私人的交易所投机者，以从事于交易所的活动。在另一方面，它是“私人机关”，它的主要營業在对有价証券的漲和落投机。佩累耳运用摩西·赫斯要称为“社会哲学”的那点东西，去調和这种矛盾。

（你关于中国和波斯的論文，我只間或去掉一点，間或換些轉折字眼。一切都同意，只是不相信駐在波斯的軍隊會馬上開往中國。除非波斯人已離開赫拉特（Herat），它們是不會從波斯撤退的，這是條約所載明的。帕姆不會讓它們從事不適合時機的行動。至于印度總督——坎寧——請求辭職，同時有英國將軍兼海軍司令官的自殺，這指明帕姆在這一方面又發出了極“不了解的”訓令。然在這時期中——如維也納各報所報道的——主要的目的是達到

了。波斯已經讓給俄国两条土地了。

米克尔(Mickel)<sup>[1]</sup>已有信来。我将于这几天把他的信寄上。  
希望馬上听到你又在照常活动的消息。

祝好。

你的卡·馬·

[1] 即約罕涅斯·米刻尔。

四三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七年五月二十三日

一八五七年五月二十三日。

亲爱的恩格斯：

今晨接到德納的信，特附上。他在五月底才委托我們，七月初就当把第一册的稿子送到紐約，我真不解这个美国佬怎能作这样的期待？

你除軍事的外，当供給一些什么条文，請考虑一下。哲学的作品在事实上报酬少，用英文写也不容易。你可知道有什么关于大实業家傳記的德、法文書？

我也同样不解，怎能用一頁書根据黑格尔从基本上討論美学？  
天狼星有意担任写点东西嗎？

又附上米刻尔的一封信。在实际上，我懂得他的“非过剩生产”的理論，但不懂“对生产缺乏支付手段”；除非是和德国最可怜的通貨論者最淺薄的胡說同化了。

祝好。

你的卡·馬·

四三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七年五月二十八日

曼徹斯特，一八五七年五月二十八日。

亲爱的馬克思：

用一頁書来了結美学，德納必定是發了瘋。关于軍事上的作品，那家伙也絕無所知。另頁的表只是我从“布洛克豪斯”和記憶中所想起的条文。可是我必須先拿一部英文軍事辭典比較一下，才能确定，誰能够記得英文中以A字开始的一切術語呢？附带地說，一个最無聊的多产作家斯托克揆勒（I. H. Stocqueler）有一部这样的辭典；你能够調查它的价格和篇幅等等告訴我嗎？

依照所盼望的徹底性和短時間要于七月一日將条文寄到那里，更是妙不可言！又是真正的美國佬。無論如何，這表現注重外表多于真實的內容，這一點兩元一頁就已經証明了。

請將這表寄給德納——作為臨時的——并告訴他，像這樣的報酬，不能精細地工作，他要什麼，應加說明（這些補綴的条文最容易，才和報酬相稱）。A字術語的第二表將隨即寄出。當這些弄妥了，D、E或G為止的表也可寄給他，因此可以提前進行。

关于愛雷（Airey——將軍）早前的履歷，我不知道。查查一種軍隊表，至少當有點概略。西班牙的艦隊，我也不知道，然可以找到的——关于愛阿庫綽（Ayacucho）也是如此。

我還沒有准备好，明天不能來，打算星期六起程。从卡謨登（Camden）車站（在那里取得車票）可以乘馬車到你的住所嗎？有多远？

我会把米刻爾的信帶來；近因病有一个星期沒有看見天狼星。

當面詳談。我因未付的余款等事，非常忙碌，這你是可以想像到的。

你的弗·恩·



阿宾斯堡(Abensberg——之战,一八〇九年) .....	1/4頁
亚布吉尔(Aboukir)同上.....	1/4頁
轉动机(Axle——炮科) .....	1/8頁
亚克(St. Jean d'——之圍) .....	1/4—1/2頁
亚克兴(Actium——之战) .....	1/8—1/4頁
副官(Adjutant) .....	1/4—1/2頁
阿富汗斯坦(Afghanistan——英人的侵入) .....	2頁
奥兰島(Aland Isles——参看波麦孙德——Bomarsund) .....	
阿尔部亚刺(Albuera——之战) .....	1/4頁
奥尔登哈芬(Aldenhoven)同上,一七九七年 .....	1/4頁
阿勒散德里亚(Alessandria——要塞和圍攻) .....	1/4頁
阿尔及利亚(Algeria——法人的征服和英人的炮击) .....	2—3頁
亚尔美达(Almeida——半島战争中的圍攻) .....	1/4頁
輕野战炮(Amusette——炮科) .....	1/10頁
盎格尔栖(Anglesey——侯爵) .....	1/2頁
攻击(Attack——战争和圍城中).....	1/2頁
安特衛普(Antwerp——要塞和圍攻) .....	1頁
接近敌人的壕壘(Approaches) .....	足1/2頁
亚卑拉(Arbela——之战) .....	1/4頁
鈎槍(Arquebuse) .....	1/8頁
阿斯本和厄斯令(Aspern and Essling——之战,一八〇九年) .....	3/4頁
奥日洛(Augereau——元帅) .....	1/2頁
先鋒(Advanced guard).....	1/2頁

#### 四三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七年六月十五日

一八五七年六月十五日。

亲爱的恩格斯:

你是哭还是笑?

是睡着还是清醒?我們在这里非常替你担心。健康情形怎样,請来一信。我希望你沒有再用温热的敷藥,这是一种完全古老的。

而且多少被斥为不良的治疗方法。你如果只用内服的药方——这是合理的和现代的——那我看不出你为什么这样诚惶诚恐地一声不响。

妻因病很苦恼。但她的喇叭吹得太早，至今还没有出生。

祝好。

你的卡·馬·

四三三 德納致在倫敦的馬克思 紐約 一八五七年六月  
十一日 附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 一八五七年  
六月二十九日

紐約，一八五七年六月十一日。

我的亲爱的馬克思：

你送給奧謨斯忒德君的稿件，特由我奉还。帕特喃和哈拍两人都已謝絕。奧謨斯忒德已經尽了最大的力量，但没有效果。

关于要塞和兵艦的論文，我不能鼓勵你，确切說定帕特喃会接受。奧謨斯忒德已退出，而新經理不会負任何責任。因此我劝您不要做这种工作。

希望馬上收到百科全書的一批材料。我立即將 B 字下的条文表寄上。

您的忠实的德納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七年六月二十九日。

亲爱的恩格斯：

你从附上的信可以看出德納盼望馬上有稿件。我当怎样回他的信？不能称病，因为我繼續对“論壇”送去論文。这事件是很麻煩的。

妻仍在沒有变动的状态中。然咳嗽很厉害，家中的照顧真难。希望你早日恢复健康。斯蒂芬昨天来这里。

你的卡·馬·

四三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七年]七月三日

七月三日,星期五。

哈味斯托克山,梅兰公园,格拉夫頓里,九号。

亲爱的恩格斯:

明天写信。現在只报告匯票的第二半截至今晚还没有收到。好些时候以来,备尝困苦,而在这苦难中,那东西大概遗失了。威廉茲那里,我不能去,大約自你回去后,妻的情况即不允許我离开她。

你的卡·馬·

四三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七年]七月三日

七月三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我再写这信撤消第一个便条。第二次信达到是正六点。以前从沒有一封信来得这样晚,我写信是防备有什么恶作剧。祝好。

你的卡·馬·

四三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七年七月六日

一八五七年七月六日。

哈味斯托克山,梅兰公园,格拉夫頓里,九号。

亲爱的恩格斯:

呂斯托夫并没有存貨在威廉茲处。斯蒂芬自己正在将書譯成英文,心怀疑忌,这时我不便写信給他。关于旧世界,我相信你可完全以一些普通的東西为限,并在条文本身中直接說明,此等題目

当在“希腊軍”和“羅馬軍”之下討論到。因此贏得時間。不独可以找到呂斯托夫的書，而且我也能寄大批其他詳細材料給你，因为我在博物館經過长久的探索，已找到古代軍事史完备的参考品。但在目前，一切都要快。你知道我因你的劝告，已寄了第二个表給德納；我对这个人当用什么借口？称病是不行的，因为这样即应中止“論壇”的通訊，而使我的本来有限的收入完全消失了。有一个人曾經供給德納一部分軍事条文，在必要时，德納可找此人的。如果这样，我即被排挤。要防备这一着，必須于星期五去信。难题在要知道怎样写。

你知道，在你的病中来逼迫你，沒有一件事比这使我更难堪的，当你离开这里时，我实在不知道，在你那样的状况中，馬上会再担任賬房的工作，特别是如此認真地工作着。

我自己的情况完全系于本星期是否能說服小班堡格对我向我自己發出的一張期票貼現。一季已終了，上帝和魔鬼現正在进行襲击啦。

佛萊利格拉写了几行信給我，由此可看出动产信用銀行的惊駭情形。不管丰收的期望怎样，巴黎交易所的有价証券不断地下跌，引起了金融界人士真正的恐慌。

印度的事件是可爱的。馬志尼的暴动完全取了旧官厅的形态。这驢子至少不当进入热那亚。

祝好。

你的卡·馬·

有一部廉价的軍事学辞典是坎柏尔(Campbell)著的。

#### 四三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七年七月八日

一八五七年七月八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妻终于生产了。嬰兒因不适于生存，旋即死去。这事本身并非不幸。然半因与此直接結合的种种情况对我的幻想产生了可怕的印象，半因招致此結果的种种情况引起回忆，極感痛苦。要深究这样的内容，書信是办不到的。

祝好。为我問候天狼星，并将这消息告訴他。

你的卡·馬·

#### 四三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七年七月十一日]

曼徹斯特，一八五七年七月十日(?)，星期六(1)。

亲爱的馬克思：

今天早晨才从賬房接到你的几行信；平常带信来这里的貨棧管理人觉得遞信給我的方便法門，是在早晨而不是在早一天的晚上。来信的内容不管怎样神秘，使我十分震动，因为我知道，你如果不是难堪，不会这样写的。嬰兒的天折，你可以克制一下，然你的夫人便不大容易。她的情形怎样，来信沒有提起，我可从最好的一方面去推测，不过当讓我确切知道，否則还不能完全安心，你的神秘的暗示在这一方面是有許多揣測余地的。只要她的情况好，这事件已过去，那畢竟是最好的了。

給德納的稿件，現在可以允許你星期五一定有，即阿尔馬(Alma)、阿賓斯堡、副官、軍火(Ammunition)的条文以及好些这一类的小东西，于是自A至Ap和Aq的一切(除掉阿尔及耳——Algier——和阿富汗斯坦不計)大都包括在內。这一切的材料已經收集好，最近因我再利用新鮮空气的結果，病突然好轉，就一切可

能看，病会痊愈，我将一帆風順地工作着。这一转变是从昨晚开始的，我既被指定在城外曠野中作运动，所以一直到星期四还不会上眼房。当第一批条文一經了結，我将着手军队(Army——較近的时代，即从一三〇〇至一八五〇年)和炮兵(Artillery)的工作——我对于军队的發端将移在最后，同时你当要来B字表。炮兵会在下星期五进行，军队可能也在那个时候。一些較小的东西，也許明天就寄上，使你得于星期二投邮。

天狼星于几天前往游法兰西和瑞士。这里的法国副領事是一个商人，沒有留难，即給他一張护照。他回来时大概会順便訪問你(約在三星期內)。

我不願在眼房露面，但能再去那里时，將馬上再寄錢給你。

竭誠問候你的夫人，并对她表示我的最真实的完全的同情心。問好女孩子們，她們的健康情形，时在念中。

你的老弗·恩·

(1) 日期是恩格斯后来加上的。

四三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七年七月十一日

一八五七年七月十一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現在主要的事情自然是你能恢复健康。我要看看还当怎样应付德納一下。你对此不用担心。下星期当寄上一些关于旧軍制的东西。

听说哈斯丁斯(Hastings)是英国唯一的浴場，对你的毛病的确会有好处。到那里去罢，終久要認真診好你的病才好。不管赫克瑟君的想法怎样，应用鉄剂作为預防疾病恶化的方法，确是合理的。你对于这一点，还当和第三个医生商量一下。假定这些人中的每一人都只是一知半解；那他們互相监督，也是好的。

我妻現在復元。然她的情况老使我难于离开家中。

动产信用銀行的發展和波那帕脫的財政一般表現革命是在前进中。

衷心希望你日趨康復。

你的卡·馬·

#### 四四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七年七月十四日

一八五七年七月十四日。

亲爱的恩格斯：

我和妻(附带說一句,她的復元極為順利)不管一切不幸怎样,你可以确切相信,我們对于自己的事沒有比对你最近的健康状况的报告,更感关切的。你的情状日有进步,我非常欢喜,不过看到你又打算回到賬房,而且就在本星期,真是害怕。你从自己疾病的全部过程中必定已經看出,你的身体需要进补、復元、并暂时摆脱一切賬房的瑣务。你必须尽可能地快去去过海上生活。当这紧要关头,你如果这样幼稚——請原諒我用这种字眼——再把自己鎖在賬房里,那旧病会复發,同时抵抗力便愈加消失了。在这样的复發中,病終于可以侵襲肺部,于是一切补救的企圖都归無用。你一定不会爭取牺牲在厄門和恩格斯賬房的祭壇上的光荣吧?人們对于你的病痛一定要惋惜,局势强迫这样一个人不去恢复自己的健康,竟从新为營業所束縛。在你只須反过来坚强决定,認吃藥为必要。試想一想:这病已經拖延多久,复發过多少次,那你就会看出,讓厄門君单独干若干时日,而你自己借海面的空气和相对的閑散,去恢复健康,是怎样的必要。希望你严肃地看待这件事,抛弃藥物和賬房輪流交換的有缺点的老方法。你如果固执己見,便是不可原諒的了。

关于因妻分娩連帶發生的情状和我大伤脑筋若干日的事，只能面告。这些事情是不能見諸笔墨的。

論文收到了，至为感謝。

（印度的起义使我有些困惑。“論壇”期望我对于軍事有些卓越的見解；你如能将一些通常的術語开来，我容易将所收集的材料写成一篇可誦的文章。德里（Delhi）起义者的局势和英軍的移动是此刻必須运用一些軍事術語的唯一的方。其他一切都是描写事实。）

班堡格君对我作虛伪的約会，从沒有踐約，已延誤了两星期。我現在自然放弃这青年了。

琼斯的夫人于四月死去，他自己似乎相当地安好。

今天接到盜曼特的信。他盼望有一个职位，估計有三百鎊的收入。他为着德郎克写信給我，說后者已使一个女子受孕，当和她同居。然却不是斯密小姐。

祝好。

你的卡·馬·

四四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七年七月十六日

一八五七年七月十六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今天已将呂斯托夫的书寄上，望尽可能地快些寄还，因为斯蒂芬正用此书。我是以供自用的名义借来的。

也許除掉一些引文外，书中的注釋很少价值。我固然看过“不列顛百科全書”，但沒有工夫順序去讀。恐怕那些注釋不会有新的东西供你的用場。此外可利用：厄士和葛魯貝尔的“通用百科全書”；包呂(Pauly)的“古典考古学实用百科全書”(一八四四——一八



五二年出版)。我現在恰恰不能看這些書。可惜我沒有早些着手。“不列顛百科全書”差不多是逐字從德、法文的著作中抄來的，如果不讀各專著原本，便不能拋開它。

妻的身體較前為好；然仍躺在床上；並且非常容易動氣，我雖有些厭煩，但在現今的狀況下，內心實不能責備她。

祝好。

你的卡·馬

希望你的健康日有起色。

#### 四四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七年七月二十四日

一八五七年七月二十四日。

親愛的恩格斯：

今天收到“百科全書”的稿件。

如有可能，望寄點錢給我。我因星期一的捐稅，為執行吏所威脅，並受房東的壓迫。加以兩星期來缺乏現錢，連醫生指定替妻謀點小舒適的東西，也無法辦到，而她的復元很慢，寧可說是日見衰弱了。

同時我不是拿張期票去貼現，就是依照倫敦很通行的習慣，到一個貸款會去抵借，但全是枉費氣力的企圖。我正在找兩個有體面的市民作這種抵借的嘗試，竟完全碰壁。

我對“論壇”延未收進的款項小得可憐，兩星期前簡直莫想向它要求一張匯票。一方面，從前如沒有被迫透支過，另一方面，如不因家庭的不安，造成脫期的事件，那數目當然要多一點。

你在病痛之中，還要因我的緊迫受連累，沒有什麼事比這對我更糟糕的，不過我是完全孤立的，實在沒有別的办法。

希望你在海濱馬上會復元。請立刻將你的地址寄來，不要忘

記。

祝好。

你的卡·馬·

請將附上給蓋曼特的信投郵。

四四三 恩格斯致倫敦馬克思 滑鐵廬 一八五七年

七月二十九日

利物浦的滑鐵廬，一八五七年七月三十日①(星期三)

亲爱的馬克思：

我畢竟于前天晚上來到這裡的海濱上，比新布來屯遠出三哩，不過是在麥爾西(Mersey)的北邊；可惜我帶來一種相當厲害的感冒，使腺病一時惡化，引起不少痛苦，並擾亂了我的睡眠。最壞的是在幾天之內完全不能工作——每天向赫克瑟報告以及其他要寫的小條子，就是我所做的一切。晚間為痛苦和疲倦所困惱，至今沒有看過一頁書。而這件可詛咒的事現在必定要出現！自星期五晚或星期六晨以來，因心神不安和目前的病痛，全部時間硬要白白地葬送着。我在你的面前現出一種真正悲慘的形像，彎腰曲背，軟弱無力，連走路都不方便，並且覺得現在再也不會免除病痛了。

我曾叫人從曼徹斯特寄一籃酒給你，計波爾多酒六瓶，波特(Port)酒三瓶，西班牙葡萄酒三瓶，這對於你的夫人會有裨益的。這東西如好好地發送，當已達到。波特和西班牙葡萄酒的印章上載明什麼顏色，請告訴我，以便管制我的酒店主。西班牙葡萄酒應當是黃的，波特，我相信是綠的。波爾多有台圖納爾(Destournel)公司的標記，是我剛買進的。

① 原信日期為七月三十日，編者改為二十九日，未附說明，就信中所寫的星期三來看，則確應為二十九日。——譯者

一有可能，你即將收到軍事論文。可惜我不知道，郵件是否一天到倫敦，這要在幾天之內，才能從經驗中看出來。

希望海濱的空氣馬上會使我能相當地苦于一下，像現在這樣，我真厭煩死了。

竭誠問候你的夫人和女孩子們。

你的弗·恩·

五鎊鈔票，你當已收到了。

地址：利物浦附近滑鐵廬浴場斯溫伍德（Swingwood）君轉交  
弗·恩·。

#### 四四四 燕妮·馬克思致滑鐵廬恩格斯 [倫敦 一八五七年 八月三日前後]

親愛的恩格斯先生：

您的情況有進步，覺得自己強健一點，我們都很歡喜。但摩爾仍舊固執己見，認為長久服用鐵劑，是對您的病真正的治療方法。他在博物館作了某些藥物的研究，而現代一切醫生運用鐵劑，並且把它放在魚肝油之上；這和英國的醫生們經過多年臨床實驗達到同一意見，完全一致。此外，他迫切地請您切不要為德納的工作，使精神緊張起來。逍遙自在、多睡與少做事，是和鐵劑同樣重要的。

他曾有兩信寄往曼徹斯特，您大概已經收到了。一封有對軍隊的節略，另一封有對阿馬達的節略。

小丑愛得加·鮑威爾在几晚前來到我們家里；他的確變成了一條沒有魚肝油的鱈魚，而且還要裝成是聰明的。那種緊張的情態真是可怕，幾乎把我吓昏，卡爾不是比喻地、而是真正地作嘔了。

琼斯死了太太，現在竟喜氣揚揚；他要使全部印度人变成噶苏士，并贊美印度的爱国者。他的敌人：即有德行的哈脫（Richard Hart），系一个被雇用的烏尔卡特党徒，現在科尔和尔（Coalhole）当律师。卡尔在那里听见他替人辯护。

希望您下次的信再带来好消息，我們都是十分关切的。

酒，对我非常有益。西班牙葡萄酒最好。波特似乎差一点，但因为味甜，使我特別爱喝。它会再使我复元的。

竭誠問好。

燕妮·馬克思

四四五 馬克思致滑鉄廬恩格斯 倫敦 一八五七年

八月九日

一八五七年八月九日。

亲爱的恩格斯：

今天不能多写，不过表示極誠摯的願望，祝你早日复元。我关切你的身体健康，如同自己患病一样，也許还要厉害些。

“咳嗽”的情形怎样？就来信看，你至少不为它所苦了。

我的医生对于你这种病，診治过很多，据說，病人的情况如果不允許洗海水澡，用热的（温的）海水洗滌全身，也很有效，而水的温度总要逐渐减低。

你有鉄剂嗎？請告我。鉄在这样的場合和在其他許多場合一样，是会解除危急的<sup>①</sup>。

祝好。

你的卡·馬·

<sup>①</sup> 鉄剂和鉄在德文中同为“Eisen”，而“危急可断鉄”又是德諺，馬克思在这里是倒用这句话。——譯者

四四六 馬克思致滑鐵廬恩格斯 [倫敦] 一八五七年

八月十五日

一八五七年八月十五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海濱竟和所想望的一样，發生良好的效力，我很愉快。当你的情况一經允許作海水浴时，效力还会加速的。

海本身自然是一种主要的治疗方法。同时一些內服的藥物也是必要的，一部分有預防的作用，一部分是積極輸入血中所缺乏的物質，我因你的病，現已讀过全部最新的法、英、德著作，以此为支点，对着你給我妻信中的主張，提出下列各点，这你可以提交医生們或化学家們的每一团体去証驗的：

一、凡魚肝油在三个月生效的地方，鉄剂在三星期內即生效。

二、在治疗上，魚肝油和鉄剂不是互相排斥，而是互相補助的。

三、血中一时缺乏鉄質，是你的病的基本性質。即使病的一切外表迹象都消灭，你还是要內服鉄剂，外用海水洗澡。

四、魚肝油給你的治疗成分是碘，因为鯨魚發胖的特質对你是无关重要的。而碘化鉄則联合你所需要的两种成分，其中的一种是由魚肝油供給的。同时，你用这种藥剂便可避去魚肝油附带的对胃無用的廢料。

这是我的主旨，希望你認真地考虑一下，以便治愈后不复發，否則这是非常討厭的。

（据我看，德里的事件好像是因雨季真正来到，英軍便当撤退。我必須暫时代替你在“論壇”上做軍事家，故自己負責，冒險提出这一点。注意：这是以向来的报告的真实为前提的。可能我会出丑。然运用一点辯証法，总再有办法的。我自然提得十分巧妙，即在相反

的場合，也是對的。印度的加爾各答政府本身傳播德里陷落的連接不斷的謠言，並且如我從印度各報所看到的，是用作保持瑪德拉斯（Madras）管轄區和孟買管轄區安靜的主要方法。附上德里的一張地圖給你消遣，但必須寄還。）

人們從法蘭西銀行大多數的報告中已經可以看出，掌握政權的不是阿爾谷，而是一個波那帕脫主義者，他對於貼現和發行鈔票是不大客氣的。法國的財政必定有非常巨大的崩潰，因為一切方面都以最瘋狂的方法向這一途猛進。

盜曼特在這裡大大地攪亂了我的工作。杯中物本來就是和這個“酒徒”互相交往的唯一媒介。

我和妻以最大的誠意祝你健康。

你的卡·馬·

四四七 恩格斯致倫敦馬克思 滑鐵廬 一八五七年  
八月二十一日

滑鐵廬，一八五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親愛的摩爾：

你今晨當已收到論文了。

我對你的論證不能不持異議。用魚肝油在三個月生效的地方，用鐵劑只要三個星期，這恐怕不能照字面來講。像這樣的一種病，絕對談不到三個星期治好，我可以反轉來說，無論鐵劑與否，有很多例子是診治三年，而不只是三星期。

血中缺乏鐵質是腺病的基本性質，這對我確是新聞。不管一切著作怎樣，有一點是確切不移的，即自好些時候以來，流行一種風氣，把一切疾病都歸到血中缺乏鐵質上去，而這種風氣已經開始激起一種反抗；有的病大都確定這是它的基本性質，如萎黃病是，然新近有些法國人竟倡言鐵質和這種病絲毫不相干。腺病的基本

性質是什麼，我覺得還很不明了。

碘也是魚肝油里面一種有效的主要成分，這沒有疑問。不過這早已不是唯一的成分。至於其他形態的碘，人們還沒有考察到。此外，內中有氮和溴，兩者對於疾病是有直接或間接效力的，而胆的成分和流汁的脂肪酸有什麼幫助，還沒有確定出來。我只知道其苦如胆的挪威魚肝油對於我的效用，比不苦的紐芬蘭(Neufundland)或英國的要好些。

我在曼徹斯特(在倫敦和滑鐵廬之間)的整個時期，曾服碘化鐵和魚肝油，而炎症繼續增加，終久變成慢性的。自到這裡以後，不復用碘化鐵，但久已和赫[克瑟]商定，用碘化鐵或革勒氏(Guerennesches)鐵和魚肝油作為病後的治疗。

鯨魚油目前對於我絕非無用的廢物。自我恢復氣力以來，又有了脂肪的儲積。煉制的動物脂肪在我的規定的食品中，自然只有很少的分量；它的結果是我必須多吃淀粉，有時對於麵包的確患一種真正的貪食症；我吃的肉為平常的兩倍，而麵包卻為四倍。魚肝油的脂肪在這種食料中對我大有幫助，因為它是在一種最純潔的形態中被吸收的，不像肉類脂肪或脂肪煮的食物發生刺激的效力。

你看我們從來沒有完全離開鐵質，即使在服用已經超過三星期而沒有結果之後，甚至在目前的环境之下，也許已經使病惡化，然仍保留它作為病後的治疗。上星期日因鐵劑的事和赫克瑟談過，他極力反對於得到經驗之後，現在再用鐵劑，我必須認他是對的。以後自然也是這樣。此外，我重說一遍，當我們對於血中鐵質的狀態及其標準量，知道得不比現在更多一點的時候，無論著作上怎樣一致認可，我毫不相信一切疾病可歸到缺乏鐵質上去。無論如何，當病發時，我的血中有充分的鐵質，凡當時看見我的每個醫生，必能代為證明。在確實患腺病的體質、蒼白的顏色、透明的皮膚等等的人中，可能缺乏鐵質，這我是十分相信的。

即使承認這是基本性質，也決不能不分皂白，馬上應用鐵劑。鐵質除非在通常食品所含的小量外，是很難輸入血中的。假定我的病的性質是在血不復適宜於吸收食物中的鐵質，那就更不適宜於吸收藥物中的鐵質。海濱的空氣和海水浴增強體質，使血再具有這種能力。所以它也再吸收肉和麵包中的鐵質，我既比平常吃得更多，也便有更多的鐵質。我雖相信藥物中的鐵質有十分之九是經過體內無用地排泄了，而就鐵劑的理論講，在病中每一個時期都應用鐵劑也不認為正當，但當這種能力再行恢復時，便可利用藥物所輸送的鐵質了。此外，還有各個病例和體質的差異。例如我覺得對一切金屬特別敏感；為着阻止發炎的局部擴大，外用水銀治療，對我也有很迅速的效力，如有一個時候，我的血的組織被破壞，不能吸收所服的碘化鐵，它便促進繼續增長的發炎，這是很可能的。

就你的論證講，即使承認鐵劑的理論，無論如何，我看不出它在何種程度上推翻我前信中某些主要的主張，那信只論到排斥魚肝油，在沒有確定的形態中，馬上用鐵劑的問題。

今天洗了第一個海水澡，真舒服，食量大增。暫時只是隔天洗一次。

但現在是投郵的時候了。“軍隊”正在寫作中。

多多問候你的夫人和孩子們。

你的弗·恩·

四四八 恩格斯致倫敦馬克思 滑鐵廬 一八五七年八月  
二十五日

滑鐵廬，一八五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亲爱的馬克思：

邮件的装运突然把我上次的信带走了。我还要将天狼星在法国的冒险事件告诉你。他在倫敦既沒有錢、也沒有時間停留，只是穿过那里，来到曼徹斯特，手中仅剩两先令。他从里尔出来，即被法国警察發覺并追踪。他有自己常有的运气，恰在选举中达到，将美丽的暗害的陰謀打破了。他到卢甫耳(Louvre)，住在一个小旅館中，要往凡尔賽 (Versailles)。这一次旅行中有两个特务来監視他，和他挤在往返的車上，不使逃脫他們的視綫。当他于归途的旅館餐堂中进晚餐时，这两个特务——其中一个为亚尔薩斯的犹太人——坐在餐桌前，用德語、法語和不完全的英語，对他加以批評。“这家伙的胃口真好，他的头顱却不值一文。电报剛才到了”云云。[天狼星]于一声不响地忍受之后——他的不安的政治心情自然強迫他这样做，否則他真的要被抓住，必定会帶到地方长官那里，証明他是一只怎样的天狼星——于气憤中痛飲之后，走进自己的房中，躺在一楼的窗戶上。于是發見他凡尔賽的朋友在大門口的出入道上。那些敗类人数增加了，向他大声喊叫，而那个头目和女主人在开談判。那些家伙后来占据了整个寓所，吃酒胡鬧到半夜，并住在天狼星的左右和頂上的房間中，你可以想像，他是处在一个美妙的蒸汽浴中——而且天气热得要命。那些家伙清早就把他吵醒。住在左右房間的敲他的牆壁，住在上面的将桌、床等等拖来拖去，使他疲于視听。天狼星終于鼓足勇气往廁所。那个犹太人和他的同伴坐在楼梯上，而犹太人大声叫道：“这家伙現在去拉屎。”天狼星令将早餐开进自己的房中来，并查問斯特拉斯堡火車几时开。此时那些家伙逐漸不見了，因为正是追加选举的日期，而他們要把天狼星逐出巴黎的目的已經达到了。那个凡尔賽的朋友又在車站上陪他坐在同一車上至四、五站之远，然后由另一人接替。那些家伙在完全滿載的車上总是挤得厉害，令人注目，以致一个法兰西的庸俗

人开玩笑地说：“我们中间有一个罪犯吗？”他被这样护送来温；从沙龙(Chalons)到梭恩(Saône)，又在輪船上遇着那个凡尔赛人。天狼星到来温，住在第一等旅館中，但見侍者和一切服务的人都注意他，当他来时，即向那些家伙發出电报。当他出房去，侍者便吹口哨，事务所的一个人叫道：就是他！于是他就必須經過一批挑选出来的特务的監視。这样的追踪也出現于塞設尔(Seyssel)車站，一直达到一个地方，在这里有一車站是往波拿巴君駐在的普隆比挨(Plombières)那个方向的。天狼星从那里起才得自由，因为他們看見他并不是向普隆比挨进發。在回程中却没有追踪的影子。

人們可以看到波拿巴君用“十二月十日社”干些什么。那些流氓是無可否認的，特别是群集于酒店中，而以滑稽的态度去恼怒一般停留在巴黎的可疑的人。天狼星倘若沒有走，也許开始了一种毆打，用作借口把他带到地方长官那里去。他們对于自己比較不大知道的天狼星可以用一群人去追踪，那有多少家伙在服役啊。此外，店主、侍者和擦鞋等人都是同謀者。

我剛才又洗过澡，就一般講，使我十分强健而新鮮，然發炎似乎又开始厉害一点。这是可以想到的。我現在觉得大体很好，对于伤处也不大介意。父亲也許已来曼徹斯特，这我明天会确切知道的，于是馬上返曼徹斯特，在几天之內，去一个較好的海水浴場，可能是人島(Isle of Man)。来信暂时可寄曼徹斯特。我一經完全痊愈，無須再經常洗海水澡时，打算作海上游，也許乘輪船經都伯林往朴次茅斯和威特島(Isle of Wight)，我們在那里可以开一次軍事會議。但那还要以情况为轉移。

“軍隊”在进展中，古代的完成了，中古的簡短，然后近代。单是古代的就六、七頁，我要看看，还可刪去一些什么；不过我們不能将自己确切地限制在德[納]君所指定的范围。因我父亲来到，有些妨碍，星期五不能交稿，希望延至星期二。附带地说，德[納]

沒有為着稿件或B字表的事來信嗎？是怎樣一回事，他絲毫沒有消息，真怪。竭誠問候。

你的弗·恩·

#### 四四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七年八月二十六日

一八五七年八月二十六日。

親愛的恩格斯：

附上施蘭姆給你的紙條。請寫幾句話寄給他。我不相信他的病還有多少希望。

天狼星的冒險事很有趣。

你為什麼不去哈斯丁斯，那里對你的病會有很好的效驗。那是英國這種浴場中唯一特別的浴場。至於人島，就我曾有光榮同你一起去看它來說——誠然只看到它的一小部分——它是以惡臭著名的。

和德納交涉的事件不大妙。我覺得當你的病情沒有進步的時期，不宜將詳情相告。自德納將B字表（內中只有兩個不是軍事條目，即布盧謨和部里恩——Bourrienne）寄給我，已有長久的時候了。同時他來信說，以後各冊的稿件去得愈快愈好。在我一方面，送去條文之後，總是即刻取得報酬。然當A字的稿件不能送去的時候，我當怎樣辦呢？在這樣迫切的要求之下——而且在對我有這樣可利用的條件之下——我不應允，必定要引起疑慮的。除非一個長久的時期絲毫不寫東西寄往紐約，然後稍微寫一點，如每兩星期一次，此外別無辦法，這樣我以後才好假稱曾因自己生病和家庭的憂患，使對一切寫作發生很大的困難，如對報紙的通訊也很少所證明的。在此等狀況之下，如將你的B字表寄給德納，很不相宜，並且使我更陷於作偽的境遇中。我此時又得知立普力少

校是“論壇”的助理編輯，德納在必要時，對於百科全書有了一個出路。

好吧，我於七月二十四日將你的第一批來件寄去。快到八月而你的情況似乎又已惡化。八月一日收到你的第二批來件。我直覺地對自己說道，紐約現在會有信來，並且必定使我陷入大困難中，因為你的病絕談不到迅速工作這一點了。我為着保持一個敞開的後門，特將來件寄給德納，同時寫一封信，初次指出大部分稿件是八月七日寄去的（這樣，他必定認稿件是遺失了），並說明因病拖延，而病還沒有完全減輕。做了這一着，一切方面都顧到了。德納倘有抗議（也許在九月初），那要看A字的稿件是否完成。如完成，對他是否還有用。如有用，便沒有什麼損失。如沒有用，過失好像在郵局。倘若絲毫沒有完成，裝假更是必要的。

我於四月<sup>(1)</sup>十七日接到德納一信，特附上。

關於B字，現在絕不能照表填滿起來，只好尽可能地快些弄完。如辦不到，必須放棄這整個事件。

結果是我的經濟地位完全維持不住，甚至我在“論壇”的地位也要動搖了。

請將德里的地圖寄還，並將你對印度事件的意見告我。

你的卡·馬·

(1) 八月之誤。

**四五〇 恩格斯致倫敦馬克思 賴德 一八五七年九月八日**

外特島，特麟尼替·聖·賴德(Trinity st. Ryde)，

刻爾斯頓(Kelston)村舍。

一八五七年九月八日。

亲爱的馬克思：

今天终于在可怕的傾盆大雨下，来到我的新居，明天馬上再开始写关于军队的条文。昨在朴次茅斯将值得参观的军事处所看过一遍，还剩下艦队，目前看去是很模糊的。健康情形日有进步，当天气好转时，希望馬上将病完全医好。从朴次茅斯到这里有半点鐘的行程，床是貴族式的，不过住宅沒有滑鉄廬那样貴。至于食品的价錢怎样，星期末大概会知道。可是旅館等等貴得吓人。

人們通常認為在朴次茅斯就是在祖國。从城市看不到多少海軍，却充滿了海軍少尉，而軍官和紳士則擺出虛偽的尊嚴，裝作矯飾的审慎，并操着破碎的英語。至于人民，也几乎老是穿起制服乱竄。我曾看到四十七团操練，尽是挂着奖章的克內木战争的老兵，刚从地中海来的。較简单的变更陣容还可以，但綜錯的“理想的”动作——英国的規程有很多这样的动作——便弄得很不如法。方陣是由傾斜前进的展开的縱队/////完全錯誤变成的，以致引起一种可怕的紛乱。然成行的前綫行軍、由縱队变成橫队的作战单位却很好。司令官很鎮靜，但在运动中被詛咒，和在我們的军队中一样。全部运动是在我們军队那样的步法中进行的，不过步子稍长并快一点罢了，然有个别的兵士全是被动的态度。普魯士的少尉一定要說：那些家伙沒有訓練。跑步缺点很多，射击的火力完全像在睡眠中發出。最后的結果是：規程很坏，军队較規程为好，在克里木战争中沒有从法国人学到什么，一切現代事物不是沒有輸入，就是执行得十分拙劣。

军队完成时，当即寄上。竭誠問候你的夫人和孩子們。

你的弗·恩·

四五— 恩格斯致倫敦馬克思 [賴德 一八五七年]

九月十日

九月十日，星期四。

亲爱的馬克思，

附上本尼格森(Bennigsen)和巴克雷(Barclay)。关于拿破侖的將軍們，我写得稍微詳細一点，明天或后天当寄上。軍隊馬上会完成的。

你的弗·恩·

四五二 馬克思致賴德恩格斯 [倫敦 一八五七年]

九月十五日

九月十五日。

亲爱的恩格斯，

請你对于我的沉默和沒有通知收到你的各种寄件，特別加以原諒。第一是有許多工作，其次是有許多花費時間的奔走，并不是“由于內心的热忱”去干的。天气虽然不好，希望你的健康日有进步，并且永不要抛弃那种使你終于服用鉄剂的鼓励。我只怕你写得太多，有伤身体。

我盼望于星期五接到德納的信。今天已将巴克雷、柏替亚(Berthier)、布卢謨、部里恩和你的来稿寄給他。下星期将B字的第二批稿寄去，这对我是重要的。关于以后要写的法国將軍們，有須問你的个别問題，将随下次信寄上。关于柏謨的波兰事迹，我找着的如下。

“他在易干尼(Iganie)之役，用十二門輕炮和四門重炮，对俄罗斯的四十門大口徑炮作战，因此著名；接着就是阿思忒罗隆卡(Ostrolenka)之战。他带着炮兵中队，在这里馳至俄軍的散兵綫前，

对于渡过那勒甫 (Narew) 河的分队予以一种毁灭性的射击, 并抵住八十門大炮的彈雨, 强迫敌人退去。自这一仗以后, 升为陆軍上校, 旋即任整个炮队的总司令, 当波兰的兵力集中华沙时, 升为將軍。他在九月五、六两日将全部炮兵力量投入战斗中, 把野战炮安置在外綫隔离的防御工事之間, 于六日用四十門大炮推进到俄軍已經占据的窩拉(Wola), 但既沒有步兵, 又沒有騎兵的支援, 不得不退却。当波兰軍于七日夜間向普刺加(Praga)前进时, 他用四十門大炮占据桥梁, 然八日晨接到和俄人协定的消息及窩拉却夫斯基(Walachowski)的命令, 遂将炮队开往摩德林(Modlin)。参看一八三一年‘奥[格斯堡]—[般]新[聞]’上他的‘备忘录’, 他在那里談到最后这些事件, 并攻击克魯柯衛慈基(Krukowiecky)。”

我不敢輕信上面的来源, 特請你加以鑒定, 最好是馬上将上节用英文简单地写出来。

你所要求的节略, 明天将向博物館去查閱。

你的卡·馬·

四五三 馬克思致賴德恩格斯 [倫敦] 一八五七年

九月十七日

一八五七年四月(1)十七日。

亲爱的恩格斯:

伯納佗特难于处理。在路易·菲力普之下写作的法国將軍們大多数是他的無条件的党徒; 在部斯特拉巴之下的現代作者却是他的無条件的敌人。現請你解答的主要爭点是:

一、他在奥斯特里齐战役之前所完成的部署, 从而在这一战役中他所参加的部分。

二、他在耶拿战役中的行动; 在爱劳(Eylau)战役之前的行动。

三、他在瓦格拉木(Wagram)战役中的行动。

他在維也納任公使职时的事件，和你所描写的，不完全相同。据证明（內中有士罗塞——Schlosser——“拿破侖的批評”），在巴黎的波拿巴的报纸告發伯納佗特为王党，因为他不挂法兰西的国旗。它們迫使他达到后来奔絕波那<sup>①</sup>的地步。

总之，波那偵知伯納佗特是他的將軍們中的“政治家”；而追求“私人的計劃”。他、特别是他的兄弟們用卑鄙的和糟糕的陰謀去反对伯納佗特，予以一种較重要的职位，这本是伯納佗特不能够要求的。

拿破侖对于一切認為“自有目的”的人，总是卑鄙地加以对付。

你的卡·馬·

关于布呂協(Blücher)的主要战役、他的一般的軍物品性，末了，关于由格立斯海謨(Griesheim)十分強調的战术上的功績，你必須写給我。

对于柏舍耳(Bessières)、布翰(Brune)、布朗(Brown)、步若(Bugeaud)，也是如此。

还有克里木战役的波斯揆(Bosquet)。

請將德納的B字表寄来，因为我抄的一份已經遺失了。

你的卡·馬·

〔1〕 九月之誤。

四五四 恩格斯致倫敦馬克思 賴德 一八五七年九月  
十八日

賴德，一八五七年九月十八日，星期五。

① 指拿破侖第一。——譯者



亲爱的馬克思：

昨天午后接到你的信；時間太晚，对于B字不能写什么；而且当信达到此間时，我在朴次茅斯，因此也失去了時間，否則我本可以替你翻譯柏謨的事迹。您們那里似乎天时不好，这里却繼續不断地天朗气清，只是太热；上星期时常下一陣陣的大雨，但总是温暖，而且間或晴朗的。这里的气候的确好得很，植物、凡不需要强烈陽光的一切植物，几乎和那不勒斯一样，都呈現出南方的景象。篱笆是用月桂組成的。我的情况很好，原来的毛病痊愈了，沒有任何腺再發炎了，現在只是从事于弥縫工作，将伤口縫合，这确是一种迟緩的进程——要长滿肉和脂肪。海水浴对我有很好的效果；我又能浮起游泳——这証明我在治疗中有怎样的进步。曾往波格諾(Bognor)訪問皮拍；那是一个完全清潔可爱的地方，不过比起賴德米，却不算什么；我很想知道他在那里居留多久——他有了机会，因此天才又在他的身上活躍起来，他把偶然算做功劳，已經表現半像波格諾的王了。他将于星期日来这里，斯蒂芬可能也来。我将于下星期往布来屯，从那里乘船到澤稷，据施兰姆写信給我說，他也要去澤稷。那时你可能往布来屯，如果要安排工作，同样可去澤稷，海上的旅行也会使你得到益处。你以为怎样？無論如何，在星期二以前，我仍在这里，也許还会留得长久些，我来看吧。

关于柏謨，我要說的只有下面的一节：

在易干尼之战时，他統率炮队，而以巧妙并坚持对俄軍优势的炮队作战著名。他在阿思忒罗隆卡以同样的才能，再統率这个炮队；当波兰軍在攻击渡过那勒甫河的俄軍，終于被击退时，他运用自己的全部炮火，勇敢地突进，掩护退却。他当时被提升为上校，旋作將軍，称为波兰全部炮兵的总司令。当俄軍猛攻华沙的堡垒并占据窩拉时，柏謨用四十門大炮反击，成为全綫的主要工作，但俄軍炮队的优越火力和他对峙，阻止了波兰的步兵回复攻势，并迫使

柏姆撤退。

其他的事件全是平常的。我这里对于易干尼之役沒有材料，那不是很重要的战争，防守一种堤防，和平常一样，因包抄而無結果——四十門大口徑炮全系謊話，俄軍在阿思忒罗隆卡的撤退也是如此，那只能認為是散兵和援軍，或几个暴露的大队的撤退。上面所說是最适当的，因狄別奇禁止追踪进击。

对于有关桥梁的材料，至为感謝。那完全够了。我在星期日或星期一将战役(battle)、炮队(battery)和B字还没有完成的其他条文寄給你，并对其余的部分繼續迅速进行。这几天我一經看完閔夫林(Müffling)的著作，也将寄上关于布吕协的一点材料。

你願意詳加探討的，是哪些法国將軍和他們的英雄事業？那要尽可能地給我時間，因为繼續工作超过两点鐘，我即不大舒适。

你的弗·恩·

四五五 馬克思致賴德恩格斯 倫敦 一八五七年九月

二十一日

一八五七年九月二十一日。

哈味斯托克山，梅兰公园，格拉夫頓里，九号。

亲爱的恩格斯：

你的健康的进步，对我是最可爱的消息。

接到德納上星期五的信，冷淡而簡短。我已回信說，即将对邮局提出抗議。还有一層，我的身边已有阿尔及尔和軍火两条，便将它們寄出，注明我还有底稿；关于軍隊，还有原稿，将从新抄出，立即寄去（我这样做，是因你在最近的来信中屢次指明軍隊这一条应当差不多完成）；此外，炮队（Artillery）的最大部分将归入加农炮（Cannon）史的条文下，而且我再也沒有那种稿件了。总算有幸

运——現在虽則也許是太晚了——还只有A字要寄去：即軍隊 (Army)、阿馬达、爱阿庫綽。我另将最后两詞加入，因为你可以完全简单地写一点，不过在我送給你的材料中，有些原来是关于阿馬达和爱阿庫綽（因为厄斯帕退洛的緣故）的。事情就是这样。

明天将再寄出三篇傳記。

我的情况不允許我往布来屯，更不能到澤稷陪你。

經過更詳細的考查，在B字下的將軍們，除請你答复关于伯納佗特的問題和对布呂协、步若、波斯揆（在克里木戰爭中）的主要部分外，別無所需。至于其他法兰西人，我有充分的材料。最后，我于佐·布朗爵士一無所知。然对他多写，也沒有必要。

我已将你的B和C字表寄給德納。

祝好。

你的卡·馬·

四五六 恩格斯致倫敦馬克思 賴德 一八五七年九月  
二十一日

賴德，一八五七年九月二十一日。

亲爱的馬克思：

斯蒂芬和皮拍带着一个朋友来这里，后两人剛才走，所以我在邮局关门之前，大概沒有時間将附寄的条文看一遍，也不能将伯納佗特的事写給你。

奧斯特里齐。他由拿破侖派往易格劳(Iglau)，从那里去監視波希米亚的斐迪南大公爵，他及时接到拿[破侖]的命令，向布倫(Brünn)前进，这也做到了，他带着軍团駐在苏尔特(Soult)和兰(Lannes——位于中央)之間，由联合的右翼帮助击退两翼的包围。在这个場合，伯納佗特有一种特別重要的行动，我記不起，在若米泥(Jomini)的著作中也沒有找到。

耶拿。这里可以确定，伯納侖特确实接到拿破侖的命令，从瑞謨堡(Naumburg)开往多耳堡(Dornburg)，达武(Davoust)也在瑞謨堡，当开往阿坡尔达(Apolda)。达[武]得到的命令指定，伯納侖特如已和他联合，他們两人可以共同向阿坡尔达前进。达[武]自己偵察了普軍的行軍路綫，并确信伯納[侖特]在多耳堡方面不会遇着敌人，他願意向指定地点进發。甚至表示願意站在伯納侖特的指揮之下。但后者坚持，在他得到的命令中，沒有往阿坡尔达的話，他开走了。結果是他于十四日整日前进，沒有遇着敌人，而达武在澳厄斯忒特(Auerstädt)須单独作战；伯[納侖特]倘若在那里，或仅于十四日大炮的轟声中前进，那么，这种在根本上不能决定的胜利，和在耶拿一样可以决定了。澳厄斯忒特的普魯士軍和耶拿逃軍的单独相遇以及拿破侖对战斗作战略的准备，使这事件在后果上具有决定性。然伯納[侖特]为什么那样做，内幕絕不知道。若米泥称这为一种过于拘謹的准确性。也許是他高兴依照字面去执行命令，借使拿[破侖]出丑，因为后者对于这一点的确是在錯誤的前提下决定出来的。

爰劳。內(Ney)的軍隊勇敢前进得太远，伯納侖特駐在它們的左后方，当本尼格森出發去攻击耐的軍隊时，拿[破侖]对他設置一个陷阱；耐向南撤退，伯納[侖特]向西南撤退，并得到命令，引誘本尼格森向維斯(Weichsel)河都拉河前进，而拿[破侖]則由波兰向北，截断本尼格森的交通綫。一个持令官带着給伯納[侖特]的書面命令，为哥薩克兵所虏，本尼格森因此得知有威胁的危險正在等待着他。在另一方面，伯納[侖特]因这种偶然的事，得不到訓令，落在这一綫的后面。我看不出这里有什么可責备他的地方。

瓦格拉木。第一个战斗日。“尤金(Eugène)①在瓦格拉木突

① 采波哈內(Beauharnais)的名字。——譯者

进；但他在这里是撞在敌人的预备队的中间，而又得不到伯纳侏特——他既不早些进攻，又不十分决切地进攻——的支援，以致正面和侧面被攻，一直攻到我的卫兵前，不得不大大地退却。”当战斗的第二天，我没有看见[伯纳侏特]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无论如何，伯纳[侏特]君不是很伟大的将军；从没有真正卓绝的表现，就是做政客，也具有强大的矜夸自负的心理——一种美丽的幻想是要继拿破仑之后做皇帝！

讲到柏舍耳，我绝没有其他话可说，他大半统率卫队，特别是骑兵，对于这种职位，不需多少理解力。他是勇敢的，不过如此。

如有可能，我要于本星期将B字弄完，至少是要弄到这个字母快完场的地步，然后将关于布吕协的必要的材料也一起写给你。现在是邮件停收的时候了。

多多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們。

你的弗·恩·

旅行的事怎样？

哈味罗克(Havelock)似乎是在印度的最能干的家伙，在那种气候中，一星期前进一百二十六哩，而且要经过五、六次战斗，也算是了不起。此役必定以普遍的霍乱症告终，是可以预测的。

我在这里几乎绝难看到“泰晤士”，否则可以替你较详尽地描写印度，不过要在这里找报看，非常困难。

四五七 恩格斯致伦敦马克思 赖德 一八五七年九月

二十二日

赖德，一八五七年九月二十二日。

亲爱的马克思：

关于伯纳[侏特]在瓦格拉木的事还有下列一点：当七月五日，

特別因他的行动不積極，妨碍了法軍的攻势，他居中央，曾占据阿德克拉(Aderklaa)村，此地稍微突出于法軍陣綫的前面，六日晨奧軍前来作集中攻击，他駐在前面敞开的平原上，沒有在前綫坚强防守阿德克拉。当奧軍逼近时，他觉得这个地位太危險(因为他的行动不積極，軍隊在前一天終於大受損失)，因撤到阿德克拉的后面一个高原上，但沒有防守这个村子，而柏尔加德(Bellegarde)的奧軍立即用重兵加以占領。

法軍的中央受到危險，統帥馬塞那(Masséna)派一个师将它夺回，但后来又被阿斯普列(d'Aspre)的手榴彈兵打退了。此时拿破侖亲自出馬，加以領導，拟定一种新的作战計劃，因此破坏了奧軍的动作。若米泥的描写如果有几分对的話，伯納佗特在这里的錯誤是無可爭議的。

軍隊完成了，就历史的部分講，截至法兰西革命为止。我对于新时代以及一般的編制——以此作結束——現在馬上可弄好，这一步成功，对B字再写一点，以便你繼續送稿，借此又可平平德納君的气了。同时我又弄到一点錢，特附上五鎊鈔票一張。你也許还能于一、二天之內往布来屯，我在这里仍有几天，会让你知道几时前去。

步若。大部分在阿尔及尔的条文中已經提过。他是一个平庸的將軍，他在阿尔及尔和摩洛哥(Marokko)的胜利沒有多少重要性。他以十万兵征服阿尔及利亚，那里的作战是和地域及敌人相配合，于是破坏了、宁可說压倒了阿剌伯人(不是卡拜尔人——Kabylen)的抵抗力，然我对他的估价不高，因为我不相信他制定了这些計劃。他的行动有些卤莽，在达佛阿(Tafua)表現不独可以被收买，并且遇着困难的局勢，便沒有决断力。他有十万軍隊和十年战争所培养的副指揮官如拉摩里舍耳、香加涅、卡維涅克、內格黎(Négrier)、度微飞(Duvivier)，即沒有很大才干，也已經可以建立一点功

業，尤其是法蘭西的參謀本部很好；所以他的活動大都只限于布置（人們不知道該部替他做了什麼）并指揮預備軍，因為只有單個的師和旅在一個地點上活動。

波斯揆。他在阿爾馬(Alma)以俄人所贊佩的活力和敏捷，用法軍的右翼對俄軍的左翼作一種包抄的攻擊，甚至經過無路可走的峽谷斷岩，將炮隊帶上高原。他在这里倘若不是遇着一批數量少得多的敵人，那一定值得稱頌。——他在巴拉克拉瓦(Balaklava)馬上就解了右翼英軍的圍，使其餘的英輕騎兵在他的軍隊保護之下，能夠撤退，并使俄軍喪失更向前推進的意志。他在英克曼用五個大隊和兩個炮兵中隊，準備于清晨進擊，但被否決，于是將三個旅配置在英軍右翼之後（在捷內耶坡地——Tschernaya-Abhang），作為預備隊，并于十一點鐘用兩個旅由此向戰綫推進，俄軍便撤退了。英軍已使用了所有的軍隊，而俄軍還有十六個大隊可供調遣，沒有波斯揆，英軍是要失敗的。十六個未受損害的俄國大隊掩護撤退，在这里追擊，不大可能，因為高原的盡頭處距戰場只有三千步。波斯[揆]在每一個場合是以敏捷、機警、活動見稱，總之，表現為一個模範的軍團指揮官，在捷內耶坡地執行掩護軍團任務的整個時期，也是如此。他做將軍和首長是否適宜，不能多說，某些質素他是有的，像他這樣一個卓絕的先鋒將軍，幾乎只要在戰略上再表現一點出來就行，然在塞巴斯拖堡的整個戰役中卻沒有很多的机会來表示這一點。

布呂協。他在一七九四年普法爾次的戰爭中，以前哨將軍和輕騎兵指揮官著名。他所發表的日記是此事最好的証據，不管德文怎樣不行，仍可視為典範的作品。他用不斷的警報去警惕法軍，以關於敵人運動的最正確的消息供給大本營，并繼續實行突擊和奇襲，大半成功。當一八〇六年，他在澳厄斯忒特的騎兵進攻的白刃戰中失敗後，建議用全力增援再戰，却被否決（此事出自記憶）。

他的軍略上的行动虽常是輕騎兵式的，然而律伯克 (Lübeck) 的撤退以及防禦至最后，是这种历史上少数光荣的事件之一，至于終久被俘，并不是他的过錯，因为他和整个普軍一样被截断，而他还要对后衛作最远的迂迴。一直至一八一三年为止，沙綸荷斯特和道德协会 (格奈則瑙——Gneisenau——是領袖之一，为人所共知，因此終身为君主所疑忌) 都視布呂协为唯一可能的并对他們有用的这一类型的首領，和赫刻由布林德及其同志們奉为英雄一样，他們选择这人是很对的。正如閔夫林所說，他是一个士兵模范，而且具有一切大众性的最高度的对抗拿破侖和法軍的热情，具有平民的欲望、方言、語法和習慣，具有很大才能，能替自己鼓动平常人，具有軍事上愚勇的果敢精神，对于考察地势的眼光很敏銳，并有迅速的决断，充分的理解，在較简单的場合，自行找出最正确的道路，在較困难的場合，則讓給格奈則瑙和閔夫林去处理。至于战略，他毫無理解。一八一五年，布呂协亲王已年过七十，絲毫不懂得怎样作战，这对于欧洲并不是一种秘密；他的确不懂，当一种計劃提交他批准时，就是不重要的动作，也不能形成明确的概念，或判断是好是坏。他特別不懂得地圖，这种战略上的無知是和拿破侖几乎半数的大将所共有的。这他要依靠格奈則瑙，所以無条件地信任后者。一八一三和一八一四年的战役如沒有布呂协，当有一种完全不同的結局，当时沒有另一个將軍能完成他所做的工作：即經過一次胜利和一种巧妙的追击 (在卡次巴哈河——Katzbach)，将反抗的分子 (郎格罗——Langeron——和約克——York——公然背叛他) 組成一种坚强的軍隊，可以担負一切任务，而且他能負責帶領这种軍隊冒險向瓦騰堡 (Wartenburg) 和薩雷 (Saale) 河前进——这在軍事上是極卤莽的，但因伯納佗特的緣故，在政治上是必要的——因此放弃他的一切交通，并且也強迫那腐朽的大軍 (这是他于德勒斯登战争后，因追击法軍至宝層——Bautzen——在西里西亚把它拯救



出来的，所以拿[破命]必須轉而对付他)冒險作萊比錫之戰。當時畢竟還發生了背叛的事，他須自行負責，和北方軍的四分之三(普羅、叨恩齊——Tauentzien——溫親吉洛德——Wintzingerode)結締契約，當伯納[侏特]不肯前進時，他們願意加入布呂[協]。自萊比錫之戰以後，布呂[協]是唯一稍微從事追擊的人，雖則這也算不得應有的追擊——因為有各君侯在場，發生妨礙。一八一四年，他因戰略上的錯誤，在蒙米刺厄(Montmirail)地方受到嚴重的懲罰，這是記在格奈則璠和閔夫林的賬上的，而不惜任何代價向巴黎進發的決議，使戰役獲得決定性，是于他有利的；一八一五年向滑鐵廬前進，自林尼(Ligny)之戰以後，布呂[協]很受重視；幾乎是唯一特出的人物，沒有一個將軍像他一樣使自己的士兵作這樣的努力——以後馬上就是向巴黎的典型的追擊，而從耶拿至斯德丁的追擊也成為同樣典型的例子。布呂[協]也能够得到較優秀的將軍們的敬佩，這在他對郎格羅(他曾統率一支大軍對付土耳其軍，並且是一個有學問的法兰西的亡命者)和約克的关系中證明出來了，不管起初一切反抗怎樣，他們不獨馬上歸入他的屬下，並且完全站在他一方面，變成他的最好的副指揮官。在基本上，布呂[協]是騎兵將軍，這是他的特長，這是他出色的地方，因為這只是一種純粹戰術上的科目，並不以戰略上的認識為前提。他對自己的軍隊要求很多，它們都照辦，而且甘心情願，除拿破侖和新近的拉得茨基外，我不相信十九世紀另有一個將軍能像布呂[協]一樣，對軍隊要求這樣多的。無論在什麼地方，他從不會弄昏頭腦，喪失勇氣，在自衛中是不屈不撓，在攻擊中是勇往直前，在困難的場合又能迅速決策，這也是當予以贊許的。總之，一八一三至一八一五年的戰爭是一種半帶叛亂的戰爭，他在這種戰爭中完全處於適當的地位，並有他的參謀部好好地加以輔助；在這種地位上，他是一個很危險的敵人。

你的弗·恩·

鈔票 O/H 06012, 曼徹斯特, 一八五七年一月十五日。

四五八 馬克思致在賴德的恩格斯 [倫敦 一八五七年]

九月二十三日

九月二十三日。

亲爱的恩格斯:

接来信和附件, 至为感谢。

我自然很愿意在你离去之前看到你。如有任何可能, 我当往布来屯。此事的困难在: 这一季之末, 整个夏天没有解决的困难堆积起来了。重要的事件、而且能救我出险的唯一事件, 是赶快弄好百科全书。当秋天来到, 也必须从当铺中贖出某些衣物。

我想于下星期将传记(全部)弄完。(关于佐治·布朗爵士那驢子, 还有什么可说的吗?)

我对波拿巴政府的财政事件和经过, 已经在“論壇”上开始写一批论文, 因此把没有印度消息的期间填满了。关于印度, 我也很愿意拿着地图, 和你面谈。一直到现在为止, 我总是本能地说中了。很快就是对这臭事说些一般军事话的时候了。

前几天到博物馆去, 结实地跌了一交, 至今额角还是伤痛的。

希望你服用铁剂。日前和德意志医院的列喜腾堡(Lichtenberg)医生谈过, 他是一个很有理智的小伙子。他認这是病后調补不可少的。

你的卡·馬·

四五九 恩格斯致在倫敦的馬克思 賴德 一八五七年  
九月二十四日

賴德，一八五七年九月二十四日。

亲爱的馬克思：

这上面是克倫威尔幽囚查理第一好些时候的耶堡<sup>(1)</sup>。我将于星期日去詳細考察一下。

你对于印度的願望和我的观念相左，你也許乐于听听我的意見吧。同时我找着机会，将上次邮件的主要内容对照手中的地圖研究过，結果如下。

英軍在中部和上部恒河(Ganges)区域的地位十分絕望，在軍事上唯一正确的是，哈味罗克的縱队和德里的縱队在已經尽可能地迎接当地所派遣的和被封鎖的守备队后，如果办得到，即在亚格刺(Agra)联合起来，除亚格刺外，只須固守恒河南边的邻近的据点，特别是葛华里奥(Gwalior——因为中印度王公的緣故)，而恒河下游的据点阿拉哈巴(Allahabad)、貝拿勒斯(Benares)、地那坡尔(Dinapore)則讓它們向来的守备队和加尔各答的后衛队去防守；同时护送妇女和非战斗員順流而下，使軍隊得再动員，并由动員的縱队好好地保衛四周，兼征集儲藏品。要是亚格刺守不住，那就退往孔坡(Cawnpore)或阿拉哈巴，最后这一地点須尽最大的力量予以保持，它是恒河和贊馬(Jumma)河間地带的鎖鑰。

亚格刺<sup>(2)</sup>如果保持得住，而孟买的軍隊可供調遣，那孟买和馬德拉斯的軍隊必須防守这个真正的半島，一直达到阿麦达巴德(Ahmedabad)和加尔各答的广闊地带，并派遣縱队恢复对北方的联络，孟买軍經印多尔(Indore)和葛华里奥往亚格刺，馬德拉斯軍經索哥(Saugor)和葛华里奥往亚格刺，并經朱保尔坡(Jubbulpore)

往阿拉哈巴。从旁遮普(Punjab<sup>(3)</sup>)——这里如守得住的话——和加尔各答经地那坡尔和阿拉哈巴有另外的交通线去亚格刺，所以对加尔各答、孟买、马德拉斯有四条交通线和——除旁遮普<sup>(3)</sup>外——三条退却线是要修复的。从南方向亚格刺集中军队，同时可用以镇压中印度的王公，并将各叛乱的区域置于行军路线之中。

亚格刺如果保持不住，那马德拉斯军必须首先恢复对阿拉哈巴的联络，然后将此地的军队向亚格刺撤退，将孟买的军队向葛华里奥撤退。

马德拉斯军似乎是专从贫穷人中招募来的，就这范围讲，是可靠的。它们在孟买的每一大队中有一百五十多个印度斯坦人，这些人要煽动其余的人，那就危险。孟买军如叛乱，那一切军事的计算暂时都完了；于是从克什米尔(Kaschmir)至哥摩林(Comorin)角的一种大屠杀一定免不了。孟买的情况如果是这样，此后的军队也不能用去对付叛乱者，那么，现已越过那迦坡尔(Nagpore)前进的马德拉斯军至少必须予以增援，而对阿拉哈巴或贝拿勒斯的联络要尽可能地迅速恢复起来。

英军现在因完全缺乏一切真正总指挥所造成的地位的荒谬情形，主要是在两件互相关联的事件中表现出来的：第一，它们分散于一批彼此隔离的小据点，受到封锁，第二，它们把唯一活动的纵队驻扎在德里的前面，不独不能做一点事，甚至败坏了。一个英国将军如果要命令向德里前进，是当被革职并处以绞刑的，他必须知道我们新近才探知的一件事情，即英军就是增强各旧要塞的防守，使这地方只能由经常的围攻才被夺去，那至少也需要一万五千至两万人，如果要好好<sup>(2)</sup>防守的话，所需的人还要多得多。它们既驻在这里，现在由于政治上的理由<sup>(2)</sup>，必须保持得住<sup>(2)</sup>，撤退就是一种失败，然却是难于避免的。

哈味罗克的军队有巨大的成就。八天行军一百二十六哩，还

打过六至八次仗，在这种气候和季节中本是不可能的。但它們还是毁灭了，自他取捷徑旅行孔坡后，更加弄得精疲力竭，他要想避免封鎖，就必须退往阿拉哈巴。

要夺回的真正战綫是在恒河流域的上游；防守孟加拉 (Bengalen) 本部較为容易，这里的种族十分衰落；地那坡尔开始变成真正的危險地带。因此地那坡尔、貝拿勒斯、米尔咱坡尔 (Mirzapore)、特别是阿拉哈巴的地位，極为重要；从阿拉哈巴出發，首先要征服河間地方 (Doab——在恒河和贊馬河之間) 和两河的各城市，然后征服奧得 (Oude) 以及其余的城市。从馬德拉斯和孟买往亚格刺及阿拉哈巴的路綫只能是次要的行動路綫。

主要的事件和平常一样是集中。对恒河上游的增援却完全分散了，一直至阿拉哈巴为止，还没有軍队抵达。要巩固那些据点也許是必要的，也許并不如此。無論如何，防守各据点的人数当减至最小限度，应集中作战的力量。坎柏尔——一直到現在，我們只知道他是勇敢的——如果要作为將軍著称，必須不惜任何代价，不管德里陷落与否，建立一种活动的軍队。总之，二万五千至三万欧洲士兵竟对一次战役也不能集合五千人，而他們的損失要由各据点送去的守备队再行补充，真沒有一种局势像这样絕望的。于是坎柏尔可以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处境怎样，当前原来是什么样的敌人。然也許他和蠢材一样，集合在德里的前面，看見自己的士兵每天損失一百人，要好好地駐留在那里，須再“勇敢些”，直至他們很幸运地同归于尽。这始終是表現勇敢的愚行。

在北方集中作战力量，从馬德拉斯，可能的話，从孟买，获得有力的支援，这就是一切。即使涅巴达 (Nerbudda) 的馬刺塔 (Maharatte) 的王公脱离关系，除把他們的軍队作为已处于叛徒之列的例子外，并沒有多大的重要性。然現在能够做到的最大限度确是呆住不动，直至十月底欧洲第一次援軍的来到。不过如仍有几个孟

买的团队發生背叛，那战术和战略都完了；决定点就在那里。

我至迟于星期二往布来屯，星期三晚十点从該处往澤积，但仍将更确切地告訴你，并希望你前来。明天将着手炮兵等等。今天游行过小島，昨天又切切实实苦干至三点鐘，所以今天要睡足。

你的弗·恩·

〔1〕 信紙上有外特島的卡立勃魯克(Caribrooke)堡圖。

〔2〕 蕭重号是馬克思加的。

〔3〕 原信作“Pundjab”。

#### 四六〇 馬克思致在賴德的恩格斯 [倫敦] 一八五七年 九月二十五日

一八五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亲爱的恩格斯：

你今天大概已收到我前天的信，內有接到五鎊的报告。那信由我亲自及时投入邮局，不解为什么会迟延。

你的軍隊一文甚佳；只是这一堆东西無异在我头上打了一記，因为这許多工作必定使你受了損害。特別是我如知道你工作到深夜，那宁願讓这整个事件垮台。

軍隊的历史表現我們对生产力和社会关系联系的观察的正确性，比任何东西更为显明。总之，軍隊对于經濟的發展是重要的。例如薪給首先在古代軍隊中充分發展出来了。在羅馬人中，軍營士兵特有的財產正是第一种法律形态，这里承認非家长的动产。在手工業者社团中的行会制度也同样是如此。軍營中又首先大規模运用机器。即金屬的特別价值和金屬用作貨幣——当格林所謂石器时代一經过去——似乎也起源于它們在軍事上的重要性。又一个部門內的分工是首先在軍隊中实行的。資產階級社会形态的全部历史在軍隊中十分显著地概括起来了。你如有工夫的話，必須

从这一观点去完成此項工作。

依我看，你的描写中唯一忽略之点是：一、佣兵制在迦太基人（Karthaginiensern）中有第一次完备的大規模和突然的出現，（为着我们私人的用途，我对于近来才知道的一个柏林人关于迦太基人军队的著作，将查考一下）；二、十五世紀和十六世紀初期意大利陆軍制度的發展。無論如何，战术上的詭詐是在这里养成的。同时馬基亚維利在他的“佛罗棱薩史”（Geschichte von Florenz）中描写（我将摘录給你）佣兵的指揮官怎样作战的方法，極有趣。（然我如往布来屯和你相見——几时？——很願将他的書帶給你。“佛罗棱薩史”是杰作。）三、末了，亞細亚的軍事，最初出現于波斯人中，但后来除其他外，由蒙古人和土耳其人改变得很不相同了。

我在写傳記等等时，自然不得不去查閱一切种类的百科全書，就中也有德文的。在这机会中發見“劳动”、“階級”、“生产”等标题下，都是实实在在抄襲了我們的，可是抄得笨拙。它們甚至对爱得加·鮑威尔君和这一类大人物使用专栏，却一致避免提及我們。这在我們是更好了。德文百科全書中的傳記是为八岁以下的孩子們写的。法文的系党派式，但至少是优良的。英文的百科全書簡直剽窃法文和德文的东西。各种各样的書商中也有同样的家伙把同一胡說八道堆积在德文的百科全書里面。厄士和葛魯貝尔只有后面各册才算优美，內中有許多有学識的作品。

祝好。

你的卡·馬·

包呂的“古代实用百科全書”可称結实之作。

四六一 恩格斯致在倫敦的馬克思 澤稷 一八五七年  
十月六日

澤稷，聖·赫力尔(St. Helier)，爱德华場(Edward Place)，三号。  
一八五七年十月六日(1)。

亲爱的馬克思：

哈尼这貴人昨晚来施兰姆处，我也在座，因此事情已得到解决。他因蓄了一嘴墨黑的大鬍子，具有一种特殊的相貌，有些像和我們同乘輪船上的小舟登岸的那个肮脏的犹太人，然的确是一种改进。他从光明的方面去看他的澤稷政策，內中包含一大批玩笑等等；他所确切具有的那个較早的見解大概将在以后才証实出来。后来我还和他喝喝酒，讓他講講此地的情况等等，至于过去的日子便不談了。他从大政治界退回到他的盲目者的小王国，目前似乎高兴極了。他是独眼人，故为这里反对派的王，他的右边有本市第一个杂货商，而他的左边則有第一个烛商。仗是在皇家广场打的，杂货商将“澤稷無党派者”的总編輯——一个波那帕脫的特务名勒滿(Lemoine)的——打倒了，因此，自一年以来进行了一种訟案，下星期一将宣判。巴黎的金融危机發生后以及这危机的持續期中，“無党派者”停頓了。在哈尼看来，澤稷的整个历史可分作两个时期：即穆罕默德出亡的前后，虾蟆們<sup>(2)</sup>被驅逐的前后。这两个时期的特征是并没有發生什么事故。

、施兰[姆]为了新的住宅，忙着設計，但大概終于会留在原地方。我为着一个比較在南方的住所，曾催他去弄好，然他和大多数处境相同的人一样，好持异議，于是說，这是一个金錢問題，他的親屬現已尽力在办。据哈尼說，这里冬季的东風常是很冷，而施兰[姆]住在这城市大半当西北風的方面。如他所說的，三年来，他已不能走路，病还可拖延下去；此外，这里也有人患肺病，可能因此死



亡，同屋即有一事例：他的胖女房东的女兒死于肺病。我絕不能和他再談搬到南方去的事，這要激怒他，他自然還是容易動怒的。就目前的情形講，我還不能工作，可是有一批信要寫，明天當動手。

昨天向北岸走去——離這裡五、六哩，道路很好，時有優美的夾道樹木，有大批壯麗的懸鈎子叢，沿岸並有幾個很美麗的小港。這島是一個高原；一達到高處，又漸次升起，緊接北岸，各小河的山谷很淺，並不陡峭。在北方可看到法國一條很長的地帶（蒙士——Manche——州的西岸）和塞克（Sercq）島；至於革涅稷（Guernesey）島，就看不見。

施蘭姆的兄弟告訴他，有一個朋友、一個（也許是普魯士的）法學家名柏格爾（Berger）〔3〕的，約五十歲，將於幾天內來這裡度冬季。你認識這個人嗎？這家伙現時必定住在倫敦，對於路德福·施蘭姆君相識的人們有點報告，總是好的。我好像隱隱約約記得我們在倫敦碰見過一個這樣的家伙。

我從斯蒂芬“山地和邊疆的小戰”得到一種綫索：即荷爾勒奔（Holleben）“從一個普魯士軍官經驗中對軍事的考察”。這部書是他的主要的根據，它以為邊疆和克利甫（Cleveschen）的一部分籬笆地和塹壕地，使人想起芬底（Vendée），而且像要達到一種特制的人民戰爭。可惜這不是住在裡面的人民——而是邊疆中平坦的、農耕的一部分。否則這部書是好的，並完全適于增強斯蒂[芬]對於散兵戰和小戰的嗜好，它在這一方面是過於誇張了。

： 附上C字表和旁注。

竭誠問候你的夫人和孩子們。

你的弗·恩·

〔1〕 信紙上有澤稷防波堤處的聖·喀德鄰海灣（St. Catherine Bay）圖。

〔2〕 指法國人。

〔3〕 赫爾曼·巴克（Hermann Buck）。

## 四六二 恩格斯致在倫敦的馬克思 澤稷 一八五七年

十月十九日

澤稷，爱德华場，三号。一八五七年十月十九日〔1〕。

亲爱的馬克思：

附上从前疏忽罪的賠償品和对阿馬达原来的筆記；有些名字我不能确切看出，你必须設法填充。我現在开始写大炮史。

我觉得施兰姆变坏了一点，然情况天天在变化。他的兄弟送来的俗物柏格尔〔2〕和他住在一所房子中，他現在有了伴，并教那人的英文；那是普魯士一个淫猥的老家伙，把柏林宮邸一切無賴沒有趣味的猥褻話傳播出来，真該死。我已一星期沒有看見朋友哈尼，他蠢得要命，虽显然是处于报纸所有人的檢查之下，但对自己在这里所表演的小資产者的角色，感觉非常愉快。他自然觉得英国的工人們迟早总要干一下，可是这絕不会是什么宪章主义的，而且自他看来只是理論上的空話，他如从这里小資产者的煽动中受到惊扰，确会很不滿意的。他很忙，但是無事忙。他的朋友、即棍打法国特务的杂货商，被处罰金五鎊。

我于大炮史之外，还要写一些較小的东西，时时寄給你，使德納看到这事是在进行中。可是我前写信給你所要求的一些筆記，也請連同軍事条文的D字表一起寄来。有一信附有C字表的抄稿，又后来寄上軍事桥梁的条文，你都收到了吧？

我很想于两星期內再返曼徹斯特。那里的營業状况已有一种很討厭的轉变，我去是重要的。此外，健康的情形良好；昨天騎了七点鐘的馬，而且又做了一点不守規矩的事。

你的弗·恩·

〔1〕 信紙上有兰桑(Lançon)海濱的卡末尔(Cavel)附圖。

〔2〕 赫尔曼·巴克。

四六三 馬克思致澤稷恩格斯 [倫敦] 一八五七年十月  
二十日

一八五七年十月二十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你对于我的較长时期的沉默，必須加以原諒。第一，我們有一个星期的客人來訪，即居利少年盎曼特(十三岁)因到伯父那里去，我須帶他游玩。第二，有許多工作。

現在先講你回曼徹斯特的計劃。你当考虑前去有無必要。然就那里的天气講，的确对你沒有好处。阿倫(Allen)以为你当自行負責，在比曼徹斯特为好的一种气候中作更长久的休养，因为每种旧病复發，便有生命的危險。但你在作决定之前，必須以和你的医生商議为前提。

美国的危机——我們在一八五〇年十一月的“評論”〔1〕中預言在紐約爆發——是卓絕的。而对法国工業的回击就在眼前，因为現在紐約出賣的絲織品，比在里昂生产的还要低廉。英国的金融論文作者嘆道，他們的商業是健全的，但在外国的主顧却不健全，这是清醒的并且是卓見。曼徹斯特的工厂主情形怎样？和現在所証实的一样，格拉斯哥的人們多以委托販賣〔2〕送出貨物。

你对于在印度的英軍有怎样的看法？那些家伙在困难中有他們通常的运气。关于他們軍隊的运送，我現有一張完全詳細的表，系从六月十八日起，并有依照政府計算的它們应当达到的日期和地点。下面是一种摘要：

达到的日期	总 数	加 各	尔 答	錫 兰	孟 买	喀喇蚩	馬 拉 德 斯
9 月 20 日	214	214					

10月2日	300	300				
15日	1,906	124	1,782			
17日	288	288				
20日	4,235	3,845	390			
30日	2,028	479	1,549			
10月	8,757	5,036	3,721			
11月1日	3,495	1,234	1,629		632	
5日	879	879				
10日	2,700	904	340	400	1,056	
12日	1,633	1,633				
15日	2,610	2,132	478			
19日	234				234	
20日	1,216		278	938		
24日	406		406			
25日	1,276					1,276
30日	666		462	204		
11月	15,115	6,782	3,593	1,542	1,922	1,276
12月1日	354			354		
5日	459			201		258
10日	1,758		607		1,151	
14日	1,057			1,057		
15日	948			647	301	
20日	693	185		300	208	
25日	624				624	
12月	5,893	185	607	2,559	2,284	258
1月1日	340			340		
5日	220					220
15日	140					140
20日	220					220
1月	920			340		580
9月至1月	30,899	12,217	7,921	4,431	4,206	2,114

		由英国和印度間的郵船所派遣的軍隊			
10月2日	工兵	235	117		118
12日	炮兵	221			
14日	工兵	244	122		122
10月		700	460		240
30899 人中有:		炮兵在10月只有100人达到加尔各答。他們正式的来到开始于11月15日。最早的騎兵是11月10日开来的。			
步兵		24,739			
炮兵		2,334			
騎兵		3,826			

我既用了数字,这里也还有关于波拿巴的經濟的一些細目。长期有利公債是真实可信的。一八五六和一八五七年的短期公債依照平均的估計;其他各年是依照“官报”估計的。(法国人認这种短期公債有二十亿,頗近真实。)

#### 长期有利公債

路易·菲力普(十八年)		波拿巴(六年: 1852—1857年)	
百万法郎		百万法郎	
1831	162 ½	1852 4月的法令	100
1832	150	1853 3月	250
1841	187 ½	1854 12月	500
1844	325	1855 7月	750
1847	87 ½	1855 8月(出自認購余款)	31 ¼
		1857 (法兰西銀行鑄幣)	100
总計	912 ½	总計	1,731,250,000
18年的平均数	50	6年平均数約	300

#### 短期公債

路易·菲力普約		波拿巴所增加的	
百万法郎		百万法郎	
共和国至1851年底	1,000	1852	50
只有	700	1853	262 ¼
		1854	205 ¾

1855	152 $\frac{1}{4}$
1856	} 335 $\frac{1}{8}$
1857	
总 計	1005加分数
共和国时代的增加数	700
	1705

此外，还有一切市和省的金庫，但因馬夫提的命令，也完全負債了。

試想这家伙一上台，就有为数約四十亿法郎的长期有利公債——从第一共和国的第三期公債起——而他在六年之中又增加为数約二十七亿的长期有利公債和短期公債，那他在倫敦的逗留曾获得好处，是無可爭辯的。加以他在計算短期公債中，对于減債基金等等又玩了这样奇异的把戏，使得清查賬目成为極端可疑。但这家伙具有某种賭徒的脾气。他把一八五二年看做帝国千禧年的第一年，計算絕沒有亏空，沒有短期公債。特別对一八五一年的計算上加入五千万法郎（按照可笑的法兰西的方法，一八五一年的預算表于一八五〇年八月提出来，但在一八五四年才告結束），而以另一部分讓一八五三年去担負。他和路易·菲力普相反，自通告他的政府沒有亏空以后，一八五三年馬上显出有最多的短期公債，这在法国是一八〇〇年以来才听見过的，然他却絕不介意。当帕栖(Passy)做財政大臣，于一八四九年向他提議，限制短期公債，并加以整理时，他馬上将他免职，任用佛尔德。精密考察一下，他的財政制度就是路易·菲力普的，只是更不受拘束，并用通常变戏法的手术，弄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关于百科全書，我一有閑暇，即将必要的材料寄給你。

你的卡·馬·

謝謝寄来的条文。你不能依字母写出来的那一个人是柏力

(Burleigh) 卿。

竭誠問候施兰姆。

〔1〕 “新萊茵報評論”。

〔2〕 取得期票的特种出賣，大半是海外的。

#### 四六四 恩格斯致在倫敦的馬克思 澤稷 一八五七年

十月二十九日

澤稷，愛德華場，三號，一八五七年十月二十九日〔1〕。

親愛的馬克思：

一星期後，我將返曼徹斯特；還不知道走哪一條路。關於舊病復發對生命的危險，我根據你的信，又詳細地問過赫克瑟（因為要回去，從前自然已經問過他），現把回信總結如下：他認為肺部如被侵襲，才有生命的危險，并可保證我不會是這種病例。他以為澤稷現在對於我確沒有多大的好處，要么休養可以結束，不然必須往更南的地方；無論如何，哪怕就是試辦，也當返曼徹斯特；我可以隨時再離開的。現在只等錢來就走。到那個時候，大炮史會完成，其他東西寧願在曼徹斯特寫，因為我有書——一些小的東西也許不在此例。很想馬上得到 D 字表；否則德納君又走在我們的前面了。那個貴人還寫些什麼，你沒有聽到他的消息嗎？

鐵劑對我的血液發生了可怕的影响，脈搏和跑馬一樣，血不斷地向腦袋沖去；人好像喝醉了酒，頭腦完全不清楚；夜間非常興奮，也不能睡覺。所以又必須停止。到曼徹斯特後如再開始，當嚴格限制分量。

施兰姆在本年內顯然會再衰弱下去。現在自然很少外出，難得到城中來，否則也要費盡氣力。他的兄弟介紹的那個老俗物〔2〕是一個猥褻的家伙，懂得柏林的一批胡說八道，此外便是單調而愚

蠢的。但他可以为着康拉德<sup>①</sup>的利益，去强制那个兄弟，并且当我的面也这样答应过。施兰姆在自己卧室和起居室之间的壁上开了一张门，使卧室得到一点暖气，冬季可以不必来到前厅。因此也就把找房子的企图打消了。这可怜的人很难度过春季。

哈尼愈加变蠢了。这里的封建事件的确可以使他从中捞到一些政治资本，但他丝毫不懂，只是埋没了那个小律师在这件事中的最出色各点，这人将材料、甚至完成的论文，都给他了。此外，在这继承下来的封建经济中有很多幽默的事，而这全部渣滓简直是无穷的笑话。一个现代律师做领主，而圣·赫力尔的店主做臣僕，这种假面具的欺诈行为是完全有趣的。那些家伙现在在这里开封建法庭，领主的法官是一个雕刻匠兼鍍金匠，不能說一句法语，虽是第二个主要人，丝毫不懂得在干什么。领主恐吓他的不服从的臣僕们——约占全体百分之六十至七十——要没收房子，而布商和烛商臣僕们则以暴力对待暴力相恫吓。这就是现在的情况。

你的信在星期一如及时赶上邮班，我还可接到；至于星期四是否还在这里，就不能确切知道。

竭诚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們。

你的弗·恩·

（印度兵对于德里的壁垒，必定曾经作过拙劣的防守；主要的笑话是巷战，土著的军队也许被派遣前去。真正的围攻系从五日至十四日；以后所发生的便不再是围攻了。此时很可用兵艦上的重炮，从三、四百碼处——它們于五或六日已在那里——向沒有防御的城壁轟一缺口。城上的大炮似乎沒有特別的功用，否則英軍不能这样迅速推进的。）

美国的危机真是有声有色，并长久不退。我們还可期待大批

<sup>①</sup> 施兰姆的名字。——譯者



輸入商店的崩潰，一直到現在，倒下来的似乎只是零星的商店。至于对英国的反响，好像也是在利物浦市銀行开始的。这更好。商業現在又要受三、四年的打击，我們有希望了。

我家里沒有一張郵票，而現在又是半夜十二点了。

〔1〕 信紙上有澤稷的亲王樓閣圖。

〔2〕 赫尔曼·巴克。

#### 四六五 馬克思致在澤稷的恩格斯 [倫敦 一八五七年]

十月三十一日

十月三十一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接到德納两封信。第一，軍隊还是及时达到的。第二，因商業危机的緣故，除我和泰罗外，歐洲一切通訊員都辞退了；但我現在被严格限制每星期写一篇論文。近来曾企圖冲破这种限制；目前当专写关于印度战争和財政危机。

在星期五以前，我如能接到大炮史，当是一大快事。下次的印度邮件一經来到，你必須将德里事件稍微詳尽地写給我，如有可能，最好是完全写一篇論文，因为这一次必定是純粹技术方面的。

我在“布呂协”的标题之下，曾寄給那些家伙約八个印張，即作为“在战役中的西里西亚的軍隊等等”的分标题。我不得不看克勞塞維茨 (Clausewitz)、閔夫林等等，丧失了時間，必須有一点补偿。

你回曼徹斯特的决定，在赫克瑟 (Heckscherschen)〔1〕的詳細規定之下，我觉得是完全合理的。阿倫也說，有生命危險的影响純粹在侵襲肺部的病例中；但在最初的时期，每个人当注意这样的事情。

鉄剂的分量可能太多了一点。不过它以后的效用对你的身体确有好处。若干天后,这里的天气将不坏。

老孩子,回曼徹斯特之前,我很想看看你。但命运的嘲弄就在于:我自己因这可詛咒的危机变得更困苦了。海村如果知道,是何等开心啊。

关于施兰姆的消息虽可預測,但总是令人难受的。你对于卡維涅克的死和我们国君的無聊的行动,有什么意見?

全家竭誠問候。

你的卡·馬·

[1] 原信作 Heckerschen.

四六六 恩格斯致在倫敦的馬克思 倫敦 [一八五七年  
十一月六日]

星期五晨。

亲爱的摩尔:

我不能来你处,要敷热藥四天,真可詛咒。我的臉色又很不好,整个事件再从新开始。但这一次我要有条理地加以治疗。回曼徹斯特的事自然因此無限期地延迟了。敷藥如見效迅速,星期一也許再出来一次。

在这些日子中,你那里如發生什么新事件,請写两行給我,你知道地址是坎柏衛尔,格罗夫山(Grove Hill),七号。

我因这种病,頗覺無聊,这你可以想像得到的,但怎么办呢?

竭誠問候夫人和孩子們。

你的弗·恩·

四六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一八五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亲爱的恩格斯：

上星期四，我在被指定的两个地点等待，一个就够受了，一直  
从十一点等到三点鐘。我于是失望地把这件事抛弃了。

現在只能写几行，为着寄論文，离邮局关门只有几分钟了。請  
确切告我，几时能有“加农炮”。这里所涉及的是在一个决切的时  
机(对我)送貨往美国。

我对于印度暫時沒有写什么。必須有些正确的軍事材料，因  
为这事情已經使我和“論壇”受窘了。

我自己在經濟上的困苦虽很厉害，然自一八四九年以来，从沒  
有像在此次爆發中这样愉快的。此外，你可以安慰天狼星說，我在  
“論壇”的一篇基本論文中指出，現在整个事件摆在我們的面前，甚  
至一八四八至一八五四年貼現率的单纯表格也已表明，在正規上，  
危机应当早两年就出現了。然迟延是可以解釋为合理的，就是黑  
格尔在“最后利益的世界的經驗分离中”，也一定再找着这“概念”  
(Begriff)，而大为滿意。

祝好。

你的卡·馬·

現請将尽可能多的曼徹斯特報紙寄給我，和你以前开始寄的  
一样。这不仅是为着“論壇”的緣故。我想替祖国写写关于危机的  
东西。

四六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曼徹斯特，一八五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亲爱的馬克思：

你上星期一就在等待，十分抱歉——因受布来屯铁路公司不好的措施的影响，我于六点后达到尤斯顿广场(Euston Square)，当夜即向曼彻斯特前进。

健康良好，恢复得这样快，大家都感觉惊异，連赫克瑟也是如此。不过记忆力还弱，并有一点迟钝，再不能飲含有酒精的流汁了。最后的一个口子已医好，極為完善。騎馬和有限制的賬房工作必定有些帮助；关于工作方面，已和我們的厂商量，只做短時間。

在下星期五的邮班以前，你一定会收到加农炮。早一点却不可能。約有十长頁。C字其余的部分随即寄上；那大都是些小玩意兒，我这里有書，可迅速結束。

我只要稍微明了自己的經濟情况（現在十分混乱），当馬上寄錢給你。

这一次危机的發展有些特殊的样子。法国和德国股票的投机，自一年以来，差不多已經成为一种前导的危机；紐約主要的股票投机現在才崩潰，一切都取决于此。最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佬和向来一样，确是用外国資本，这一次特別用大陆的資本从事欺騙。只要是美国的，官僚和食利者們都在德国为自己收买了，这些人将大大受苦。由于大陆股票投机的前导危机以及它和美国的直接接触少，美国对大陆投机事件的立即破坏的反响延緩了，但馬上是会来到的。

投机不限于股票，并已侵入一切原料和殖民地商品中，也侵入一切制造品中，而原料的价格且大大地影响了制造品的价格：原料愈貴，愈接近原料的产品，其价格愈高，紗的价格比毛坯布的价格高，而毛坯布的价格又比印花和彩色絲織品的价格高，比棉織品的价格也高。自八月以来，我們这里的絲織品即有一种危机的前奏，約有二十个厂主倒閉了，总額估計不下二十万鎊，而在最好的場

合，也只能救出百分之三十五至四十。我們也呆住六千鎊，我的部分就有三百鎊！！或在分紅之后，最順利的話，也有一百八十鎊。在此等狀況之下，我也許須和父親成立一種新的協定。這是附帶的。綢緞危機還在向前進展。邊諾芝·特威替曼和立格（Bennoch, Twentyman & Rigg）公司（布蘭克的競爭者）的倒閉在科芬德里（Coventry）連累五個絲帶廠主，計十萬鎊，內中最大的一個有四萬鎊，最小的一個有六千鎊。又德裴的里德公司（T. C. Reed & Co.）以及重要的紡絲廠主、拈綫廠主和廠主們因邊諾芝、并繼邊諾芝之后，馬上倒閉了。在格拉斯哥，除報上所載的三十人外，還有一整批中、小人物等倒下來，沒有任何人問過或談及過。德郎克的那家商店是否也在內，我不知道。他也許沒有理解力，利用這個時機作為一種有體面的退職的路。

附上圖表一份，這是我從我們經紀人印就的正式報告中編制出來的，你可以看出這一年的棉花市場是怎樣的狀況。水平的黑綫是在八分之二間的中綫處，這指明價格是介乎其間，即十六分之一<sup>①</sup>，例如在  $7\frac{3}{8}$  和  $7\frac{1}{2}$  之間就為  $7\frac{7}{16}$  辨士。

講到工業生產本身，美國過量的貯藏品似乎大都在西部；至于東部各口岸製造品的貯藏運往我所指出的一切方向的，為數極少。但這也已經成為市場上的滯銷貨，整批的貨從紐約運回利物浦，就是明証。這裡紡織主有四分之三是為着貯藏而工作，至多只有四分之一還有一些未到期的契約。減少工作時間几乎是完全普遍的。這裡有一個十分活躍的棉紗經理店，三星期前還有四萬五千鎊未到期的契約，現在只有三千鎊了，就是減時，紡織主也可以十分迅速交貨的。

---

① 此處疑有誤，或是將前數八分之二改為八分之一，或是將後數十六分之一改為十六分之三，才沒有矛盾。——譯者

馬德拉斯和孟買特殊有利的消息(自一八四七年以來,出賣獲得利潤是不復存在的了)使印度的營業較為興盛。只要有可能,一切都向那里擠送。印度經理門得爾(S. Mendel)將他的整個大倉庫照得通明透亮,直到晚上十點鐘,還在運送貯藏品,引起了其他經理的憤怒。這沒有疑義。成百的紡織主在那里委託寄存。這第一次沖擊如不能將老廢物拋出去,那就準備了一種後備的危機。

此地交易所一般的面貌,在上星期極為滑稽。那些傢伙對於我的突然特別高興,滿懷憤怒。交易所確使我現在的軟弱轉變為彈性和強健的唯一地方。加以我老是作不吉利的預言;更使驢子們加倍地憤怒。星期四的情形最為悲慘,到了星期五,那些先生們沉醉在停止銀行條例可能的效力上,於是棉花再升起一辨士,這就是指:我們走過最惡劣的道路了。可是昨天已經又表現淋漓盡致的失望;全部光榮只是純粹口頭上的說法,幾乎沒有人願意購買,所以此地的市場和從前一樣淒慘。

在第一次沖擊中馬上需要停止銀行條例,那就予這種危機以一種輝煌發展的希望。銀行本身也因此直接卷入漩渦。一八四七年還能讓一八四五年起的事態遷延下去,直到最後和最壞的頃刻,才採取這種手段。

危機的展開和繼續也是可憂慮的。綢緞危機已經使最大多數的綢緞(手織機)織工的生計斷絕,單是減時已經足以完全摧毀冬季國內的商業,在十月底以前,還算是好的。美國的危機使巴門、易北菲爾的零星商品製造者,易北菲爾、克累斐爾(Krefeld)、里昂的絲綢製造者以及德意志、法蘭西、比利時的織布帛者深深陷入困難中。巴門的零星商品製造者還特別因邊諾芝·特威替曼受到損害。德雷拍·匹特洛尼公司(Draper, Pietroni & Co.)把意大利、特別是米蘭、各公國、波倫諾(Bologna)等拖下水了。

每磅棉花如果不降到六辨士，这里的棉花工業的恢复、哪怕只是暫时的，也不可能。然它現時仍在七至七·二五辨士之間。你由此可以看出这里的事情，就是一种轉机的可能性也不容易达到。然不管怎样，在春季可能有暫时的轉机，甚至这轉机不限定是“營業良好”，而是可以再營業，使商業机构在轉动，不致生鏽。一直到現在，沒有一种危机是十分迅速、并突然消灭的，这次危机跟着十年的繁荣和投机而出現，更不会立即消灭。再也沒有新的澳大利亞和加利福尼亞来相救助，而中国陷在污泥中将达二十年之久。但这第一次冲击的猛烈性指出这件事有何等巨大的范围啊。自巨大的黄金生产和相应而起的巨大的工業扩充以后，也不能有別的了。

但願在第二次决定性的主要冲击来到之前，对慢性的危机先有这种“改善”出現。为要激起居民的热情，这种慢性的压迫一时实有必要。这样，無产階級才会战斗得較好，对原因有較好的認識，并更为和諧一致；正和一种騎兵的攻击一样，要对敌人作飞馳的进逼，馬必須先有一种五百步的急跑，那这种攻击的实现便要好得多。在危机完全侵襲整个欧洲之前，我不願它过早地表现什么，这种斗争以后一定更艰苦、更困倦，并且到处更加奔放澎湃。五月或六月几乎还是太早一点。群众必定因长久的繁荣变成非常迟钝。但可想像到，我們的朋友金开尔等現在会向我們提出对革命即期支付的期票；不要紧，我們还要很早地付給这些先生們。

你在收集有关这种危机的材料，很好。今天再寄上两份“衛报”，你当經常收到此报，并时常收到“观察”和“泰晤士”。凡我所知道的一切，也将尽可能常常地报告你，使我們得掌握一大堆事实。

此外，我的情形也和你一样。自从紐約的欺騙垮台以后，我在澤稷再也不能安靜了，在这普遍的崩潰中，我感觉非常愉快。最近

七年来我的身上已經沾染了一些資產階級的塵垢，現在將加以洗滌，使自己再變成另一个人。危机对我身体上的好处恰和海水浴一样，我已察覺这一点。我們在一八四八年說：“我們的时代現在来到了”，它在某种意义上是来了，但这一次完全来到，此刻是要琢磨头脑。我的軍事学的研究因此馬上要更切实些，將立即探討普魯士、奧地利、巴威、法兰西軍队的現有組織和基本战术，此外，还只有騎馬，即猎狐，这是一种真正的磨練。

竭誠問候你的夫人和孩子們。不管有怎樣的困难环境——我不能把你从这种困难中拯救出来，实在日日夜夜使我不安——她們也当是愉快的。

你的弗·恩·

在离此处四哩的非耳斯威士(Failsworth)地方，昨日一个身穿牧师衣服的織工把一个工厂主利德尔(Liddle)的肖像在一切形式和葬仪的宣讀下吊将起来。他所念的不是“願上帝保佑你的灵魂”，而是“願上帝处罰你的灵魂”。——琼斯只要懂得利用时机，現在也正是他的时候了。

#### 四六九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七年十一月十六日(1)

曼徹斯特，南門，七号，一八五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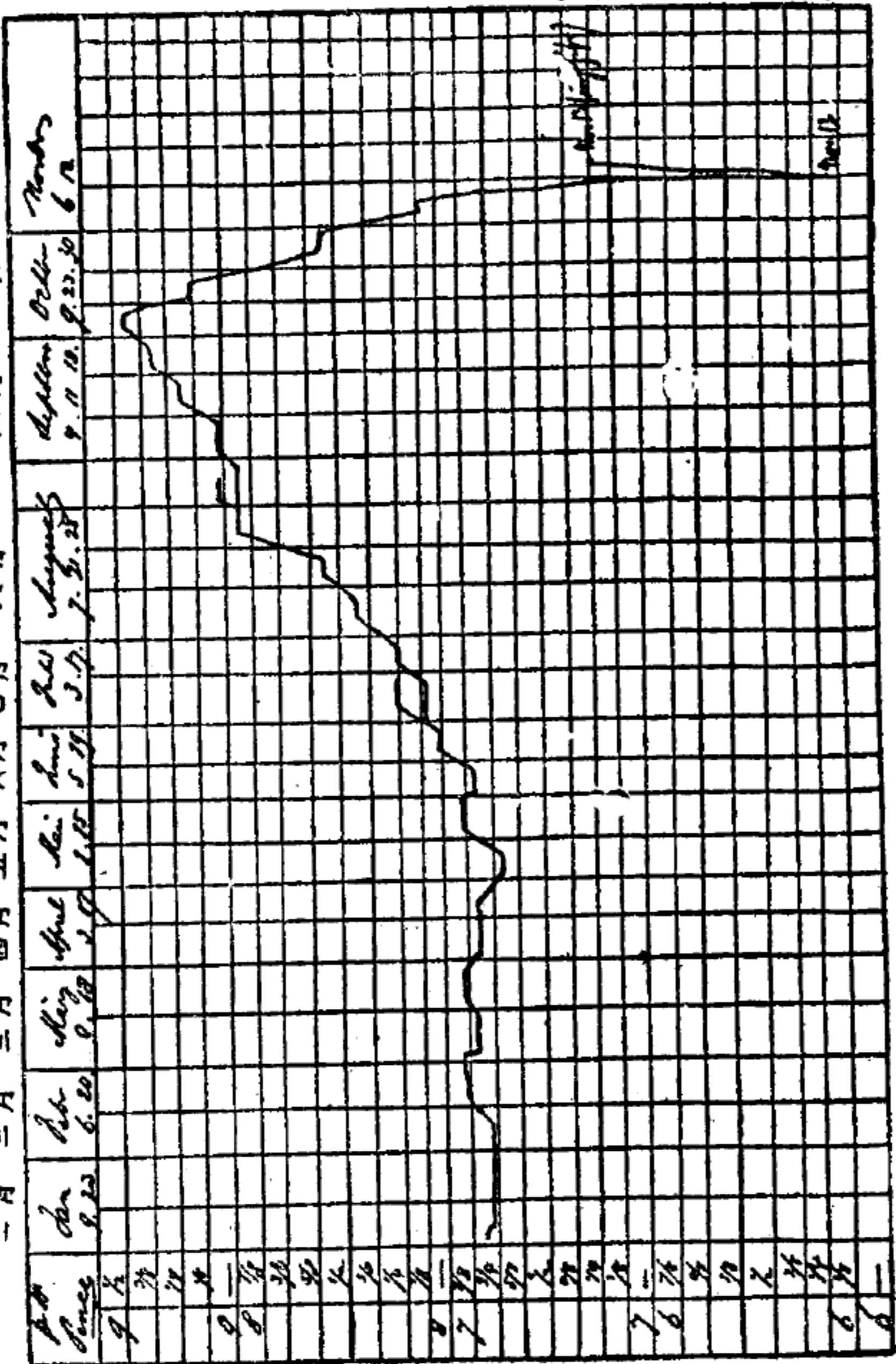
亲爱的馬克思：

附上昨天忘記的圖表。剛才看到关于德里的一切登在今天的“衛报”上。我現在(六點鐘)回家，將尽可能地看一遍，替你写那篇論文——虽是短短的——打算在十二点前弄好，能于第二次邮班發出。像这种短的东西，談不到次序和作法。

在此等状况之下，在星期四以前，能否將加农炮寄上，很有疑問。現只剩下两晚，我如每晚写作，將引起头昏腦脹。也許要延到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七辨士

十一月十三日  
的大約數

十一月十三日

一八五七年一月以來奧爾良中等棉價的進展

七月底以前每月兩個日期，以後是三個日期，十一月十二日下降最大，當時蘇格蘭西方銀行不惜以任何價格出售它的存貨。十一月十三日約為七辨士，經紀人沒有報價。

一星期以后。

你的弗·恩·

〔1〕 此信的原稿遺失了。

**四七〇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曼徹斯特，南門，七号，一八五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亲爱的馬克思：

那篇論文昨天是否及时达到，頗有疑問。当我去邮局时，正过十二点，邮箱关闭了。我把它投在另外的箱中，要今早九点一刻才离开这里，于三点四十五分达到倫敦，六点左右到你的手中。

大約四星期前，維也納發生了股票的危机，据说当时那里倒閉了一百零五家商店，計一千四百万佛罗梭 (Florin)，或一百四十万鎊。

今天这里沒有發生什么事情。明天你当收到一大束“衛报”，又希望能寄点錢給你。

你的弗·恩·

**四七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一八五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收到了錢、論文和各种信，都沒有及早告知，务請原諒。我为着家事东奔西跑，占去了時間，几乎無法工作。——

倫敦的金融恐慌，近日已經稍微减退，但馬上又会重新开始，除其他外，佛尔德将助长这一点，他偕同一个法国銀行經理来这里布置从英国运錢回国。銀行条例停止所發生的作用，自然只是把条例所創造的實踐中人为的剩余取去。銀行部〔1〕对無力償債，必

須于翌日予以解釋，因為準備金還只有四十至五十萬鎊，而公私的存款却超過一千七百萬鎊。在另一方面，這種危險是純粹由條例本身產生的，因為發行部的金屬貯藏量對於所發行的鈔票，不得遠在三分之一以下。條例如果加速了金融恐慌的爆發，也許因此使它不致過於強烈。反之，銀行的貸款以（第一等有價證券）百分之十為最大限度，這種貸款會保持一批交易的進行，然終於將促成一種新的危機。例如谷物、糖等等現在還能穩定價格，是由于所有人用貨物擔保所發出的期票去貼現，而不是將貨物出賣。此等商品價格的下降似乎無可避免，我以為這些傢伙只是在準備一種嚴重的破產。這正是一八四七年五月的情况。在倫敦不同於以前的危機而稍微保持着所謂金融市場的，是股分銀行，這在近十年中才真正發展出來。此等銀行付給小市民、小的食利者等等的利息，少於英格蘭銀行官方利率的百分之一。這百分之九的誘惑力太大，不能使人有任何認真的抵抗。所以這種城市流氓現在比向來更是高度地支配那些小市民的小資本。此等銀行現只要有一家垮台，影響一定是普遍的。因此不列顛皇家銀行爆發得太早，真是可惜。

美國的保护關稅減因危機的結果，抬起頭來，似乎是確切的。此事對於英國的先生們會發生持久的痛苦的影响。

斯蒂芬要離開英國，不知道他是否告訴過你。他的姊妹因危機的緣故，已經喪失了自己的小財產（是怎樣的情形？不得而知）。他為着要照顧她，并相互排除困難，特前往德國。我相信這一步是十分錯誤的。我從較可靠的來源知道魯格夫人（她只能說一種薩克遜的土話）在布來屯是唯一的德文女教授，而需求且大大地超過供給，所以她現在已使女兒從事同一的職業。斯蒂芬自己如果懂得和布來屯的人士往來，他的姊妹一定能在該處找到好的職位。附帶地講到魯格。幾個月來，這老驢子已對世人送出一種宣傳品，

要重新出版从前的“德意志年鑑”。它的主要目标在：抵制自然科学的和产业的唯物論；抵制流行的比較語言学的研究等等，总之，是抵制正确認識所必需的一切东西。为着实现計劃，他要求一千預約戶，各出十达列。在两个月之內一共有四十个、所謂四十个为“精神自由”而打开了錢袋的幻想者。至于他对德国党徒的檢閱，便因此最可耻地中止了。

关于德郎克君，我只知道他几个月前在佛萊利格拉处請求做空头票据的中間人（就是票据經紀人），打算和老璫特共同进行工作。佛[萊利格拉]自然讓他滾开。不久又写信給他說，他的境遇的确“很好”，但也准备在任何处做一个有两百以至两百五十鎊薪水的職員。要佛[萊利格拉]替他找一个这样的位置。这一切似乎是指馬上要退出商業界。

柏克出獄；反之，布耳革斯却又被拘留了。

你在一封信中說，工厂主只有用六辨士的棉花，才能繼續下去。現在生产的大紧縮不是馬上会使棉价降到这一点嗎？

琼斯表演一个很笨的角色。你知道他——沒有其他确定的意見，不过要在清淡的期間找着任何一种煽动的口实——早在危机之前，就已訂出一个宪章主义者會議的时间，并要邀請資產阶级的激进派（不仅是伯賴脫，甚至像肯宁汉——Cunningham——那些家伙也在內）参加。这就是对資產者謀妥协，如果他們承認工人們的男子普选权，工人們就給予他們無記名的投票权。这种提議引起宪章派的分裂，而此等分裂又使琼斯更深一層地沉溺在他的計劃中。他現在不利用危机，以真正的煽动去代替一种拙劣的借口的煽动，竟坚持他的無聊的主張，以和資產者共同活动的說教去窒息工人們，然他絕沒有得到資產者絲毫的信任。某些激进的報紙称頌他，用意是在完全毀灭他。老驢子夫洛斯特是他所捧为英雄的，并由他任命为他的會議的主席，然前者在自己的报上却登出

一封極粗魯的反对他的信，內中說：他既認資產階級的合作為必要——而且沒有這種合作，即無事可做——便當以十分信任的姿態出現。沒有聯盟者，誰給予他以起草會議綱領的權力？誰授權他任命夫洛斯特為主席而自己干獨裁者的角色等等？所以他現在陷入困境，不獨第一次表演一個愚笨的角色，並且是一個曖昧的角色。我長久沒有看見他，現要去訪問一次。我認他是有名譽的，在英國一個有公開生活的人不能因愚笨等等而混不下去，關鍵只在他馬上尽可能地從自己安下的陷阱中自拔出來。這驢子當首先形成一個黨，必須在工廠區內活動。於是激進的資產者就會來和他妥協的。

祝好。

你的卡·馬·

(1) 指英格蘭銀行的。

#### 四七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七年十二月七日

曼徹斯特，一八五七年十二月七日。

親愛的馬克思：

危機連同物價永遠的波動以及堆積的貨物，使我上星期忙於書寫；所以只能將“衛報”寄給你而不能寫信。

你上次的信中有個小誤會。你說：“穀物、糖等等的價格現在還能穩定，是由於它們的所有人用對貨物所發出的期票去貼現，而不是將貨物出賣。”他們為期票的承兌者，不能拿期票去貼現；他們除承兌期票，並到期照付外，與期票沒有其他關係。商品所有人在強制出賣的面前，只有一種自救的方法，就是對商品取得預付的款項。這在種種狀況之下是困難的，無論如何，此等預付的數額會因商品的大跌價（糖跌百分之三十五！）而減少，只要有了某些強制出

賣，那商品還會跌得更多，這是一定的。如果所有人以前得到較高的價值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的預付，那現在至多取得減低的價值二分之一，約為從前所取得的預付的半數。這必定會引起事態的馬上爆發。但也還有一種可能性是，明辛街 (Mincing lane)<sup>[1]</sup>和馬可街 (Mark lane)<sup>[2]</sup>的營業儘管在遲緩的下降，却還可保持一個相當長久的時日，然終于會發生幾次大的停止支付的事件。這些事件也和利物浦及其他口岸的停止支付一樣出現，是確切不移的。糖、咖啡、棉花、羊毛、皮革、顏料、絲綢等等損失巨大。一八五七年的棉花收穫假定為三百万包（收穫將達三百二十五萬包），這個整數的價值現在比九月減少了一千五百万鎊。此地一家商店有三萬五千袋咖啡，在船上，每袋損失一鎊。在東印度的棉花上損失也同樣大——百分之三十三。對於此等商品所取得的期票一經到期，停止支付的事也必定是按照比例出現的。

美國大商店新近經過兩天的談判，從英格蘭銀行取得一百万鎊的預付款項，因此得救，這是皮波狄 (Peabody) 君，即開七月四日紀念<sup>[3]</sup>大宴會的人。除夫呂林和格瑟 (Frühling & Göschel) 公司外，不易動搖的蘇斯·息柏特 (Suse & Sibeth) 是一八四七年以來，沒有提貨單作保證，在東印度能取得期票的唯一的公司，近來甚至必須求救於銀行。這個公司最吝嗇，而且十分胆怯，如有辦法不冒險，它是寧願不做絲毫生意的。

這裡還老是和從前一樣。在八至十天之前，市場上突然來了一些印度和近東的購買人，出最低的價格去滿足他們的需要，因此幫助幾個被棉花、紡織物貯藏壓壞了的廠主脫出最可怕的困難。自星期二（十一月四日？）<sup>[4]</sup>以來，一切又平靜了。工廠主繼續支出費用，煤炭、油料等等，在減時和不減時工作中全是一樣，只有工錢減去三分之一以至一半。加以貨物賣不出去，而流動資本在我們最大多數的紡織主和工廠主中很是緊迫，許多廠主完全不穩

定。有八、九个小厂主这几天已經倒下来了，但这只是危机达到这个階級的第一种象征。今天听说鄂斯福路的巨大工厂（鄂斯福路綫公司）所有人庫克（Cooke）等已經出卖他們的猎犬、猎狐犬、跑狗等等，一个佣人已被辞去，并騰空他的邸宅，以便出租。他們还没有破产，恐怕馬上要發作。还有两个星期，这里的舞蹈也就完全开幕了。

秀厄尔和涅克（Sewell & Neck）公司停止支付，挪威将受严重的影响；至今还没有出現。

在汉堡有大規模的表演。烏尔柏格和克刺麦（Ullberg und Cramer）公司（瑞典的，它因負債一千二百万銀行進出市价的馬克（Banko Mk.）而倒閉——內中有七百万期票是要它支付的！）所有的資本不到三十万馬克！！有一批家伙只因对一張唯一到期的期票，弄不到現款，即陷入困难中，至于他們的賬桌抽屜中一时沒有价值的期票，也許有好几百倍之多。像現在汉堡这样完全而典型的恐慌是从沒有过的。一切都沒有价值，除金銀外，絕對沒有价值。基利斯当·馬提亚·士勒得（Christian Matthias Schröder）是一个很老的富有的商店，上星期也倒閉了。倫敦节·芝·士勒得公司（J. H. Schröder & Co. ——他的兄弟的）去电，如果两百万按銀行進出市价的馬克足够的話，它願因此寄出白銀。答复是：三百万，否則一文也不要。它不能舍弃三百万，而基利斯当·馬提亚逃跑了。我們有債戶在汉堡，絕不知道他們还是安然無恙，还是已經破产。汉堡的整个營業是站在向所未有的最大規模的簽發空头期票上面。在汉堡、倫敦、哥本哈根和斯德哥尔摩（Stockholm）之間，都最瘋狂地在干这件事。美国的危机以及生产的下降使这整个營業現出原身，目前的汉堡在商务上是被毀灭了。德国的工業家，特别是柏林、薩克逊、西里西亚的，会因此再陷入困难中。

中等棉花現在是六又十六分之九辨士，也許馬上会降到六辨

士。但这里的工厂只有在“棉花”的价格不因全日工作增加生产，而再馬上超过六辨士的情况下，才能够再从事于不减时的工作。这种情形可能馬上会出现。

危机在这里的影响逼着一些小市民趋向狂飲一途。没有一个满怀心思的人，能够单独和家眷呆在一起，因此各俱乐部复活起来了，而酒的消費量大增。一个人愈加沉溺其中，便愈加要尽情一醉。于是到第二天早上，便成为精神上和体力上的宿醉的最突出的模范。

本星期我将再从事于百科全书的工作，对C字的条文要尽可能地向前推进。但现在还不能多写并持久地写，不过尽自己的力量罢了。

竭誠問候你的夫人和孩子們。

你的弗·恩·

天狼星也被牵涉在危机中，但这将是他的幸运。他的参孙(Samson)已經破产，因此他早晨的时间是空閑的。

- (1) 倫敦的一条街，为咖啡和茶叶交易所的所在地。
- (2) 谷物交易所的所在地。
- (3) 紀念美国的独立宣言。
- (4) (十一月四日?)是由馬克思加入的。(按是月四日为星期三，而上文明明写的是星期二，“四日”疑是三日之誤。——譯者)

**四七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七年十二月八日**

一八五七年十二月八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当我在楼上写最后一封信給你的时候，妻在楼下为一群餓狼所圍攻，他們借口“严重时期”，逼着要錢，但她拿不出来。(幸而沒有几天，德国寄来十五鎊，得将不幸的日子延迟一两个星期。)好了。我在这样的状况之下，竟变成了一个頗为紛乱的作者，但还不



致紛亂到于信發出的当晚而不回忆其中的紛亂并告訴妻，如果我对于債務人自己应当付清的期票等等，竟讓他們用以抵借款項，你当怎样感觉不快。妻在“小战争”中受了各种各样流氓严重的攻击，这整个时期我为着要使她高兴，便談到了你当怎样用最温雅的方法提出这一点。但我并没有期望你把那可笑的錯处化作一种“小誤会”。我的先生，我真極端感謝这种恩惠。

至于这事件的本身，据“經濟学者”說，明辛街和馬可街的那些家伙的确因他們的生产品又借到了債，但大約自上星期三以来，这种运动已經停止。特别是谷物，在几天之內，甚至有一种上漲的趋势，不过因法国的法令允許谷物和面粉出口，每二百八十磅才跌去(原来是面粉)三先令，昨天因波罗的海〔1〕谷价的崩潰，更大跌。(注意：波拿巴的手段在法国只有一时的效力；那里的价格漲了一点，但这一漲馬上引起供給的增加，这种供給至今还没有投入法国的市場中。)这里有几家谷商破产了，还有不重要的店和仅从事于谷物远期交付的投机者。美国船舶所装的大批貨物将于春季开来；当法国所受的压迫变成更加严重时，法国人便会以任何价格，将谷物傾銷英国。据我的意見，按照老規矩，現在如有一些良好的秋收出現，取消谷禁对地主和农民的影响，此时才在英国發生作用，而从前的農業困苦会以最美滿的方式重新出現。因工業繁榮而招致的良好的國內貿易以及許多歉薄的秋收，使一八四七至一八五七年的實驗沒有成功，并使取消谷禁成为具文。

我在“論壇”上做了一件滿意的事。十一月六日替它写的一篇論文中解釋一八四四年的銀行条例，說停止付款的滑稽剧会在几天之內出現，但对这种金融恐慌不能作过高的估計。真正的事件是迫在眉睫的工業的崩潰。“論壇”將此文作为社論刊出。“紐約泰晤士”(它是在一种封建关系中和“倫敦泰晤士”結合的)在三天后回答“論壇”道：第一，銀行不会停止付款，并在印刷所廣場〔2〕的

金融作家那种方式中贊美銀行条例，認英国“工業崩潰”的說法是“完全荒謬的”。这是二十四日的事。第二天，它即获得大西洋的电报，說銀行已停止付款，同时并有工業危机的种种消息。此外，罗德-奧味斯頓 (Loyd-Overstone) 現在挾着他在一八四四年法令的狂热的真正理由出馬，这是美妙的——因为这允許“無情的計算者”从商界中榨出百分之二十至三十。

叫囂反对“劳动权”很厉害的資本家，現在到处要求政府作“公开的帮助”，在汉堡、柏林、斯德哥尔摩、哥本哈根、甚至英国（用停止条例的形式）都是，牺牲大家去維持“利潤权”，真妙。汉堡的小資产者同样拒絕對資本家再作布施。

这整个事件中使人詫异的，是在法国的情形，就和英国多数报纸所討論的一样。当美国危机爆發之后，約翰·牛以一个安閑的冷靜的商人的姿态对待約拏单兄弟 (Bruder Jonathan)<sup>①</sup>，現在雅各·波諾謨 (Jacques Bonhomme)<sup>②</sup> 也以同样的姿态对待約翰·牛。倫敦“經濟學者”的巴黎通訊員很坦白地說道：“虽則种种迹象的确显示該有一种恐慌出現，虽則法国人对一种最小的冲击就会陷入恐慌，已經極力作好准备，但仍沒有最輕微的傾向显示会有这种恐慌。”不管法国資产階級的多血質怎样，現在是在一种恐慌的單純观念之前，面临恐慌，而这一次在法国的一种恐慌是什么，这恐慌本身确实指示得最好。但巴黎資产階級的道德因素不比汉堡减少恐慌协会更有作用。上星期日的“观察者”說，当反对动产信用銀行的討厭謠言傳播时，一切都投入交易所，都不惜任何代价，抛弃自己的股票。在真正的商業中法国的資本——不管世界的性質怎样，这种性質是佩累耳君所發見的——是怯弱的、吝嗇的并小心的，同它向来一样。欺詐（这的确又是穩固的商業和工業的前

① 美国人的綽号。——譯者

② 原为法国农民的綽号，这里是用作法国人的綽号。——譯者

提) 原来只存在于国家直接或間接为真正雇主的那些部門中。即使自身——如黑格尔要說的——是一个破产的資本家, 但具有法国政府那样的規模, 就比一个私人資本家要掙扎得稍微长久些, 这是确切的。警察阻止貴金屬条塊的輸出, 現正在法国严厉执行, 加以在几个星期之內, 曾以任何价格輸出谷物、絲綢、葡萄等等的新生产物去阻止法兰西銀行貴金屬条塊的流出。虽是这样, 流出仍会發生的, 只要它在一八五六年(十月)那样的沟渠中出現, 那整个事件便是徒劳無功的了。在这时期中, 法国的工厂主对待他們的工人十分殘酷, 好像从来沒有發生过一种革命似的。这会有好处。在另一方面, 波拿巴君使这个銀行成为陷入停頓中的鐵路建筑工程的企業家。当流出一經开始, 紙幣大概就会跟踪出現。这家伙如有勇气, 而他又能照常对軍队發餉, 那我們还会看到一种美妙的事前的发展。

你关于曼徹斯特状况的报告, 使我覺得非常有趣, 因为各报替它們披上一層面紗了。

为着綜合我的經济学研究, 我發狂般通夜工作, 因此在洪水之前, 至少要把大綱弄得清清楚楚。

祝好。

你的卡·馬·

你的健康情形怎样? 长久沒有接到报告。

天狼星对于我們的危机的預言既不断地記錄下来, 請告訴他, 上星期六的“經济学者”宣布: 一八五三年的最后几个月、一八五四年的全年、一八五五年的秋季和“一八五六年的突变”, 使欧洲逃出势将降临的崩潰, 真是間不容髮。

〔1〕 俄国的东海省份。

〔2〕 “泰晤士”的房屋所在处。

#### 四七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七年十二月九日

曼徹斯特，一八五七年十二月九日。

亲爱的摩尔：

关于危机，还有一些詳情，匆忙告訴你。汉堡很有名的老匯划銀行保持它的拘謹态度，更使危机恶化到瘋狂的程度，現發生下列的事件：这里的順克·苏竭公司(Schunck, Souchay & Co.)收有汉堡的期票。为着完全穩当起見，它将英格兰銀行七天的期票寄給付款人——虽是商品等等的期票。这种期票被当作廢紙退回，而期票也被明白拒付。只有白銀还有点价值！順克·苏竭公司在票背面签字和其他两个同样有名的商店的期票，都是两个月为期，上星期貼現，还不少于百分之一二·五〇。

注意：我对你提及有关商店，自然只是我們私下的談話。这些可信的报告如同样公开濫用，我可能得到禍患。

利物浦和倫敦的生产品商店馬上会倒閉的。利物浦的情形凄慘，那些家伙無精打彩，几乎連停付的精力也沒有了。有人星期一曾在那里，告訴我說，交易所中的人板起面孔，还要胜过这里的人三倍。此外，这里的天气也老是愁云密布。紡織主和工厂主把从商品交易中收到的錢花在劳动工資和煤上面，当这錢一完，他們必須逃跑。昨天的市場比以前任何一天更凄慘、更沉悶。

有人告訴我，他知道有五、六个印度店家必須牺牲这几天的生·产·物。

那些家伙現在才察覺，金錢的欺詐只是危机中最小的，他們看得愈多，面孔板得愈厉害。

健康情形良好。明天或后天詳談。寄上“衛報”一束。望将地方小記載通看一遍，內中有很美妙的事实。

你的弗·恩·

#### 四七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七年十二月十一日

曼徹斯特，一八五七年十二月十一日。

亲爱的摩尔：

我还老是为着糟糕的債務和下降的价格在忙。

在这次危机中，过剩生产的普遍性是从来没有的，即在殖民地商品中也不可否认，谷物也有同样的情形。这是卓絕的，必定会有巨大的后果。过剩生产如只限于工业，那不过局部的，但一涉及农业与温带、热带，那就是大规模的。

过剩生产所隐藏的形态，多少总是信用的扩充，然这一次完全特别在空头支票的签发上。经过一个银行家或一个从事“票据营业”的店家用期票筹款，在到期之前预筹抵付，或者不筹抵付，视约定的情形为转移，这种方式是大陆和在英国的大陆店家的规则。这里的经理店家都是这样做的。在汉堡更以最巨大的规模进行着，所提供的按银行出进市价的马克期票在一亿以上。但也有可怕的空头期票在流通，栖夫钦和梅因公司(Sievekink & Mann)、约斯林公司(Josling & Co.)、德雷拍·匹特洛尼公司和伦敦其他店家都因此倒闭。它们主要的是这条路线上的付款者。这里对英国的工厂交易和在国内贸易中，并不是于一个月內付出现钱，却是在满期三个月后出一张期票，并付出利息。在制丝业中，当丝价上涨时，这种办法也以同一比例在增加。总之，每个人都超过自己的力量在工作，营业过度扩张了。营业过度扩张和过剩生产固然不是同义的语句，但就事实讲，是相同的。一个商业联营社据有两千万镑资本，因此有某种限度的生产、交易和消费的能力。当它挟着这种资本，用签发空头支票的方法，从事于一种三千万镑的营业，那它就把生产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因这种繁荣，消费也提高了，不过决

不是同一程度的，假定为百分之二十五吧。到了某一时期的結尾，必然發生百分之二十五的商品的堆积，这就超过繁荣本身的真正的、即平均的需要。即使金融市場、商業的数字表沒有預先指出危机，单是这一着也必定促成危机的爆發。如讓这种恐慌出現，那除掉这种百分之二十五外，至少还有另一种百分之二十五的一切必需品堆在市場上，賣不出去。由信用的扩充和營業的过度扩充引起这种过剩生产，人們可以从現今的危机中詳細地研究出来。在这事件的本身中并沒有有什么新的东西，但在这事件現今所展开的特別显明的形态中却是有的。一八四七年和一八三七至一八四二年决沒有这样显明的。

曼徹斯特和棉花工業現处于美妙的局勢中：价格很低，可以使小市民称为一种可靠的營業。可是只要生产增加一点点，棉花便上漲，因为利物浦沒有棉花。所以即使接到訂貨单，也必須繼續做減时的工作。現在還沒有感到危机强度的地方的确有訂貨单送来，但經理店家知道这一点，便不买进；它們有無窮的狡計，并在購買中欠下一些濫債。

今天的市場又往下降。紗的价格本为一四到一四·五〇辨士，現一一·二五辨士有供給，如有人出一〇·七五，也可得到。印度人退出市場。希腊人將谷物抓紧不放，他們在這一點上几乎是为所欲为，这是他們（从喀拉噠——Galatz——和敖得薩——Odesa）运回的主要东西。德国人也因剛才所举的理由，不能买进。国内貿易的店家已經禁止它們的進貨人購进絲毫貨物。美国、談不到。意大利为它的一切原料的跌价所苦。还有四个星期，这里的斗争会够恶劣的。小的紡織主和工厂主天天在跌倒。

麦尔克（Merck）們在汉堡已經只是由一千五百万的政府預付維持的，他們这里的店至少在某一天拒絕付款給賬单到期的紡織主們。在汉堡的麦尔克們的首領是前中央政府大臣伊倫斯特·

麦尔克 (Ernst Merck) 博士, 是法学家, 也是股东。

竭誠問候你的夫人和孩子們。你的信中关于法国等等的, 今天沒有工夫研究, 那是需要深思熟慮的。

你的弗·恩·

#### 四七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曼徹斯特, 一八五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亲爱的馬克思:

危机使我透不过气来。价格天天在下降。对我们更压迫得厉害。父亲这几天坚持要我们預先付錢給他。然我認这不会是严重的, 不过現在一切都無所謂。

曼徹斯特老是愈陷愈下。对市场不断的压迫, 發生巨大的作用。沒有人能够卖出。每天只听到更低廉的供給, 誰还有一点能耐, 就再也不提供他的商品了。紡織主和工厂主的情形凄慘。除現金或保証金外, 沒有棉紗經理再出賣紗給工厂去織布。单个的小厂已經倒閉了, 但这絕算不得什么。

麦尔克們, 在这里和汉堡一样, 不管第二次的政府資助是怎样强大, 完全擱淺。人們預料他們在这几天中会倒下来的。只有非常的偶然事件能够予以拯救。据說汉堡的店仅有四、五百万按銀行出进市价的馬克資本, 而負債达二千二百万 (十三馬克等于一鎊)。又另外的一些报告說, 危机已經使資本減为六十万馬克了。

我們还有四种不同的危机: 一、殖民地商品, 二、谷物, 三、紡織主和工厂主, 四、国内貿易——这些至早也在春季。在各羊毛地区, 現在已經开始, 而且确是完全美妙的。

請注意停止支付者們的借貸对照表——边諾芝·特威替曼、德裴的黑德、門第茲·达·科斯塔 (Mendes da Costa)、和尔·伯

克斯吞公司(Hoare, Buxton and Co.)。这都是很富于教训的。

你对于法国的意见，后来几乎一字一句由各报证实了。那里的崩溃是确定的，将首先使中部和北部德意志的欺骗者卷入漩涡。

你已经注意有关马克多那尔 (Macdonald)、蒙腾慈、斯提芬兹 (Stevens——伦敦汇兑银行)的审理案件吗？伦敦汇兑银行用借来的票据作为担保，是我曾经看到的最大规模的。

除汉堡外，北德意志几乎还丝毫没有陷入危机中。然现在也开始了。易北菲尔的海门达尔 (Heimendahl——缫丝厂主兼商人)、巴门的林得·特拉盆柏格 (Linde & Trappenberg——零星用品制造者) 都没有支付能力了。这两家都是有体面的店家。北德意志人至此几乎只有损失；在他们中间和这里一样，一时炸毁的金融市场所发生的作用，不像商品长久卖不出去那样恶劣。——

· 维也纳也会卷入漩涡的。

· 天狼星现在才屈服；我们是对的。

· 无产阶级中的呻吟也在开始。目前还看不见多少革命者；长久的繁荣已败坏到可怕的程度。街头的失业者至今还在求乞、游荡。抢劫谋杀的袭击增加了，然不很凶恶。

· 我现在注视危机，必须与人们多多接触，以致极少时间替德纳工作。然在此期中，也应当照顾到。他来信写些什么？这工作的付款怎样？

· 竭诚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 你的弗·恩·

· 曼彻斯特的市场报告总是登在星期六和星期三的“卫报”上。现有一大捆寄给你。今天又登有一种工人统计。

· 庆祝你关于银行条例的预言。



四七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一八五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現在急忙写这几行。剛才接到可鄙的收稅人第三次而且是最後一次的警告，至星期一如不付稅，那天下午当有执行吏进門。要是可能，請在那时以前寄几鎊給我。現在所受金錢的压迫，比平常更大，因为約三个星期来，一切都要付現，每种賒欠都停止了，同时，我的收入总有三分之二馬上要付悬賬。加以收入很少，因寄給“論壇”的論文不能超过一篇。关于私事就是如此。

我的工作極多，多半一直做到早晨四點鐘。这工作是两重的：一、作出經濟学的要点。（要使公众从根本上注意这一科，而我私人得摆脱这妖怪，那是絕對必要的。）

二、現在的危机。对于这一点，除供給“論壇”的論文外，我只記錄下来，但花費的时间很多。我想我們大約在春季对这件事共同写一个小册子，重新告訴德国的公众，我們仍然健在，并且始終如此。我已經开始編輯三部大書——英国、德国、法国。关于美国的事，一切材料都在“論壇”上。以后可以收集的。此外，你如能每日将“衛报”寄来，至为欢迎。我如要一整个星期內外作一次整理，会加倍的花費劳力，并引起紛乱。

在法国（商業中的）“德意志人”——大家現在畢竟要予以注意——特別是在哈佛尔的，大概会开始斗争。除这个破产国普遍的腐敗外，馬賽和波尔多的商業本身表現得特別糟，卑鄙的虾蟆們(1)——由于外国分子對他們小器、下賤的吝嗇与怯懦，有参加和干預的行为——到处都被赶出来了。在根本上，一个动产信用銀行只有在这样一个这样呆滯的国家才有可能和必要。你愈加認識

“各民族的这个救世主”，便愈不喜欢他。

你的時間如許可，望常写信来，因为事后你会忘記危机中这一切必然的“丑史”；我将从你的書信中摘录出来，并記入主要的書册里面。

祝好。竭誠問候天狼星。皮拍的前主人札尔斐尔特(Saal-feld)——他和后者的妻有过巨大的爭吵——已經破产，这使他滿意了。

你的卡·馬·

(1) 指法国人。

四七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一八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你已經胜利地把我从銅鼻的爪牙中拯救出来，你的名字应受贊美——感謝之至！

附上偉大的拉薩尔的信(并附件)，他現在确切对我指出，在事实上，他因已有的声誉，真正开始馳名柏林了。一个美丽的心灵有这些流露，会使你和天狼星心快神怡的。勇敢的拉薩尔曾研究哲学，研究赫拉克利特(Heraklit)，和研究哈慈費尔德的訴訟一样，如果相信他的話，他終于是贏了“訴訟”。在实际上，好像这些老人——語言学者和黑格尔派人——对于再看到过去时代这样一朵后开的花，十分驚訝。然我們会看見这东西的本身，虽是一匹贈送的馬，仍要仔細观察它的口<sup>①</sup>——在明确的条件之下，赫拉克利特自然沒有大蒜的气味。試想这家伙在柏林各街上跑来跑去，昂

① 德諺有“贈送的馬不要察看它的口”，意即对贈物勿加挑剔。这里是反用。

——譯者

起头和雄孔雀一样，时走时立，“要求地位”；咬着嘴唇，带着“一种政治的目光”，好像要說：“这就是写过赫拉克利特的人。”这家伙也要在經济学领域中寻求声誉，他如果不怕因竞争而受到損害，以致敗“訴”，那也許能替我們找找書商，有些用处。我已經过拉薩尔君，答复佛里德兰得，我也是“反法的”，但同样“反英”，絕不能为着“帕姆卿”写东西。所以我把那件事拒絕了。当佛里德兰得将“新聞”寄給我时，我事先就看到它是誰的精神产兒，那些家伙如果要求我一篇純粹的星期金融論文，要是付出錢来，我一定可以同意。至于政治，在这种場合是談不到的。

我已写信給拉薩尔，簡短而冷淡。前确接到佛萊利格拉的信，但因难于用書面相告的理由，沒有回答。否則只須附加几句就行。

施兰姆从澤稷写信給我妻；是一封極談諧的信。为着懲罰萊登〔1〕，他有三个孩子、两个女兒（內中一个是麦維森夫人）死于肺病，另一个男孩溺死于太平洋。

梭諾尔咨在上星期日的报上严厉攻击那些宣傳和資产階級联合的背信者。指的是琼斯。我长久沒有看見这家伙。他似乎在躲避我，必定事出有“因”。然在一个良辰美景中，我将使他大吃一惊的。

問候天狼星。

你的卡·馬·

〔1〕 原信作 Leyden。萊登是科倫的酒商，他的于 1822 年生的那个女兒爱丽赛嫁与麦維森。

四七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一八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我們現在第一種任務既是弄清法蘭西的狀況，所以我再把自己對法蘭西的商業、工業和危機的全部摘要看一遍，並已得到一些結果，現願簡短地告訴你。

一、英國、北方和美國的危機在法國從沒有直接引起一種“法蘭西的危機”，只發生一些消極的影響——慢性的困苦、生產的限制、商業的停頓和普遍的不安。原因在法國對美國、漢撒同盟各城市 (Hanseatic towns)、英國和丹麥的貿易差額是有利的。法國對瑞典和挪威的貿易差額是不利的，但經過漢堡所得的抵補還有餘。結果，此等危機永不能在法國造成一種貴金屬的流出，即沒有真正所謂金融的恐慌。銀行如果像這一次所做的一樣，提高利率，那只在阻止資本家將他們的錢存入那些國家，謀取更大的利益。貴金屬條塊的輸出既不是貿易差額的必然結果，而只是由於攫取利潤的商人的利欲熏心所致，那和波拿巴現在再度表現的一樣，是可以用憲兵加以阻止，收到效果的。這個挾着有利的貿易差額的國家如果不曾貸出長期的信用，又沒有堆積的生產物要輸出到危機的各中心點——兩者是違反法國工廠主和商人的販賣利益的——它會擔負損失等等，但沒有嚴重的危機。在普遍危機的第一個階段中，法國好像達到幸運的地步，這也曾經迷惘過路易·菲力普。當二月革命前，他基於這種特權，在國會致開會辭，慶賀“美麗的法國”。

二、承認這一點，即現在危機的第一階段對於法國的工業和商業所發生的影響，已經比從前類似的情況要壞些。

三、危機在法國的第一種影響——這適合於蝦蟆們的性質——是限制支出和營業，達到最可怕的程度。因此法蘭西銀行收集金錢，同時對銀行的貼現作巨大的減縮。危機總是在秋季出現，而每一個法國政府在年終害怕政治上的騷動，基於這種情形，在結算賬目中，利率當高漲——因此，利率的下降是在十二月。

路易·菲力普令銀行在一八四七年十二月將利率降到百分之四。

四、商業和工業中的游資同時在交易所引起更大的浮動。這在部斯特拉巴之下比在路易·菲力普之下，更是如此，因為他在一八五二年有敕令強迫銀行對鐵路有價證券、公債和土地信用證券預付款項，對國民貼現處貼現的欺騙期票，再行貼現，正和對向它已經預付過的有價證券再向它預付一樣。例如法國鐵路的收入雖比英國的更跌得不成比例，然法國鐵路股票和債券却有高昂的市價。像奧爾良鐵路的收入自十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二十六日跌去百分之二十四，自此以後，跌得更多。然奧爾良鐵路的喊價，在十月二十九日為 2,985，而在十二月二十二日還有 1,355。法蘭西銀行十二月份的月報指出同樣的情形，十二月的貼現比十月跌去 94,236,520 法郎，比十一月跌去 49,955,500 法郎，對鐵路有價證券的預付却提高了。

五、當荷蘭、比利時、關稅同盟、意大利（的里雅斯德——Triest——包括在內）、近東和俄羅斯（敖得薩）普遍的危機一經發展到某種高度，真正法國的危機才爆發出來，因為這些國家的貿易差額對抗法國，十分厲害，這種壓迫在法國直接造成金融的恐慌。它一經打進法國，又以非常可驚的方式反擊那些國家。法國對瑞士所處的地位，正和美國對英國一樣。一時的貿易差額常有利於法國。但它對瑞士負債極多，當危機的時候，瑞士常能對它大量開出期票。

六、真正法國的危機爆發，便會危害有價證券的市場，而這種市場的安全的破壞又會危害國家。（這也將對英國發生影響，英國在目前又以最巧妙的方法，玩弄外國的有價證券。）漢堡、英國和美國私人資本家所玩的欺騙，在法國是由國家自身來干的，法國商業中的小販都是交易所中的賭徒。英、美危機的反擊已經使鐵路發生停滯。波拿巴君干什么？強迫銀行變成事實上的鐵路企業者，對

那些家伙的債券給予預付，這是他們因一八五六年十一月三十日的命令，有權發行的。至一八五八年，此等債券約達九百萬鎊。動產信用銀行在十二月三日已經深深地陷入困難中，也準備加入地產信用銀行和國民貼現處。為什麼？因為根據法令這兩個機關有權對它們的有價證券從銀行獲得預付，而它們的貼現得再貼現。所以部斯特拉巴的計劃顯然是要使法蘭西銀行挾着非自己所有、不過存放在它那里的資本——近鄰各國只要有第一次信號出現，這種資本就會流出的——成為他的全部欺詐業務的總企業者。要使這個銀行破產，這件事在實際上是很好的。此外，波那君自己不能想到的，是讓法蘭西銀行支付股東的權益。按照一八五六年十一月三十日的命令，此等權益在一八五八年，單是對法蘭西的鐵路，即超過一千萬鎊。對於一切欺詐的企業，至少有三千萬鎊，如馬德拉斯的商業和工業公司（洛特細爾德們）、法-美輪船公司、維克多·厄曼紐伊爾鐵路公司、赫塞棧制鐵公司（Herserange Eisenwerk-Co.）、奧地利鐵路公司、薩拉哥撒公司（Saragossa-Comp.）、法-瑞鐵路公司、洛桑·夫里部耳鐵路公司（Lausanne-Fribourg Railway）、拿騷公司、硝皮場總公司、煤炭公司、犀美—馬里恩堡鐵路公司（Chimay to Marienbourg Railway）、倫巴底-威尼西亞鐵路公司、南美輪船航海公司等等都是。法國人如要支付這些權益，就須有魔鬼的能力。此外，德意志人、荷蘭人、瑞士人都是法國大批有價證券的所有人，他們在第一次嚴重的警報中——無論是在法國，或是有本國的壓迫——即以任何價格，在巴黎的交易所出售。所以到一八五八年，部斯特拉巴似乎難得脫身，除非他在較長久的時期中，用戒嚴和紙幣去維持。全部的舊渣滓都完蛋了，而在英國等有價證券市場上，那種一向冒險可笑的上升，也將以驚駭告終。

祝好。

你的卡·馬·

皮拍今天来这里訪問。

关于巴黎的国民貼現处，还要指出，这个机关是由临时政府为便于对只有两种签字和其他質量較差的期票貼現而設置的，一八五一年，在政变后几天之內，部斯特拉巴即授权該处对法国的租金、股票和工業或信用股份公司的債券予以預付。一八五四至一八五五年，对此等有价值證券的預付达九十四万鎊，一八五五至一八五六年，約一百五十万鎊。此外，它在一八五一年获得組織一个“鐵路支付分处”的权利，这分处的唯一營業是对鉄路的股票和債券予以預付。它的預付在一八五二年六月为五十二万鎊，一八五二年底为一百二十四万鎊，一八五二至一八五三年为三百六十万鎊；一八五四年底为四百五十六万鎊，所以約等于一八五一年預付的九倍。一八四六至一八四七年苏格兰匯兌銀行弄得头破血流，正是这同样美丽的營業。

博洽德博士还没有停止他的支付嗎？

当曼徹斯特騷动和休假中，希望你不要喝酒太多，須适当地顧到你的健康。竭誠問候天狼星。

朋友查理情形怎样？老希尔怎样？

四八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七年]十二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关于勒克瑙—奥得 (Lucknow-Oude) 事件，無論如何，我在星期五(一月一日)必須論到。在后天以前，你对此能够寄篇論文来嗎？短，不要紧。这是極合时宜的。

祝新年愉快！

你的卡·馬·

附上的祝辞，天狼星当于新年收到。

四八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一八五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亲爱的摩尔：

我已向全城搜寻载有印度新聞的报纸；登有这些消息的“衛报”，已于前天寄上。“衛报”、“观察”和“泰晤士”的这一号我都不可能保存，培尔飞尔德（Belfield）处再也没有了。前以为你在星期二已經了結这件事。在此等状况之下，我不能写这論文，更使我恼怒的是四个星期来，此刻是我能够写論文的唯一下午，并且不致疏忽紧急的營業。以后关于軍事的論文，請讓我尽可能地早些知道你的意見，二十四小时的时间足够。現在对我是極其重要的。

此外，詳細情形少得吓人，一切都是基于孔坡發往加尔各答的电报，几乎不能作出評論。唯一之点如下。从孔坡到勒克瑙（阿拉謨巴喜——Alumbagh）是四十哩。哈味罗克的强制行軍証明，十五哩对于印度人是一种很强烈的、需要較長時間的行軍。科林（Colin）只曾有過兩三次行軍，因此，無論如何，他在第三天应已从孔坡达到阿拉謨巴喜，仍能在白天即刻进行攻击。按照这一点去評判他的行軍，我却記不起日期了。第二，他仍有七千人左右（人們的計算要多得多，然在加尔各答和孔坡之間的行軍必定困难得很，有許多人是被拖倒了），他用这七千左右的人（包括阿拉謨巴喜和勒克瑙的駐防軍）去攻击奧得人，不算是巨大的。只要有五至七千英国人的軍隊，便有充分的力量，在印度开敞的原野中，去任何地方，取任何行动。那馬上会压倒敌人。还有一点要考虑到的是，奧得人虽是恒河流域最好战的种族，然从沒有在直接欧洲的編制



下武装起来，在訓練、团結、武器等等上远逊印度雇佣兵。因此这种主要的斗争是一种追逐战，即一种小战，将奥得人从一个据点赶往另一个据点。不列颠人和俄罗斯人比較，的确是欧洲最坏的輕步兵，但他們在克里木已經学了一些本領，对付奥得人确有一大长处，即他們的散兵綫是适当地并有規律地受到前哨和常备兵的支援，全軍是在統一指揮之下，并为达到一个单一的目的而共同动作；而他們的敌人是在經常的亞細亞形态中，散成不規則的小群，每个人都往前扑去，这样便对不列颠人献出一个六倍的目标，而且缺乏經常的支援和預备队，每一小群为自己族內的首領所指揮，其他各族都是独立行动。一直到現在，我們沒有听到过一个例子，說在印度任何起义的軍隊曾在一個共同承認的領袖下，有什么适当的組織，这是必須重行声明的。电报对于战斗的性質沒有其他的指示，又加以缺乏地形的描写，缺乏对于运用軍隊的一切詳細报告，所以我絕對再沒有有什么可說的了（連記憶所及的在內）。

关于法兰西，就我所能判断的講，你在一切个别点上說得都对。一直到現在的經過也是正常的。这里在国内貿易上，事情才开始；倫敦的两个店家在曼徹斯特的貿易，是屬於这一类。然这只是个起点；如果此項压迫經歷八至十二个月，这一类店家才会大大地卷入其中。我觉得整个危机的經過更接近一八三七至一八四二年的危机——除現在异常的普遍和广大的性質外——和其他任何一种危机并不相似。这里的人民在目前是自欺欺人，相信危机已过，因为第一个局面、即金融危机及其直接的結果已經消逝。在基本上，单个的資本家仍旧認他的特別營業部門、尤其是他自己的營業完全健全，他們和著名的标准欺騙者如蒙騰慈、馬克多那尔等比較，自然表現是非常忠厚的。不管这一切怎样，特洛斯特（Troost）君因他的三万五千包咖啡，失去三分之二以至四分之三的財產，而上議員麦尔克君装运貨物和其他动作达二千二百万按銀行出进市

价的馬克，將吞噬他的全部資本，全不能因此有什么补偿。在最近五年中，笨度（John Pondy）是苏格兰在这里的一个暴发户，他和另外五人有七千包絲綢在海上運輸中，將失去三十万鎊。这一切才發展至三、四月为止，而驅策生产品市場上漲的重大的努力，將因开来的船舶，經常地受到妨害。現在似乎要結冰，并有东風，所以不能有船进口。这种情形延长一两星期，一切生产品确会上漲，等到第一次西風一起，把整队的船舶送来，便会更瘋狂地下跌。这就是所謂危机时期的供給和需要。利物浦棉花也开始堆积起来——今天吸收的是四十万包，比平均的存貨要稍微多些。还有更好的，棉花在春季的确还要下降，可是現在却再升半辨士，因为这里的澤稷公司——它几乎供給整个的俄国市場——上星期接到消息，及时取消向美国提出的一切訂单，再在利物浦收买六千包左右。这使市場活躍了，那些有錢的紡織主便去买进一些，以使用低价来保护自己。因此这里也有些店家害怕起来，宁可說鼓起勇气，同样收买紡、布，免得錯過“最低廉的机会”。这不会长久的；我首先相信，我們这里有温和的起跌运动，带着整个下降的趋势，也許稍有上升，这不能确切說定，直至什么地方响起一个新的霹靂。無論如何，紡織主和工厂主遭遇一个凶年，已經是缺乏需要和供給过剩了。停滞的压迫对于此地的資本家最为危險。金融危机的意义在这里并不很大，因为一切賒欠都是極短的（两星期至七星期）。

星期六我去猎狐，騎馬七点鐘。这样一件事使我非常兴奋，一連好几天，这是我所知道的最大規模的身体上的娱乐。在整个原野中，我只看見两个人騎术比我好，不过他們的馬也較好。这使我的健康完全恢复。至少有二十人跌下馬背或跌倒，有两匹馬被毀了，一只狐被打死（我始終在場）；此外並沒有發生什么困难。然真正的猎狐者不在，他們騎起馬來，自然比我好得多。給天狼星的賀

辞將轉去。

現在對着騷擾的一八五八年，敬賀全家的新年。

你的弗·恩·

一八五八年

四八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八年一月一日

一八五八年一月一日。

亲爱的恩格斯：

今天沒有接到你的論文，我沒有東西寄往紐約，下星期將寄去兩篇。現希望你在星期二以前，写好一篇。写关于印度的东西，是絕對必要的，因为“論壇”和紐約“泰晤士”在軍事上完全和在商業上一样，有大的斗争。这个“泰晤士”特別支持倫敦的“泰晤士”。

附上：

“明星”一份，

“每日新聞”一份，

“陆邮”（最近的还没有出版）一份。

这大概够了。

你的卡·馬·

四八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八年]一月五日

一月五日。

亲爱的恩格斯：

来信收到了。你沒有提起是否接到我的信，內附有拉薩尔和佛里德兰得的信，我願知道两者是否被保存着。

关于C字，我在事实上陷入大困难中。自十一月二十七日以来，再沒有寄过稿給德納，因为我的部分老早完成了（指非軍事的

部分)。曼徹斯特的事務如果不允許你本月好好進行此項工作，我必須使這整個事件告一結束，而以某種借口通知德納，對百科全書解約。我送去長的新表，而不結束舊的，這終必使他懷疑，而我受窘。因此他也絕不回答我，也不寄新的表來。但這樣的工作常是幾個月的脫期，也不會有什麼好處。

然我仍然避免對你談及這一點，因為我絕不願使你做有傷健康的工作。不過我有時覺得，你如果每隔幾天寫出一小部分，也許可借此擺脫一些宴飲的事，據我對曼徹斯特的了解和在現今的興奮時期，這似乎是“無可避免”，並于你絕無益處的。

我自己如擔負軍事部分，在博物館必須花費大量時間，並且也不能弄出有條理的東西來，現在談不到這一點，因我必須絕對完成其他工作——這占去一切時間——而家事也要把我的頭弄破的！

好孩子，或彼或此，試作一個確切的決定吧。

竭誠問好。

你的卡·馬·

四八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八年一月六日

曼徹斯特，一八五八年一月六日。

親愛的摩爾：

我在星期一晚上十二點前將論文投到郵局，必定是在十二點到一點的時候送出，無論如何，你會及時收到的。

我已接到拉薩爾的信，也在一封信中告訴你，天狼星和我對於這個著赫拉克利特的人是怎樣地取樂啊。那信遺失了嗎？

在這尖銳的危機中，除普遍的崩潰外，我絕沒有什麼其他想法。我既不能看書，也不能寫作，而且自從病後很易激動。後來有

休假日、猎狐和其他無聊的事，現在这也过去了，正需要安靜的生活和活动。在此等状况之下，又为一种很厉害的伤風所支援，C字来得正好，我今晚就会开始写。想它不会长久羈住我，無論如何要赶快进行，使你每星期能寄去一点东西。軍隊在十月間还赶得上第一册，那C字在一月間一定能及时編入第三册的。在这次危机中，那些人对这种排印不会很急，否則德納早已来信了。你如听到他的消息，請讓我知道。

此外，危机現已停頓，并有新的轉机，至少关于曼徹斯特和棉花工業是如此。星期一有一批紡織主往利物浦，并买进一万二千包，以便再准备一点貨色，因为有许多人是完全空虛了。这引起棉花的上漲，同时希腊人进入市場，买得頗多，因此这里出現一种相当的漲風。在本地和利物浦的棉花价格(每磅)已經上漲超过最低点四分之三辨士。現在进貨人又畏縮了，但是，如果东風不停，一直到二、三月，在滿載运来以前，棉花和紗还要少。使紗和棉花的价格上漲而工厂的工作時間减少，好念头！这除更加限制需要外，沒有其他結果，目前仅因减少需要，不会影响价格，因为生产是依需要而增減的。中等棉花又是六又四分之一以至八分之三辨士，今天恐怕是六又二分之一辨士，然我还没有看到最后的报告。

因存放金錢困难的緣故，那些人似乎暂时又造成生产品的小小上漲，一直到西風出現为止。

此外，市場上有最惊人的巨大剩余資本，这是一八四七年以来一切具有多么龐大規模的新証据。还在危机的其他方面結束之前，如果这种过剩的游資已引起一种新的股票投机，这我絲毫不以为奇。可以运用的資本的这种剩余也無条件地有助于保持法兰西的騙局，因此使动产信用銀行于忍受恐慌之后，現能在世界最穩固的机构中取得一个地位。

涉及拉薩尔的那封信，你一定已經收到，請再查一遍吧。我是在收到他的信两三天之后写的。

前天的論文中附有天狼星給你夫人和女孩子們的几行信。竭誠問候她們。

你的弗·恩·

施兰姆今天写来了几行字，說他以前很不舒适，現又較好。他的兄弟們似乎借口危机，現在对他的困难絕不照顧。他說要往克累斐尔或維基尼亚(Virginien)，因为他不願有生計上的顧慮！我将送他五鎊。

四八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八年一月七日

曼徹斯特，一八五八年一月七日。

亲爱的摩爾：

附上C字起首的。明晚打算再写一些論文。我發覺只有兩項难以找到材料，也許全不可能，即：雷管(Caps)和軍营(Camp——羅馬的、希伯来的和希腊的)。我从呂斯托夫的著作中对凱撒的軍营所做的摘要，其內容几乎一無所有，因为我訂了呂[斯托夫]本人的書，而从書商收到的完全是另一本。关于雷管，主要的是过度酸化的氯酸鉀的發見史及其爆炸力和雷管槍輸入各种軍隊中的年代数字。这两样本是值得知道的。你如能偶然到不列顛圖書館去一趟，替我在这方面搜索一下，那此等条文也可以馬上写好，否則会因此停頓，我这里的圖書沒有那一类的东西。

德納君对于我們送去的表如認為值不得回答，那只是他自己当受譴責。他本来老早就可将D字表送来，我現将在这里把它拟出来。那家伙似乎認这整个事件原来很容易干，我只希望他因此匯款給你，否則是發警报的时候了。

查理現在荷蘭，將往瑞士。幸而因沒有委托，使我得將到期的年終結算工作大都讓給我們的青年去做，我無須擔負責任以外的事務。這是一件好事。

你從附上的今天的“衛報”可以看到這裡的減少工作時間還很厲害。下星期也許會再減短一點。我現在只將“衛報”寄給你，內中載有商業上有趣味的東西。

目前正在看關於戰爭的著作，內有克勞塞維茨的。用哲理推究，確是特別，然就書的本身講，是很好的。對於應稱為軍事術或軍事學的問題，答案如下：戰爭大都和商業相似。在戰爭中的開火就等於商業中的付現，這種付現實際上很少用得着，然當盡力準備，因為它終久必須實行，而且是決定性的。

多多問候你的夫人和孩子們。

你的弗·恩·

四八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八年一月七日

一八五八年一月七日。

親愛的弗利德里赫：

我已於星期二下午五點鐘接到你的論文。很有趣，這會使美國佬開心。就全局講，印度的消息對於英國的先生們不再是完全順利的了。可憐的哈味羅克！

你涉及拉薩爾的信，我確沒有收到。它不是攔在曼徹斯特，就是被這裡截留了。

天狼星致我家人的信已經產生了一大激動，家人囑竭誠問候你。

皮拍於聖誕節來這裡，形容沮喪，比從前更愚鈍而無聊。這家伙愈老愈壞。他似乎有一種適意的習慣，起床之後，不用殖民地的



飲料，馬上來一品猛烈性黑啤酒，於是整天用一雙無精打采的眼睛呆視着。他是由游惰與教書先生的本能、愚蠢與拘謹交織起來的，在實際上令人愈加難於忍受。加以這樣的青年在所謂歡樂之中，常隱藏着許多困惱、煩躁和沮喪的意識。他將自己兩張姿態可愛的像片送給孩子們，這在事實上是無價寶，可稱為“形容畢露的皮拍”。兩張像是他由火車達到倫敦的同一早晨照的。第一張還半昏睡着，是精神上和道德上沮喪的最糟糕的形象：闊口，胯臉；遲緩的呼吸；虛驚的眼睛。第二張已經把我們的朋友集中地表現出來了，他是美麗的 and 可愛的皮拍。這是對極端墮落的自得的醒覺和勝利。第一張像是現時存在的皮拍，第二張是對自己和世界一般表現的皮拍。小燕妮說得對：我們現在倘若還有他的“什么事？”的戲劇，便可以掌握這整個人了。

茲附上一件有趣的公文，這是烏爾卡特派人堅決向商業部索來的。除英國在最近三年貿易差額中的不良狀況外，你還可從中看到普魯士在俄羅斯戰爭時弄得多少錢；更可看出我們的漢撒同盟各城市是站在貿易差額有利於英國各地的領導地位。

危機暫時的停頓，我覺得對於我們的利益——我是指黨的利益——很有好處。就是一八四八年的英國，在第一次停頓後，於兩三次間歇中仍受着很重大的打擊，自一八四七年四月以後，當時的火山口便已經爆發了。

“那不勒斯的問題”使深沉的政客操過許多心，現在遂因地震在一種最愉快的形態中解決了。至少“廣告晨報”的酒店政客們是這樣說的。

你沒有忘記將“衛報”寄來嗎？

我尤其請你注意自己的健康。時代將好轉，對你的身體會有巨大的要求。所以要偷偷閑，不使身體受傷。

祝好。

你的卡·馬·

附帶地說！海村在“先驅者”的最近一期中說，德國有兩個詭辯家已向那些被愚弄的德國工人們提示，好像他們構成一個特別階級，因為他們掌握着刨子，這還是可以理解的；可是現在整個美國工人的一切集會中響起了階級的呼聲，就未免太癡狂了！他狂呼群眾的昏暗，不能灌輸以智慧。他宣布“精神革命”，並反對階級預言者，而代以新的三頭政治：歌德、喜雷立阿斯（G. St. Hilaire）和海村!!!

动产信用銀行在最近几星期來，因宣布百分之二十五的股息，將它的股票特別提高了，這一次沒有疑義是由資本中付出來的。

四八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八年]一月十一日

一月十一日。

親愛的弗利德里赫：

戰役（Campaign）等等收到了。這幾天我將往博物館查閱所知道的东西。

印度的事件——英雄溫德漢——又造成有趣的轉變。本星期，約在星期三以前，如仍有較詳細的情形來到，我必須寄点东西給“論壇”。

我在寫作經濟學原理的工作中，大受計算上錯誤的阻礙，由於失望，又只好急忙復習代數。至於算術，我總是生疏的。然經過代數的迂迴路徑，又推進得很快。

你的健康報告太草率。我願知道得較詳細一点。例如還老是有個開口處嗎？

下次再詳。

你的卡·馬·

我在布呂協處的一次机会中，对于克勞塞維茨普遍地搜尋了一回。这家伙具有一种近于智慧的常識。

#### 四八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八年一月十四日

曼徹斯特，南門，七号。一八五八年一月十四日。

亲爱的馬克思：

附上論文一篇，但剛才突然想起，我犯了一个可笑的錯誤，常是把印·格·力·茲写成威尔逊(Wilson)，現在再也沒有時間了，請你自己去改正。

在星期二以前，我对 C 字还要写一点，而以騎兵(Cavalry)作結束，这当成为一种好的条文，也稍微长一点。

附带地說！你已經写过庫渾(Coehorn——男爵)嗎？如果沒有，我有最好的材料。

注意：我对于弩炮(Catapults)缺乏一切材料，厄士和葛魯貝尔应当有这种材料。

勒克瑙的駐防軍最偉大的英雄主义就在他們每天要抗拒太太們在“完全沒有幫助”下所烹制的“粗牛肉”。必定烹制得非常之坏。关于温德汉，“每日新聞”上固然有一点材料，但很不够。

竭誠問候你的夫人和孩子們。

你的弗·恩·

我的健康情形良好。六星期来，疮口都已結疤。赫克瑟对于病情的經過十分滿意，但还是限制我的飲食，不是数量，而是种类上的。

四八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八年一月十四日

一八五八年一月十四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关于朋友施兰姆的事，你将同样接到哈尼的信。复元的希望是沒有了。可惜的是他在最后的日子中为金錢的顧慮所煩扰，这是倫敦那个庸俗胖子的过錯。

你的論文有声有色，在風格和方式上，令人完全想起“新萊[茵]报”的全盛时代。講到温德汉，可能是一个很坏的將軍，但这家伙这一次倒霉，要带新兵，而这在列当(Redan)时却曾是他的幸运。我总認为第二次从英国派往印度的軍隊——內中沒有人会回来的——在勇敢、自信和鎮靜上，不能做第一次軍隊的后盾，然第一次的軍隊似乎快要完全消灭了。至于气候对軍隊的影响，我已根据确切的計算，在各种論文中——我暂时掌握軍务部——指出，死亡数比英国官場电报所宣布的，大得不成比例。印度使英国人消耗人力和貴金屬，現在是我們最好的同盟者。〉

星期一我再去博物館，將把弩炮——連同所要求的其他东西——最好的材料寄給你。庫渾，我沒有写，因为要搜尋有关材料，当費去許多工夫。

你的健康日趋良好，使我非常高兴。三星期来我又在服藥，今天才停止。我的夜間工作——相伴的东西，一方面的确只是檸檬汁，另一方面是大量的烟——是太过分了。然發見一些美丽的發展。例如全部利潤的学說，像向来那样的，我都把它推翻了。在工作方法上对我有一大劳績的是，偶然——佛萊利格拉發見几册原屬巴枯宁的黑格尔著作，当作礼物送給我——把黑格尔的“邏輯”再浏览一遍。如儿时再有工夫做这样的工作，我要發大願，用两三个印張，对黑[格尔]發見的、但同时也是神秘的方法，写出合

理的部分，使普通人类的理智都能够懂得。

巴斯夏君“經濟学的和諧”集一切新經濟学家的愚蠢之大成。只有一只虾蟆〔1〕能够弄出这样和諧的紛乱。

你对朋友琼斯有什么意見？我还不願意相信这个家伙已經出卖了自己。他的一八四八年的經驗可以使他感觉不快。由于他的很大的自信，他認為他能够剝夺資产階級，或者幻想，只有以这种或那种方法，使琼斯进入国会，世界史才会有一种新的轉变。最好是梭諾尔咨現在以資产階級和一切調和的激烈反对者的姿态，在自己的报上出現——自然是对琼斯怀有恶意的。奥布賴恩（B. O'Brien）君現在也同样是以任何代价不可馴服的一个宪章派人。对琼斯的唯一原諒是現在瀰漫于英国工人階級中的那种松弛的情調。不管怎样，他在現今的途徑上或者将受資产階級的欺騙，或者变成背叛者。他每遇困难，本来是很不安地来和我商量，現在却很不安地避开我，这种事实表現他絕沒有好良心。

附上劳拉和燕妮致天狼星的信。这两个女孩自然幻想你会誤解：天狼星似乎是特別优待的收信者。因此叫我記得告訴你，下次就会輪到你的。

还等三个星期，待情况更尖銳化一点，便要写信給德納君，在每月仅以四篇論文为限的情况下我不能替“論壇”繼續工作；最小限度当有六篇。在实际上，我現在总是被迫将两篇論文的材料紧縮为一篇，所以是供給两倍的工作，取得半价。这决不行。

那封涉及拉薩尔而遺失的信中附有拉薩尔和佛里德兰得的信嗎？基于政治上的理由，甚願两信仍然存在。

祝好。

你的卡·馬·

〔1〕 法国人。

四九〇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八年一月十五日

一八五八年一月十五日。

亲爱的馬克思：

就附上的哈尼的信看，施兰姆似乎难得掙扎下去。我已立即写信給哈尼。如再得到什么消息，当馬上告訴你。

你的弗·恩·

四九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八年一月二十三日

一八五八年一月二十三日。

亲爱的恩格斯：

我已經收到：一、“衛报”的各期；二、C字（短槍——Carabine——等等）。一星期前我在給你的信中附有致天狼星的信，你是否收到，沒有提起。

附上德納一信，务請寄还，因我还没有回信。由此表現对我的一件不愉快的事是，我欠了这些家伙很多的債，这由于我把賬弄錯，在寄去加农炮这一条之后，又新支了錢。然那种報酬每行还不到一辨士哩。

講到德納对B字从新要求的各条——我的主要事件是在迅速償清对亚蒲列頓(Appleton)的透支，否則我不能向“論壇”支錢，便完全擱淺了——除一个例外不計，都包括在你所完成的諸表中。至于一个例外——孟加拉叛乱的历史——我覺得适当的办法是直接拒絕德納。在这短时期中哪里去找来源？既是“必須馬上寄去”，而且要“尽可能地短”，那在工作和報酬間絕不成比例，只是阻碍了其他条文的写作。你的意思怎样？主要的东西是軍事的，我以为“馬上交出”整个——軍事的和政治的——还没有成熟。

德納所提到的阿尔部亚刺战争的錯誤，我記不起来了。

如佛萊利格拉写信告訴我的，偉大的德郎克从巴黎来到倫敦；因謀刺事件的緣故，第一次离职。

祝好。

你的卡·馬·

你寄給我的“曼徹斯特衛報”的巴黎通訊，尽是可愛的事件。曼徹斯特的營業怎樣？一切的進展似乎較料想的为好。

#### 四九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八年一月二十五日

曼徹斯特，一八五八年一月二十五日。

亲爱的馬克思：

各信都收到不誤。在所要求的時間內写孟加拉的叛乱，完全不可能，劝你乘此机会使德納君注意，他倘若早同意我們的提議和所送去的各表，老早就有这种条文了。他可以把孟加拉的叛乱作为印度斯坦的叛乱或其他的叛乱写出来。至于所謂錯誤，我現在沒有工夫查閱，要等明天。那記載出自“布洛克豪斯”，大概是对的。

拉薩尔的信还在这里。

我对于布楞檣(Blenheim)、波罗底諾(Borodino)和其他一些条文已准备了材料，如果不是印度的邮件使我必須写一篇論文——就电报判断，似乎不是那么一回事——你星期五当收到一批。至于俾达索亚(Bidassoa)河等等，我必須先查閱一下。但德納說曾要求过此項条文，是怎样一回事？我并不知道。

可怜的施兰姆于一星期前的星期五死了，哈尼当已有信給你。我还没有得到詳情。已写信給他，如發見关于你我手笔的东西，請

为取出，留待我們处理——路德福君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普魯士人，如听任落在他的手中，那才好啦。我沒有想到施兰姆会在春季之前發生重病。就我在那里看到的情形講，这可怜的人对于疾病是竭力防御的，而且也似乎一直到最后一刻为止。我們的老衛士在长久的和平时期中一齐消失了！

这里的營業前途十分动荡。每两个星期总企圖将棉花提高一下；当某些紡織主必須买进时，便抓住这个机会。但不过三、四天的成功，价格仍又下降。就整个講，我們現在超过最低点八分之五辨士。这里的情形也相似。当价格因两星期的停滞切实下降时，印度和近东的顧客即进入市場，因此使一切东西高漲；直到沒有人願意再买，价格又逐漸下降。这絕不是正当的。紡織主开全工，不是由于有真正的需要，而是由于別人这样做，并且对于减短時間实在厭煩了。一般說起来，原棉价格和紗价的差异更小，使紡織主的地位恶化。德意志人購进还很少。这里並沒有光明的迹象，因强迫提高价格的企圖，整天使商業停頓着，如果不是这样，人們便說市場的情調改善了。可詛咒的改善啊！

附寄給天狼星的信引起了这位老先生的大夸耀和高兴。他囑竭誠問候写信的女士們。此外，我上星期几乎沒有看見他，我們彼此相左，后来他便有些顏面神經痛。

多多問候全家。

你的弗·恩·

四九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八年一月二十八日

曼徹斯特，一八五八年一月二十八日。

亲爱的摩尔：

附上B字的三种条文。如有可能，今天还要将温德汉的写好，



不过第一，各细节仍很纷乱，绝对必须等候官场的报告，因为一切都是隐秘不宣——第二，今天下午我没有工夫——来不及将这三种条文再看一遍；今晚十二点如冒险往城中交信，也会受凉的。请告诉德纳，材料还不完备。

你已经将我的C字表寄给德纳吗？如没有，现在好寄，使他能及时答复，他的C字又是不完备至可笑的程度。

可惜波罗底诺写得不很短，因为那次战争至今是被完全虚伪地描写出来的。

你的弗·恩·

#### 四九四 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八年]一月二十八日

一月二十八日。

哈味斯托克山，梅兰公园，格拉夫顿里，九号。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这里突发的大冷以及我们住所真正缺煤，逼得我——在世界的一切事物中，这对我虽是最糟糕的事——又来压榨你。因为外面的重压，我才决定这样做。妻曾对我切实指出，因为濯稷一种寄件——这在以前是照常出现的——的缘故，你有一种计算上的错误，在我一方面，如没有特别的写作，本月即无稿可寄；而她已将自己的围巾等物送进当铺，不知道有什么自救的办法。总之，我必须写作，而且也正在干。在实际上，这种状况如果继续着，与其苟延残喘，我宁愿深埋在六百呎的地下。老是有其他困难压来，而自己却要为了最小的臭事不断地苦恼着，长久下去，真是难堪。我个人因通常的事情，还可加强努力去消灭困苦。妻自然没有同样的消磨方法等等。

今天接到拉萨尔的書，花去两先令，不是書价，而是寄費。这

种情形对他保证是一种不好的接受。一共两册，每册约有四百八十页。只是在扯谎。这家伙在序言中对公众瞎吹，说他自一八四六年以来即计划写此书。似乎完全是老黑格尔式的。在原文的注释和比较中，那种法律的注释习惯对他是有帮助的。书虽太厚，我们将试试，把它看一遍。

皮拍君也有信来，并报告我一种有趣的秘密，即当他在这里时，受到“下腹障碍”的痛苦，因此“也许”显得无聊。

奥栖泥 (Orsini) 等的阴谋可以使普鲁士的大赦成为泡影。这里的警察于前天半夜闯入奥栖泥的住所，引诱使女跟往苏格兰场(1)，由美恩 (Richard Mayne) 君和法国的特务加以盘问。自奥栖泥被捕以来，凡寄到伦敦给他的信都落入伯纳特的手中，而奥栖泥在离开伦敦之前的其他一切信件都焚毁了，所以这种陷害帕姆君的诡计更没有结果。

祝好。

你的卡·马·

(1) 伦敦警察总局所在地。

**四九五 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八年一月二十九日**

一八五八年一月二十九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B 字的三种条文收到了。你把波罗底诺写得较长一点，很好。因为那些家伙每栏十分长大，而他们的报酬却这样微薄，唯一对付的方法是把条文拉长些。当你写骑兵时，希望尽可能极力加以扩大，使我能够还清那些狗的眼。

法国的情形美妙。小店主们对这种谋杀事件所取的冷淡态度已经激怒了那家伙。小店主们这种冷淡态度的秘密所在，大概就

是他們中許多人衷心願望有何種突然爆發的政治事件可以拯救他們脫出困難。他們的大多數已經從那些依照部斯特拉巴的命令行事的銀行、貼現機關等等重新接到期票。然延期並不是取消。法國資產階級的一大部分面臨商業上的毀滅，誠惶誠恐地向前看着支付日期。他們所處的境遇和部斯特拉巴在政變前一樣。凡能找着一條光榮出路的任何政治口實——完全和十年前一樣——因此都被這些可詛咒的傢伙貪婪地據為己有。部斯特拉巴已經察覺這一點，現在要放棄這些“暴君”。我們會看到究竟的。他倘若信賴曼永（Magnan）〔1〕、卡斯忒雷因（Castellane）等等，他將被拋棄。

我現在經濟學的工作中發生一個問題，想獲得你的某些實際上的啓示，因為這在理論的著作中是找不到的。即關於資本的流通——在各種營業中資本的多類性；資本對利潤和價格的作用。你如願告訴我一些，至為歡迎。

拉薩爾君在

“愛非斯的晦澀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學”序言中說：

“它（這種著作）在一八四六年初已經寫過一小部分，本想寫完的，但當時另一種興趣突然使我——‘世間有許多可怕的东西，但沒有比人更可怕的。’索福克勒斯（Sophokles）這句話在每一方面都是對的——投入實際鬥爭的海洋中，阻礙完成本書，幾達十年之久。”

索福克勒斯的詩句要是在拉[薩爾]那里改成德文，便是“沒有比哈慈費爾德伯爵夫人更可怕的名聲狼藉的人！”

祝好。

你的卡·馬·

〔1〕 原信作 Magnane.

四九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八年一月三十日

曼徹斯特，一八五八年一月三十日。

亲爱的馬克思：

今晨共收到你两封信，特附上一張五 鎊票。可惜我自己的錢很緊迫，施兰姆于一月初向我借五鎊——而在这种情况之下，絕不能拒絕，这使我更加緊迫。温德汉将在星期二写出来。

附带地說，請將德納要求的B字各条文(原来的以及現在补来的)新抄一份給我，我的已用坏了。

軍营(Camp)、弩炮(Catapults)、雷管(Caps)怎样写？

在謀杀事件中，波拿巴固然沒有中的，但海村是被击中了。你記得他在一八四八年的謀杀威吓，竟以自己一無所知的現代科学的毀灭性武器相夸。噶苏士是一个偉人，但噶[苏士]已經忘記了雷酸銀等等。对呀，自这事件以后，我們再也沒有听到雷酸銀了。我当时馬上說道，受伤的多得可怕而死亡的很少，这表現是由于榴彈装藥过量，爆炸成为無数小碎片，而每一碎片的力量却有限。那些驢子的动作十分愚蠢而狡猾。如用平常的火藥装进去，榴彈的效力必定大得多。他們不用这种火藥，特装入尽可能多的雷酸汞，而使产生一种無大损伤的小碎片的彈雨。拉累(Larrey)博士已經証实了我的意見。关于海岑，至此为止。

本月二十一日，有人在部罗涅小林地用手槍对波拿[巴]行刺，但刺客在开槍之前即被捕。这事件被隱瞞着。談及此事的“衛报”，我不用时，当馬上寄給你。

我将訂“沙拉的百日”(Charras' Cent jours)。我們不能在美国干一千文学批評嗎？对这件事写一篇論文，一定有趣，而且不难。

多多問候夫人和孩子們。

你的弗·恩·

#### 四九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八年二月一日

一八五八年二月一日。

哈味斯托克山，梅兰公园，格拉夫頓里，九号。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五鎊收到了。我的一封信是星期二發的，另一信是星期五發的，竟同时达到，似乎是由于邮局对亡命者的信件加以扣留、檢查等等所致。

B 条文是新加入的：俾达索亚（之战）、布楞檣（之战）、緬甸（之战）、波麦孙德（之圍）、波罗底諾（之战）、布里西亚（Brescia——的攻击）、桥头堡（Bridgehead）、菩罗、布达（Buda——之圍）、伯勒斯福（Beresford）、平地（Berm）<sup>①</sup>。德納說：“其中的最大部分是我从前請求您的”，那是弄錯了。他把你提出的各 B 字誤作他的。他自己只提出：

“城堞炮座（Barbette）、棱堡（Bastion）、刺刀（Bayonet）、巴克雷·得·托利（Barclay de Tolly）、炮台（Battery）、战斗（Battle）、柏謨、本尼格森、柏替亚、伯納佗特、柏舍耳、临时露營（Bivouac）、布林德內（Blindney）、布呂協、布卢謨、波里瓦尔（Bolivar）、炸彈（Bomb）、炮手（Bombardier）、炮击（Bombardement）、炸彈（船舶、鋼甲艦、海船）、小堞（Bonnet）<sup>②</sup>、波斯揆、部里恩、桥梁（Bridge——浮桥船）、布朗（Brown——佐治爵士——Sir George）、布輪、步若。”（那驢子已經收到这一切了。）

① 指在一个土垒外斜坡和塹壕內崖之間几尺闊的平地。——譯者

② 指炮台凸角的小堞。——譯者

我已替你写好了弩炮(不多)。軍营的最大部分也是如此。(不过关于希腊的軍营，我还要查查發哈斯穆特——Wachsmuth——的“希腊的古代”，关于犹太的，查查衛特——Wette。)雷管的历史因槍膛閉鎖机等等的种类很多——附带列举了——說得詳細些。如果不是因德納后来又有新的委托，那我已把这渣滓弄好了。我把它們一起寄給你。虽时常去博物館，但有这样多的东西要查閱，往往在我寻找之前，時間(現在仅到八点为止)竟到了。于是又要跑路。因此丧失許多時間。

光明的拉薩尔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在基本上是一部很幼稚的下等作品。赫拉克利特在許多形象中造成正和反的統一，而拉薩尔闖入每一种形象，于是从黑格尔的邏輯中尽力給予我們任何一部分，而这邏輯几乎不是由这种进程得来的，他总是連篇累牘——好像一个学童，要对一个課題証明他嫻熟于它的“本質”和它的“現象”以及“辯証法的进程”那样。当这个学童作这一类的空論时，那可以保証他只能恰恰按照开好的方子并在神聖的形态中，从事这种思想进程。我們的拉薩尔正是如此。这家伙似乎曾企圖从赫拉克利特来理解黑格尔的邏輯，并且常是从新开始这种进程，絕不疲倦。講到博学，那是大大地炫耀了一下。但每个識者都知道，只要人們有工夫和錢，并像拉薩尔君一样，直接讓波恩大学圖書館随意送到家中来，集合这一类的引証来炫示，是何等便当的事。人們看到这家伙自身在这种語言学的华艳淺俗而無价值的情状中表現得何等特別偉大啊，而且行动起来，完全像一个生平第一次穿时髦衣服的人，何等袅娜多姿啊。最大多数的語言学者既不具有赫拉克利特那里占統治地位的玄思的概念，所以每个黑格尔的信徒对于語言学者所不懂的东西，具有無可爭辯地优越的理解力。(此外，如果一个人学希腊文，是要变成希腊文中的哲学家，而不是变成德文中的哲学家，那也特別。)拉薩尔君現在不是简单地

把这一点当作自然而然的，竟在所謂勒辛的(Lessingscher)方式中加以处理。这是以煩瑣的法学家的方式去肯定黑格尔式的解釋，反对虛伪的、因缺乏专门知識而变成虛伪的語言学者的說明。所以我們有两重娱乐，第一是看到辯証法的东西極詳尽地再构造出来，这是我們几乎又忘記了的，第二是把这种“玄思的遺產”作为拉薩尔君語言学、法学上的特別机巧和渊博，去反对缺乏玄思的語言学者。又不管这个家伙怎样夸大其詞地說，至今無人理解赫拉克利特的書，然就主要之点講，他对于黑格尔在哲学史中所說的話，絕對沒有加入一点新的东西。他不过說得詳細一点，这在两印張中自然是充分做到的。这家伙更沒有想到对辯証法本身透露任何批評的思考。人們如果将赫拉克利特的一切片段一起刊布出来，迨不滿半印張。只有一个家伙牺牲可怕的“人”<sup>①</sup>的錢去印書，才能用这样的口实，使两册六十印張的書出現于世。

“晦涩的哲人赫拉克利特”在解釋一切东西轉变为和它們相反的东西时，發出一种格言，說：“黄金轉变为一切东西，一切东西轉变为黄金。”拉薩尔說，黄金在这里是貨幣(这是对的)，而貨幣是价值。所以理念是一般，是一(价值)，而事物是实在，是特殊，是多。他利用这种惊人的理解，对自己在政治經濟学这門科学中發見的一个嘗試品，作一种更长的注釋。每句話都是一种錯誤，而且是用显明的驕矜表达出来的。我从这里一种注解中看出，这家伙打算在他的第二部大著里面用黑格尔式的方法来陈述政治經濟学。通过批評把一門科学提到这样的水平上，使能够辯証地叙述出来，这是一回事；把一种抽象的、完成的邏輯体系用在一种这样的体系的想像上，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他将会不胜悔恨地，懂得这一点。

① 指哈慈費尔德伯爵夫人，見第四九五信末段。——譯者

但如我把他的第一次自滿的信馬上写信告訴你的，在一个算作大革命家的青年身上發見这样古老的东西，老黑格尔的信徒和語言学者們在实际上必定是欢喜的。此外，他向一切方面献媚并致敬，以便受到欢迎。我将那書浏览一遍，便馬上寄給你。

祝好。

你的卡·馬·

四九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八年二月八日

曼徹斯特，一八五八年二月八日。

亲爱的摩尔：

我上星期間或不大舒适，似乎是因从前的病的殘余还剩下一極小的部分，虽無力严重地侵害我，現在却用一切小手法来捣鬼——特别是皮膚痒，伤处的痊愈不良，手指潰膿和这一类討厭的毛病。幸而还没有絲毫再表現为腐烂腺病的傾向，没有什么可怕的。这些毛病有时是由感冒而来，恐怕会来来去去地苦恼我，直至再往海水浴場为止。無論如何，我在此时期还是要注意的。此外，自我回来后頗为糾纏的痔疮竟成了誘导体，每次总是立刻帮助我，不过后来也有几天除騎那匹馬外，簡直不能坐。所以上星期我沉默了，并自星期一以来沒有交稿。大多数晚上，我只能躺着。然感冒現正減輕，昨天又能騎行二十八哩，我們明天又能开始工作。

拉薩尔君在基本上似乎把晦涩的哲人赫拉克利特看得太容易了。天狼星对于你描写他的方法，感觉十分愉快，对于这位先生希腊文的渊博不过如此一点，觉得滿意。当那書寄来时，我将給他去研究一下。

朋友培尔飞尔德今天又提出自己为市議會候选人，被打得落花流水。一九六票对他的一四三票。



家中还有几份“衛报”，載有美丽的巴黎通訊，日內將寄給你。  
多多問候全家。又有一些百科全書的稿件作星期五繳卷。

你的弗·恩·

四九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八年]二月十日

二月十日。

亲爱的恩格斯：

德納那只驢子（在來信——以後我將寄給你——中沒有決定對我十二月底所開出的期票是否照付）說到：“您在炮兵的條文中說及普魯士軍隊的配備，您用的縫馬（*seam-horses*）這句話，那是什麼？我在任何字典中找不到。”請馬上回答，以便我還能於星期五寫信答复這驢子。

我覺得你沒有完全復元。要小心啊。在曼徹斯特的“狂風暴雨時代”，你太不控制自己了。下次詳談。

你的卡·馬·

哈尼那個親愛的、也曾將他那“獨立者”〔1〕的無聊的東西寄給你嗎？誰對施蘭姆的平生事略扯了一次謊？哈尼使著名的詩人佛萊利格拉——恩格斯閣下在他的旁邊表現一副滑稽相——變成“新萊[茵]報評論”的編輯。

〔1〕“澤稷獨立者”是哈尼的報。

五〇〇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八年二月十一日

曼徹斯特，一八五八年二月十一日。

親愛的摩爾：

德納看不出那是聯馬（*team-horses*）嗎？即拖物的馬，安置在

大炮或車子前的馬。联馬这种術語在論文中也时常出現，他如果要一种根据的話，当查查“不列顛百科全書”中炮兵的条文。

可惜我今天不能寄出什么。因昨天被誘騎馬参加狩猎会，那里面有飞跑的猎狗在追逐兔子，我騎了七点鐘的馬。就一般講，这对我确实很好，不过妨害了工作，即已經开始的东西——緬甸等等——还没有打算今晚能及时完成。緬甸很討厭，浏览厚本子的書，弄不出有条理的东西来，因为必須写得簡短。反之，我在騎兵中将加以报复。德[納]如提起格立斯海姆，他可以得到整个格立斯海謨。

天狼星似乎要退出那个飲食店，我到过他經常去的飲食店察次衛司四次，只碰見一次。我光为找他才去的，丧失了大量的時間，这必須加以改变。

哈尼那亲爱的，也把他那無聊的东西送給我了。澤稷的哈洛·哈林(我虽从沒有見過)必須負主要的錯誤責任。对克累斐尔的描写是絕妙的。完全是那个老哈尼。他因施兰姆的死，又造成一大傳奇剧的表演会，而演主角的自然是G. J. H. (1)。整套葬仪和一切，他的書信連同通訊地址及姓名：赶快办！不得迟延！如此等等。并期望我去澤稷，以便也在虾蟆們(2)和懦夫茨基們①中扮演一番，这一整套都使我生厭。哈尼是一个卑鄙的小家伙，在澤稷是完全适宜的，此外，他因誹謗澤稷的封建主高夫列(Fr. Godfrey)，已經非常幸运地引起一場報紙的訴訟。

琼斯似乎也在制造美丽的历史。他曾使肥胖的利味舍(Live-say)做他的會議的主席，利味舍是一个糟糕的小市民，对迈奥尔發过誓，而且在一八四二年，当一切小市民退出选举的时候，他和斯圖治(Sturge)一班人已經在干完全的选举分裂运动。

① 參見本書第一卷第二八四信譯注。——譯者

但不要紧！波拿巴君在替我們工作。我們絕不能要求比他所做的还要好。雷匹那斯做內务大臣，真不可思議。而且蠢得将演說詞刊印出来。

为着使你正确地了解我的健康状况，还要告訴你一件事，昨天我騎馬跳過五呎多高的一个土堤和圍籬，这是生平所作的最高的跳躍。要能够舒适地表現这样的努力，是以頗为健全的肢体为前提的。总之，当我们再返德国时，願普魯士的騎兵已經練好騎术。那些先生們要跟上我，当感到困难；我現在有很多的練習，并且天天改进，而我的声名也就因时造成了。但我現在才知道險阻地形中騎馬真正的困难所在，这是一件最复杂的事。

多多問候你的夫人和孩子們。無論如何，至星期一一定会寄上一些条文。关于印度，我想我們还要等待一次邮件，但如有很有趣的詳情，就不必等了。

“恩格斯閣下”在实际上是表現得太滑稽了。我永不会忘記哈尼的，他知道对我要說的最好的話，只限于閣下。笨牛啊。

你的弗·恩·

(1) 即佐治·朱理安·哈尼。

(2) 法兰西的庸俗人。

五〇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八年二月十四日

一八五八年二月十四日。

亲爱的恩格斯：

你曾允許將“衛報”寄給我。今天正在等待着，因为法国現在是唯一的通訊材料，而某些饒舌的趣事比起任何数量的思想来，較为那些家伙所欢迎。我想明天会收到所允許的期数，但迫切要求你以后总在星期四、至迟星期五寄来。在通訊的日期以后，我自然

不能再用它們作通訊了。

我現在將有三天坐在針毡上，一直要知道我的期票——似乎是开出后几星期才从这里送出的——是否照付为止。在最好的場合，非至对亚蒲列頓的事件解决，我给“論壇”的諸論文，不能再支錢。我在估計寄給亚蒲列頓的商品中，完全算錯了。此外，因为关于波里瓦尔的一个較长的条文是用一种党派的体裁写就的，德納就發生了怀疑，并要求我举出根据。我自然可以給他根据，虽然这是一种特殊的要求。至于党派的体裁，我的确稍微溢出百科全書的論調之外。对那最怯懦的、最卑鄙的、最糟糕的流氓如拿破侖第一加以鄙視，不免太癡狂了。波里瓦尔是真正的苏卢克 (Sou-louque)〔1〕。

我祝賀你在騎术上的成就。只是不要从事于折破头頸的跳躍，因为馬上会有更重大的机会来到，要求头頸去冒險的。你騎这只竹馬似乎有些过分。無論如何，我不相信騎兵是你对德国万不可少的专科。我同样有些怀疑，無論哪一方面的过度緊張，对于你的健康是否适宜。医生方面至少曾确切告訴我，对你來說，在若干时期，一切种类的努力必須适可而止，这是金科玉律。

波拿巴的事件也使拟議中的普魯士的大赦誠惶誠恐地中止了。此外，路易只是模仿他的所謂伯父。在事实上，他不仅是囂俄 (Victor Hugo) 的意識中的小拿破侖〔2〕，和大拿破侖相对立，而且在最奇妙的方式中体现了大拿破侖的狹小。我已經查閱过科柏特的一八〇二至一八〇三年的年集①，發見“杀人犯的巢穴”和一切都一字一句地登在当时的“官报”上。此报的一八〇二年八月九日一期上有一字不爽的下面一段話：

“不是英国政府許可和容忍这些公和私的犯罪，就是它不能防

---

① 指科柏特創办的“政治記錄周刊”的年集。——譯者

止这些罪犯。在前一情形下，不能說这样的行为适合于不列顛的高尚、文明和光荣；在后一情形下，它就不配拥有政府的名称，尤其是当它沒有方法去镇压暗杀和誹謗，并保护社会秩序的时候”。

祝好。

你的卡·馬·

你对于“衛报”留下的各期如果还没有寄出，請安排一下，使我至星期一能收到，以后的至星期五收到。

〔1〕 海地(Haiti)的黑人皇帝(一八四八至一八五八年)，称为浮士廷第一(Faustin I.)。

〔2〕 指鴉俄的著作“小拿破侖”。

## 五〇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八年二月十八日

一八五八年二月十八日。

亲爱的摩尔：

本星期每天都想写信給你，但在价格不断上漲的当前，不能如願以償。你还記得我对你說过：奥尔良的中等〔1〕貨六辨士是可开全工的最高价格。現在一切紡織主中的八分之七已因奥尔良的中等貨五又四分之三辨士而开全工，这种愚行的結果是，他們仅因不能忍耐，在六个星期之内，竟将这种貨色提高到七又四分之三辨士！紗和布自然沒有依同样的比例跟着上漲；工厂主的原料及其制成品价格間的余額降到成本价格以下，那些驢子現在又要减工了，当然也沒有別的办法。

今天同时寄出“衛报”。

希望你的期票收到了錢。你本来老早将期票通知了，他們倘有退回的意思，早就應該写信給你的。

再附上給德納的一点渣滓。这家伙如果用他的两个臭銀元，开始想要好的渣滓，那真該詛咒。無論如何，除我們供給的外，他

不能再有什么希求——在很多的例子中都是独立的作品而不是他原来要从别处接受的那种無聊的編纂物。逼他一下，要他付出較好的报酬，然后我們再斟酌。关于巴达和斯(Badajos)，糟糕的“布洛克豪斯”真誤了我。

緬甸是一种很吃力的条文。你不能担任写菩罗和伯勒斯福嗎？我这里沒有此等傳記的輪廓，然可給你以軍事上的主要之点。

講到騎馬，我下次写給你。这事件在基本上是我的全部軍事研究的物質基础，你以为怎样？卑鄙的波拿巴对于虾蟆們〔2〕表现为一个英雄，因为他騎馬还好，而且美觀，然这里有的是証人，知道他是一个很平庸的跳躍者，并屈服在多种障碍之前，这是你的卑微的僕人不加思索，便可騎馬跳过的。加以騎馬是一种唯一的体力上的技巧，我至少已經达到中等程度，而在狩猎和跳躍中危險極小(約为 1:10000，然誘惑力却不可抵擋。此外，不要担心，我会为別的事折破头顱，而不是从馬上跌下来所致的。多多問候全家。

你的弗·恩·

〔1〕 棉花的品种。

〔2〕 法国的庸俗人。

### 五〇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八年二月二十二日

一八五八年二月二十二日。

亲爱的恩格斯：

附上拉薩尔的信，有趣的是有关路德福·施兰姆的一段。这家伙关于我的“邏輯”所写的，简单归結到他不願意了解我。我曾对他特別簡略地指出，我沒有写信是由于受种种事情的限制，为繼續文字上的通訊，必須有口头上的說明。在实际上，我是以一种充分外交的方式来写这段模棱两可的話的。

我自然已經回信，为的是要找找柏林的書商。目的在將稿件分册出版，因为我既沒有時間、也沒有錢可以安閑自在地完全写出来。第一种形态对于形式也許有害。然在傳播上的确較好。也比較容易找到書商。

至于有关那些卑鄙的美国佬的事，我当然非常高兴地写信給德納和亞蒲列頓兩君，他們应以最和藹的态度給我——。可是事情的經過簡單如下：

我曾从亞蒲列頓處透支二十鎊。依我的計算，至多只透支五鎊。但沒有別的办法，因为一部分賬单是十二月底到期，必須照付。好。德納君現已暫將二十鎊——我本来明天就可以向“論壇”支取的——写在“論壇”的賬上，非寄稿給亞蒲列頓去弥补这臭賬，我的一切財源都被斬断了。一直至那时止，我是陷入絕境。只等用商品付清这个亞蒲列頓，并能因此对“論壇”重新开辟一条路，我就要放弃整个亞蒲列頓——特別是維也納“新聞”如同意我的提議，每星期写一篇金融論文。無論如何，我以为只有停止供給的威胁可以使德納和亞蒲列頓屈服，并引誘他們付出一种較好的報酬。可是要跳出現在的絕境，才能够施行这种策略。据我的計算，当那些牧猪狗采用了波里瓦尔时，也还要寄去三十至三十二栏才够。一直至那个时期，我是的确的确飄在半空里。此外，那些狗知道我现在是处在他們的势力之下。所以現对于所写的一切，只要不致平淡無味，就当尽可能地不加精簡。

关于菩罗和伯勒斯福的，我可以写傳記，但請你写全部軍事上的，并用英文，使这些条文不致和其他条文大有区别。此外，在这方面單純的暗示对我沒有用处，因为要把它們弄出来，必須加以研究，然現在却不可能。当你將 B 字写完，即写“騎兵”，那这一項就完成了。

好孩子，局勢就是这样。幸而外面的世界現有許多愉快的事

件發生。否則就私人講，我想我自己是在過那種所能想像到的最煩惱的生活。不要緊！對於有一般志向的人們，隨便結婚，因而把自己陷入家庭和私生活的日常困苦中，世間沒有比這更愚蠢的事。

勇敢的“衛報”現在將說些什麼？紀卜生和伯賴脫的報復的確是典型的。說句私話，我相信帕姆拆散自己的內閣，自有他的“理由”，而達到這種結果的一切外表的錯誤，在他的方面是曾計算到的。

從“官報”不久登載的一種文件看來，法國稅關倉庫所堆積的商品，和一八五六及一八五五年較，是巨大的，“經濟學者”的通訊員直截了當地說，波那帕脫促使銀行對這些商品預付款項，所以所有人能夠將它們弄回。但春季愈接近，此等商品必須投入市場，於是沒有疑義地法國將發生一種恐慌，而比利時、荷蘭、萊茵普魯士等等也會跟着發生恐慌。

意大利的經濟情況的確可怕。除工業危機外，還有農業的災難。（依照法國一個農業會議的推斷，這種災難也很重大。會議宣布，十七法郎一畝小麥，他們還不夠本。）

就整個講，危機和一只勇敢的老鼯鼠一樣，已經在發作了。

祝好。

你的卡·馬·

五〇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八年二月二十四日

一八五八年二月二十四日。

親愛的摩爾：

附上五鎊〔1〕鈔票一張——可惜昨天總弄不到手，否則你可以早二十四點鐘收到的——和布里西亞的條文。現在B字只須交出緬甸（完成了一半——最近的戰事消息來得很慢）和波麥孫



德，又两条傳記。关于这种傳記，我可以馬上弄到伯勒斯福的必要材料，但普罗的便困难，因为絕對找不到談解放战争的好書。他在格罗斯柏倫的果决值得称道（他对抗伯納佗特的意志，击潰法軍），而登涅維次（Dennewitz）的胜利，以四万普軍打敗七万法軍，是很令人驚訝的。然我还要查一遍。当B字的渣滓弄完，即开始写騎兵。

除非我們必須向大陆轉移，我認為終久不要抛弃亚蒲列頓。这百科全书的課程对我很有好处，而且畢竟进行得十分迟緩，如錢的关系沒有这么紧迫，是可以完全便当地干下去的。可是情形如果許可，的确可提出这个重要的問題；我也相信馬上会有有效的。

偉大的拉薩尔在此等状况之下能有很大的用处。我希望他因經濟学的关系，将必要的事件弄好，也将和“維也納新聞”办好。他对后面这件事必定很疏忽，因为你因金融論文，早已写过信給他。他的信，我还保留在这里，要給天狼星看看，反正你已經回信了。

紀卜生和伯賴脫对帕姆君的去职所表現的历史性的諷刺，是很美妙的。“衛報”对此怎样說，你当馬上看到，因为我今天寄上三份。此外，帕姆似乎願意完全放弃卷土重来——倫敦可怜的小印刷業者的这种迫害、北明翰地下室的搜索（參看前天的“太陽報”上的“一大恶作剧”）、以及对波拿巴屈服的其他日常例子，必定使約翰·牛終于要發狂的。

意大利的情况并不很坏。对于欠款的迟迟到来固然有些怨言，但就整个講，并不比这里的国内貿易中的情况坏。我們在意大利沒有比过去更多的到期未付的賬。那些人訂貨又頗为活躍。我們的商品虽說不上是确切的标准，但总算有些尺度。那里的營業自然还老是不好，不过沒有达到極境。当然，这一切都会出

現的。

波拿巴主義者的恐怖現在必定是巨大的。在佛爾德的假面跳舞會中，有七十五個警察都着化裝的衣服！參看“衛報”。

竭誠問候全家。

你的弗·恩·

(1) 五鎊的後面刪去“R/J56641,曼徹斯特,一八五七年一月十六日”字樣。

五〇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八年三月一日

曼徹斯特,一八五八年三月一日。

親愛的馬克思：

二月二十四日，星期三，我寄了一封掛號信給你，內有 R/J 56641,曼徹斯特,一八五七年一月十六日的五鎊鈔票一張。希望你已收到，否則馬上去銀行要求停付。今晚又寄上“衛報”多份，上星期三已寄上該報一束，並有一信。你在今天的報上會看到關於奧栖泥一些有趣的東西。

帕姆去職時在這裡造成各種各樣的迫害，如對伯納特、奧爾索普和現在那個可憐的出版人，這種卑鄙的行為真是明明白白的；但約翰·牛對於他們真正不列顛的大臣仍不因此而懷疑，而各處對於在那不勒斯的那兩個羅馬市民也不會有一點怨言。這傢伙的確是帶着滿身惡臭退職的。

你從今天的“衛報”上也可以看出普勒斯吞等處還是實行短時間的工作。這馬上又會普遍的。工廠主們在現今的價格上，對大多數商品要折本，紡織主還站得住；對少數商品並有好处。但價格的提高一經遏制需要時（一直到現在，由於恐怕價格還要更高，一時促進了需要），這種好景也就告終，而重新開始辛酸苦辣了。

你的弗·恩·

五〇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八年三月二日

一八五八年三月二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我收到五鎊后，馬上就写了几行給你。那廢物除包括一些政治的批評外，沒有別的东西，总共不到二十行。虽是这样，但这里的邮局似乎很关心我的通訊，真討厭極了。不久以前，我給最尊敬的科勒特一信遺失了，挂号也沒有用。現在將注視邮局干涉的进行。如仍有第三次事件發生——，我將在倫敦各報上签名揭發这事。我对政治所写的东西，無賴們只要願意，可尽量去看。至于我私人的事件便不同，用不着在邮局的任何德国特务插入齷齪的手——据說各国五十只这样的牧猪狗在倫敦秘密偵探处經常做这样的翻譯；至少是烏尔卡特派人这样說。

我最近对于意大利、特別对于米兰的商業情形写給你的，系取自吐林各报，它們在那一带有重要的通訊。現在將奧屬意大利的状况描写得尽可能地凄慘，的确对吐林有利。米兰的書信写得很詳尽，似乎确是真理的标志。——至于法国的商業情形，可看今天“泰晤士”巴黎通訊員的描写。这青年現在确实企圖借此事去打动奧栖泥和法国上校們的良心，但这是可笑的。

附上匹阿、达兰第尔等人一篇可怜的臭貨。这些家伙不能忘情于賴得律一罗兰、馬志尼和伯尔拿的荣誉，而法国政府似乎已經完全忘記了这些人。他們相信一种革命就在眼前，自这些大人物在倫敦从事一切“活动”后，这种忘記對他們的确是苦悶的。达兰第尔已經和从前的波恩斯特一样喊得力竭声嘶——，革命的欧洲的注意力是因其他意外事变，从他們轉移出去的。因此，恰恰在这适当的时机，他們發布了附上的無聊的空談。沒有体裁，沒有思

想，并不是法文，完全是聖·馬丁娼妓的平凡語言，是当时杂乱的投稿者和小餐会的作者可怜的傳声筒。他們为着不誤这种發布的目的，将这可鄙的小东西送給一切报纸。受拍辛宜和帕尔麦斯顿支配的“晨邮”貞琴茲(Jenkins)即刻被投入陷阱中。他在特写的一篇社論中告發这些家伙，斥責他們对可敬的窩尔坡尔(Walpole)君所写的拙劣作品，同时更加小心謹慎地将这整个小册子譯成拙劣的英文。不仅是这样。德斐在他的开幕辞中对貴族院表示，已委任皇家律师研究对此能否采取法律上的行动。所以公民达兰第尔、匹阿和柏孙(Besson)挾着他們糊塗的作品，已經完全达到他們所夸口的目标，而其程度还超过他們的希望。

講到伯尔拿，大概还有些时候要鳴不平。

帕姆以厚顏無耻的态度，自行站在自由主义的反对派的領導地位，并自称为反对派可敬爱的紳士，真是奇怪，不过他对本店自造的下議院，自然可以为所欲为。

附带地說！在您的工厂里，例如您的机器要多少时候才換新的，你能够告訴我嗎？巴貝治(Babbage)以为在曼徹斯特的部分机器，平均每五年更換一次。我觉得这有些奇怪，不大可靠。自大工業巩固以来，机器更新的平均时间在解釋工業运动所經歷的多年的周期中，是一种重要的因素。

天狼星近况如何？請代問候。

你的卡·馬·

今天又接到“衛报”一束。上星期也收到俾达索亚。

五〇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八年三月四日

曼徹斯特，一八五八年三月四日。

亲爱的摩尔：

我又确切受到秘密偵探处的注意。曾想会有这一着，不过

正式截取書信，是太厉害了。我以为你最好讓另外一人写信封上的姓名地址，这样他們大概只能拆开給你的信。因盼望你的書面通知，特別叫我們的跑街每天去問有無給我的信——常是沒有。加以匹阿这驢子向世界宣布，英国沒有真正的政治警察。像这样一种粗率的作品、語言和一切，真是少見。对于一八四八年的宪法仍有旧的信仰，大家相信看到我們国家的宪法的驢子們了。是何等可怕的語言啊！同时猴子們現已达到他們的目的，而且也許会获得廉价的殉道者的光荣。德裴这头牛馬上墮入圈套，并且使流氓們得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

关于机器的問題，很难确切說定，然無論如何，巴貝治是十分錯誤的。最可靠的标准是每个工厂主对他的机器的損耗和修理所扣除的百分数，所以在一定的時間內，完全賺到他的机器了。这种百分数通常是百分之七·五〇，而机器在十三年零四個月內，因每年的損耗得到补偿，故能够完全更換新的，不受損失。例如我有价值一万鎊的机器，經過一年之后：

我作成資產負債表，从.....	10,000.—鎊
扣除損耗 7 1/2% .....	750.—鎊
	<hr/>
	9,250.—鎊
付出修理費.....	100.—鎊
	<hr/>
机器花去我.....	9,350.—鎊
我在第二年底从 10,000 鎊	
扣除 7 1/2%，从 100 鎊扣除	
7 1/2% .....	757.10 鎊
	<hr/>
	8,593.10 鎊
付出修理費 .....	306.10 鎊
	<hr/>
全部机器現花去我.....	8,900.—鎊

如此等等。現在 13 1/3 个月确是一个长时期，其間有許多破产和变迁出現，人們投入其他部門，出賣旧机器，进行新的改革；但这种計

算如果不完全正确的話，那实践一定早就把它改变了。出卖的旧机器也并不是等于旧铁，自有小的紡織主等等买去，还要加以运用。我們所用的机器，的确有二十年之久的；人們如偶向这里疯狂的旧企業看一眼，便發見旧式法兰克的工具，至少有三十年之久。在最大多数的机器中只有少数部分容易損耗，五、六年之后，必須更換，在机器的主要原理上如不受新發明的排挤，即使十五年之后，損耗的部分也比較容易更新（我这里所說，特别是关于紡紗机和粗紡机的），所以对这些机器的生存能力难得划出一个确切的界限。近二十年来紡織机器的改良并没有涉及几乎所有現存的机器領域，大多数只在个别的小部分中。（在梳理部分，梳理圓筒的扩大是一种主要的改良，因品質优良，遂将旧机器排挤了；但就平常的种类講，旧机器还是好得很。）

巴貝治的主張十分荒謬，倘真是这样，那英国的工業資本必定不断地减少，而金錢是白花了。一个工厂主在四年之中，将他的全部資本周轉五次，即在五年之中周轉六又四分之一次，所以除百分之十的平均利潤外，对于他的資本約四分之三（机器），每年还要賺百分之二十，以便無伤無損地补偿旧机器的損耗——总共也就是百分之二十五。因此一切商品的成本价格必定大大地提高，几乎高于劳动工資所造成的：机器的利益又在哪里？每年付出的工資也許等于机器价格的三分之一——在單純的紡織業和織布業中的确要少些，而損耗要达五分之一——这是可笑的。在大工業的通常系統中，英国确沒有一种行業是于五年之內更換它的机器的。誰要是这样蠢，誰在第一次更換中就必定破产；即使旧机器差得多，也有超过新机器的优点，能够远为低廉地生产，因为市場不是按照每磅紗要加上百分之十五的損耗成立的，而是按照仅加百分之六（約为每年損耗百分之七·五〇的五分之四）成立的，所以当更廉价地出賣。

十至十二年足以使大部分机器具有另一种性质，即将它多少更换一下。十三年零四个月的时期自然是因破产，重要机件的破败——如加以修理，花费太多——和这一类偶然事件的影响，不得不稍微予以缩短。但十年以内的确是没有的。

如果不是要从另一材料来源作各种必要的增加，那我便将缅甸弄好了。因此没有完成，这渣滓必须等到星期二。差不多将满三页。至于波麦孙德，还要详查。加以图书馆的时间和营业时间冲突，我不能常去，必须等待机会。当我将这些琐屑东西以及同一困难所在的普罗和伯勒斯福弄清楚，在我的面前马上又展开一个美丽的驰骋地带，对于骑兵等等可以迅速地前进。

多多问候夫人和孩子們。

你的弗·恩·

五〇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八年三月五日

一八五八年三月五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附件显然是延迟了，請你和天狼星去决定您們認為适当的答复。不要把这东西寄回（但要保藏着），因为放在你处现在比我这里安稳些。倫敦現成为一切国家的特务中心点。这些狗几乎每天总要施行一些私刑私罰。

承你对机器詳加說明，至为感謝。就十三年数字的必要講，和理論相符，因为它对工業再生产的一个时期規定一个单位，多少和大危机重現的时期相同，这种危机的經過自然还是由完全不同的因素，按照工業的再生产时期决定的。我所視為重要的是在大工業直接的物質前提〔1〕上找着决定周期的一个因素。在机器的再生产中，不同于流动資本，令人自然想起莫萊蕭特（Moleschott）們，他們也很少顧慮到骨格的再生产时期，可說是和經濟學者們一

样，以人身全部转变时期的平均数为满足。另有一个问题，我也只需一种说明，例如在你们的工厂或工厂营业中，流动资本是怎样分配于原料、工资之中，有哪一部分平均寄存在银行中？还有一层，你们的簿记上怎样计算周转？在这里理论的规律是十分简单、十分显明的。但对这事件在实行上是怎样的一种面貌，能有一种观念，仍是好的。商人的计算方法比起经济学者来，有一部分自然是建立在更大的幻想上；但在另一方面，因实行上的幻想纠正了他们理论上的幻想。你说到百分之十的利润，我猜你没有把利息加在里面，这种利息确是伴着利润出现的。我在“工厂委员会的第一种报告”中发见平均的图解如下：

投入建筑和机器的资本 .....	10,000 镑
流动资本 .....	7,000 镑
500 镑为 10,000 固定资本的利息	
350 镑为流通资本的利息	
150 镑为租金、捐税等	
650 镑为固定资本损耗 6 1/2% 的减价基金	
<hr/>	
計 1,650 镑	
1,100 镑为偶然事故(?)、运输、煤、油	
<hr/>	
2,750 镑	
2,600 镑为工资和薪水	
<hr/>	
5,350 镑	
10,000 镑为 400,000 磅左右的原棉，每磅 6 辨士	
<hr/>	
15,350 镑	

16,000 为 363,000 磅紡成的紗。价值为 16,000 镑。利润为 650 镑，或约为 4.2%<sup>①</sup>。这里工人的工资约为六分之一。

这里的总利润的确只有百分之十左右，并包括利息在内。但为着工厂主的利益而写作的西尼耳 (Senior) 君却指出百分之十五

① 按正确的比例计算，为 4.06%，约 4.1%，而非 4.2%。——譯者



为曼徹斯特的平均利潤(利息在內)。十分可惜的是上面的陈述并没有提出工人的数字;就是指为薪水和真正工資的比例也没有。

此外,就是最好的經濟學者,甚至于李嘉圖自己,一陷在資產階級思想的脚踏磨車上,便形成純粹孩子般的空談,昨天偶然看到的李嘉圖下面一段話,又使我注目。你記得依然很旧的法兰克式的亞丹·斯密認外國商業和本國的比較,對於一國的生產勞動只有一半的推進力等等。而李嘉圖以下列的說明予以答復:

“我覺得斯密的議論是錯誤的:因為和他所假定的一樣,雖運用兩個資本,一為葡萄牙的,一為英國的,然常是在外國貿易中所用的一個資本,兩倍於在本國商業中所用的。假定蘇格蘭用一千鎊的資本生產亞麻布,用以交換為同量的資本所製造出來的英格蘭的綢緞。在這兩個地方用了兩千鎊的資本及相應的勞動量。如果英格蘭發見它從前輸往蘇格蘭的綢緞,可用以交換德國更多的亞麻布,而蘇格蘭發見它從前輸往英格蘭的亞麻布,可用以交換法國更多的綢緞,那英格蘭和蘇格蘭就馬上停止互相交換,而這種國內的消費商業便因這種對外貿易被放棄了。雖然有了兩個增加的資本——德國的資本和法國的資本——參加貿易,難道蘇格蘭和英格蘭不是還繼續運用同量的資本嗎?難道不是把和從前一樣數量的工業投入國內商業中嗎?”在上述的狀況之下,德國向英國而不向法國購買綢緞;法國向蘇格蘭而不向德國購買亞麻布,這種假定對李嘉圖這樣的一個人來說,也就未免過當了。

朋友托克死了,而英國最後的有價值的經濟學者也因他的死消滅了。

你寄給我的“衛報”某期中描寫烏爾卡特為謀殺嬰兒者,你是否看見這段話?那個蠢材用土耳其浴去替他的嬰兒洗澡,竟白白地使十三個月的孩子得了一種腦充血病,死掉了。驗尸官對這案件經過三天的檢驗,烏爾卡特逃出殺人犯的判決,真是聞不容髮。

这是帕姆何等的胜利!

祝好。

你的卡·馬·

(1) 由“基本”改正过来。

### 五〇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八年]三月九日

三月九日。

亲爱的恩格斯:

为着要通訊，我今天沒有工夫写。只有下面这些。搜集材料如果要花費你較长的時間，便不要管菩罗，我有足够的材料替他作成一种普通的傳記（很短），不如写騎兵。危險就在迟延。第二，我从“明星”得到关于意大利會議的一些珍貴的文件，寄給你取乐一下。

你的信在我的通訊中今天是被極力利用了。

祝好。

你的卡·馬·

### 五一〇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八年三月十一日

一八五八年三月十一日。

亲爱的摩尔:

我已經能从納披尔的著作中对于伯勒斯福收集一点东西，特附上。至他在本世紀初向倍諾斯·爱勒（Buenos Aires）的远征，我沒有找到一点材料，但这是光荣的，值得劳神去找一找。他被打得落花流水，連同全部英軍投降了。

菩罗在写作中，騎兵的也是如此。关于波麦孙德，还有些詳情要查閱。在印度又有一篇論文成熟了，我将靜待着。

沙拉的“一八一五年的战役”，在布魯塞尔再也弄不到，据说已絕版，是否再印，也沒有确定。所以波拿巴已經收买了这个出版

人。你也許能在倫敦用廉價(就是不要出過分的價錢)弄到一本，要是能讓我知道這一點，不勝歡喜，因為我正研究這一戰役。

我疑心朋友德納將我們的條文大加刪節了，否則你不致算錯到這個地步。望到特律布涅那里去一次，順便查查百科全書。

這裡除可怕的冬天外，沒有其他新聞；天氣一天變無數次。健康情形很好。鐵劑也在服用。

竭誠問候夫人和孩子們。

你的弗·恩·

今天寄上“衛報”一束。現在常是看不到通訊。今天的又載有一種失業工人的統計。

**五一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八年] 三月十五日**

三月十五日。

親愛的弗利德里赫：

緬甸和伯勒斯福以及“曼徹斯特衛報”都收到了。你沒有告訴我，是否接到我的信，內中附有紐約的來信等等。在現今的郵政狀況之下，知道這一點是重要的。所以還是來兩行吧。

下次再詳。

你的卡·馬·

**五一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八年三月十六日前後]**

親愛的摩爾：

信和紐約的附件收到不誤——當上星期寄上伯勒斯福時，十分忙迫，以致完全忘記告訴你。

我因此還沒有看到天狼星，此刻腦子里又充滿許多可詛咒的

商業，迨不能将我的一点意見集合起来，替亚蒲列頓的書工作。我将于星期五完成波麦孙德，如办得到，也弄好菩罗的，这就是說，明天可能将菩罗的寄出，使你有工夫加上傳記；除西波涅（Siborne）和若米泥外，別無参考材料。至于波麦孙德，必須再从各报收集材料，我的文件中再也沒有这种东西了。

我将尽力写騎兵。七年战争是騎兵的光輝时代，可惜我找不到这种材料。然我們要来看一看。

我不能更迅速地进行此項工作，实在着急，收集B字的材料真是一种很費力的事，我不能长久夜間工作，因为会引起許多夜的失眠症。一連工作两晚是我能够支持的最大限度，然現在已比起初好一点。

自星期六以来，“衛报”絕沒有登过巴黎的通訊。

你的弗·恩·

**五一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八年三月十七日**

一八五八年三月十七日。

亲爱的摩尔：

当此信和同时寄出的今天的“衛报”达到时，望給你的夫人看一看巴黎的通訊。聖·安东尼郊外的十万工人曾对奥栖泥的处决，报以共和国万岁的呼声，人們如果听见一个波拿巴主义者兼官吏談及此事，便引起無限的感触。种种胡乱的驅逐出境和拘禁很少發生影响，和大部分工人城市及国家工厂一样，而且在这大斗争逼近的时期，看見一种这样的信号發出来，并听到十万人回答道：有！这是令人欢乐的。只是奥栖泥还不能听到这种呼声，未免可惜。

这里一个小市民不久以前在巴黎，带来一种消息，即自奥栖泥

以后，又有两件謀杀部斯特拉巴君的事發生。第一件也在英国各报上提过：当那个人在部罗涅林地开手槍时，即被捕；第二件对我是新鮮的，据说有一个人在推勒里公园（Tuileriengarten）对他射击或行刺，馬上就被衛兵在河岸露台上因一八四八年六月而著名的走廊中槍杀了。

一切可怜的爱国的貴族都因此失去面子，而發狂的老兰得（Landor）今天必須將他的信送給“泰晤士”。最可惜的一件事，就只是味涅带沒有对奥栖泥提出抗議。

但部斯特拉巴在实际上是处于美丽的状况中，極可惋惜的是“宪政”所处的地位不能再說，“政治的地平綫模糊起来了”。人們难得想到一种笑話，比“官报”自己所說的还要佳妙些，即在沙龙（Châlons）里的軍官們先跑到县知事处郑重宣言，在他們沒有去替皇帝冒生命危險之前，是否真能在巴黎宣布共和国。但人們又看到，就是在軍隊中，也只有最上層分子真是波拿巴派，因為他們妥协，并且为真正輝煌的獎賞的期望所吸引。然部斯特拉巴对于广大的尉官們能够給予什么？这个無賴也許和我們一样知道，除衛队外，很少可信賴的軍隊。这种衛队不幸是強大的，并且知道它在其他每一政府之下，將轉变为常备軍或被解散。它的步兵是由四团手榴彈兵、两团射击兵、一团宪兵、一团輕步兵、一大队猎兵（共十七大队步兵）、两团着胸甲的騎兵、两团龙騎兵、一团騎馬的手榴彈兵、一团驃騎兵、一团猎兵——共二十一个騎兵中队——和一个強大的炮队組成的。一共是一万八千至两万人，有四十至五十門大炮，这是一个充分巩固的核心，足以相当稳定那些稍微动搖的常备軍。加以一切措施都适于各省軍隊的迅速集中（只要看一看法国的鐵路圖），所以确有六至八万人来对付一种期待中的运动。对于这种兵力，只有两种方法可取得胜利：不是軍隊本身里面有秘密的結社——此等結社当是無数的——就是和在二月<sup>①</sup>一样，资产

階級有決切的反波拿巴的行動出現。如果沒有此等條件中的一種甚至兩種，我不相信一種勝利是可能的。赤派對軍隊下層的煽動和奧爾良派及王室派對軍隊上層的播弄，是確切的，而嫌疑法和資產階級的其他規程使生活過不下去，也有同樣的作用。部斯特拉巴為有增無已的困難所驅策，天天從事於更絕望的勾當；他不敢冒險對普魯士作戰，他自己堵塞了意大利，不能前去；沒有人再相信部斯特拉巴的社會主義；阿爾及爾不會再作戰。一切轉向都被截斷，不斷增加的壓迫仍舊存在，這就是將資產階級直接趕到革命中去。如果環境不允許奧爾良派和王室派之一有馬上獲得勝利的可能，那在共同統治下的立憲共和國的一種更新，現在必定已成為它們的遠景中最近的去路。當變亂發生——而且今年必定發生——一切機會都來了，除掉以後用軍隊去對付前城外，它們可以模仿一八四八年二月的行動。於是我們便知道會發生什麼。它們害怕波拿巴，已使軍隊十分動搖，而叛亂必定勝利，它們因害怕無產者，又會勸誘軍隊去鎮壓叛亂——太遲了！——潮流沖倒了它們，而軍隊張口凝視着——我們會看到，自一八四八年最後的春潮以來，大水已經淹沒了多少土地。

幸而法國的商業現在所處的局勢是，當這種慢性危機在一種政治革命中達到頂點之前，它是不能夠改善的。在部斯特拉巴主政的時候，我認為法國的商業情況不能好轉。說奧栖泥、雷匹那斯等破壞“信任”，在危機中成為腐朽的飾辭；形成危機的狀況一經消逝，這些話會變成這樣一種政制的真理。此外，我完全贊成你的意見，即法國動產信用銀行不是一種偶然的欺騙，而是一種絕對必要的機構，在這機構中所表現的莫爾尼的盜竊行為同樣是不可避免的，因為不是期望暴富，法國絕不會有什麼動產信用銀行出現。

① 指一八四八年二月。——譯者

在此等状况之下，誰早一天跌倒——是部斯特拉巴，还是动产信用銀行——是一种純粹的偶然。——期票的展期必定造成巨大的損失。用这样的一种方法渡过危机，要在工業中也真正恢复營業，才能济事；单是松动的金融市場对于沒有信用貸款的人，并無帮助——我以为法国除对从前所發出的信用貸款展期外，現在再也沒有信用了。

我觉得普魯士的情形很糟。小小的議會已經大大地促进了那些庸俗人的普魯士地方主义，而小市民也希望随英国的婚事，即将确切出現一种英国宪法，那恐怕要民主主义化了。唯願那个下級軍官<sup>①</sup>会很快地受到耻辱！在普魯士，除非無产階級有了完全巨大的进步，恐怕不大容易推翻王室。自一八四八年以来，資产階級和小資产階級的确已經变坏了。在德意志和奥地利似乎也沒有什么大作为。德意志的米雪尔<sup>②</sup>經過一八四八年艰巨的奋斗后，显然还没有从冬眠中警醒起来。此外，在奥地利有匈牙利和意大利的分离以及斯拉夫的叛乱，已經尽力在干，而我們的各大城市和工業区有危机的影响，这种危机是否从这里出發，現在不能加以判断。就这一切講，会發生一种艰苦的斗争。

但部斯特拉巴倘若压制了第一次大叛乱的企圖，又当怎样？我以为此事几乎不可能，正因他已采取这样的手段，以致只有在完全巨大的机会中，才能發生严重的事变。要是部[斯特拉巴]成功，那他便加倍地巩固了。然佩利舍無异于皇帝。無論如何，常备軍一定表現軟弱和迟疑的病征，当被宣布劣迹而加以排斥，于是只有衛队，而且更受优待。这是軍隊中發生陰謀的确切手段。部[斯特拉巴]定当严厉地直接压迫奥尔良派和王室派，梯也尔不会因此逃

① 指当时摄政的普魯士亲王，即后来的威廉第一。——譯者

② 德國人的綽号，即忠厚、坦白、坚忍而迟鈍的人。——譯者

走，必定躲在馬薩斯(Mazas)替自己洗几天夜壺。這是完全毀滅商業的可靠的手段。部[斯特拉巴]如果一次勝利的話，那他就要更確切地失敗。

我只希望這個傢伙不要被暗殺。我相信在這種場合，會像莫爾尼對他說的那樣進行着：我們首先把一切哲羅姆(Jérôme)們投出窗外，然後直率無隱地盡力和奧爾良派調和。在前城居民沒有想到之前，莫爾尼當已經幹了他的宮廷革命，因此雖使一種從下面發動的革命暫時展緩了，然基礎却另是一種。

現在來講我們自己的私事，我在若米泥和卡司卡特(Cathcart)的書中，對於普羅可說簡直沒有發見一點東西，要看是否還能找到另一種參考材料。今晚企圖將波麥孫德写完。這兩種條文真麻煩。

當印度的郵件帶來坎柏爾對勒克瑙進軍的詳細報告時（約在一、二星期內），請將一切找到的材料寄來，以便我立刻進行工作。“泰晤士”我能在這裡買到，倫敦其他各報、即各單號却不能。

竭誠問候你的夫人和孩子們。我很願再寄點錢給你，但必須認真先查一下本月我還要付出多少；一經弄清，即竭盡可能，你可以放心。

你的弗·恩·

天狼星有紐約這件莊嚴的故事。卡姆開一個妓院，他是金開爾的“無產者”嗎？夫·雅科俾是閔斯德(Münster)一個可笑的經過國家考試及格的高等文官，在瑞士到處被認為是蠢材。



五一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八年三月二十六日前后]

亲爱的摩尔：

附上五鎊鈔票一張，数字和下面所載的一樣。騎兵進行得很快，我在蒙森(Mommsen)的“羅馬史”(漢尼拔——Hannibal——的騎兵)中又找到一些好材料。可惜對七年戰爭難得如願。

昨天寄上的“衛報”，想已收到。這是有巴黎通訊或一般有趣的唯一報紙。

至急——正是七點半——學徒們等着要關門。

你的弗·恩·

五一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不列顛博物館，一八五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五鎊收到了，至為感謝。

今天接到拉薩爾的信。鄧克爾將在下列的條件下擔任出版我的經濟學。我每隔幾個月供給三——六印張。（這是由我自己提議的。）他有於第三分冊時停止出版的權利。總之，我們要到那時才締結確定的契約。他對於每一印張暫付三個“腓特烈多爾”(Friedrichsdor)<sup>①</sup>。（拉薩爾的信中說，柏林的教授們只能取得兩個腓特烈多爾。）第一冊當於五月底弄好，這指的是原稿。

我下次來信，必定將第一冊的輪廓告訴你，以便你發表意見。

① 從前的普魯士金幣，等於五又三分之二達列。——譯者

自两星期来,我又大病,现为着肝病正在服藥。近来因夜間持久的工作和从家庭經濟状况而产生的日間許多小麻煩,常使我的旧疾复發。

希望你完全复元了。来信时請明白告我。

今天接到哈尼一信,使人愉快的是他将我妻致施兰姆的信寄回了。小家伙<sup>(1)</sup>对于我的不写信,似乎有些憤怒。他不再称我为亲爱的馬克思,仅称馬克思博士。好吧!我也許写四行給他,安慰安慰这卑鄙的小人物。

在法国的斗争表演得最为美妙。夏季要安安静静过去是困难的。你对于五个土耳其的省政府有怎样的看法?佩利舍原来是要被任命为它们的最高长官。但波拿巴詳細考虑一下,觉得这在实际上是他自己抛弃了权力。所以这种策略只用了一半,并在法国完全输入了西班牙总督职权的設施。这不是破坏中央集权,并在实际上削弱军队的权力嗎?我們必須希望法兰西的事件不采取西班牙式的转变,但是这种不集中只是减少革命所遇到的抵抗。

祝好。

你的卡·馬·

法国依照动产信用銀行的模型組成的公司的最大部分近来受审于刑事法庭,你已經注意这一点嗎?

(1) 指哈尼。

五一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八年四月二日

一八五八年四月二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衛报”的事件極有趣。“每日电訊”(在帕姆的直接领导之下)

的一个通訊員写道，在巴黎“聾子”，十分危險。所有“耳聾的英国人”都被警察当作奥尔索普們，加以監視。他說，英国人成群地离开巴黎，半因警察的陰謀，半因害怕發生政变。在后一場合，如果是波拿巴派胜利了，約翰·牛們害怕遭受瘋狂兵士的屠杀，就是通訊員自己也十分坦白地写道，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宁願到任何地方去，不留在巴黎。牛們在这商業蕭条的时候离去，使零售商人、房东和妓女等等大倒其霉。現在显然有三亿法郎“不見”于預算表中，沒有人知道它的究竟，你看到这一点嗎？波拿巴的財政逐渐会有其他的显示，我在半年前对此即有精心制作的論文寄給“論壇”的驢子們，而不予登載，他們現在当看出自己是何等聰明啊。那些家伙真是蠢材，凡不合于最糊塗的“時事問題”这个名詞的意义的东西，便認為沒有趣味，任意抛弃，等到同一对象变成时髦題目，又立即将最無聊的东西湊合起来。

注意，这里的各軍人俱乐部謠傳，在刺格兰遺下的文件中發見証据，表明：一、他在阿尔馬的战争中曾作正确的提議，不要从海濱、要从相对方的側面去攻击俄軍，并将他們赶下海去；二、他献策于阿尔馬战后，向森佛罗波尔 (Simferopol) 推进；三、在英克曼，他只于空洛貝耳 (Canrobert) 最迫切的請求和威胁后，才固請下令急援波斯揆。并有附加的說明，当海峡彼岸的夸大言論繼續存在的时候，如刊布此等文件，便将証明，法国人总是准备随时背叛他們亲爱的同盟国。伊文思在下院所提出的一些暗示也正是指的这些。

我为胆病所苦，本星期来，既不能思索，又不能閱讀、写作，除“論壇”的論文外，不能做任何事情。此等論文自然不可間断，因为我必須尽可能地迅速向那些狗支錢。但这种疾苦很糟糕，非至复元，再有气力执笔，即不能开始替邓克尔写东西。

下面是第一部分簡略的綱要。全部渣滓当分成六本書：一、資

本。二、地产。三、工資劳动。四、国家。五、国际贸易。六、世界市場。

I. 資本分成四篇。a、一般資本。(这是第一册的材料。) b、竞争, 或許多資本的相互作用。c、信用, 在这里資本和各个資本比較, 表現为一般的因素。d、股份資本为最完全的形态(过渡到共产主义), 同时具有它的一切矛盾。資本过渡到地产同时也是历史的, 因为現代的地产形态是資本对封建等地产的影响的产物。同样, 地产过渡到工資劳动不仅是辯証的, 而且是历史的, 因为現代地产的最后产物是普遍地建立工資劳动, 这种劳动于是表現为这全部渣滓的基础。好了(我今天写下去, 有些困难), 我們現在来看犯罪的証据吧。

I. 資本。第一篇。一般資本。(在这一全篇里假定劳动工資常等于它的最小量。劳动工資本身的运动以及这最小量的升降将在工資劳动下去考察。还有地产被認为等于零, 这就是說, 地产作为特別的經濟关系, 还与这里無关。只有用这种方法, 才不致在一切关系中时常涉及一切問題。)

1. 价值。純粹化作劳动量; 時間为劳动的尺度。使用价值——無論是主观上視为劳动的有用性, 或客观上視为生产品的效用——在这里仅表現为价值的物質前提, 暂时完全排除在經濟形态的規定之外。这样的价值除劳动本身以外, 沒有其他“物質”。这种价值的規定是配第首先大略指出的, 到李嘉圖有了明白的發揮, 这只是資產階級財富最抽象的形态。它本身已經假定: 一、原始共产主义(印度等处)的解体, 二、一切未發展的前資產階級生产方式的解体, 而交换并沒有在此等生产方式的整个範圍內居于支配的地位。这虽是一种抽象, 却是一种历史的抽象, 只有在社会一定的經濟發展的基础上才能出現。一切对这种价值定义的异議不是根据不發达的生产关系, 就是基于一种紛乱的想法, 拿較具体的

經濟規定（价值是由此等規定中抽象出来的，而且在另一方面，也可因此視它們为价值的进一步的發展）来对抗这种抽象的、未發展的形态中的价值。那些經濟学者先生們自己并不明白这种抽象对后来較具体的資產階級財富的諸形态有怎样的关系，因此这些异議也多少是有点理由的。

价值的一般性和价值在某种商品中的物質存在等等，是有矛盾的——此等一般性正是后来出現于貨幣中的——由这种矛盾便产生貨幣的范畴。

## 2. 貨幣。

关于作为貨幣关系的承担者的貴金屬的一些說明。

a、貨幣作为尺度。对于斯杜亚、阿特伍德(Attwood)、烏尔卡特理想的尺度的一些評注；劳动貨幣的主張者推进到一种更易理解的形态。（格雷——Gray——布累等。偶然也打击了蒲魯东主义者几下。）商品的价值轉变为貨幣，就是它的价格，价格对价值暂时还只表現在这种純粹形态的差异上。依照价值的一般規律，一定数量的貨幣仅表現一定数量的物化劳动。当貨幣是尺度时，它自身价值的变化是沒有关系的。

## b、貨幣作为交換手段或簡單的流通。

这里所考察的只是这种流通本身的簡單形态。后来規定流通的一切状况是在流通以外，要到以后才加以討論。（以更發展的关系为前提。）我們如称商品为W，貨幣为G，則簡單的流通一定表現在两种循环运动或循环： $W—G—G—W$ 和 $G—W—W—G$ （后面这一运动构成对c項的过渡），但出發点和回归点并不吻合，即使如此，也只是偶然的。經濟学者們所提出的所謂規律大都不在貨幣流通自己的界限內去考察貨幣流通，而認為它包括并决定于較高的諸运动中。这一切都除去不計。（一部分是屬於信用的学說中；但一部分在貨幣再露面而进一步加以确定之处，也要說到。）所以这里

是視貨幣為流通的手段（鑄幣）。不過同時也視為價格的實現（不僅是消失了）。商品既定出價格，那在它真正交換之前，已經和貨幣在理想上交換了，從這一簡單的規定便自然發現一種重要的經濟規律，即流通媒介的數量是由價格規定，而不是相反的。（關於這一點的爭議，此處提及一些歷史的材料。）此外，還發現速度可以代替數量，但為同時的交換行為，只要它們自己不能如同加和減那樣相互抵消，就必須有一定的數量的貨幣，關於這種相互抵消和相互關係，這裡不過是預先提一提罷了。我暫時不涉及本篇以後的發揮。只指出W—G和G—W的分离是最抽象和最表面的形態，其中表現出危機的可能性。從價格規定流通數量這一規律的發展，可以看出，我們在這裡假定了一些前提，這些前提決不是對一切社會狀況都存在的；因此，如認黃金從亞細亞流入羅馬，影響了那裡的物價，即完全簡單地應用在現代的商業關係上，那是荒謬的。最抽象的規定，如更詳細地探討一下，總是表現站在更具體的確定的歷史基礎上。（自然羅，因它們是從這種基礎上這樣精密地抽象出來的。）

c、貨幣作為貨幣。這是G—W—W—G形態的發展。貨幣作為對流通獨立的价值存在；抽象財富的物質存在。就貨幣不僅表現為流通手段，而且為實現的價格講，這已經在流通中表現出來了。貨幣在c項這種特性中——a和b兩項在這裡只表現為职能——是一般的契約商品（這裡貨幣价值的變化由勞動時間規定的价值的變化，是重要的），是儲蓄的對象。（在亞細亞，這種职能至今仍是重要的，在古代和中古，一般地是重要的。現時僅成為銀行制度中一個附屬的部門。在危機的時期，這種形態的貨幣又有重要性。考察這種形態中的貨幣和它產生的世界史上的幻想等等，破壞的特性等等。）作為价值出現的一切較高形態的實現；這是確定的形態，一切价值的關係在外表上是限制在此等形態中的。但

固定在这形态中的貨幣不复为一种經濟的关系，这种形态是消失在貨幣的物質承担者，金和銀之中。在另一方面，当貨幣进入流通中，又和商品交易时，商品的消費这个最后的过程又跳出經濟关系之外。單純的貨幣流通并不包含自行再生产的原則，因此要超出它本身之外。如貨幣的規定的發展所指出的那样，貨幣中含有这种要求，即加入流通中、保持于流通中、同时把自己建立起来的价值的要求——即資本。这种过程也是历史的。資本古老的形态是商業資本，这种資本总是發展貨幣的。同时真正的資本是从貨幣或商人資本——它統制着生产——中發生出来的。

d、从这种單純的流通本身看——它是資產階級社会的表面，而它所从出的較深刻的諸动作是被掩飾了——在交換的主体中間，除仅仅形式的和微小的外，並沒有表現差异。这是自由的、平等的王国，是立足于<sup>(1)</sup>“劳动”上的財產权的王国。积累在这里是以貯藏的形态出現，只是更大的节儉等等。現在一方面是經濟和諧論者、現代自由貿易論者（巴斯夏、凱立等等）的荒誕無稽，因为他们們把这种最表面的和最抽象的关系作为他們的真理，应用在較發展的生产关系及其对立中。另一方面是蒲魯东主义者和类似的社会主义者的荒誕無稽，因为他们們企圖将和这种等价物交換（或認為如此）相适应的平等觀念之类用在不平等上面，而这种交換正是由此等不平等中發生出来，并且要回到其中去的。就这一方面的占有律講，劳动的占有好像是等价物的交換，所以这种交換只是其他物質形态中取回同一价值。总之，这里的一切都是“美滿的”，但馬上就有一种可怕的结果，而且的确是由于等值律。我們現在来談

### 3. 資本。

这的确是第一册最重要的部分，也極須征求你的意見。但我今天不能繼續写下去了。胆部的毛病使我难于执笔，而低头伏案

更使我头晕。下次再談吧。

祝好。

你的卡·馬·

(1) “立足于”后面删去“就外表講”数字。

### 五一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八年四月九日

曼徹斯特，一八五八年四月九日。

亲爱的摩尔：

我現在研究你的第一分册的大綱，十分忙碌，这的确是一种非常非常抽象的大綱，但在这种簡短叙述中是不可避免的，我常要費力去寻找辯証法的轉化，因为我对一切抽象的推理已十分生疏。将全体这样安排在六本書中，是再好也沒有了，从地产到工資劳动的辯証的轉化，我虽还没有看清楚，却非常喜欢这种編制。貨幣史实的發展也很好，其中个别的地方，我还有不大明白的，因常須一开始就寻找历史的根据。然我想要是一般地掌握着这一章的結尾，即能較好地領略思想的过程，对此将有較詳細的信給你。这种摘要的辯証的抽象論調在全面写作中自然是消失了。

昨天又寄給你两份“衛报”，自这报减价为一辨士以后，那些家伙似乎将通訊等等的一切費用都减少了。他們原来企圖把它造成一种头等地方报，完全失敗。因此外埠新聞不多，即巴黎通訊也稀少。昨天“衛报”上所載的佛尔德事件并不坏。但棉花供給社的报告还要美妙得多。自由貿易論者于自由貿易的实施后十年，竟斬釘截鉄地加以否認，这真妙。这整个棉花供給社不过是由自由貿易論者自己設立的一种机关，只要土地和气候不是完全不适宜的世界各处，都有它的踪迹，它直接違反全部自由貿易，用津貼、預付、贈送种子、借予机器等等手段，強迫种植棉花。要是国家稍有



这种做法，就認為是坏的，但当曼徹斯特的棉花紡織主——他們对于非洲的黑人、貝督英人等，比起这些人自己的君主来，还要生疏得多——这样做，便是对的。对一切放任的說法的諷刺，沒有比这个报告更美妙的了。英国人从美国輸入棉花，制成棉貨，破坏了几乎其他一切国家的植棉事業，現在必須以人为的方法，予以恢复，这种自供也是很美妙的！这些糟糕的英国人把他們对棉花紡織的壟断看做一种偉大的和自然的事業，沒有人能够說任何反对的話；但由同一世界市場所引起的美国种植棉花的壟断，甚至要用反自由貿易的手段去加以破坏！这事情就是：棉花供給社为使单个的紡織主能在最貴的市場收买棉花，使集体的紡織主付給生产者以市場价值及其生产成本費两者間的差額。这自然只到受資助的棉花种植能够自立时为止；但李斯特君挟着他的保护稅，也正是要的这一点！这东西也許可供給你做一篇論文的材料，因为美国佬对此直接發生兴趣，而“論壇”也是反对自由貿易的。

我曾預言生产品的漲落完全系于东西風向，而中等的奥尔良棉花超过六辨士，便談不到有常規的和繁荣的營業，这显然說中了。附上从前寄給你的中等奥尔良至今日为止的价格表的續篇，由此可以看出关于棉花的第一种預言是實現了。至于糖、咖啡和茶，也有类似的情形，不过仍旧有大量的存貨，暫時不允許激劇上漲，然棉花的存底薄，却有这种可能。講到第二种預言，还老是相当地减少工作時間、罢工和因得不偿失的生产而关厂，收获所供給的是三百万包，現在充分的生产至少要三百五十万包（其余产棉的国家也与此相称），所以至本年底为止，即抛开政治上的癩擊症不談，棉花工業無論怎样企圖复兴，会因原料价格的昂貴，受到阻碍，和今年二月底及三月初（參看表）实际出現的一样。价格虽則首先也許还要跌一下，終会普遍上升的，但价格的上漲与生产的阻碍以

同样的比例相伴随。这是假定大陆上没有骚动發生的話，不过骚动一定免不了。

在二月十九至二十六日一星期中，运到利物浦的一切种类的棉花只有六十二包！平常总是以千数計的。

承認不見三亿法郎的事怎样了？我只記得曾看到馬格內 (Magne) 不是贏余四千万，而是造成一笔亏空——詳情我不知道。这件事太好了。这“皇家子”現在也当获得自己的宫廷和一种赠与——現錢必定奇缺！

希望你的胆病現在好一点。危机的昂揚显然要对这病負責。因天气的緣故，我現在晚上要牙痛几次；而且的确很坏。

竭誠問候你的夫人和孩子們。

你的弗·恩·

五一八 燕妮·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八年四月九日]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一星期来，卡尔患病，絕不能执笔。他以为您从他上次笨拙的信中或者已經察覺肝胆病又發作了。希望藥物終能奏效。然精神上的不安和激昂助成了情况的恶化，而这种不安和激昂自和書商訂立契約后，更加厉害，并且天天在增加，因为他完全不能結束这种工作。我也还要写信給柏林那个小犹太人〔1〕，这一次当巧妙地办理一下。孩子們都好。可惜就是在复活节的假期里，还必須时常呆在家里。天气恶劣，不断的下雨，把我們泥濘的里弄打得透湿，弄得一場糊塗，鞋底上尽是烂泥。今天收到“衛报”和关于法国的两篇很有趣的文章。我們由此看出您也留在曼徹斯特，沒有冒險作复活节的旅行。可是也許去猎狐吧！

我們大家都竭誠問候您。

您的燕妮·馬克思

(1) 指拉薩尔。

五一九 恩格斯致燕妮·馬克思 一八五八年四月十四日

曼徹斯特，一八五八年四月十四日。

亲爱的馬克思夫人：

我希望摩尔终于在复元，馬上又能愉快地著經濟学。上星期，我也为牙痛所苦，至星期日痊愈了，但今晚正在打算对勒克瑙的占领替“論壇”做点准备工作，牙痛又来势汹汹地發作了。在此等状况之下，能否成功，很是疑問。然無論如何，我今晚要研究这东西，如有可能，明天中午便在賬房間去写，虽不会多，总要写一点。最好是摩尔在任何情况之下，准备一种材料，以便于極端迫切的时候，能交点东西給那些人。

晚間工作总使我十分疲敝，如果做得长久，或一連做上两晚，精神便大受刺激，睡不着；特別当白天动笔太多是如此。又每到晚上，我总是昏昏然、精神不振，一直到强制地集中注意于一种对象，才兴奋起来。就大体講，我的记忆力本来較好，然每天仍表现，对于前些天做的或听见的事件完全忘記了，好像从沒有这么一回事，要到回忆个别的細节，才又显露出来。此外，我的身体又已强壮、健康，不論任何种天气，都經得起——牙痛时除外——劳苦的工作。

天狼星走起路来，还是跛得厉害，在一星期中所付的馬車費，比平常的一年还多。不过已显然好些，一星期內也許再能够走一点路。他囑竭誠問候您們大家。

伯納特的訟案，您觉得怎样？法国的特务們及其可敬爱的同僚洛澤斯 (Rogers) 君表現得不錯。“晨邮”对于这訴訟的面貌，昨

天有一种精巧的描写。对于騎士亞天 (Estien) 的刻画也很好。

亲爱的哈尼今天又寄来“独立者”三份，内中显露他的世仇高夫列貴紳已对他提起第二次違反出版法的訴訟。这个人馬上会表現和偉大的拉薩尔一样偉大。

“我們忠实的同盟者”現在和一个恶鬼一样压在英国的商業上。沒有人願意投机，或購買多于暫時够用以外的东西，因为全部小市民都在期待法国的战争、革命或还要凶恶的事件。

請为竭誠問候女孩子們和摩尔。

您的最忠实的弗·恩格斯

## 五二〇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八年四月二十二日

曼徹斯特，一八五八年四月二十二日。

亲爱的摩尔：

我于上星期写信給你的夫人，第二天寄上关于勒克璠的論文一篇，又寄上“衛报”(或为剪頁，記不大清楚了)。希望一切都达到不誤。今天又送出“衛报”两份。从星期二“泰晤士”的罗素通訊中不能写成一篇文章，我把它留到下次邮期，那时必定带来勒克璠事件結束的消息，然后希望也借坎柏尔报告的帮助，一次就能把全部弄好。在这期間，我又鑽入騎兵的工作中——关于历史部分，暫時留下一些不管，直到找着有关参考材料为止，先进行策略的部分。这种条文也許会充滿我那长的、双面的頁子十至十二頁，或更多些。

伯納特的事件会使波拿巴君極為伤心，使倫敦的虾蟆亡命者〔1〕頗为感动。此外，詹姆士說話軟弱，又不連貫，而老坎柏尔和向来一样，总是嘮嘮叨叨地反对被捕者。这只老驢子在这有趣的法案中，据說是十五个法官的主席，案件失敗，使他生气。

喀富尔 (Cavour) 和拉·瑪摩拉 (La Marmora) 暴露了他們和卡維涅克的往来以及后者对奥地利的畏惧，这是純粹的共和主义者所感觉兴趣的。“国民”的統制时期愈加表露出来，便愈显得可怜。

你的弗·恩·

(1) 法国的亡命者。

五二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八年四月二十九日

倫敦，一八五八年四月二十九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我的长久的沉默可用一句話对你加以解釋，就是不能执笔。这不仅是詞藻的說法，实具有字面上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至今仍是如此）。我对于給“論壇”的少数不可避免的論文，是口念給妻抄下的，但就是做这一点，也要有强大的兴奋剂才有可能。我从来没有受过这样厉害的肝病的侵襲，一时真怕肝要硬化。医生要我去旅行，但第一，經濟情况不許可，第二，天天希望能够再工作。于是有不断的冲动要去这样做，可是又不适于工作，这就使病恶化了。然一星期来，好了一点。还不能做事。如坐几点鐘，写写东西，那就几天完全不能动弹。在这一切恶魔的纏扰下，我盼望这种状况在下星期得告終止。它来得从沒有比現在更不适宜的。我显然是在冬季夜間工作过度。因此就有那么些眼泪。

你的書信和“衛报”都确切收到了。

路易·勃郎有一部关于一八四八年革命的書出版。是用極力景仰“矮子”（1）——如他所說的，工人們这样称呼他——的态度写出来的。但仔細看一下，这家伙却出了丑，因为書中指出，在一切决切的时机中，工人們的行动不使他知道，不顧及他的意志，簡直

是以感情去回答他的“感情”，但他們相償因此对于卢森堡宮的預言家也已經付給了他的十足的代价。

就俄国农奴的解放运动指出一种内部史的开端講——这种历史可以和它的傳統的外交政策相反——我觉得这种运动是重要的。赫尔岑自然从新發見“自由”从巴黎轉移到莫斯科去了。

朋友班涅似乎是因为未經塞斐·帕夏的兒子的允許，私自和俄国將軍菲力普孙（Philippson）通訊而被捕。这就是說，他和他的許多匈牙利及波兰的同謀者已被槍決了。

問天狼星的好。

你的卡·馬·

〔1〕 指路易·勃郎。

## 五二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八年四月三十日

曼徹斯特，南門，七号，一八五八年四月三十日。

亲爱的摩尔：

你想旅行的話，至少要來曼徹斯特，这是很容易的。昨天寄給你的鈔票如已用罄——这很可能——望告訴我；現在你可以得到一張曼徹斯特一星期的一等來回票，至于回程票，自然用不着。我將在家騰出一个床鋪，几天無論如何是有办法的。其他的事自會就緒。你如果还有旅費，馬上來吧；我們立即將你向夫人挪用的數目寄給她，只是今天我沒有工夫去開一張郵匯。今晚我對家中說明；馬上來鄂斯福路，棘崖林（Thorncliffe grove），六号。如不是明晚（約五點鐘有一班車）即出發，請于星期一晨讓我知道你几時來，以便到車站迎接——但當說明是乘西北列車还是大北列車。

你假使願意星期日來此，請于明日來電，二十個字花兩先令，

姓名住址除外。电报送我的住宅。

你的弗·恩·

五二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八年]五月一日

五月一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我将于星期二下午两点半乘大北列車离开倫敦，七点到曼徹斯特。

你的卡·馬·

自昨天起，我又好多了，在基本上，打算星期一認真工作。和医生——他認為一星期的消遣对于我始終还是必要的——商量后，放弃責任吧。

五二四 恩格斯致燕妮·馬克思 一八五八年五月十一日

曼徹斯特，一八五八年五月十一日。

亲爱的馬克思夫人：

摩尔今天騎了两点鐘的馬，覺得很好，竟开始对这件事發生强烈的兴趣。他已出城回家，并为着蠢材克卢斯的事，叫我写几行給您。他以为最好請您到普飞德尔那里去一趟，后者当已从克卢斯处探出一些消息。但主要的事件是要克卢斯君来这里，因为我們必須知道和他站在怎样的关系上：是他应在一种令人滿意的方法中表白自己，还是我們和他决裂。他最初以滿怀好意的心情来您家，等待三点鐘，似乎是在重温旧誼，別無所求，后来突然給您一封粗魯而紛乱的信，轉去了，一只这样不可靠的驢子对于我們有什么用呢？您在这种并不完全順利的时候，还要受这样愚蠢的、討厭

的煩惱，真使我們惋惜。

如有何種辦法，請您讓那人來這裡，我們至少得到一種滿足，即終能對他相當地表示自己的意見。

我希望摩爾繼續勤勉地騎馬，於是一星期內他又適于寫作了。天狼星的腿也好多了。

您的完全誠實的

弗·恩格斯

五二五 恩格斯致燕妮和勞拉·馬克思 一八五八年  
五月十一日

曼徹斯特，一八五八年五月十一日。

親愛的燕妮和勞拉：

你們托摩爾給我兩張可愛的照片，我不能只寄幾行給媽媽，而不謝謝你們。照片暫時還放在鏡子前面的壁爐嵌鏡框架上，但幾天之內就會在壁上得到一個很好的位置。

我希望你們不致和士來登（Schleiden）君合不來，這人比你們嚴肅得多；但願你們不要學他的樣子。

我從照片中很愉快地看見你倆都長大了，然儘管是大人，却仍具有從前那樣坦白和天真的面容，你們可以相信我也始終是老樣子。

恩格斯

五二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八年五月三十一日

一八五八年五月三十一日。

倫敦，哈味斯托克山，梅蘭公園，格拉夫頓里，九號。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我在第一个星期中必须使自己重服水土，而且突然停止骑马，最初也就不大舒服。一直到今天，我终于又恢复健康，觉得和离开曼彻斯特的那天一样。现在既适宜于工作，马上将开始写那要付印的东西。上星期，我只替“論壇”写两篇文章。此外，总是跑来跑去，因为脑中的烦闷和就座的困难——恐怕引起旧病复發。

关于克卢斯。这青年在离去之前，又到过沙配尔处一趟。这善良的人从我的住宅回去后，大吃一惊地發見自己从巴黎带来了一点东西，就是下疳和一切恶性的附带状况。他躺在床上，而于过沙[配尔]时，以此事为他退出文明世界的理由。

关于佩利舍。我們在曼彻斯特曾开玩笑地断定佩[利舍]马上要和奥尔良派人往来，现在真正实现，并且构成倫敦日常的談話資料了。

你对于波那的沒收欲望〔1〕有什么意見？

当我不在时，倫敦的馬克拉梭出版一部通貨全史，就“經濟學者”的摘要看，是头等的。圖書館还没有此書，通常是書出版几个月后，那里才有。我在叙述我的之前，自然必須把它看一遍。因此妻遣人往城內出版人处。使我們大吃一惊的是書价九先令六辨士，比我們整个战时金庫还要大。你如寄給我此数的邮匯一張，至为欢迎。这書对于我，可能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不过单根据“經濟學者”所說的情形和我自己所看的摘要，而不認識全書，我的理論上的良心不允許我写下去。

你不相信自己有充分的材料，可以替星期五写一点关于不列顛軍队在印度的一般情况兼作一些推論嗎？这对我是一大善举，因为我把自己的稿子看一遍，差不多要花一个星期。見鬼的地方就在稿子(印起来有一厚册)都是杂乱無章的，有許多要在很后的部分中才有用处。我必須作出一个目录，急忙看看这渣滓中有哪

一分册和哪些頁数是首先要动手的。

我畢竟写信給拉薩尔了。对于“晦涩的赫拉克利特”必須加以贊揚，要請你免罪。我在一些不触目的附带批評中——因为由于譴責的陰影，才使贊揚認真地表現出来——輕輕地暗示这件事确实有些不完美。

明天或后天，我将接到关于班涅的新报纸，当寄两份到曼徹斯特，一份給你，一份給天狼星。附带地說！我从“論壇”的某号报上看到普尔茨基〔2〕力圖爭先将那些令人憎恶的内幕發表出来，他描写班〔涅〕为梅特涅的特务，并背叛了斯泰因將軍。政治家布林德曾給“匈牙利显赫的統治者”噶苏士一張貧窮証明書，然在“广告”上觉得应当直接要求他作一种“相反的宣言”。噶苏士自然是緘默不言。

谷謨拍特（Gumpert）在宝贵的骑术上的进步怎样？我对于此事的困难就在剛巧达到發生兴趣的时候，总是中断了。

祝好。

你的卡·馬·

〔1〕 由“反动欲望”改正过来。

〔2〕 原信作浦尔特茨基（Pultzky）。

五二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八年六月七日

一八五八年六月七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附上有关班涅的报两份，一份給你，一份給天狼星。

曾收到你的：一、信和邮匯；二、第二次信；三、給“論壇”的論文（同样是很有趣的）。我每天在等待有关班〔涅〕的两份东西，故沒有早日将收到的各件告你；此外，許多私人的麻煩問題也占去了

時間。

附上拉薩爾的信。這是一件最奇怪的事。非得到你和天狼星的意見，我不能作復。因此請您們馬上商量一下，立即將意見告我。我以為拉薩爾不應和法布里斯(Fabrice)那驢子去決鬥，即從決鬥的觀點來看，“地方法院”兩位先生的進攻已經使一切決鬥不成問題了。一般說來，我以為——解決決鬥本身是否和“那種原則”一致，自然是可笑的——在現今的狀況之下，在這個特別的時期中，在現代史上，革命黨的人們可以用棍棒、拳頭和腳踢去答復他們私人的仇敵，而不應當從事決鬥。拉薩爾于一度宣布確切反對一切決鬥之後，竟使自己為十字軍騎士的閑談所威吓，我覺得這是完全謬誤的。

沙配爾昨天來我家。除其他事件外，談到朋友科恩第厄晚間喝醉了酒，誤走入一條妓院街，好像是拿棍打了一個人，經那人叫喊，馬上沖來半打流氓，幾乎被活活打死。這肥胖的野人第二天早晨被警察扶起，不省人事，需要六個星期的治療，才能恢復行動和生存的能力。

賽列患麻痺症：十個星期都在生命的危險中；但莠草是不會消滅的。據說海斯又病得十分厲害。

祝好。

你的卡·馬·

五二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八年六月九日

一八五八年六月九日。

親愛的摩爾：

拉薩爾的信附還。我們的小猶太人布藍(Jüdel Braun)①挨了一頓打，博洽德在星期六已經用勝利的表情告訴我了。知道這些

詳情是極有用的。講到我們的意見，覺得經理部官和陪審官兩位先生通過一種這樣卑鄙的行刺，完全是站在棍棒的觀點上，在毆打中，能夠和這樣小伙子所作的唯一決鬥就已經發生了，這是非常顯明的。如果兩個傢伙窺伺第三人，而且是兩人去襲擊他，那我不相信世界上有任何決鬥習慣允許自己還和這樣的流氓去決鬥。法布利斯君倘若要借馬鞭的事件強制激起一種決鬥，那波爾曼(Bormann)君必須完全消極，和証人一樣參與其中，或者連這也全是多餘的。但在兩人同時襲擊一人的場合，便得對付流氓，他們沒有正義和公道之可言，這已經證明不能和他們作一種光明正大的兩人鬥爭，作一種公正的決鬥。因為一個人冒有被陰謀暗殺的危險。

這就是我和天狼星的意見，是以決鬥習慣作法律根據為前提的。

除掉這一點，我們和你的意見一樣，一、決鬥對於革命者現在是不合時宜的，二、拉薩爾在自行宣布從“原則上”極端反對決鬥之後，現在竟從事決鬥，是十分可恥的。

關於我們的意見，你可以放心寫信給我們聰明的以法蓮(Ephraim Gescheit)<sup>②</sup>說，他不應去比劍，只應愉快地再堅持他的“不可動搖的決心”，尽可能地迅速再干人所不能<sup>③</sup>的事，並敢于一百零一次地向毀滅冒險。他似乎具有充分的虛榮心，我們希望他最好是安靜一下。

你看到佛爾德兒子的事情嗎？他和滑稽劇院的發利立(Valérie)小姐挾着一百六十万法郎潛來倫敦。他的父親寫信給佩利舍說，必要時，當行使權力。佩利舍請了這一对小情人早餐，並說：

① 指拉薩爾。——譯者

② 同上。

③ 原文作：將月亮放在牙齒中間，系法諺，意為做不可能的事。——譯者

“我向你們祝福”，又写信給老人道：“您要怎样？青年人总归是青年人呀！”整个巴黎在嘲笑老佛尔德。

你的弗·恩·

## 五二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八年七月二日

一八五八年七月二日。

哈味斯托克山，梅兰公园，格拉夫頓里，九号。

亲爱的恩格斯：

收到你的“騎兵”，迟迟沒有通知，是由于家庭的大紛乱。許多星期来，最小的孩子患百日咳，这是一种很可怕的病，妻也病得厉害。加以其他一切家庭的糾纏，我的工作是可詛咒地被打断了。

你知道；我曾在澤稷替我們的施兰姆找到一种美国的通訊。自他几次催促后，現在人死报酬寄来了，約有六鎊，这自然落入路德福君的腰包，作为零用錢了。

此外，这里別無新聞。我相信谷謨拍特所訂閱的倫敦德文小报就是落在“联合民主派”的手中，由偉大的布林德主持，名叫“新世界”。

我相信你对于度尔 (Durr)<sup>(1)</sup>君和君士坦丁堡的匈牙利亡命者的宣言，已在“明星”上看过。如果沒有的話，我将“自由新聞”寄給你。噶苏士暂时还是保持頑强的沉默。我們对班涅事件的摘要在“論壇”上刊出来了。在紐約的喧囂将强迫噶[苏士]出来說話。我可能对这事件还要直接加以說明。普尔茨基老早就在“論壇”上开辟了一条脫身的道路，他在报上称班涅为梅特涅的(!)老特务。我在佛萊利格拉处見過一面的克拉普卡講到班[涅]，曾严肃地指出：“結局使这种工作功圓果滿了。”他对于噶苏士似乎感觉十分迟鈍。

他目前正在做土耳其的股票投机事业。

附上纽约的来信两封。

两星期来，我没有接到聪明的以法莲一点消息。我深信我的信在他一方面决不会被取巧引用，因我十分小心谨慎，他极难随便滥用。我对那事件大体一字一句地重述了你的意见，除掉事件的特别情形外，我只对于那些家伙在阔阔特权的形态中所要求的决斗加以攻击，他们相信惩罚他们所受的侮辱，必须与惩罚一个裁缝、一个皮匠等等所受的侮辱不同。对着这样愚蠢的和这样傲慢的青年，站在“下流人的观点”和“棍棒的习惯”上，就算是革命的。在另一方面，我回答以法莲的固执原则道，决斗是属于亚里斯多德视为“无关重要的”事物之列，人们可做可不做。他确是对的，即这是一个腐化的发展阶段的残余，但在“资产阶级关系的狭隘和愚昧的状况下，个体有时只能在封建的形态中主张自己的权利”。

我盼望你在一切情况之下，下星期寄来一篇关于印度的论文。替“论坛”写这一篇的材料，总归足够，否则“泰晤士”等当有记载的。主要的事件就在寄出论文。

祝好。

你的卡·马·

问候天狼星。

洪保德有一封致佛勒伯尔的很“谄媚的”信在“论坛”刊布了，后者将他的美国的旅行一起发表出来。

(1) 指杜尔(Türr)。

五三〇 恩格斯致马克思 一八五八年七月十四日

曼彻斯特，一八五八年七月十四日。

亲爱的摩尔，

我們这里正处于結算中，因此我沒有安靜詳細写信給你。希望你的小杜西(Tussychen)好一点。谷謨拍特对我說，百日咳在英国的气候中不大危險，通常是慢性，并非恶性的。一直到現在，他們在院所見的一切病例，都經過良好。他将这医院(馬賴——Marei) 現已出版的两种报告給我，很合于科学，我真願写我的書<sup>(1)</sup>时即有了这样的材料。我也替你找着这种本子，将寄給你；个別的地方你对于工資劳动一章也許用得着。你对于馬賴大規模的設计和热情的希望，会感到高兴的。

关于度尔<sup>(2)</sup>君等的宣言，既沒有看到，也沒有听到，此間很少閱讀“明星”的。如有可能，“自由新聞”也請寄一份給天狼星，他还在伯克斯吞(Buxton)，是博洽德派去的，他因感觉無聊，如果腿好的話，也許步行的时候要多些。

你上次所說的紐約两信，並沒有附在信內。

附帶地說！請將曾經允許的黑格尔“自然哲学”寄給我。我現在研究一点生理学，并将比較解剖学結合在一起。內中有最高思辨的东西，但一切都是新近才發見的；我很想看看这位老者对于那些东西，是否嗅到了一点。他現在倘若要写一本自然哲学，那些东西一定会从四面八方向他飞来。此外，人們对于近三十年中自然科学的进步，簡直一無所知。而对于生理学具有决定性重要的事物，第一是有机化学巨大的發展，第二是显微鏡，这是二十年来才正确应用的。这种显微鏡比化学有更重要的結果，而造成全部生理学的革命并使一种比較生理学成为可能的主要事件是細胞的發見——在植物方面是由士来登、在动物方面是由司旺(Schwann)發見的(約在一八三六年)。一切都是細胞。这种細胞就是黑格尔的自有(Ansichsein)，而在它的發展中，恰恰經過黑格尔的进程，直到最后为“理念”(Idee)，而每次圓滿的有机体就是由此發展出来的。

老黑格尔一定喜欢的另一种結果是物理学中諸力相互的关

系，或一种規律，就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机械的运动、即机械的力（例如經過摩擦）变为热，热变为光，光变为化学的化合力，化学的亲合力（如在伏特电池中）变为电，电变为磁。此等过程也可以有別的样子，可使向前，可使向后。这是由一个英国人——我想不起他的名字——証实的，这些力在完全有定量的关系中互相轉变，一种比如电的一定量与另一种如磁、光、热、化学的化合力（陰或陽——化合或分解）和运动的一定量相适应。而潜在热力的荒謬理論因此被抛弃了。但这对于思維进程怎样互相轉化的方式，豈不是一种很好的物質样品嗎？

人們在比較生理学中对于人类超过其他野兽的唯心的矜夸，發生一种非常的輕蔑，这是一定的。人們每一步都無意中遇着結構上和其他哺乳动物完全一致的事实，而在基本点上，这种一致性一直伸展到一切脊椎动物、甚至——不清楚的——昆虫、甲壳动物、條虫等等。黑格尔从量的渐变到質的飞躍的說法在这里也是十分美妙的。最后，在極低級的滴虫上，人們看到原始的形态，即簡單的、独立生存的細胞，但这种細胞和最下等植物（由簡單細胞构成的菌——馬鈴薯病菌和葡萄树病菌等等）以及包括人卵和精虫的較高等發展阶段的胚胎，再也沒有有什么可察覺的分別，而且和活体（血球、表皮細胞、粘膜細胞、腺、腎等等的分泌細胞）有同样的形相。

你偶然也可以告訴我，飲食过量的消化障碍（*dyspepsia crapulosa*）是怎样的一种疾病。这不是一种不好的玩笑，而是科学上所采用的一种名称。

明天的“泰晤士”对于印度如載有詳細情形，我們要看看替“論壇”写点什么，否則办不到。所以你对于所期待的是什么，在明晨的該报上已經看到几分了。

竭誠問候全家。



你的弗·恩·

承兌的事件已幸运地弄好了。

(1)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2) 指杜尔等。

五三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八年七月十五日

梅兰公园, 格拉夫頓里, 九号。

一八五八年七月十五日。

亲爱的恩格斯:

我首先請你对于这封信的内容不要害怕, 这絕不是对你的錢箱再作不正当的要求。在另一方面, 必須共同考虑, 对于現时的境遇是否能找到任何出路; 因为这种境遇是絕對不能长久支持下去的。它的直接結果已經使我完全不能工作, 一部分是把最好的時間葬送在因弄錢而四处奔走和沒有用的企圖上, 一部分是我不能再保持自己的抽象力, 这大概是由于家庭的凄慘情形使体力銳減的緣故。妻因这种困苦弄到神經昏乱, 阿倫医生虽意識到痛痒何在, 自然不知道底細, 他現在对我确切并反复宣称, 如不将她送往海水浴場住一个較长的时期, 恐怕發生腦炎或类似的症候。在我一方面, 知道在現今的狀況之下, 每天的压迫和一种無法避免的最后灾难的可怖形象正在追逐她, 即使去浴場的事有可能, 对她一定也沒有益处。何况这种灾难不能再延迟多久, 就是展緩几个星期, 也只讓那不可忍受的对仅仅必需品的日常斗争繼續着, 并且使一般的情势这样發展下去, 以致一切終必趋于毀灭。

倫敦有些所謂貸款协会, 無須抵押, 只要有介紹, 便可貸款五至二百鎊, 我曾尽力采取这种行动, 而以佛萊利格拉和一个零售商人為介紹人。結果大約花去用費兩鎊。前天接到最后拒絕的答复。我不知道是否还当作一次这样的企圖。

你會預付二十鎊，而我在六月十六日又向“論壇”支取二十四鎊(內中兩鎊是透支)，我讓妻寫一個賬單，使你得知實在的情形。你由此可以看出，即使馬上有一種這樣較大的數目進來，也不會保留分文作最迫切的日常費用，更談不到何種生活上的享樂；第二天恰恰是這種討厭的鬥爭又開始了，而支付不很夠的債權者在很短的時間內，又以與時俱增的要求，再施行同樣的壓迫。同時你也會看到，例如我妻並沒有花費分文替自己添制衣物等，而孩子們的夏季服裝比貧民還不如。我以為你必須知道這些詳情，否則不能下一種正確的判斷。

5月19日20鎊的賬單。計付：

公用事業費(水、瓦斯).....	7鎊
當舖利息.....	3鎊
取當.....	1鎊10先令
工資.....	2鎊
分期付款出售店(因一套衣服每星期必須付款一次) ...	18先令
孩子們的鞋帽.....	1鎊10先令
面包店.....	1鎊
屠店.....	1鎊10先令
雜貨店.....	1鎊
干酪店.....	10先令
煤.....	10先令

6月16日從“論壇”取得24鎊的賬單：

2、3、4月一季的鞋子.....	8鎊
付還四星期中向沙配爾所借的日常費用.....	3鎊
向當舖贖取內衣等.....	2鎊
工資.....	1鎊
分期付款出售店.....	1鎊4先令
屠店.....	2鎊
雜貨店.....	2鎊
果蔬店.....	1鎊
孩子們的襯衫衣服等.....	2鎊
面包店.....	2鎊

自六月十七日以来，家中又没有分文，为着支付这四个星期每日費用必需的現金，我們曾向沙配尔借来四鎊，但約有两鎊是損失在沒有成功的借債行动中。

現在在倫敦所負的全部債務如下表，它向你指出，其中一大部分是对小雜貨商店的債務，它們的除欠都达到極限了。

6月25日到期的房租 .....	9 鎊
8月2日到期的學費 .....	6 鎊
報販（一年的）.....	6 鎊
分期付款出售店 .....	3 鎊 9 先令
屠店 .....	7 鎊 14 先令
面包店 .....	6 鎊
雜貨店 .....	4 鎊
果蔬店和煤 .....	2 鎊
牛奶店 .....	6 鎊 17 先令
欠索荷的旧牛奶店和面包店 .....	9 鎊
阿倫医生（“論壇”稿費最后一次的前一次付过 7 鎊）.....	10 鎊
林那·瑟雷 .....	9 鎊
沙配尔 .....	4 鎊
當舖 .....	30 鎊

在这些債務中，只有阿倫医生、林那·瑟雷、索荷的旧債权者和當舖中的一部分債務不是迫切的。

这整个事件是这样，有限的收入永不能作为来月的用途，于扣除家庭、学校、公用事業和當舖的經常費用外，总只够减少債務，使自己不致于直接被赶出屋罢了。在四、五个星期中，我还須从“論壇”支取二十四鎊左右。单是房租馬上就費去十五鎊。只有一極小部分可付其他債務——屠店等等是否长期忍耐，很成問題——所以對於必須以任何方法度过的四个星期，困难反而增加了。房东自己也被債权者們包圍，便如瘋如狂地逼迫我。如不能从一个貸款协会或人寿保險公司借到一笔錢，我不知道当怎样办。我自己

本願採取極力減少用費的步驟——例如使孩子們退學，遷入一個貧民窟，將使女遣去，用馬鈴薯活命——，可是即使拍賣家具等物也不夠滿足周圍的債權者，能讓安全無阻地搬到任何角落里去。至今還維持着的體面排場是阻止一齊垮台的唯一方法。在我一方面，只要終久再獲得一點鐘的安寧，並能從事自己的工作，即住在槐特察拍爾<sup>①</sup>，也滿不在乎。然這樣的一種轉變對於現今狀況下的妻，可能發生危險的結果，而對於發育中的女孩子們也並不是適宜的。

我現在已經坦白說出，並向你發誓，這是一種非同小可的隱忍自制。但終於至少要对一個人傾吐出來。我知道你個人對此沒有援助的力量。我所要求的只是請你提出意見，應怎樣辦？八星期來，我陷在這樣的泥沼中，即使是最凶惡的仇敵，我也不願他從中涉過，我的智力全因最瑣屑的事務而破滅，我的工作能力也敗壞了，這是我的最大的憤怒。

祝好。

你的卡·馬·

你所要求的東西，當寄上。

五三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八年七月十六日

曼徹斯特，一八五八年七月十六日。

親愛的摩爾：

你使我明白看到你的困難，是何等誠實啊。這裡的確必須馬上採取行動。據我的計算，約有五十至六十鎊是迫切需要的，其餘的還可拖延一下。此數中的三十鎊由我立刻承兌出一張新期票，

<sup>①</sup> 倫敦東端最貧窮的地方。——譯者

不过对方要了解，这种期票从今天起至少在四个月后才照付，否则我筹不到钱。他如果愿意，也可签出期票，从今天起四个月后付二十镑，六个月后付其余的二十镑（利息附加在上面），我在十一月和一月照付，这就使你马上掌握四十镑了。快到佛莱利格拉那里去一趟，看看怎样办。绝对必要的自然是，此等期票是留在票据贴现商处，否则我要被毁灭了。那无赖也不可取得多于计算的百分之二十，这已经差不多损失五镑啦。

我以为你至少可因此弥补一下，在不得已的场合，你能够等到下次匯票的时候。但你夫人的健康情况，的确还更要紧，可惜我没有办法。我和瓦茨闹翻了，关于他的储蓄公司，我一次也不能到他那里去，然他在这里只有一个支店，总店在伦敦，你在每一个市民姓名住址录上找得到的。那营业叫做：人民意外和生命相互保险公司。佛莱利格拉容易替你办理说帖、条件等等，如果有点成就——但我有些怀疑——也可以处理这件事。

无论怎样想来想去，然在英国这里筹钱的另一种方法，我却想不出来。向你的母亲或一个荷兰人<sup>(1)</sup>处试探一下，我以为这是时候了。毕竟问题是在还清旧债，造成一个新的出发点，至于一切借债的举动只是将事情延缓一下，只有使危机更恶化，而因付出各种费用等等花去许多钱，因从事各种企图丧失不少时间，更没有计算在内。此外，我这方面承允应付的钱原来是可以较小的数目中逐渐给你的，一种总数虽比时常零星进来的五镑钞票对你较有价值，但经常的收入却因此相应减少了。

你在这里一定不要对可能发生的事，顾虑重重——不论那一种——须企图进攻一下。还要筹措的约有五十镑之谱，除掉你的亲属或亲戚能够帮助外，我绝对看不出另有其他方法。

在这期间，我还要把这件事想几天，看是否尚有其他办法。但无论如何，我们要把这种通讯焚去，使事情不致外扬。

在極端緊急的关头，我便承兌三個月期的二十鎊和六個月期的二十鎊，再短却不行。利息加在上面，所以你淨得四十鎊。

你的弗·恩·

〔1〕 指馬克思的親戚菲力普斯(Philips)。(按此人為馬克思的姑表兄弟。——譯者)

### 五三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八年七月二十日

一八五八年七月二十日。

倫敦，哈味斯托克山，梅蘭公園，格拉夫頓里，九號。

親愛的恩格斯：

當你的信於星期六達到時，我沒有即刻作復，因為我在運用你這方面所給予我的全權之前，正在等待一種新的“企圖”的回音。可是星期一我得到一個否定的答復。再遲延下去似乎也不可能。因此到佛萊利格拉處走了一趟。據他今天的來信，依你所提的條件，事情可行；不過要到八月三日，再早，他的那個盤剝重利者辦不到。所以我將回他的信，到八月三日進行這件事罷。

我星期六也接到母親一封長信。當李卜克內西的夫人回德國時，曾托她將最小的女兒的照片帶給母親，附帶寫了幾行，提及我多次患病的事，卻沒有說其餘的情形。母親來信的內容是，在幾星期之內，我們可能相會一次。如果是這樣，我當有所準備。但在這一方面，我不可加以榨取。否則她馬上回轉去了。

謝謝你的“論壇”論文。明天再詳。

你的卡·馬·

五三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八年]七月二十五日

七月二十五日。

亲爱的恩格斯：

你从附上的佛萊利格拉的信中会看出新困难又發生了。但“新的”条件在基本上对我似乎比旧的好，因为名义上虽是三个月，实际上要到六个月后才用得着付款，而且要少去百分之十。

請馬上回信，是这样还是那样。事情紧迫。如果就这样办，我将立即冒点危險，将妻送到附近的海水浴場去住几个星期，在这个时期中，看看对我母亲有什么結果，这自然是在最暴躁的要求平息之后。

祝好。

你的卡·馬·

五三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八年八月三日

一八五八年八月三日(1)。

倫敦，哈味斯托克山，梅兰公园，格拉夫頓里，九号。

亲爱的恩格斯：

直到昨天事情才确切决定，而且还是肯定的，因此迁延沒有写信給你。我本坐下来X次要提笔，但总接到商業区来信，說事不成必須再向他人去办交涉。而我無論如何要把一些决定的告訴你。佛萊利格拉就商过六个不同的重利盘剝者，那些家伙在决定的关头，总是背弃自己的諾言，在他以附带保證人的資格出現之后，最后才在他自己的司乃得处貼現。司乃得可預先在自己的銀行中付給他。这位老人为此事費了很多的气力，甚至取过一些和他的“營業”地位不完全相合的步驟。你如偶然写信給他，可稍微表示一点

亲暱的态度，这种动作他并非完全不領会的。期票現在放在他自己那里。司乃得已經宣布，無論如何，要将期票改过。但他宁願在十一月收到二十鎊，只对一月为止的其余的二十鎊簽發一張新期票。（我于收到你的信后，即刻报告佛萊利格拉，这事件只有在更改的担保之下，才能进行。）

从来信看到你又病了，我真害怕，在这种状况之下来煩扰你，更使我痛心。請你立刻自己写信报告你的健康状况，或讓谷謨拍特医生写也好。

我收到錢后馬上尽可能地还清許多賬，昨天还把妻送往藍茲給特(Ramsgate)，因为再也不能延迟了。她的确是病得非常厉害。如果藍茲給特不很貴，而她能够享受几个星期的海水浴，我想一切馬上会回复常态的。同时我将看看怎样向母亲提出要求。我对普魯士的关系，当怎样回答她，是一件很困难而須慎重处理的事。她如果相信我的繼承权要受到官厅的威胁，她可能把錢拿出来。但她既像要将遺囑給我，又将一切都归那个荷兰人<sup>(2)</sup>监护，虽絕非我所願，这也是可能的。在这种局势之下，怎样办呢？她来信說，已是風烛殘年了。我以为这不过是一种說法。她似乎要我請才来倫敦，照理本应竭誠去請，但恰当現在，我正宝貴自己的時間。近两月来，几乎不能工作，而答应給邓克尔的稿子又十分迫切。

近来替“論壇”写得很多，借此稍微提高我的收入，然材料少得可怜。印度不是我的部門。关于瑟堡(Cherbourg)，本可以开各种各样的政治上的玩笑；可是我的軍事知識太不行，不能对这事件深入下去。我觉得瑟堡是一个純粹的騙局，和部斯特拉巴的一切偉大行为一样，是純粹的戏法，这是一种完全主观的判断，也許只是成見。“官报”至少有一些糟糕的暗示，說軍事当局并没有認为这一点选择得恰当，并对这些事件本身的計劃提出一批詳尽的异議。此外，他离完成任务还远得很，在他現今的情况中所表現的东西，



不是現在的實情，寧可說是應有的狀況。完全完成的唯一事件是拿破侖騎在馬上的大雕像。我覺得在中印度的事件是和葛華里奧的顛復同時完結了。印度各報都很仇視坎柏爾，並對他的“策略”加以斥責。

附上拉薩爾的信。聰明的以法蓮是一個奇怪的傢伙。他所要求於我的是極端審慎，而自己干着無限神秘的事，那全部渣滓大体登在“科倫報”上了。可笑的誇張的東西並穿插在這個人的書信中。像：“我於是安排一種十分銳利的記錄等等。”“我把倍克(Boeckh)和洪保德打動了。”“洪保德寫了一封爆炸式的信。”“我自己已寫了一封非常明白的德文的直接申訴書給王子。”“對大臣有真正毀滅性的彈劾。”“迫切的請求。”“完全的信任。”“我的最大的手槍。”“無法拯救的。”“最深的沉默和審慎。”“那如果不是臭蟲的好材料等等。”

我們的布耳革斯現在馬上將出獄。他的主要思想似乎就在以父親的立場對待但尼爾斯的孩子們，為的是要立即以配偶的地位娶得但[尼爾斯]夫人。後者曾寫信給林那說，布[耳革斯]不能和她的丈夫相比擬。

附帶地說！小燕妮在第一班獲得第一個全殿獎（英文也包括在這獎中），小勞拉獲得第二獎，天狼星聽到會發生興趣的。她們在全班中是最小的兩個，此外，小燕妮又得到法文獎。

祝好。希望聽到關於你的健康的好消息。

你的卡·馬·

“電報”（附上的）也必須保存着。

- (1) 由“四日”改正過來的。
- (2) 菲力普斯。

### 五三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八年八月十日

曼徹斯特,南門,七号,一八五八年八月十日。

亲爱的摩尔:

自昨天起又投入營業中。此外,我并不是患病,只是外伤,此伤还没有完全好,不过已不碍事。在下星期之前,我不能替“論壇”写文章。

亚蒲列頓的事件、情形怎样?你有一次要将美国的两封信寄来,但忘記了——是关于这个问题的嗎?我也許在两星期內去海水浴場,那时可以拚命干一下,写点东西。

以法蓮的信在事实上是奇怪的。一个人怎能这样蠢,亲自用白紙黑字写出这种东西来。这叫做永远打上蠢材的烙印。

天狼星和我全心全意地祝賀两位小姐所获得的成就。老人对此感到十分愉快。他的腿仍旧有障碍。博洽德处理那事件,無論如何是錯誤的,天狼星因过度的責任心和过多的行走,才使自己受了伤害。事情以后虽不致有严重的結果,但可能發生令人不快的感触。他曾到伯克斯吞,后来得到文州(Devonshire),在那里的下等旅館中又有可怕的遭遇,并不是喝醉了酒,而是大受欺騙。

希望你的夫人現在又好了一些。司乃得于十月間可取得半数。

你的弗·恩·

### 五三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八年八月十三日

一八五八年八月十三日。

亲爱的恩格斯:

我对你的健康所怀的恐惧,沒有根据,这使我非常高兴。

我原来要寄给你的两封信，一是衛登麦尔（在威斯康星——Wisconsin——的密尔窝基——Milwaukee）的，一是某个科姆蒲（A. Komp——在紐約）的，两信是放在一个信封内寄来。我曾把它们搁在桌上（我的书桌），以便附入信中寄上，但是忘了，后来便没有再看见。也许是混入周围那一本册子里，翻书时会再发现的。

我不知道百科全书的情形。只看见“論壇”上登有第二册的广告。所以它是继续出版的，你如有暇，尽可先写C字。只是有两种情形：一、我在此刻不能往博物馆；二、我在“論壇”结存之款如果增加，那对我是有直接利益的。关于“論壇”，自妻离开后，已经有小小脱期的事，我自己现在不能替它写两次稿，因为像印度、蒙特尼格罗、中国以及波拿巴的军事铁路制度和瑟堡制度这些题目，我都不能加以讨论。我很欢迎你一有工夫（自然要不妨害你的身体），以后时常替“論壇”写写东西，不论何种题目。

妻得海洋的益处很大；本星期初，她让所有孩子和倫迅前去。这自然是好的。不好的只是在此等状况之下，我不能让她留在那里超过下星期。她在精神上很舒畅，但在体力上（神经的强健不计）还没有恢复到应有的程度。在藍茲给她认识一些有礼貌和——说来可怕——才智的英国妇女。她长年和不良的社会接触，甚至没有社交，忽然遇着相等的人，似乎是谈得来的。

你看到“泰晤士”上面批评葛莱斯頓关于荷馬的著作吗？内中（批评中）有些有趣的东西。此外，像葛莱斯頓这样的著作是英国人在“语言学”上没有能力的特征。

曼徹斯特的商业似乎又在抬头？近几星期来，世界又非常乐观了。

匹阿君还老是为憂患所侵袭，在最近的政治迫害中，他的名字没有占到适当的地位，他对自己给国会的“书信”，刊布一封新的“书信”，载有对“暗杀君主”的辩护辞。他为着强迫政府加以迫害，

故意犯一种違警罪，即刊出这渣滓而沒有刊印者的姓名。但政府是不容請求的。匹阿沒有被警察判事官宣判为殉道者，也沒有被判罰两先令六辨士，連同費用。这可怜的家伙！

竭誠問候天狼星。

你的卡·馬·

五三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八年八月十八日

一八五八年八月十八日。

亲爱的恩格斯：

如有何种可能，在本星期五以前，請寄一篇关于印度或瑟堡的論文来。沒有这样的紙菜，我絕對不能再前进。昨天写了关于古巴(Cuba)的奴隶貿易(当經過藍茲給特时，这东西是在那里營情的)，我是怎样地擱淺了，你可以由此看出来。在另一方面，要把我的信誉增高一点，現在恰巧比任何时期更为重要。

祝好。

你的卡·馬·

附带地說！我已經弄到金开尔登在“新时代”(倫敦的德文小报)上的关于諸湖<sup>(1)</sup>之游的广告，这不是直接得来，而是經過李卜克内西的沟通，他又經過另一人的沟通。这事件已經造成流言。金开尔現予以否認。重要的是你将此事写信告我。

(1) 在衛斯特摩兰伯爵的轄境內。

五三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八年九月二十一日

一八五八年九月二十一日。

哈味斯托克山，梅兰公园，格拉夫頓里，九号。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你必须以常有的忍耐性来原谅长久的沉默。我还在离开曼彻斯特前所患的病，经过整个夏季，又成为慢性的，所以一切写作要有非常的自制力才办得到。又加以我的手稿现在才寄去（在两个星期内），但一次是两分册。我虽不要做什么，只不过将已经写好的修饰一下，然后在弄好几句话之前，常要坐上几点钟。此外，约自一星期来又好多了，总是在较寒冷的季节顺利些。并表现许多希望，可借母亲的帮助，完全搞好家务，也可以再开始练习骑马。只要业务弄妥，骑马将是第一件事。

同时我对于“论坛”的写作很有规律，因为并不要替这些家伙省钱。

请问天狼星或（直接或间接）博洽德，是否认识一个住在布勒斯劳的保拉（Paula）夫人（也许写作保洛——Paulaw）？以后我会将特别情形告诉你们的。

我将有关班涅的来自君士坦丁堡的信件以及来自该处的报纸剪页弄到手了（可惜只干了几点钟）。从“自由新闻”的摘要看来，这事件并不明白。这完全又是和“那一家的领袖”有关的事。噶苏士似乎受到直接的牵连。我在“论坛”上已要求他亲自加以解释！

附带地说！我已看到有关“论坛”的一种好的滑稽剧。我因批评委员会对最近危机的报告，曾寄去许多论文，它当作社论刊出，特别是关于银行、通货等等的。现有一个以“主张用金银货币”著名的银行家在“论坛”上刊布一信，内中说：一、对整个对象写出一种这样包罗宏富的总括，是从来没有的云云，二、提出各种各样的责难，并要求编辑部予以答复。所以这些可怜的鬼物必须回答，这的确是他們做的悲惨的工作。但像这样的偶然事件对我是有利的。

我們的朋友琼斯已經决切出賣(但是以可想像的最低價格)給伯來脫私黨。這驢子在政治上被毀滅，而在商業上却不能拯救自己。我將把從梭諾爾咨報上有關他的文件剪頁寄給你。但這種變節對他的用處是怎樣渺小啊——(他已將“人民報”出賣給“晨星”的人們；自己在報上還只剩兩欄地位；其餘的因金錢的條件，已經和新同盟者發生了嚴重的爭執)——這青年宣傳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聯盟——你由剪頁中可看到，他前天到佛萊利格拉處，拿出一封德文信請為閱讀，並要求借予四鎊，否則他會被“關起來的”。佛萊利格拉要他去求助“于我們的朋友季爾品(Gilpin)。”這個季爾品是瑞士銀行和這個報的經理，琼斯已和這報合并了的。

如有工夫，請替星期五寫點東西，無論什麼都可以。關於中國的條約，我昨天已經寫過了。

林那現住在我們家里，因為她又失去了她的位置。

祝好。問候天狼星。

你的卡·馬·

無論如何，你必須好好安排，于聖誕節或新年來這裡住幾天。

就“經濟學者”最近的報告看，近幾月來，法國的商業不是好轉而是變壞了。(請將附件給天狼星。)

五四〇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八年十月七日

曼徹斯特，一八五八年十月七日。

親愛的摩爾：

你明天也許會對坎寧的報告寫點東西，這事件完全在我的範圍之外，我近來看報很少規律，而且忙得很，因為厄門去那邊已有兩星期，全部責任都堆在我的肩上。這裡的營業大大地好轉，六星期以來，紡織主對於每磅粗紗和中等貨比三年來多賺一辨士以

至一辨士又四分之一，而且發生了前所未聞的事，即在利物浦棉花能够多賺四分之一辨士以前，这里的紗市場已高漲了一辨士。在这十至十二日中，停滞虽稍有增加，但紡織主都从事于較长期的工作，需要仍旧很大，足以充分保持价格。这样再前进一些时候，增加工資的运动便会开始。法国的棉花紡織主也有好些时候比近几年中賺得多些（这是在法国的一个棉花代理人告訴我的，的确可靠）；至于那边其余的商業情形怎样，我不大知道，但交易所的状况大为改善了。就这一切看来，是非常乐观的，如果不是为着印度和中国而勤快地过剩生产，鬼知道这还能維持多久。印度的商業現在必定非常兴盛，在最后一次以前的一次孟买邮件称，在两星期內卖出棉布三十二万匹，而最后一次称又卖出十万匹。那些家伙已将一切貨預先卖出，后才知道在曼徹斯特买入的，还没有装船运出。就这里小市民的說法和市場的情况看来，我觉得印度和中国当成为最近过剩生产的口实，冬季的情形如果良好，春季也会再盛行輕率的賒欠和簽發空头支票等事，这是可以确切料到的。

（琼斯的事件很討厭。他在这里开了一个会，是完全在新同盟的意旨上說話的。就这件事看，人們几乎真正要相信，英国無产者的运动要能够在一种有生命的新形态中發展起来，必定先在旧傳統的、宪章主义的形态中完全消灭下去。然这种新形态的面貌怎样，还想像不到。此外，我觉得琼斯新棋子的走动，和早前这样一种同盟多少有点成就的嘗試結合起来，在实际上和下面一件事是有关联的，即英国的無产階級确是愈加資产階級化了，以致在一切民族中这个最富于資产階級意識的民族似乎終于要在資产階級的旁边造成一个資产階級的貴族和一个資产階級的無产階級。在一个掠夺全世界的民族中，这确有几分是可免受責备的。这里只能因几个極恶劣的年岁才有所帮助，而自金矿發見以来，产生此等年岁似乎很不容易。然我必須說，引起危机的过剩生产量怎样被

吸收，这种方法我完全不明了；一种如此汹涌的高潮这样迅速退去，是从来没有的。）

梭诺尔咨因琼斯的行动，变成一个显要的人物；他是唯一“有教育的人”（用通常语言上的惯例，是“学者”），做无产阶级的代表，在外貌上还有些动人——但在本质上正和现今的琼斯君同样是资产阶级的，不过方法不同罢了。自他看来，这是一种天恩。你答应把他的报上的剪页寄给我，就请践约罢。

天狼星的腿老是有障碍，他能够迅速行动，但总免不了发生不好的结果，不过走路还是可以的。

那个在本年夏季的“奥格斯堡”上对金开尔和佛莱利格拉描写他的趣事的德国拙劣小诗人，叫做爱撒克·利未（Isaak Levi），又名朱理亚·罗得柏喜（Julius Rodenberg），是谷謨拍特的同学。

如有可能，我准于圣诞节前来。你将和你的母亲办妥钱的事件，非常之好。在这期间，希望此事已经实现了，或者确定了？我因期票的事，今天要写信给佛莱利格拉。

竭诚问候你的夫人和女孩子们。

你的弗·恩·

稿件寄去了吗？

.....

五四一 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八年[十月八日]

伦敦，一八五八年，星期五。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你今天同时会接到两种寄件，那不是一起附在信中的。计：

一、梭诺尔咨报上有关琼斯的剪页。你将亲自看见梭[诺尔咨]的事实和根据事实所作的批评是怎样，他所发泄的毒素又是怎样。



他比起琼斯来，是一个更大的無賴，不过他富有，并且善于投机。他已变成一个完全的宪章主义者，单是这种事实即指出这个地位必定是仍旧“可以获利的”。琼斯在曼徹斯特的演說辞，我已看过。你既沒有看到他前在格林維治(Greenwich)等处的演說辞，自不能發見他在这里已經又有一种轉变，并且力求使这种“同盟”和他从前的表現又更相符合。

二、匹阿的新“書信”，含有一、二种有趣的事实，其他还是老样子。旁边的条紋是我最小的孩子划的，并不涉及內容的意义。

三、馬志尼君的新宣言。完全是只老驢子。現在不过寬宏一点，不再把工資制度看做絕對的和最后的形态。沒有比下面这种矛盾更为滑稽可笑的：他一方面說，意大利的革命党是在他的意旨上組織起来的，另一方面，用“他的”方法証明这个民族不独是站在党的后面，而且一切外在的成功机会也都有了——然畢竟沒有解釋意大利不管怎样加上馬志尼的上帝与人民<sup>(1)</sup>，为什么仍安安靜靜地动都不动一下。

四、辛辛那提的“高等守护者”一小段含有威里系“將軍”的信的剪頁。

在这世界貿易乐观的轉变当兒(虽則倫敦、巴黎和紐約各銀行有巨量的金錢堆积証明事情离正規还远啦)，至少有一件可安慰的事，即革命在俄国已經开始，因为我視召集“显貴”回彼得堡为这种革命的开始。在普魯士的情形还更坏，和一八四七年一样，而普魯士王傾向资产阶级的可笑的幻想是在憤恨中消灭了。当法兰西人看到沒有他們，世界也在“行动”(冥夕法尼亚的)时，这对于他們並沒有損伤。同时在斯拉夫人中，特别是在波希米亚人中有非常的运动，那固然是反革命的，但对运动供給了酵母。一八五四和五五年的俄罗斯战争虽十分可怜，而它的結果虽很少損伤俄人(寧可說只損伤了土人)，但显然加速了俄国現今情勢的轉变。德意志人在

自己的革命运动中完全做了法国的陪伴者，这种唯一的情况正是俄国的态度。在莫斯科維(Moscovy)<sup>①</sup>的内部运动中，这种不好的玩笑便停止了。当那里的事件发展到稍微明显的时候，我们将获得证据，证明忠实的政府顧問哈克斯特浩森(Haxthausen)对于一切都受了“官厅”以及官厅所訓練的农民的欺騙。

(我們不能否認資產階級的社会是第二次經歷它的十六世紀，我希望这个十六世紀是替它敲喪鐘，正和第一个十六世紀促进它的生命一样。資產階級社会真正的任务是創造世界市場——至少是就这市場的輪廓講——和以这市場为基础的一种生产。世界既是个圓球，那因加利福尼亞和澳大利亞的殖民，以及中国和日本的开放，这件事似乎是达到了結局。我們的困难問題就在：大陆上的革命是迫切的，而且也馬上会带一种社会主义的性質。在大多数的区域中，資產階級社会的运动还在向上升起，这种一小隅的革命不会必然地被压倒下去嗎？

特别是关于中国，我因詳細分析一八三六年以来的商業运动而确有把握地說：第一，一八四四至一八四六年英、美輸出的飞躍，到一八四七年即証明为純粹的騙局，以后十年的平均数也几乎陷入停頓的状态中，而从中国向英、美的輸入却大大地增加了；第二，五口通商和占領香港所产生的結果，只是商業从广州轉移到上海去了。其它“商埠”不足数。这种市場失敗的主要原因似乎在鴉片貿易，实际上，一切对中国輸出商業的增加繼續限制在这种貿易上；第三，这个国家内部的經濟組織和它的小农業等等，要摧毁这种小农業，将費巨大的時間。据我看，現在的英中条約是由帕尔麦斯顿联合彼得堡政府制成，由厄尔錦(Elgin)卿带去的，这从头至尾是一种侮辱。

① 从前的侯国，以莫斯科为首都，此处应为广义的用法，指俄罗斯。——譯者

你能將俄軍在中亞細亞前進的資料來源告我嗎？無論如何，我要把那論文登在“自由新聞”上。

我的母親突然不聲不響，出乎意外，真不可解。我幾乎疑心有第三者在橫加阻礙。然這事件是會揭穿的。

問候天狼星。

你的卡·馬·

〔1〕 馬志尼的政綱宣言。

五四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八年十月二十一日

曼徹斯特，一八五八年十月二十一日。

親愛的摩爾：

我在這兩個星期中，因各種各樣的瑣屑無謂的事和住所的爭論，大受妨礙，而且因爭論引起搬家的必要，又要荒廢時間，此外還有其他一批亂七八糟的事。我還沒有找到新住所，在下星期末之前，不容易擺脫難關。

關於瓊斯、馬志尼和匹阿的事件，又伴以“熱忱的將軍”〔1〕，都是很有聯帶關係的。而這個將軍似乎完全陷於尋常的德、美昏睡中，他可以自行負責，把自己埋葬在這裏面。講到瓊斯，梭諾爾忒挾着他所掌握的事實，有點不充分，對所發生的事件，要以較詳盡的認識為前提。瓊斯君早已行動卑鄙，這種最後的轉變不足驚奇。可是就這樣把自己贈送出去！就是丹昆（Duncombe），至少也已經償清自己的債務，並獲得一個優美的位置。

匹阿和馬志尼因驚人的遲鈍，甚至的確還不如從前。

路德福·施蘭姆君的前途似乎很難樂觀。那個下級軍官始終會沒收報紙，就電報的消息看，好像昨天並沒有對憲法宣誓遵守。無論如何，普魯士的資產者相互說謊的歡樂夢幻馬上會消逝，你以

为事情并没有因此达到终点，我也同意。然对于此事的过程还不明白。我觉得资产阶级对于一八四八年和一八四九年还不很安心，一方面对贵族和官僚政治，另一方面对无产阶级的激动，有充分的勇气同时予以对抗。但法国如果一日不发生什么事故，无产阶级的运动暂时不会有威胁性的表现，致使许多人害怕，这是可能的；然这种运动的进展必定也非常迟缓。法国如平静无事——这在动产信用银行的股票高低中，现在确也没有什么可期待的——在普鲁士很可能造成一种和意大利一八四六至四八年相似的运动，而具有无产阶级的背景，不然的话，恐怕资产者又要及时降服了。

俄罗斯的事件表现得很好。现在也有人在南方从事暴动。附带地说！你能替我从泰霍截夫斯基(Tchorzewsky)或现在是赫尔岑的代理人处弄到他的最新的一些出版物吗？此等刊物中必须包括某些东西，如他的“俄罗斯之声”和“警钟”是。那里面也许可找到材料，虽也不会多，然在通讯等等中到处总有点。

（我对于中亚细亚的渣滓的来源，是布洛克豪斯“我们的时代”（它是抄袭了“普鲁士周刊”的）一个新分册和彼得曼的地理报告。这些东西都出自俄国官场的出版物。你如果要干的话，我将对俄、中条约（英、法是何等受窘啊！）替星期二或星期几写一篇论文，这就是说，届时我如不搬家的话。请将这件事告我，并对于你所推测的厄尔锦和罗马条约的关联，再给我一些注释。也许你已经把这东西弄好了？

印度现在完全出乎我的范围之外。关于军事方面，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一切都是无定的，即把一月来的事件作出一种概观，也办不到。要对此寄篇论文给你，实在有些困难。）

拟给邓克尔的稿子，情形怎样？现在是你的时候了。新内阁的确会出现，然一登台就没收一种科学的著作，也许有些害羞罢。我希望稿子已寄出。可是让我确切知道此事，也好使天狼星安心。

他上星期日来我处，喝得大醉，但被安全伴送返家。从那时起，他的腿又变坏了些，那是碰坏的。

四星期来，这里的商業發生停滯的現象，而紡織主們因紗的減價和棉花的漲價，每磅失去半辨士的利潤。然他們所經營的業務仍舊是不錯的，當棉花再跌一點——這大概可能——需要只須有絲毫的增加，他們便可恢復舊有的地位。到處也已經有提高工資的工人運動的跡象，業務如果好得長久，此等運動是會增強的。

你母親的事怎麼樣了？竭誠問候你的夫人和孩子們。

你的弗·恩·

〔1〕 指威里系。

五四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八年十月二十二日]

星期五。

親愛的恩格斯：

我今天不能耽擱一刻鐘，因為現在已經兩點，論文還沒有動手。暫時只寫這幾行告訴你，下星期必須寄點東西來。每星期寫兩篇論文，為着找材料，費去我極多的工夫。請寫關於中國的。另一種材料是今天“泰晤士”對來福炮的可笑的論文。

皮拍于長年沈默之後，昨天寄來一信——是從道爾斯頓 (Dalston) 醫院 (在倫敦) 發出的。

母親寫了一封沒有意味的信給我。她把協議推延到我“將”去訪她的時候了。這顯然有第三者從中阻撓。

稿子還沒有寄出，而且不管天狼星怎樣，在幾個星期內不能寄去。

你的卡·馬·

五四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八年十一月二日

一八五八年十一月二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蒙塔隆貝耳足够了。我昨天写了关于葡萄牙的归錫摩独(Quasimodo)事件。

附上偉大的布林德的作品，他現在以联合的人民之友的資格活动着，一百鎊也是由金开尔交付他的。請把这东西保存着。你会看出匹阿和馬志尼在体裁等等上面，还要胜过这些德意志民主主义者多少啊。同时布林德在“曼亥謨晚报”上所学的手法也在这里开始应用了。他讓在汉堡的几个熟人向英国各报寄去（他所写的）書信，說他的匿名傳单是怎样轟动一时。他的朋友們于是又写給德国各报，說英国諸报对于什么什么是怎样的惊异。你看这就叫做实行家。

我去医院訪問“不幸的”皮拍。除額上有梅毒的肿瘍外，其余仍是老样子。在十二月底以前，恐怕不能痊愈。打算往汉諾威。

我牙痛得很厉害，因此今天不能再写了。

問候天狼星。

你的卡·馬·

五四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八年十一月十日

一八五八年十一月十日。

亲爱的弗利特里赫：

十日来害可怕的牙痛和滿口肿脹——这是指牙龈等处發炎。因此心情很不好，还加上了其他的紛扰。

你的論文已于昨天寄出，作为星期五的，因为那天我没有寄东西去；我自己所写的是普魯士的新內閣。現約有六篇关于普魯士的論文，填上柏林的地点，寄給“論壇”。因此，我不相信你下星期二对普魯士能有任何新的材料。有一点要写的是十年来普魯士工業的發展，但恐怕我們对这一点的共同材料不够詳尽。然何处去找“材料”呢？关于“日本”，我相信美国佬比我們知道得多，虽則在事实上，他們所知也总是十分膚淺的。那些高等政客（例如“論壇”的普尔茨基君）正胡扯各种各样可能的战争，一方为奥地利，另一方为波拿巴和意大利的皮亚梦忒。我認为这一切都是無聊的。对于波拿巴在德意志的軍事地位說一点合理的话，不是好些嗎？你如不喜欢这个題目，請写点別的东西，法兰西、俄罗斯或其他題目都可以。

我忘記将布林德的“傳单”附寄給你。可惜找不着那最沒有意义的、即“向什列斯威-好斯敦的呼吁”。然畢竟找着了。另外，你还会收到倫敦的“新时代”上登載的小丑爱得加·鮑威尔的一篇演說辞。这些东西請加以保存。

下星期要付当鋪的利息，超过一鎊。現在不能馬上向“論壇”支款，你如寄我一鎊，十分欢迎。

你对于爱得加·鮑威尔君的“哲学史”的意見，請明白告我。

祝好。問候天狼星。

你的卡·馬·

五四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一八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我昨天写过普魯士問題。其余整个世界可供你写星期五的。

一鎊收到了。此刻真陷在“特別的”困難中，因賣報人除報給我已有一年多，竟被迫一次付給了他八鎊以上。我窮極，在這種天氣中更不舒適。我的姊妹這一次在居利似乎破壞了母親完全合理的志願，至少是使此等志願的實現遙遙無期。

布林德前天偕同夫人來這裡。我已有一年以上沒有看見這對夫婦。現從他們得知各種各樣的趣聞：

一、金開爾夫人於上星期一從窗戶中跌下致死，後即埋葬。高特弗里德曾以他所特有的巍峨姿態，參加屍體的檢驗，並在墳前作一次“演說”。佛萊利格拉十分感動，至少有兩個星期避不見面，認我是“輕浮者”。

二、佛勒伯爾在這裡。已經娶得富有的夫人。回到美國。據他的意見，俄國和美國必定瓜分世界。他對這種觀點很是自豪，醉心於美國的“奢華”和紳士式的生活，看不起德國人，並在事實上對他們指証這一點，因為他經營往中美的德國奴隸貿易。這樣一個魯道斯他（Rudolstadt）人——因為在美國現實中的資產階級社會吸引了他——相信美國比“其餘的歐洲”“進步些”，這是奇怪的。這些狗一經覺得他們的面包和乳酪，便只要找一種無味的口實，退出鬥爭。

三、魯格那頭牛在普魯慈（Prutz）處表示“莎士比亞不是戲劇詩人”，因為他“沒有哲學的體系”，而席勒（Schiller）——因是康德的信徒——卻是一個真正的“戲劇詩人”。普魯慈後來寫了一篇“恢復莎士比亞的名譽”！魯格又在美國各報上宣布莫萊蕭特為“一只蠢驢”，於是海村把他逐出“開路者”，但這個瞎說的老傢伙現在把他的無聊的話發泄在潑恩斯泰（Börnstein）的“西方公報”上。

四、兩年來，愚蠢的亞威伯克又住在巴黎，和布林德時常通訊。曾為里賓特洛普（Rippentropp）〔1〕所引誘，娶了他的使女，後來發覺他奸淫過這使女，便和她離婚、涉訟了。亞威伯克是一個巴黎圖



書館的助理員，被牧師逐出。他寫信說，手中還剩一千二百法郎，并以來英國相威脅，因為他從“一般”(Univers)等上聽到“社會主義和無神論”在英國很興盛。

五、據說夫奎因德醫生生意衰落，在街上替人看病，取酬一先令。

六、流氓蘭多爾夫以乞丐的姿態，又出現于英國，因布林德的介紹，由布琅涅博士給他在布刺德佛德擔任一個德國學校的職務。

祝好。

你的卡·馬·

〔1〕 正確的寫法是：Ribbentrop。

五四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一八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親愛的弗利德里赫：

論文收到了。很好。關於波拿巴，最近時期我寫過兩類事情：關於由英國虛偽地煽動葡萄牙的事件，這家伙一般地報復滑鐵廬，不過是在“英國同盟的界限內”，佯作示威運動，因此，在事實上得到英國政府的允許，但他確是英國的奴僕。第二是關於他對谷倉的敕令，這個“社會主義者”對於那毀滅性的并因農民的呻吟而低得可怕的谷價，要予以援助，便犧牲制麵包者，造成一種人為的需要。一般說來，由政府法令去提高谷價，是一種很危險的企圖。麵包的昂貴在鄉間的利益究竟有限，然在城市中却更足以損害他的名望。

關於資產階級在歐洲普遍的興起，還沒有動手寫。我在“普魯士”〔1〕中，自然首先談到這一點。至於俄國的農民運動，半年來約寫過兩次。第二次不過指出我第一次的診斷是正確的。

講到英國的改革運動，我最近只提及伯賴脫在北明翰所開的會，而且確是以下面一點為核心，即他的綱領是使人民憲章去遷就資產階級的标准。從前，約八至十二星期前（我相信國會甚至還在對此開會討論），輝格黨的憲章主義必須解体，並和拖雷黨的保守主義聯合成為一個貴族的黨。這就是一切。

妻在抄稿件，本月底以前大概弄不完。這樣迂延的原因是：身體不舒服，間斷很多，現當寒冷的天氣，已經停止了。家庭的和金錢的煩惱實在太多。末了，第一部分包羅更豐富，而最初兩章的第一章商品，前此只具個粗坯，絕沒有寫成，第二章貨幣或單純的流通只有一個極短的輪廓，和我原來打算的一樣，現都已詳細發揮了。

祝好。

你的卡·馬·

愛得加·鮑威爾君現在是倫敦“新世界”的真正編輯，而下流先生兼威特林信徒的社策爾只是有名無實的編輯。愛得加君對於愛得加君及其在工人中的講授自然說得很多，並且自己將有關愛得加君的一切寫出。這個小丑認為作一種革命的轉變是必要的。他曾在布盧謨的會上當主席。這小丑在最近報上的一篇文章中發見普魯士現在立憲的形態之下，輸入了“帝政主義”。同一期報上有一篇出自斯特魯威“社會共和國”的論文，還有一點趣味，這是由某個費柏爾(Feibel)寫的，那時佛萊利格拉的詩正在美國出版，他令人在論文中祝賀他自己為無產階級黨中真正的英雄。

〔1〕 馬克思在“紐約論壇”上的論文。

五四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八年十二月十一日

一八五八年十二月十一日。

親愛的恩格斯：

在星期二以前，你能供給一點關於伯賴脫會議的報告嗎？而且要使人看起來，作者是住在曼徹斯特的。

附上金開爾的作品。佛萊利格拉似乎相信，金開爾先生因夫人折斷了頸，便變成一個偉人，至少是變成一個貴人。他把葬事組織得很像歌劇式的——有“顫動的手”和“桂冠”等等——而佛萊利格拉在此等“悲慘的”事件中——無論是自己黨內的（如但尼爾斯之死），還是一般世上的（如開雲和奧栖泥等等）——發見他的手琴不能表現悲痛的情調，便突然唱起糟糕的欺騙調子來了。你從“每日電訊”剪下的一段中可以看出，這個敗類利用那討厭的“潑婦”的死（因為這是一個裝腔作勢的、矯揉造作的婦人，在基本上是因人而施的；她的卑鄙就表現在忘恩負義上，例如對斯特洛德曼是如此，對布呂寧夫人——在尽可能地榨取了她許多錢之後——也是如此，這是刺目的），恰和那賤婦自己利用“金開爾的帽子，把它弄得百孔千瘡”一樣，當那賤婦人和哥特夫里像叫化子一般在城中一切猶太人面前求乞的時候，她從倫敦寫信往德國說：“您們可以想像到，被視為一切亡命者的母親是怎樣一回事？”

在佛[萊利格拉]給我的掩飾錯誤的信中，還有一些使我不愉快。他對大赦的憤怒，在事實上是對路德福·施蘭姆的過敏性的憤怒，我當視作頗為革命的。但我們的佛[萊利格拉]幾星期前歸化英國了，而且當他能夠保有動產信用銀行優美的位置時，渴望回到德國去就一個報酬不好的店員的職位，實在是愚蠢的。當已經在亂談大赦的時候，瑞士總銀行在皇家交易所中還沒有占得地位，佛[萊利格拉]夫人很嚴肅地勸我對接受大赦，不要提出異議，這我記得很清楚。

這些人都感覺到有什麼事又正在發動。自然打起自由的旗幟向舞台上擠去。

附上的詩和信，請保存着。

这里的家中比向来表现得更为黯淡而凄凉。妻既不能替孩子们准备圣诞节物品，而各方面催款的条子使她应接不暇，还要抄稿件，还要跑城中的各当铺，情绪是非常忧郁的。此外，她说得完全对：在她必须经过的一切困苦之后，在革命中的确还要坏些，而且还要享受眼福看一切欺骗者在那里再度庆祝胜利！妇女就是这样。佛莱利格拉等和其他相识者的妇人态的行为使她生气，确有理由。她说，在战争中是依照战争的习惯。但现在并没有战争。一切都是平常的呀。

祝好。

你的卡·馬·

五四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八年十二月十六日

倫敦，一八五八年十二月十六日。

亲爱的恩格斯：

非常感謝。錢来得怎样适宜，你可以从同时来到、今特附上的书信看出来。在倫敦，什么叫做“斗争”，我想，沙配尔、我和其他成百的人比那些站在老蕩妇坟前的“离散的人”知道得更清楚。赫克瑟的事件必须再探索。美妙的是佛莱利格拉，对金开尔的复活，在德国吹起信号来了。

为着使天狼星快乐，特将我的柏林閑談論文的一些地方和你关于蒙塔隆貝耳的論文——德納把它写上巴黎的地址——从“論壇”剪下，而我們在一期“論壇”上竟一下子代表了整个欧洲。

祝好。

你的卡·馬·

天狼星馬上会听到稿件寄出的消息，但如另有一人能在相同的状况之下，这样早完成这东西，那才見鬼啦。

五五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八年]十二月十七日

十二月十七日。

亲爱的弗利特里赫：

两镑收到了，謝謝。

布林德这种制品（如他自己告訴我的，完全是赫刻制的那个样子）我原来知道，不过自然不曉得一些愉快的詳情罢了。第一，这个“电[訊]快晨[报]”是由一些英国的賽列們編輯的，它的一切电訊、至少是其中的最大部分，是倫敦各晨报所刊載的。我可証明一种事实，即布林德将一种虛伪的“电訊”（載明来自布魯塞爾）夾帶到“廣告晨报”上。而“电[訊]快晨[报]”馬上加以利用。第二，布琅涅博士不仅是布林德的一个代理人，而且是唯一的代理人，因为他“沒有第二个”可資派遣。我也相信他曾直接“命令”將傳单送給天狼星，因为布琅涅沒有获得上級的允許，一步也不敢乱动。你今天也可在“每日电訊”上看到柏林的通訊：“居留布刺德佛德和利物浦的德国商人們已向（好斯敦）議會呈遞同类的請願書”。这些由民主主义的污水池孵化出来的巴登小蚤的活动是动人的。古代人对于狗蚤的跳躍就已經作过各种各样富于教訓的觀察。

（我对“論壇”有一件快意的事。几个月来，这个可鄙的报將我关于中国的一切論文（一种英、中貿易等等的全史）作为社論刊出，甚至叫人对此写出恭維的話。但当中、英条約的正式本終于来到时，我写了一篇文章，除其外，我說，中国人“現在一定認鴉片的輸入为合法，并对鴉片課稅，末了，也許准許在中国本国种植鴉片”，因此“第二次鴉片战争”迟早会給予英国的鴉片貿易、特别是印度的財政部以致命的打击。好了！德納君把这篇文章作为倫敦一个“临时通訊者”的論文刊出，自己写一篇尿泡般滔滔不竭的社論，反

駁他的“临时”通訊者。(約于星期一)<sup>〔1〕</sup>菲次澤刺德 (Fitzgerald) 和斯坦萊 (Stanley) 現以內閣的名義, 在下院將我的預言一字一句地証實了。我于星期二以“临时通訊者”的資格, 又寫了一篇, 對於我的“糾正者”稍微加以嘲笑, 自然是用一種含蓄的論調。)

附帶地說! 我的妹夫<sup>〔2〕</sup>是一個善良的、長大的和單調的荷蘭人, 因業務上的事來到曼徹斯特。特別也來確定某些個人的支付能力。請將你私人的住址寄給我, 因為他要和你接洽。但關於我的私事, 不要談及。

祝好。

你的卡·馬·

俗物佛萊利格拉現在逐漸泄露了高特弗里德各種各樣的事件。第一, 高[特弗里德]派革斯特堡往城中各商人處。他們當替“赫爾曼”簽名。這可憐的人必須“生活”, 並且彌補因妻死所引起的“亏空”。第二, 佛萊利格拉告訴我, 高特弗里德于莫斯開爾 (Mockel)<sup>①</sup> 死后, 旋到他處問, 用她的遺產是否可在科塔建立一種營業(並能有多大的規模)? 高[特弗里德]并說: “我曾獲得公眾的歡心”。

布林德自己又欺騙“廣告晨報”, 并讓他的朋友休慈從布魯塞爾發送虛偽的電報, 這是可能的。

克盧斯和在巴爾的摩的威斯博士處認識的一個女人結婚了。

附帶地說! 布琅涅因布林德的介紹, 將賭博騙子蘭多爾夫安置在布刺德佛德, 當學校教師。

李卜克內西君將愛得加·鮑威爾引入工人聯合會。我當注視他的行動。

① 金開爾之妻。——譯者

(1) (約于星期一)之前刪去“前天”字樣。

(2) 朱塔。

**五五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一八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親愛的恩格斯：

我昨天寫過關於布卡南 (Buchanan) 的使命——檢查了英國各報對此的批評。你於星期五如能供給一篇論文——約為坎柏爾的新戰役或任何其他東西——十分歡迎。因為給鄧克爾的稿件在年底以前必須寄去，現在喪失時間是無可補償的。

祝好。

你的卡·馬·

**五五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倫敦，一八五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恭賀新年！

兼賀天狼星新禧。

塞爾維亞的情形怎樣？

祝好。

卡·馬克思

**五五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八年十二月三十日**

一八五八年十二月三十日。

親愛的弗利德里赫：

由荷几斯 (Hodges) 上校証实他是帕尔麦斯顿的班涅这种人, 这就是帕姆参加塞尔维亚事件的充分理由。

我現在暂时又替“論壇”写經濟論文, 普魯士, 其余的整个世界是任你执笔的。此外, 我昨天写过爱尔兰和那里的陰謀及政府的詭計。除上面这两項題目外, 如写另外一种, 总会通知你的。

請將天狼星的私人住址寄給我。

祝好, 再次恭賀新禧, 这一次正当时。

你的卡·馬·



一八五九年

五五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一月六日

一八五九年〔1〕一月六日。

亲爱的恩格斯：

請將天狼星的住址寄給我。

你如已在寫塞爾維亞，那普魯士國防軍的變動（故意的）已有新的材料，我必須予以報告。今天“泰晤士”（所載的維也納通訊）對於塞爾維亞最近的屁事，有一種詳盡的描寫。

愛得加·鮑威爾君做社策爾領導下的編輯，甚至採用“階級對抗”，並使之柏林化，而高特弗里德·金開爾君對於金開爾的復活不要讓白白過去而不加以利用，便在倫敦辦一個“赫爾曼”（也許不是舍羅斯克族的而是歌德的蠢物）周刊。就佛萊利格拉給我的幾行字看，他似乎因所犯的錯誤，已經後悔了。你如寫信給他，可對他說（自然要十分客氣，因為他抱怨你的信件的粗率或不拘儀節的調子），在曼徹斯特的德意志人中，關於他和金開爾的聯盟，議論紛紛，同時你可征引你的消息報告人赫克瑟所說的趣事，加在裏面去討論。佛〔萊利格拉〕決切和那些牧豬狗決裂，這個時刻對於我們是重要的。

附帶地說！威里系現在主持辛辛那提的體育報。“當選”為該報的編輯。用大規模的傳單報告就職（也許是克盧斯替他找到這職位，以便脫離他），他在傳單中說，現在是他站在宣傳頂點的時候了，因為人民暫時不需要軍事的領導。

祝好。

你的卡·馬·

(1) 原信誤作“一八五八年”。

五五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一月八日

一八五九年一月八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附上佛萊利格拉的信（我因金开尔的事，曾写了几行給他）、“赫尔曼”的广告和威里系君的信。

祝好。

你的卡·馬·

五五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一月十三日前后]

亲爱的恩格斯：

如有可能，在星期二以前（下星期五我当自己写），請給我一篇論文，这很重要，因为我想于星期三将稿件寄給邓克尔，如不能支配星期二的時間，即办不到。

手稿約能排印十二印張（三分册），而且——不要惊慌——書名虽是：“一般的資本”，这些分册还没有涉及資本，一共只有两章：一、商品，二、貨幣或單純的流通。所以你看那詳細制作的部分（五月間我到你家的时候）还全沒有出現。这在两方面是好的。書如行銷，第三章的資本可以很快地接下去。第二，就書的性質講，那些狗对于已發表的部分，不能把他們的批評單純化作随意的謾罵，而整个書的表現是非常严肃而科学的，所以我迫使無賴們以后当稍微严肃地考虑我对資本的意見。此外，我以为除掉一切实际的目的外，貨幣一章对于专门家会是有趣的。

你关于波拿巴和意大利的論文，我必須稍加改动，因为我于

星期二也写过同一题目。你对于驅策波拿巴前进的动力，忘記了俄罗斯。帕姆去巴黎不是徒劳無功，俄人在意大利的行动并非無关重要，而自巴黎和会以来，俄国对波拿巴送秋波，也是如此。俄国只要經過波拿巴，强迫奥人撤去部尔(Buol)的大臣职务，而代以一个俄国大斯拉夫主义的代理人，那所成就的便很多了。

我以柏林通訊者的資格，写了一篇关于普魯士軍队的論文，这几天，你也可以写一点。

魯格以普魯士王狂热的前驅战士的姿态，在美国各报上出現。施兰姆〔1〕已經得到返普魯士的許可(对他逮捕状的撤回)，不致被提到新的陪审官之前而遭拘禁。

你的卡·馬·

〔1〕 路德福·施兰姆。

五五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一月二十一日

一月二十一日。

亲爱的恩格斯，

不幸的稿件是完成了，但因手中沒有分文可作邮費和保險費，不能寄出。我沒有另抄一份，故保險是必要的。在星期一以前，請你寄点錢給我(邮局在托騰汉院路角上)。如能寄两鎊，十分欢迎，有些小商人的賬延到星期一，絕對不能再拖了。当你現在已付或必須付佛[萊利格拉]的期票的时候，又来相扰，你知道我是很不愉快的。但这有絕對的必要。下星期——我自动放一个星期的假，才繼續写这种稿件——我要看看，試作一种金融上的政变，是否有点成就。我不相信，在这样缺乏貨幣的情状之下，竟去写“貨幣”。写这个题目的大多数作者是在很安宁的境遇中去从事探討的。

書在柏林如果行銷，我可能脫出一切困境。这是不容再緩的

时候了。

祝好。

你的卡·馬·

書在柏林如果行銷，也許替倫敦一个書商作一种突击的英文翻譯，这里的报酬将和柏林的完全不同。此外，这样的一件事会使我們勇敢的仇敌煩惱得要死。这些無賴相信我俩是死了——甚至像高特弗里德·金开尔在城內到处說的，小丑先生“爱得加·鮑威尔”“在工人中”把我們“排挤出来”了。無賴們用自己刊印出来的每一个字去填發自己的死亡証書，我們保持了怎样的“一种生活”，他們当觉得奇怪。

我对于作者自己保有翻譯权一点，是否会陷入困难中，有些疑惑不定。（你知道普魯士和英格兰間关于翻印的协定。）就我厭惡一切欺騙以及虛榮或矯飾的外表講，当說出否定来。在另一方面，就我的利益講，当說出肯定，因为恰恰关于这种貨幣的臭事，英国几乎每星期有一部臭著作出現。我的先生，您以为怎样？对这一点必須馬上回答，因我星期一必須作出决定。

**五五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一月二十五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两鎊收到不誤，稿件寄去了；昨天替“論壇”写了經濟評論。明天再詳，并且也有一点很有趣的事。

你的卡·馬·

**五五九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九年一月二十七日**

一八五九年一月二十七日。

亲爱的摩尔：

我很注意那报告。同时附上巴黎的一些流言。

昨因金开尔的事，写信給佛萊利格拉。这个好人自己促成我这种动机。我偶因期票的事，对世界政治和經濟的状况稍加批評，这鼓舞了他，竟說：“确会再有一种最新的萊茵报跟着赫·尔·曼出現。”我不解他怎样涉及金开尔的廢紙，除非他想誘导我对高特弗里德說些什么，而且也已是这样。我必須說，他把这种卑鄙的小报任意和我們連在一起，这种态度使我很生气。前天拟給他一信，写了两次，但太粗魯了，我真是怒不可遏，直到昨天，还摆着沒有动。我待他很有礼貌，但对高特弗里德君却很不客气，我告訴他，金[开尔]利用他为詩人的保証人，否則他自己因夫人乞丐式的宣傳共同盜来的詩人荣誉保持不住了；“赫·尔·曼”还要增进輕蔑，而我向来对这只空洞的、裝飾的、光滑的猴子即具有这种心理；那只“狗”在美国反对你我所犯的卑鄙罪行，我未曾忘記，而且他竟不自承，是太怯懦了。这信长至三頁；如曾經說过的，佛[萊利格拉]不能抱怨我对待他的态度，不过間接的和暗示的，那他听到真不少啦。我很想知道他将怎样办。

又有一个烏帕流域的詩人兼远亲〔1〕突然來訪，他在倫敦时，自然馬上去看过佛[萊利格拉]。佛[萊利格拉]来信說，他似乎是一个友好的人。我回信道，他至少是强壮、健康，既無虛榮心，也不裝飾，在現今德意志的詩人中，此等質素抵得上一种优美的才能。佛[萊利格拉]曾对这个人說，他有千鎊的薪水。

佛[萊利格拉]的信中夾带着“赫·尔·曼”，使我非常恼怒，但他再也不能这样愚弄我，这你可以确切相信的。

多多問候夫人和孩子們。

你的弗·恩·

为着嘲弄的緣故，我在致佛[萊利格拉]的信中，特附入一張不用的書信草稿。

〔1〕 卡尔·錫柏尔(Karl Siebel)。

五六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一月二十八日

一八五九年一月二十八日。

亲爱的恩格斯：

各种各样的麻煩事不允許我昨天写信給你。今天是写論文日。等明天再說罷。今特将那种“笑話”附上。

我今天写克罗退尔德(Klothilde)和她的天使般的溫柔。星期二，盼望你有一篇論文。你不能就曼徹斯特的棉花企業、工業展望等等加以描写嗎？我在星期二的經濟論文中，故意留下这个領域，沒有涉及。

祝好。

你的卡·馬·

佛[萊利格拉]已将你給他的信告訴我了。信写得很好。

五六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二月二日

一八五九年二月二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就“宪政”講，那是最好的，因为据“泰晤士”說，部斯特拉巴君自己是作者。

今天接到拉薩爾的信（以后寄給你），稿件還沒有达到。現在要注意：星期二（二十五日）寄去；一月三十日，我已經接到此地包裹運輸公司的通知，稿件已到柏林。拉[薩爾]的信是一月三十一日發出。所以（邓克尔于拉[薩爾]發信后，如果接到稿子的話）政府对于我的手稿至少扣留了三、四日。斯提柏耳君也許搜索过，或者拍托(von Patow)君在倉卒中曾企圖找些經濟學的知識。已立

刻写信給拉[薩尔]。你那里的庸人們已經把你替我写的（作为星期二之用）东西吞沒了。它沒有达到。我一直等到下午三点鐘。后来就潦草写了一篇論文。

祝好。

你的卡·馬·

五六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二月八日

一八五九年二月八日。

亲爱的恩格斯：

我将稿件寄往柏林，今天已是两个星期了；自那时起，写过两次信給拉薩尔；一直到此刻为止，还没有接到收稿的通知。因此我把这种“收稿的通知”作为寄出序言的条件。一切如果是这样不順利的話，必定要失去忍耐性，这你是了解的。我恼怒到完全生起病来。

附上拉[薩尔]的信。請寄回給我。

今天写了关于波拿巴的臭演說和小册子的論文。

祝好。

你的卡·馬·

五六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二月九日

一八五九年二月九日。

亲爱的恩格斯：

今天终于接到邓克尔的信。他于二月一日才收到稿件。本星期还没有付排，因为刚才完結拉薩尔的一种著作，我不知道是那一种。

附上亚卡利阿斯和普飞德尔的信，你会看到可怜的亚卡利阿斯竟患肺病。这是我在倫敦所遇見的最悲惨的事。

皮拍已經治愈离院，又从波格諾回到德意志医院去了。这一回是减食治疗。活該。

附上衛登麦尔和科姆蒲的两信，本来早就要寄給你的；我畢竟答复他們了。

德郎克在波恩，他的一个兄弟正在死亡綫上。他获得夫罗特衛尔(Flottwell)<sup>(1)</sup>的允許，参加夫罗特衛尔在波恩“集团”的跳舞会。这小家伙曾写信給丁革尔斯忒(Dingelstedt——佛耳达人)，想借丁革尔斯忒的援助，使自己所作的戏剧上演。小家伙更在普魯慈(Prutz)博物館写“格拉斯科書信”。我从俗物佛萊利格拉听到这一切消息。

佛萊利格拉昨天来我家(我因頭痛被拘禁在家)，因此又知道高特弗里德或赫尔曼在一切女士們中的行为十分可笑(这丑角以为他現在只須将手帕<sup>(2)</sup>投去)，以致对他都怀抱一种厭恶的心理。佛[萊利格拉]現在也知道了底蘊，高特弗里德自莫斯开尔死后，觉得自己非常“不受拘束”，而且——最特別的——現已發現，俗物佛萊利格拉夫妇在安葬日之前，即發覺这位赫尔曼兄弟对他是冷淡起来了。

据柏林“国民报”的报告，普魯士政府已給予“赫尔曼”以邮資的記賬，如高特弗里德所說的，他因夫人的死在他的錢庫中所造成的“亏空”，当由此报予以补偿。

但尼尔斯夫人大概会与时俱进，变成布耳革斯夫人。她写信給林那說：“布耳革斯还要精壯些和自觉些”。她对于这种“自觉”所表示的証据是，“我們是醉心于佛[萊利格拉]吊金开尔夫人的詩的，它被‘陰險的’‘科倫报’割裂了”。

斯蒂芬曾写信給佛萊利格拉，詢問你我的住址，因为他已遺失



了。他的住址是：美国，馬薩諸塞 (Mass.)，波士頓附近哈礼孙 (Harrison) 广场，斯武芬。

祝好。

你的卡·馬·

(1) 原信作 Flotwell。

(2) 由“手套”改正过。

#### 五六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九年二月十日

曼徹斯特，一八五九年二月十日。

亲爱的摩尔：

亚卡利阿斯的事十分可怕。他写给你的是一种何等英雄气概的信啊！这样一个有名的人竟要悲惨地死去！在这个烦闷的和平时期，我們最好的同志們这样丧失下去，而后进却又十分貧弱。

拉薩尔的信奉还。稿件已达到，我很高兴。

佛 [萊利格拉] 对我批評金开尔的信，說些什么？他写信給我說：对呀，对呀，而他把自己的回答给你了。所以你对于这回答还是欠了我的賬。

我現回家，并要写一篇关于奥地利和德意志联軍的文章，趁第二次邮班寄上。

你的弗·恩·

#### 五六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九年二月十四日

曼徹斯特，一八五九年二月十四日。

亲爱的馬克思：

我忘記写信告訴你一件事：你对自己的書可保留翻譯权。这

虽也像是沒有多少用，但可使任何驢子或实業家不致损坏你的事業。此外，現在這是一种純粹法律上的形式，每个人可以自由实行的。

政治家布林德有一个朋友在电报局，那人有时将美丽的神奇事件电告各地方报。关于此事，以后再說。

你的弗·恩·

五六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二月十五日

一八五九年二月十五日。

亲爱的恩格斯：

附上：

一、我妹夫〔1〕（好望角人〔2〕）的信，你由此可看到这青年明天将在倫敦上岸。我的手中既沒有分文（星期六，我还令妻将最后一件“閑着的”上衣送进当鋪，以便給亚卡利阿斯得一点舒适品），而这人将往居利，对于我和母亲交涉的事件居重要地位，必須好好招待，所以又只好逼着你至少由邮局寄一鎊給我。幸而我患了所謂顛腺炎，因此只須在家內招待他，并可用病人的資格，謝絕一切閑游的事。

二、亚卡利阿斯的信。我曾对他（我覺得他似乎好了一点）說，如需要酒的話，可告訴我。因此你必須給他两瓶葡萄酒。

三、出自“自由新聞”的两件东西（这更重要，因为是从“紐約先驅”重印出来的），这会使你理解中国战争和帕尔麦斯頓君的政策。

关于佛萊利格拉。我去他那里，正巧在他接到你的信的当日。他将信給我看。如果那詩不是政治性的，是因为他是“詩人”，所以請求原諒。第二，他因为“赫爾曼”的緣故，写給你的只是一种“談諧”。就在这很有限的解釋之后，他說将写信給你，已和我把事情

弄妥了。此外，你的信使他深深地“感到快慰”。我对他说，信“写得很好”，他自然要笑我在这样的时机中，首先注视“形式”了。事实是佛[莱利格拉]看出自己已为金开尔所利用，甚至于被利用之后，即受到一些轻蔑。使他极为愤怒的是“赫尔曼”上的大字广告“高特弗里德和约翰娜·金开尔的著作”，而这个标题下用小字写着：佛[莱利格拉]的诗，所以这些诗便附属在高特弗里德和约翰娜的著作之下了。这使我们的笨伯内心十分痛苦。)在另一方面，佛莱利格拉对于金开尔也很负有义务，他似乎逆着一切期望，又帮助金开尔作一种政治上的活动，我如果没有弄错的话，这种活动已经引起了赞赏，据说德国的庸俗人甚至已有礼物相赠。注意：但尼尔斯夫人写信给林那（回答她对金开尔事件所开的一点玩笑）道：“我们（她和亨利这沉静的人）是醉心并热爱佛[莱利格拉]的诗的”，而沉静的亨利——他是“还要自觉些、还要精壮些”——甚至已经偵知“陰險的”“科倫报”把仅存在于亨利的奥林比亚（olympisch）头脑中的“最重要的诗句”压下了。

布林德是怎样一回事？

附带地说！你和天狼星从报上（大约是四至六星期来）看到在巴黎的班涅夫人因卖淫的行动，被监禁半年吗？

祝好。

你的卡·馬·

我又把天狼星的住址遗失了。不是格里铁斯（Greenteys），部达利街（Boundarystreet）五十九号吗？我至少曾按照这个住址寄了一信给他。

沙配尔夫人生了一个孩子，而正在研究头相学的这头老牛已经发现才生七天的婴儿是热情的、易怒的。

〔1〕 朱塔。

〔2〕 朱塔住在好望角。

五六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二月二十一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我的妹夫星期四往曼徹斯特，大概于星期五来訪你。然你必須將确切的住址告我。此外，我詳細考察一下，發覺朱塔絕不是[健康的]<sup>(1)</sup>人。他患很厉害的肝病，因此[必須]<sup>(1)</sup>往卡尔斯巴德(Karlsbad)。他的肝現正在疼痛，我很希望谷謨拍特替他檢查一下，如此可能使痛減輕一点。只是病情如果危險的話，谷[謨拍特]不要吐露出来。

我明天写关于工厂报告的东西，現既在从事于“資本”的著作，更殷切地盼望你有篇論文寄来。

你的卡·馬·

注意。

我已写信給德納，能否为我找一个美国佬接受“政治經濟学”的英文版。在这一場合，書如有收益，我必須来曼徹斯特住几星期，和你共同把它譯成英文。

(1) 原信紙張破損。

五六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二月二十二日

一八五九年二月二十二日。

亲爱的恩格斯：

持此信的人是我的妹夫朱塔，特竭誠加以介紹。

你的卡·馬·

亞卡利阿斯于星期六接到酒，相信現已感覺到它的医疗的功·效。也許这酒会治愈他。

五六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二月二十五日

一八五九年二月二十九日〔1〕。

亲爱的恩格斯：

“波河与萊茵河”是一种巧妙的思想，必須馬上付諸实行。你必須立即动手，在这里時間最关重要。我今天还写了信給拉薩尔，确信这小犹太人布藍会完成这件事。

这小册子(有多少頁？請回信答复)先应匿名出版，使公众相信作者是一个大將軍。此書如果及时出版的話，無条件地会要再版，于是在六行序言中把你的名字拿出来。这便是我們党的一种胜利。我在“序言”中已經对你致敬；你如馬上亲自在“論壇”上出現，那就更好了。

民主主义者的狗們和自由的無賴們会看到，我們是在恐怖的和平时期中沒有变成蠢材的唯一人物。

你應該經常收到“論壇”的各号。一直到現在，軍事論文還沒有<sup>一</sup>篇刊印出来。你很久以前写的第一篇，德納君沒有刊出，現在大概会發表的。我的也常是这样。早就說过的事，驢子們常要在三个月后才發見，于是将有关論文付印。

我妹夫的住址是对的。不过他忘記加上商業区(靠近邮政总局)，然我想他本人現在曼徹斯特，会将自己的情形告訴你的。

祝好。

你的卡·馬·

〔1〕 二十五日之筆誤。

五七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二月二十五日

一八五九年二月二十五日。

亲爱的恩格斯：

因时机紧迫，晚上再写这信给你。我在精神上确信，自我写信给拉薩尔后，邓克尔是接受那小册子的。我的稿件达到，小犹太人布藍即沒有信来，而且已超过四星期。在一方面，他忙着出版自己一种不朽的“炫耀的”著作（小犹太人的赫拉克利特虽写得很坏，但比民主主义者們所能夸示的任何东西要好一点），也許对于我的渣滓会作最后一次的檢閱。第二，他在我的貨幣分析中間接受到一种可怕的迎头打击，会使他失去一点知觉的。他曾对赫拉克利特作下列的解說，虽是無限的长，我仍一字一句地写给你（不过你也必須看一下）：

“当我們在上面說，赫拉克利特在那种殘篇断簡中指出貨幣的真正国民經濟学的性質和职能（赫拉克利特說：但一切出于火，而火出于一切，就像万物出于金，而金出于万物一样）时，我們不是要把他本人造成一个国民經濟学者，也絕不願意主張，好像他曾理解到从那个殘篇断簡中引伸出任何一种深远的結論来，要指出这一点，可說是多余的。不过这种科学在当时虽絕沒有存在，也不能存在，因此也不是赫拉克利特思想的对象，然說他——正是因为他从不依从反省的規律，只是依从思辨的概念——在那殘篇断簡中从貨幣真实的深奥处認識貨幣的本質，而比現代許多經濟学者認識得更为正确，这話是对的，而且看到从那个思想的一个單純的結論中自然而然地引伸出現代在這一方面的种种發見出于〔1〕也許不是完全沒有趣味的，并且也不是与題無關，像最初所表現的那樣。（注意：拉[薩尔]对此等發見，一無所知。）

如果赫拉克利特把貨幣作为交換手段而与一切出現于交換中

的现实生产物相对立，并讓它在这些生产物上有着它的真实存在（我加了着重号的地方是拉薩尔已經加过的），那末，貨幣本身并不是一种具有独立的物質的价值的生产物，不是与其他商品相并立的一种商品，如賽依学派（竟有一个賽依学派，真是美丽的大陆上的幻想）至今对金屬貨幣所固执己見的那樣，它只是流通的现实生产物的观念上的代表，只是它們的价值标志，它只是表現它們。而且这只是部分地从那殘篇断簡中發展出来的一种結論，只是部分地为赫拉克利特自己在其中所表現的思想。

如果，一切貨幣既只是一切真实的流通的生产物在观念上的单位或价值表現，并要在同时构成它的对立物的这些东西上才有它的真实的存在，那末，从这种單純的結論中便产生（美丽的格調！他由“單純的結論”中产生）一种思想：即一国的价值总数或財富只能由于真正生产物的增加而扩大，决不能由于貨幣的增加而扩大，因为貨幣也并不构成財富和价值（我們現在有財富和价值了；从前是价值总数或財富）本身的任何一种因素，老只是作为抽象的单位表現那含在生产物中的（也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并只在它們中間的真正价值。因此發生貿易差額制度的錯誤。（这配得上魯格。）更有：一切貨幣在价值上总是等于一切流通的生产物，因为它只是把这些生产物用观念上的价值单位总括起来，只是表現它們的价值；这种貨幣总数量的价值决不会因現有貨幣数量的增減而受影响，并且老只是等于一切流通的生产物；严格講起来，人們絕不能說一切貨幣的价值和一切流通的生产物的价值相比較，因为在这样的一种比較中，貨幣的价值和生产物的价值成为两种各自独立的价值了，其实只有一种价值存在，它具体地实現在物質的生产物中，而表現在作为抽象的价值单位的貨幣中，或者宁可說价值本身不过是由真实物品——它在此等物品中并不是像价值一样出現的——中抽象出来的单位，貨幣是它的特別表現；所以一切貨幣的价值不

仅等于一切生产物的价值，更正确地說，一切貨幣只是一切流通的生产物的价值。（这种加倍的強調为作者所特有。）由此所得的結論是，因总数的价值不变，在貨幣数量增加时，每一单位貨幣的价值总是要下降，在貨幣数量减少时，必定又上升。——还有一層，貨幣既只代表价值不真实的思想上的抽象，并与真实的生产物和物質相对立，所以貨幣本身絕不具有真实性，这就是說，用不着由真正有价值的材料构成，紙幣同样是好的，而且正和它的概念最相符合。自有李嘉圖的探討以来，这一切和其他許多結果才經過一种完全不同的途徑获得，并且很久沒有被一般所接受，但从赫拉克利特所認識的那种思辨的概念的單純結論中已經引伸出来。”

我对于这种犹太法典学者的聪明，自然絲毫不加考虑。但使李嘉圖因他的貨幣論而很受斥責。附带說一句，这个貨幣論不是出自他，而是出自休謨和孟德斯鳩。拉薩尔当因此亲身感觉得到。事件的本身沒有什么，因为我自己在反蒲魯东的著作中，是承認李嘉圖的理論的。但小犹太人布藍曾写了一封十分可笑的信給我說，“他自己虽正从事于一种巨大的国民經濟学的著作”，将“以两年为期”，但“对我的作品馬上出版，感到兴趣”。不过我如果把他的“很多的新东西取去，他也許要抛弃这整个事業。”好呀！我回信說，不要怕竞争，因为在这种“新的”科学中，有的是地方給他和我，有的是地方給其他一打人。他現在从我的貨幣的描写中必定看出，不是我对于这件事毫無所知——那么全部貨幣學說史和我都犯有錯誤——就是他是一只驢子，用几句抽象的話如“抽象的单位”之类，对經驗的事物擅下批評，人們必須研究此等事物，且須历时长久，才能發議論呀。基于这种理由，此刻他的內心深处当不会完全对我友好的。不过我要指出之点是，第一，拉薩尔“对这事件”的确有很多的兴趣，第二，他是道地的“聪明的以法蓮”，不惜任何代价，要和我們打在一起，他因和杜塞尔多夫的人們相爭持，这更有必要。



同时他留在柏林，使他确信像他这样一个精壮的人对资产者的党，不好着手做什么。

所以如果好好地进行，这个人是完全属于我们的，他老是要作许多“炫耀的”跳躍，并且極力認定赫拉克利特是最精練的哲学家，可用最长的解說去加以懲罰。我因同一理由，确信他在必要时，将为你的小册子对邓克尔施行压力。加以我给他的信有一种安排，他可以完全拿給邓克尔看。这信在实际上是为邓[克尔]、不是为拉[薩尔]写的，不过以法蓮虽聪明，当不致察觉罢了。

我認邓[克尔]承印这小册子，是确定的，所以要紧的事只在你馬上进行同一工作，因为这像一篇报纸的論文。不能丧失时机。基于同一理由，并因直接的影响，我以为你不可超过四至五印張（如果这許多有必要的話）。至于对“論壇”的共同工作，一直到你完成这东西为止，可完全不管（除非有何种战事出现在你的小册子之前，然这似乎不会有的）。最合理的事是你突然生病，离开賬房，以便这东西得一气呵成。

我爱老恩格斯，我也爱厄門（高特弗里德！），但更爱思想

“啊，啊，当这种思想对于思想者沒有用处时，

它是怎样可怕呀。”

你的父亲因此也許会像泰理細阿斯（Teiresias<sup>①</sup>）对厄狄帕斯（Oedipus）王一样对你說，但你当回答道：他

“单独看到營業，

对于科学是盲目的”。

祝好。

你的卡·馬·

〔1〕 屠重号是馬克思加的。

① 原信作 Teiresios，系希腊神話中盲目的預言家。——譯者

五七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三月三日

一八五九年三月三日。

亲爱的恩格斯：

你从附上的拉薩尔信中可以看出我認識了这一班人，并懂得怎样加以处置。

現在对于这封信有以下的意見：

一、在事实上，你必须听从我的忠告，而且完全离开眼房几天。我对这件事的措詞自然是好像已經看过你的手稿。迟早几天，没有关系，但你如只限于晚間工作，便不能及时完成。

二、在你的地位上，你不能同意于小报酬，为名誉起見，必須决定取得純利的一半。

三、和拉薩尔接洽，你将書名（只写書名，而不涉及稿件）、序言（我以为不要写）和目录寄給他（柏林，波次坦街——Potsdamer Strasse——一三一号，拉薩尔），是合理的。包裹特別会被邮局拆开，書名不应讓政府知道，因此使他得在完全秘密中进行。

在另一方面，我将稿件从这里寄給刘〔德米拉〕·〔阿〕辛（Ludmilla Assing）小姐，用同一方法轉邓克尔，和寄我的稿件一样（要保險的）。我只写普飞德尔为送件人。

四、在实际上，你必须加入一点民族的、反波拿巴的东西，但要謹慎、漂亮。你更容易运用这样的色彩，因为你的小册子的倾向在事实上是对馬志尼反一八四八年国民大会（刺多維次和明韶——Mincio）的一大胜利，你第一次使德意志人对意大利的解放，能够以心安理得的态度，感到兴趣。

老孩子，再会罢。

你的卡·馬·

高特弗里德君在他的最近的“高特弗里德”<sup>①</sup>上諂媚苏斯-息

柏特为模范商人，对于編过一本拙劣的美国書目的卑鄙書商特律布涅，也同样曲意奉承。幸运呀，孩子！

## 五七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九年三月四日

一八五九年三月四日。

亲爱的摩尔：

小犹太人布藍干得好，我同意純利的一半。工作进行，还算迅速，两面写的长頁——和我替你写給“論壇”的一样——已有了九頁，再有两三頁，波河可告竣，然后接写萊茵河，那不会这样长的。全部难达三印張。今晚、星期六和星期日必須完成主要的部分，如果一切进行順利的話，至星期三，我会将稿件寄給你。同时还要警惕，因为整个官方的軍事著作都会反对我，它們如果能够寻衅，一定会这样做的。因此宁可短些，不能太长；历史的說明可以作得簡單一点。此外，下星期末，稿件即可达到柏林，早得很，还有战争啦。为着时间的緣故，只須安靜地等待着。离开營業所几天，現在办不到。也沒有必要，而且不会有多大的帮助。受妨碍的倒是望着地圖憑空构思，这必定引起間断，不然就是对此蠢干。

序言沒有写，就只缺少了这东西。

你的弗·恩·

## 五七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三月十日

一八五九年三月十日。

亲爱的恩格斯：

---

① 即“赫尔曼”周刊。——譯者

小册子收到了。如照小册子的样子付排，即使不多，也約有四个印張。已看过一遍；非常精巧；極难的政治問題，也处理得很出色。这小册子将大成功。

我只在关于壘斯-斯来次 (Reuss-Schleiz) 方面刪去一个唯一的小句；不是講这个国家的“天然界限”之处，而是在第一段中非必要地重复着，并削弱了語气的那句。

“軍事的〔1〕研究”这种附标题不免使書名减色，我以为还是刪去的好。

你明天如果写信給拉薩尔君，我有些不便說的話，請用你的名义說一下。事实如下：本星期一(三月七日)由柏林寄来一点东西！你猜是什么？第一次校样一印張，一直到今天，沒有来过第二次。据邓克尔君的書信明白的表示，我的稿件被擱了六星期，現在似乎是每星期排一印張。如果你的稿件送去，也許又要中断，这样还可拖延几个月。我觉得这事很糟糕，你可以用你的名义对拉薩尔透露几句话。那些家伙如果要把这著作恰巧拖延到战争爆發的时候，那一定完了，而邓克尔君找得到口实来推卸責任嗎？

此外，我对于此項收入早有打算，这样迟延下去，使我本来困苦的生活更不堪忍受。佛萊利格拉这一次(他用尽方法，力求补偿前失)十分殷勤，在倫敦替我找期票的貼現。但事情是失敗了。

关于“論壇”。六个星期来，無論是你的或我的論文，沒有登过一篇。总统选举的活动已經开始。就我的經驗講，我認不登論文是一种前导的策略，他們向我表示每星期暫時只要論文一篇。

祝好。

你的卡·馬·

我相信会有战争。但外交上的插曲已是必要的，一部分是由于德国的喧扰，一部分是由于法国资产阶级的叫囂，最后是由于英国国会的呼号，而且也許因俄国乘此时机从奥地利索得各种各样

的讓步。俄国人已經达到一个重要的目的。当一八四六年，奥国的財政第一次不見亏空，俄国借克拉科人事件，又使它陷入最可怕的財政困难中。奥地利人在一八五八年的財政表現頗有条理，并宣布銀行的現金支付，于是波拿巴馬上作軍事行动，而奥国的財政便和一八四八年的一样了。英国国会的解散、在这时期中的無政府状态以及后来的帕尔麦斯顿做外交大臣，恰恰成为俄国对于战争所需要的几着棋子。

(1) 由“政治的”改正过来。

#### 五七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三月十六日

一八五九年三月十六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五鎊收到了，謝謝！

昨天收到第二次校样。如果是这样繼續进行的話，需要三个月啦。一个排字人在排这部書，再多是不可能的了。

我不知道星期五应写些什么。你能代写一点嗎？如阿姆斯特郎 (Armstrong) 式的槍之类。

听说布魯諾·鮑威尔君对于俄、法对抗奥、英的“時事問題”，写了一个小册子。他現在是曼推斐尔的同盟者，近来已在“时代”上替曼推斐尔写稿。

我将小丑爱得加·鮑威尔的报<sup>(1)</sup>寄給你。这人已是偉大的共产主义者和工人代表，他因他的小报陷入穷途末路之中。第一篇“爭辯”的文章是直接攻击我的。說我当特別沉默地去依附以得加君，并脱离我的“乖張的”和“猜疑的”孤立状态。这小丑变成純粹道德的宣傳家。却不敢攻击“赫尔曼”，因为他害怕那些家伙揭穿他的“过去”。

金开尔的报有很好的銷路。他自己再也不小心謹慎地写作了。

錢的一部分来自某个犹和(Juch)<sup>(2)</sup>博士,另一部分来自葡萄牙的犹太人卡斯忒罗(Castello——葡萄牙的老錢庄),这是由偉大的革斯特堡促成的。

(1) “新时代,倫敦民主派和共产主义工人教育会的机关报”。存在于一八五八至一八五九年。

(2) 原信作(Jucht)。

### 五七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三月二十二日]

亲爱的恩格斯:

信是亚卡利阿斯的。可惜他又必須住在裁縫的悲慘的住所,我覺得他並沒有把病治好。

我今天所写的是关于改革案;你当(你的眼疾如果如我所希望的話,——否則自然不必考虑了)写战争的可能性。我以为使“論壇”的諸狗不致拒絕,这是必要的。柏林方面沒有听到消息。八个星期中才收到三印張校样。

祝好。

你的卡·馬·

### 五七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三月二十五日

三月二十五日。

亲爱的恩格斯:

我相信你誤会了拉[薩尔]的信。

他所写的只是:

“我很想知道小册子的內容。馬[克思]的著作馬上也会出版云云。”他这是說沒有看过你的小册子。不过如此。他对我的稿件也是同样装假,說沒有看过。今晨接到他的一封信,以后当寄上。你的

稿件倘若沒有达到，無論如何，他当已告訴我了。

你的稿件于送到倫敦的当天即寄出。普飞德尔执有收据。并且它是一定达到的。邓克尔是一輛慢車。一直到今天(八星期)，我只收到三印張校样。

你的卡·馬·

五七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四月一日

一八五九年四月一日。

亲爱的恩格斯：

附上拉薩尔的信。又附上德納的信，这你必須寄还。我等候你对此信的答复。

已經写就的論文是关于改革案和內閣。我下星期的論文是：印度的財政。其他整个世界对你都是开放的。

帕尔麦斯頓和在康派泥(Compiègne——但骨子里是在彼得堡)决定的一样，無論在什么名称之下，現又将入閣。沒有他，俄国是不允許作战的。現在伯賴脫和罗素正像一八五二与一八五五年的情形，去代他向火中取栗。

此外，国会的討論十分滑稽。輝格党人和急进派把拖雷党人当做革命者，施行主要的攻击。伯来脫和紀卜生則扮成很可怜的角色。(紀卜生甚至离奇地反对选举区。)在另一方面，还有一种滑稽剧，即拖雷党人用資產階級的名义，而輝格党人和資產階級則用工人階級的名义，互相表出他們自己的困难。这指出英国是进步多了。

祝好。

你的卡·馬·

五七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四月九日

一八五九年四月九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已写信給德納，如要論文，应出較好的報酬。

皮拍終於(在一次恶性的复發之后)出院，医好了，到布勒門去\*了。他的額上有一个討厭的疤痕。

你注意帕尔麦斯頓在意大利問題上(一八四八年)的丢臉嗎？

安斯特从香港回来，对帕[尔麦斯頓]以报复相恫吓。安[斯特]是他的一个危險的敌人，無論如何，比烏尔卡特要坏些。

( 印度的財政紊乱必須視為印度叛乱的真正結果。这种財政的总崩潰似乎不可避免，否則对各階級征稅，它們是一直到現在都極力拥护英国的。然就是征稅也不能根本解决。有趣的是約翰·牛在印度現在每年必須付出四、五百万現金，以便保持这架机器的轉动，他在这美丽的迂迴途徑上，又使國債以相当累进的比率增加了。为使曼徹斯特的棉織品掌握印度市場，付出了極貴的代價，这确是必須承認的。依照軍事委員會的报告，在印度須保有八万欧洲軍和二十万以至二十六万土著軍至許多年之久。这約需二千万鎊，而全部純收入不过二千五百万鎊。此外，因叛乱欠下五千万鎊的长期債，或如威尔逊計算的，每年加上长期的亏空三百万鎊。还有对鉄路的担保，每年要二百万鎊，直至通車为止，倘若它的純收入不到百分之五，就永久需要一种小于二百万的数目。一直到現在，印度(除掉少数完成的鉄路外)从这件事什么也沒得到，只有对英国資本家为他們的資本，付出百分之五的荣誉。但約翰·牛欺騙了自己，或者宁可說为他的資本家們所欺騙。印度只在名义上支付，而約翰·牛則在实际上支付了。例如斯坦萊的借款有一大部



分只是为着那些还没有动工的铁路，对英国资本家自己付出百分之五。末了，每年鸦片的收入至今约有四百万镑，然因中国条约的结果，很受威胁。这种垄断的确是要被推翻的，中国本国的鸦片，不久会繁殖起来。鸦片的收入正因它是一种违禁品。据我的意见，现在的印度财政灾祸比起印度战争来，是一件更严重的事。）

你以为邓克尔怎样？那不是一只好睡的狗吗？

祝好。

你的卡·馬·

五七九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九年四月十一日

一八五九年四月十一日，星期一。

亲爱的馬克思：

寄上关于战争星期五用的论文一篇。然奥地利人似乎要开始发动。十分明智。我如果没有弄错，已经将战事计划寄给“论坛”了；奥国人取攻势，以便首先迎击皮亚梦忒人，然后个别攻击侵入塞尼山 (Mont Cenis)、热列夫山 (Mont Genève)、腾达山峡 (Col di Tenda) 和波协它 (Bocchetta) 的法人——对吗？我记不大清楚。这事件将是很有趣的。

那在柏林的是怎样自命不凡的慢车啊。他们简直不能排印一个小册子！我绝没有再听到什么，真要使人发疯。

同时，战争万岁！希望在十天之内会在阿勒散德里亚或卡扎勒 (Casale) 相继爆发，谁知道我下一季所猎取的会是怎样的狐啊！

你的弗·恩·

五八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四月十二日

一八五九年四月十二日。

亲爱的恩格斯：

拉薩尔为着你的小册子，昨天来信說：“恩[格斯]的小册子于三天前出版。我今天用两端不封口的办法，寄給他两本，这样每天寄，一連六天。这是我們能够精密推敲(1)的唯一方法，同时得省去大量邮費，在另一方面并避免某些人猜测小册子的作者。請把这事轉告他。”

你曾看見过一个这样的乡愚的举动嗎？为着避免对你的注意，他們竟“一連六天”用两端不封口的办法寄書給你！

关于書的本身，拉[薩尔]写道：“这小册子所發揮的战略上的認識，銳利而真切，确是动人。”（“認識”的“銳利”可視為文笔上的失檢。）

拉[薩尔]对于我的事件写道：“邓克尔告訴我，分册至五月中旬可以弄好。（又是一个月的延期。）他誓言尽可能地赶快排印。無論如何，你猜想他故意慢慢地干，是完全錯誤的。他对于一切行动都頗为迟緩。”我深信，十天之內又不会接到一印張校样的。

附带地說！“新时代”陷入穷途末路中。爱得加君最后甚至用自己虚构的一种小說去加以充实，但看到世界絕不理睬他的天才，一星期后便告退了。上星期六只出半張，本星期将告結束。据目前的謠傳，“赫尔曼”馬上也将去世。那些狗热心抓住机会，把他們貧乏已極的东西，不知羞耻地赤裸裸地摆在一切世人的面前，真好呀。亲爱的金开尔亲手将金开尔的欺騙戳穿了。在另一方面，那个小丑(1)也确信，夺取我們在共产主义文献中的地位，是怎样的“容易”啊。

祝好。

你的卡·馬·

你曾在“論壇”上說明奧軍的进攻計劃，和你現所指出的一樣。

不要过度勤奮啊！

〔1〕 爱得加·鮑威尔。

五八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四月十六日

倫敦,四月十六日。

亲爱的恩格斯:

当此信达到时,我断定你的牙痛已經好了。这是一种非常可恶的毛病。

同时,我有一种准备,在短时期內将使我的收入增加一倍,因此使根深蒂固的困苦得告終止。拉薩尔的表兄弟佛里德兰得(从前和亚尔斯涅等为“新奥得报”的編輯)現在是維也納的“新聞”(目前有二万四千訂閱戶)的編輯,曾于一八五八年一月約我替他的报通訊。他的条件是不当非难帕尔麦斯頓,只能攻击波拿巴,我便拒絕了。現在他抛弃一切条件,重来相約。然这只是附屬事件,因为每星期經常只有一篇論文(二十法郎)。同时我将任該报的电报通訊人(用法語),每一电报酬十法郎,这虽花費時間,但有收益。

还要办妥的唯一之点是在倫敦指定一个銀行,因为电报須有多量的垫款。在条件决定之前,這項談判已經拖拉了三星期。昨天接到維也納的信,当即寄出决切的答复。經過八至十天,会开始的。

同时,下星期二我們的主要銀器和表等等的利息到期。妻因对典当主私人的交涉,曾将限期展緩三星期,但星期二是最后的期限。因此請你寄几鎊給我,并希望这一次是最后的結束,对你的誅求将無条件地告終。

請寄我一本<sup>(1)</sup>。你若有多余的,佛萊利格拉和普飞德尔必須各送一本。

祝好。

你的卡·馬·

(1) “波河与莱茵河”。

五八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四月十九日

四月十九日。

亲爱的恩格斯：

一、五鎊收到了。至为感謝。

二、我替你將“論壇”收集攏來，于本星期內寄上。

三、今天收到的“論壇”(日期为四月五日)中發見攻击的东西，也許是一只匈牙利的驢子写的，特附上，你必須于星期五即予以答复。这驢子所暗指的“本月十四日”的答复不在我的手中。然你从他自己的重复說法中可以看出“他的簡短回答”中所說的一切。

四、“奧[格斯堡]—[般]新[聞]”对于你的“論壇”論文說些什么？

五、我昨天看到“汉堡通訊”上邓克尔所登的“波河与莱茵河”的广告。

六、一直到現在，我已接到八印張校樣。書的付排告一結束，但邓[克尔]在两星期內恐怕又沒有东西寄來。

七、关于拉薩尔，明天再說罢，那时我将更詳盡地写給你。

祝好。

你的卡·馬·

五八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一八五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我已按照最后的消息，修改了你的論文。

我不相信你已浪費時間(我曾迫不得已这样做)去涉猎本星期一的国会辯論。辯論的核心是：

一、英国在全部談判中是受了欺騙；

二、英国决定帮助奥国。

第一、英国的大臣們曾一度宣布，一切都解决了。这就是一切报上所傳的从羅馬撤兵的消息。由上院的宣告所表現的是：教皇的确要求从他的境內撤去軍隊。法国曾不断地向英国哭訴，它在羅馬的地位不穩固。它願意撤兵，但一方面有教皇的恐惧，另一方面奧軍拒絕作同样的撤退，才阻止了这样做。部斯特拉巴当着英国的面，于一月一日对奥国公使申辯的活剧，这甚至就是官場的口实。好了！教皇戳穿了这种口实。奥地利从波倫亚实行撤退两个大队，并發出撤去其余軍隊的命令。于是波拿巴又找着种种口实不撤兵，而整个事件失败了。这使德斐君大發脾气，波拿巴为平息他之怒，特对考力(Cowley)卿开心剖腹地談“意大利的問題”，而后者則致电倫敦，說“滿足”了他的要求。考力因此带着英国所接受的波拿巴的要求，前往維也納。(这个考力就是一八四八和四九年在維也納陰謀对抗德意志革命的牧猪狗。)这是二月底的事。奥国本是以沉重的心情决定作战的，当时还没有和三月中旬那样，它的軍事准备还没有进展，只好承認一切。当考力經過倫敦返巴黎时，德斐自己說，“他”和“內閣”完全相信一切都解决了，并以这种意义向国会發出新的宣告，因而又受到耻辱。考力满怀希望地前往巴黎。他在这里得知，人們在对他作捉迷藏的把戏，部斯特拉巴按照俄国的提議，接受一个大会議，并同样按照俄国的提議，只有五强出席，所以撒地尼亚被排斥。德斐直截了当地說，俄国的干涉(虽商得法国的同意；但波拿巴自然不能拒絕英国用他的名义向奥国提出的条件)要单独負責，和平不会出現了。帕尔麦斯頓于同日在下院說，他不譴責俄国(自然啦)。英国的調解如果成功，

俄国便不能占有那在一个会议上确切可期的并在欧洲的问题上所得到的重要地位。德斐虽很烦恼，却在某些条件之下，接受俄国的提議，其中主要的是，一八一五年維也納条約的区域規定不受侵犯。奥国本已幻想一切都解决了，現在明白看出，战争是确定的，人們不过要牽着它的鼻子走罢了。因此它对英国的新提議是以一种無耻的要求作答，即撒地尼亚必須解除武装，作为会议的前导。德斐因此向波拿巴提議，要促使撒地尼亚接受这种屈辱的条件，同时英、法应用契約保証，共同对付奥国在会议中破坏和平。波拿巴那驢子竟加以拒絕。他倘若接受这种提議，便可由他的代理人在奥地利和皮亚梦忒的边界上造成任何种暴动，于是英国被迫和法国及撒地尼亚訂立一种进攻的契約去对抗奥国，而帕尔麦斯頓定已迫使托雷党人履行他們的諾言。在另一方面，奥人对于英国在某些条件之下，这样輕易准备訂立攻击同盟来对抗他們，大吃一惊。他們宣言現在立即贊成英国的提議，并将解除撒地尼亚的武装变为一种一般的解除武装。此时發生一种流言，或如奥国所說，在开会之前，或如波拿巴所說，在开会之后，会议当解除武装，然后討論是否允許撒地尼亚出席等等。总之，一切新的困难都出自波拿巴，一、因解除武装所作的借口；二、他和俄国本曾提議，不讓撒地尼亚出席会议。德斐于本星期一表現十分暴躁，当他宣布英国現在还要作一种最后的提議时，本当真正狂呼大叫起来；不过他討厭这样的玩弄，如果失敗，将不再做調人云云。

第二、波拿巴可以接受此等最后的提議，因为奥国如先行整頓軍备，这些提議只是对它不利。波拿巴必須接受它們，以便对德斐取得一种借口，宣布直接加以对抗。奥国必須拒絕它們，如果它不願喪失一切利益云云。波拿巴本来計算到德斐的垮台和帕尔麦斯頓的出馬，而竟陷入一种更恶劣的情况中，因为德斐和的士累利在演說中直接指出，他們是被波拿巴和俄国欺騙得厭煩了，

此外，他們是直接幫助奧國的。曼茲柏立 (Malmesbury) 說，他不懂波拿巴是以那<sup>一</sup>種口實去干涉意大利的糾紛。德裴說，英國將首先維持武裝中立，然後對抗那些以“虛偽的口實”引起戰爭的強國。他說，英國在亞得里亞海的利益不允許他袖手旁觀；他對於的里雅斯德的一種攻擊，幾乎稱為戰爭的狀態。的士累利說，奧國的行動莊重而有節制，撒地尼亞的行動“曖昧、煩亂、甚至於懷有野心”。末了，他們都說，一八一五年的條約必須維持，而且直接有關意大利土地的規定，他們屢次着重指出，此等條約“意在對法國的侵略野心，加以制止”。

德裴沒有引退，而使國會受到打擊，從而把帕爾麥斯頓暫時圈禁在私生活中——由於這種滑稽劇，遂使俄、法的勾當陷入一種嚴重的進退兩難的地步，這是確切的。

現只有兩件事是可能的。或者是奧國為倫敦和柏林的恐嚇電報所攝服，撤回久來 (Gyulai) 對皮亞夢忒的最後通牒。在這種場合，沒有神明能夠幫助波拿巴。於是實際上，他必須解除武裝，而軍隊看待他如同蘇盧克<sup>(1)</sup>。不用說，巴黎的工人們對於布朗基的被解往開云，是覺得卑鄙的。或者是奧國厭倦了外交上的把戲，向吐林進軍。在這種場合，波拿巴君在外交上是勝利了，因為奧國首先宣戰：但是以一種丑惡的軍事失敗購得這種外交的勝利。這樣，我認他的王冠和朝代不會有四個月的期限。

明天將“論壇”多份寄給你。

附帶地說！

偉大的帝國的伏格特寫了一信給佛萊利格拉，指出這一撮人在沮利克（或百倫，我忘記了）出版一種新報。他要求佛萊利格拉替文藝欄寫稿，並請深沉的步協做政治通訊人。

帝國的伏格特要草擬一個新“黨”所用的綱領，如他自己所說的，赫爾岑會滿懷善意接受的，其內容是：德國拋棄德國以外的領

土。不支持奥国。法国的专制主义是暂时的，而奥国的却是永久的。人们要让这两个专制主流血而死。（某种对波那的倾向甚至看得出来。）德国武装中立。至于德国的革命运动，如伏格特“从最好的来源知道的”，在我们的一生中是谈不到了。结果，当奥国一經为波拿[巴]所毁灭，一种国家摄政的温和的自由民族发展自会开始，而伏格特也许还会做普鲁士的弄臣。从伏格特的信中可以<sub>看</sub>出他相信佛莱[利格拉]和我们再也没有丝毫联系。这个帝国的伏格特对于自己交接的人是何等无知啊。步协为乌尔卡特派，是奥国人。在另一方面，伟大的布林德也陷入进退两难之中，他是德国人，故反对波那，他是一个方根洛脱克<sup>①</sup>，故反对奥国，在目前召集一个“德意志国会”，这一点“电讯”马上会向曼彻斯特报告的。

祝好。

你的卡·馬·

〔1〕 海地的黑人皇帝（一八四八至一八五八年），称为浮士廷第一。

#### 五八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五月六日

一八五九年五月六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論文收到了。你从一种电报中当已看到赫斯表示反对久来计划（也许叫做沒有计划）。就我们的观点看，奥国或是首先遭到失败，或是——这在精神上是相同的——再撤回倫巴底，我以为革命的人们绝不是不愿意的。因此情状有更大的发展，并给予事件在巴黎成熟所必需的时间。無論所犯的錯誤是在那一方面，必定变

① 原文作  $\sqrt{\text{Rotteck}}$ ，是一种开玩笑的写法，当是指小洛脱克，因洛脱克曾反抗奥国，故布林德也反对奥国。——译者



成我們的利益，一般講來，事情就是這樣的。奧國如果從開始起就打擊皮亞夢忒的軍隊，占領吐林，出其不意的驅逐法軍出阿爾卑斯山，那俄國也許馬上回轉來對付波那帕脫——無論如何，還不致在事實上對付德國——而我們卑鄙的普魯士政府便得脫出那致命的唯一難關。還有一層，法國一開始就遭到這樣厄運的失敗，可以引起一個反對波拿巴的兵變和巴黎的革命。以後怎樣？此刻的結果也許是神聖同盟勝利地來對付在巴黎擁有武裝的一個可能革命的政府，這的確不是我們的計劃。拉得茨基自己的血管中即沸騰着一八四八年革命的怒火。在相反方面，我以為奧、法兩方現在將以反動的平凡態度，進行戰爭。

你至少還要送兩本小冊子給普飛德爾——他曾用他的名義，寄出你的稿件——和佛萊利格拉，否則就是不客氣。如送一本給盎曼特，也是適當的。（丹梯——Dundee——丹梯師範學校。你必須稍微顧到黨的關係，好好保持這些人的情緒。

附帶地說！我對於你上星期五的論文，已經把整個緒論鈎去了，第一，因我對奧國人抱有疑懼；第二，因我們絕不可使自己的事業和現在德國政府的相同。

據我看，勇敢的帕爾麥斯頓在很短的時期內又會以外交大臣或軍政大臣的資格，掌握政權。拖雷黨的那些牛在事實上使他太容易活動了。他們最初由自己卑鄙的調停的誇示，破壞了奧國人的活動。後來法、俄協定一經洩漏，他們即竭力加以否認，以便證明他們並沒有受到驚吓。這給予“泰晤士”以嘲笑的機會，並採取對抗俄國愛國的態度。不過這事的要領，在“泰晤士”和在其他一切帕爾麥斯頓的報（這些報雖按照所分配的任務，對有關各強國以贊成或反對的姿態出現）上一樣，是要指出真正的不列顛大臣再行就職的必然性（“廣告晨報”和“每日電聞”是替暴民寫作，便公然宣布這一點）。卑鄙的拖雷黨人不是這樣，竟“相信”俄、法的協定，並乘

机反对帕姆。他們有最好的机会。第一，当全部計劃成熟时，帕姆在康派泥。第二，槐特赛德 (Whiteside) 君曾以内閣的名义，报告愚蠢的約翰·牛——这老早从藍皮書上暴露出来了——奥国于一八四八年对帕尔麦斯顿建議，完全放弃倫巴底，但他如願意調停，将在奥国一个大公爵之下，于威尼斯組織一个意大利的政府。同时皮亚梦忒向他接洽，法国也向他接洽。帕姆怎样办？他拒絕这种提議，因为無論有什么借口，也必定完全失去威尼斯。他于沉默三个星期之后，給予这种答复。当拉得茨基一經胜利，他要求奥国人貫徹曾經报告他的那种計劃。在匈牙利的事件中，他也玩弄同一策略（这一次是关于已經絕望的匈牙利人願意服从的条件）。这家伙回到內閣来，是一种真正的危險。此外，德国的人們开始了解他。汉堡烏尔姆 (Wurm) 教授的一部書（“东方战争史”）和另一德人——他的名字我忘記了——关于尼古拉的一部書正在把帕姆作为俄国的代理人而进行攻击。

关于事情。佛里德兰得驢子四月十二日写信給我，竟忘記了主要的事，即指定一个銀行。他不談这样做，只說及一个“預支”。这是無聊的。每星期的电报費要八至十鎊，常达十五鎊。我将这事告訴了驢子。他虽經常地将“維也納新聞”（我从这报上看到它現有二万六千訂戶）寄給我，但至今沒有回信。昨天写了一封轟炸式的信給拉薩尔。“新聞”显示拉[薩尔]已开始通訊和發電，十分热心，不过很少才能的表現。我以書面“給予允許”后，他才接受这种职务，因为如他来信所說的，沒有我的許可，他不願在政治上冒險。这整个談判如仅止于拉[薩尔]的就职，不是一件滑稽的事嗎？不过这种迟延可能是由于佛里德兰得在現今的紛扰之下，难得在維也納办好金錢上的事件。我因有些不耐煩，正在弄代数学。

天狼星在曼徹斯特嗎？

祝好。

你的卡·馬·

五八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五月十六日

一八五九年五月十六日。

亲爱的恩格斯：

你从附上的拉薩尔的信——回信必須寄回——中可以看出維也納的事件發展的程度。我已立即写信給佛里德兰得。拉薩尔不知道我每天接到“新聞”——我把它的一些摘要一同寄給你——并看到他一直到接我的信为止，早已不断通訊，后来該报因他的柏林电报冗长，停止登載；他的通訊也沒有帮助，宁可說对于每一种报都是有妨碍的。这整个事件可能是落空了，但也可能因維也納的商業恐慌——只能和汉堡的相比拟——至今阻碍那些人的布置。我們会看到究竟的。

下次再詳，而且将是十分滑稽的。今天还有一事相告：我們的前主管人〔1〕科尔夫因伪造一張票据，在新奥尔良被判徒刑十二年。

前帝国摄政者伏格特已出賣給波拿巴了。

祝好。

你的卡·馬·

〔1〕“新萊茵报”的前事务主管人。

五八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五月十八日

一八五九年五月十八日。

亲爱的恩格斯：

拉薩尔的信包含几点，我将加以責备。第一，这青年說到他“当为我干”。但这整个事件是由他开始的，我并看到他的通訊繼續

在“新聞”上出現，而我除要他对于維也納方面最令人迷惑的沉默应加以說明外，並沒有要求他什么。这是他的事。第二，他造成一种外表，好像他經過艰苦的斗争，由于“我的”敦促，才对“新聞”通訊。但在同一信中又曾承認，在我宣布我的意見之前，他已經开始对維也納通訊。不过他随即又轉到“共同关系”上来。当他将佛里德兰得的要求写信告我时，他胡乱写了两頁，說是否当对維也納写稿，而且以我的决定为轉移。我如承認自己和“新聞”通訊是对的，那自然不能說拉[薩尔]和它通訊就太坏。此外，他的来信表現，自得到我的許可后，他是怎样急迫地工作着。現在为何这样夸大地倒果为因？他关于“傾向”所說的是他如何写信“責备”佛[里德兰得]，这是無聊的話。“維也納新聞”是在一定的状况之下巧妙而适当地編輯的一种奥国报，比拉[薩尔]所非难的要周到得多。末了，什么对我是“值得的”或不值得的，我沒有要求这青年加以教訓。对我来暗示这一点，我觉得未免太狂妄了。佛[里德兰得]如能将錢的关系弄妥，我将坚持自己的决心，絕不因佛[里德兰得]似乎不滿拉[薩尔]的通訊而动摇。我从最近一号的“新聞”上看到它的訂戶增加到二万七千了。

拉[薩尔]的小册子是一种巨大的錯誤。你的“匿名的”小册子出版，使他不能安眠。革命党在德国的地位，此刻的确困难，然对环境稍加以批評的分析，即十分明白。講到“諸政府”，从一切观点看，德国为生存的利益所要求它們的，已經不是中立，而是如你正确說出的——爱国。但对这件事的革命的突出点只在对抗俄国要比对抗部斯特拉巴更加着重。这是拉[薩尔]对“新普[魯士]报”反法国的叫囂所应当做的事。在战争的进行中，实际上使德国各政府陷入叛国一途，而被人們扼住的，也正是这一点。此外，如拉[薩尔]敢用党的名义說話，那他将来不是打算于情况太重要、不能有所顧虑时，公然和我們断絕关系，就是不依照热情和邏輯交織的感

悟，而預先了解別人的意見。我們現在必須完全保持黨的紀律，否則一切都會陷入污泥中。

頭腦的紛亂已經達到一種特別的高度。首先是叛國的“帝國攝政者”從巴黎領取現金。邁恩君在“漢堡自由射擊”上稱贊伏格特的著作。一種庸俗的民主派人（內中一些有體面的人以為奧國的失敗加以匈牙利的革命加上加里西亞等等，一定會引起德國的革命。那些牛却忘記了，現在德國的革命等於它的軍隊的解体，得到好處的決不是革命者，而是俄國和部斯特拉巴）以為能夠和十二月社化的匈牙利（盡是班涅派）、波蘭（捷斯柯夫斯基——Czieskowski——君前幾天在普魯士的議會中稱尼古拉為波蘭人的“偉大的斯拉佛尼阿的——slawonisch——同盟者”）及意大利人一鼻孔出氣，自然是一種歡樂。像布林德的另一群人要把愛國主義和民主主義結合起來，要求和奧國對部[斯特拉巴]作戰，同時期望有全國的國會，這是當眾出丑（老烏蘭——Uhland——也在內）。這些驢子第一沒有看出缺乏實現這種討厭的志願的一切條件。第二很少顧慮到他們完全不知道的真实情況：就是在德國具有決定意義的唯一一部分，即在普魯士，一般資產者以他們的議會自傲，它的權力必須因政府的困難而增加；這些資產者（如最近的議會討論所表現的）不願巴登人和符騰堡人在“國會”的招牌之下發號施令，原是對的，正和普魯士政府不願意在“聯邦議會”的招牌之下受奧國的統治一樣；這些資產者自一八四八年以來知道，一個國會在他們議會的旁邊，會破壞議會的權力，而國會也會成為一個純粹的幻影。在事實上，普魯士的議會要通過預算，在某些可能的場合，還有一部分軍隊和柏林的暴民作后盾，比起“全國的國會”招牌下的一個討論俱樂部來，革命的根據要多得多。巴登人、符騰堡人和其他小野獸由於他們自己的重要性，具有相反的意見，這是自然的。我們自己的黨友和其他可敬的革命者中瀰漫着一種真正的恐怖，以為一

种反部斯特拉巴的战争将回到一八一三至一八一五年。末了，在德国的动产信用銀行的代表們（“科倫报”、佛尔德—奥本海姆等等）自然贊成民主主义的想法，并对傳統的、淺見的普魯士朝代的不忠实进行投机（巴塞爾的和約等等）。在另一方面，民主和革命党的一部分相信，因爱国主义的理由，必須降低到揚（Jahn）和阿倫特（Arndt）的論調上去。在这一切紛乱之中——而且据我看，德国的命运是在动摇不定——我以为我俩必須發表一篇党的宣言。維也納的事件就緒后，你当往普飞斯騰（Pfingsten）。否則我来曼徹斯特。

我現在由这些一般的事件进而講在倫敦的（德国的）党的情形，而一些事情，过去还在变化中时，要报告你，觉得太無聊了，我必須在这里补述。

首先，你当記得，李卜克內西君恰于我和小丑爱得加·鮑威尔公开破裂的时候，把他引入所謂共产主义者联合会，而这个小丑担任“新时代”的編輯，这無知無識的蠢材由社策尔处得到少数共产主义的熟語，在报上作过分的夸張，遂使我們的党見笑于人。这事使我很不愉快，并不是因为几个在倫敦的庸俗的落后职工，而是因为民主派的幸灾乐禍，因为这猪仔报設法寄往德国和美国的一些份数所引起的虛伪的外觀，因为这小丑認識党的可怜的状况；末了，是因为他和此地国际委员会的联系。当这小丑編輯“新时代”并在联合会演講的整个时期，李卜克內西君仍留在联合会，还說了各种各样的蠢話，胡說他必須对工人們（就是庸俗的落后职工）对我的憎恨为我辯护等等。“新时代”因缺乏金錢，現只出半張（我寄給你），为拯救这个报，特邀請了各联合会来开一个會議，李卜克內西当主席。結果自然等于零。我在这活剧之后，也召集一些人（一小群：如普飞德尔、罗系勒等，还有一些新人，自我迁出城內，李卜克內西即把他們当作他旧时的私人看待）开会，借此机会指摘李

卜克內西直至他自己宣布为反悔的罪人才認為滿意。他說他企圖再出版“新時代”，但他的有力的干涉妨碍了这一着。几天之后，接到“新時代”一个显然的續刊品，叫做“人民”，因此使我吃了一惊。但这事表现得稀奇古怪（也可参看附上的信）：

小丑先生终于写信給畢士坎蒲（Biskamp——你那里有畢[士坎蒲]致小丑的一封信），說金开尔曾用詭計毀灭了“新時代”，显因报复的心理等等而怀愤怒。好了。畢[士坎蒲]来到倫敦，馬上因一种事实而吃惊，就是他自己給“新時代”的論文竟有一篇的語气稍改和緩，登在“赫尔曼”上面。他跑到小丑那里，好像不受欢迎，小丑称病，表示厭世，最后对他宣布，一切都是粪土，他（畢士[坎蒲]）不当陷入这污泥中，金开尔的势力太大云云。但畢士坎蒲突然想起，当金开尔放弃他的旧排字店时，便将他的“赫尔曼”轉移到“新時代”的排字店，排印了畢士[坎蒲]的稿件，即跑到希尔士斐尔德（Hirschfeld）这个排字店去，果然發現——爱得加·鮑威尔的手笔和修改的副本。总之：爱得加君已經利用“新時代”，把自己出賣給金开尔，并趁这个机会——証明这人的丰产——把畢士坎蒲的稿件当作自己的投稿付排。金开尔这头牛啊！为着要毀灭“新時代”，即收买小丑——小丑在整个編輯期中曾避免一切爭議——并不是給他金錢，和讓他繼續扮演“新時代”的編輯。但高特弗里德相信这样永远除去了一种竞争，虽則只是一种小小的竞争。关于这个高特弗里德的活动，还要說一句。这里出版了第三种德文报，起初名“倫敦德文报”，后来名“日耳曼尼亚”。这种报是由某个厄曼尼（Ermani）編輯的，具有奥地利的傾向。高特弗里德宣称这个編輯犯了某种刑事罪，令犹和〔1〕博士去加以威吓，用極少的錢（是出自革命基金，还是出自普魯士公使館的金錢，不能确定）收买他的报和排字店，据說是在犹和領導之下改名繼續出版。金开尔的报有一千七百訂戶，就是收入的来源，这家伙要預防一切竞争和爭論。

据小丑所泄露的看，畢士[坎蒲]等創辦“人民”，他和庸俗的落后职工們起初間接由李卜克[內西]向我接洽。后来畢[士坎蒲]亲自来我处。

我說明我們不能直接对小报投稿，根本不能替非我們自己編輯的党报写稿。至于自己办报这一步驟，在目前是缺乏一切条件。然李卜克內西君当以他的活动帮助畢[士坎蒲]。我对于高特弗里德不讓出陣地，并破坏他的齷齪計劃，的确是很贊成的。我所負的一切义务如下：时时給予“論壇”“登过的”論文，他們可加以利用；要求我的熟人維持这小报；末了，将我所得到的各种报告和“暗示”，口头告訴他們。在另一方面，畢士坎蒲必須馬上（这将在下一期报上出現）刊布关于鮑威尔和金开尔劣迹的文件。（即使这小报停刊，我这样也是一箭双雕了。）必須抛弃小丑那种客觀的高度，在每一方面是进攻的、爭論的，而且的确要用尽可能滑稽的論調表現出来。

因此請你、天狼星、谷謨拍特和您們能够找到的什么人訂閱“人民”（只能說这东西是不和我們接近的反金开尔的）。事务所在索荷，力赤飞德街（Litchfieldstreet）三号。（一季的訂費为三先令六辨士，免費送達。）谷謨拍特和畢士坎蒲两个都是庫尔黑森人，谷謨拍特有时也許可开一个玩笑，叫畢士坎蒲将报送給他的同乡人。末了，曼徹斯特如有何人（書商）能够販賣“人民”，請写信告我。（也写信告那个布刺德佛德人。）

我把“人民”看做一种閑散的小报，和我們的“布魯塞尔”与“巴黎”报一样。但我們不用直接干預，可以暗中因此使高特弗里德等等憤怒至死。也許有一个时机来到，而且馬上有决切的重要性，就是不仅我們的敌人，即我們自己也能在一种倫敦报上刊布我們的意見。畢士坎蒲的工作不支薪水，因此获得更多的支持。

最美妙的是小丑在十八期的“赫爾曼”上写了一篇最愚蠢的、



烂污般的文章，“証明”“英国的中立”使現今的战争变成一种“一隅的战争”。“决定性的”事件在不幸的大陆上不再可能，因此高尚的英国是“中立的”。布林德从激怒的民主和爱国主义的观点出發，步协从烏尔卡特派的观点出發，在十九期报上訓斥小丑，所以他大概馬上要受一切党派的踐踏，就是在“赫尔曼”也站不住脚了。

庸俗的落后职工先生們已經这样受到一种很美妙的教訓。老威特林派的驢子社策尔相信他。可以指派党代表。我遇着庸俗的落后职工們一个代表团（我曾拒絕参加任何联合会，但一个是以李卜克內西为主席，另一个是以那个拉伯兰人<sup>(2)</sup>——Lappländer——为主席），曾直率告訴他們：我們不是由任何人、而是由我們自己指派为無产階級党的代表。不过这种指派是由旧世界的一切部分和各党的一切派別對我們独有的和普遍的仇恨連署的。你可以想像那些牛是怎樣的惊愕啊。

你如沒有多余的“波河与萊茵河”，必須訂購若干。斯蒂芬、衛登麦尔和这里的許多杂志也都需要。

可怜的亚卡利阿斯又病倒在悲慘的裁縫窟中，重新弄点葡萄酒送他，有可能嗎？

祝好。

你的卡·馬·

收到衛登麦尔和科姆蒲的信。下次寄給你。因他們的介紹，美国方面已向邓克尔訂了我的經濟学一百部。

請告訴天狼星：“你好呀”<sup>(3)</sup>的編輯柏塔（Beta——柏特齐黑——Bettziech）从最初起也是高特弗里德真正的編輯打杂人。

〔1〕 原信作“Jucht”。

〔2〕 安得斯(Anders)。

〔3〕 柏塔的周刊的名称。

五八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九年五月二十三日

曼徹斯特，一八五九年五月二十三日。

亲爱的摩尔：

关于宣言的事，完全同意。我們当怎样印刷，大概要在倫敦进行；請你对費用和其他詳情調查一下，以便我們于草成后，馬上付印。

小“人民”报的事很有趣，令人十分滿意，而且会很有用的。講到这里的販賣，要注意的是：我固然容易找到一个英国“書商”，但他甚至沒有机会得着一个偶然訂購的人。为了这，必須招致这里的外国文学書商，如普麟塞斯街(Princess Str.)的丹尼尔和帕尔麦(Dunnill und Palmer)，同街的法兰茲·退姆(Franz Thimm)是。天狼星将向丹[尼尔]和帕[尔麦]訂閱。谷謨拍特和我将在退姆处訂閱，他是和我們有交易的書商。“赫尔曼”在这里很不行銷，整批的旧报躺着不动，退姆的經理似乎不很喜欢金开尔，告訴我，訂戶每星期总要减少。最初几期，特别是討論金开尔臭事的，可寄一打至退姆处，約半打至丹[尼尔]和帕[尔麦]处；当这东西一經出版，我将推动饒舌家赫克瑟，他使这刊物在这里流行，就和 $2 \times 2 = 4$ 一样靠得住。但寄給退姆的报必須直接寄到这里的退[姆]，在倫敦的家伙会将这渣滓沒收的。这里如有几份由退[姆]發出，他的店員会馬上对它發生更大的兴趣。

本星期五<sup>(1)</sup>将討論卡斯忒佐(Casteggio)的战事；这事太不重要，不能写两次，而且电报太靠不住，不能說得有条有理。你的倫巴底老地圖現在对我很有用，比例約为1:160 000，已經算是很大的了。可惜圖形很坏。

多多問候。

你的弗·恩·

(1) 由“星期二”改正过来。

五八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五月二十四日

一八五九年五月二十四日。

亲爱的恩格斯：

你有可能，請寄一点“錫”〔1〕給我，十分感謝。我本来依靠邓克尔，这卑鄙的家伙似乎把事延到無窮無尽的期限中去了。十一天中，这头牛再也沒有寄一点样張来。你知道誰拦住我的路？不是別人，正是拉薩尔。为着他的“稷輕根”（Sickingen）<sup>①</sup>，我的东西起初弃置了四星期。現在正待完工，这蠢材必定又把他的“匿名的”小册子插进去排印，他写这“匿名的”东西，原来不过使自己不致睡觉罢了。就是为着礼貌起見，也应先把我的書弄好，这狗难道不懂嗎？我将再等几天，然后写一封極粗野的信往柏林。

我已經弄好了曼徹斯特方面的訂报。時間如果許可，請你于明天用德文写 20—30—40 行关于战争的稿件給我，我不打算把你的手笔交給懦夫李卜克內西，将予以口述。不要失去时机，因为“人民”以只用一个排字人自夸，到星期五早晨，一切必須完成。

不要忽視这一点。如有一些較独特的战場，在倫敦至少可多捉住五十个購買人。我办理这件事，是使你我最初不直接負責。

关于高特弗里德的策略，你可从下列一事加以評判：这教士上星期在俄斯坦德的槐特察拍尔的群众中，以半辨士出卖他的“赫尔曼”，用意只在阻止“人民”的銷路。資金从何而来？沙配尔告訴

① 原为十五——十六世紀的一个騎士，拉薩尔据以作戏剧。——譯者

我，威里系已来这里。那些家伙大概已将錢瓜分了，对于海村这只加上鎖鏈的狗也投下一些金屑。因为这只狗已經不吠了。我們會偵察出来的。

至于刊布我們宣言的事，我将斟酌一下。

祝好。

你的卡·馬·

盎曼特和他的女房东的女兒結婚，是一个苏格兰女子。也是一个蛮好的邻居啦。

(1) 即金錢。

五八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五月二十五日

五月二十五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就这里的情形看，我大概不能离开倫敦，下星期初一定不可能。

今天我从日記的一条記錄中看出，我将最后三印張校样（即从一二九至一七六頁）寄給邓克尔狗后，已經整整两个星期。書是排完了，那家伙除将最后三印張勘誤表的清样寄来外，並沒有別的事要做。我今天沒有接到清样——接到什么呢？拉薩尔的小册子，我們家中既沒有錢，而一切可当的也大都当了，我只好把最后可穿的一件上衣送进当鋪，以便为这臭东西付出两先令，它在柏林也許值八辨士。但我真正要說的是在：

我的書被重新扣住两星期，以便替拉[薩尔]君騰出地位，現在是很显然的了。对我的書还要加上的工作，至多花費三點鐘。但那可詛咒的、虛榮的蠢材已發出扣押令，因此使讀者的注意力不致分散。邓克尔这牧猪狗用新的口实来延緩对我的報酬的支付，自

己是很得意的。我不会忘记那个小犹太人这种诡计。他的渣滓急忙付印，表现他在延迟我们的书的出版上有重大关系。此外，那牛习惯于放纵，认为我渴望看他的“匿名的”著作，便有充分的“客观性”，把压下我的书看做正常的事，他以为这是自然的。

维也纳可诅咒的犹太人〔1〕也没有信来。

天狼星如相信李卜克内西这个笨伯能够和“那帝国摄政者”一样，自行完成这样一种废纸，那就弄错了。那东西是毕士坎蒲写的（我供给事实），并且毕〔士坎蒲〕必须写一切。李〔卜克内西〕除作“政论”，写上伦敦连同 $\pi$ 的记号——而且连这点也没有一次是完整的——外，不干什么。李卜克〔内西〕在写作上不中用，和他的不可靠及意志薄弱一样，关于此事的详情，我会再行报告的。倘若不是受某些状况的压迫，暂时还须用这家伙作吓鸟的草人，本星期原要使他决切引退的。

如果不因私人的情况并等待邓克尔可能阻止我的话，下星期拟来曼彻斯特，不过还有一点，我一离开这里，一切角落里——亡命者的民主派、坎伯卫尔的商人们和威特林派等等——会发出大阴谋，而代表我们的人们又非常软弱无力，容易使一切陷入困难中。此外，我昨天已由普飞德尔决切地告诉那行尸走肉的沙配尔，他如果不马上再加入工人联合会（即所谓共产主义的），并加以领导，将和他断绝一切“关系”。这是我们能够用这只龙马的唯一领域，而这蠢材把它看得太渺小，但会看到究竟的。我们从来没有一个更坏的参谋部。皮拍现在本很有用处。不过远在布勒门，而且从没有来过信。

祝好。

你的卡·马·

〔1〕指佛里德兰得。

五九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五月二十七日。

亲爱的恩格斯，

五鎊收到了。

你的軍事論文必須稍微渲染一下，因为你是替一种普通报、而不是替一种科学的軍事报工作。稍微多描写一下，并多带点个性，这是容易从“泰晤士通訊者”等等加入的。我不能插手进去，免得表现体裁上的参差。否則德納自己会替我們加些最無聊的东西。

今天寄上(最近)两号的“新聞”給你 做样品，你便知道是否用得着这报。

自李卜克內西君自己不露面(而这驢子老是从事各种各样的事)，将整个排字处弄得乱七八糟——如畢士坎蒲告訴我的——以后，昨晚七点鐘他带来六行字給“人民”。我曾确切告訴这头牛，从你的小册子摘出来的东西还当付排。他不这样做，要由此写成一篇社論，自然也沒有完成。这是布耳革斯的再版，但还要坏得多，因为布[尔革斯]至少可用在集会中进行攻击的。

据我看，加里波的是故意被派到一个职位上，要使他失敗的。

噶苏士于克拉普卡外，已經“承認”“君士坦丁”(Konstantin)为俄罗斯的匈牙利王，馬志尼(在意大利的爱国主义中确比拉薩尔君具有較大的权威)和噶苏士相反，行动十分勇敢。我将寻找“思想与行动”(1)的最后一期。請你把最后一本的“波河与萊茵河”送給馬志尼，由我轉去。我将写上几句陪衬話，最好是你写。

祝好。

你的卡·馬·

今天又沒有柏林的东西。从校正最后的三印張起，已經十六天了。

(1), 馬志尼的杂志。

五九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五月二十八日

五月二十八日。

亲爱的恩格斯：

附上所收到的德納的信。怎样回答呢？

附带地说！我现在由畢士坎蒲——小丑自己是他的証人——得知布魯諾·鮑威尔确为俄国所收买。他向俄国公使布德堡(Budberg)收取三百腓特烈多尔<sup>①</sup>。小丑被雇为帮手。布魯諾因布德堡款待不“恭”，讓他在前房等待，遂决裂了。他来英国的目的在企圖兄弟俩——高貴的兄弟俩——和英国政府进行交易。自然是失败了。你对此事有何意見？

祝好。

你的卡·馬·

五九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六月一日

一八五九年六月一日。

亲爱的恩格斯：

附上“新聞”一份，你对內中一些节目也許感到兴趣。佛里德兰得这青年仍旧沒有回信。我现在对这件事的解釋如下：拉薩尔自然不仅用自己的名义、并且也用我的名义，对佛里德兰得作爭辯的說教。佛里德兰得相信我和晦涩的哲人赫拉克利特<sup>②</sup>有精神和血肉的关系。所以他自不能想像，我在現今的状况之下，能替一

<sup>①</sup> 普魯士的旧金幣，約合5<sup>2</sup>/<sub>3</sub>，达列。——譯者

<sup>②</sup> 暗指拉薩尔，因拉薩尔著有“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書。——譯者

种維也納的报写作。这“維也納新聞”对柏林那个自命不凡的人每日都有暗中的爭論。例如五月二十九日的一篇社論中說：“但人們对那些玄思的头脑要求民族的荣誉感，这些头脑在拿破[侖]第三的身上看到历史上报复的手腕，在他的所謂解放民族的天才中十足地反映着在他們自己的理智上的無能、自矜和貧乏。”拉薩尔强求我不再对他的表兄弟写信，証明这家伙也用我的名义行过欺騙。所以这头牛把我对夏季最好的展望破坏了。此外，我要是已經插了一只手到“維也納新聞”，那对于某些万一發生的事也会要好些。

你如再論到加里波的，無論他的命运怎样，可取笑这种只有那“伯父的侄兒”〔1〕可能做到的轉变，說在他的旁边，这志願軍的首領也表現为英雄。你稍微想想在老拿破[侖]下的情形！此外，“泰晤士”的巴黎通訊員今天写道，波拿巴主义者已經大大地抱怨加[里波的]的“荣誉”，“一些經過挑选的警察”潜入他的軍团，正确报告关于他的消息。加[里波的]的宣言完全符合馬志尼的劝告，沒有提及波拿巴。又馬[志尼]最近的东西并不像所想像的那样好。我只走馬看花般讀过摘要。他对社会主义有宿怨。我們不能直接和他干什么事。不过作为对抗噶苏士等的权威者，他是可以有用的。又我星期末寄上他的最近的报一份，你可从新認識布林德君的重要性。

祝好。

你的卡·馬·

此外，布林德被逐出“赫尔曼”，但他要想投机打入“人民”中，那就弄錯了。这小报虽貧弱，却使这里整个亡命集团發生極大的憤怒。除其他外，陶斯璠及其同志受噶苏士和波那帕脫的收买，在倫敦制造德意志人的“意見”。

〔1〕指拿破侖第三，系拿破侖第一的侄兒。



五九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六月七日

六月七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現在才写信給你，而且也只有几行，务請原諒。我的時間完全因工作以及私事和党务的奔走花去了。

首先使我十分高兴的是你中意第一分册，因为只有你对这書的批評是我重要的。期待你的評判，有些忐忑不安，大为妻所取笑。

关于“人·民”。經營确实十分松懈，只有一个排字人，沒有供使喚差遣的人，且至今沒有一个“可靠的”分發員，尤其是沒有錢。虽是这样，然最近的报几乎都卖完，如果弄到錢，雇一个有几分可靠的分發員，这業務便站住了。而且我們只不过間接指出方針，这“小报”却激动了整个民主派。不仅在这里，并远达瑞士，伏格特和金开尔在那里反对我，曾将一篇狗屁小文章登在“商業快遞”上，这你是知道的。我讓重印在下一期上面。

我因曼徹斯特的事件，將和畢士坎蒲談話。他昨天反來要求我写信給你，說曼徹斯特沒有訂过一份报。我覺得荷林格(Hollinger——印刷人)好像已經受了金开尔的賄賂。我們會看到究竟的。

金开尔自从謁見噶苏士，并得到伏格特的金錢后，便轉入卖国陣營。步协和布林德带着“憤怒的心情”退出来了。金开尔的共同工作人現有班堡格、爱得加·鮑威尔、柏塔(“你好呀”〔1〕)和蒞綸(我們从前的蒞綸的兄弟)。美丽的一群啊。此外，还有一两个老娼妇。

关于佛萊利格拉。說句私話，是一个坏蛋。現在看到情况有革命的轉变(你已听到柏林工人的困苦了嗎?)，而金开尔的声名不

好，便罵他。但他在美国出版的全集（內中四分之三是廢料的翻譯）第六册、即最后一册——他剛才收到这一册，并送給我了——有咏約翰娜·莫斯开尔的诗作为結束，而他反对金开尔的诗却没有刊出来。这是齷齪的，我以十分怀疑的表情，听取他对于此事的辯护。这种詩人行業真見鬼。

关于伏格特。他正在听候普魯士(柏林)的“人民报”的“差遣”。

关于邓克尔。我因他的拖延，曾写了一封粗野的信給他，这头牛来信直率承認，最后三星期的迟延(除正誤表外，一切都弄好了)是由于出版那由“血汗、热情和邏輯”醞釀出来的“匿名的”著作。我在各报上故意泄露你是“波河与萊茵河”的作者，因为我有可根据的怀疑理由，知道那“匿名”著作的作者暗中要和你“混淆起来”。拉薩尔君任意發出阻止的命令妨害我，未免太癡狂了。这渣滓本星期将在柏林出版，我是指第一分册。

只等錢一籌好，無論如何，我終于要来曼徹斯特呆几天，因为我們还有各种各样的事件急待解决。

祝好。

你的卡·馬·

問候天狼星。

我明天将“新聞”(“匿名者”曾决切禁止我在那上面做点手艺)寄給你。

我确切告訴你，对此处的簡陋參謀部不是开玩笑，畢士坎蒲至少是写得快，并准备作战的。李卜克內西是一个可怕的家伙。为金开尔和鮑威尔所写的杂談，因他自作聪明的手法，只是完全有气無力地在这小报上表現出来。

你的論文是于达到的当天在“人民”上付排的。拙著的序言經畢[士坎蒲]君任意刪去一些，登在上次的报上。

(1) 參看第五八六信注三。

五九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六月十日

倫敦，一八五九年六月十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今天收到两种手稿。一种是出色的，即你关于要塞的論文，这样夺去你的極有限的閑暇時間，在实际上我真受良心的責譴。一种是怪物，即拉薩尔关于他的“梭輕根”对你我的答辯。长篇大簡，小字密行。当着这个时节，在此等世界历史的状况下，一个人不独自己有工夫写这样的东西，而且甚至責望我們花工夫去看，实在有些不可解。

关于“人民”。您們的書商如果真正販賣这小报——这我有点怀疑——你和天狼星对于明天出版的报上的一种报告，將發生詫异，那就是對我們合作的“希望”出現了。我对这个步驟〔1〕所具有的外交上的理由，当面說罢。

邓克尔：我还没有接到一点东西，不論是錢或書。請將后一事告天狼星，否則他当已經收到一本了。

关于施兰姆。这个大人物在柏林失敗了。因此他的妻家亲戚商議，指定他当在克累斐爾的商業中找一个小职位。这“不幸的人”遂对柏林的大臣們写了一封拙劣的长信。他以为和憎惡他的大臣曼推斐爾作斗争，是他的政治上的义务。但現在在履行这种义务之后，普魯士既沒有达到他的高度，故要求脫去国籍。达到目的后，便挟着残余的行李来倫敦。現和他威胁霍亨索倫朝的内閣一样，將“归化为”英国人。这是普魯士自耶拿战争以来所受的最重大的打击。

关于拉薩尔。

我对于他的巨大的手稿——內中也附带提及那“匿名的”，說是“用党的名义”写的——（今天）作了答复，約等于此信的三分之

一。講到小冊子，只說：“絕非我們的意見。我們當用印刷品公開宣布自己的意見，現在寫出是多余的。”

祝好。

你的卡·馬·

〔1〕由“目的”改正過來。

五九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七月十四日

一八五九年七月十四日。

親愛的弗利德里赫：

你對於我的長久沉默，一定會感到奇怪，但這和一些很自然的事件分不開。第一個星期，我瘋狂地各處奔走，想借此替“人民”弄出一點頭緒來，本星期又為私事所煩擾。

好。當我歸來時，“人民”的情況是：金開爾為我們最近的談話所壓倒。（從那時起，我便帶着收集的東西〔1〕離開了。這一期只由我弄好一部分。除非有什麼新鮮事件促使畢士坎〔蒲〕還寫一些談話。）但同時“人民”是完全解體了，能否繼續出版，還成問題。關於六鎊的債款，于我不在時訂過契約，當時“代理人”、印刷人、上帝和魔鬼都預料，我一歸來，這玩笑當告終止。畢士坎〔蒲〕陷在極端沮喪的狀態中。“科倫報”（內有一個競爭者攻訐他）已經對他解約了；他從斯白克（Speck）得到好處，便去反對這人，所以有許多夜在“公園”里露宿。有些“真正的民主主義者、也是社會主義者，不過是溫和的，而且為一切私人政策（布林德？）的仇敵”，他們終於來印刷人處表示，願接受“人民”，並給予必要的補助金。這就是我來倫敦時一般的情形。我首先給了畢士坎〔蒲〕三鎊，並勸他即刻在厄德夢吞接受一個學校教師的職位，這種位置——因他不願意擔任管理的事，而且只要教四點鐘——能使他和向來一樣替這報寫

作。否則困苦和流蕩生活馬上就會使他屈服的。他于八月一日遷去。實際上，他和我一樣，離倫敦不遠。在另一方面，他本人不在，我倒歡喜，因為打算即刻親自多多領導這個小報。我對於這報（的債務）只給一鎊五先令，並強迫加特、斯白克和一些庸俗的落后職工補足三鎊十五先令的數目，作為對荷林格的分期付款。當我不在時，李卜克內西君預先付給荷林格十六先令，我已還了他。所以在“目前的”工作還沒有開始之前，共花費五鎊一先令。此數中有十五先令付給卡斯騰斯〔2〕，五先令付發行室的房租，四先令付郵費，兩先令六辨士給荷林格君作第九期的預付。你看我在開始之前，已有些智窮力竭。然一切希望是存在的，只要再苦幾星期，赫爾曼垮台，我們的場面便完全廓清了。此外，這刊物如有新的發行布置，會達到自給的。我們如果讓這小報更腳踏實地干一些時候，那在某個時機中必須予以一種重要的指導，這是我的決切的意見。“赫爾曼”要是消滅，我們便把希爾士斐爾德的排字所拿過來。（較廉，較快，更可除欠。）但在目前，還要由曼徹斯特寄一些補助費來，這是絕對必要的。

拿破侖的和約超過我的一切期望。倫敦整個法蘭西的革命派昨天喝彩歡呼，路易·勃郎和發狂一樣四處奔跑，但意大利人卻有點咬牙切齒。就是馬志尼，雖于戰事結束前六星期預先說出了結果，然後來還是懷有幻想，以為波拿巴至少一定把奧軍逐出意大利。我看過一個愛爾蘭人的一封信（私人的信），這個人在巴黎曾奸淫了帕雕亞（de Padua）公爵夫人。這人寫道，秘密條約的條文是：兩個土耳其省給奧國；普魯士的萊茵省和比利時聯合為一個“天主教的”國家，寧可說是把這個“新國家”作為口實去咽下自己所合意的食物。

普魯士自作聰明的勾當受到拉薩爾等的支持，已經使德意志（和普魯士）陷入困難，除掉一種憤怒的革命外，是沒有拯救的。

請你注意我寄給你的“自由新聞”的第一篇論文。

祝好。

你的卡·馬·

(1) 出自“新聞”，并有馬克思在“人民”上同一標題的投稿多篇。

(2) 雷士納(Friedrich Lessner)。

### 五九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九年七月十四日

一八五九年七月十四日，星期五。

亲爱的摩尔：

我本来要替“人民”写点关于和約的东西，但没有听到并看到事件的进行，而且料想你自己已写了同一題材，我的文章一定是非必要的重复着。

除战事繼續外，沒有东西比这种和約更为我們所心願的。普魯士受辱了，奥地利受辱了，波拿巴受辱了，撒地尼亚和庸俗的意大利自由主义受辱了，英格兰受辱了，噶苏士被毀灭了，伏格特及其同志們受辱了，除俄罗斯人和革命者外，沒有人获得利益。小犹太人布藍<sup>①</sup>一定要称这为一种“純粹革命的局势”。不过聪明的以法蓮<sup>②</sup>閣下才是充分受辱的。

你的弗·恩·

### 五九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七月十八日

一八五九年七月十八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人民”的最近一期十分貧弱，而且脫期，本星期我拟写点关于

① ② 指拉薩尔。

俄国的东西。你如同时也投入一篇論文，極為欢迎。关于战役上軍事的尾声沒有什么可說的嗎，否則把整个事件作为取笑的資料可以嗎？但在星期四以前，稿件必須寄到这里。这小报如不于星期五出版，就会使銷路大受影响，最近一次也因此使銷数大减，因为全部代理人員突然更动，內中社策尔必須远离。小丑爱得加·鮑[威尔](波拿巴的崇拜者)已突然發出有力的恫吓，要在下期的“赫尔曼”上攻击我們。我們看罢……。

关于我的書，你已看到有何种广告嗎？

祝好。

你的卡·馬·

小燕妮获得头奖。劳拉获得两个特奖。

五九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九年七月十八日

曼徹斯特，一八五九年七月十八日。

亲爱的摩尔：

要还给“人民”的余数五鎊，明天或后天寄給你。今天太晚了，加以“小家伙”德郎克在此，他是在交易所搖着尾巴碰到我的。这矮子在商業上好像还行得通，然除日常的胡扯——他表現为好閑談者——外，似乎不喜欢談政治的事件，特别是关于过去的，因我把他做个局外人看待，更增强了他这一点。但他的認識沒有增加，而他的政治的深度只在認意大利人“現在必須脫离羈絆，否則不值一文”。

抛开这个小家伙，再回到“人民”上来，那我們当馬上考虑怎样办。你带回的七鎊既是这样快地花完，并且还加上了庸俗的落后职工們的三鎊十五先令，那我手中所保留的三鎊恐怕立刻也会用去的。怎样办呢？关于斯特洛的归来，我还没有听到消息。

对博洽德不会有多少想头。天狼星如再来——但没有人知道他在那里——我无论如何将立即侦察他一下。但不高兴预先亲自到他那里去接洽。我在鄂斯福路虽曾多次侦察他，也没有再遇见过。

无论如何，让我确切知道新管理之下，报的财政状况，以便有什么问题发生时，我能随时作答。现在销多少份？您们对报贩等已将每份降为半辨士吗？整个星期的费用需多少，收入多少——亏空多少？

我们已经巧妙地说服了退姆君。“人民”现陈列在他的橱窗中，占着显著的地位，远非在它的旁边的“赫尔曼”和“警鐘”〔1〕所能及。只要一些丛刊〔2〕，大概就会把这两种东西完全消灭掉。而金开尔突然被毁的方式是很有趣的。

关于下星期的和约社论，你自己写吧。自我们这样美满地据有秘密条文后，我以为相当利用一下是太重要的了。你还可用这种材料替“论坛”写一篇论文，所以你写社论是容易的。这一点给予“人民”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意义，并使它在新闻业中打出一种地位。请你考虑一下。

回信请写给我，您们本星期愿意取得什么，我星期三晚上可以动手。

我已将“文书夹”拿来，并在研究这些和其他俄罗斯的文件以及帕尔麦斯顿的文件，又将尽可能地找来“自由新闻”从前的各号，现在必须把这种渣滓通看一遍，这事件是太重要了。俄国的纪录涉及俄国政治的在哪一点，哪一种普鲁士的内阁危机是受了它的恩赐，你能告诉我吗？就我自己讲，内在的论证和典型的编纂自然是还有多，不过就和庸人们辩论讲，我需要这些事实，此外，乌尔卡特非必要地将它们隐瞒起来，确是愚蠢的。

从布林德那里探出关于伏格特的什么东西吗？“小家伙”自然不相信这件事，为什么“我们不劳点心，把文件印出来”？



就一般講，“文書夾”第一冊的文件并不是最重要的，然里面有美妙的東西，特別是坡佐·第·波哥的，以及對德意志各政府的紀錄。這是何等的驢子，而且俄國人必定怎樣譏笑他們啊！

“自由新聞”上的紀錄真是典型的，一直達到幾乎滑稽的形態，內中表現外交界的先生們把謀殺君主同時稱為自我犧牲和共和主義的道德。不管怎樣，尼古拉把謀殺自己父親的事這樣去教訓他的兒子，未免太過分了，我覺得這一節是改動過的。

文件不能完全找到嗎？德郎克對我說，格拉斯哥有一個叫拉甫(Love)的書商在聖·以諾廣場(St. Enoch Square)推銷“赫爾曼”，也很適宜於推銷“人民”。寄幾份和一封信便弄妥了。

你們將“人民”寄往美國嗎？已經是時候了。寄給衛登麥爾、斯蒂芬和紐約那個因共產主義的意見曾寫信給你的人〔3〕。

竭誠問候你的夫人和女孩子們。

你的弗·恩·

〔1〕 赫爾岑的報。

〔2〕 馬克思在“人民”上的論文集：“新聞報上的叢刊”。

〔3〕 科姆蒲(Albrecht Komp)。

五九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七月十九日

一八五九年七月十九日。

親愛的弗利德里赫：

關於和約的論文，我本來很高興寫的，因為對於上星期五和今天只要替“論壇”寫一篇文章。加之“憤怒造成詩人”，我的文章當不會錯。不過畢士坎蒲已開始於這件事，並已預告為第二號，而且在實際上、至少是名義上具有發令權，為着禮貌的緣故，不好這樣侵越權限。等他一去愛德夢吞，便於這決定的時機中使社論脫離

他的掌握，这是远离的结果，并不损伤他的自爱，而且他也并不爱这东西。

我俩为稳定下一期的根基所能做的事是从左右两面去帮助它。我将借口讨论乌尔卡特的文件，简短地综合论到俄罗斯对这个悲喜剧的地位，同时谴责波拿巴。你便借口在军事上写一篇编完以后的文章，必须同样痛击波拿巴（也要乘机打击普鲁士）。依我的意见，要让德国人表现并不相信波拿巴的伟大，这在精神上是极端重要的。至于奥地利，尽一切力量打击国君，是选定的方向，也就够了。

关于文件。在摄政者职权的危机中，在曼推斐尔的突然去职中，落入了“普鲁士王”的手里。再也不能从乌尔卡特驢子們那里搜出什么东西来。有些章节是经过改窜的，因为他们没有获得整个文件。至于整个文件的真实性，恰是由一切俄国的、甚至“秘密的”文件所特有的方式、来彼此交换某些现行习惯的谎言所保证的。就是坡佐·第·波哥也在这方面写作。人们只能在俄国代理人——他们不直接参加俄国的国务——偶然刊布的文書中摸清俄国策略的底子。例如晒延尔（Sheyll——荷兰人）和帕特庫尔（Patkul）的回忆录和通信是（波拿巴的是一七九六年在柏林發見的）。

“文書夹”。我将为你（和我自己）向巴黎找到当地出版的公文全集，“文書夹”只能刊印内中为帕尔麦斯顿所允许的。

“人民”。代理人的佣金减到半辨士。大量的支出造成最癡狂的经济情况，因为畢士[坎蒲]本身須予維持，而我不在时，那些人互相爭吵，并且全部人員都变动了。本星期末，我将有一种完全的眼目报告。这和向来的进行的方法比較，要費許多气力。本星期还要索回四、五鎊广告費，以便結清荷林格九、十期的債務。

畢士坎蒲要替我的“经济学批判”等等写一篇短評。我劝他作罢，因为他不懂这一門。但他（在“人民”上）要負責說几句话，請你

(約为下星期,不是本星期)代写罢。对于方法和新的内容简单說一下。同时当表现这里通訊員的論調。并反击拉薩尔以不声不响扼杀我的計劃。

祝好。

你的卡·馬·

### 六〇〇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九年七月二十日]

亲爱的摩尔:

附上論文一篇。如果太长,可加以剪裁,将不刊布的部分寄回,以便在別处应用。

又給“人民”的三鎊郵匯一張,是对你簽發的。

小家伙明天不会来。他已經訂購一八五九年的全部“自由新聞”。我也訂了一八五八年的。小家伙可以去啃啃,但懂不了多少。我問他是否能在格拉斯哥替小“人民”筹一点錢,他以为办不到,我故意随便談及;你如認这有用处,我便写信給他,他即刻又受到几分眷顧,也許有点結果,而且他自己至少也可出几鎊。但不和你商量,我不願这样做,这小子衣袋中有了这样一封信,誰保証以后不夸示他人。此外,佛萊利格拉爸爸也当付出一張五鎊鈔票。当庸俗的落后职工們能够付錢时,他也能够付的,当我們的党必須暫時用自己的錢維持这报时,这个富裕的俗物也必須参加。

多多問候全家。

你的弗·恩·

### 六〇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七月二十二日

一八五九年七月二十二日。

亲爱的恩格斯:

三鎊收到了。馬上付給荷林格兩鎊，雷士納十五先令。外埠的訂戶正在增加(現已有六十)，但要到一季末才收款，而每星期且要付出郵費。我現確信，一、負有七鎊左右的債，在我去曼徹斯特之前，並沒有得到通知；二、廣告(收入約二十先令，不是五鎊)和社策爾君的倫敦訂戶是建立在純粹的私人欺騙上，我把他趕走了。現已開始有條理的經營，它的結果要在若干星期後才能表現出來，這小報僅由廣告予以維持。不過立刻需要許多錢，請寫信給德郎克罷。你對矮子說：只因黨的犧牲，報才暫時存在，因此我們要求一切黨員的犧牲，他如果願意的話，可以把信刊印出來。我確切相信，在六個星期之內，這刊物便鞏固了。但在加根(Gagern)及其同志們、總之在一八四八年的全部黨徒再上舞台之後，現在談不到將這報拋棄。退姆曾要求我們在報上指明他為曼徹斯特的代理人。本星期我不能依照自己的計劃進行，因為天氣炎熱，患了一種霍亂症。從早到晚嘔吐。今天又適于寫作，我前依據法蘭茲·約瑟夫(Franz Joseph)和波拿巴的宣言，對你的軍事論文寫了一篇光榮的證明給“論壇”。該報從前十分害怕，有一個時期竟把你的一切論文壓下不登。布林德當我不在時曾施展陰謀，以便玩弄“人民”。我寫了一封很粗率的信給他，才舉行會商。但暫時不能向這個人索錢。佛萊利格拉受過兩次催促，還沒有付出訂報費。不僅是這樣，他對我們雖表示很歡迎這報，對猶和君却聳聳肩膀，不滿意“人民”“沒有價值的”論調。不久，我們將對這些外交的家伙加以報復。

你對我的著作是否願寫一篇短評，忘記告訴我。這裡某些家伙的歡呼聲是很響亮的。他們相信這東西不受歡迎，因為他們不懂得這是由於鄧克爾至今還沒有登過一次廣告。你如果要寫點東西，不要忘記說：一、蒲魯東主義是被連根毀滅了；二、馬上在最簡單的形態中、即商品的形態中，分析資產階級生產的特殊社會的、并非絕對的性質。李卜克內西君對畢士坎蒲表示，“從沒有一本書

使他这样失望的”，而畢士坎蒲自己也对我說，他看不出“有什么用处”。天狼星回来嗎？

你在关于战争的第二篇論文中，一定不要忘记着重指出胜利后追击的减弱和波拿巴悲惨的呻吟，因为他终于达到一种境地，在这里欧洲并不像向来一样，由于畏惧革命，遂允許他在一定的界限之内，表演老拿破侖的角色。因此有一个重要之点，是在回到一七九六至一七九七年的战役上去，那不是法国能用一切方法，安安静静准备“一种限于局部的战争”，而是以完全紊乱的財政，对萊茵河彼岸以及明韶河和阿的治（Etsch）河彼岸作战。波拿巴在事实上抱怨自己“因人尊敬而得到的成功”不再出现了。

祝好。

你的卡·馬·

赫克瑟处挤不出一东西嗎？

你写信給邓克尔沒有？

要求德郎克也来参加写作罢。

六〇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九年七月二十五日

曼徹斯特，一八五九年七月二十五日。

亲爱的摩尔：

已經写信給邓克尔了。也因为你的書在“奧[格斯堡]—[般]新[聞]”和“科倫报”上至今全沒有广告。本星期，我不可能对你的書写文章，这是一种工作，而且也应当早些获得一点通知。加以我已开始写軍事論文，要迅速作个結束。然下星期将負責把这种文章写好。

編輯在我的前一篇論文中加入了一些無聊的东西。我說，第五軍团由巴費亚(Pavia)前进，在三、四日增強了它的力量等等，而

因停頓所喪失的四點半鐘即被利用，也不會獲得較大的結果，這個軍團趕到戰場，也不會提早多少時間。然排出來的東西竟說，單靠停頓使他這種努力才有可能，這裡第一點是相反的，第二點是無聊的。第一，軍隊在三日晨六點鐘絕不疲勞，因為它們剛才起程，停頓對它們沒有用處，第二，停頓耗去了它們早晨涼爽的時間，並強迫它們在中午最大的炎熱中前進。自每個軍人看來，像那樣印出的句子是極端出丑的。此外，當最無聊的排印錯誤夾在中間——如用殘余去代替冲击之類——時，一切体裁上的修飾對我有什么用處呢。我的論文特別因這樣無聊的東西出色，其餘的部分是完全平平常常地被改正了。

你怎能允許赫味喜卑鄙的詩也排在報上！

關於錢的事，德[郎克]在兩星期內會再來（這就是指距現在約有十天），我必須把一切都推到那個時候。天狼星的消息也沒有聽到。在這中間的時期從何處找到錢，很難說定。赫克瑟處，我要試一試，但手中盡是事要做，而關於你的書的文章，要花去我很多的時間。唯願斯特洛在這裡！谷謨拍特病倒在家，患喉頭炎，不能說話。然我願意斟酌一下；如有可能，赫克瑟本星期必須維持報的生命。對於佛萊利格拉這吝嗇鬼，當強迫他出錢。

你在李卜克內西君那裡也得到一種這樣美妙的批評，真有趣。這是些真正的人。這些先生所習慣的是我們代為思想，他們不僅老是到處要人將食物的盤子捧出來，而且也要咀嚼好，不僅要將精華弄成粉碎，而且也要將零星塊子烹調適口。人家應當做出奇迹，要不多不少。然這樣一只驢子真正要求的是什麼？好像他從序言的头三行中看不明白，這個第一分冊以後至少還有十五分冊繼續出現，才使他找得到結果。自李卜克內西看來，困難的貨幣問題等等的解決自然是純粹沒有價值的，因為他認此等問題絕不存在。但人們最低限度也當要求，這樣的牛至少察覺到那適合於他的各點。

同时母牛懂得星期日是什么啊。

俄国的文件不应这样小段小段地刊印出来，因为没有人能掌握它的联系。佩忒森(Petersen)君的沉思也因时变成无聊的了。然上星期，荷兰的确陷入困难中。

波拿巴君的演說辞愈加变得滑稽可笑。在公使团的演說是太有趣了。这家伙且时常作出箭拔弩張的姿态！但这蠢材也似乎完全严肃地把世界看做“旧的”，要加以排斥，至少在外表上是这样。

噶苏士曾散布消息，說他往卢新皮科洛(Lussinpiccolo)游历去了！

多多問好。

你的弗·恩·

### 六〇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八月一日

八月一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首先通知两镑十先令收到了。我这一次对你的論文亲自做校对。如还有排印上的錯誤，那只是属于排字人的。赫味喜的臭詩沒有我的許可即被編入。所以我强迫畢[士坎蒲]在上期报上加以說明，另外并給以民兵曲(作为对赫[味喜]的适当的續篇)。

畢[士坎蒲]不去厄德梦吞，(似乎)在味斯騰德(Westend)的俾布刺(房东)处当一个家庭教师，这对于我是很糟糕的。如果是这样，我只好和这位先生作一种書面的协定。因为他和一切的職業幽默家一样，是个談諧的、歇斯底里亚的妇人，我們不願意从烂泥中救出車子，讓他人安然乘去。这份产业是必須保全的。

林那从科倫回到这里。布耳革斯自被釋放后，变成極其“高貴的”了。他在“人民”上“用不好的諧語”，“再度”責备分裂“党”的旧

風氣。他所謂“黨”似乎是指每個“不”任職的人，特別是佛格特和金開爾也在內。自然只是由於對“我”的軟心腸，才有這種“暗示”。關於我的著作，柏姆巴哈處有“一”本供科倫一打黨友之用。布耳革斯自沒有看過，也不會看，“但”他說，“為着我的利益”，發出他的憤怒之聲，說這東西又是“零零碎碎地”出版，而不是馬上一次出六十印張。此外，他在某“商人”處當家庭教師，只在早晨教幾點鐘。另外還教一點鐘。共收入七百達列。他的“工作”限於上午。午餐後開始對半日工作的“休養”，躺在但尼爾斯夫人處瞎談幾點鐘，不過克萊因博士却是他的一個討厭的情敵。一到晚上，便跑到勒根處，以偌大的尊嚴去指導科倫討論會，直至深夜為止。他“重視”拉薩爾的活動，但沒有看過他的著作，連稷〔輕根〕都沒有過目。他假裝從監牢中害了嚴重的肺病，作為自己懶惰成性的巧妙的掩飾。這個“貴人”又到各音樂會去消遣。關於科倫的訴訟，他甚至在林那面前也重複着一些很不名譽的和故意的謊言。例如說，將驢子諾特永送往德國作為密使的，竟是我，而不是他和其他科倫的驢子們。他比從前應當“還要漂亮些”。附帶說一句：佐治·楊恩已做了演員，而且當已將他的財產變賣了一些。哈慈費爾德伯爵夫人自前幾星期來，又移居柏林。

你一有閒，如先做關於步兵的工作，那就好了。我的金錢問題和此事有密切的關係。很想將妻送往海濱住幾個星期。但只有從美國〔1〕得到另外的進賬，才辦得到。

祝好。

你的卡·馬·

〔1〕由“論壇”改正過來。



六〇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九年八月三日

曼徹斯特，南門，七號，一八五九年八月三日。

亲爱的摩尔：

附上一篇文章，是評你的書的开端。請細看一遍，如全部都不合意，可撕掉，再将意見告我。我因缺乏練習，对这种写作全不在行，你的夫人将会大笑我的笨拙。你如能弄好，請干一下。把一些令人信服的唯物觀的例子提出来去代替二月革命不充分的例子是适宜的。

我把这件事做完，馬上就从事于步兵的工作，虽然呂斯托夫还必須稍微批評一下，这会花費我一些時間和精力的。

关于七月二十七日“自由新聞”关于俄国文件所載克勞斯嘿(Crawshay)的信的報告，你能告知一些較詳細的情形嗎？然步協君不是那个“德意志人”？这事当已載在那种德国报上。

你在看見布林德时，是否已和他談过伏格特的案件？絲毫沒有成就吧？

温和的亨利从新出現，显得有声有色。他和向来一样憂郁，但愈加閑惰，要想借他的勇敢而理智的呻吟去拯救世界。

天狼星又和一个牧师發生一件意外的事故，这个牧师竟把旅行袋拿錯了。幸而留下的旅行袋藏有那牧师对处女的說教辞——第二天就要叨叨絮絮应用的——因此才減輕了这事件的猙獰的严肃性，免去了一些幽默的外表。否則天狼星又会惊呼道：这个国中有这許多强盜，不是工人階級而是資產階級的。

你的弗·恩·

六〇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八月八日

一八五九年八月八日。

亲爱的恩格斯：

两天来，我患嘔吐病，十分疲憊，因此只能写几行。

至星期三早晨为止，替“人民”弄点錢，亦得到嗎？

上星期一（結賬总在星期一，即在一星期前），全部亏空还只有两鎊的样子。（第十三期今天才結賬，自然沒有計算在內，第十四期更不用說，那要到下星期一才付賬的。各期总是在出版后的周末算賬。）所以情况不錯。不过今天要弥补一种新的亏欠。此外，老是另需一鎊（十五先令<sup>〔1〕</sup>給雷士納，五先令給事務所）。我自己很窘迫，此刻不能預付一文，而且比尋常要為它多費許多工夫。講到俗物佛萊利格拉，他相信在我們和赫爾曼之間保持“中立”，就足以显示他的“意見”。

賴德律[-羅蘭]和路易·勃郎已經聯合起來，將發行一種“共和聯盟”。下月初在“人民”的同一印刷所出版，這對“人民”有好处，因為荷林格從那時起不再用手工、將用機器印刷。此外，“人民”繼續存在，便愈見重要了。

我以后（只要稍微復元）將為這件事写信去德國。也要寫給博洽德嗎？

為着使這東西更迅速地取得報酬，在倫敦這樣的一個城市新的開支，并于雷士納外另找分發人，都是必要的。

斯特洛還沒有回來嗎？

牧豬狗鄧克爾還未作答嗎？

問候天狼星和谷謨拍特。

祝好。

你的卡·馬·

〔1〕 原信誤作鎊。

六〇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九年八月十日

曼徹斯特，一八五九年八月十日。

亲爱的摩尔：

目前因支付到新營業年度开始前所积累的私人債務，深深陷入困境，只有在最迫切的緊急場合，我下星期才能再为“人民”筹款。对于斯特洛，毫無見聞；但他如再到布刺德佛德，我馬上会知道的。如果一切来源都断絕了，你总可以写信給博洽[德]；我看不出为什么不写。那你可讓我知道，有必要时，天狼星大約也可去訪問他一次。我沒有看到博[洽德]，也沒有听見他的消息。

昨晚我正要替你的書写第二篇文章，忽被他事打断，不能繼續工作。今天又不能及时补写，那东西必須延至下星期，真使我生气。

从星期六到星期一，我曾出城去，星期一晚上發現邓克尔的一紙廢料，特附上。又“波河与萊茵河”六本，你可按附入的半条分送；用不着的請寄回。佛萊利格拉已經收到一本。这蠢材終当被迫取一种更确定的态度，或者至少是要付出錢来。

邓克尔的确存心欺騙。拉薩尔曾写信說是印两千本，他現在只承認印一千。又来这里的錫柏尔說，就他自己对書商成功的經驗講，这必定是一种謊言。怎样办呢？

对于你的書沒有登广告的美丽托詞，你有什么意見？

馬志尼終于在“泰晤士”上面用一种可怕的叨叨絮絮的話，表示他的外交發現。但事实仍然是重要的，而且証實了我們的消息和結論。也許烏尔卡特現在还以为馬[志尼]居然是一个俄国人，那就錯了。

祝好。

你的弗·恩·

六〇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八月十三日

一八五九年八月十三日。

亲爱的恩格斯：

附上星期四下午接到的廢料一紙。当时馬上跑到城內去。从加特处借到四鎊——必須再弄还——才把事情办妥。我于星期一写信給博洽德。現因下列的理由，觉得讓周报沒落下去是沒有意思的：一、行将消灭的“高特弗里德”因此得以維持；二、因普魯士王之死，德国出現一种突变，我們在这变化中必須有一种报纸；三、因訂戶增加了（虽則在金錢上暂时不利，因每周要花更多的邮費，而报費要到季末才收得到）。“人民”在美国已有重大的影响。例如我的書的序言是由“人民”用各种評注傳播于新英格兰到加利福尼亚的德文各报上面去的。

你的論文这一次完全和“時間”無关，你不能安排一下，使它于星期三达到这里嗎？

由你的表兄弟錫[柏尔]在曼徹斯特的德国店員中筹点款子，办得到嗎？

我会从柏林和紐約找到錢。但最近的六至八星期必須要有抵补。

講到佛萊利格拉，你去試試看，能否向他榨出一先令。

此外，說句私話，如果不是因新的侵蝕老發生新的亏空，那我們在金錢上当有改善。但此等侵蝕是出自老的經理人。凡曾經暴露过劣迹的人，从社策尔起，我都赶跑了。这种發酵的面包如果还留下的話，也是一無用处，此等庸俗的落后职工流氓即使至今循規蹈矩，終会借一种欺騙溜走的。我上星期畢竟把最后的一个——朗格(Lange)君——赶跑了。創辦一种完全新的刊物，比起像畢士坎[蒲]和李卜克內西所干的繼續延長一个徹頭徹尾腐化的机构，要

相当容易得多，那怕也只是有名無实的。

附上德納的信。

我对于你的亲戚錫[柏尔]作詩的技巧虽不很重視，然他能替“人民”随便写一首有韵的小詩嗎？可只是不要伤感的東西。要使佛[萊利格拉]在精神上受点痛苦，我們必須極力培养任何一个詩人，而且我們自己应当替他写詩。

祝好。

你的卡·馬·

“波河与萊茵河”，下星期再說罢。

六〇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倫敦，八月二十六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人·民”已無望。你上星期末寄来两鎊，但我对荷林格已預付过，否則上星期五（一星期前）的报不能出版。所以我把那两鎊留下。此外，我（为着周刊）欠加特四鎊，雷士納約两鎊，共有六鎊。荷林格处还积有亏空，这对我們自然不算是直接的。同时不能增加了。当訂报費收进时，这就可以付清的。那个法文报因大赦的緣故，沒有出版。

博洽德这牛皮客来信說，在曼徹斯特沒有成就。首先是由于和約；后来是由于大赦。但特別——他自己却沒有加以反駁——因为“人民”是一种謾罵的報紙（啊，这庸俗的驢子！）。即对于斯泰达尔和其他庸俗犹太人不够温柔。在相反方面，我同时接到天狼星的信，他很称贊“人民”。但“人民”有了改进，脫期的事便按比例增加，而讀者的人数也减少了，这是事实。此外，畢士坎蒲这驢子为各种各样的人所操縱，眼見自己在报上越来越不重要，似乎有些嫉妒。

李卜克內西既不中用，而畢士坎蒲又軟弱到支持不住，我直接參加編輯部，終久愈加成為必要的了（庸俗的落后职工買這報的雖少，而倫敦德国外交的上流社會買的却愈多）。這刊物因距離遠，已經耗去我許多時間，而我自己的狀況又很絕望，不能不處理一下。

德郎克這無賴連一份報也沒有訂。你從附件中可以看出你的表兄弟錫[柏爾]是在柏塔指導下的“赫爾曼”的詩人。

祝好。

你的卡·馬·

#### 六〇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九月五日]

親愛的恩格斯：

在星期五以前，你能寫點關於中國軍事方面的東西給我嗎？今天（上星期五因有客來訪，談得歡暢，遂脫期了）已經寫過關於意大利和匈牙利的。純粹的政治材料寫完了，在國會開會以後才有新的。

祝好。

你的卡·馬·

#### 六一〇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九年九月八日]

親愛的摩爾：

可惜今天不能交出論文。現在是七點鐘，我在賬房間至少還要工作半點鐘，到家也要半點鐘，此刻還沒有看過“泰晤士”，今晚也沒有地方借到。我至遲必須在十一點半將一切準備好，以便接着寫這東西——這絕不可能，特別因電報上的名稱弄錯了，必須拿着地圖，費長久的工夫去查考。然我將替星期二準備材料，加爾各

答的邮件于星期一达到, 将据以改正。

你的弗·恩·

六一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一八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亲爱的恩格斯:

你的信和附件都收到了。此外, 家事又达到一个不可避免的危机点, 而且这一次比以前还要坏, 看不出有什么救急的法子。曾向妹夫处作了一次尝试, 沒有結果。佛萊利格拉的營業在結束中。瑞士人是否将于一八六〇年在倫敦建立新的經紀業務并讓他担任, 还是疑問。因此, 他現在比从前更有較好的借口来拒絕每一种期票的交易。德納寄来了一种透支的警告。我完全陷在十足的困难中。除掉小的危險(例如本星期停止煤气和断水的威胁)外, 一切較大的債務都堆积起来, 其中一重大部分是不能再停止不付的。如房子、学校等等是。

我为着第二分册, 这几天必須写信給邓克尔, 請他告訴我, 他对第一分册是否在报上登过广告。我觉得他很想抛弃这整个事件。

糟糕的是我再也沒有班堡格在倫敦了。否則一定可商妥一些通融的票据, 以后用美国寄来的款子付清。在此等状况之下, 老是不能磋商一些临时通融的东西。

我将困苦告訴你, 請加以原諒。这里連一个公开談一下的人, 都絕對找不到。

如我已經写信告訴天狼星的, 几天之內, 将以奇怪的政治誹謗相告。

祝好。

你的卡·馬·

六一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九年九月二十二日

曼徹斯特，一八五九年九月二十二日。

亲爱的摩尔：

天狼星剛才將你的信帶給我。我和父母往蘇格蘭旅行，前晚方回，現又將他們送回家了。當父親來這裡的前幾天，我遭遇到一種完全可詛咒的困難。一個不相識的英國人在一個酩酊大醉的集會中侮辱我；我手中拿了一把雨傘，即向他打去，傘尖打中他的眼睛。那傢伙馬上將這事件交給他的律師辦理，我也采了必要的對付步驟，他的眼睛只是暫時受傷，而且已經復原，起初似乎願意和解——雖則我總是要花錢的。但那只牧豬狗現在突然變計，以起訴相恫吓；倘若是這樣，那事件便要花費我兩百鎊以上，而且要招致公開的誹謗，並和我的父親爭吵，他必須出錢。所以我想還是經過那個營業律師；如果進行得十分順利，這場飲酒的吵鬧將花費我四十或五十鎊。最壞的是我完全落在那牧豬狗及其律師的手中，不能加以強制，只要能免去誹謗，一切都得放棄——否則用費還只有增加的。這些可詛咒的英國人抓住一個可處罰的外國人，自然不肯放棄他們痛痛快快干一下的心理。

這一次真是禍不单行。非到能夠稍微看清這事件的过程，我絕對不知道當怎樣辦。一班英國熟人行為很好，馬上就擔任調解，但會從我處擠出金錢，這是不消說的，而且誰知道是多少啊。

然無論如何，我于星期六或星期一將寄一張五鎊鈔票給你，借以解除最迫切的困難；我可以把它歸入十月份的賬中。請你放心，我總盡最大的可能幫助你，不過你也親眼看到，我目前不知道自己處於怎樣的情狀中。

竭誠問候你的夫人和孩子們。

你的弗·恩·



六一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九月二十三日

倫敦，九月二十三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恶劣的消息。这里的事件这一次能否了結，我不清楚。有很可惡的困难擋在前途。

你的事我也不清楚。不談誹謗——要是那家伙的眼睛好了，如能証明他先侵犯你，还有他已接受你的和解等等，依照英国的法律，我看不出他能有多少作为。就倫敦講，即在最坏的場合，不过处你二至五鎊罰金。这整个事件像是要在虛偽的口實之下取得金錢。

为使这里的状况不再变坏起見，十分重要的一件事是我能于八至十天內外将“步兵”寄給德納。他虽說以九月十五日为期，但一定还来得及，無論如何，他必定看到一番好意的。这种稿子不在乎深刻，而是要长一点。

你回到曼徹斯特并探詢那个“英国人”的消息后，倘若馬上再出游，如來倫敦，并由第三者去讓那只牧猪狗知道你已往大陸，便可以進行任何種和解。也許這一着還可行，因为如我从阿倫等看到的，一切英国人現都相信大陸有一种普遍的大赦，因此怕他們的債戶离开这个国家。（此外普魯士的大赦当在十月十五日頒發。）可用每种战略去对付那样的家伙。

祝好。

你的卡·馬·

六一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九年九月二十五日前后]

亲爱的摩尔：

附上五鎊 B/B 95281，一八五九年一月一日曼徹斯特。

关于其他事件，下次再談。

現只有一点，請尽可能地快些答复：

一、“人民”的訂戶曾直接付出訂費而沒有得到報紙的，对此項少数应發还的錢数，共需多少？

二、因此对退姆及其同事們有怎样的协定？書商們对沒有交去的报已經扣錢嗎，是怎样扣除的？或絲毫沒有付賬？

如有可能，我对于这件事必須馬上得到解釋，并将筹集这笔錢——数目也不会大的——以便了結直接訂戶这件烂渣渣的事。这里的市民瘋狂般地叫喊着，說他們受了騙，天狼星和我將一切吞沒了。所以請对这件事馬上給我一个回信。天狼星前天已因此招致誹謗，而我必須尽可能地快些看到“第三者”。

步兵的工作正在进行中，如可能的話，本星期会弄好的。

关于我这里的事件，請信賴我的常識，我也把它交給一个律師，并听取他的意見。問題不是在一个警察判事官面前一点微不足道的罰金，而在一种要求損害賠償的訴訟，单是費用可以增加至两百鎊。然我不会这样简单地受騙，这你也是可以相信的；至于离去，就我的情形講，即使两个星期，自然也談不到；像我这样一个人在曼徹斯特为人所共知，自沒有人相信我离开營業等等是为着逃避这样的一种訴訟。

主要的滑稽点在使用任何一种工具的把柄操在一个律師的手中，他借助于对可处罚的外国人——他們不得使用拳头等等——習慣上的憤怒，去影响不列顛的法院。因此外国人的被处罚，就和  $2 \times 2 = 4$  那样确定不移，并且还須另外付出費用。除絕對必要

的外，我不会多付，这你可以确信的；事件还没有向前发展一步，但我希望马上会有头绪，至少使我明白看出这里能够发生什么事，以便帮助你度过危机。

多多问候你的夫人和女孩子们。

你的弗·恩·

### 六一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九月二十七日]

亲爱的恩格斯：

信和附件都收到了。

当前信一經送出，我便知道給你作出的一些主意是沒有意思的。

我自己因“人民”的緣故，也遭到一种地方法院的訴訟。講到曼徹斯特的“直接”訂戶，那只有天狼星和一个“鞋匠”，而这鞋匠在报停刊之前就已經声明不訂了。

退姆还没有付錢，而且也只要求他付清所收到的各期报費。曼徹斯特的小市民們既沒有付出分文，怎能說受到我們的侵害呢？

請写信給那些提出要求的家伙。并(用畢士坎蒲的名义)告訴退姆，他除非从新接到信，不要寄来分文。可以請他付与曼徹斯特“有权”收回报費的人。

畢士坎蒲現在靠我掏腰包，租住在这里的罕普斯忒。这可怜的人曾在德国医院行胸膜手术，住一个半星期——一个錢也沒有。总是一些美妙的关系啊。

今天是写論文日。就此帶住。

祝好。

你的卡·馬·

六一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倫敦，九月二十八日。

亲爱的恩格斯：

我因曼徹斯特“人民”訂戶的事件，曾遣人到雷士納處，他昨晚回来了。

他和畢士坎蒲對我保證，（除天狼星外）“人民”沒有一個直接訂戶。並且至今沒有人向倫敦付過分文。

退姆于“人民”停刊后写信給雷士納算賬。雷[士納]回信說，他只能將自己在當分發人期間的賬單寄去。他對退姆所算的賬只限于零星的期數。退姆至昨天還沒有回音。

我也想知道在曼徹斯特叫囂的是那些傢伙，并用什麼口實？

沒有這些，我們這裡（特別是我）因“人民”的緣故，也已經充滿了不愉快的事。

“自由新聞”上關於噶蘇士的各細節是我寫的。（我由這些細節寫兩篇論文給“論壇”，看它是否登載。）那些材料有一部分是由塞麥口述，一部分是由他寫給我的。他在幾星期前來這裡。

祝好。並問候天狼星。

你的卡·馬·

畢士坎蒲能否脫離危險，還是問題。這可憐的人完全衰弱了，一切不幸的事似乎都集中在我們的身上。

六一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九年十月三日

曼徹斯特，一八五九年十月三日。

亲爱的摩尔：

你使我聽到關於“人民”的事，心中十分痛快。現在發覺，叫囂

的庸俗人畢竟是在退姆處訂報的人。

你在地方法院所遭遇的是怎樣的一種訴訟？

我因左眼發炎，不能久在煤氣燈下寫（此外並不要緊）關於步兵的東西，而且因各種各樣的妨礙，還沒有完全弄好。不過在星期五你一定會收到稿件的。

有關我受誹謗的事件至今沒有解決，這可以拖延到可詛咒的長時間。然我有幾分拿住了那只狗，相信頗能安心地注視着；但錢總是要花的，這是最令人不快的事，而且在這里的美妙的法律面前，事情還沒有確定。但無論如何，這事件是大大地改善了。

“自由新聞”一直到前天還沒有寄來，我馬上要再查一下。烏爾卡特在柏林所建立的是怎樣的一個分處？

俄國的紀錄登在“普魯士周刊”上面，現已証實了！（我現在才看見“自由新聞”的八月號。）除“自[由]新[聞]”所載的外，你還有關於大人物恥辱事件嗎？

你的弗·恩·

請馬上讓退姆尽可能地弄出一份完備的賬單，這就是說，連雷士納以前的時期也包括在內；這家伙似乎抱有吞沒報錢的企圖。凡在他那里訂報的人名詳表，望送一份給我，以便控制退還，並分別發出通知，說明他們應領的錢放在退[姆]處。

錫[柏爾]曾將他的拙劣的詩函寄德國一個家伙，那人擅自送登“赫[爾曼]”。他立即寫信給編輯部，才接到此中經過的報告。

六一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十月五日

十月五日。

親愛的恩格斯：

在這里（斯白克已破產，人也不見了；會計員加特在布來屯）和

始終在“人民”所弥漫的紛乱中，要想接到雷士納以前时期关于外埠訂戶的一种詳細賬单是不可能的。畢士坎蒲保證，除最初各期作例外不計，寄給退姆的总是一打。

荷林格为着“人民”的十二鎊几先令的余款以及沒有出版的一期的排印，对我起訴。这只牧猪狗突然要使我变成“所有人”，虽則这全部渣滓不是消沉下去（我不願意这样說，因为和此地的庸俗人不能干什么事），而是因一种亏空停刊，然我不是所有人，不管費去怎样多的時間，从不能对那疏忽的經營加以整理。我对于这家伙从沒有給以一种法律上的保證。我認那种賬目是虛假的，即使其余的收入不計，那家伙单是对最后一期以前的三期（他的賬单上包括最后两期），便由我处收到七鎊。（雷士納的十五先令沒有經他的手，是我直接付給的。）我不允对此事加以辯論，否則我即刻就承認他对我有起訴的权利了。这只牧猪狗将宣誓并讓他的一个排字人宣誓，說我曾給予保證。（就是在这一場合，他也必須先对畢士坎[蒲]起訴。）我将使畢士坎蒲等做反証的証人。我倘若有錢，为避去一切公开的方法，我当然不付錢給荷林格，但要从某个力斯列(Lisle)——荷[林格]的房东兼那印刷所的所有人——处收买对他的一种債权。荷[林格]欠这个人六十鎊，而且沒有付过分文。

但在現今的狀況之下，談不到这一类的事情。

我如果不能造成任何一种急变——絕對看不出当怎样造成它——在这里的地位完全維持不住。佛萊利格拉又已試过一次期票的手术。可是昨晚接到他的信，說确切失敗了，同时又接到房东等人的恫吓信。附上拉薩尔的信，我視这为好消息，已立即回信。不管沉默的陰謀怎样，这种著作似乎是在出卖的。否則邓克尔不会提出間接的要求。此外，我非用这种或那种方法将那最坏的日常生活上的困苦扫清，絕對不能繼續写下去。你論这种著作的文章載在从紐約到加利福尼亚的一切德文报上（因小小的“人民”，掌

握着全部德美报纸)。现把“维也纳新闻”下面的广告剪页附寄给你，作为在德国出版的废物的例子。看一看内容表就够了。(附带说一句，我在一个被选择的庸俗落后职工的圈子里講演第一分册。那些人似乎很感兴趣。)

末了，我要报道两个“大人物”的消息。

关于路德福·施兰姆。这头悲哀的牛不久前往俄斯坦德，并在那里对“赫尔曼”发出一篇通讯。我没有看到这废物；是佛莱利格拉告诉我的。施兰姆在这篇通讯中说，当人们在海滨听到德意志人的谈话时，就已经可以判断他们的没落。例如他听见两个操最真实的乌帕流域方言〔1〕的妇人的胡说八道，而其中一个曾称另一个为“恩格斯夫人”。这就是这糟糕的家伙的报复！但这头牛最近丧失了两千镑（佛莱利格拉可作证），正是一种惩罚。这蠢材曾从事于“珠宝交易”。他要在伦敦自行创办一种德文报的计划（打算在本月出版），因此也流产了。我经过畢士坎蒲，将这些事实——报不能出版、珠宝交易和丧失本钱——登在“威塞尔报”上，对那个家伙的幼稚的恶意作一种答复，使他大为扫兴。

关于布林德。我对于这个政治家必须稍微详细说一下。

约在我从曼彻斯特回伦敦后的两星期，畢士坎蒲告诉我：布林德通过荷林格，向他提議，由布林德及其同志们参加它（指“人民”）来合作，但必须驅逐我和一般共产主义分子。代替它的是合理的社会主义。——你知道，我当时除一些谈諧的东西外，并没有在“人民”上写过什么。我马上写点东西給布林德，那不是一页信，而是大约十行的一种报告，把他放在其他“政治家”和“重要人物”之下，并說及他的忠实的“亲信”（指荷林格）。第二天，李卜克内西来告诉我，布林德和荷林格呆在角落上的酒店里。布林德希望我前去。我因此和李卜克〔内西〕同去。布林德誓言没有这么一回事。牧猪狗荷〔林格〕也作同样的声明。所以我不得不相信。但这一次

会见提供了一个机会，也談及了布林德另外的欺詐事件。就中談到伏格特。布林德宣誓否認（对佛萊利格拉虽沒有宣誓，也否認过）他曾写过匿名的“警告”，宣布于世。我說，奇怪，当五月九日烏尔卡特集会，他口头报告我的事件中，只是包括了这个。我叫他回想一下，他当时确說有証据在手，并知道伏格特奉献三万或四万戈尔盾給某某，“可惜”名字不便指出云云。布林德此时不敢否認，遂当着李卜克內西和荷林格的面，明白承認并反复承認。

好了！李卜克內西曾將“警告”寄給“奧[格斯堡]—[般]新[聞]”，几星期前接到該报来信。李[卜克內西]跑来我家。我告訴他，当往布林德处。我将“在布林德所住的角落的酒店里”等待这个政治家。我相信布林德是在聖·雷温哈特(St. Leonhard)浴場。李[卜克內西]写信去；一次、两次。終于接到这政治家的回信。他是用最冷淡的和“極端外交的”态度，惋惜“我”白費气力地指向他。李卜克內西必須懂得，他(布林德)無意干預一个对他“完全生疏的报”的事，也無意干預对他完全生疏的事。至于李[卜克內西]暗示“在私人談話”中所作的“評語”，那必定單純是由于“完全的”誤解。这位“政治家”以为因此便解决一切了。

我于是偕同李卜克內西往科勒特处。記得是載在五月二十七日“自由新聞”（“君士坦丁大公等等”，第五三頁）的一段話中，它曾使我馬上想到布林德的作品，布林德当着李卜克內西、荷林格和我的面口头承認的东西，綜合起来，构成这匿名作品的全部内容，此外并証明布[林德]不仅是在偶然和“私人談話”中涉及他“完全生疏的事”。所以到科勒特处，他立即宣布布林德是作者。他还有布林德的信，信中附有布林德的名片，但要求他不要指出自己的名字来。这是一种确切的証据。

我用一批策略——在这里說，是太罗嗦了——还逼出了一些东西，特附上（你必須回信寄回。我也給佛萊利[格拉]看过）。你从



此可看出这个忠实人的“誓言”！

李卜克内西于上星期六寄了一封信给那个政治家（我曾有信给李[卜克内西]，综合这事件，颇为锋利，他是以此为根据的）。正在等待回信，你会听到较详细的消息的。

祝好。

你的卡·馬·

〔1〕“方言”(Dialekt) 原信作 Dialektik (辩证法)。

六一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十月十日

一八五九年十月十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星期六寄到的钱真是“救星”，因为债权团的一部分那日正施行总攻击。感谢之至。并同样谢谢来稿。

附上我在“論壇”对噶苏士所写的论文一篇。还请告诉天狼星。然后寄回给我。这会变成一种主要的诽谤，因普尔茨基是“論壇”的伦敦通讯人。关于“奥地利的同情”、“反拿破侖的愤怒”等等所引用的东西，出自浦尔茨基在“論壇”上的书信，他在信中是企图替噶苏士及其同志们辩护的。“論壇”在此等状况之下，而且在它的一般偏爱噶[苏士]的情绪之中，刊布这篇论文，在事实上真是使我惊异。然我在附寄的德文小字条中对德纳的确曾加以鼓励。

科勒特已将最近的“自由新闻”五份寄给噶苏士。“奥[格斯堡]一[般]新[闻]”重行刊出了这种作品。“威塞尔报”也是这样。

科勒特昨天来我家。政治家布林德曾到过他那里，很抱怨他（科勒特）对我泄露了编辑人的秘密。他（科勒特）应当来找我，并阻止我再恶作剧。“奥[格斯堡]一[般]新[闻]”是“俄国的（！）一种机关报”。因此他（布林德）不愿加以援助。科勒特对我说：“他

从最初起所給予我的印象，就是一个行为鬼鬼祟祟的家伙。”政治家布林德、这个上等人沒有回李卜克內西的信，相信經過科勒特可以使我放手的。这个蠢材啊！同时他要从科[勒特]处探知在“新聞”上給噶[苏士]写論文的是誰。

祝好。

你的卡·馬·

六二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一八五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亲爱的恩格斯：

我希望你沒有患病，也沒有遭遇其他不幸的事，但無論如何，請随便写几行来，因为你长久的沉默使我的心神不安。

“上次信”中附上的“論壇”的剪頁，請即寄还。

邓克尔現决切宣布願意出第二分册。拉薩尔說及他的“意大利的”策略和一种已經成功的事件一样，頗怀疑我也許改变了“我的”意見，催我作一种說明。

佛萊利格拉拟以“德国詩人”的資格，参加此地的金开尔紀念会或席勒紀念会——这只会有很可怜的結局——我虽警告他，只能被利用做高特弗里德的陪衬品，他却不肯放弃此举。

关于“人民”的事，我已避免了地方法院的訴訟，牺牲約五鎊，在另一方面，則讓荷林格在賬单上承認畢士坎蒲为所有人，他（畢[士坎蒲]）对一切财产都解除責任，唯对这种余数負責。在現今的状况之下，必須采取这一令人很不滿意的步驟，因为金开尔的党徒正在注視这事件，以便造成公开的誹謗，使和报有关的全部人員不适当地出現在法庭的前面。

我已依“奧格斯堡新聞”的要求（包括在两封很謙遜的和悲哀

的信中)，將有關布林德的文件寄給它了。這個青年更是罪有應得，因為他跑到科勒特處，一、要利用他走秘密的道路，二、對科勒特斥李卜克內西“隸屬於共產黨”，終於要使他處於完全不利的地位，三、描寫“奧[格斯堡]—[般]新[聞]”為“俄國的”機關報。

請催退姆把這裡的賬付清。

祝好。

你的卡·馬·

六二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九年十月二十八日

(片段的)

[起首殘缺]

布林德的事真很有趣；當那外交的自作聰明的舉動陷入困境的時候，便長久成為一種特別爽心悅目的奇觀。這家伙是可以大出其丑的。他對你所作的“誓言”自然只在這句話的外交意義上，正和在議會的意義上稱某人為牧豬狗而沒有什麼冒犯一樣。大家可以承認布林德是使用了這樣豐富的語言。此外，當布林德君的“證據”表明僅建立在夸口上面，那就妙不可言了，我以為在這個昏暗的祖國救主，這是完全可能的。

天狼星對於苦味的啤酒愈變愈壞，有些失望，迫得只好改飲半新半陳的葡萄酒；然他的情況還好，始終住在察次衛司。

錫柏爾新近接到一封可笑的德國文人<sup>(1)</sup>的信，這人因為缺少金錢，願出賣給革命，請他介紹這種業務，要我予以收買。并以革命如不願收買，將投入耶穌教會會員的懷抱相恫吓。但就是奉送，這些會員也不要他，因為這家伙是個大傻瓜，這本來用不着對你說的。

竭誠問候你的夫人和孩子們。

你的弗·恩·

一八五九年十月二十八日于曼徹斯特。

〔1〕 厄尔柏曼 (Hugo Oelbermann)。

## 六二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十一月三日

一八五九年十一月三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雷士納对于寄發“人民”的人們，沒有名单。他只知道經常寄給退姆的份数(十二份)。

畢士坎蒲說退姆处訂購的書不是計入他的賬、而是計入他任教师处的牧师的賬。加以退姆对于此事从沒有說过一句話。他因这件事并同样因判策的占有欲，将写信給退姆。他于几天前任职于“威塞尔报”，月薪五十达列。

我的工作进行得不好。家中瑣屑事件騷扰我、煩累我太厉害了。这里所举行的“偉大的”席勒宴会，你当已听見過。佛萊利格拉和金开尔，宁可說金开尔和佛萊利格拉变成了英雄。这件事既完全是从金开尔小圈子出發，所以高特弗里德的杂役、即糟糕的柏塔甚至發出建立委员会的邀請信，当几星期前，我曾写信給佛萊利格拉，希望他不要接近金开尔的示威运动。这个肥胖的俗物用一封不完全明了的信回答我，內中說到：“即使金开尔在宴会演說中獲得布賴栖易斯(Briseis)，阿基里斯(Achilles)的徒众也沒有理由努着嘴回到他們的营幕。”所以金开尔是阿加綿农(Agamemnon)，而佛[萊利格拉]是阿基里斯了！此外，这种宴会“也还有另一种意义”(是那一种，馬上会表現出来的)。末了，他应波士頓(美国)的請求，写了一首咏席勒的詩。

我后来从“赫尔曼”上看到佛萊利格拉是以委员会委員的資格

活动的,并談到他对席勒所作的一种贊美詩(由帕尔——Pauer——作曲),而这个俗物曾对我隱瞞了什么事件。后来我又接到他的第二封信,說我似乎是对的,不过他的参加有一部分是破坏了高特弗里德的計劃。

我現在看見这个人,他很激动地說出这事的全部經過。金开尔的代理人柏塔和犹和曾从美国方面得知佛萊利格拉替波士頓写詩咏席勒的事。高特弗里德除演說外,連宴会的贊美詩也替自己保留权利。因为他相信同一題目不能写两次,于是延請佛[萊利格拉]而不将詩歌部分讓給他,不如說請求他担任(但估計他会拒絕此項請求)是办不到的,因此,犹和和柏塔用金开尔委员会的名义,要求佛[萊利格拉]参加委员会,并作贊美詩。佛[萊利格拉]說他已替波士頓做了詩,当时回答得不坚定,并允許参加委员会的活动。想不到这个委员会处理这件事只是一种形式,再也不来請求他了。但佛[萊利格拉]急忙(他对“人民”永不能写上两三行,此时不再感觉困难了)着手写就一首贊美詩(依席勒的狂热詩歌的韵律;他朗誦給我听过,鋪張而喧鬧),跑到帕尔处,令为作曲,并由他的席勒紀念会歌唱者中的朋友們强迫金开尔及其同志們再来邀請。他于是将这臭貨送給他們,“由于一种时代錯誤”,它是早就准备的,不仅是作了詩,而且也作了曲,并在他的信件的末尾自比为“僕役”,在接到他的“主人”命令之前,已經侍奉周到了(主人是金开尔、柏塔、犹和及其同志們)!(这个俗物亲自对我說出此事。)

然佛[萊利格拉]和高特弗里德的“緊張关系”并没有因此告終。他訪問委员会,受到高特弗里德十分冷淡的待遇。在佛[萊利格拉]的贊美詩中据他說,“完全偶然地”——安排了一个地位,讀到这里席勒的半身像“必須”揭露出来。然高特弗里德也同样偶然地把自己說教的精采处安置在“这种揭露的时刻”上。在这长久的斗争中俗物佛[萊利格拉]常是坐着不声不响,讓他的朋友們說話(各

种各样的流浪人)，但后来终于决定了：佛[萊利格拉]应有这种“揭露”，于是，高特弗里德发出了沉重的呻吟，因为他现在只得继续向那“复上面纱的雕像”进行他的说教了。此时佛[萊利格拉]的同伴之一站起来说，金开尔如在赞美诗之后来演说，这问题便解决了。但高特弗里德坚决反对，表示极为愤怒，并决切宣布，“他对这件事已有这许多让步，大家不能向他作这种要求”。这时，大家沉默了。所以说教将首先出现。

佛[萊利格拉]很严肃而郑重地将这全部渣滓告诉我；他觉得自己在委员会中对此不作表示，金开尔私派专擅僭越，而他（佛[萊利格拉]）的所谓“党友”不致被邀入委员会，于是把委员会转变为一种金开尔的示威运动，这都是完全自然的。他说，我一定不会去，但在他自己出席的一个委员会中，不能允许这种“贝壳放逐法”。布林德自然也在场。

佛萊利格拉自对莫斯开尔作过诗以后，虽把我们做朋友看待，“完全是秘密的”，然对我们的敌人却公然手挽手地连在一起。这是世人有目共见的。

关于布林德。这臭东西现在荷林格处。“奥[格斯堡]一[般]新[闻]”曾特别写信给他，他如保持沉默，会被很不愉快地抛在公众的面前。该报掌握了一种不利于他的文件。他对荷林格诉苦，而荷林格又将这事泄露给我们。荷[林格]说得对，那不是真的，但布林德为什么不愿意承认？他告诉荷林格，这稿件确由他抄录，却是他的一个朋友写的。事实是布[林德]写了并抄了这东西，然谴责最厉害的各点是来自葛革处。葛革绅士现为伏格特“外表上的”朋友，而且也必须这样，因为法济（Fazy）经过瑞士银行，有二万五千法郎的股份在他的制镜厂，简直成为他的银行家。因此葛革只能在静悄中发泄自己对那种“卖国”的愤怒。这就是“真实的共和主义者”。

你对于普魯士軍隊的新改革，不能替我写一篇文章嗎？

問候天狼星。祝好。

你的卡·馬·

六二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九年十一月四日

曼徹斯特，一八五九年十一月四日。

亲爱的摩尔：

佛萊利格拉的确值得受一次严重的懲罰，我希望在对席勒的蠢事（或这事的余痛）过去之前，即有这么一种机会。这种詩人的虛榮和文人的煩扰，与卑屈的賚緣取悅結合在一起，真是太恶劣了，加以“奧格斯堡”以政治的道德称許他！

“奧[格斯堡]一[般]新[聞]”二九七号和后面一号所載伏格特的訴訟，你已經看到嗎？这事結束得很好，但畢士坎蒲的信是非常丟臉的。这家伙本来可以很好地把自己的私事写在另外一張紙条上，可是“人民”的編輯竟对“奧[格斯堡]一[般]新[聞]”提出一种請求通訊的証据，而且这东西被刊印出来，真討厭極了。伏格特对此将巧妙地發出喧鬧的声响。我們的周圍竟老是有这样輕率的驢子徘徊着！

然布林德的丑出得十分美妙。这个誠实的外交家如果不願将这丑行更扩大的話，那因你的信中的說明和那种文件，他現在只好爬行。他曾以有証据自夸，現在如不張开狗嘴，便表現为一个純粹的說謊者了。

伏格特也同样美妙地陷入其中。他因超出权限而不予受理，被判付出一切費用，并受陪審官的斥責，他能干什么？

他必須在巴威陪審官前告發“奧[格斯堡]一[般]新[聞]”——那他預先就完蛋了——或是告發“人民”——那布林德会受罰——

或是告發布林德本人。在这一切場合，都于他不利，除扩大自己的丑事外，我看不出他能有别的办法。

这一切是很令人愉快的。

加里波的似乎表演一个颇为模棱两可的角色。这样一个将军是遭遇不幸。那个恶魔对他得寸进尺。維克多·厄曼[紐伊尔]的真理自然是首先掠夺加[里波的]，然后加以毁灭。另一个例子是在革命的“实践”中这事可达到怎样的程度。此外，这家伙十分可惜。在另一方面，皮亚梦忒失去意大利统一的代表們說謊的特質，这是卓絕的。

德国的军队改革如稍有进展，我将替你写一篇文章。不单是普魯士，并且其他地方，奥地利等处，在軍事上都有非常的醞釀。到处采用法国的軍服等等，而且在許多方面甚至因此作了决定性的退步。但一直到現在，一切还是模糊的；待我看得稍微清楚一点，馬上会替你写这篇东西的。

我同样希望中国和东亚細亚方面馬上又都有些报告可供应用。摩洛哥也是如此。但还没有成熟。下星期也許写摩洛哥。你已經写过这个问题嗎，或者有什么帕麦的政治事件相告，使我得知底細？

我現正深入研究烏尔匪拉(Ulfilas)，可是終久必須将有关可詛咒的哥德語弄好，这我向来总是急急忙忙干一下。然我所知道的比自己从前所想的，要多得多，不免奇怪起来；如仍能获得一种参考書，我想两星期內可以完成。于是进而研究古代北欧的和盎格罗·薩克森的，我在这一方面的根基总是不大牢固。一直到現在，我工作沒有辞典或其他参考書，只有哥德人的本文和格林，但这个老汉的确出色。

我这里很用得着格[林]的“德国語言史”，你能够再寄給我嗎？

我想今晚可以看到天狼星。



这里也有席勒紀念会(附上程序单)。我和这整个事件自然没有关系。梅斯納君将寄来一种开場白。錫柏尔写一篇閉幕詩，自然是一种平常的朗誦的作品，不过要用适当的形式。此外，这个游蕩者又指揮“华倫斯泰軍营”(Wallensteins Lager)的演奏；我曾两次看过試演，那些人如果大胆的話，是可以过得去的。委员会尽由驢子組成，沒有例外；博洽德在公众前表演反对派；他作出否定和他人作出肯定，是同样虛張声势，不过他的否定和他人的肯定是站在同一观点上，所以他承認在基本上是屬於他們的。

祝好。

你的弗·恩·

对于聰明的以法蓮沒有新聞嗎？

六二四 恩格斯致燕妮·馬克思 一八五九年十一月五日

曼徹斯特，一八五九年十一月五日。

亲爱的馬克思夫人：

因我的遺忘，摩爾終于动員您來催促有關的論文，真对不起，務請原諒。我原不知道他除防禦普爾茨基君方面可能發生的誹謗外，還另有一些用場，因此絕沒有急于把它送還。可是這一次一定附在信內。

俗物佛萊利格拉胖子的行為確是可耻，應該受一種相當的懲罰，希望馬上就有這種機會。此外，誰當作贊美詩，誰當作宴會演說，是否應先讀贊美詩，後來演說，對這種重要問題所作的特洛伊戰爭(Trojanerkrieg)是滑稽的。天狼星和我絕沒有混在這里的席勒紀念事件中，庸人們也很生氣；昨晚我還和三個狂熱的席勒信徒跳舞。人民絕不懂得，在這樣一個美麗的機會中，人們為什麼不沖進去做做宣傳。他們在這裡要建立一個“席勒館”，這就是說，一

个德意志俱乐部,在里面閱讀、飲食、講演、操練、演劇、开音乐会、以及誰知道还要做其他什么事情。博洽德很蠢,竟参加預备会,并發出反对的言論(他逼迫我也前去,但我恰因此避开了),当表决时,只有跛足的画家何約尔(Hoyoll)和另一人与他一致,自然是大大地失敗了。后来对这事捐助了四鎊十先令,因此得做三年會員。但您絕想不到,在这个場合,这里是怎样突然表現德国的学識啊。有一个革截博士、一个馬卡斯(Marcus)博士、一个多尔施(Dolch)博士、一个薩麦尔孙(Samelson)博士,尽是人們从来沒有听見的一些家伙。这些人和几个美学的犹太人操縱全部事务,除薩麦尔孙外,所謂学識就是犹太人处的家庭教师,他是一个医师,四年来,常“在曼徹斯特重新迁居”。一切都是宣傳和空談,在这种情形之下,人們还是要参加进去!

您看,我自己也陷入这种空談中,最好是完全断絕关系。为我竭誠問好女孩子們,也不要忘記摩尔。

您的弗·恩格斯

六二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十一月七日

倫敦,一八五九年十一月七日。

亲爱的恩格斯:

我会将格林寄給你。

关于摩洛哥,我还没有写什么东西,也没有写过高加索,也没有写过亚細亚的軍事。我没有获得摩洛哥的外交詳情。因此,你再写成为必要的了。我对于第二分册認為是决定性的重要,但我的状况不允許自己写下去。这在事实上是全部資产階級秘事的核心。畢士坎蒲的信真無限地出丑;从他的情况去解釋是不能加以原諒的。整个庸俗的民主派爭取在德文报上替布林德隱瞞这件

事，并推在我的身上。現在編輯“自由射击”的迈恩君就是这样。我在“奥[格斯堡]—[般]新[聞]”和汉堡的“改革”上已刊布一篇鋒利的声明。我如果要在伏格特和布林德之前架起大炮的話，将把这两个家伙轟到一起去。

糟糕的普尔茨基对于我的那封好像出自“發瘋的”烏尔卡特派的信，在“論壇”上只用短短的几行字加以了結。这些家伙不敢乱吠。他們不知道我們掌握了什么証据。如塞麦写信告訴我的，噶苏士在非拉法郎加(Villafronca)的条約后，秘密共同逃跑，沒有对克拉普卡和其他軍官們吐露一句話。他特別害怕将被引渡給奥国人。因此匈牙利軍营对他怀有最大的仇恨。我对于普[尔茨基]将相当地加以斥責。

你的卡·馬·

六二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十一月十六日

一八五九年十一月十六日。

亲爱的恩格斯：

我希望星期五会刊出你的一篇关于摩洛哥的論文。除其他一切外，現在是总统选举的时期，恐怕对于寄去的一批論文，又要加以限制。現缺乏材料，而我所写的如果不是那些家伙所中意的題目，这种命运更会加速的。

你对于曼徹斯特席勒的滑稽剧必須写一点給我，这自然是私人的，并不給“論壇”。我在下次信中也要将这里的金开尔宴会告訴你。佛萊利格拉現对高特弗里德怀有很深的仇恨。你暫且翻閱上一期的“赫尔曼”，便会亲眼看到那个“最可爱的牧师”〔1〕自己是怎样在小便。

我以为“奥[格斯堡]—[般]新[聞]”沒有登載我的声明，是由

于布林德寄去了声明，似乎認此为多余的。我現已将对这个巴登狡徒的一种答复寄給它，坚决要求予以刊布——提及它寄給我的信件。

祝好。

你的卡·馬·

〔1〕 高特弗里德·金开尔。

六二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九年<sup>①</sup>十一月十七日

曼徹斯特，一八五九年十一月十七日。

亲爱的摩尔：

一个俄国人紧纏着我，今天又来了一个日内瓦人，而厄門且开始将代表店中事务的繁重部分愈加往我的身上堆。虽是这样，我今晨还以为找得着時間写一篇文章，但畢竟絕不可能。下星期二你会接到一篇关于摩洛哥的东西，那是确定的。在極短的時間內，即有来福槍志願兵运动、普魯士軍隊改革和其他各事件的多篇接着寄上。

毆打事件解决了。三十鎊損害賠償，二十五鎊用費。付清了——一部分是借来的。这事前在倫敦沒有裁決，除这里的誹謗外，又当成为金开尔及其同伙們完全美滿的飼料，要使它由“泰晤士”傳播到德国各报。

席勒紀念会。附上程序单与創作的詩品，如你会看到的，是

由梅斯納的開場白、

薩麦尔孙的节目、

錫柏尔的閉幕詩

---

① 編年遺漏年份，特补入。——譯者

組成的。

開場白和閉幕詩僅因和節目對照，得到挽救。

第一部分以顯明的失敗告終。馬卡斯博士先生（破產的羊毛商人和值六十六達列二十銀格羅興的埃爾蘭根——Erlangen——博士）哭喪着臉宣讀委員會的報告，錫柏爾朗誦開場白，還過得去，不過不大清楚，狄奧多列士（Theodores）說的盡是無聊的話，而且完全不清楚，除連接一串的R音外，聽不到什麼——歌唱隊唱得極好——摩勒爾（Morell）講的是英國的老生常談，但還流利動聽——易比卡斯（Ibykus）的鶴<sup>①</sup>使全體聽眾昏昏欲睡。幸而時間已經很晚，足以掩蓋這一點，如完全依程序單做去，當達深夜一點鐘。所以薩麥爾孫的詩句停止不念了。某個名林克（Link）的朗誦“無敵艦隊”，很好，其次為演劇。舞台很美觀，但表達音響不好。排場也優美，背景每幕都生動，幾乎太生動了。就大體講，青年們演得還好，不過因嘴上挂着巨大的鬍鬚，又沒有對着觀眾作響亮的發音，不容易聽懂。那個卡普栖教徒（Kapuziner）是好的（德國大學學生會的老會員多爾施，為德國大學生生活習慣史“驢子和蠢材”的作者）。林克以端莊的態度與和諧的聲調，朗誦錫柏爾的閉幕詩，獲得效果。總之，第二部分挽救了這事件，在第一部分的第二和略去的劇〔1〕中占勢力的是青年們（間接也有好一段受了我的“暗中的影響”，如對“華倫〔斯泰〕軍營”的導樂是依我的意見作曲的，而且的確很好），在第一部分中占勢力的是那些自作聰明的人、向前沖的俗物和教師。

他們現在還要从余款中建立一個席勒館，但這種余款竟是亏空一百五十鎊！

星期六是紀念會的大嚼會，我沒有去。舉杯祝飲的多得很，一

---

① 當指席勒對這事件的故事詩。——譯者

切不受欢迎的演說辞都宣讀出来了。

星期五晚上还有歌唱者和演剧人的痛飲会，直到四点钟——很愉快。

你的弗·恩·

水晶宮中的毆打事件怎么样了？

〔1〕 原信誤作在第二部分的第一和略去的劇中。

六二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一八五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倫敦，哈味斯托克山，梅兰公园，格拉夫頓里，九号。

亲爱的恩格斯：

你今天会接到我寄上的一切奇异的東西：一、俗物佛萊利格拉給我的信；二、“奧[格斯堡]—[般]新[聞]”的) 奥尔格斯 (Orges) 致畢士坎蒲的信；三、在萊比錫出版的“園亭”一份(四十三号)；四、蓋曼特給我的信，連同“居利人民报”的剪頁。末了，我劝你購買今天的“赫爾曼”，因为上面載有柏塔君所草的关于这里席勒紀念会的紀事，并对于我們的朋友佛萊利格拉的行为有一种特别的考察。

我在詳述这些事件之前，为防备遺忘起見，特提及一事，即在紐約、芝加哥、新奥尔良等处的匈牙利人曾开过會議，議决写信給噶苏士，要求他对“紐約論壇”上我的論文所指的，辯明嫌疑。如不照办，他們即对他解除忠誠的关系。塞麦最近告我的消息，不知道是否告訴你了。第一，自維拉法朗加媾和以后，噶苏士跑出意大利，沒有对那些軍官——克拉普卡也在內——說过一声。噶[苏士]怕被波拿巴交給法兰茲·約瑟夫 (Francis Joseph)。和塞[麦]現在所写的一样，这个紳士原来不[在]波拿巴的事件之

列。克拉普卡、啓斯和忒勒啓 (Teleki) 自己負責，和普隆-普隆 (Plon-Plon)<sup>①</sup> 商談在匈牙利掀起一種革命。噶[蘇士]得到風聲，便加以威吓，如果他本人不參加這種契約，當從倫敦向各英文報告發他們。那些貴人就是這樣。

你住在曼徹斯特，能夠自外于蛙鼠之戰，我真有幾分妒羨。我不得不涉過這整個泥潭，而且是在耗費我原來足夠研究理論的時間的情況下進行的。在另一方面，你只是間接經歷這一切污濁事件，又使我高興。

上星期四接到佛萊利格拉的信，特附上。你由此可以在他的完全可鄙的固陋中懂得下列的事件：布林德在當時反對我們，表演一個奸猾的角色，却和佛萊利格拉的交接最為親密。布林德在金開爾與佛萊利格拉的大衝突中，在席勒紀念會的籌備委員會中，都做佛萊利格拉的代理人。即就這個紀念會講，當演劇時，佛萊利格拉一布林德的家眷坐在一起。“廣告晨報”于翌晨刊布一種報告，稱佛[萊利格拉]的詩為“中等以上”。這同一批評的機敏（在實際上，要扯開學生布林德的假面具，並不費多少氣力）曾對我指出，布林德、而且只有布林德在“自由新聞”上反對伏格特，寫了那些章節，此時又對我指出，他就是這篇文章的作者。這個卑屈的諂媚者竟有膽量用這樣冷淡的態度說及佛萊利格拉，我真有些奇怪。我將報上的剪頁寄給后者。便接到此次附給你的這封信，多少可以看出他是疑心我在學生布林德的勾當中——反佛[萊利格拉]的各點——夾帶了一種偽貨。我于星期六到佛[萊利格拉]處。還不知道他已在“奧[格斯堡]—[般]新[聞]”登有聲明（說他不是告發伏格特的人，並從沒有在“人民”上寫過一行字）。他也小心警戒，對我不露半句話。我首先對他說，布林德如果覺得他的詩是在“中等

① 拿破侖親王(Prinz Napoleon)的綽號，是克里木戰爭時他的士兵給取的。意思是“鉛彈鉛彈”(Plomb-Plomb)或“害怕鉛彈”(Craint-plomb)。——譯者

以上”，我絕不把這看做布林德犯了什麼罪。這是一種美學上的評判。我曾經過一個神秘的人，矯正布林德的作業，並刪去反對他（佛[萊利格拉]）的各點，而他竟和布林德結合，這在事實上是我所認為瘋狂的。這俗物在窘迫之中首先承認，他將我的信給布林德看過，並將布林德的两信給我看。學生布[林德]在第一封信中所描寫的那個人，是五月九日烏爾卡特的會議中，除我外，時常被注意的，而且是在水晶宮（十一月十日）秘密跟踪他的。布[林德]在第二封信中（佛[萊利格拉]竟這樣卑屈，寫信給布[林德]說，他不能相信，我曾插入反對他的節段）宣布他也不願直接說出這一點。我於是對這俗物說，兩個唯一的德國人，而且是五月九日我在講台上幾次碰到的人，就只是布林德和福黑爾，不是別人。但布林德現認識福黑爾，在席勒委員會中曾自行介紹，并用佛[萊利格拉]的名義，感謝他袒護佛[萊利格拉]的“贊美詩”去對抗那種“演說辭”。這個巴登的狡徒不再提及福黑爾的名字了。（我曾馬上將此事告訴福黑爾。）福黑爾認識“廣告晨報”的編輯格蘭特，如果他要求布林德親自解釋他（福黑爾）是否促使格蘭特對布林德的文章加以改竄，他是可以助成布[林德]被逐出那特許酒店主的報紙的，因此學生布林德要回憶福黑爾在五月九日有那些特點。他想起這同一特點的人於十一月十日在水晶宮秘密跟踪着他。但他却忘記了，他確切認識的這個人就是同一的福黑爾呀。

這整個事件是如此可憐——複雜——并為佛萊利格拉和布林德這種紳士所特有，致使我必須對這臭事詳加分析。總之，紳士佛萊利格拉的特點就在不相信因自己和金開爾及其同志們在公眾面前的出現，因自己在“奧[格斯堡]一[般]新[聞]”上的聲明，因對“赫爾曼”的賣弄風情，還因於知道布林德的“誓言”時，竟和這個流氓往來等等，負有對我提出理由的義務——一切都歸結到有什麼人不贊美他的詩（特附上）為美和崇高的真實的體現，竟敢說是在



“中等以上”。

我对他说，这件事我毫不在乎。但在我和布林德之间，便有更重要的事云云。

关于金开尔等对他的“阴谋”，他只当感谢。他为什么要和那些家伙混在一起呢？

末了，当时我想知道“园亭”四十三号载些什么。后来得知佛莱利格拉君因和柏塔君有很亲密的关系，曾在自己的家中予以款待，柏塔遂“容许”他的一种过分赞扬的自传和他的家庭神圣化的事，但是引起了愤怒，因柏塔终于（自然是受了金开尔的指示）让佛[莱利格拉]的诗和他的品格同时毁灭了——说这是由于我啦。佛莱[利格拉]君原来绝不是很有成就的，许多年来，他从事于银行业务，而不专心致志于诗歌一道，我对于这一点要负过失的责任。流氓柏塔是路易·德鲁克的“你好呀？”〔1〕从前的副编辑，佛莱利格拉君和他结交，在我的面前竟不以为耻。这个彻底卑鄙的家伙还有那种笨拙的谄媚行为。但自公众看起来，好像他是受了我的“影响”，这使他感觉不愉快。他弄不明白是否应对此事作一点声明。仅因害怕我一方面的反声明，才阻止了他这种举动。如果他放一个屁，人们就会叫乌拉；他一方面崇拜玛门(Mammon)①，另一方面是“穆斯的祭司”；他在实践上没有品格，在理论上将被称颂为“政治的道德”——这家伙觉得这是“自然的”。这个人极端地敏感。他把秘密和高特弗里德所作的滑稽式的小争吵看做重要的阴谋。在另一方面，他以为我的家人不独不应赞许我的深思熟虑的工作——如关于货币的那个分册——甚至不该重视；因我在政治上不愿一切，家中必须经历许多困苦，事实上是过着一种没有欢乐的生活，他以为就事实论，这是应该的。这个人觉得我妻在公众之前，对世人对抗我所表现的种种卑鄙行为，必须以感谢的心情忍受着，并应

① 现世之神。此词在叙利亚语中又为“财富”之意。——译者

了解佛萊[利格拉]夫人是受稱贊的、祝賀的，甚至他的不懂一句德語的小喀特(Kätchen)<sup>①</sup> 這只蠢鵝也被推薦給德國的俗物。這個人也絲毫沒有一點朋友的同情心。否則他當看到我的妻是怎樣受苦，而他們夫婦還添了多少力量，增進這種苦難啊。他從黨的观点和私人的观点出發，行為是怎樣的虛偽和曖昧。

然我不能、也不可和這個青年發生爭吵。他擔任“論壇”的期票貼現，我必須始終承認這是一種效勞的事（雖則他自己沒有因此替我在別蕭夫斯海謨處獲得信用付款）。否則從“論壇”支款時，我又將陷入舊時的緊急狀態中。在另一方面，金開爾及其同志們——整個庸俗的民主派（佛萊利格拉夫人也包括在內）——對於這種爭吵的發生，是再願意也沒有的了。因此現在還不可出現。然我對一切卑鄙的橫逆之來，不予抗議，只能靜悄悄地吞下肚去，的確是難堪的。

關於水晶宮和後來席勒委員會中所發生的事件，下次信中再說罷。

祝好。

你的卡·馬·

布林德君在最近的卑鄙的“赫爾曼”上是怎樣自我介紹為“預言家”，也可看一下。

“赫爾曼”所載的從柏林發出、暴露斯提柏耳的整個內幕的“結果”，就是前警察鄧克爾力求再排擠他的（一八四八年以來的）仇敵和競爭者斯提柏耳。在“赫爾曼”最近一期的前一期上，警察顧問鄧克爾〔2〕的復職也被那個柏林通訊員宣布為現代世界史上真正的目標。

〔1〕 參看第五八六信注三。

〔2〕 由“斯提柏耳”改正過來。

① 佛萊利格拉的女兒。——譯者

六二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一八五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倫敦，哈味斯托克山，梅兰公园，格拉夫頓里，九号。

亲爱的恩格斯：

星期一寄上一封关于此地蛙鼠之爭的詳細的信。星期二又寄上“园亭”和柏塔的文章。現每天盼望你的来信，因为在这样的事件中只有你的信才能使我妻沮丧的精神得到鼓舞。生活如果过得去的话，这样的污泥簡直是可笑的。但在我的情状中，却沉重地压迫了我的家庭。

你今天会收到：

一、拉薩尔給我的信。我曾寄給“人民报”的声明和“奥[格斯堡]—[般]新[聞]”三二五号刊出的相同。（另一种关于我对庸俗民主派的关系，长两栏，刊在“汉堡改革”一三九号上面。我利用这个机会，提及你是“波河与莱茵河”的作者，这是同一个庸俗民主派坚决地秘而不宣的。）你从拉[薩尔]的信中可以看出，他在事实上是和伏格特一鼻孔出气，絕不願柏林的公众知道我反对伏格特及其宣傳。

你从同一信中也可以看出，他終于要开始他的“国民經济学”，但将更聪明地等待三个月，一直等我的第二分册到手为止。就是这个“友好的”方面为什么也不采取一切办法去打破沉默的陰謀，这些动机現在是明白了。

我已利用这个机会，将我对于意大利事件的意見，十分简单地写給拉[薩尔]，并向他指出：在这样紧急的时机中，一个人将来如要用党的名义出面，那下面两种方法之一应視為有效。或是他預先和別人商議，或是別人（即你和我的婉轉的說法）不顧一个人的意思，有权向公众發表他們自己的意見。

二、李卜克內西給佛萊利格拉的信。你从“奧[格斯堡]—[般]新[聞]”上当已看見佛[萊利格拉]的声明，第一，他是“逆着意志和見聞”，被变成告發伏格特的人；第二，“他从沒有在‘人民’上写过一行字”（完全沒有写过）。科布（Kolb）君虛偽地解釋了李[卜克內西]給他的私人信，并于佛[萊利格拉]發出这种声明后，受到科塔的斥責，自然要把李卜克內西当作替人贖罪的羔羊而加以打击。但被激怒的佛[萊利格拉]——他是法济的屬員——竟写了一封粗野的信給李[卜克內西]。附上的就是李[卜克內西]的答复。

佛萊利格拉給李卜克內西的信中有如下的一段：

“我的手中只有伏格特的一封信，日期为一八五九年四月一日。这信馬克思在上星期六还对我承認（着重号是我加的）过，并不含有一个字，可作为告發伏格特的根据。那我怎能指証他有行賂的企圖。”

在一方面，我确因向紐約開發期票，不能缺少佛萊利格拉，另一方面又因政治上的顧慮，不願和他破裂，他虽有一切过失，我私人畢竟不嫌惡他，然涉及这些字里行間，我就不能不給他一种郑重的抗議，这是絕對必要的。因为誰保證他不将同一事件写給伏格特，而伏格特不刊印出来呢？

他所曲解的事就是：我和他相会，問題在布林德，而不在伏格特，我告訴他（一种辯論是談不到的；更不用說他对我責問“馬克思承認……”这句话所能产生的結論是什么），他自已曾認布林德为那个小册子的作者，因为布林德将那件事告訴过他，和告訴我的一样；我在五月九日和布林德碰見之前，除伏格特給他的信外，絕不知道伏格特有什么活动，而且他自己也会回忆到，我並沒有由那封信推論到行賂的事，宁可說只是重新發現那并不使我覺得惊异的淺薄的自由主义的政治閑談。然这和我对他“承認那封信并不含有一个字，可作为告發的根据”一点，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我把

这一点对他加以分析，同时使我感觉奇怪的是，布林德在“自由新聞”上把类似的信件（佛萊利格拉的也在內）作为証件加以討論，为什么作答辯的是他，而不是布林德？他对于其他事件虽总是馬上回答，但对于此事至今沒有回答我。他利用这个机会来断絕那对他似乎久已累贅的党的旧关系，这是可能的，而且是糟糕的。無論怎样，我对于这种扮演必須提出抗議。

这臭事也够了。

昨天一个拖雷党的新聞記者告訴我，他下星期将在拖雷党的一种周刊（我相信是“邮务周刊”）中証明，当加里波的在南美洲以商船船員的資格活动时，已經接受了波拿巴的金錢。我們会看到究竟的。

問候天狼星。

你的卡·馬·

附帶地說！我昨天在給“論壇”的論文中已經說过，下次将写关于此地的来福槍运动。你如对此写点东西，十分欢迎。

六三〇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曼徹斯特，南門，七号，一八五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亲爱的摩尔：

我上星期沒有写信的理由是在全部文件都給了天狼星，經過許多天才收回，因为时常碰不到他。天[狼星]和我的意見一样，就佛[萊利格拉]的行为講，几乎不允許再和他作党务的交接，即使不管你私人的关系，单从党的考虑上出發，如有可能的話，現在避免和他破裂，完全是对的——否則这便是金[开尔]及其同志們的一种胜利，他們会猛烈宣傳，并尽量加以利用。但我們不会忘記这軟弱的驢子。佛[萊利格拉]对法济的关系如果逼迫他在“奧[格斯堡]

一[般]新[聞]”上有所声明，那必須和你商量，無論如何，比起他在該報上所刊布的笨拙的东西來，會表現得完全不同。他對於大赦似乎十分憤怒，也絕不參加“人民”的工作。但他和柏特齊黑君有私人的交誼，並在家中款待他，天狼星對這一點永不會原諒，他當時因“你好呀？”的事，和佛[萊利格拉]到柏特齊黑那里去。這也是一種完全直接的卑鄙行為。現在事情怎樣，確成問題，大家不作公開的破裂，或者還能長久和他相處，但他那種文人的過敏性繼續會增加的，他的太太也不會放鬆日日夜夜勸戒他說，柏塔君、金開爾及其同志們至少在公眾之前會贊美他，而在我們方面，他只能私下取得一点点稱許，並且永不能期望我們使他“因他的聲譽而著名”。佛[萊利格拉]很知道，金[開爾]及其同志們在和平時對他雖有用，但到了戰爭的關頭，沒有我們，他就等於零，所以他不冒各種各樣不愉快的風險，即不能和他人聯合來反對我們。我相信他謹防自己走得太遠，並且終於要來試一試我們的忍耐性。

你在“奧[格斯堡]—[般]新[聞]”上的聲明將使布林德君處于一種很狼狽的地位。我看不出，他怎能不受恥辱而以扯謊脫出這種虛偽的境界。

你的夫人看到這些無賴的行為，必定很受痛苦。然這種臭事將要消滅，我希望馬上就會消滅的。佛[萊利格拉]君在幾星期之內大概又將放棄左傾，尽情發揮他自己的胡說八道。再會，我現在要回家，將由夜班郵寄一篇關於來福槍運動的文章。這一類的東西無論如何會有許多的。

竭誠問候你的夫人和小姐們。

你的弗·恩·

六三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十二月一日]

親愛的恩格斯：

你到明天倘若还没有完成关于摩洛哥的东西，那可擱到星期六（即经过科尔克—Cork）。我今天所写的（因为星期二没有写）是苏彝士（Suez）问题。摩洛哥的事件必须附在里面。否则他们将被迫抄袭“泰晤士”的。

祝好。

你的卡·馬·

六三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十二月十日

倫敦，一八五九年十二月十日。

亲爱的恩格斯：

論文收到了。希望你的健康已有进步。

关于佛莱利格拉的事，这信就会說到的。圍繞着金开尔的流氓無产阶级的暴徒集团在“席勒委员会最后一次之前的会议”中作自我表扬，你在一星期前的“赫尔曼”上也当已看到了。那篇文章是由可敬的柏塔草成的。

拉薩尔君突然将他的“国民经济学”告訴我，你以为怎样？第一，对我的著作为什么这样延宕，第二，那样不肯登广告，现在不是明白了嗎？如菲协尔（Fischel——在英格兰住了几天；是“柏林文書夹”（烏尔卡特的）的編輯，第一、二期載有我的反帕尔麦斯顿小册子中关于波兰和温歧阿·斯揆勒栖的撮要）从柏林告訴我的，拉薩尔住在邓克尔的家中。因为他（拉薩[尔]）爱虛荣，在柏林似乎引起注意。他被痛打的那根棍子是他自己的——是一种在巴黎購買的遺物，即罗伯斯庇尔的棍子，上面有一句格言：自由、平等、博爱！

我已写信給拉薩尔，能否代筹点錢（将我的期票給他）。回信說，他自己至七月为止，靠信用借款为生，并且已經占用了邓克尔流动的余款。我当取得他（拉[薩尔]）的一張期票，在这里貼現，于

到期之前將錢寄給他。可是拉薩爾的名字在這裡自然不值一文。我近因各種各樣的小民、如牛奶商之類，被傳至地方法院，半年以來，危機有增無已，在事實上，我看沒有逃避它的可能性。還有附帶的用費，如因可鄙的“人民”訟案，約花去五鎊，對畢士坎蒲君已供養了三個月（而且還不能擺脫他），更稍微增加了一點困難。在根本上，這算得什麼。整個的鬼困難就在我在倫敦再沒有班堡格了，因為現在如有期票的交易，便很好辦。俗物佛萊利格拉胖子倘若願意的話，也可以替我借一筆債，並確有把握。但這青年對我向“論壇”開發的期票如能早一星期付出兩鎊，就以為（甚至自夸）是了不得。此外，我對接觸盤剝重利者，還在另作嘗試。不過至今一無結果。

我知道你因最近的訟案，自己也窘迫，所以把這種情況寫給你，只是要對一個人發泄一下。希望我家中的困難不致妨礙你來這裡呆幾天。我的女孩子們在家庭裡再看到一個“人”，是絕對必要的。這些可憐的孩子為日常生活上的臭困難所苦惱，實在太早了。

現在來談佛萊利格拉。

這俗物在等待一星期之後，寄來一信如下：

“親愛的馬克思：

我已收到你本月（十一月）二十三日和李卜克內西同日的信，為簡化手續起見，特一起作答，這裡是給你的。

講到李卜克內西的信，我對它的傲慢和粗魯的論調以及它的內容——不幸的倒戈相向的企圖——並不驚異！很好，在實際上：‘奧[格斯堡]—[般]新[聞]’的倫敦通信員可以隨便使用我的名字，而且沒有預先通知我，就叫我供科布君的騙策；但我對這樣濫用權力如提出抗議，必須首先作有罪的告發！李卜克內西對這種明白的原則的辯論，十分幼稚，用不着我這一方面嚴肅的反駁。只簡單說一句：在任何情狀之下，由於任何私人的或黨的動機，我不



能忍受这一类的武断行为。

对于李卜克内西说到这里为止！

现在来谈你的信：

你对我给李卜克内西的信（十一月二十一日）中所用的‘承认’的说法，提出抗议，我乐于接受。我没有重视那种说法。里面也不含有任何种用意，我同样可以用‘察觉’或‘表示’的。所以‘承认’是可以对你承认而没有矛盾的。我们两人如果预先具有这同样的意见，那就更好了！（这个狡徒没有注意他因此承认我对伏格特和布林德的意见。）

至于你反对柏塔的宣传，自然必须完全依照你的判断进行。我虽承认你不理会这件事的最初的冲动为较好，而且对你更值得！现在四十八点钟的考虑时间早过去了，你当已作出这样或那样的决定。然这样或那样，对我是完全无所谓的！（1）

‘如朋友间所通行的’，你曾愿将反对柏塔的宣传通知我，这很值得感谢。此外，据我的了解，你的声明是为反对柏塔、而不是为反对我而发，那么，预先报告你的意见也几乎是非必要的。

然在我一方面，的确不得不提及一事，即我也许还要刊布一种声明，对于伏格特的事件重复地并决切地谢绝将我的名字牵涉进去。

你的佛莱利格拉”

我对于这封用这许多！！修饰和“不怀好意”的信，在此情况之下，自然只能用一种很温和的论调，予以答复。我马上回信说：

“亲爱的佛[莱利格拉]：

我原不是李卜克内西的书记，也不是他的律师。然对你的信中涉及他的部分，将抄送给他。

一想到‘我恨卑鄙的人并厌恶他们’，便放弃了临时拟定的声明。

声明的确是反对柏塔的，但和你从撮要中看到的一样，正因此

不可避免地同时涉及了你。故我特通知你。至于你的家眷和柏塔的家眷一同出现在他的小作品中，这种亲密的情形还没有计及。

你看见自己的名字牵涉在伏格特的事件中，便感觉不愉快。我对于伏格特和他在‘俾勒商务快遞’(Bieler Handelskurier)上无耻的谎言绝不介意，但我不愿将自己的名字给民主主义的狡徒作假面具。如有任何人迫得被传作证，那你知道，除被唤作证人外，别无他人能够‘谢绝’。按照英国的法律习惯，违抗的证人——说来可怕——甚至可以被压迫至死的。

末了，讲到党的利益一層，我为着整个党，被人在报上横加污蔑，并眼见我私人的利益时常为着党的利益，受到损害，这是我所习惯的，在另一方面，绝不因反对我而有种种私人的顾虑，这也同样是所习惯的。

祝好。

你的卡·馬·”

佛[萊利格拉]沒有对此作答，我不确切知道我們現在站在怎样的共同地位上。

問候天狼星。

你的卡·馬·

- 〔1〕 佛萊利格拉的原信接着还有：“刊布海涅给你的信件，也许确会引起兴趣的——然除非你相信把它们当作证明書，自有必要外，我看不出在这个场合有什么必要。人們至少会这样去理解此事。”

六三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九年十二月十二日前后]

亲爱的摩尔：

附上邮匯五鎊，在卡謨登(Camden)<sup>〔1〕</sup>鎮照付。柏塔是我曾經遇见的最大的牧猪狗。那篇卑劣的文章使我极为愤怒。可惜这家

伙已是一个殘廢者，人們不能再痛打他一頓；然对这只狗必須再度作私人的报复。金开尔美丽的心灵不能不找这样一个齷齪的东西做补充，这总是令人滿意的。在一个唯一的柏特齐黑能够产生之前，齷齪的生存能力要經過怎样一长串的达尔文的自然淘汰达到極点，才能發育出来。这大糞也屬於它的生存因素經過选择的殘廢鼯鼠之列。極端無耻的謊言和完全無力的邪僻，就是虛伪牧师金开尔力求支持他那坏良心的方法。讓我們对这些家伙再面对面地干一下，你就会看到这些無賴所处的地位。

此外，我正在研究达尔文，他是非常卓絕的。目的論在这方面还没有破产，現在却破产了。証明自然界历史的發展，至今从沒有作过这样大規模的嘗試，而且从沒有这样成功的。然人們自然也要忍受那种笨拙的英国方法。

竭誠問候你的夫人和孩子們。

你的弗·恩·

〔1〕 原信作 Camden.

#### 六三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一八五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哈味斯托克山，梅兰公园，格拉夫頓里，九号。

亲爱的恩格斯：

五鎊感謝之至。你可以想像，它来得怎样合时，因为妻在几天之內要到地方法院去償清一个家伙的到期付款。我昨天干了一种最后的家庭政变，也許会成功。于是又有自由呼吸的可能了。

在俄国的运动比在其余的整个欧洲要前进得多。一方面有貴族反沙皇的立宪运动，另一方面有农民反貴族的立宪运动。而亚历山大終于也發見波兰人不願听到自己被吸收在斯拉夫、俄罗斯的

民族之內，并且鬧得很凶。自最近十五年以來，特別是自一八四九年以來，俄國外交策略的非常成就超過了平衡。在下次革命中，俄國會很高興參加的。

波拿巴在給地方行政長官的文書中，除其他外，要求將一切有體面的奧爾良派人、王室派人、共和主義者、社會主義者、但完全特別的是“可靠的”波拿巴主義者的正確姓名，詳細開給他，你已經看到這種可怕的文書嗎？

你從附上的字條中可以看出“赫爾曼”的所有人貳子猶和在斯提柏耳的事件中，現在可以轉到我這一邊來。那些卑鄙的狗在“赫爾曼”上將愛喜和夫反斯提柏耳的告密中有关我們訴訟〔1〕的一切刪去，只偶然說到那個“不重要的小黨”。我對這個無賴將相當地加以斥責，但自然要盡我的一切力量去打擊斯提柏耳那只狗。此外，愛喜和夫在這整個斯提柏耳事件的暴露中不過是一種工具。這事件系出自柏林的前警察鄧克爾，他在一八四八年的革職，多半是由斯提柏耳經過民主主義的軍營中的吠聲造成的。他自那個時候起，即利用自己私人的警察，一步一步地監視斯提柏耳，以便終於找到一個他認為適當的時機，踢斯提柏耳一脚。愛喜和夫這驢子也蠢得很，在他上次對“赫爾曼”的柏林通訊中，竟豎起驢耳，決心告發斯提柏耳——為的是什麼？為的是滿足有道德的警察顧問鄧克爾完全復職的要求。

這些傢伙只是暴徒和驢子，然佛萊利格拉對於他們“武斷地使用他的名字”，並不見怪。

無論如何，我希望你來這裡住幾天。

問候天狼星。

祝好。

你的卡·馬·

小燕妮已經替你選定拉斐爾（Raffael）的一張很精美的聖母，并替天狼星選定兩個負傷的法國兵。

〔1〕 科倫共产党人的訴訟。

六三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一八五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亲爱的恩格斯：

你似乎沒有看过“奥[格斯堡]—[般]新[聞]”(附張,必定是十二月八、九、十或十一日)上佛萊利格拉和布林德的声明。因此,即使沒有金开尔的加盐加醋,“佛[萊利格拉]和馬[克思]已經破裂”的謠言也能傳播出来的。

我因在柏林的斯提柏耳訴訟,和犹和碰过一次头(对爱喜和夫的訴訟只是因他对共产党人訟案的發言,所以——开审在二十二日——这整个訴訟在柏林公众前的出現是第二次了。我已将我的小册子送給爱喜和夫。司乃得、布耳革斯等倘若不是懦夫,現在便可作一种美滿的报复),他又問及布林德和佛萊利格拉这次的联合,我当时还一無所知。可惜我暂时为势所迫(在物質上,“也許”在政治上),对这个家伙有所顧慮。学生布林德讓“波克海姆”在最近一期的“赫尔曼”上宣布他(布林德)是南德的金开尔。

我現在必須写論文。还不知道要写些什么。

祝好。

你的卡·馬·

六三六 恩格斯致燕妮·馬克思 一八五九年

十二月二十二日

曼徹斯特,一八五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亲爱的馬克思夫人：

我今晚很空閑,为着节日,特送您一打酒,希望能适合您的胃。

口，并有助于全家的欢乐。

香檳和波尔多(沙托达栖——Chateau d'Arcins)即时可喝，反之，葡萄酒必須稍微等待一下，要到新年才好飲。

关于佛萊利格拉的事件，我在这里确很生气。这个文人集团常是老一套，他們总願报纸予以称頌，自己的名字不断映入公众的眼帘，而他們所作的最蹩脚的小詩，自以为比最巨大的历史事件还重要。但沒有朋党的組織，这一切弄不成功，所以此項組織自然成为第一要着，可惜我們是些不幸的共产主义者，对此全不中用，尤其糟糕的是我們認識这整个騙局，嘲笑这种有成就的組織，而且自己具有一种几乎达到犯罪的厭恶心，不願成为与时好相投的角色。这样一个詩人在这样一个党中如因此感觉不舒适，那的确証明他十分愚蠢，因为他在这里絕对沒有竞争，若在其他地方，到处是免不了的一——他从开头就和金开尔立于竞争的地位，而又投入其怀抱，那更証明他的愚蠢。但他們要什么？这个詩人为着自己的生存，需要奉承，而且需要很多的奉承；他的夫人要消灭更多的竞争或沒有竞争，总是極热心地每天把她的高貴而有天才的斐迪南<sup>①</sup>、她自己、她的有趣的后裔、她的猫兒、狗兒、兔兒、金絲雀兒和其他害虫夸示于公众之前，而且还要加上孟加拉的火<sup>②</sup>、矯飾的情操和浪漫的謊言。凡詩人的夫人所要的东西，这位詩人先生也大都是不可少的，尤其因为夫人是从心灵的最深处向他表达出来的。人民，用不着提起！还有“园亭”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报纸，而卑鄙的柏特齐黑比起共产主义者来，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园亭”还把我們当作詩人的家庭看待，每一星期总要說到我們，而駝子柏特齐黑一有机会总要對我們小小地恭維一下，或替我們宣傳一番。——金开尔的詩虽远不及我們的，的确被称贊得更厉害，而且在这报上也有关

① 佛萊利格拉的名字。——譯者

② 燃放的冲天焰火。——譯者

于他的更多的軼事，不过他好像是柏特齐黑的兄弟一般，因时间的推进，会归于正常的。接着有席勒的纪念会！那些共产主义者蔑视并讥笑席勒，怎能和他们共开一个席勒纪念会呢？但这个席勒纪念会比其余的整个世界史还重要，而且席勒生于一百年前，我们现在对他写一首赞美诗，为的是什么呢？

还有一层，自许多年以来，高贵的斐迪南挟着他的诗歌，颇觉无聊，而他还能从脑袋中挤出来的少数东西是非常之坏的。于是必须有全集出版等等的诡计，但也不能天天这样闹下去。因此不要忘记，宣传是一种日常的更需要的工作。在事实上，谁提及过一八四九至一八五八年的佛莱利格拉？没有人。柏特齐黑才又发见这个文豪，然他已被遗忘，只能被利用作为圣诞节的和生日的礼物，而且已经在文学史上、不复在文学中露面了。对这一切负有罪责的自然不是别人，而是马克思和他的“浸染”。但佛莱利格拉一经“园亭”的奉承，如再红得发紫的时候，您当看到，他又怎样泡沫直流地吟起诗来！

然这对于此等诗人是一件何等浅见的、无价值的和可怜的事。我喜欢锡柏尔，他的确是一个极拙劣的诗人，自己也知道他完全是一种欺瞒，而且只是要求人们当允许他把宣传工作当作现今一种必需的方法，如没有这一着，他就完全等于零。

您对于这一切喧闹用不着多多记在心头。佛莱利格拉这“角色”已经暴露了弱点，在适当的时机中是可以被捉住的。暂时尽可能地不要破裂。

星期五不能前来，十分抱歉，这里已有变动，除其他外，我昨天不得不苦于到晚上九点三刻，更谈不到离开。请为多多问候摩尔和小姐们。

您的弗·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

六三七 佛萊利格拉致馬克思 倫敦 一八六〇年一月  
十一日 附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

一八六〇年一月十一日〔1〕。

亲爱的馬克思：

今天封寄了一份去年的“科倫報”三四九号的附張給你。

其中“因淫乱”而被通緝的威廉·約瑟·賴夫，如我所探知的，就是現居这里、并由党維持生活的科倫共产党人訴訟中的賴夫。

我今天已写信給賴夫（因不知从那里去找他，特由李卜克內西处轉），我对他再也不感兴趣，——禁止他再涉及我，——并謝絕他来訪！

凡我的分所当为，已自动采取行动。至于党要怎样处理这种穢物，那是您們的事。你現在获得事实了！

你的佛萊利格拉

〔馬克思致恩格斯〕

我从沒有在家中接待过这个“賴夫”，因为这家伙可疑，而且他在共产党人訴訟中的行为更不止于可疑。可是“胖子萊姆施密德”（Reimschmied）却加以保护，并使他和李卜克內西作精神上的結合。此后，这家伙即依賴李卜克內西、那个拉伯兰人、拉薩尔、士勒得和其他可怜的人为生，也在工人联合会中为自己募捐等等。

佛〔萊利格拉〕上面的信，是大撤退以来，我从这个条頓人那里所听到的一切。这信又是何等可笑。那种隱藏着的到处小便的龙狗意識的妄自尊大狂是怎样怪誕啊。佛〔萊利格拉〕似乎相信惊嘆号能够加强散文。“党”当“处理”。什么？威廉·約瑟·賴夫的“淫乱”——像柏塔的朋友所評注的“这种穢物”。何等的期望。还有附



带的事件。一个叫做晋恩 (Zinn) 的可疑的排字人創立了“德意志人联合会”，已經指派亚尔伯特亲王、金开尔、布林德和佛莱利格拉为它的“名誉会员”。那个舍罗斯克<sup>①</sup> 自然已經接受这种証書了。

我在下个月要对美立勒逢 (Marylebone) 地方法院付出一镑新的到期款項。同时又接到韦斯敏斯特地方法院 (由于一个面包商) 的廢紙，特附上，請即寄还。我預見的事开始出現了。只要有一个俗物一經找着地方法院这条路，其他家伙也会發見的。如果是这样进行下去，在事实上我不知道当怎样較长久地保持这个住所。这些不断的騷扰很糟糕，因为我絕對不能从事自己的工作。

“丹穆斯达軍事报”的評論很受欢迎。你已因那个新的小册子巩固了你在德国做軍事評論家的地位。你在下一次的机会中，可用自己的名字出一种書，上面写着：即“波河与萊茵河”的作者。我們的卑鄙的敌人不久会看到，我們只是使公众敬服，不用去求公众本身和它的柏塔們的許可。

依我的意見，現在世界上所發生的最大事件，在一方面是因布朗的死而展开的美国的奴隶运动，另一方面是俄国的奴隶运动。你当已看到俄国的貴族直接投入宪政的煽动中，而主要的家族且有两三人已解往西伯利亚。同时亚历山大最近的告諭一字不差地宣示“共产主义的原則”必須与解放絕緣，已經惹起农民的不欢。所以在西方和东方的“社会”运动开始了。这和中欧当前的崩潰結合起来，会呈現出壯觀。

我剛才从“論壇”看到密苏里 (Missouri) 發生一种新的奴隶暴动，自然已被鎮压下去。但信号是發出来了。这事件不久如变严重，曼徹斯特將發生什么？

荷涅已去职。他最后簡短的报告充滿了譏諷的苦味。曼徹斯

<sup>①</sup> 指金开尔。——譯者

特的工厂主人是否插手在这种引退的事件中，你能否探听一下吗？

工厂视察员的报告（“一八五五年”至“一八五九年的上半年”）表现英国的工业自一八五〇年以来，有非常的发展。工人（成年的）的健康状况自你的“工人阶级状况”（我在这里的博物馆又看过一遍）出版后，已有改进，反之，儿童的健康状况（死亡）却变坏了。

祝好。

你的卡·馬·

〔1〕 佛萊利格拉的信是用“瑞士总銀行，皇家交易大厦二号，国际和地产信托部，倫敦經理处”的信紙写的。

六三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一月二十五日

一八六〇年一月二十五日。

亲爱的恩格斯，

伏格特的小册子用最卑鄙的言論反对我，你已經听到嗎？加以这东西受到德国市民的欢迎。第一版已售完。“国民报”昨天的一篇社論从那小册子作出一种很长的齷齪的撮要。（你能攬得“国民报”这一号嗎？我自己在这里找不到。）現在当怎样办？我的最后一信〔1〕得罪了拉薩[尔]君，他似乎再不来信了。

你如能为星期五或星期六（有一船經過科尔克前去）写好一篇論文，十分欢迎。

祝好。

你的卡·馬·

〔1〕 由“論文”改正过来。

六三九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〇年一月二十六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〇年一月二十六日。

亲爱的摩尔：

明天是“論壇”日，可惜又沒有材料；“泰晤士”通訊对摩洛哥的一些評論沒有涉及卡波（Cabo）黑人的战斗，而且也沒有什么事發生；然你对議會事件有充分的材料。至于普魯士的軍隊改革，我也还在等待中。

你对美、俄两国奴隶运动的重要性的意見，現在已經証實了。哈拍渡口（Harpers'-Ferry）的事件和这事件在密苏里的余波，产生了結果，南方自由的黑人到处被驅逐出各州，我剛才从紐約的第一次棉花报告（来特公司——W. P. Wright & Co.——一八六〇年一月十日的）中看到种植者已急忙将他們的棉花运到各口岸，防备哈拍渡口事件引起任何可能的結果。俄国的事件也錯綜复杂到十分美滿的地步；“奧[格斯堡]—[般]新[聞]”現有一个很好的通訊員在彼得堡，他多注意于貴族的宪政运动，这运动对于农民自然也有冲动力。

印度的一种新危机正在准备中。这里的俗物对此的意見，可看附上的市場报告。現在有許多紗价非常高，比一八五七年的最高点，几乎还要高，而棉花要便宜二又八分之三辨士以至两个半辨士。单是本利（Burnley）正在建筑二十六个新工厂，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情形。工人的工資到处逐漸增加了百分之十，馬上还要增加。依我的意見，在印度營業中虚拟資本的活躍又正和一八四六至四七年那样普遍，大多数人的購買只是由于必須，和無法停止。即使不是这样，单是生产的增加到秋季、至迟到一八六一年的春季，将造成巨大的崩潰。

愚蠢的英国人現已相信，他們不久会将貨物充滿法国的市場。

一只棉布印花業者的驢子——最貪婪的人中之一——說，法国有百分之三十的保护稅，他能在那里營業，比在其他任何市場要多賺百分之十五。这蠢材幻想，即使壟断消灭，在法国的壟断价格将仍然存在。这整个事件只是一种騙局，是要在尽人皆知的軟弱的方面去捉住約翰·牛，并終于相当地欺騙他，这一点却沒有人想到。

菲协尔君曾替科堡公爵写了他的小册子，現在“自由新聞”上写东西，这人原来是誰？这个科堡人具有烏尔卡特派的傾向，我已从这小册子的撮要中看出来。

德郎克現在利物浦，并为法、西銅矿公司作代理处，很好，保証有五百鎊，据称可賺到一千鎊。这种業務是加內·帕热斯(Garnier-Pagès)替他找的。他常来这里，但总是避开我，随后再令人向我問好。

天狼星曾患严重的支气管炎，現在虽好一点，但并没有好透，仍很危險。他对房东太太又形成了一种慢性的斗争。

我現在賬房中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因此不能經常通信，如不能如我所希望的，达到一种危机，我也不能預先看出当怎样改变这种过度的劳苦工作。

多多問候你的夫人和小姐們。

你的弗·恩·

六四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一月二十八日

一月二十八日。

亲爱的恩格斯：

我已訂了伏格特的小册子，也会寄給你的。这是他在奥格斯堡放弃訴訟时的重印版(或第一个完全版本)，并有一篇序言。特別对我作战，而且似乎是第二版和修正版的牟勒·推列林。那东西

一来这里，我們必須看看应当怎样办。福黑尔兴高采烈地对我說，伏格特以非常輕蔑的态度对待我。那个流氓企圖使德国的俗物真的相信，我在这里是以一个庫尔曼（Kuhlmann）医生的資格，依賴工人的供养而生活等等。（这整个臭事，我自然瞞着妻。）

柏林有一种新的軍事周刊出版。我以为你可借口詢問这种报的詳細情形，即刻写信給拉薩尔。我們在柏林，現在絕對須有一种联系。拉[薩尔]对你的回信会指出是否能和他較长久地往来。如果不能——这确令人不愉快——我必須利用菲协尔博士（普魯士的陪审官），下面还要談到的。你在給拉[薩尔]的信中可以直接流露，我所遭遇的困难是由他安下的（至少是由于他在这种关系上的劝阻），我对伏格特登在“国民报”上的声明（即登入“奥[格斯堡]一[般]新[聞]”的东西），可視為他和邓克尔方面勾結伏格特的一种陰謀。你随后自然可以透露几句，說我因某些老党友的模棱两可（对佛萊利格拉不妨偶然指摘一下）、自己的处境困难以及我所当斗争的那些人的無耻，脾气有时不大好，并曾告訴你，已有一信給拉[薩尔]，似乎激怒了他。在你一方面自然認定拉[薩尔]知我很深，自不致因形式上偶然的粗魯而有所介意云云。这样一来，他就会将全部真相說出来。我以为玩点外交手段，現在有絕對的必要——至少可确切知道我們的关系怎样。拉[薩尔]和他人比，总算是一匹馬力。

有趣的是德国的無賴集团、其次是德国的国民联合会集团、末了是自由主义的集团、現在都尽力在德国的俗物中从道德上毀灭我們。不管一切和平的呼号怎样，也許在本年之内，很可能在夏初，会有一种新的战争出現，这几乎不用怀疑。在如此复杂的国际情况下，蒙住德国小市民（即公众）对我們的耳目，截断我們对他們的通路，無論如何，是庸俗民主主义派和自由主义所視為極端重要的。不管它，就是滿不在乎，这在个人和党的事業上，只能达到一

定的限度。对伏格特的事件不能完全和对待推列林、海村和其他姓甚名誰的一切人一样。这个腹語术者在德国是被認為一个科学的大人物，他曾为国家摄政者，現受波拿巴的支持。你也可附带問問高貴的拉[薩尔]，他对伏格特事件認為怎样才算是适当的？他在給我的書信中已經陷入僵持的状态，不能完全轉圜。但無論如何，必須企圖把这个家伙置于一个或此或彼，任擇其一的地位上。

菲协尔是普魯士的烏尔卡特派。他在柏林出版的“文書夹”曾提及我反帕姆的小册子，并撮要刊出。（出自烏尔卡特的直接指导。）烏尔[卡特]派人曾令他来英国。他在这里被外交政策委员会反复声明为大陆（对烏尔[卡特]的）胜利的“信仰”的証人。我在这里和他碰过头。表示在北德意志各报中如有相需之处，他極願效力。

“唷！往意大利！”（在巴黎的虱子班堡格写的）据說对你在“人民”上的論文加以攻击。

奥尔格斯君已有怎样的声明？我没有注意。

关于薩服雅（和尼斯——Nice）对法国的軍事重要性，如有可能，請替星期二写篇論文（用不着很长）。参看今天“泰晤士”所載上院諾曼比（Normanby）的話。

附带地說！这里的“工人教育联合会”“为承認我發展共产主义原則的功績”，特邀我于二月六日参加它的創立紀念会。（这些家伙还老是自視為風車街旧联合会的繼承人。）对沙配尔、普飞德尔和亚卡利阿斯也有类似的邀請，不过动机不同罢了。在現今的状况之下，我自然接受邀請，以便借此消灭和工人集团的旧爭論的最后痕迹。佛萊利格拉君沒有被邀。在实际上，我現在必須避免和这个大胖子碰头。因为我对伏格特的臭事——大部分是他参加的——發生憤怒，容易引起破裂。問候天狼星。

祝好。

你的卡·馬·

六四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〇年一月三十一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〇年一月三十一日。

亲爱的摩尔：

我打算明天写信給聰明的以法蓮；这种外交的書信不可輕率寄去。几天以来，脑袋中起了一种繼續写“波河与萊茵河”的念头。“薩服雅、尼斯与萊茵”。我决定把这东西給邓克尔；不会超过两印張，这是联络以法蓮的一种很好的借口。無論如何，我将在下星期中写好这書，并馬上将稿件寄往柏林。除掉关于法兰西在尼斯和薩服雅的革命战争的一些事件外，用不着准备，所以进行是迅速的。

对伏格特君自然必須相当地加以叱責；不过在我們沒有知道这家伙曾印出什么之前，不容易說話。菲协尔如真有种种联系，的确和他人一样有用。小犹太人布藍<sup>①</sup>現在也会看出，你的声明以及伏格特和“奥[格斯堡]—[般]新[聞]”的全部爭論，比起柏林的俗物最初所幻想的，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意义。就事件的情况講，我們必須公开保持这一切联系，那种沉默的陰謀和其他詭計，目前虽必須当作不見，但一俟基于实际的政治的理由有必要于一个决定的时候和他們破裂时，就会解除我們一切責任。

关于新的斗争的时机，完全同意你的見解。不过我以为不管伏格特及其同伙們怎样，我們要在公众前立住脚跟，必須以科学的态度出現。創辦流亡者的报纸，我們缺乏金錢；而且不止一次地看到，一种流亡者的报或在倫敦刊印的德文小册子，至少要能够行銷一年，才可打入(德国的)公众中。按照我們党的意旨，在德国散布直接政治的和爭論的东西，是完全不可能的。有什么办法？或

<sup>①</sup> 拉薩尔。——譯者

是不声不响，或是尽力干，这只能达到一般流亡者和美国的德人中，至于德国的任何地方是談不到的，或是依照你对你的第一分册<sup>①</sup>、我对我的“波河与莱茵河”开始时的方法进行。我首先認这为主要的事件，这一着能出現，無論伏格特写什么，我們也馬上会再得到許多立脚点，在德国各报可时作个人必要的声明(如果需要的话)。此外，你的第二分册的出版自然是最最重要的，希望你不要致被伏格特的事件羈住，繼續工作罢。末了，你对自己的著作不要过于謹严；給那些平凡的公众看，还是太好了。这書要写出来并出版，是主要的事件；你所感觉的弱点，驢子們还是找不出来的；要是动蕩的时代出現在你完成一般資本之前，这整个著作会被打断，有什么好处呢？我深知中途出現的其他一切潮流，我也知道主要的迟延始終是在你自己的犹豫。这書出版比因同一考虑而絕不出版，畢竟要好些。

奥尔格斯君已經刊布一种純粹私人的声明，由此可以知道这个奇怪的家伙是誰。原来是柏林的普魯士炮队尉官，在軍事学校(一八四五至一八四八年)讀过書，同时并获得学位，于一八四八年三月退职(他的辞职書日期为一八四八年三月十九日)，往什列斯威-好斯敦炮队，一八五〇年在一艘商船上“服务”，并周游世界，一八五一年来倫敦參觀展覽会，对“奥[格斯堡]—[般]新[聞]”作报告，当时和希墨尔斐尼系、威里系、泰霍夫等混在一起，后来接管“奥[格斯堡]—[般]新[聞]”軍事部門。这家伙确是該报最有才能的人，而且又已使它活躍了。我前以为海尔布洛涅(Hailbronner)写的社論，都是出自他的手笔。不管怎样，我仍会好好和他相处的。

庸俗的落后职工的邀請，来得正好。但希望你自然不要多与

---

① 指“政治經濟学批判”。——譯者



他們往來，我們深知這個領域，幸而你住得很遠。

多多問候。

你的弗·恩·

普魯士人要在我父親處扣押我一千零五達列、二十格羅興、六分尼的財產，因為我是逃避後備兵的人。父親已告訴他們，他的手中沒有我的財產，這才使他們安靜起來。我將於二月十八日受宣判。

六四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一月三十一日

一八六〇年一月三十一日。

親愛的恩格斯：

你的論文收到了。很好。

附上拉薩爾的信，我昨天接到時，馬上寫了一個簡單的回信。如果沒有一個小冊子——我們必須共同來寫——我們不能把這件事弄個明白。我也秘密寫信給柏林的菲協爾，詢問對“國[民]報”是否可以誹謗罪起訴。從伏格特的著作（沒有一個倫敦書商有此書；他也沒有送給佛萊利格拉、金開爾或這裡其他任何相識的人。顯然是想獲得一種優勢。因此我必須訂購）涉及到我們來看，它明明白白是何迪·瑟努（Hodde-Chenu）的作品。我已看過“國[民]報”的第二篇文章，由此所見到的，除其他外，它也硬認天狼星（稱為暗炮台一狼、國會一狼）于一八五〇年送過一種傳單給漢諾威的反動報。它並重述一八五〇至一八五二年的整個亡命者的爭吵臭事。資產階級報紙的歡欣鼓舞，自然是無限的，對於公眾的印象，拉[薩爾]信中的論調表現得十分明白，請把該信內容告訴天狼星，並為保管。

昨天看見佛萊利格拉一會兒。我以十分嚴肅的態度對待他（他如果還有絲毫廉恥心，必須作一種反伏格特的聲明），而我們的整個談話如下：“我：關於‘奧[格斯堡]—[般]新[聞]’的訴訟的小冊子，我向一切書店找過，都沒有，你的朋友伏格特必定送給你了，特來向你借閱。佛[萊利格拉]（有最大的動人的表情）：伏格特不是我的朋友。我：拉薩爾有信給我，必須馬上作答。你沒有那個小冊子嗎？佛[萊利格拉]：沒有。我：晚安。”（他向我伸出有價值的右手，作威斯特華倫式的握手。）這是全部的經過。

我從猶和（“赫爾曼”的所有人和現在的編輯，我因柏林的愛喜和夫在斯提柏耳事件的訴訟中，認識他的）處確定金開爾至今也沒有收到伏格特的書。反之，這個猶和却接到伏格特一批反對我們的書信，他沒有刊印出來。這個傢伙在他的方式中是完全正直的，我必須暫時和他保持親密的關係。因為現在只有“赫爾曼”在倫敦出版，而我們在自己的領域竟沒有武器去對付伏格特派，真是慘。

附帶地說！因我第一次與猶和碰頭的結果，愛喜和夫接受我的勸告，已傳喚在漢堡因偽造罪入獄的同伴希爾士為証人。這種訴訟在本月二十六日開庭（我在“公法家”看到這件事），經過激烈的辯論後，從新展期。現在斯提柏耳對希爾士是結束了。

祝好。

你的卡·馬·

剛才盜曼特通知我，海斯死了。

六四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〇年二月一日

一八六〇年二月一日。

亲爱的摩尔：

这次的事件一天比一天变得严重了。在巴黎的阿尔腾和斐 (Altenhofer) 君和駝背的赫夫尼私人在“奥 [格斯堡] 一 [般] 新 [聞]”上也沒有發表很明白的声明。現在还来了拉薩尔聪明的信。这家伙自己已是一个半波拿巴主义者，看来对波拿巴主义吊膀子是柏林的时髦，所以伏格特君在那里的确也找着一个良好的园地。拉薩尔的好主意是人們可以利用对“奥 [格斯堡] 一 [般] 新 [聞]”的联系，而不反对伏格特和波拿巴，但伏格特也許为着波拿巴的目的而使用波拿 [巴] 的金錢，并且完全保持清白！这些人以为打击了奥国人已是波拿巴的一种功績，特殊的普魯士風尚和柏林人的自作聪明又占上风，在柏林必定几乎显出巴塞尔和約以后的情景。对这些人是不能說理的。然拉薩尔把这多量的施舍湯看做和他的小便一样滔滔不竭，是自然的，并且也許还要容易得多——人們对于这样的無聊和廉价的聪明有什么可說？这家伙作了奇怪的建議。

我們先要取得那个小册子，同时并找一个印刷处和發行人，以便答复。如有可能，要在德国，并在敌党大本营的柏林。三千本的说法显然是伏格特的謊話。然却充滿了流言。我今天还要去看天狼星，也要告訴他，尽力想想对于伏格特能够找到的一切材料。同时我将整理一八五〇至五二年的文件，你必須把我們对于流亡者的旧手稿〔1〕再找出来。那家伙真正說些什么，我还没有一点影子。

問候家人。

你的弗·恩·

〔1〕 反流亡者的“大人物”。

六四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〇年二月二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〇年二月二日。

亲爱的摩尔：

昨晚和天狼星商議过。当我对他大声宣讀拉薩尔的信时，才充分明白那家伙的庸俗气和驕傲心，但同时也明白他的“方法”。那家伙又陷在老黑格尔絕对精神的極端瑣屑中，正如他在經济学中要使自己在最終的对立中、在你和一般經济学者之間成为更高的統一一样，現在又要使自己在你和伏格特之間成为更高的統一。从你取得“原則”，从伏格特取得“意大利的政策”，还有什么更好的呢。这种鄙陋的青年律师的自作聪明一开始就要人們宣布伏格特沒有受贿，而視佛勒伯尔在自己的声明中所开的唯一巧妙的玩笑为荒謬，因为把这玩笑看得太認真了！

天狼星以为人們是否能按照普魯士的法律，强迫“国民报”刊载你的声明。我也相信普魯士的法律上有这么一条。如果是这样，那在接到小册子后，当馬上利用这一点；因为拉[薩尔]說得对：書籍有它們的命运，大家不能知道那个小册子究竟怎样，回答愈快，效力便愈确切。

講到我們的小册子，不利之点是个人站在防御上，不能用謊言去答复謊言。第二个不利之点是公众=俗物，預先就憎惡我們，我們的确不憎惡人类，只憎惡資產階級，但这完全是一样。

在另一方面，我們也有优点，对自己意大利的政策能加以說明，将事情推到另一个領域，便把个人的私事擱置一边了，而且这种說明虽不是在柏林的自由派中、却是在德国最大部分地方給予我們一种好处，即我們是代表大众的、民族的方面。尤其是薩服雅的作品对于我們来得正巧。

我想，只要一接到那小册子（拉薩[尔]不能投邮寄出嗎？），你

馬上收拾行李来这里，我們便可决切确定怎样、什么和何处。我本来很想利用机会到倫敦，不过既不能讓你的夫人知道，还是你来的好，而且如有什么必須做，我又不能久留倫敦。还要决定我是否将在書上列名；我看只有一种唯一反对的理由，不过我觉得这是完全决切的；这一点，当面谈罢。

关于薩服雅的东西将写好，明天写信給拉[薩尔]和邓[克尔]。前打算給拉[薩尔]的信自然还没有寄去。

奇怪，海斯的死，我为什么要从丹梯和倫敦才得到消息。小家伙<sup>①</sup>上星期四或五来此地，并来看我，我不在，他晚間来俱乐部又没有遇着；他倘若知道死訊，当讓第三者告我，如平常那样。他也看見过查理。

祝好。

你的弗·恩·

六四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二月三日

一八六〇年二月三日。

亲爱的恩格斯：

經過一种小的改动、宁可說刪去一句后，科勒特昨天表示同意，但同时說必須将这东西提交烏尔卡特，要延擱二十四点鐘，因为烏尔卡特是真正的主笔。科勒特承認我自然也可不管他們，令将声明付刊，但在某种程度上，以后仍可追溯到他和烏[尔卡特]的关系来。好罢。我对此讓步，看烏[尔卡特]爸爸怎样說。（关于这一点的詳情，下面再說。）

此外，現时出小册子不妥，也不能在各报上作声明。現在鼓吹

<sup>①</sup> 指德郎克。——譯者

伏格特的偉大的同一報紙是要扼杀这种小册子的。伏格特对我的攻击——他尽力描写我是一个不重要的、普通的卑鄙流氓(这从我向来由道听塗說所知道的一切中表現出来的)——当是資產階級庸俗民主派的大进攻，同时也当是俄国的和波拿巴的暴徒对整个党的大进攻。所以必須同样用一种大进攻予以答复。还有一層：防御是不适宜于我們的。我要对“国民报”起訴。这一着現在是决切的。暂时可不需要很多的錢——我所指的是法院暫时的保証金。但律師們会非常願意效劳，因为这总算是一种傳遍整个德国的誹謗的訴訟。一經接到菲协尔的信(我想明天会到)，即在各德文报上作一种簡短的声明，表示我在柏林以誹謗罪对“国[民]报”起訴。我有它的第二篇文章，已在內中找到起訴的各点，在法律上，它馬上会遭毀灭。整个資產階級的答案系于这种訴訟上——系于法院。猪仔伏格特以后便可由我們动手了。

你如考虑到，在几星期之內，因斯提柏耳的机会，整个科倫共产党人的訴訟会再度出現，那么，如巧妙地加以利用，群狗的襲击不能損伤我們，却有益于我們，而在工人群众中又会馬上鳴起号筒来。

在另一方面，伏[格特]或“国民报”能指証什么来反对我們？除掉泰霍夫最無聊的胡說八道，也許还加上(这是最坏的事件)呂宁一些不完全愜意的报告，此外，伏格特对于这里的情形一無所知，甚至会造成最愚蠢的混淆状况，关于这一点，他在俾尔(Biel)的“商業快遞”上的文章已經表現出来了。

我的計劃是：伏格特的劣貨一經收到，我下星期即前来你处呆几天，以便討論一切。至于必需的訴訟費，德郎克——他本来欠我的錢——也应担負一部分。(無論如何，你必須于复活节来这里住几天。)

此外(我已向世界各处写过信)，除征集訴訟必要的材料外，正

在写我的“資本論”。如决切地干下去，六星期內便可完成，訴訟后，它会行銷的。

現当危机迫在眼前，而普魯士王不久会死去等等的时刻，讓一个帝国的伏格特及其同伙們用这种方法来暗杀我們，并有拉薩尔的策动——倒不如我們自己斬下脑袋为好。

你从附上的条子可以看出，伏格特先生現在干什么，而且你至少可在你的小册子的一个注釋中，对这人輕蔑地踢一脚。

根据我的信的内容，你便可看到对付布林德的行动与在德国的行动無关，不过会供后者的利用罢了。

你的卡·馬·

六四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〇年二月四日

一八六〇年二月四日。

亲爱的摩尔：

种种决定每夜在改变，这是沒有办法的，因为我們还没有看到那廢物。

关于希尔士的事，妙極。

在柏林的訴訟只要办得到，我也認為很好，不过我不懂人們怎能拒絕你在司法上的行动。

昨晚因天狼星、一般也因这事件詳細搜索了較大部分的一八五〇至五二年的文件。天狼星已丧失一切記憶，必須予以帮助。我也不見得好多少；自从咽下許多苦啤酒后，許多事情都难于证实。关于天狼星的事件如下：

一、当那文件在“卡尔斯魯厄报”上刊出时（我們对民主派的作战計劃），天狼星还在沮利克，那是一八五一，而不是一八五〇年，并且那些家伙把他看做滲入他們中間而为我們同盟会的會員，遂

加以攻击。

二、但前此还發表另一文件，我如沒有弄錯的話，确是“汉諾威报”所載科倫中央局的通告，系布耳革斯写的。然我不能确切証实这是否登在“汉諾[威]报”上。請查一下。

三、伏格特把这一切混在一起，硬說天狼星于一八五〇年在倫敦写了一种文件，其实这是在科倫起草的，而天狼星当时还住在沮利克。（天狼星是于一八五一年五月五日以后、七月二十一日之前来倫敦的。）布耳革斯的文件是否真正刊在“汉諾[威]报”上，并怎样落入汉諾威警察的手中，这仅仅还要加以証实。我于一八五一年二月至四月給你的信必定提过。請对于此事作一解答，否則我相信天狼星的声明是不会够的。

“泰晤士”上面的节段（来源是“奥[格斯堡]—[般]新[聞]”）已經記下。

我的东西〔1〕今天开始。伏格特的爭論妨碍了我一直到現在。这一次我还要自称为“波河与萊茵河的作者”，以便在軍事著作中确定这个身份——用了我的名字，沉默的陰謀一定馬上开始。但同时，这就是說，出版約两星期之后，我将經過錫柏尔，把有关通告登在各报上。在伏格特的爭論中，这个人对我们很有用处，因为他有很多的联系。

多多問候家人。

你的弗·恩·

〔1〕“薩服雅、尼斯与萊茵”。

六四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二月四日

一八六〇年二月四日。

亲爱的恩格斯：



柏林还没有消息来。此外，易齐施(Itzig)<sup>①</sup>倘若不是流氓，当“国民报”出版后，至少要马上自动寄给我。

至于从“国[民]报”替天狼星撮录一点，我初次是从记忆中写下，不能作为一种公开声明的支点。第二次是照抄，但为避免误会起见，现在再抄一遍。我不能寄出原来的报，因为没有第二份可寄。

一月二十五日“国[民]报”四十一号的撮录。（这是社论末尾的一节）：

“只有一点还值得费神说一下：那封致国民联合会的公开信马上落入汉诺威反动派的手中，并由这一派公布出来；一八五〇年有另一种由伦敦寄给德国‘无产者’的‘通告’（如伏格特自信记得的，是由国会一狼、即暗炮台一狼起草的），同时被暗送到汉诺威警察的手中。”

可诅咒的乌尔卡特还没有答复。

我对于一切旧书信和报纸都详细检查过，凡在“过程”中能要的东西，即放在旁边。你必须布置一下，使我在你的家中能检查曼彻斯特的“整堆”东西（书信和报纸等等），以便集合所需要的。狗一般的民主派目前自然充满了幸灾乐祸的心情，然绝不得将它的革命的旅行计划、革命的纸币和革命的胡说八道推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当使它暴露于德国之前，而伏格特此地的秘密通讯员金开尔正是它的领袖。

你的卡·马·

六四八 恩格斯致马克思 一八六〇年二月七日

曼彻斯特，一八六〇年二月七日。

亲爱的摩尔：

① 指拉塞尔。——译者

給科勒特的通告收到了。来得正是时候，“每日電訊”昨天对于伏格特的臭事和暴徒們有两栏。这一切如果就是刊在“電訊”上的，那易齐施是为着一个屁而受惊了。人們只要捏着鼻子，就可以“擋住襲击”。

朗格君来这里，跑到錫柏尔处，并要求介紹！！他又問到我是否也在暴徒之列——在事实上，錫[柏尔]沒有他、而我沒有錫[柏尔]、对于“電訊”上的渣滓便一無所知。

錫[柏尔]是一个純粹虛伪的人，急想在这件事中替我們服务，他有很多联系，尤其是完全靠得住的。这家伙知道，金开尔及其同伙們这整个强盜队伍是正和他一样的騙子，但終于找着我們这些人，絕不能用一个騙子有所成就，故有無穷的敬意。

为着那份通告，明天也許必須檢查日报？

再会。

你的弗·恩·

六四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二月七日

一八六〇年二月七日。

格拉夫頓里，九号。

亲爱的恩格斯：

寄給你的刊物，請送一份給德郎克，一份給布刺德佛德的布琅涅博士。至于博洽德，我自己已寄去一份。

“每日電訊”星期一号的第五頁上有一篇狗屁文章（来自柏林，在事实上是来自美因河的法兰克福）是依照“国[民]报”的两篇制造出来的。我对那些狗已馬上以誹謗罪起訴相威胁，他們将張开狗嘴来道歉的。

菲协尔（可以进行訴訟，甚至不必花錢）、拉薩尔（非常荒謬）、

希利(有趣的)等的信件。明天詳談。

我現要付印刷費(約一鎊),并于下星期一付地方法院一鎊,另外還需要一些錢,一部分作為來曼徹斯特的旅費,一部分留在家中。同時,在離開這裡之前,我必須作并令人作各種各樣宣誓的保證。

附帶地說! 薇黑(Wiehe)現將在警察判事官之前宣布,他因布林德和荷林格的迫切要求,曾在虛偽的口供書上簽過字。

祝好。

你的卡·馬·

昨天已將聲明寄給“國民報”、“科倫報”、“人民報”、“公法家”(柏林)、“改革”、“奧[格斯堡]—[般]新[聞]”、“法蘭克福報”。聲明簡短。第一,我對“國[民]報”將採取法律的步驟;第二,提及連同送出的對布林德的英文“誹謗文字”。

六五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二月九日

一八六〇年二月九日。

親愛的恩格斯:

你的小冊子自己提出每一印張兩個路易多(Louisdor),是不體面的。人們出賣這樣的小冊子,不是以每印張計算,而是總共計算的。每印張收四十達列,還是太少。此外,坎拍比鄧克爾好。又擔任“丹穆斯達軍事報”出版的那個書商一定高興承印這種小冊子。在事實上要點是書快些出版,我如處在你的地位,至少當用電報和虱子鄧克爾商談這件事。

自那臭東西出版的時候起,我對“每日電訊”即站在一種秘密和信任的通訊關係上。那個家伙在正式謝罪和賠償之前——我曾寫了一封很粗率的信給他——願意取得他的通訊員〔1〕的回答。在

相反方面，我要求他至少馬上提出一種報告。無論他提出自己願意的什麼東西，我現將以一種誹謗罪對他起訴。在這些情況下，總有律師高興出來，以投機的方式，擔任辦理。愛底溫·詹姆士(Edwin James)對於瓊斯告發梭諾爾咨的誹謗，正是自願效勞的。因此，我昨已寫信給瓊斯。此外，當這東西刊出的星期二那一天，我即寫信給帕爾麥斯頓的暴民報編輯，內中說到“那封所謂來自美因河的法蘭克福的信，在實際上是由柏林方面寫就的，而且不過把‘柏林國民報’的兩篇社論很笨拙地加以擴大云云”。作者即“每[日]電[訊]”的柏林狗仔通訊員，是一個猶太人，叫做買爾(Meier)，系一個城市財主——一個英國猶太人名利未(Levi)——的親戚。因此這兩個傢伙——借伏格特的幫助——譴責海涅是一個改教的猶太人，這是對的。附上易齊施最近的信，你必須當作一種珍品加以保存。這個客觀的東西！試想一切瓦塞波蘭的猶太人中這種最違反希臘的可塑性。我對這個傢伙只回答道，我馬上在各報——“人民報”也在內——上宣布對“國[民]報”以誹謗罪起訴。(我雖依照偉大的易齊施的說法，不“當為這種辯論的效果所迷惑”，然關於布林德的通告是到處附寄去了。)

此外，這整個星期還沒有對“論壇”通過一次訊。我至少已經寄出五十封信至世界各處，而跑科勒特和神呀鬼呀的地方並沒有計算在內。又對虱子“電訊”通訊，並對“明星”通訊，而對“電訊”的整個通訊是寄給“明星”的。附上的“明星”書信，請加保存。我也寫過信給梭諾爾咨。看他怎樣辦。又為薇黑的緣故奔走，並跑警察局。結果寫在下面。我寄往大陸的書信，就不是寄給各報的講，現有的兩封回信。一封是希利的。含有整個暴徒隊伍和步斯騰海默(Bürstenheimer)事件。是無價之寶。另一封是塞麥的。對於革命的匈牙利“自己的”(波拿巴除外)基金——伏格特假裝已從此取得他的金錢——供給了綫索，很有價值。蓋曼特有信來，也不完全

坏。至少有一两点是如此。我尤其盼望涅沙忒尔的莱那哈(Reinach)君的回信，他可当作帝国的伏格特的一部活动的丑行史。(附带地说！特务赫夫尼在“奥[格斯堡]—[般]新[聞]”上用的什么住址？我可以(用得着他。)我也写过信给波克海姆(从没有亲自见过)。他是日内瓦暴徒队伍的首领，这个队伍盘据王冠咖啡馆，如希利写信告我的，你于偶然的旅行中，也在那里喝过酒的。

我向柏林市法院检察官告发“国民报”的状辞已做好了。在我来你处之前，即将寄出。但为着它的首尾、称呼的规定方式等等，还要等待菲协尔的回信。那小包(一切作品、文件必须放在里面)应由邮局或运输公司寄往柏林吗？无论如何，这是要挂号的。

凡我在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九年这个时期所有存在伦敦这里的书信，全发掘过。必要的材料都集中起来，加以整理了。请准备一下，使我在曼彻斯特能够从一个现成的“清清楚楚的堆”中加以收集。

星期一是工人的宴会。有八十人出席。“无产者”愤怒而一致地通过一种反伏格特的决议。虱子“赫尔曼”要求我的报告。当加以拒绝，但告诉它应从李卜克内西爸爸处取得一种简短的纪录。

附带地说，回转过来说我们的鬘羊即拉萨尔罢。当我接到他的第一封信时，不知道你是否按照我们原来的口头约定(当时种种情况还是不同的)，已经写信给他，我只写了两行，说我曾经相信，他几个月来的沉默，必须由我最后稍微粗鲁的(是很粗鲁的)信激怒了他一点去加以解释。但甚愿不是这样。我本来早就要把我的疑虑告诉你的。好了！这头牛对此事是怎样在骚动啊！这家伙对着李卜克内西，在道德上是自矜自炫！这青年运用最无耻的方法，和最无耻的人们勾结，去替哈慈费尔德伯爵夫人服务！我曾拟把他收入同盟会，但科伦的中央局因他的名誉不好，一致议决不许可加入，这头牛忘记了么？在事实上，我相信自己是由于慎重，替此人

保守这一切秘密，即对几年前杜塞尔多夫送来我处的工人代表也没有提过，他们对他是提出了极端耻辱的谴责，而且有一部分是无可辩驳的谴责！现在看这只目空一切的猴子罢！他几乎还不相信——从他的波那帕脱的着色的眼光来看——拿住了我们的弱点，便是怎样地自夸，怎样地说神话，怎样地显出真正滑稽的姿态。在另一方面，他惟恐我不是直截了当地被伏格特践踏下去，而使我的温情的朋友拉萨尔得到利益——他是怎样失去一切法律上的本能！怎样自相矛盾！怎样卑鄙！人们不应再“触动”这件事。“人们”不会“善意看待”它的。不善意看待！人们！由教师斯溃尔(Squeer)、又名擦柏尔(Zabel)的，命令我倒站起来跳舞，才使他的喝啤酒的俗物们高兴呢！我现在完全懂得拉萨尔先生了。

我已立刻写了信给布林德——宁可说是将和他有完全密切关系的通告用信封寄给他。他自然闭住狗嘴。可是这头牛却往城里跑，并想借私人的饶舌来抵制（参看下面他要利用的东西）。自上星期起，这家伙展开一种疯狂的活动，一个一个的小册子相继刊出，在“赫尔曼”上拼命地自夸，对于在席勒委员会所认识的几个资产者，无论当面背后，都加以谄媚，自己并挤进新计划的席勒联合会做秘书，时而否认他的“祖国的朋友们”，时而又在半隐藏的、政客式的暗示中，对他们装作重要等等。你现在马上会看到这个溺水者这一切希望将化为泡影。

大腹的俗物佛莱利格拉的行为最糟糕。我曾将通告送给他。他从没有表示收到过。这头牛相信，我即使愿意，也不能把他投入地狱吗？他忘记了我握有他的一百封以上的信吗？他以为将屁股对着我，我便不看见他吗？昨天同样将下面的膏药寄给这俗物，有一明白的条件，他不得向任何人，甚至他的朋友，秘密的民主主义者布林德说及其中一个字。这会使他感到难于着手，并对过于接近他的犯刑事的朋友，马上会发生烦恼，他和这人在“奥[格斯堡]

一[般]新[聞]”上，当着公众共同表演过（我在上次的信中是完全偶然地叫他回忆一下）。除他外，这个圈子的一切人几乎都很反对我，连十分疏远的人也如此。

现在来谈主要事件。第一，我从犹和处探悉薇黑早前在布勒門行过窃，因此必须来伦敦。第二，我从沙配尔处得知薇黑曾自称为“人民”的排字人，沙配尔代为谋得现在的位置。我叫沙配尔先悄悄地告诉薇黑，说知道他在布勒門的事；然后当着他的雇主的面宣读我的通告，并多方加以盘问。那个家伙承认了一切。你可以从下面的文件看到结果，我对这文件有一个官方证明的副本。一份寄往柏林。另一份保存在这里，以便对那个摇头摆脑的家伙采取十分决切的步骤。还有一点。你由此可以看出这些“绅士”所交接的是何等的人。我自然已经让薇黑知道，他和我在警察判事官处呆了半天，所损失的工作日将予以补偿。当一切完结时，我给了他两个半先令。他还在诉苦。我问：那么，您每天赚多少？他说，约三先令，但您必须给我五先令。我说出真情，当得点报酬。——然最妙的是：我问：布林德和荷林格对您行贿，您已拒绝了么？他答道：为什么，拒绝！那些流氓虽允许了，但从没有给我一点东西。这就是排字人薇黑。荷林格是一头还要坏得多的牛。昨天约好阜格列(Vögele)，竟不来。一定是布林德和荷林格用金钱留住了他。但他们是白花钱。我知道这个家伙还有良心，将加以督促。因我的通告迷惑了他们，以致向一个虚伪的人进行接洽。他们以为我不能和薇黑本人接近。现在竟成事实了。

“当去年十一月初旬的一天——正确的日期我记不清楚——约晚上九、十点钟，荷林格君把我从床上叫起来，我当时被他雇用为排字人，并住在他的家中。他把一种文件给我看，内容是：当过去十一个月中，我继续被他雇用，而在这整个时期，并没有在索荷，利池菲尔(Lichfield)街三号荷林格君的事务所排过并印过某种德

文小册子‘警告’。我在窘迫的状态中，而且沒有察觉这事件的重要性，遂遵从他的意志，抄出一份，签上我的名字。荷林格君允許送錢給我，但我从沒有收到分文。如我的妻后来告訴我的，当此事正在进行的时候，布林德君在荷林格君的房中等待着。几天之后，荷林格夫人把我从午餐桌上叫出来，讓我到她丈夫的房中去，我看見布林德君一个人先在那里。他拿出荷林格君从前給我的同一文件，請我照抄，并再签上名字，因为他要两份，一份自己保留，另一份刊在报上。并說他当对我表示激謝。我于是又抄了一份，并签上我的名字。

今特表明上面的陈述是真实的，并宣布：

一、当文件中所提及的十一个月中，有六星期不是受雇于荷林格君，而是受雇于一个厄曼尼君。

二、当‘警告’这种小册子刊布时，我不在荷林格君的事务所工作。

三、我当时听到替荷林格君工作的阜格列君說，所說的小册子是他和荷林格君自己共同排印的，而这种稿件是布林德君的手笔。

四、当我回到荷林格君处工作时，这种小册子的排版仍然存在。我亲自把这种排版拆成一栏一栏，再把它印在倫敦的德文报‘人民’上面，这报是索荷，利池菲尔街三号荷林格君承印的。小册子刊在第七号上面，即‘人民’一八五九年六月十八日的一期上面。

五、我看見荷林格君将‘警告’这小册子的校样交給住在索荷，教堂街十四号的李卜克內西君，而这校样曾由布林德君亲自改正四、五个錯誤。荷林格君給校样时，最初有些迟疑，待李卜克內西君走后，他对我和我的同事阜格列表示悔意，說不該使校样离开自己的手中。

佐罕·腓特烈·薇黑  
弓街，警察法院



这是薇黑于一八六〇年二月八日在弓街警察法院当着我和該院判事官亨利(J. Henry)的面,宣布并签字的。”

我故意将这事件提到亨利的面前,因为他是政府的警察判事官,一切政治訴訟都归他处理。至于上面那种英文,我不負責,只担承事实的正确記載。先生,您現在怎样說?易齐施說:“这种辯論沒有效果。”易齐施万岁!关于陰謀反对我,連同企圖对証人行賄,那个警察官說:我現可强制布林德君出境。这就表現小市民的狡猾!

你的卡·馬·

(1) 卡尔·阿柏尔(Karl Abel)。

六五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〇年二月九日

一八六〇年二月九日。

亲爱的摩尔;

我只要知道德郎克的住址,即当寄去一份。今天有一份寄給布琅涅博士。

“电[訊]”請求原諒,很令人愉快,一直到今天,还没有登出什么东西来。

很想知道詳細的情形。

注意不要失去薇黑和阜格列。有可能失去他們,由于几鎊錢,这样的事总是可憂慮的。

附上五鎊 D/M 34115,一八五九年一月四日曼徹斯特。如不够用,請来信,将再寄几鎊,如沒有必要,因賬房青年人的关系,我不願由郵匯局寄出,宁願迟延一下,等我再能获得一張五鎊;同时你也可以从这里將錢寄給你的夫人,如認為适宜的話,也可預先取得。

“国[民]报”与伏格特的書老沒有来嗎？

我現在要走了，今明两天打算至少写成一个大槪。

再会。

你的弗·恩·

六五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〇年二月十二日

一八六〇年二月十二日。

亲爱的摩尔：

你当已收到五鎊，至少我希望是这样。

薇黑的文件很令人欢喜。照这样看，昏愚的布林德也許会逃跑。在这时期中，希望你已取得阜格列的一种証据。証据愈多愈好。

“科[倫]报”仍然登出声明，同时还砍了布林德一下。那更好。

斯特洛在汉堡，听说对这特殊事件，态度很好。我将写信去。

他也是有用的。

祝好。

你的弗·恩·

六五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二月十三日

一八六〇年二月十三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那書今天收到了。不过是一堆廢料。真开玩笑。幸而可敬的“国民报”在它的两篇社論(三十七和四十一号)中，恰将在法律上可掌握的一切地方刊布出来，全部卑鄙的东西集中了。

今天(于收到菲协尔第二信时)立刻将訴状寄給法律顧問韦柏(柏林的第一等律师),并附带十五达列的預付金(两鎊十先令)。我如果不作一种私人的誹謗罪起訴,而訴諸王家普魯士的檢察官,那对于这案件可以免費,不过如我写信告菲协尔的,不能期待王家普魯士的代訴人“以特別的热誠,照顧我的名誉”。何况这全部訴訟是很便宜的。

你寄給我的五鎊已付出两鎊十先令給韦柏,今天付一鎊給地方法院,五先令給阜格列,两先令給他簽發的宣誓書,此外又付了大批書信的郵資。我在进城之前,今天还必須向一个面包商借一鎊,星期三償还。

幸而烏尔卡特写了一封很粗率的信給科勒特,責备他曾將掛印的賬单送給我。这是(即我的刊印)屬於他的活動費用的一种。所以我無須付賬。

明天还有一筆費用,不知道应怎样支付。就是要到猪仔齐麦曼(史盘刀——Spandau——人,是一个伏格特派,同时也是奧国公使館的律師)那里去,要他替我把格式弄好,我必須回信將全权委托書寄給韦柏。尤其不能耽擱时候,因为这样的訴訟在普魯士是很快就“失时效”的。

除“人民报”外,柏林的“公法家”也登載了我的声明;它还把反对布林德的英文通告摘要登出。我今天已將这种通告和薇黑及阜格列的宣誓書寄給路易·勃郎和菲力克斯·匹阿。

“科[倫]报”和“国[民]报”沒有刊出我的声明。

佛萊利格拉君——我將特別(外表上是善意的)对他和解——从沒有对我表示收到了所寄的东西。

最近重要的寄件,你已收到了罢?

我明天將全权委托書的事件弄妥,星期三(預先还会通知你的)来曼徹斯特,除我們必須碰头外,为着罗伯茲的緣故,也当一行。

我已不剩一文，你从上面的情形可以看得出来。

你的卡·馬·

六五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二月十四日

一八六〇年二月十四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附上阜格列宣誓書的抄件，我相信星期六已寄过一份給你。

波克海姆已經將暴徒队伍的“起源、發展和衰落”的历史稿件交給我。他是——我大概告訴你过——馬可街一家商店的第一个店員；每年有六、七百鎊的收入。

我和希利的通信自然繼續下去，因为有某几点要反复盘問他。

拉薩尔已將伏格特的書郵寄給你嗎？我曾回答这蠢材的信，叫他将書寄到你那里。

盼望明天接到法律顧問韦柏的复电。

有些事情要到明天才解决。

如有錢，我明天也許可以离开。但不能說定，因为可能有意外事件把我多羈留一天。只是請准备一下，使我能在“一个清清楚楚的堆”中找着一切書信和文件。

糟糕的“赫尔曼”沒有登出工人联合会的決議（似乎是由于金开尔的干涉，他正在要娶一个英国妇人，每年有两千至三千鎊的收入）。但这些先生們是会想到这一点的。

我昨天还是“电訊”的通訊員，这虱子今天竟又来信，把我摒除在它的虱子通訊員之外了。我对这只狗将加以抵抗。

祝好。

你的卡·馬·

还没有听到布林德爸爸的什么消息。

六五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二月十五日

一八六〇年二月十五日。

亲爱的恩格斯：

五鎊收到了。

我約于明早七点半动身(尤斯頓街)。

你从附上的謝柏尔 (Schaible) 的声明(这个剪頁出自“每日電訊”)可以看出我所投的炸藥已經見效。它現在变成反日內瓦的檢察官的事实了。

我已立刻写了一个便条給謝柏尔,內容如下：

他的声明在反伏格特上,即对主要事件上,是重要的。然对于布林德在“奧[格斯堡]一[般]新[聞]”“故意虛构”的和并不“錯誤的”陈述,無所改变。对于布林德的陰謀更是如此,他从附上的薇黑宣誓書的抄件可以确信,那是为着拯救布林德脫出最坏的状况,遂对于反伏格特提出真正的事实,并且还在我們的面前被那些家伙降服了。

祝好。

你的卡·馬·

六五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〇年四月八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〇年四月八日。

亲爱的摩尔：

我留在巴門的最后几天,从法律上徹底研究了曼徹斯特公司

的契約，使我确信这里的一切都在尖銳状态中，我不能犹豫一分鐘，急忙再来此地。我是星期五早晨六点离开，昨天中午十二点又回来了，一共三十点鐘。事情是我們要留住查理。就必要的講，这在昨晚已經成功，我現在必須靜候哥特夫里〔1〕，看他怎样办。但我的作战根据地是巩固了。

要在这一切都整理好的状况之下，我才能来倫敦。一直到那时为止，我須潜心于營業事务和法学，極为忙碌，簡直不能做事情。同时我已从谷謨拍特和錫柏尔处探悉他們所知道的事件。关于我的小册子，沒有听到消息，請将那个册子和谷謨拍特寄給你的信（大概是菲协尔的？）寄还，以便知道情形怎样。那封信如还没有拆开，你可代拆，以免来往写信。

在这里住宅中所發生的卑鄙事件，谷謨拍特已經告訴我了，我現在即将迁居。

关于普魯士的警察，我沒有看到、也沒有听到什么。既不要护照，也不要其他东西；我在巴門遇着几个警察，都对我行軍礼，这就是一切。

萊茵的工業有巨大的發展，而宪法这东西在市民中是根深蒂固了。醱酵的旧面塊虽仍旧有的是，但自一八四八年以来，情勢已有巨大而多量的改变。

韦柏还老沒有回音嗎？如不馬上来信，那除非請聪明的以法蓮突然前去訪問外，別無办法。

竭誠問候你的夫人和小姐們。我把这里弄妥貼了，馬上就来。

你的弗·恩·

請將下面書櫥的鑰匙寄来。据谷謨拍特說臥室中放了一包信，那是什么？

〔1〕 厄門。

六五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四月九日

一八六〇年四月九日。

亲爱的恩格斯：

今天大失望，来的不是你，而是你的信。然同时理解了“这事件的理性”。

錫柏尔很机警地履行了他的使命。

我今天还没有找到鑰匙。然“上面的”鑰匙也合下面的鎖眼。它是鎖住这两个部分的。

几天内当将衛登麦尔的信寄給你。

我于离开曼徹斯特之前，曾在谷謨拍特等的面前說过一些大話，替我不往游荷兰作解釋，这是必要的。

佛萊利格拉来了一封友善的〔1〕信。我还没有作复，也没有看見他。

那封写着你的地址，由谷謨拍特寄来的唯一的信，是李卜克内西写給我的，說“奥〔格斯堡〕一〔般〕新〔聞〕”通知他解約了。

菲协尔沒有信来。

韦柏也是这样。

我于星期四从这里寄出你的小册子。波克海姆在“赫爾曼”（上期）上、我在“論壇”上都替它登了广告；李卜克内西現在（星期三）在“新奥尔良报”也照办了。

祝好。

你的卡·馬·

美国各报（“紐約州报”等等）充滿关于伏格特拙劣著作的記載。那些家伙得到那部書，比我們在倫敦为早。

〔1〕 由“客气的”改正过来。

六五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四月十二日

一八六〇年四月十二日。

亲爱的恩格斯：

一百鎊，感謝之至。这是今晨一件非常惊人的事。全家皆大欢喜。

“科[倫]报”(在倫敦的施勒辛格——Schlesinger)厚顏無耻地談論暴徒队伍和他們的俄国人气味，你是否已經看到。好了！我借助于破产的朋友斯白克，現在真正得知倫敦整个暴徒队伍的踪迹。

你从报上当已首先看到，帕尔麦斯頓表演了一出滑稽剧，把路透君(的里雅斯德的电报业犹太人)介紹于女王之前。这个不能正确綴字的犹太人路透有个包攬一切的助手——英格蘭德，此人曾被逐出巴黎，因为他虽是領薪的法国特务(每月六百法郎)，但却証明为“秘密的”俄国特务。这个路透和英格蘭德、赫斐尔(Hörfel)、施勒辛格在巴黎共同創辦一种波拿巴主义的石印通訊(他們的名譽會員厄斯忒哈稷——Esterhazy——是一个耽于享乐的人，为奥国公使館厄斯忒哈稷的堂兄弟)，互相爭鬧云云。本哈特·华尔夫(Bernhard Wolff)君是“柏林国民报”的主要所有人兼柏林电报局的所有人，和在路透名义下現正編輯欧洲的世界史的英格蘭德是一条心和一個錢袋(公司)。注意：俄国現已加入“德、奥电报联合会”，并“为鼓励他人起見”，讓它的路透由帕姆介紹于女王。我获得施勒辛格和路透全部詳尽的履历。

祝好。

你的卡·馬·

錫柏尔今天将报告和“宗教与爱情”寄給我，十分感謝。我妻



覺得后者很好。

六五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四月十六日

一八六〇年四月十六日。

亲爱的恩格斯：

今天接到罗麦尔 (Lommel) 很有价值的材料。更有些反复的詢問今天已寄去，这是他自願担承的。也是完全必要的。我在哄騙他的那封信中也曾說过，他应将他的“在舞台的后面”三百份寄交这里的貝池 (Petsch——書商)。我当留意出卖的事 (在工人联合会等处)。他現要求一百五十法郎的預付金。我的意思是您們在曼徹斯特馬上共弄几鎊，余数由我在这里来筹。这个人对于我們是無价宝。他因此也写了信給錫柏尔。我今天也写过几行給錫柏尔。錫柏尔在沒有和我預先商酌之前，不得采取任何行动。

特将衛登麦尔的信附上。

我上星期五写了一封信催問那个可詛咒的律師，至今还没有消息。然他收到預付金，而我收到他接受委任的憑証。我不能想像他为什么要使自己陷入一种被起訴的境地。

又接到〔1〕拉薩尔一封更长的喋喋不休的無聊的信，連同替瓦勒斯洛德 (Walesrode) 还没有出版的政治手册所写的并印好的文章 (关于斐希特——Fichte——政治的遺產)。从拉〔薩尔〕的信可以推知他已看过你的小册子，那是在柏林出版了。那个書商大概是要把它当做复活节的彩蛋，現在才宣布出来。拉〔薩尔〕的信完全滑稽可笑。他又病了。他又写一部“大著作”。除这部大著作外，还另有三部大著作，其中的“国民經济学”在他的意識中已經明白刻划出来了，此外，他研究六至七种不举名的科学，具有“生产的企圖”。他并写道，伯爵夫人有巨大的金錢損失，他因此必須往科倫。

也許是錯誤的鐵路投机等等。

我从藍皮書对薩服雅所附的地圖看，栖翁 (Sion) 山是有的。  
(在日內瓦方面，即前中立区。)

附帶地說！

請問問天狼星：

一、我在他由沮利克發來的一封信中知道他認識布刺斯 (Brass)。他知道他的詳細情形嗎？

二、斯圖加特的尾巴国会是否曾作成一種決議，授权前国家摄政者在某种时机中再召集德意志国会？

一八四九年的普法尔次临时政府有一种合并的請願書送給法兰西的国会，你或天狼星知道一些嗎？

你几时来这里？

你的摩尔

还没有看到佛萊利格拉。我要和这家伙会面，实在討厭，然不得不尝一尝这味道。由于要巩固我們相互的友誼的政策呀。

他写信給我也是亲切的。

(1) erhalten, 原信誤作 enthalten (包含)。

六六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四月十七日

一八六〇年四月十七日。

亲爱的恩格斯：

我希望你的病不厉害。然必須当心，不要工作过度。

我今天已寄了一百五十法郎給罗麦尔。(您們在曼徹斯特沒有筹得的数目，由这里募集了。)理由如下：

一、他要付五十法郎給釘書人，取出書本。他自己只剩一百法郎。对此斤斤計較，極不高明，并且不会替我們的党引起敬意。

二、主要的事件是迅速而無条件地把所謂預付金寄給这个人。因此使他和我們結合在一起。他慢慢地取得另一半，便巩固了对我們的联系。

三、他一有錢，願往游薩服雅，以便就地作出报告。

四、你从附上的貝池的便条（我将錫柏尔带来的書給他了）可以看出，他相信可从事于其他有趣的小册子的書店營業。

五、罗[麦尔]是規矩的。否則現在一定要出卖了。我从柏克寄来的書信中看出罗麦尔是旧共和党的头目。和海岑也是友善的。关于背党的叫囂是什么啊！

錫柏尔参加“斯特拉斯堡报”的工作，我看是可疑的。

你的卡·馬·

六六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四月二十四日

一八六〇年四月二十四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附上韦柏的信。我从这信中才看出（这驢子早就可以好好告訴我的），他对擦柏尔原来沒有以私人侮辱起訴，只以刑事起訴，依照普魯士的法律，王家代理人必須連署刑事的告訴。他現在初級法院敗訴；已經上訴。自然是普魯士政府的“公共利益”，要求尽量地誹謗我們。

你从他的信中看到于十八日也提起了民事訴訟。

你願将这事件报告赫克瑟医生，請他对此替“汉堡‘改革’”写一报告（几行）嗎？他自己曾屡次对我表示願为这样的事效劳，而这事件（已經使普魯士政府稍微謹慎一点）必須在公众中宣布出来。因此我也写了信給錫柏尔。公众不要相信这事件是消灭了。

罗麦尔的来件（我还从他接到六、七种文件）对于伏格特的受

賄有充分的情节上的証据。伏格特在日内瓦感觉到自己没有从前那样安全，因向許衛士請求市民权。此外，你的事情怎样，希望詳尽地告訴我一次。你对我可能有些保留，对他人却傾吐出来，这不是完全友好的态度。

你的身体怎样？我十分担心。

你的卡·馬·

佩累耳的事件和波拿巴談妥了，不过沒有采取原来拟定的范围。佩累耳和法济在巴黎，柏克的兒子看見过他。

我因你的小册子，曾写信給菲协尔（希利也因此催促过），还没有回信。

西德“斯特拉斯堡报”的文学輕步兵和德文“波罗的海月刊”（在里加）的文学哥薩克兵在作小战斗，所以我們德国人是两面受敌了。

六六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五月七日

一八六〇年五月七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附上：

一、菲协尔的信。谷謨拍特以为柏林給你的一封信寄到这里来了，那是錯的。他送給你的信包含李卜克內西給我的一封信。

二、塞麦的信。我长久沒有写信給他，因为非常討厭他的著作中对巴当給和帕姆的諂媚。然現在願对他說出真心話来。

三、恩麦曼（Emmermann）和倍斯特給希利的信。你对于这些紳士有什么意見？对于佩劍的倍斯特有什么意見！他要来和緩我，因为他得着腹瀉病，并且从科倫逃来了！这些信用不着寄回，但請保存。

关于菲协尔的建議，我必須首先詳細知道擬議的报是那一种类，具有怎样的傾向等等。

希墨尔斐尼系是泰霍夫的收信人，我很喜欢，因为我可以利用这一个去标志另一个。威里系沒有答复沙配尔，也是好的。我将以較温和的諷刺对待他。

已和佛萊利格拉碰过头。这俗物显然願意和我們友善。只是要远远地站在“誹謗”之外。他的見解是非常平庸的。

希望馬上得到你的消息。

你的卡·馬·

六六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〇年五月七日

一八六〇年五月七日。

亲爱的摩尔：

赫克瑟立即担承了对“改革”的事，有什么結果，我还不知道；他和平常一样，又曾过分夸張他的影响，現在却說不能期望它登出来等等。

同时錫柏尔已經把它登在“中萊[茵]报”上。

柏林可有什么新聞？

塞麦君的陀卡日（Tokajer）使我花去不少錢。那酒太甜，沒有人能喝，我只留下几瓶，其余都退还了，自然要担負費用、捐稅等等。他的信写得很客气，但开出其他酒类，比查理的布达佩斯的酒商要貴三倍。这家伙要从他的“完全爱国的企業”中覓取一种巨大的利潤。我們会看到的。

錫柏尔患一种“天才”病，总是驕傲。我今晚将去訪問他。

我在各报上沒有听到并看到关于我的小册子的消息。又充滿了沉默的陰謀。

附带地说！赖夫来这里，据他说是听从李卜克内西、罗系勒等的劝告！他要我加以援助，现从事于街头音乐。我曾说，在如此情况之下，必须先写信给你，他似乎不愿意——说你是被激怒了等等。怎么办？你以为这家伙怎样？无论如何，我不能对他有多少帮助。

我的兄弟爱弥尔（Emil）来这里，并和厄门谈判。我也许暂时在哥特夫里处做营业员，收益分成，并在几年之内保证成为股东。我尽可能地使哥特夫里对契约得不到便利，否则他在决切的时机，就会欢天喜地把我赶走的。本星期末，至迟下星期，一切大概会弄妥当。此外，我以后也许必须相当辛苦地工作，哥特夫里君初次做公司的独裁者，马上要大加改革并改组的。

多多问候你的夫人和小姐们。

你的弗·恩·

六六四 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五月八日

一八六〇年五月八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赖夫是一个流氓，没有人叫他来曼彻斯特。他在这里被揭穿后，即不见踪影。他已于一八五〇年被逐出同盟会。在科伦诉讼的预审中曾直接叛变。我现重新找到柏姆巴哈一封和此事有关的信。不要理他。

关于你的小册子，可以在菲协尔的信中找到一些东西。此外，我现在要是处你的境地，当直接利用朋友锡柏尔（他一经再活动时）在文学上的小联络，去抵抗沉默的阴谋。你倘若在小册子中直接提出自己的名字，那公众出于好奇心，一定早就在寻觅了。又具伦慈（Behrends）似乎比邓克尔还要坏些。

塞麦的为人，喜欢要求别人服务，而自己却很吝啬。你现已替他做了很多的事，我要是站在你的地位上，让他的酒去受他们完全爱国主义使命的摆布好了。

我觉得和哥特夫里·厄门的协定不够合式。问题在你的家庭是否将资本留在这种营业中？如果留下的话，那在这种交易中仍有一个把柄。

从你的信看，你来这里似乎又要展期，或根本取消。然交通便利，不过几天工夫，你必定腾得出来的。

你对于西西里的事件，觉得怎样？

这在维也纳当表现为很革命的。

英国人现在自然是用布鲁克（Bruck）来麻烦人。前天有一个家伙又以此事来扰我，并问道：“您现对于布鲁克的自杀有什么意见？”“先生，我愿意告诉您。在奥国的流氓们是割断自己的喉管，而在英国的是戳破他们人民的钱袋。”

刚才接到波克海姆从都柏林发来的信。他将于星期六晚达到曼彻斯特，于星期日来访你。

祝好。

你的卡·马·

六六五 恩格斯致马克思 一八六〇年五月十日

曼彻斯特，一八六〇年五月十日。

亲爱的摩尔：

我的兄弟于今晚离去，因为母亲重病，来电叫他回家。

和厄门的交涉大致就绪。我的家庭在营业中留下资本一万镑，我如果要成为股东，必须留下此数。我的物质的地位马上改善了，至少参与的百分比是如此。我要是在圣灵降临节前来，一切

当面告。这就是說，在那时以前，諸事都已弄妥，而我的母亲又不發生什么事故，我便可以来了。不过真有些害怕父亲也受到傳染。我感觉到伤寒現在对我家有恋恋不舍的样子。

关于其他各点，明天再談。

錫柏尔想知道，在他帶來的文件中，是否發見“法兰西皇位上的獅身女首怪物”这个小册子；希利不見此書，恐怕是遺失了。

昨天看見天狼星。骨节还是痛。又加以風湿病。谷謨拍特的严格医治好像使这种过程变得更加猛烈，然这也好，能早些过去，天[狼星]以后又会健步的。

問候全家。

你的弗·恩·

六六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〇年五月十一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〇年五月十一日。

亲爱的摩尔：

母亲很危險。巴門連來兩電。不准人看她。我當再回去，將採取必要的步驟。要怎樣進行，我不知道。我對這件事，腦子完全紛亂了，似乎真是傷寒。

我的腦袋裝滿了東西，今天對於其他事件不能再寫，而且時間也很晚了。七星期來，一直在一種繼續緊張和興奮的狀態中生活着，現已達到頂點，比以前更壞。幸而我的身體已復元。如果要往巴門，也許要取道倫敦，再呆一天，便來看你。

多多問候。

你的弗·恩·



六六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五月二十八日

一八六〇年五月二十八日。

亲爱的恩格斯：

附上拉薩尔的信。你認我因菲协尔的緣故，当怎样写信給他，望回信告知。

我不同意他关于柏林方面的提議。

罗麦尔还没有寄来什么。

你的卡·馬·

六六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〇年五月三十一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〇年五月三十一日。

亲爱的摩尔：

聪明的以法蓮的信奉还。他替你設計，在事实上是發了瘋。你对于在科倫所發生的事件，仍絲毫不能陈述。然以法蓮在这事中如有可用之处，他比起在科倫那些参預其事而忍受一切的老妇人来，至少有較多的勇气。从科倫方面是否能干一下，也当試試看。

講到菲协尔，人們也許必須对这蠢材說点真心話，并向他解釋，他把“反动的”这一形容詞当作純粹的空話达到怎样的程度。你也可偶然促他解釋，那个深邃的以法蓮在“反帕尔麦斯顿主义”上为什么原来同我們及菲协尔一致。到这里为止，至少是没有观察到的。至于拉[薩尔]和菲[协尔]的柏林私人之爭，和我們無關，菲[协尔]的行为很好，我們不可抛弃他，去討好拉[薩尔]。除对晦涩的赫拉克利特給予一些神秘的暗示外，簡直沒有别的办法，就是在外交政策上不得和“反动者”办交涉，而在这种領域中比菲协尔

还大得多的“騙子”，只要熟習內情，仍是有用的。當我們的徹底的革命思想家和实际上是王家普魯士宮廷的民主主义者听到烏尔卡特要扩大君主的权力时，才吃一惊。此外，在外交政策这个特殊的領域中，和內政有一种美丽的推論上的分离是可能的，你一定可以开一个玩笑，对他解釋主觀的反动者这一次在外交政策上成为客觀的革命者，因此这人就会安靜下来。給他一种轉变，而他在理論上会感觉滿意，因为我們和菲协尔的連結在实际上必定很使他恼怒，那他更要滿意，因为他知道，他曾照料过我的小册子。

你也可以对这人好好指出，首先毀坏德国人最好的地皮及其民族的生存条件，或者借口現在盘据这地皮上的当权者是反动的，将地皮等等加以毀坏，然后倚靠革命，这正是很革命的行动呀。又对于虾蟆們〔1〕革命發难权的迷信說一点点，也是好的。在平常的、充滿暗示的方法中写出这整个东西，他当要四个星期去咀嚼，并且当有四印張长的手稿才会了結这事件，然后你不再予以答复。

我星期六回到此地很有好处。星期日馬上探知对重要談判的一切，現正研究契約的草案。

竭誠問候夫人和孩子們。

錫柏尔要走了。

你的弗·恩·

〔1〕指法国人。

六六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六月二日

一八六〇年六月二日。

亲爱的恩格斯：

我已写信給易齐施，約有十頁之多，八頁关于科倫的訴訟，兩頁关于菲协尔的。这使我吃了十足的苦头，因为我老沒有复元，而

且还不断地服藥。

罗麦尔通知由火車送那小包給我，已經多天了，这很討厭。本应当老早就寄来的。

菲协尔来信說，柏林某个阿柏尔是“每日電訊”的通訊員。

希利的信收到了。由此看出錫柏尔将你的小册子寄到曼徹斯特的事告訴他了。我必須由萊茵蘭德（Rheinländer）去找一本給希利。我为着供自己的小册子之用，也必須有一本。

在星期三以前，你能对加里波的事件，替“論壇”写篇短文嗎？如果办不到，在星期五以前好嗎？

祝好。

你的卡·馬·

附帶地說！由希利的信看出摩西〔1〕同时是“希望”的通訊員（有很重的波拿巴主义的色彩，甚至有一个法国人对他宣布絕交），同时又是“奧〔格斯堡〕—〔般〕新〔聞〕”的通訊員。

〔1〕 赫斯。

六七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六月十四日

一八六〇年六月十四日。

亲爱的恩格斯：

在星期一以前，你能寄点錢給我嗎？我在訴訟和伏格特事件中至今約墊付了十三鎊，三个星期来，又因病不能作任何通訊。

錫柏尔昨天离去。

像片至为感謝。

一件在政治上很重要的事要报告你（明天）。有人來訪，在下面等着，今天不能再写了。

你的卡·馬·

六七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六月十六日

一八六〇年六月十六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十鎊收到不誤，感謝之至。

像片很出色。你当同样收到我的一張。

罗麦尔的書还没有达到此間。依他的挂号，这样的包裹（他为着节省，打成小包寄出）老是要經過許多星期。

下面的摘录出自罗麦尔最近一信：

“您当已看到六月八日的‘奥[格斯堡]—[般]新[聞]’。登在該报上的百倫通訊發表伏格特派人的攻訐，据猜是出自‘联邦’的編輯同事插涅尔（Tschärner），目的在使他們的巴黎主人能在报上看到，且从巴黎間接傳到百倫的联邦的官署以及德意志各邦的宮廷。这是重温一种陰謀梦，即德国的煽动政客們企圖煽动法兰西和德意志，实现一个中央共和国。伏格特的陰謀在联邦的圈子中……和在日内瓦一样……并没有發生影响；然在德意志王侯的有限的理解力中似乎不無效力……这个由巴当給保持的陰謀的幽灵据說甚至已經指定一些怯懦的人作为他在巴登—巴登（Baden-Baden）的热烈的听众。两星期来，‘一般’〔1〕已将我从薩服雅和吐林送去的最辛辣的报告擱置一边，而十天前回到这里时伏格特曾对一个工人表示，那些在德文各报上乱写乱說的家伙，将馬上〔2〕勒令停职，以后人們还会听到更多出乎意料的事情。”

阿部（About）現在巴黎出版一个小册子，名“拿破侖第三与普魯士”。首先是对德国写些殷勤的客套話。德国的一切偉人为法国所熟知，就和日常用語一样，如“歌德、席勒、洪保德、伏格特、貝多芬（Beethoven）、海涅、利比喜等等”是。人們虽不断地挑撥法国，

但它完全是公正的。于是对德国的統一胡說八道，認為是由法国的帮助造成的。后来就很淺薄地批評普魯士現今的状况。(又尼哥勒夫斯基——Niegolewski——的事件也被詳細說及!) 唯一的救星是拥护法国“民主主义的原則”去反抗奥国的封建主义。这种民主主义的原則就在“普选”上建立君主的专政。过分地滿足了!

但好得很，王家普魯士宮廷民主派現正处于恶劣的窘境中，希望那个摄政王馬上也会充分地陷入困境。

祝好。

你的卡·馬·

(1) 即“奧格斯堡一般新聞”。

(2) “馬上”是由馬克思加入的。

## 六七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〇年六月二十日

一八六〇年六月二十日。

亲爱的摩尔：

朋友罗麦尔認波拿巴方面的攻訐在巴登—巴登事件中占主要的地位，我觉得他大都是从自己的幻想中創造出来的。不过在这事件背后隐藏着某种勾当以及伏格特—波拿巴集团也玩这种手法，那的确是完全对的。

小德意志的国民联合会的表演在阿部的小册子中描写得恰恰适合波拿巴主义的利益。我們的朋友易齐施恐怕馬上会有一种轉变；依照这个小册子，那些先生們或是暴露自己为波拿巴主义者，或是連同他們普魯士的德国陷入大困难中。

古丹麦的“英雄詩”偶然落入我的手中，在許多廢料中間有很美丽的东西。这里是烏兰翻譯的一首。

阿諾夫(Oluf)君請客吃喜酒，

独騎远行黄昏后，

但見草地群魔舞不休。

魔王公主手相招，

“阿君何事匆忙过吾郊？

礼应陪儂舞一遭。”

“跳舞我不敢，跳舞我不能，

明早就是我的吉日良辰。”

“阿君，請听着，若能陪儂舞，

奉送两根金制踢馬刺。

一件美丽絲衬衫，

是母后用浩月銀光所漂洗。”

“跳舞我不敢，跳舞我不能，

明早就是我的吉日良辰。”

“阿君，請听着，若能陪儂舞，

送你黄金一堆作礼物。”

“黄金一堆好商量；

但是跳舞仍不敢，跳舞仍不当。”

“阿君，你如真要拒舞蹈；

瘟疫疾病万难逃。”

于是对准心头猛一击，

痛徹心肝無与比。

然后一手提他上馬背，

“值得回去見你的宝贝。”

回到家門前，

慈母一見心慘然。

“兒呀，趕快說，  
你的臉色如何蒼又白？”

“臉色本來不蒼白，  
只因誤入魔王國。”

“啊呀，你这被爱的兒郎，  
叫我如何告新娘？”

“請告她，我在林中耍，  
聊以試犬馬。”

清晨日未升，  
新娘率隊到門庭。

送來蜜酒葡萄酒，  
“阿郎何事竟出走？”

“阿郎現往林中耍，  
正在試犬兼馳馬。”

新娘揭開鮮紅布，  
驚見阿郎已物故！”

我很歡喜這一首，遠過于精心雕琢的烏蘭的譯文。但另一首歌“約盜先生”還要好。

你的弗·恩·

六七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六月二十五日

一八六〇年七月〔1〕二十五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我停止服藥，約有一星期，但如紅色华尔夫所說的，还老是“很痛苦”。我因阿倫的命令，每天从事于“强迫散步”，也許在本星期末又会复元的。

林那在我們家“休假”。将住一个月。关于錫柏尔，还没有听到消息。

在星期五、六以前，如能为“論壇”写一篇論文寄来，十分感謝，不論是講英国的防禦、加里波的、或印度的商業都可以。印度財政大臣威尔逊关于印度至今几乎没有給那糟糕的“經濟學者”任何东西。又不要忘記（虽則本星期还是非必要的）关于波希米亚对德国、宁可說对俄国在軍事上的重要性，替我写四开的一頁左右，而这个波希米亚是伏格特要轉移給俄国的。

附帶地說！

剛才收到“雅各·味涅帶‘为自己的事件和祖国反对伏格特’，一八六〇年汉諾威出版”（四十頁）。从这个人的观点看来，并不完全坏。含有伏格特一些怯懦的事实。

雅各有关我們的地方如下：

一个朋友写得極為友善：

“这个伏格特也把味涅帶拖入他对‘奥格斯堡新聞’和‘暴徒派’的胜利中，这是可耻的。”（第四頁）

“为自己的事件只有一句話。伏格特在他的‘声明’中对讀者反对我所用的一切陈旧的、無味的冷言冷語——如‘高貴的雅各’、‘丰富的感情’、‘国泪’和其它說法——在十年前馬克思、恩格斯及其同志們的‘萊茵报’上就新鮮活潑、維妙維肖地表現过，他竟忘記了嗎？他所謂‘倫敦一些惡徒’这种‘齷齪的私派’在‘帝国摄政者’的同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成为‘奥格斯堡’斥責他的出發点——中完全用他反对我的‘声明’〔2〕中的調子作战，这用得着回忆嗎？”



我对他的‘誹謗’是从馬克思、恩格斯及其同志諸君借来的，然他看出并不因此妨碍他非难我。他知道，在对我的輕蔑中，他只是他們的盲从者。”(第七頁)

“伏格特这种关于自己的訴訟的作品完全具有一种凱旋队的形态。把‘奧[格斯堡]—[般]新[聞]’以及‘倫敦的暴徒派’很紛乱地送往倫敦<sup>(3)</sup>，在事实上，他并没有表現自己更为正当。”(第六頁)

这就是一切。

祝好。

你的卡·馬·

[封面]

曼徹斯特，聖·美立茲(St. Marys)，南門七号。

弗利德·恩格斯

- (1) 六月之誤。
- (2) 味滯帶的原文有着重点。
- (3) 味滯帶的原文为“往家”。

#### 六七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〇年六月二十五日]

亲爱的摩尔：

你看到星期四或星期五的“科倫報”上“拉·薩的消息”嗎？易齐施又是怎样造成自己被逐出維克多利亞(Viktoria)戏院的局面啊。

这个家伙真要有一个人每年給打一次耳光，当他自己那种犹太人的厚顏無耻不再引人注意的时候，人們便会因这种打談到他。同时他保有一种忍受被痛打并被驅逐的輝煌的才能。

多多問候全家。

你的弗·恩·

六七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六月二十六日

一八六〇年六月二十六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关于易齐施投机的东西，沒有看到。

你从附来的韦柏信中可以看出普魯士群狗的卑鄙。現在对于高等法院，恐怕也沒有有什么可期望的。

何等有名的法学啊！起初“拒絕”我关于“誹謗的訴訟”，因为这在普魯士政府的兴趣之中。后来又不准公开进行“侮辱的訴訟”，因为“沒有事实”表現出来。这是替“国民报”作合法的“辯护”。

在另一方面，巴威对于伏格特表現何等寬大啊。这正是“普魯士的进步”。

讓赫克瑟在“改革”上再作一种簡短的評論。普魯士的办法，至少必須使大家都知道。

群狗从我寄給韦柏、附入状子的証件中認識，这訴訟倘被允許“提出”，“国民报”必定被判罪。因此有这一切恶劣的狡計。

祝好。

你的卡·馬·

六七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〇年六月二十六日

曼徹斯特，南門，七号，一八六〇年六月二十六日。

亲爱的摩尔：

我能否写那論文，很难說定，我的妹夫現在倫敦，已通知我明天或后天来。

所以还不能过分期望。我至多只能在加里波的对大陆的机会

上推論一下，至于印度的商業，我知道得太少，不能写成一篇文章。

你的弗·恩·

六七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〇年六月二十七日]

亲爱的摩尔：

附件請即寄还，我对于在柏林的事件，将馬上写两行給錫柏尔，并連同我的答复寄給他，以便作进一步的處理。同样将写信給赫克瑟。

今天将看看，还要写波希米亚。快到八点，我仍在賬房里。明天能否对加里波的写点东西，尙不知道；一、缺乏材料，二、我的妹夫。但当尽可能的做。

易齐施在公众的面前和伏格特一起，而暗中是我們的同盟者。这倒不坏。望馬上写信給梅斯納。

你的弗·恩·

六七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六月二十八日

一八六〇年六月二十八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附件奉还。我将写信給梅斯納。

和拉薩尔所开的玩笑，我昨已知道，因为“国民报”对那些优越的“研究”，写了一篇十分贊揚的社論。

你对于普魯士政府的無耻有什么話說？

祝好。

你的卡·馬·

此外，你現在必須到处拿出自己的名字来。匿名出書，从开始

起就是不利的。

六七九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〇年六月二十九日前后]

亲爱的摩尔：

附上关于来福槍队閱兵式的論文一篇；我在最近的失望中还突然想起这个題目。請切实看一遍，我没有工夫干此事。

普魯士的大人先生們現在确实具有“一种美妙的态度”。对“国[民]报”的訴訟在一般的宪法的和諧中既然只能形成一种尖銳的不协和的情調，就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加以阻止。“还留在柏林的”法官是受了影响，我并确切相信，即韦柏君也受了影响。那信的整个体裁便对我表明了这一点。現在当赶快进行小册子的事，这会对高貴的普魯士人指出，他們并不能消灭这一公案。这些猪东西啊。他們也許因此毫無顧忌地暗算了，对你会更加卑鄙？

如有可能，今晚还要写波希米亚。此外，現在無論有怎样的困难，你必须絕對好好地安排小册子，使普魯士人不能加以禁止。尤其要快，在一八六一年以前的最近期間，也許会有和平的夢囈統制一个时期，因此便迟鈍了人們对背叛祖国的关切。然为了赶時間，至少会表現出点膚淺来。

罗麦尔的書包寄来了嗎？

天狼星下星期将往爱尔兰度四个星期的休假云云<sup>①</sup>。

六八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七月九日

七月九日。

---

<sup>①</sup> 一九二一年斯圖加特版此信末有“你的弗德·恩·”字样。——譯者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我觉得将印書事委托梅斯納，并不妥当，因为他和伏格特等有直接的联合。他如不預先訂好契約，我至少不將稿件寄去。

写波希米亚？現在就要；否則使我为难。可是短点不要紧。

同样請你对于法尔斯塔夫式的伏格特在下面表现的軍事上的無聊，辯駁几句：

一、这个人对于“力和材料”的关系有十分确切的研究，竟認多瑙河联合的諸国在現今的广袤之下，能够作为一道对俄国的独立王国的“堤防”，并且可以抵抗俄国人、奥国人和土耳其人。

二、他企圖用下面的話作为巴当給<sup>①</sup>的大公無私和非征服政策的主要証据，即在“光荣的”克里木战役之后，既沒有侵占“俄国的”、也沒有侵占“土耳其的”土地。

我老是沒有复元。好一天，坏一天。

祝好。

你的卡·馬·

附帶地說！我（因一个英国青年名格灵——Green——的介紹）曾看見加里波的的一封信，大罵波拿巴，希望終于再能举兵反抗他。

六八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七月十七日

七月十七日。

亲爱的恩格斯：

罗麦尔的書包經過各种各样的風險——下次当說到——今天或明天必定由科倫送来。日内瓦的發送单（由火車寄的）已在我的手中。

① 拿破侖第三的綽号。——譯者

几天前接到亚卡利阿斯的来信，說裁縫的業務現已結束，這就是說，他的體力不允許他繼續下去。医生已經說沒有办法。空气地点的更換等等成为必要。因此我出錢在附近租了一个住所（自然和他的家眷分离，家眷仍留在原处）；他当在我們家中就餐，除在荒草地上跑跑，每星期寄篇文章給衛登麦尔，得到三元外，不做別的事情。希望他会养好。并替他买了葡萄酒。但这不能长久繼續下去，因为因他引起的其它額外費用，在現今这个时节和我們的錢庫大退潮的当兒，已經是难于担負了。

你对于加里波的、或在議會背后貫徹軍隊改革的普魯士政府、或類似的題目，不能馬上写点东西嗎？

加里波的已經將法里拿解職，這很好。

祝好。

你的卡·馬·

六八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七月二十一日

七月二十一日。

亲爱的恩格斯：

帕尔麦斯顿将于星期一晚上作建筑英国防御工事的提議——这是个大欺騙。在星期三以前（因为我要到是日才从这里寄出），你如能供給“論壇”一篇这样的短文，那就很好。

祝好。

你的卡·馬·

六八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〇年七月二十三日前后]

亲爱的摩尔：

如稍有可能，你当收到关于防御工事的文章，不过决不能于第

一班郵期達到。

你覺得輕雷克 (Kinglake) 的聲明怎樣？如果巴登—巴登攝政王的高尚心情僅顯示為非拉法郎加戲劇中一個可憐的補缺演員，而法蘭茲·約瑟夫竟是真正的“貴人”，那絕不算壞。此外，這些王侯們似乎發生一種見解，以為這一次是要他們的命；他們不會得到拯救了。

我正在看烏略阿 (Ulloa) “一八四八至四九年意大利的獨立”。這是我所看到的一切軍事拙劣作品（專業作家的）中最愚蠢、最膚淺的東西。純粹尿泡式的批評歪曲了或不正確知道事實，常是亂七八糟混在一起。這個烏略阿當一八四八年為那不勒斯的海軍炮兵上校，自普隆—普隆予以保護後，即自稱為“將軍”。而秘密的將軍們就在這個隊伍中產生出來了。此外，人們如果要按照這個類型去評判那不勒斯的軍官們，那他們確是卑鄙的。

加里波的如果不馬上前進，可能于他不利；除非在那不勒斯的事件向前進展，但形勢不大像。在米蘭左 (Milazzo) 和墨西拿的前面也許還有一些逃亡的事，不過向大陸遠征的機會可能是惡化了。艦隊不會妨害他的行程，它不致對意大利人作戰，但在那不勒斯的陸軍中似乎有憤激的流氓，這種軍隊可能抵抗外國人，而加里波的却不可遭遇失敗。他倘有一萬可靠的士兵，那在三天之內，就自然將一切收拾好了。他現時必定有五、六千人，而西西里人自不計算在內。

附上五鎊，你可以替可憐的亞卡利阿斯再準備一點東西。

你的弗·恩·

六八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七月二十五日

七月二十五日。

亲爱的恩格斯：

五鎊收到。論文也收到了。

关于防御工事的“报告”，我将寄给你。烏尔卡特在七月四日的“自由新聞”上对这一点的悲惨的呼声，你已經看到嗎？你如願用英文写出来，似乎很合时宜，那你弄好当寄到这里来。我要向各書商处試一試，在最坏的場合，这东西也可登在一种評論或周刊上。

輕雷克的声明是对的，正如“官报”重刊他的談話所用愚昧的形态表現出来的那样。

祝好。

你的卡·馬·

六八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七月二十九日

七月二十九日。

亲爱的恩格斯：

你当从这里接到高等法院坚决拒不受理的通知。还要向最高法院上訴，也沒有用。徒然增加費用。現在一件迫切的事是我将欠韦柏的三十二达列、三銀格罗兴、六分尼寄去，要他馬上把各种文件(他的訴状包括在內)寄来。我为着小册子，需用此等文件，而在八至十天之內，小册子就会完成，由妻眷出来(她抄写是很快的)。

現在首先要做的是什麼(我是指**在报上**)？

我还没有找到一种类似的法律程序(例如你看高等法院判决中所用的那种报纸上放肆的爭辯的論調)。普魯士的狗是要用棍打的。然他們曾供給**我“材料”**，总算不錯。

高等法院怯懦的無賴对于伏格特君勒索等等的嫌疑，却巧妙



地駁回了。

祝好。

你的卡·馬·

亞卡利阿斯在隔我們几家的邻近住着，現已是第三星期，健康較有进步。

六八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〇年]八月一日〔1〕

曼徹斯特，南門，七号，八月一日。

亲爱的摩尔：

附上五鎊F/L12596作費用。天狼星坚持分担其中的四鎊。这是松苏栖 (Sanssouci) 的米勒有名的高等法院。我想知道，倘若不是你、而是一个普魯士的官吏受到如此待遇，那判决和理由是什么。

惊动最高法院，完全是多余的；可是也許应征詢普魯士一个第一等律师的意見？

从那紛乱的辯論中完全明白表現，这种無賴直接受內閣的摆布。他們不願有誹謗的訴訟，这是可以破坏一般官僚主义的梦幻般和諧的。因此在“国民报”中，士来尼慈 (Schleinitz) 一定也要被处罰。

特将附件寄还。但現在当以任何代价作出小册子，并找出版处！如有可能，下星期再替你写点有关加里波的东西。

你可以問問“論壇”，是否要一批关于来福槍武器的論文，約四、五篇，包括最近的一切改进——冒險做，我不干。

你的弗·恩·

〔1〕 这信是用铅笔写的。

六八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八月四日

八月四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那五鎊寄給韦柏了。

我尽可能地赶快写小册子。有几天，某些障碍几使此事成为不可能，那时我的情况是特别“恼人”的。

此外，我已决定繼續訴諸最高法院。現值假期。在最高法院开庭之前，小册子出版了（內有我对普魯士向来的訴訟手續的批評）。沒有大耻辱，这些家伙是不能脱身的。

在星期三以前請將关于加里波的写給我。

祝好。

你的卡·馬·

六八八 燕妮·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八月十四日]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如有可能，摩尔請您在星期五、六以前写一篇文章。可惜有許多次脫了期，今天的似乎还成問題。無論什么題目都可以。也許是关于攻击威尼斯的杂談或这一类的东西。

我希望本星期还能开始抄写那小册子。这东西实在拖得长久，而卡尔把这事件也弄得太結实了。

“泰霍夫的信的分析”使我非常怀恨；我觉得疙瘩就在这里。其他一切进展得較好。

希利和柏克每天有一批新的文件寄来，將作为加入書中的材

料。可惜还没有开始去寻找一个書商。然本星期內，一切事务都要解决的。“誰不相信这一着，便弄錯了。”

女孩們和我竭誠問候。

您的燕妮·馬克思

六八九 恩格斯致燕妮·馬克思 一八六〇年八月十五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〇年八月十五日。

亲爱的馬克思夫人：

只要办得到，那篇文章不論好坏，是会写的。錫柏尔今天送来一个巴門青年糾纏着我，故不能动笔，我想明天开始罢。此外，我因錫柏尔的事屢次提出詢問，摩尔沒有答复过一次，这是不能原諒的，我已将回信延迟了十天，我应当对錫柏尔說些什么，他至少可以写給我。至于还没有去找出版人，也荒唐，今后誰知道談判要历多久，德国印刷中的慣例是有名的，我們这样“慢慢地但是靠得住地”进入一八六一年，这不是別人的过錯，而是摩尔先生自己及其結实的过錯，因为他自己既不去找出版人，又不發动錫柏尔去办。同时整个欧洲的斗争一开始，公众对于誰原来是真正的暴徒，“警告”的小册子怎样起源，关于泰霍夫的信，那些是捏造，那些不是，都失去兴趣了。我們老是干最卓越的事情，但要时常防备出現得不及时，以致都落了空。

对伏格特立即作三印張的答复，畢竟比向来所表現的一切有价值得多。关于找出版人的事，請您尽力催促一下，但馬上要實現，而小册子畢竟也要完成才好。否則我們把一切机会葬送，終久完全找不到一个出版人。

現在來講点趣事，但这是一种大秘密，不可讓它出格拉夫頓里九号。您想想看：这个可笑的錫柏尔前往巴門，爱上一个庸人的

女兒〔1〕，已經訂婚，即將結婚，并在巴門住家。这个乳臭未乾的小兒啊。他对我有些不好意思，不知道我已知道此事，他曾写信給此处西格尔下面的另一人云云。这事如不再破裂，便是一种有趣的婚姻。

請为竭誠問候摩尔和小姐們。

您的弗·恩格斯

〔1〕 来恩喜尔得·舒特尔(Reinhilde von Hurter)。

### 六九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八月二十七日

一八六〇年八月二十七日。

亲爱的恩格斯：

我的长久沉默是由于可怕的不断的肝脏毛病，因此必須利用一切自由的时间去工作。

我为找書商事，約于十天前写信給錫柏尔，正等待回信。所以长久拖延下去，半因我相对地不适宜于工作，半因直至最近才得到一切可得到的材料。此外，我相信除意大利的事件外（奥国干涉的意圖是波那帕脫的一种發明），本年不会再有其他事情發生（請对加里波的写点东西。你对于班涅的朋友杜尔有什么意見？），当一种过渡的状况出現时，这样的小册子还是可以看的。

附上希利的信，会使你觉得十分有趣。但請寄还。今天已将你的“薩服雅·尼斯与萊茵”寄給他了。

約两星期前，我用書面对齐麦曼博士（普魯士前市区法院院长）提出有关訴訟的問題（形式問題）。他觉得此事必須亲自詢問柏林同業公会的會員。在本星期內大概会接到他的書面商談。普魯士的人們不当这样輕易地逃避我。

我現陷入巨大的金錢困难中。

衛登麦尔君的报〔1〕又已完結：就是他要退出編輯部，往紐約做測量師。反之，他的同伴〔2〕会将該报出租，即出賣給一个政党。衛登麦尔現在終于理解到自己对于美国的新聞事業是太正直了。

祝好。

你的卡·馬·

曼徹斯特的營業怎样？印度呢？國內市場呢？

〔1〕“人民之聲”。

〔2〕斯坦道(Standau)。

六九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八月二十九日

一八六〇年八月二十九日。

亲爱的恩格斯：

为着亚卡利阿斯的緣故，在曼徹斯特的裁縫業務还可开办嗎？他又恢复了工作能力（現还住在我們的附近），必須离开这里，因倫敦这种營業不好，他仍須回到肮脏的地方去。

他和家眷前去的款項，会在这里筹好。

为使你注意起見，我对他必須評論一下：我相信他患有一种脊髓病〔1〕。他的妻是一个討厭的妇人，具有要求人家尊敬的古怪脾气（教会委員的女兒）和爱尔兰風。他們对于家事是疏忽的。他自己只有消極的活动力，絕沒有積極的行動去向各方面伸手，特別自生病以来是如此。当他初来曼徹斯特时，必定感觉不滿意。他特別需要从外面取得一种夾拇指的刑具，因此使她不致表現种种幻想。

关于加里波的，我必須馬上有一点东西。这是美国佬感到兴趣的唯一一点。

今天接到我的柏林律师的来信，报告他替我向最高法院所遞

送的訴狀。你以后当收到此項訴狀。关于小册子和布林德一点，是他自己沒有懂得清楚；反之，其他是写得很好的。

祝好。

你的卡·馬·

〔1〕 Rückenmarkübel, 原信作 Rückenmarktsübel。

六九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九月一日

一八六〇年九月一日。

亲爱的恩格斯：

附上衛登麦尔的信。

第二是我的律师的信。这信必須寄回。这人对于小册子一点显然沒有了解，倘若最高法院指定这案件再由市区法院認真审理——这是不会的——那我必須从新把这种小册子的事报告他。这是普魯士法学的的一个美丽之点。我現已經过五个临时法院，不知是否会得到“官僚的允許”，真正办理这案件。只有在“光明的国家”普魯士才表现这样的事情。

現在三点鐘了。我不相信你的加里波里的論文还会达到。本来不当用这东西来麻煩你。但美国佬在选举期中，除意大利动人的事件外，不看外交政治的。此外，至多只有关于秋收和商業的論文，不过为着礼貌的緣故，每星期自然只能写一篇。

你的卡·馬·

墨辛〔1〕的教长是“扫倫海默”（Saulenheimer）〔2〕，曾委任阿布特为“步斯騰海默”的教长。寄件收到了（星期四）。

〔1〕 赫斯夫人。

〔2〕 扫尔海默（Sauernheimer）。

六九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九月八日前后]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你如将“衛报”寄来，十分欢迎。

收到五鎊的事，我相信上次信中已經提及。谷謨拍特从苏格兰寄来的一封信也收到了。下次再詳。

祝好。

你的卡·馬·

錫柏尔还没有信来。

依我的意見，現在首先出現的一种轉变是皮亚梦忒反对馬志尼。

六九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九月十三日

一八六〇年九月十三日。

亲爱的恩格斯：

如有可能，希望你有一篇論文作星期六之用。

附上齐麦曼对我提出的問題所表示的法律上的意見。（請于下星期寄还。）

此外，为了娱乐起見，特将亚卡利阿斯給我的信另抄寄上。

你的卡·馬·

六九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九月十五日

一八六〇年九月十五日。

亲爱的恩格斯：

謝謝論文。

附上爱喜和夫的作品，但在两三天之后，至少要完好如故地寄回。这不是我的。这废物几乎还没有出版，就在柏林被沒收了。这一份是倫敦唯一的存貨。第二部分論帕慈克 (Patzke) 等，虽写得很坏，却令人發笑。此外，你看柏林的猪仔法官們的情形是怎样的。柏林的狗报对小轟王<sup>①</sup>發泄了它們全部慷慨的勇猛的獅子力量，而对于它們的帕慈克、它們的法官和它們最卑鄙的摄政王便沒有余力了。

加里波的是真救星。否則波拿巴因俄、普、奧的神聖同盟，又会得人望并保持人望。

我們温和的布耳革斯投奔到摄政王那里去了，你从附上的拉薩尔的信中会看得出来(也請寄回)。拉薩尔在亚享用沐浴治風显病，首先写信給我。內中說到科倫和杜塞尔多夫的工人联合会是在两个为我們不認識的青年律師〔1〕領導之下改組的，那两处热烈盼望我反伏格特的著作。波克海姆从瑞士也带来同一消息。我写信給催促的拉薩尔說，除在倫敦付印外，沒有其他希望(就錫柏尔的信講，是这样)，貝池經過通常的道路(萊比錫)，从倫敦对德国經營这种業務，但对外国却是直接的。这需要錢。因此写信来。但他不得推諉。我今天再写信去。他至少必須弄到三十鎊不义之財。波克海姆給十二鎊。已經抵补了最大部分。附上希尔士斐尔德的样張。每两印張要四鎊半。不过字数多，和平常的两印張一样。試看拉薩尔無尽长的信末尾的几頁，他对我大大地称頌經濟学。他对于經濟学的許多地方似乎沒有懂得，这从他的用語看得出来的。

祝好。

你的卡·馬·

---

① 法兰西斯第二的綽号，因一八六〇年炮轟巴勒摩得名，又称轟王第二；因他的父亲也是以炮轟出名的。參見第三六三信注一。——譯者



附帶地說！

“新普魯士報”說，“民主主義的研究”（瓦勒斯洛德、班堡格、拉薩爾、伏格特、格龍、奧本海姆等）是由八個真正的和兩個假裝的猶太人寫的。

〔1〕 科倫的柏塞爾(Bessel)博士和杜塞爾多夫的克諾施(Knorsch)律師。

六九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〇年九月十五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〇年九月十五日。

親愛的摩爾：

法學的東西奉還。雅各鼯鼠〔1〕的信明天寄上，愛喜和夫的信、谷謨拍特還要看。我們的鼯鼠的信使我很開心，寧可說，我的嘴笑成橢圓形了，這對於你的肝病總算是一付有效的藥罷。關於普魯士政府的事件是完全有趣的；但最好是這家伙具有一種想像，以為我們在意大利的問題上現在要予以支持!!!當意大利自己的革命黨直接攻擊和威脅喀富爾的現在。這是天真的。當加里波的將在羅馬攻擊波拿巴，現在，我們倘若承認在今年春季曾和喀富爾及波拿巴同道，那——誰知道？——現在也許還要和他們同行！鼯鼠先生對於現時是非常保守的。

無論如何，你的小冊子不當在倫敦付印。我已立刻再度寫信給錫柏爾。第一，這東西會馬上被沒收，也許即在邊界上或在萊比錫，第二，即使能避免這一點，那在傳播上一定又是很可憐的，沒有人會看得見它。我們對於亡命者的作品已有百數次的經驗，老是同樣無效，常是白費金錢和氣力，還要嘔氣。何況錢從哪里來呢？就你的信看，必須在五十到六十鎊以上，拉薩爾一定不會籌三十鎊的。此外，也要計算到這東西能否在德國印刷、發行；如果沒有人能夠看到，那我們對伏格特的答復有什麼用處啊？我也絕對看不

出，这書为什么必須具有可沒收的內容。即依照現今的出版狀況，你还是可以說許多話，使普魯士人氣煞的，这总比在外国〔2〕的一种滿足好些，何况这种滿足不能达到公众的面前，可以說只是你私人的。

約三星期前，我写了一篇关于来福槍运动的論文給丹穆斯达的“一般軍事报”，并在一封附寄的信中告訴那些家伙，我曾在巴登参加起义者方面的战役，因为我在这些官方的軍人中不可用虛伪的旗帜行动。他們对于那篇論文已依照原稿刊出，現在这里又以英文出版了。如有可能，今晚寄給你，用不着寄还，因在一星期內，我会得到自己的一份。这种結合对于我在軍事上是很有价值的。

神聖同盟的事件很糟糕，这大大地帮助了法国的波拿巴。加里波的意外突变是唯一的救星。我很想知道普魯士自由主义的庸俗市民对于再度受俄国的宰制，有什么話說。此外，像柏林这样的猪仔报，真是世間少有；它們似乎也終于触怒了鼯鼠。我告訴你，“国民报”和“人民报”尽作些無聊的瞎談和自作聰明的蠢話，即离开一千步，已是臭不可当，把它們拿在手中是不可能的。

就是米刻尔君也以真正的国民联合会的智慧攻击了国民联合会。但亨利終于找着他的立脚点了。

問候你的夫人和孩子們。

你的弗·恩·

〔1〕 拉薩尔。

〔2〕 沒有信仰者的国度，即外国。

六九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九月二十日

九月二十日。

亲爱的恩格斯：

你回信必須將愛喜和夫的書和拉[薩爾]的信寄還。

我算定星期六會有一篇關於加里波的、拉摩里舍耳或中國戰爭的論文。

詳細情形也許明天寫給你。

急忙中。

你的卡·馬·

我這裡的經濟狀況雖極混亂，但還是把妻和孩子們送往哈斯丁斯住一星期。金錢不允許她們住得更長久。可惜那裡老是下雨。

六九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九月二十五日

一八六〇年九月二十五日。

親愛的恩格斯：

家眷昨天又幸運地回來了。

附上德納的信，情形如下：自你來倫敦後，我曾寫信給德納，盼望他將“海軍”的條文讓給百科全書的另一同事擔任。從那時起沒有接過回信，以為事情吹了，直到昨天，竟飛來附上的這一信。現在如有可能，請你寫一點——不管怎樣短和膚淺，都沒有關係——這對於我目前極關重要，因為我被迫於九月十四日向德納預先開出一張兩個月為期（兩個月後支付）的期票。曾寫信表示，這全靠他的舊友誼，否則違反了“論壇”的原則。我的信現和他的信相左了。除掉他必定相信我們對於一切都能寫作外，現時正應好好保持他的情緒。你如能寫這東西，那對我是一種最大的可能的厚意。德納所規定的最大限度是十頁。如只有五頁，也行。問題在總要供給一點東西。

拉摩里舍耳的情形怎樣？

你對於加里波的的局勢有什麼意見？

因馬志尼的干涉，噶苏士遭到拒絕，他是由波拿巴派遣的。加[里波的]当舍弃羅馬，直接向威尼斯进發。

現在來講伏格特。

書將在这里印刷。

一、錢。我只須付二十五鎊。內十二鎊是波克海姆的，八鎊拉薩爾已經允許我了。還只剩下五鎊。其他印刷費和運費由書商貝池支付。扣除并償還一切費用后，在利潤上我們是平均分攤的。書一定要在倫敦出版，這是我現在對貝池所提的唯一條件。

二、書不會被沒收。被沒收是拉薩爾的一種誤解。我寫信給他恰恰相反，說書不致被沒收，但不能在柏林出版，因共產黨人訴訟的緣故，那里沒有書商肯印刷這種書。

三、我們不再處于一八五〇至一八五八年的時代。貝池在萊比錫、柏林和漢堡都有代理人。此書可由書商經常的途徑在德國銷售。他并直接由在比利時、瑞士和美國的代理人推銷，將節省許多時間。至于報上的廣告和書商的報告等等，這里是在我的參加下處理的。我們將寄五十份給錫柏爾，分派各報館等。我以為沒收是不可能的。伏格特不是攝政王，而斯提柏耳在政界也失寵了。我在政治上故意持一種保留的態度。

四、我們節省時間，因為在德國可能還要奔走幾個月；然後又要花校正等等的時間。這是貝池的第一次出版（還有波克海姆反阿部的一個小冊子），他就是為自己的利益，也要盡一切力量去干的。

五、這書如果行銷——我有一切原因相信這一點——無論是你的或我的、德文的或英文的小冊子，貝池都會出版，而德國書商們的絞索即從此告終。（兩印張已經排好了。）

因此我覺得這一次的困難却是一種德行。你以為怎樣？“波河與萊茵河”，又“薩服雅、尼斯與萊茵”倘若在倫敦這里出版，我相信影響要大得多。

祝好。

你的卡·馬·

附帶地說！我覺得“前帝國的伏格特”確是一種不適當的書名。“卡爾·伏格特”也不相宜，因為我不願意將“卡爾·馬克思”放在“卡爾·伏格特”的後面。我心目中的書名是“達·達·伏格特”。如我在批評伏格特的“研究”一章中所指出的，達·達 (Dâ-Dâ) 是一個阿剌伯的著作者，在阿爾及爾完全為波拿巴所利用，和伏格特在日內瓦一樣。達·達使俗物迷離恍惚，而且是滑稽的。

六九九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〇年十月一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〇年十月一日。

親愛的摩爾：

你的家眷又幸運地回來了，曾在何處旅行？我一無所知。是去海濱，或往陸地？希望已獲得良好的效果。

“海軍”，現在很不適宜。因營業上的事務，我和律師們正陷在困難中——德國沒有人懂得這裡的拖延，那些傢伙恰恰在本星期內要用大批的文件等等來麻煩我。但我願盡力來寫，很快是不會的，而且也不可能，我對於當前的情況完全不明了。

關於伏格特：我必須說，絕不喜歡你那種書名。你如果要給他一個綽號，必須是人們沒有看書就懂得的，或者是在本書中的解釋節段後才出現的。我相信書名愈簡單、愈不費解，便愈好，不過除伏格特外，如有可能，還要有波拿巴或至少普隆-普隆在裡面。你如討厭“卡爾”·伏格特，可稱為“伏格特先生”，但是我看不出“卡爾” (Carl) 為什麼不能放在“卡爾” (Karl) 之前——關於這一點，沒有人會對你開玩笑的。

在倫敦印刷：我們必須把全部或一半金錢投入一種出版書店，我沒有信心。附上錫柏爾的信，這对你證明他並沒有認這件事是失敗了，恰恰相反，他只是期待指教，以便活動（信還沒有答复，請寄回）。我對於在外國印刷的事看得太多了，恐怕這一次又恰是一樣。伏格特雖構成一個例外（然他的書是在法蘭克福印刷的！），但他有報紙的支持，而我們一定不會有。加以貝池君並不準備多登廣告，因為他必須付出廣告等費。你會看到的。你如有條理地發動錫柏爾，無論如何，在德國早已找到一個出版處，我總以為這較為妥貼；而希爾士斐爾德的小排字所也不致於急忙付印。然事件已在進行中，我們現在必須看怎樣了結。我相信在廣告上除各章的標題外，你最好不再加什麼到書名上去，這完全夠了。尤其要催促把這東西弄成功。

如已印好三至四印張，可將樣張寄給我嗎？

附帶地說！在德納那里五或十頁是多少？我不懂。

拉摩里舍耳為皮亞夢忒人所襲擊，受到羞辱。他在側面絲毫沒有準備，只對加里波的自行掩護，而且是用小隊衛戍軍駐扎在各城市不堅固的衛城，這只能防止暴動。因此有一批投降的事出現，皮亞夢忒人到處是以六對一作戰。奧地利軍在卡斯忒爾飛達多（Castilfidardo）打得很好，在安科訥（Ancona）也是如此，那里朝乡村的方面絕沒有要塞，不過就整個講，羅馬教皇的軍隊對那部分優良的、但由各種因素構成、并由一切種類的外國軍官統率的軍隊，是如何沒有力量啊。皮亞夢忒人簡直是以三對一作戰。

在軍事上，加里波的似乎沒有喘息的余地。他的優良軍隊分散成西西里和那不勒斯大隊，不復有有組織的隊伍，當他達到一條頗可防禦的河流綫時，有一個不能統制一切的要塞如加普亞（Capua），他即停下來了。這暫時並不嚴重，因為三萬那不勒斯人在這個小地帶上不能夠生活，在兩星期內必須解散或前進，而前進是不

会成功的。但如沒有完全特別的偶發事件，加里波的恐怕不易馬上來到奎利納(Quirinal)。現在還有喀富尔派人的叫囂；这些糟糕的資產者是能在短时期內使他站不住脚的，所以他在能够胜利之前，必須以进攻为最后的出路。否則重要之点就在尽可能地迅速使那不勒斯人潰敗，而在維克多·厄曼[紐伊尔]来到皮亚梦忒人中之前，即和他們友善，不然便太迟了，而他們一定忠于維克多·厄曼[紐伊尔]的。但加[里波的]公然使在羅馬的法人与在威尼斯的奧人处于同样的地位，这是最最重要的；至于現在是否馬上实行驅逐他們，倒不甚重要。

在奧地利的情形絕妙。一个国民联合会的俗物系萊茵省普魯士人，住在巴威(法兰克)，他說，新近往維也納参加铁路庆祝会的閔兴人原来很相信“奧[格斯堡]—[般]新[聞]”关于奧国状况的报告，竟完全垂头丧气回来了，因为他們所發見的一切全是两样。奧地利人本当對他們解釋，这一切尽是欺騙，那里的状况再也令人忍受不了。奧国的資本家也本当以反对財政的紊乱為他們的特效藥：奧国一切地产中有百分之二十屬於教士，这是必須沒收的。人們能够想像一种更良好的革命局势嗎？普魯士的整个自作聰明的行为及其国民联合会对这样的一种綱領竟站在什么地方呢？

我看到腓特烈·卡尔(Friedrich Karl)亲王和發尔得最(Waldersee)君的著作，現在确切相信普魯士人把自己的軍隊組織并訓練得很好，然他們必然要被打敗的。他們为着避去四十五年来缺乏战争經驗的弱点，特在演習中創造一种人为的習慣的战争，在这里，一切都和真正的战争不同，用每种口实明白指示兵士和軍官們撤退，并将完全虛偽的觀念和事物灌輸給他們。例如兵士在演習中自然不可侵入住宅而予以占領；然人們标记此等住宅为被占領，令兵士們在四周加以圍守。普魯士一个上尉在什列斯威得到命令，在交战中占領一种田庄，把他的兵士們好好圍守在籬笆的外

面，像在演習中一樣！發爾得最親自看到這一點。此外，腓特烈·  
卡爾親王做一個士兵絕不壞，並十分痛恨普魯士那種軍人式的拘  
謹。但做一個司令有無價值，却不能說定。

你的弗·恩·

## 七〇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十月二日

一八六〇年十月二日。

親愛的恩格斯：

我曾寫信告訴你，我的家眷在海濱住了一星期，那信你必定沒  
有收到。

關於德納的書頁，你的一大頁（例如炮隊的）正合他的一頁。

我對錫柏爾的信所引起的印象正和你相反，就是他沒有辦法。  
梅斯納因“民主主義的研究”，直接站在敵視的地位。加以他在和  
錫柏爾的私人談話中，表現他期望一種“有敬意的”評論，並認伏  
格特為一個大人物。威根是我的私人仇敵，許多年前，因我的提  
議，來信要求將“霧月十八日”讓給他（甚至沒有報酬），這是一種鄙  
陋的答復。波恩的厄爾柏曼是一種純粹的幻想。我認識波恩的子午  
綫圈了。總之，依照這反動的十年中所流行的風格，這種著作殆不  
能在德國出版（特別是錫柏爾在萊比錫〔1〕沒有書商的聯繫）。稿  
件甚至從一家轉到另一家，全體都在瞎說一頓，並沒有因此——或  
者還要經過長期的誤轉之後——找到一個人！和貝池君相比，我  
自然寧願要科塔、布洛克豪斯、甚至於坎普；不過在上述的情況之  
下，我認貝池還是一種意外的幸運。波克海姆是一個很精明的商  
人，却很相信貝池。末了，我們在德國最後的經驗並不是令人興奮  
的。

希爾士斐爾德處的印刷，本星期將進行得快一點。他手中有



各种各样的东西必须要做。

書名，我还要考虑一下。达·达会使俗物迷离恍惚，我中意这种状况，并适合于嘲笑和輕蔑的体系。然我还要用自己批評的良心詳細斟酌一番（書名是最后付印的）。內容如下：壹、暴徒。貳、步斯騰海默。叁、警察方面。一、自供。二、穆騰（Murten）的革命日。三、瑟瓦尔。四、科倫的共产党人訴訟。五、洛桑的中央工人宴会。六、杂录。肆、泰霍夫的信。伍、帝国摄政者和諸侯。陆、伏格特和“新萊茵报”。柒、奥格斯堡的战役。捌、伏格特的“研究”。玖、代理处。拾、保护者和共同流浪者。拾壹、对“国民报”的訴訟。拾貳、附录。

你現在既沒有工夫写論文，請写些要点給我私人，非常短的，如意大利常有什么軍事發生之类。然后由我自己来造成必需品。

柏克要去那不勒斯（由希利陪伴着）。他想在那里創立一种德国的志願軍。（III）

祝好。

我窮極了。本星期如还能寄我几鎊，十分欢迎。

你的卡·馬·

“泰晤士”的無耻（昨天）达到極点，以为“当加里波的被認為拿破侖第三的秘密意志的代理人时，”他便取得“信任”。小丑爱底温·詹姆士在恐惧之中，一直逃来倫敦，于前天达到。噶苏士在普隆—普隆的“国民意見”上發表一封按照波拿巴意旨和委托所写的信給加里波的。

你的来福槍的論文已形成了倫敦的全部報紙上的循环运动；即在內閣的“观察者”上面也談到。这是一种激动。

〔1〕 由“德国”改正过来。

七〇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〇年十月五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〇年十月五日。

亲爱的摩尔：

附上五鎊，E/L33688。一八六〇年一月十二日。

本当早些寄給你，但谷謨拍特向我借去十鎊，我必須等待几天，才不致因一次取出許多錢，引人注目。

关于在倫敦排印的事，要点自然在書的出版，而且迅速；但在德国付印更好，并当爭取达到目的。貝池可能仍是十分厉害的，然一个德国出版人，例如梅斯納（他早已不是你所想像的忠实的人，只須細看他的出版目录）具有完全不同的力量去打破沉默的陰謀。而且党还須在这上面投資——这在我們中間确是够稀奇的了——我决不能把它看做一种幸运。

書名——人們要在讀过半本書之后，才会懂得，我重說一遍，無論如何，这种書名是最不幸的，而且这也是天狼星十分坚决的意見。一般俗物对于伏格特早已不大發生兴趣，你称他为达·达，就会使他們迷离恍惚。能够使人对伏格特發生兴趣的唯一事件是他和波拿巴及普隆—普隆的联系，你必須在書名上着重这一点去引起俗物的好奇心。专就書名講，你要衬出嘲笑和輕蔑的体系，那除弄出一个矯揉的或穿鑿的名称外，难得有別的样子。最簡單的名称的确最好；嘲笑和輕蔑在書中已經出現得够早了。

加里波的爸爸又打击了那不勒斯人，并捉得两千俘虏。这家伙所給予軍队的印象必定是巨大的。杜尔出了丑，呂斯托夫的理論也是如此，这很好。否則后者的脑袋中充滿了無条件要做德国的加里波的的思想；这家伙在資產階級的共和主义者中可能是危險的。小轟王現在大概馬上要完蛋了；軍队不久会絕粮并潰散，那个小小的地带不能供养他們。关于这件事，目前沒有有什么再可說

的。此外，当这个勇敢的王現在去那不勒斯时，他的表演十分鋒利，这是不能否認的。

我的来福槍論文的成就不完全是自然而然的。我将該小报划上粗紅綫，寄給倫敦主要的和这里地方的各报，并写上下面几句话：“一[般]軍[事]报”的英国通訊人致意……的主笔，并請注意本人在“牛頓評論”上用 V.J. 所發表的一篇論文(由邮局寄上一份)。这是一种外国軍事报对于志願軍运动第一次的专家意見，也許頗有趣味——这自然完全是匿名的。我对“泰晤士”沒有写什么，但它却登了一个摘要。

錫柏尔已将他的未婚妻<sup>(1)</sup>的照片寄来此間，很美丽，馬利·安东尼特(Marie Antoinette)<sup>①</sup>，却極少貞潔的欧貞尼(Eugénie)<sup>②</sup>的傾向，而且很富于男性的氣質——她要宰制丈夫的。他对于“合理的人”还会覺得奇怪。她的母亲“男爵夫人”是一个制帽兼服飾的妇人——是杜塞尔多夫的一个店員，且常于午后在屈別(Küpper)的露天啤酒店喝三、四杯啤酒。俗物們是这样說的。

据最近的消息，加里波的的孙子或曾孙約瑟·加里波的(Jos. Bapt. Maria Garibaldi) 博士出生于阿耶佐(Ajaccio)，曾由提奧多·諾易和夫(Theodor Neuhof<sup>(2)</sup>) 派往德国，在那里和威斯特华倫的喀德邻·諾易和夫(Katharina von Neuhof<sup>(2)</sup>) 小姐結婚，自他的內兄顛复后，寄居尼斯。在容貌上的确具有一种威斯特华倫的特点。亞威伯克和威里系各自的形态，只是加[里波的]的一种諷刺画。

据说科拉社克的德文月刊<sup>(3)</sup>第三年第一期載有一篇反对伏格特的文章，十分激烈。

竭誠問候全家。

① 法王路易十六的王后。——譯者

② 拿破侖第三的皇后。——譯者

你的弗·恩·

- (1) 来恩喜尔得·舒特尔。
- (2) 原信作 Neuhof。(按原信并不错,本书后索引亦如此写,编者改为 Neuhoff 似无必要,故仍照原信。——译者)
- (3) “时代之声”。

### 七〇二 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十月十一日

一八六〇年十月十一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我目前很忙。星期六当写信给你。布刺斯的小册子中有些好的东西。

如有可能,望对于加里波的大战给我几行指教(在星期六以前)。

你的卡·馬·

### 七〇三 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十月二十五日

一八六〇年十月二十五日。

亲爱的恩格斯:

附上韦柏的信,我约须寄给他六个达列,而和普鲁士法院的玩笑即因此告终。你可将此事告诉锡柏尔。

我以后将在伦敦刊布一印张左右“论普鲁士司法”的文章,但要那个小册子在德国平安无事之后才着手。

希尔士斐尔德在最初四个星期中,进行得很慢,排字工人晋恩一度卷逃,他又忙得很,而我的书一页有平常两页那样多。然我上星期还是和他订了书面契约,在十一月半以前,必须弄完。

科拉社克在“时代之声”最近一期的“欢呼”中又使这事件新鲜

活潑起來，而朋友拉薩爾憤憤地同人家一起跑開了。

關於“海軍”情形怎樣？

你相信本年秋季內還能發生一種戰爭嗎？

我為着校稿和家務的奔走，非常忙碌，暫時很少工夫寫信給你。

祝好。

你的卡·馬·

七〇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十一月五日

一八六〇年十一月五日。

親愛的恩格斯：

星期五的前一星期，我將韋柏最近的信寄給你，現要收回應用。

沒有得到你一點消息，希望沒有什麼不幸的事情發生。

我很忙，一部分是私事，一部分是校稿（總是兩次）；因增加最高法院的材料，上星期又將訴訟的一章完全重寫過，末了還有“論壇”。

“曼徹斯特衛報”現從巴黎方面該時時得到有趣的新聞吧？

祝好。

你的卡·馬·

倘若信賴錫柏爾，你看有什麼結果。兩星期以前，我就問他是否願意擔任對德國各報（和對誰？）處理（分送）書本？自然沒有回信。

七〇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十一月十三日

一八六〇年十一月十三日。

亲爱的恩格斯：

看到你的信，知你自己正陷在金錢困難中。如有可能，我还是要請你在本星期內將允許的五鎊寄下，因为我实在再也沒有东西可供抵当了。本星期六（十一月十七日），要付希尔士斐尔德的期票二十五鎊，而錢还没有完全弄好。

書（十二印張，依平常的排印頁數計，有二十四印張）在下星期將完成。关于訴訟一章，原来只有几頁，因最高法院判決的結果，完全重写过。現約有一印張。最后的整个印張是六号字（附录）。我没有將各单个的頁數寄給你，因为这和其他任何作品一样，必定毀坏作品的全部效力。我将寄六本到你那里，即你一本，天狼星一本，谷謨拍特一本，博洽德一本，赫克瑟一本，查理一本。

你問及罗麦尔的小册子——你再也沒有听到消息，“而且这花費了金錢”——似乎含有一种責备我的意思。第一，如果不付出分文，那我对伏格特个人抨击最重要的“代理处”的一章，沒有罗麦尔，便不能写。这个人因我的各种反复盘問，至少来过四十封信。加以他又把原来要給“一[般]新[聞]”的反伏格特的声明寄交我。我看不出完全無干的人負有替我們党無償工作的义务。此外，貝池昨天对我說，已賣得两三鎊，其余的（他在德国正为此登了一个新的广告）如不能自行出售，無論如何，在美国和澳大利亚是会賣出的。

你一經看过我这种作品，就会抛弃由錫柏尔在德国交涉出版（也許在一八八〇年）的意見，因为他只有一些文学上的結合。已經有信来了。

我在書名上已对你讓步，（昨天）把“伏格特先生”排进去了。妻絕對反对，坚持“达·达·伏格特”，她很博学地提到，就是在希腊的悲剧中，驟然看来，名称和内容常是沒有关联的。

我不知道你是否看过科拉社克的“时代之声”。“欢呼”这篇文

章(我們的朋友拉薩爾憤憤地跑開了)在實際上(雖則科拉社克這驢子忘却看看這一點)因一種報告的事實,說明了伏格特出賣給波拿巴的動機。當一八五八年初,日內瓦創立一個股分公司,即某一種為購買家具的信用銀行,名“塞門德”(La Cimentaire)。除沒有指出名字的經理外,伏格特是協理。到這一年的年底,經理先生們已經將全部資本吃光,破產了。主管的經理被關在獄中。刑事訴訟就跟着出現。伏格特在百倫做全國議會顧問,跑往日內瓦。法濟撤消了這種訴訟。股東們沒有得到分文。

我從同一“歡呼”(附帶說一句,既已出賣給奧地利人,科拉社克為什麼不稱他們為蠢材?)中看到。“噲!往意大利!”(我雖看過波克海姆提供的伏格特私派的“民主主義的研究”,却不能克制自己)即在巴黎的銀行家“路易·班堡格”,當一八四八年為“梅因斯報”的主筆時,是一隻討厭的螞蟥,冒險談論“受半餉的共產主義者”。因此我對這個自作聰明者在伏格特的共同流浪人中还補充地簡單說了一下,對於其他歡呼者路易·西門、哈特曼(Hartmann——他在瑞士對波克海姆說,伏格特已經收拾了我)和奧本海姆也同樣開了幾個不好的玩笑。

祝好。

你的卡·馬·

七〇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十一月十四日

[倫敦]城,一八六〇年十一月十四日。

親愛的恩格斯:

我們彼此的信相左了。現在波克海姆處寫這幾行,通知你今天早上收到五鎊。

近來信寫得很少,而且多限于幾行,這你必須簡單從過勞、生

病和各种各样的煩扰去加以解釋。下星期末，我如再有閑暇的話，將仍照老樣子寫信。

今天已將昨天提起的“時代之聲”的一號付郵，但這是借來的，至遲必須于下星期三收回。

我把“衛報”值得感謝的文字安排在一項“附錄”中——即末尾一章。

畢士坎蒲已于前天結婚；是一個美國妓女。祝他幸福。

盜曼特已有信來。有一個女兒。瘦得和一條馬鞭子一樣；整個夏季一直到現在，生病。可憐的人！

波克海姆囑為問候。波[克海姆]已得到店中的允許，經營私人的酒業，并向你致意，請在這一方面予以幫助（一切可能的酒類）。

此外別無新聞。

祝好。

你的卡·馬·

七〇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一八六〇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親愛的恩格斯：

妻自星期一以來即患一種惡性的神經炎。我在阿倫醫生的指示之下，昨已帶着三個孩子出屋，因為怕它要傳染。阿倫說這病危險，但希望能突出難關。上星期六，妻已經覺得很不舒適，我看出有熱病的征候，要請醫生。她不願意。星期日也是如此。到了星期一，我自然不能再耽擱，她自己也覺得這不是平常的一種感冒或這一類的病。

塞麥來倫敦。也將經過曼徹斯特，並來訪你。



祝好。

你的卡·馬·

七〇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一八六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收到十鎊和“海軍”(卓越的条文)，至为感謝。

关于妻的病况，我所知道的是一方面好一点，而另一方面又坏一点。阿倫在沒有确定病的性質时，把病的真相隱瞞起来。昨天再也瞞不住了。妻患的是天花呀，她虽种过两次痘，病却是十分恶性的。(除天狼星外，不要告訴任何人。)因此阿倫也馬上把孩子們帶出屋。这是一种可怕的病。倫迅倘若被傳染，我将立刻把她送进医院。一直到現在，我自己担負看护病人的任务(主要的)。但这使我太緊張了，今天因收到十鎊，立即請了一个女看护。許多星期以来，妻即陷在一种非常的神經緊張的状态中，因为我們遇着許多麻煩的事，所以她的感染性更大，在公共馬車、商店或这一类的处所便受到傳染。

写文章在我是几乎談不到了。我能够保持心神必要的安逸的就只有数学。近几星期来，我替“論壇”写过各种可能的东西，主要的是华沙會議，波兰、意大利、法兰西的状况，金融市場。中国还没有。

你已經接到科拉社克的报嗎？

医生已允許妻飲少量的波尔多酒，因为她非常軟弱。今夜很可怕，在事实上我此刻也感覺自己是病了。

鬼知道我們遇着什么灾难。

李卜克內西是我的近邻，我把可怜的孩子們寄在那里，每天送

食物去。她們因宗教的儀式，不願在學校寄餐。

祝好。

你的卡·馬·

七〇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十一月二十六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在現狀所許可的條件之下，妻的情況比較好了些。這會是一  
桩長久的事情。所謂驟然發病的情形，是過去了。

阿倫以為這種傳染要專從過度的神經緊張去加以說明，她許  
多月來即陷在這種狀態中。

請經過赫克瑟，將附件馬上送登“改革”。

“伏格特先生”前天已由貝池在“赫爾曼”和“雅典娜”上登了廣  
告，本星期出版。

你從日期上可以看到，我給“改革”的廢物，星期六已經寫好。  
本來要把它連同給你的信一起寄上，但突然感覺不適，談不到寫  
信。阿倫給我一種藥，今天又好了。問候天狼星。

你的卡·馬·

[信中附有下面的聲明]

主筆先生：

附上聲明一紙，如蒙刊載，至為感謝。您將于下星期收到我反  
伏格特的小冊子一本。

此致

敬禮。

您的最忠誠的

卡爾·馬克思

致“改革”編輯部

声明：

承“改革”編輯部于一八六〇年二月初刊出我的一种声明，那是以下列的話开始的：

“柏林‘国民报’对于伏格特的小册子‘我对一般新聞的訴訟’，写过第三十七和第四十一号的社論，我特宣布采取步驟，准备以誹謗罪对该报起訴。并保留以后对伏格特作一种文字上的答复。”

我于一八六〇年二月間对“国民报”的負責編輯擦柏尔，在柏林以誹謗罪起訴。我的律师法律顧問官韦柏先生首先擇定預审的手續。但檢查官一八六〇年四月十八日的批示拒绝对擦柏尔“起訴”，因为“沒有公共的利益”作根据。他的拒絕于是年四月二十六日由高級檢察官批准了。

我的律师此时轉取民事訴訟的手續。但王家的市区法院以一八六〇年六月八日的批示禁止我进行訴訟，因为擦柏尔真正毀損名誉的“說法和主張”“仅在对別人的征引”，也沒有“侮辱的意思”。王家的高等法院一方面以是年七月十一日的批示宣布，所謂征引的形态不能变更条文上的处罰，不过內中所含毀損名誉的节段并没有涉及我的“个人”。此外，“在当前的案件中”，“不能認為”有侮辱的意思。王家高等法院因此批准市区法院駁回的批示。我于同年十月二十三日接到王家最高法院同月五日的批示，認王家高等法院方面“在当前的案件中”沒有“表現”“法律上的錯誤”。所以对擦柏尔起訴的駁回是确切不移的，法院公开的审理沒有可能。

我对伏格特的答复在几天之內就会出版。

一八六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于倫敦。

卡尔·馬克思

七一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一八六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亲爱的恩格斯：

妻現在沒有危險了。請馬上告訴天狼星，并竭誠問候。這事情會長久遷延下去，如阿倫所說的，她痊愈后，必須立即離開這裡，至少四星期。

至于我，昨天又从新种痘，因为从这一天起的十天內，是傳染最危險的时期。倫迅也种了痘。一种可怕的牙痛对于我倒是一种很有利的情况。我前天拔掉了一颗牙齿。那家伙（叫做迦伯列——Gabriel）于我肉体上大受痛苦之后，的确将牙根拔去，但留下一片。使得我滿臉肿痛，喉头也半閉塞起来了。这种肉体的压迫大大地助长了思想上的無能，从而助长了抽象力的無能，因为像黑格尔〔1〕，純粹的思維或純粹的存在或無是同一的。

十天来，隔离愈加严格了。

我在这种状态之下，自然不能写作，还有两个半月前向德納开出的五十鎊的期票不能好好用工作去償清，而妻在患病之前，已有各种各样的神經疾苦，所以有各种各样的表現——我現在陷入大困难中，請你至少在两个星期內，尽可能地时常写作一些。在現今的情况下，写信給我母亲，似乎是适宜的。但自她把那普魯士的下級軍官〔2〕招进家中作女婿后，因我这一方面的一些批評，一切交往都已断絕。現各方面的催逼可怕地增加了。我已花去十鎊的最大部分，至少可以和緩某些方面。你尽的力量已在可能的程度以上，我本不当将这些事相告，不过怎样办呢？有什么办法呢？加以我不能到別处去工作，因为我不能离家，說也奇怪（大概要从病勢好轉去解釋），妻恰于我不宜在旁照顧的現時（自然不可對她說），时常要我留在她的身边。

阿倫覺得她如果不是種過兩次痘，便逃不出來。就情形看，他自己認這次出痘是一種幸運。因為他昨天告訴我，她的神經狀態不良，他認這種病比可能發生的神經炎或這一類的病要好些。

可憐的孩子們非常害怕。阿倫於星期五替她們和李卜克內西全家種了痘。

你大概於星期五可收到“伏格特先生”。上星期拖延了一下，因我對於最後幾印張的修改，不能及時完成。

酒至為感謝。在收到之前，阿倫處方，已有此酒，還有其他藥物，但沒有這樣適意的。

你的卡·馬·

〔1〕 顯然漏去“說的”字樣。

〔2〕 康拉狄(Johann Jakob Conradi)，和馬克思的妹妹愛密利(Emilie)結婚。

## 七一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〇年十二月三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〇年十二月三日〔1〕。

親愛的摩爾：

因天曉得的形形色色湊合的情況，我在最近四星期中必須取出非常多的錢，以致現在應無條件地等待幾天。如有可能，明天寄一鎊給你，以後再有辦法，馬上會增加的。在某些時期內，我至少當以每次付出小小的數目為限；我在目前要對厄門表現出我在收入限度之內生活（前一決算年度沒有做到）；這是談判中的一種方法，我絕不可破壞的。倘若有所借口，一定向谷謨拍特試借五鎊，以兩星期為期，但卻不能找到此項口實，使他不致察出真相，加以不知他在这个年關有沒有錢。我很知道你正陷在怎樣的困難中，將盡我的力量做去——但新近寄給你的十鎊已經是十二月賬中的預支，所以這個月也已有了重大的負擔。不過你明天一定可接到一

点东西。

我准备今晚替你写篇文章(上星期五,眼睛發炎,在瓦斯灯下不能写作),但塞麦剛来此,問候你,今天又談不到动笔了。明晚尽可能地干罢。

書已收到。这东西好得很。特别是研究和附录两章;这是有毁灭性的。关于其他各点,下次再詳。样書大半已經分配好了。

你的弗·恩·

(1) 由“二日”改正过来。

## 七一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〇年十二月五日

亲爱的摩尔:

畢竟附上可庆幸的邮匯两鎊,在徹灵十字街照付,我不知道有較近的兌款邮局,望告知一处,以备将来应用。

天狼星特囑我暂时告訴你,对西門<sup>(1)</sup>君的襲击使他特别高兴。我愈讀那書,便愈加中意。不过有很多排錯和写錯的地方。有一处竟把俄罗斯的去代替奥地利的皇帝。又你的夫人对一切外国字用拉丁文写法,排字时也是这样,那就不大好看。这在一切外国的印刷所可以过得去,反之,必須特別作預防的措置。

你所忽略的地方是总结。例如在步斯騰海默和暴徒两章的末尾;还有在警察方面的末尾、全部私人事件的末尾(即在研究之前)以及其他地方后面須有一种总结,使平常人明白获得总的印象。这只需再增四頁就够了,而在一本充滿材料和平常人多少生疏的大批人名的書中,会产生很大的效果,同时使很美丽的整个結構的艺术明白显示出来了。

你的夫人情况怎样?

你的弗·恩·

一八六〇年十二月五日。

〔1〕 爱德华·西門 (Eduard Simon)。

七一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十二月五日

十二月五日。

亲爱的恩格斯：

論文至为感謝。

妻的情况很有进步，我相信那酒比一切藥物对她更有帮助。只是在夜間有不安宁和失眠、又頗涉幻想等現象，还很受妨碍。

在星期六以前，你如能供給一篇文章，那也許写关于我的訴訟，發自柏林？当我觉得写社論不方便时，便从柏林、巴黎等处發稿。这样的通訊，比較容易。

对于中国战争没有什么可說的嗎？或者波拿巴的武装軍隊等等？

我此刻絕没有什么“思想”，但有討厭的头痛。

孩子們——可怜的小鬼——还老是过着出亡的生活。我已送了几只酒瓶給她們做安慰品。小的前天看見我在李卜克內西的住宅經過，从窗子內叫道：哈罗，老孩子！

附带地說！当佛萊利格拉听到我妻生病（自然不知道什么病）时，自然馬上写一封“感动的”信給我。但是当我将“伏格特先生”——自然（三行就有三个“自然”，你看我有多少思想）写上友誼的題詞——寄給他时，他因另外的事情来信，竟忘記对这書提一下，或对我承認收到了。他为掩飾这一点起見，特在信中加上“急忙中”一語。我相信各方面曾使他大为恼怒。有一次是他因伏格特的緣故“不謹慎”。但尤其是法济。佛萊利格拉要于春季往日内瓦。問題在法济的廢物的揭露对他是否發生妨碍？

布林德已于星期四在貝池處訂了一本，但直到昨天才收到。在我的書的包裹達到柏林之前，倫敦方面不會發行，以免普魯士大使館的亞爾伯慈君對柏林發出警報。倫敦方面對我在攻擊中“不足取的”態度，自然會有許多嘲笑的。虱子特律布涅昨天訂了十二本。  
祝好。

你的卡·馬·

七一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十二月六日

一八六〇年十二月六日。

親愛的弗利德里赫：

兩鎊至為感謝。較近的郵局是卡謨登鎮（Camden Town）匯兌郵局。

你說缺少總結一項，完全對。原來本有，以後看見這作品的體積增得很大，便把它勾去了。因為如照平常一樣排印，有很厚的一本。此外，你會看到，在“一種訴訟”的第十一章中全部私人事件是這樣灌輸給平常人的，他會一生一世忘不了。

講到愛德華·西門君，這狗曾在他的齷齪的文章中（惡意地翻譯泰霍夫的“特務”）稱你為“老是忙碌的特務”。我決心指出一個例子給這個傢伙看，因為侮辱你的人格比侮辱我還要使我更生氣。

此外，順便說一句，當天狼星一經看完，自己寫幾行給我，十分歡迎。妻現在主要的享樂就在接到關於這書的來信。就整個講，有良好的進步，但很遲緩。

俗物佛萊利格拉君，那張“傷風的、威斯特華倫式的嘴”，昨天來信，有一節如下：

“你的書（決不是小冊子）貝池已送給我了。至為感謝！就我至現在為止所讀的看，和我曾經期待的一樣，是充滿了精神，充滿



了憤怒。細節很多，几乎阻碍了总体的一覽。恕我不能对这著作的本身作深入的研究。我对这全部爭論，至今仍認為遺憾，并始終站在局外。”

你对最后这两句話怎样說？这只牧猪狗早就知道伏格特的謊言和布林德的無耻，現在却黑字写在白紙上，不願（我絕沒有要求对此予以充分的注意）“对这著作的本身作深入的研究”。而且他“始終站在这全部爭論的局外”。我現在覺得他还没有讀完全書，以后他会看見自己站在哪里。我此时知道了他和布林德發生亲密关系的秘密（一种業務自然使他和伏格特、法济連結在一起）。就是他在席勒紀念会时，将自己的詩刊印两万本，花去四十至六十鎊。他要从这里造成一种營業。但卖出去的不到四十本。此項投机既完全失敗，只好把这笔費用“推到”——如貝池正确指出的——席勒委員會。而布林德是这件事最順从的工具。因此，那張伤風的、威斯特华倫式的嘴便声称是“互相帮助”。

你在正誤表中發見你所指摘的排字錯誤。这个表原来要长三倍。这太不像样，我們已把它縮小了。全部錯处在希尔士斐尔德的身上，他是一个庸碌的人，不能支配自己的排字人。貝池再也不在他那里排印稿件了。

祝好。

你的卡·馬·

你的脑子里如想起什么，要写一个一至三印張的軍事小册子，貝池一定很欢迎，他現在要以“出版書商”的資格出面。他是一个很利落的家伙。

七一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〇年十二月八日]

亲爱的摩尔：

我整天勞碌，以便于下午獲得寫文章的空閑，當我把瓦斯燈點燃時，它竟慘淡無光，使整個賬房必須停止工作。在我的住宅，一星期來幾乎還要壞些，長期的寒冷加上霧天，白日消耗瓦斯很多，到了晚間，瓦斯絕沒有壓力，所以也沒有光了。這使我今天不能寫文章，又據說從修達(Ceuta)出發，每天有開始反得土安(Tetuan)的運動，那等到后天或星期四寫，也許較為容易。然這對你簡直是糟糕的，因為你本來拿定我有供給，明天你必須自己苦干了。

錫柏爾在漢堡，從那里的游惰文人處聽說，“佛萊利格拉和馬克思破裂了”。你看，金開爾君于莫斯開爾死后，也還在繼續干通訊、宣傳、瞎說的事業。在漢堡“自由射擊”任職的斯特洛德曼君似乎又成為高特弗里德親密的黨羽了。

我的眼痛，不寫了。竭誠問候你的夫人和孩子們。聖誕節我不能來，因厄門對於賬房又有新的改變，恰在這年尾，我不能離去，否則須負很大的責任。復活節或聖靈降臨節，一定會來的。

你的弗·恩·

七一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十二月十二日

倫敦，十二月十二日。

親愛的恩格斯：

論文至為感謝。

“新普[魯士]報”上的報告(它自己的批評不計)不過是“倫敦石[印]通[訊]”(施勒辛格)所載的一段話；一切德國報上都有，很少例外的，大都在“倫敦”欄下。

廣告的簡短只在英國出版的各報上是如此。至于德國各報上連目錄都加進去了。

我這裡將“書商交易所報”上的廣告寄給你，這是貝池自己草

拟的。他在广告末尾說到的著名的“政治家”，就是偉大的步协，后者曾在这种意义上对波克海姆表示意見。

至于德国各报上的广告大概在本星期內登出。会比書的达到要稍迟一点，因为不当引起普魯士人的注意（因訴訟的緣故）。

登有广告的是：

“一[般]新[聞]”、“布勒斯劳新[聞]”、“因結”（伯倫）、“德意志一般”、“法兰克福杂志”、“汉堡新聞”、“自由射击”、“改革”、“卡尔斯魯厄新[聞]”、“科[倫]报”、“哥尼斯堡的一月”、“曼亥謨杂志”、“国[民]报”、“新普[魯士]报”、“政論家”、“柏[林]人民报”、“东德邮报”、“新聞”、“罗司托克新[聞]”（Rostocker Zeitung）、“許华奔的水星”、“居利报”、“北德意志报”、“沮利克新报”〔1〕、“新南德报”（閔兴）、“晨报”、“国[民]协[会]周刊”、“德国博物館”、“画报”、“外国”（奥格斯堡）、“德意志历史月刊”（布藍士外喜）。

“紐約州报”、“紐約罪言报”、“紐約晚报”。

“泰晤士”、“雅典娜”、“批評”、“星期六評論”、“圖解新聞”、“曼徹斯特衛报”、“赫尔曼”。——

贈閱的，除其他外，有科塔、“改革”、邓克尔，錫柏尔处就有六本；英国各报（“星期六評論”、“雅典娜”、“批評”、“圖解新聞”）；罗麦尔、布刺斯、菲协尔。一共贈出五十本以上，內中只有少数是給各报的。

倫敦至現時为止，賣出四十一本。

注意：罗麦尔的“在舞台的后面”現時在德国很行銷。甚至有从里加來訂閱的。

步协（在“奥[格斯堡]一[般]新[聞]”的附張上写作，例如論拍辛宜和帕尔麦斯頓）已經答应波克海姆在“一[般]新[聞]”上作批評。恐怕畢士坎蒲要比他占先一步。

李卜克內西在四种德、美报和四种英、美报上都作了广告和詳

細的摘要。他現替一種英、美報作文[學]的通訊。

“伏格特先生”是某些美、德地方報的通訊員，有他自己的簽名。他罵“波拿巴”<sup>①</sup>。宣稱我的著作永不會出版。

妻好多了。只是孩子們大概要在兩星期內才回來。我自己現在差不多要整天呆在她的身邊，而她的體力絕沒有復元。然只要一經再達到更正常的狀態，便會漸入佳境的。

一星期來，阿倫已不用波爾多酒、改用葡萄酒處方。因此，你如能寄幾瓶葡萄酒來，至為歡迎。

我的圖書已到。還在稅務處，因為稅務員尚未決定我是否當免稅取出。

我當怎樣窺探路易·西門的秘密，現請給予啓示？（參看附件十六c.。）

問候天狼星。

你的卡·馬·

〔1〕 正確的寫法是：“新滄利克報”。

七一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〇年十二月十八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〇年十二月十八日。

親愛的摩爾：

星期日除塞麥外，我的妹夫也來了，塞[麥]今天往利物浦，也許再來，妹夫明天離去——所以我不能寫文章。星期六如有可能，當寫點關於奧國的東西。

塞[麥]本人是一個十分利落的傢伙，具有奧地利人的誠實性格，當革命的時期，在匈牙利也可能是精壯、堅決並有見識的，不過

---

① “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的省稱。——譯者

在本国以外，論他的学識和思想，的确就不大够了；我至少不能从他察覺許多合理的东西来。他在自己的小册子中是以波拿巴主义的面目出現的，現在又完全变了，这是滑稽的。除其他外，他对我作了下列的提議，企圖予以解决：哈布斯堡皇室因帝国的崩潰，只做匈牙利王，而德—奥归屬德国，倘發生这件事，我以为怎样？我自然对他說明，我們可認这样的一种解决完全是对的，并当欢天喜地地将整个贼党作为礼物送給匈牙利人。他在这里的酒生意很好；因科布登的介紹以及他在巴黎科[布登]处曾經結識的人緣，使这种營業十分順利。

如有可能，明天再寄两鎊給你，可惜今天太迟了。

希望你的夫人日見康復，問候她和女孩子們。

你的弗·恩·

附帶說一說葡萄酒！我再也沒有合适的，但明天將去找好一点的，立刻寄上。

七一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十二月十八日

一八六〇年十二月十八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妻好得多了。阿倫以为孩子們——两份伙食不仅很麻煩，而且也太花費了——星期日或星期一可以回来。屆时我自己再开始对“論壇”通訊，現在是第五个星期，它只收到两篇論文。如有可能，在星期六以前，还請你供給一篇。

两天来，我躺在在床上，并正服藥，但阿倫說不要紧，三、四天之內我当复元。这是兴奋等等的結果。

你关于塞麦的意見，我私下告訴你，我完全同意。最滑稽的是我曾用諷刺的方式，对他提議：他們当替自己保有哈布斯堡皇室，

布达佩斯当为皇室最后的逃难所等等。

祝好。

你的卡·馬·

七一九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〇年十二月十九日

一八六〇年十二月十九日。

亲爱的摩尔，

附上两镑，在卡謨登鎮兌取。

我愈讀那書，便愈加看出伏格特怎能从这种“永不会出版”的故事中脫身出来。几天之內在倫敦卖出四十一本，是很多的，現在必定更多了。这的确是你所写的最好的战争作品，比起那部“波拿巴”来，文体要簡朴些，然在必要处，却同样有力。

你的弗·恩·

七二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十二月十九日

一八六〇年十二月十九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謝謝你的两镑。我已着倫迅到邮局去取了。

如阿倫所說的，妻不会留下疤痕的。她自然还是苦痛（而且病人恰因好轉，变得更不安宁，更少忍耐性），但阿倫对于这种进步完全滿意。

至于我（失眠是最坏的），經過酣睡之后，今天好多了；我想在两天、至多三天之內，又会痊愈。

本星期因生病不能出外，故不知道倫敦出賣書的情形。只有李卜克內西告訴我，倫敦工人联合会本星期替它的圖書館卖了六

本。

史盘刀的齐麦曼(现在伦敦做律师)是前国会议员,伏格特的亲密朋友,从前为“人民”和我个人的大诽谤者,上星期宴请侯赫斯特(Höchster——易北菲尔有名的、现在巴黎很忙的律师),我们的朋友莱茵兰德<sup>(1)</sup>也在座。齐麦曼宣称布林德是不可救药地陷入窘境。至于伏格特,他虽知道这家伙的轻浮和虚荣,却不相信受贿赂的事。我的书现当使他确信,伏格特是一个完全平常的“特务”,不过因报酬优厚,有别于普通特务罢了。他(齐麦曼)又写信给在瑞士的一个熟人,嘱不要怀疑他对伏格特先生的意见。

步协有信给波克海姆,承认对伏格特的证据是完全提供出来了。此外,我的著作打破了“他对马克思的煽动活动所怀的成见”。他对于这两种关系已在坎柏尔的商人团体中(他在那里演讲德国的法律史)说过,并已写信给“德国有力的人物”。

因为庸俗人的缘故,齐麦曼和步协在这里是重要的。

(我在锻炼的时期中——最近四星期——读过各种各样的书。内有达尔文的“自然淘汰”。这书虽是用粗率的英文发挥出来的,然这是含有我们见解的自然史基础的书。在另一方面,巴斯棠(A. Bastian)的“历史上的人”(三厚册,这家伙是布勒门的青年医生,旅行世界多年)企图对心理学和历史的心理学描写,作一种“自然科学的”分析,却是拙劣的、纷乱的、不成形的。内中唯一可用之处,那就是一些人种志上的奇事。此外,有许多矫饰处和討厭的体裁。

附带地说!因路易·西门的缘故,你必须给我启发,对于这个温柔的昆尼根(Kunigunde)当怎样探得诡计。

许多星期前,接到拉萨尔的信,他病得厉害。不是风湿病,是骨炎?如他写给我的,有“一部重要的大著作”在布洛克豪斯出版,共两册,他躺在床上十七点钟,起床三点钟,忙着校阅“重要的大

著作”。我想，我送給他的反伏格特的作品迫不适宜于減輕他的痛苦。他是柏林“理想的政治家”，誰能負這種罪責呢？

在佛萊利格拉和學生布林德間親密的“粗糙物質基礎”是什麼，我已經寫信告訴你了嗎？

祝好。

你的卡·馬·

(1) Rheinländer 原信作 Reinländer。

七二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sup>①</sup>

親愛的弗利德里赫：

酒和五鎊至為感謝。妻覺得紅葡萄酒十分醇美。

從今天起，我復元了。

開爾(Keil)從萊比錫來信：書一到，馬上賣出一百二十本。

利希脫從漢堡(由“改革”)來信，書的銷路很好。

妻囑竭誠問候。

你的卡·馬·

七二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一八六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親愛的弗利德里赫：

附上“日內瓦邊界消息”上“伏格特先生”廣告的剪頁，那巨大的字體已經表現布刺斯對“伏格特”的愛好了。此外，在“邊界消息”的最近五號上有很好的文章。

<sup>①</sup> 此信沒有日期，但一九二一年斯圖加特版是有的，這裡或系遺漏，否則照編者向例，應于標題的日期上另加方括符。——譯者



貝池昨天告訴我，倫敦至現時止賣出八十本。在另一方面，他抱怨曼徹斯特“簡直一本都沒有”賣出。

就我所知，除“改革”上有一批記載（表示好意的）并允于下星期登出一篇長文外，德國各報至今還沒有什麼表現。而“奧[格斯堡]—[般]新[聞]”更是奇怪。它已收到兩篇詳細的批評，一是“察塞斯”（Schaises）<sup>①</sup>畢士坎蒲的，一是步協君給副刊的。還沒有登出只字。但我們會看到的。

其次是：

一、路易·西門。有天晚上很晚，我因校稿的事到希爾士斐爾德那里去，先在商業區朋友萊茵蘭德<sup>(1)</sup>的事務所停了片刻，那書已至最後一頁，就要弄完了。他非常愉快地告訴我，青年侯赫斯忒（律師的兒子）從巴黎來倫敦就業。萊茵蘭德在巴黎時深識侯赫斯忒父子。我後來在他那里看到青年侯赫斯忒一次，是一個老實人，缺乏一切政治觀念——我不願說政治意見。他在銀行家哥尼斯瓦脫或類似的人名（這個著名的波拿巴主義的名字，我目前不能完全確定）處做書記，而路易·西門是這裡的第一書記。萊[茵蘭德]盤問這個侯赫斯忒關於溫柔的昆尼根的事。那人說：啊，我們在事務所不大喜歡他。他雖是書記中的首領，但十分膽小，每一行動都要問首長，對於業務也懂得不很多，並且不耐煩，而他的很大部分的時間都花到政治上去了。著名的阿部幾乎每晚在他那里，一起工作；我曾親自看見他們在校閱一種共同著作。反復盤問萊[茵蘭德]，便證明“一八六〇年的普魯士”即是這種共同的工作。路易·西門在哥尼斯瓦脫的波拿巴事務所中頗以和阿部有聯繫相夸，而青年侯赫斯忒在政治上和一個新生的嬰兒一樣，信任萊[茵蘭德]，自然沒有絲毫疑慮，以關於西[門]一些很榮譽的事報告

<sup>①</sup> “察塞斯”非畢士坎蒲的名字，而辭典上也沒有這個名詞，可能是一種諷刺話或綽號。——譯者

他。最奇特的是萊[茵兰德]后来在齐麦曼的宴会中(青年侯赫斯忒沒有被邀請)十分直率地問老侯赫斯忒,对我的攻击路易·西[門]有什么意見? 侯赫斯忒說明政治已經毀灭了他两次,多年来在原則上再也不彈此調了。然他似乎認这件事为不可信;但萊[茵兰德]坚持我是据有一种很“可靠的”来源的。

二、布林德已用巨大的方法作了报复。他对貝池等宣布解除主顧关系。这是“瞎子的报复”。老稷斯卡(Ziska)啊!

三、关于佛萊利格拉——你曾在他的伤風的嘴上貼了膏藥,現在会神清气爽的——及其和布林德关系的物質基础,我如沒有弄錯,从前已写信告訴你了。事情正确的經過如下:

当席勒紀念会的时候(一八五九年),这高貴的詩人經過他的代理人布林德首先向水晶宮的指导部献議作著名的贊美詩。它当給他四十鎊現款,获得刊印这有名的贊美詩的权利,并于席勒紀念日的当天在水晶宮出賣。而这商業化的詩人自己并保有在別处銷售的权利。指导部非常感謝这种善意,并請佛[萊利格拉]君自行經營他的贊美詩。

此时这高貴的人以所謂自費在希尔士斐尔德处排印这臭貨两万本。生产費是四十鎊。依照这个高貴詩人的計劃,純利的一半当送給席勒院,另一半則供奉自己的家神,所以扣去生产費(每本的价格是六辨士),他能替自己积得二百十鎊,此外,以他的高尚的思想和行为,还可在德国大吹一下子。

不过这种打算完全錯了。在整个英国也許賣去几百本(总計),的确只是由于私人的極力强迫,才达到世人的手中。

現在困难来了。布林德从早至晚、从晚至早劝誘倫敦席勒委员会支付排印費,經過激烈的辯論后,算是成功了。因此有那么些眼泪。

至于許多放在儲藏室的書,佛萊利格拉信托他的盲目的朋友

去卖，而这个不知疲劳的小欺騙者在最近的十一月（一八六〇年）还共同陰謀在倫敦开一个特有的席勒紀念会，以便拍卖佛 [萊利格拉] 的廢料。所以佛 [萊利格拉] 始終和他的布林德“接近”，并不奇怪。沒有他人像佛 [萊利格拉] 那样懂得自己的私利，而營業的利益（詩人的荣誉自然也包括在內）要超越一切。

在这个时机中，还有一个为布林德所特有的笑話不可不一說。

这个深沉的布林德沒有报告朋友佛萊利格拉和朋友金开尔，悄悄地（从人所共知的一百鎊基金中取款）关于席勒和布卢謨刊印一点临时的东西或临时的一点东西。当早晨七点半，适逢人們神清气爽，满怀好意的时候，在水晶宮的入口处放一只装有他的“激烈傳单”的箱子，由那从“广告晨报”借来供使喚的僮僕看守着，对每个来訪者給予这种廢料一份。人家問起价錢时，便按照他的外表，索取六辨士、三辨士，低至一辨士。要是不問时，即無償地获得这廢料。所以还在金开尔的演說或佛 [萊利格拉] 的贊美詩出現之前，这个巴登的狡徒已經強迫世人接受他的劣貨，获得优胜了。

祝好。孩子們又回来了。問候天狼星。

謝謝論文。

你的卡·馬·

〔1〕 原信作 Reinländer.

七二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〇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一八六〇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万急。

亲爱的恩格斯：

佐罕·柏克从那不勒斯發来一信剛才达到，为着加里波的，要求波克海姆寄給他；

一、“波河与莱茵河”。(我还有一本,是在貝池处找到的。这事解决了。)

二、“薩服雅、尼斯与莱茵”。(我的一本早送給希利。希望你有一本,請立刻郵寄倫敦商業区馬可街四十四号波克海姆。)

三、“伏格特先生”。

祝好。

你的卡·馬·

## 人名索引

### 二 圖

- 卜特曼 (Püttmann—1811—1894)——  
易北菲尔急进的詩人,一些“真正社会  
主义”杂志的出版者,四十年代加入  
“新萊茵报”。——第 63 頁。  
丁革尔斯志(Dingelstedt—1814—1881)  
——德国政治抒情詩人及劇作家。  
——第 424 頁。

### 三 圖

- 大腓特烈姊妹 (Frédérique Sophie  
Wilhelmine [Schwester Friedrichs  
II. von Preußen])——第 129 頁。  
小丑(Clown)——見鮑威尔,爱得加。  
小劳拉 (Laurachen)——見馬克恩,劳  
拉。  
小家伙(der Kleine)——見德郎克。  
小轟王(Bombalino)——見斐迪南第二。  
久来(Gyulai—1798—1868)——奥地利  
元帅。——第 447、448 頁。  
飞阿勒廷諾 (Fiorentino—1810—1864)  
——意大利人,法国文学家,一八三五  
年起住于巴黎。——第 125 頁。  
士来尼慈(Schleinitz—1807—1885)——  
普魯士国务活动家。——第 585 頁。  
士来登(Schleiden)——第 376、383 頁。  
士罗塞 (Schlosser—1776—1861)——  
德国历史学家。——第 256 頁。  
士勒得(Schröder)——第 528 頁。  
士勒得,节·芝·(Schröder, J. H.—  
1784—1883)——汉堡商人,在倫敦开  
設商店。——第 295 頁。

- 士勒得,基利基当·馬提亚 (Schröder,  
Chr. M.)——汉堡老商店。——第  
295 頁。  
士温(Swan)——詳見散得維慈。——第  
140、146 頁。  
士楞密尔,彼得(Schlemihl, Peter [bei  
Chamisso])——沙密索故事中的  
人物;被用来作为不順利的普通名字。  
——第 41 頁。

### 四 圖

- 丹尼尔和帕尔麦 (Dunnill & Palmer)  
——書商。——第 458 頁。  
丹达斯 (Dundas—1785—1862)——英  
国海軍上将,东方战争的参加者。——  
第 87 頁。  
丹昆(Duncombe—1796—1861)——英  
国急进的政治活动家。——第 403 頁。  
丹涅堡 (Dannenberg—1792—1872)  
——俄国將軍,东方战争的参与者。  
——第 52 頁。  
丹敦 (Danton—1759—1794)——法国  
大革命杰出的政治活动家。——第 93  
頁。  
什瑙斐 (Schnauffer—1822—1854)——  
德国社会詩人,革命家,在美国的亡命  
者。——第 58 頁。  
匹阿 (Pyat—1810—1889)——法国文  
学家,政治活动家,社会主义和民主主  
义者,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参加者,巴黎  
公社社員。——第 15、155、156、195、  
347—349、395、396、401、403、406、555  
頁。

匹斯托尔 (Pistol [bei Shakespeare])  
—— 莎士比亚戏剧中的谈谐人物。  
—— 第 224—225 頁。

厄士 (Ersch—1766—1828) —— 有名的  
德国图书馆学家, 哈勒大学地理学和  
统计学教授, 曾与葛鲁贝尔一起出版  
有名的“科学和艺术通用百科全书”。  
—— 第 45、240、271、323 頁。

厄布涅 (Ebner) —— 民主主义的出版商  
及新闻记者。—— 第 63 頁。

厄尔柏曼 (Oelbermann—生于 1832 年)  
—— 德国文学家。—— 第 499、600 頁。

厄尔锦 (Elgin—1811—1863) —— 英国  
国务活动家; 曾镇压中国的反英风潮,  
后为印度总督。—— 第 402、404 頁。

厄狄帕斯 (Oedipus) —— 希腊民间传说  
和悲剧中的英雄。—— 第 433 頁。

厄門, 高特弗里德 (Ermen, Gottfried)  
—— “厄門和恩格斯公司” 股东。——  
第 202、239、398、433、508、558、566、  
567、613、618 頁。

厄曼尼 (Ermani) —— 伦敦的德文报“日  
耳曼尼亚” 编者。—— 第 455、552 頁。

厄斯志哈稷 (Esterhazy—1786—1866)  
—— 奥地利大臣, 曾任駐德莱斯登、罗  
馬及倫敦大使。—— 第 560 頁。

厄斯志德 (Oerstedt—1778—1860) ——  
丹麦国务活动家, 司法部长, 首相。  
—— 第 229 頁。

厄斯帕退洛 (Espantero—1792—1874)  
—— 有名的西班牙国务活动家。——  
第 75、168、259 頁。

厄斯琴 (Erskine) —— 彼得大帝的御医。  
—— 第 127 頁。

厄楞巴洛 (Ellenborough—1790—1871)  
—— 英国国务活动家。—— 第 206 頁。

內 (Ney—1769—1815) —— 有名的拿破  
侖的元帅。—— 第 260 頁。

內格黎 (Négrier—1788—1848) —— 法

国将军。—— 第 262 頁。

內斯密司 (Nasmyth—1826—1861) ——  
英国中尉, 东方战争时在土耳其军队  
中作战, 与蒲脱勒一起领导西里斯的  
黎亚的保卫战。—— 第 54 頁。

开尔 (Keil—1816—1878) —— 莱比錫的  
書商, 出版商及作家。—— 第 624 頁。

天狼星 (Lupus) —— 見 华 尔 夫, 威 廉。

夫列尔 (Freyre—1765—1834) —— 西班  
牙将军。—— 第 69 頁。

夫吕林和格瑟公司 (Fruehling & Gös-  
chen) —— 第 294 頁。

夫罗特爾尔 (Flottwell—1786—1865)  
—— 普魯士国务活动家, 大臣, 威斯特  
法里亚总督。—— 第 424 頁。

夫垒因德 (Freund [Arzt]) —— 马克思  
的家庭医生。—— 第 39、41、45、46、48、  
51、62、67、74、78—80、116、224、229、  
409 頁。

夫垒因德夫人 (Freund, Frau) —— 第  
86 頁。

夫洛斯特 (Frost—1785—1877) —— 宪  
章主义者。—— 第 158 頁。

巴卡蒲 (Buckup) —— 在伦敦的德国商  
人, 德郎克就在他处服务。—— 第 50  
頁。

巴札庫耳 (Bazancourt) —— 法国军事作  
家。—— 第 161、162、165、176、178、  
182、194、222、224、225 頁。

巴当給 (Badinguet) —— 見 拿 破 侖 第 三。

巴克, 赫爾曼 [柏格尔] (Buck, Hermann  
[Berger]) —— 普魯士的秘密财政顧  
問, 柏林当鋪的經理, 柏林-安格特銀  
行經理, 路德福·施兰姆的朋友。——  
第 273、274、279 頁。

巴克雷 (Barclay de Tolly—1761—1818)  
—— 俄国将军。—— 第 254、333 頁。

巴里治 (Parish) —— 英国作家, 外交关  
系史家。—— 第 217 頁。

巴貝(Barbès—1809—1870)——法國革命家。——第 80、93 頁。

巴貝治(Babbage—1792—1871)——英國經濟學家。——第 348—350 頁。

巴枯寧(Bakunin—1814—1876)——有名的俄國無政府主義者。——第 324 頁。

巴退爾米(Barthélemy—約1820—1855)——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參加者，一八五五年在倫敦被吊死。——第 83、86、88 頁。

巴爾(Barnum)——見拿破侖第三。

巴斯夏(Bastiat—1801—1850)——法國經濟學家。——第 325、367 頁。

巴斯棠(Bastian, A.—1826—1905)——有名的德國人種學家。——第 623 頁。

巴雅(Bayard—1476—1524)——法國的軍人，“無畏無辜的騎士”。——第 39 頁。

毛奇(Moltke—1808—1891)——有名的德國軍事活動家及國務活動家。——第 23 頁。

## 五 國

卡爾格(Karger)——第 22 頁。

卡司卡特(Cathcart—1794—1854)——英國將軍，一八一二、一八一三及一八一四年反對拿破侖戰爭的參與者，“一八一二年俄國和德國戰爭評注”一書作者。——第 360 頁。

卡貝(Cabet—1788—1856)——法國空想共產主義者。——第 110 頁。

卡拉杰奇，服克·史梯芬諾威慈(Karadschitsch, Wuk Stephanowitch—1787—1864)——現代塞爾維亞文學語言及正字法的奠基人，塞爾維亞民間創作有名的收集者。——第 138、145 頁。

卡姆(Kamun—死于 1867 年)——德國

民主主義者，一八四八年革命的活動家，在美國的亡命者。——第 360 頁。

卡倍耳(Kapper—1821—1879)——奧地利作家及醫生，寫作德文及捷克文的抒情作品。——第 138、145 頁。

卡勒爾(Carrel—1800—1836)——有名的法國政論家。——第 73 頁。

卡替來那(Catilina—紀元前 108—62)——紀元前六三年組織民主派的密謀反對羅馬土地占有者的首領。——第 123 頁。

卡斯忒羅(Castello)——葡萄牙的錢莊。——第 438 頁。

卡斯忒雷因(Castellane—1788—1862)——法國元帥。——第 331 頁。

卡斯騰斯(Carstens)——見雷士納，弗利德里赫。

卡塔爾(Catull—約生于紀元前 87 年)——古羅馬杰出的詩人。——第 45 頁。

卡維涅克(Cavaignac—1802—1857)——法國將軍，曾鎮壓一八四八年巴黎的六月起義。——第 262、282、373 頁。

丙(Bing [Byng]—1704—1757)——英國海軍上將，一七五六年被派把米諾卡島從法軍手中解放出來，因退却而按軍事法庭審判死刑。——第 67 頁。

蘭多爾夫(Landolphe)——法國共產主義者，在倫敦的亡命者。——第 409、415 頁。

蘭得(Landor—1775—1864)——英國詩人。——第 358 頁。

印格力茲(Inglis)——第 323 頁。

加內·帕熱斯(Garnier-Pagès—1803—1878)——法國政治活動家，一八四八年臨時政府成員及財政部長。——第 532 頁。

加爾德倫(Calderon—1600—1681)——有名的西班牙劇作家。——第 33 頁。

加杰勒(Gatterer—1727—1799)——德国史学家,哥丁根大学史学教授。——第136頁。

加里波的(Garibaldi, Giuseppe—1807—1882)——有名的意大利政治活动家,統一时期的英雄。——第462、464、504、517、571、576、579、581—583、585、586、588—590、592—596、598、599、601—604、627頁。

加里波的,約瑟(Garibaldi, Joseph Baptiste Maria)——前者之孙。——第603頁。

加波的斯得利亚(Capodistria—1776—1831)——俄国和希腊国务活动家,曾任俄国外交大臣,后来曾任希腊政府“主席”。——第33頁。

加涅特(Garnett)——第211頁。

加涅特(Garnett, Jeremiah—1793—1870)——英国政論家。——第118頁。

加根(Gagern—1799—1880)——德国国务活动家,一八四八年国民會議主席,君主主义者。——第476頁。

加特(Garthe)——在倫敦的德国亡命者。——第469、484、485、493頁。

台斯普雷(Desprez)——一部关于巴尔干各民族的書(一八五〇年巴黎出版)的作者。——第136、139頁。

台圖納尔公司(Destournel & Co.)——法国的酒店。——第242頁。

叶那撒治(Jellačić—1801—1859)——反动的奥地利將軍,在鎮压一八四八年革命中曾起过大作用。——第43頁。

司乃得(Schneider)——第50頁。

司乃得,卡尔(Schneider, Karl)——科倫的律師,民主主义者,科倫共产党人的辯护人。——第525頁。

司各脫(Scott—1786—1866)——美国將軍。——第1、79、81頁。

司旺(Schwann—1810—1882)——德国

生理学家。——第383頁。

包呂(Pauly—1796—1845)——語言学家,“古典考古学实用百科全書”的出版者。——第240、271頁。

卢森堡的預言家(Orakel von Luxemburg)——指路易·勃朗,見路易·勃朗。——第374頁。

扑特(Potter, J.—1817—1898)——英国政治活动家,为托馬斯·扑特之子。——第203、211、213、215、219頁。

扑特,托馬斯(Potter, Thomas—1773—1845)——英国政治活动家,“曼徹斯特衛报”创办人之一。——第215頁。

布卡南(Buchanan—1807—1882)——英国政治活动家。——第415頁。

布兰士外喜公爵(Braunschweig, Herzog von)——見斐迪南。

布兰克,卡尔·爱弥尔(Blank, Karl Emil—1817—1893)——恩格斯的妹夫,商人。——第172頁。

布耳革斯,亨利(Bürgers, Heinrich—1820—1878)——四十年代德国的共产主义者,科倫共产党人审判案的参与者,后来接近自由主义者。——第50、113、116、117、146、292、393、424、427、462、480、481、525、544、592頁。

布耳革斯之母(Bürgers [Mutter])——第117頁。

布耳革斯小姐(Bürgers, Mademoiselle)——第68頁。

布呂宁夫人[本姓列文](v. Brüning [geb. Liven]—死于1853年)——民主主义者,曾参与安排金开尔的逃亡,亡命于倫敦。——第411頁。

布呂协(Blücher—1742—1819)——普魯士元帅,战胜拿破侖者。——第256、258、259、261、263、264、281、323、333頁。

布林德(Blind, Karl—1826—1907)——



民主主义者,巴登起义的参与者,六十年代成了俾斯麦的信徒。——第 22、24、25、77、78、84、114、170、182、264、378、381、406—409、413、414、426、427、448、453、457、464—466、472、476、481、495、496—499、502—504、507、525、529、543、547、548、550、553—555、557、589、616—617、628、624、626、627 頁。

布林德(Blind, Frau)——第 84、408 頁。

布林德內(Blindney)——第 333 頁。

布刺斯(Braß)——革命者,“新瑞士报”的出版者,六十年代起为俾斯麦的拥护者。——第 562、604、619、624 頁。

布洛克豪斯(Brockhaus)——萊比錫的出版商。——第 43、136、221、222、282、327、342、404、600、623 頁。

布胡亥姆(Buchheim)——在倫敦的德国亡命者。——第 77 頁。

布琅涅(Bronner)——德国民主主义者,亡命者。——第 409、413、415、546、553 頁。

布朗(Brown, John)——第 529 頁。

布朗,佐治(Brown, George—1790—1865)——英国將軍。——第 256、259、266、333 頁。

布朗基(Blanqui—1805—1881)——法国革命家。——第 80、171、447 頁。

布勒刻(Blenker—1812—1863)——美国將軍及酒商。——第 110 頁。

布累(Bray)——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四十年代英国社会主义思想家。——第 365 頁。

布輪(Brune—1763—1815)——法国元帅。——第 256、333 頁。

布魯克(Bruck—1798—1860)——奥地利国务活动家,一八五五年起为財政大臣。——第 567 頁。

布德堡(Budberg—1817—1881)——外

交家,俄国駐柏林、維也納和巴黎的大使。——第 463 頁。

布魯諾(Bruno)——見鮑威尔,布魯諾。

布卢謨(Blum, Robert—1807—1848)——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家,在維也納被文迪喜格利茨槍杀。——第 251、254、333、410、627 頁。

布藍,小犹太人(Braun, Jüdel)——見拉薩尔。

尼扎(Nisard—1802—1888)——法国批評家及文学家,法兰西学院教授。——第 124 頁。

尼古拉一世(Nikolaus I.—1796—1855)——俄国皇帝。——第 5、8、16、32、96、136、450、453、473 頁。

尼科尔孙(Nicholson—1809—1861)——倫敦教育法庭的創办人及主席。——第 76 頁。

尼哥勒夫斯基(Niegolewski)——第 573 頁。

切恩齐(Tauntzien—1760—1824)——普魯士將軍,一八一三——一八一四年战役的參加者。——第 265 頁。

汉尼拔(Hannibal—紀元前 247—183)——有名的迦太基統帥。——第 361 頁。

本尼格森(Bennigsen—1745—1826)——参加反对拿破侖战争的俄国將軍。——第 254、260、333 頁。

本哈德(Bernhardt)——紐約“新时代”的名义上的編輯。——第 113 頁。

札尔斐尔特(Saalfeld)——皮拍的主人。——第 306 頁。

札博依(Zaboi)——見薩莫。

瓦尔得內(Valdenaire—1791—1859)——居利附近庄园的所有者,第四届萊茵議會議員;一八三六年曾代表农民向皇太子請願;一八四八年为普魯士国民會議成員,急进的民主主义政

綱的拥护者。——第 189 頁。

瓦茨, 約翰 (Watts—1818—1887) ——  
英国社会改革家。——第 18、23、389  
頁。

瓦勒斯洛德 (Walesrode—1810—1889)  
——德國民主主义作家。——第 561、  
593 頁。

立普力 (Ripley, G.—1802—1880) ——  
美国的出版者, 一八四九年起为“紐約  
論壇报”的出版人之一。——第 251—  
252 頁。

立普力 (Ripley, R.—約 1824—1887)  
——美国的將軍, “墨西哥战争”的作  
者。——第 76、79、81、84 頁。

皮尔司 (Pierce) ——第 62 頁。

皮托 (Peto) ——第 212 頁。

皮拍 [塔普曼, 夫里多林] (Pieper [Tup-  
man, Fridolin] —約生于 1827 年)  
——語言学家, 倫敦共产主义者同盟  
盟員。——第 1、6、15、19、20、22、23、  
25、27、41、49、54、58、62、67、68、74、  
99、126、141、149、152、157、158、160、  
161、166、167、169、172、174、180、198、  
217、221、223、225、257、259、306、311、  
320、321、330、405、406、424、440、461  
頁。

皮波狄 (Peabody—1795—1869) ——美  
国人, 銀行家, 慈善家。——第 294 頁。

边諾芝·特威替曼和立格 (Bennoch,  
Twentyman & Rigg) ——曼徹斯特  
的商店。——第 285、286、304 頁。

邓克尔 (Duncker, Franz—1822—1888)  
——德国的出版商, 民主主义者, 政治  
活动家, 职工会的組織者。——第 430、  
433、434、436、439、441、442、444、459  
—461、466、467、476、477、482、483、  
487、494、498、519、535、541、547、567、  
619 頁。

邓克尔 [警察] (Duncker [Polizeirat])

——第 514、524 頁。

邓克尔, 亚历山大 (Duncker, Alexander  
—1813—1897) ——柏林的出版商店  
的所有人。——第 107、361、363、392、  
404、415、418、422、423、457、533 頁。

## 六 國

亚天 (Estien) ——第 372 頁。

亚历山大 (Alexander der Große—紀元  
前 356—323) ——馬其頓王。——第  
220 頁。

亚历山大·巴甫洛維奇 (Alexander Pa-  
wlowitsch) ——見亚历山大第一。

亚历山大第一 [巴甫洛維奇] (Alexander  
I. [A. Pawlowitsch]—1777—1825)  
——俄皇。——第 69、72、73 頁。

亚历山大第二 (Alexander II.—1818—  
1881) ——俄皇。——第 131、141、524、  
529 頁。

亚卡利阿斯 (Eccarius—1818—1889)  
——成衣匠,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員,  
第一国际的秘書。——第 28、32、424  
—426、428、438、457、534、582—  
583、585、589、591 頁。

亚卡利阿斯夫人 (Eccarius, Frau) ——  
第 615 頁。

亚尔伯慈 (Alberts) ——倫敦普魯士大  
使館的秘書。——第 616 頁。

亚尔伯特 [薩克逊-可堡亲王] (Albert,  
Prinz von Sachsen-Koburg—1819—  
1861) ——英女王維多利亞的丈夫。  
——第 16、120、529、532 頁。

亚尔斯涅 (Elsner—1809—1894) ——普  
魯士国民會議成員, 民主主义者, “新  
奧得报”所有人之一。——第 80、107、  
443 頁。

亚伯丁 (Aberdeen—1784—1860) ——  
英国国务活动家, 首相。——第 31、32、  
38、89、90、206 頁。

亚里斯多德(Aristoteles—紀元前384—322)——希腊大哲学家。——第221、382頁。

亚威伯克(Ewerbeck—1816—1860)——科倫的革命者,作家,在巴黎的亡命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第110、178、408、603頁。

亚蒲列頓(Appleton—1785—1849)——紐約的出版商,出版德納的美国百科全书。——第326、340、343、345、356、394頁。

华尔夫,本哈特(Wolff, Bernhard—1811—1879)——柏林电訊社的创办人和所有人,柏林“国民报”的所有人。——第560頁。

华尔夫,威廉[天狼星](Wolff, Wilhelm [Lupus]—1809—1864)——德国革命家,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4、7、15、17、19、31、39、42、53、61、74、84、101、102、105、106、113、117、143、146、150、158、159、161、167、175、178、189、190、192、198、207、208、217、218、219、221、225、227、228、231、232、237、238、249—251、283、296、299、304、306、307、311、312、315、317、319、320、325、326、328、336、338、345、348、351、356、360、371、374、376、378—380、382、383、393、394、396—398、400、403、405—407、412、413、415—417、427、451、456—458、461、466、467、472、477、478、481—483、485、487、488、490—492、497、499、503、505、517、522、524、525、532、534、537—540、543—545、562、568、580、585、602、606、609、610、612、614、616、620、627頁。

华尔夫,菲迪南[紅色华尔夫](Wolff, Ferdinand [der Rote])——“新萊茵报”編輯部成員,在倫敦的亡命者。

——第85、86、189、576頁。

华尔·司特劳斯(Wohl-Strauß—1783—1861)——伯涅的女友,法兰克福的索洛蒙·司特劳斯的妻子。——第148頁。

华盛顿(Washington—1732—1799)——北美殖民地独立战争的英雄,美利坚合众国第一任大总统。——第75頁。

伍德(Wood—1800—1885)——英国国务活动家。——第89頁。

伐倫廷尼(Valentini—1775—1834)——在普魯士服务的中将,一八一〇年在俄軍中参加土耳其战役,許多軍事著作的作者。——第10頁。

伊文思(Evans, George de Lacy—1787—1870)——英国將軍及政治活动家,东方战争的参与者。——第98、140、368頁。

伊文思,坡呂(Evans, Polly)——見却斯得尔。

伊立治(Erich)——美国的商人。——第193、196頁。

伊哥耳(Igor)——第133、138、145、155頁。

伊壁鳩魯(Epicur—紀元前342—271)——希腊哲学家,唯物主义者。——第221頁。

伏龙錯夫(Woronzoff—1781—1856)——諾伏罗西边区总督,卑斯薩拉布省及高加索总督。——第54、217頁。

伏格特(Vogt—1817—1895)——法兰克福国民會議成員,有名的唯物主义自然科学家,拿破侖第三的間諜。——第59、447、448、451、453、465、470、472、480、481、496、502、503、507、511、516、521、522、530、532—546、548—550、554—557、560、564、571—573、576—579、581、585、587、592—593、596—598、600、601—603、606、607、

- 610—613、615、617、620、622—624、628 頁。
- 休慈 (Schütz)——德國亡命者，一八四九年為普法爾茨政府駐巴黎的代表。——第 414 頁。
- 休謨 (Hume—1711—1776)——有名的英國哲學家，史學家及經濟學家。——第 432 頁。
- 列嘉騰堡 (Lichtenberg)——倫敦德國醫院的醫生。——第 266 頁。
- 吉爾曼 (Gercken—1722—1791)——德國史學家。——第 135 頁。
- 吉布哈迪 (Gebhardi—1735—1802)——德國史學家，漢諾威的圖書館員及檔案保管人。——第 136 頁。
- 多爾施 (Dolch)——一八五九年在曼徹斯特舉行的席勒紀念會組織者之一。——第 506、509 頁。
- 多布洛甫斯基 (Dobrowsky—1753—1829)——有名的斯拉夫學家，十八世紀末及十九世紀初復興捷克的傑出代表之一。——第 120、133、135 頁。
- 多布納 (Dobner, Gelasius)——“波希米亞年鑒” (布拉格，一七六一年及一七六三年) 的作者之一。——第 135 頁。
- 多勒沙爾 (Dolleschall)——警察參事，“萊茵報”出版時科倫的書報檢查官。——第 126、139 頁。
- 安娜 (Anna, Kaiserin von Rußland—1693—1740)——俄國女皇。——第 122 頁。
- 安得斯 [綽號拉伯蘭人] (Anders [der Lappländer])——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盟員，在倫敦的亡命者。——第 458、528 頁。
- 安斯特 (Anstey—1816—1873)——英國律師及政治活動家。——第 27、209、212、214、217、440 頁。
- 托盧克 (Tholuck, Friedrich—1799—1877)——新教神學家，柏林大學教授。——第 123 頁。
- 托克 (Tooke—1774—1858)——英國經濟學家。——第 201、224、354 頁。
- 掃爾海默 (Saurenheimer)——德國制刷手工藝人，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參加者，在瑞士的亡命者，有一個時期為日內瓦工人協會的主席。——第 548、590 頁。
- 朱納斯 (Junius)——第 66 頁。
- 朱塔 (Juta)——馬克思的妹夫，在好望角從事書籍買賣。——第 7、9、414、426、428—429、487 頁。
- 牟勒·推列林 (Müller-Telling)——“新萊茵報”維也納通訊員，倫敦的亡命者。——第 532、534 頁。
- 米爾巴哈 (Mirbach)——反動的新聞記者及亡命者。——第 116、117、169、172 頁。
- 米那·伊·厄斯坡 (Mina y Espoz—1782—1836)——(正確的寫法為厄斯坡·伊·米那) 西班牙將軍。——第 67 頁。
- 米刻爾 (Miquel—1828—1901)——德國國務活動家，青年時為社會主義者及馬克思的朋友，後為民族自由主義者及普魯士大臣。——第 59、61、147、158、159、167、199、200、205、231—232、594 頁。
- 米勒，亞丹 (Müller, Adam—1779—1829)——德國浪漫主義者，政論家。——第 123 頁。
- 米斯科夫斯基 (Miskowski—死於 1854 年)——波蘭亡命者。——第 35、37 頁。
- 考力 (Cowley—1804—1884)——英國政治活動家。——第 445 頁。
- 西尼耳 (Senior)——第 352 頁。
- 西門，愛德華 (Simon, Edouard—生

于 1824 年)——法国作家,柏林生的人,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向法国人介绍德国的情况,“外交回忆录”的编者。——第 616 頁。

西門, 路易 (Simon, L.—1810—1872) ——德国政治活动家,居利的律师;一八四八年革命时属于德国国民会议的極左派,于是在一八四九年被迫逃亡国外;在一八七〇年前为亡命者。——第 148、170、191、205、607、620、623、625、626 頁。

西波涅 (Siborne—1797—1849) ——英国軍事作家。——第 356 頁。

西科尔 (Sicore) ——第 110 頁。

西思蒙第 (Sismondi—1773—1842) ——法国—瑞士历史学家及经济学家。——第 224 頁。

西格尔, 法兰兹 (Sigel—1824—1902) ——巴登革命者,曾在美国参加一八六一——一八六五年的內战。——第 9 頁。

西塞罗 (Cicero —— 紀元前 106—43) ——罗马国务活动家,哲学家及演說家。——第 123 頁。

达尔文 (Darwin—1809—1882) ——有名的博物学家。——第 523、623 頁。

达兰第尔 (Talandier) ——在倫敦的法国亡命者。——第 156、347、348 頁。

达·达 (Dâ-dâ [arabischer Dichter]) ——阿拉伯作家。——第 597、601、602、608 頁。

达里芒 (Darimon, Alfred—1819—死于 1870 年后) ——法国政治活动家,普魯东的学生,“人民报”的编者,“新聞报”的撰稿者。——第 191 頁。

达武 (Davoust) ——第 260 頁。

达哥伯 (Dagobert——在位时为 628—638) ——墨罗温香朝的法兰克王,曾与斯拉夫人战,失利。——第 138 頁。

迈耶 (Meyer) ——第 6、15、30、59、118 頁。

迈恩 (Meyen—1812—1870) ——左派黑格尔分子,民主派的政治活动家。——第 36、40、77、137、205、453、507 頁。

迈奥尔 (Miall—1809—1881) ——英国政治活动家。——第 213、338 頁。

齐麦曼 (Zimmermann) ——民主主义者,普魯士国民会议成员,亡命者,倫敦奥地利大使馆律师。——第 555、588、591、623、626 頁。

买尔 (Meier) ——“每日电訊”的柏林通訊員。——第 548 頁。

## 七 画

亨利 (Henry, J.—1807—1876) ——倫敦警察法院判事官。——第 553 頁。

亨利——見布耳革斯。

亨利第四 (Heinrich [Henri] IV., König von Frankreich—1553—1610) ——法兰西王。——第 73 頁。

亨利第四 (Heinrich IV. [bei Shakespeare]—1367—1413) ——英国王,这里是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人物。——第 162 頁。

亨里 (Henricus, König—1211—1242) ——德国王。——第 57 頁。

亨澤 (Hentze) ——德国工人,在倫敦的亡命者,威里系的拥护者。——第 59 頁。

伯克斯吞公司 (Buxton and Co.) ——第 304 頁。

伯涅 (Börne—1786—1837) ——德国政論家及批評家。——第 148 頁。

伯納伦特 (Bernadotte—1763—1844) ——法国元帅,后为瑞典王 (查理十四)。——第 192、255、256、259—262、265、333、345 頁。

伯納特 (Bernard—1808—1883) ——法

- 国政治活动家，一八四八年革命的積極参加者，亡命者。——第330、346、348、371、372頁。
- 伯勒斯福 (Beresford — 1768 — 1854) ——英国將軍。——第333、342、343、345、351、354、356頁。
- 伯頓脫 (Bright—1811—1889) ——英国政治活动家，自由貿易論者。——第6、92、203、208、210、213、214、224、292、344、345、410、411、439頁。
- 但尼尔斯，罗兰 (Daniels, Roland—1819—1855) ——医生，科倫审判案的参与者之一。——第50、60、93、113、393、411頁。
- 但尼尔斯，阿瑪利亚 (Daniels, Amalie—1820—1895) ——前者之妻。——第113、116、393、424、427、480頁。
- 何迪 (De la Hodde—1808—1865) ——法国新聞記者，詩人及密探。——第537頁。
- 何約尔 (Hoyoll, Dr.) ——画家。——第506頁。
- 佛尔德 (Fould—1800—1867) ——法国銀行家，領導佛尔德—奧本海姆家族錢庄，国务活动家，一八四九——一八五二年任財政部长，后为皇室部长。——第278、290、346、368、381、454頁。
- 佛尔德 (Fould [Sohn des vorigen]) ——前者之子。——第380頁。
- 佛伊格特 (Voigt) ——第135頁。
- 佛利施 (Frisch, Johann Leonhard—1666—1743) ——教育家，博物学家及語言学家，关于斯拉夫方言的研究著作的作者。——第135頁。
- 佛里德兰得 (Friedländer — 1829—1872) ——德国政論家，拉薩尔的堂兄弟，維也納“新聞报”的編輯。——第80、307、316、325、443、450—452、461、463頁。
- 佛罗梭庫尔 (Florencourt, Franz—1803—1886) ——德国政論家，民族主义者，馬克思妻子的亲戚。——第111頁。
- 佛罗梭庫尔 (Florencourt) ——馬克思妻子的亲戚，前者的兄弟。——第111頁。
- 佛阿·厄芬迪 (Fuad Effendi—1814—1869) ——土耳其国务活动家及作家。——第153頁。
- 佛郎克 (Frank) ——德国民主主义者，在倫敦的亡命者。——第137頁。
- 佛勒 (Furrer—1805—1861) ——瑞士国务活动家，苏黎世市长。——第102頁。
- 佛勒伯尔 (Fröbel—1805—1893) ——德国急进政治家及政論家，一八四八年革命的活动家，六十年代在奥地利政府服务。——第382、408、540頁。
- 佛教 (Buddha) ——第120頁。
- 佛萊利格拉 (Freiligrath, Ferdinand—1810—1876) ——德国詩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馬克思的朋友。——第6、15、54、61、77、86、87、101、113、117、143、161、169、173、176、188、189、197、200、201、202、211、223、236、292、307、324、327、337、381、385、389—392、398、400、408、410—412、414、417—419、421—422、424—407、436、443、447—449、465、475、476、478、500—503、505、507、510—513、515—522、524—528、533、534、537、538、550、551、555、559、562、565、615—618、624、626、627頁。
- 佛萊利格拉 (Freiligrath, Ida—生于1817年) ——前者之妻。——第411、424、513、514、518、526頁。
- 佛萊利格拉 [小喀特] (Freiligrath, Ka-

- tharina [Kätchen] —1845—1904)  
——佛萊利格拉的女兒，女作家，在倫敦的德國商人的妻子。——第514頁。
- 佐治第一 (George I. —1660—1727)  
——英國王。——第127頁。
- 佐治第三 (George III. —1738—1820)  
——英國王。——第65、66頁。
- 伽圖 (Cato) ——第135頁。
- 克尼斯伯克 (Knesebeck—1768—1848)  
——普魯士元帥。——第107頁。
- 克尔布 (Kerb) ——旅館主人。——第137頁。
- 克列麥 (Crämer) ——見瑟瓦爾。
- 克勞斯嘿 (Crawshay) ——第481頁。
- 克勞塞維茨 (Clausewitz—1770—1831)  
——普魯士將軍及軍事作家。——第281、320、323頁。
- 克拉林敦 (Clarendon—1800—1870)  
——英國外交大臣，巴黎會議的參加者。——第88、153—155、216頁。
- 克拉普卡 (Klapka—1820—1892) ——  
匈牙利革命軍的將軍，匈牙利戰史的作者。——第43、381、462、507、510頁。
- 克拉普洛特 (Klaproth—1783—1835)  
——東方學家，亞洲、高加索及西伯利亞非俄羅斯民族語言的研究者。——第145頁。
- 克萊因 (Klein) ——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科倫審判案的參與者。——第480頁。
- 克倫威爾 (Cromwell—1599—1658)  
——一六四九年英國革命的領袖及英國的攝政者。——第267頁。
- 克諾施 (Knorsch) ——第592頁。
- 克魯柯衛慈基 (Krukowiecky—1770—1850) ——  
波蘭將軍，在奧地利軍隊中服役。——第255頁。
- 克盧斯 (Cluß) ——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後來在華盛頓為官吏，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美國的通訊員。——第2、4、6、19、21、25、26、28、29、31、37、39、40、44、47、51、59、60、68、97、105、115、196、375、377、414、417頁。
- 別蕭夫斯海謨 (Bischoffsheim—1800—1873) ——  
法國銀行所有人，在倫敦有分行。——第6、61、514頁。
- 利比喜 (Liebig—1803—1873) ——  
有名的德國化學家。——第573頁。
- 利未 (Levi, Joseph—1812—1888) ——  
有名的倫敦的“每日電訊”報創辦人及所有人。——第548頁。
- 利未，愛撒克 (Levi, Isaak) ——  
見羅得柏喜，朱理亞。
- 利希脫 (Richter) ——  
德國新聞記者，“改革”的撰稿者。——第624頁。
- 利味舍 (Livesey—1794—1884) ——  
英國律師，社會活動家。——第338、339頁。
- 利細阿狄 (Ricciardi) ——  
第109頁。
- 利奧 (Leo, Heinrich—1799—1879) ——  
有名的德國史學家及保守主義的政論家。——第139頁。
- 利維 (Levy, Gustav) ——  
杜塞爾多夫的商人，拉薩爾派的社會主義者，全德工人協會的出納。——第133、141—144、147頁。
- 利德爾 (Liddle) ——  
工廠主。——第288頁。
- 判克爾 (Pöckel) ——  
第110頁。
- 判策 (Panzer) ——  
第500頁。
- 判穆爾 (Panmure—1801—1874) ——  
英國國務活動家，軍事秘書。——第140、155頁。
- 呂寧 (Lüning) ——  
社會主義派的作家，後來為溫和的自由主義者，“威斯特法里亞汽船”及其他“真正社會主義”雜誌的出版者。——第542頁。
- 呂特 (Rüth) ——  
第182頁。

- 呂特根 (Lütgen)——前陸軍少校,“一八五〇年什列斯威—好斯敦陸海軍的出征”(基尔,一八五二年)一書的作者。——第 37 頁。
- 呂得斯(Lüders—1790—1874)——俄國將軍,東方戰爭的參與者。——第 52 頁。
- 呂斯托夫(Rüstow—1821—1878)——德國軍事作家。——第 225、235、236、240、481、602 頁。
- 君士坦丁(Konstantin, Grossherzog—1827—1892)——俄國大公,尼古拉一世的次子。——第 462、496 頁。
- 坎寧(Canning—1770—1827)——英國國務活動家,外交大臣和首相。——第 71、72、230、398 頁。
- 坎柏爾(Campbell)——第 236、269、360、372、393、415 頁。
- 坎普(Campe—1792—1867)——漢堡的出版商,曾出版左翼作家的作品。——第 200、547、600 頁。
- 希爾(Hill)——在曼徹斯特的“厄門和恩格斯公司”事務所的店員。——第 190、311 頁。
- 希爾士(Hirsch)——在倫敦的普魯士警察代辦,煽動者。——第 538、543 頁。
- 希爾士斐爾德(Hirschfeld)——倫敦的印刷廠主。——第 455、469、592、598、600、604、606、617、626 頁。
- 希利(Schily)——居利的律師,巴登起義的參加者,馬克思的密友。——第 22、32、547、548、549、556、564、568、571、586、588、601、628 頁。
- 希墨爾斐尼采(Schimmelpfennig—1824—1865)——普魯士軍官,巴登起義的參加者,曾亡命於倫敦,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美國內戰中為將軍。——第 18、21、23、24、26、28、30、31、115、536、565 頁。
- 庇爾(Peel—1788—1850)——英國政治活動家,首相。——第 201、203、206 頁。
- 庇護九世(Pio IX—1792—1879)——一八四六——一八七九年為羅馬教皇。——第 34 頁。
- 志涅(Turner, Jack)——后者之子。——第 215 頁。
- 志涅(Turner, J. A.)——第 211、215 頁。
- 志勒啓(Teleki—1821—1892)——匈牙利政治活動家,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匈牙利革命的參加者。——第 511 頁。
- 李卜克內西(Liebkecht—1826—1900)——有名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人。——第 75、116、141、146、150、217、396、415、454—457、459、461、462、466、469、477、478、484、486、495、496—499、515、516、520、521、528、549、552、559、564、566、610、613、615、619、622 頁。
- 李卜克內西(Liebkecht, Frau)——威廉·李卜克內西之妻。——第 390 頁。
- 李斯特(List—1789—1846)——德國經濟學家,擁護保護關稅制度。——第 369 頁。
- 李嘉圖(Ricardo—1772—1823)——有名的英國經濟學家。——第 224、353、364、432 頁。
- 杜爾(Türr—1825—1908)——第 381、393、588、602 頁。
- 杜西(Tussy)——見馬克思,伊林諾。
- 杜伯勒·德·聖·卯列(Dupre de St. Maure)——第 134 頁。
- 杜隆(Dulon—1807—1870)——不來梅的牧師,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參與者,一八五二年起住於紐約。——第 9、42、45 頁。



- 步协 (Bucher—1817—1892)——德國政治活动家, 国民會議成員, 急进主义者, 一八六四年起曾亡命于倫敦, 俾斯麦的同事。——第 123、137、170、181、447、448、457、465、481、619、623、625 頁。
- 步若 (Bugeaud—1784—1849)——法国元帅。——第 256、259、262、333 頁。
- 步斯德海默 (Bürstenheimer)——見扫尔海默。
- 沙化利克 (Schaffarik—1795—1861)——有名的捷克历史学家及語言学家。——第 134、138 頁。
- 沙多勃里盎 (Chateaubriand—1768—1848)——有名的法国作家和国务活动家, 长篇小说“阿答拉”及“勒耐”的作者。——第 34、69—72 頁。
- 沙拉 (Charras—1808—1865)——法国軍官及軍事作家。——第 332、355 頁。
- 沙配尔, 卡尔 [綽号河馬] (Schapper, Karl [Hippopotamus]—1813—1870)——正义者同盟盟員, 一八三九年巴黎五月起义及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的参加者; 一八五〇年起亡命倫敦;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員。——第 93、156、377、386、387、412、427、460、461、534、551、565 頁。
- 沙配尔夫人 (Schapper, Frau)——第 427 頁。
- 沙密尔 (Schamyl—約生于 1797—約死于 1871)——达格斯坦山地居民反抗俄国爭取独立的領袖和統一者。——第 10、46、58 頁。
- 沙倫和斯特 (Scharnhorst—1772—1813)——有名的普魯士將軍。——第 97、99、264 頁。
- 狄別奇 (Diebitsch—1785—1831)——俄国將軍及元帅。——第 238 頁。
- 狄奧多列士 (Theodores)——一八五九年在曼徹斯特举行的密勒紀念会的参加者。——第 509 頁。
- 犹和 (Juch)——德國新聞記者, “赫爾曼”的編者。——第 438、455、456、476、501、525、538、551 頁。
- 却尔涅耶夫 (Tschernjajeff—1828—1898)——俄国將軍, 曾参加东方战争。——第 17 頁。
- 却斯得尔 (Chester)——曼徹斯特的妓館鴿母。——第 215 頁。
- 罕默 (Hammer-Purgstall—1774—1856)——有名的德國东方学家。——第 17、19 頁。
- 谷謨拍特 (Gumpert)——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曼徹斯特的朋友。——第 378、381、383、392、400、428、456、458、478、482、559、564、568、591、593、602、606、613 頁。
- 貝龙热 (Beranger—1780—1857)——著名的法国詩人。——第 73 頁。
- 貝池 (Petsch)——書商, 馬克思的“伏格特先生”一書的出版者。——第 561、563、592、596、598、600、602、606、610、616—618、625、626、628 頁。
- 貝多芬 (Beethoven—1770—1827)——德國作曲家。——第 573 頁。
- 貝倫慈 (Behrends)——德國出版商。——第 567 頁。
- 里亚哥 (Riego—1785—1823)——西班牙革命家。——第 69 頁。
- 里拍达 (Ripperda—1680—1737)——荷兰冒險家, 西班牙的外交家, 后为西班牙大臣。——第 128 頁。
- 里利·帕夏 (Riza Pasha—1809—1859)——土耳其將軍及政治活动家。——第 3 頁。
- 里德 (Reed)——德裝的商店, 大綢緞厂主。——第 285、304 頁。
- 里宾特洛普 (Ribbentrop)——在巴黎的

## 八 画

- 德国亡命者, 费尔巴哈派, 亚威伯克的朋友。——第 408 頁。
- 門得尔 (Mendel) ——曼徹斯特的商店。——第 286 頁。
- 門第茲·达·科斯塔 (Mendes da Costa) ——商店。——第 304 頁。
- 那多 (Nadaud—1815—1898) ——法国共产主义者, 卡貝的追随者。——第 9 頁。
- 甫拉狄密尔 (Wladimir) ——第 145 頁。
- 甫拉狄密尔 (Wladimir) ——見薩索諾夫 (馬克思錯誤地把薩索諾夫称为甫拉狄密尔)。
- 麦尔克 (Merck) ——第 302、303 頁。
- 麦尔克, 伊倫斯特 (Merck, Ernst—1811—1863) ——有名的汉堡商人, 汉堡麦尔克商店的店主, 一八四九年为帝国财政大臣。——第 303、314 頁。
- 麦克洛克 (MacCulloch—1789—1864) ——英国经济学家。——第 108 頁。
- 麦塔薩克思 (Metaxas—1786—1860) ——有名的希腊国务活动家。——第 33 頁。
- 麦維森 (v. Mevissen, Gustav—1815—1899) ——德国政治活动家, 自由主义者, 萊茵大商人及工業家。——第 150、307 頁。
- 麦維森, 爱丽賽 (v. Mevissen, Elise—死于 1857 年) ——本姓萊登, 一八四六年嫁与麦維森。——第 307 頁。
- 芒模倫西 (Montmorency—1760—1826) ——法国政治活动家, 以外交大臣資格代表法国出席味罗那會議。——第 70 頁。
- 辛普孙 (Simpson—1792—1868) ——英国將軍, 东方战争时指揮英軍, 死后追贈刺格蘭勳爵。——第 140 頁。
- 来特 (Wright) ——商者。——第 531 頁。
- 舍罗斯克人 (Cherusker) ——見金开尔。
- 舍罗斯克族的赫尔曼 (Hermann der Cherusker) ——見金开尔。
- 刷則尔 (Choiseul—1719—1785) ——法国外交家, 外交大臣。——第 65 頁。
- 刻尔泥 (Kellner) ——民主主义者, 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革命的積極活动家。曾在加塞尔出版左派民主主义机关报“大黃蜂”, 这是最后几个革命机关报中的一个。后来亡命于美国, 出版“改革”。他通过彌登麦尔与馬克思恩格斯交往, 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改革”写稿。——第 19 頁。
- 刻盆 (Köppen—1807—1863) ——柏林的青年黑格尔分子, 急进的政論家,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 后为佛敎史专家。——第 120 頁。
- 刻斯脫利慈 (Kösteritz) ——杜塞尔多夫的檢察长, 因哈慈費尔德伯爵夫人的离婚案而失去职位。——第 142 頁。
- 味涅带 [科伯斯第一] (Venedey [Kobes I]—1805—1871) ——德国急进政論家及政治活动家, 后为温和的自由主义者。——第 82、86、148、357、576 頁。
- 和尔 (Hoare) ——英国的商店。——第 304 頁。
- 坡佐·第·波哥 (Pozzo di Borgo—1764—1842) ——俄国外交家。——第 71、123、473、474 頁。
- 坡林雅克 (Polignac—1780—1847) ——法国国务活动家, 駐倫敦的大使, 自一八二九年至七月革命为外交大臣。——第 73 頁。
- 坡特 (Pott—1802—1887) ——德国語言学家。——第 45 頁。
- 参孙 (Samson) ——第 296 頁。
- 弥尔納, 紀卜生 (Milner, Gibson) ——

- 見紀卜生, 弥尔納。
- 孟采尔 (Münzer—1490—1525)——宗教改革时期的鼓吹共产主义思想者, 一五二五年农民起义的領袖之一。——第 139 頁。
- 孟德斯鳩 (Montesquieu—1686—1755)——有名的法国宪法学作家。——第 432 頁。
- 屈別 (Küpper)——啤酒店主。——第 603 頁。
- 帕尔 (Pauer)——第 501 頁。
- 帕尔麦 (Palmer)——見丹尼尔和帕尔麦。
- 帕尔麦斯顿[帕姆] (Palmerston[Pam]—1784—1865)——英国国务活动家, 首相。——第 2—5、7、9、15、20、27、34、36、38、45、54、55、67、75、87、90—92、95、97、120、126、140、160、182、183、203、205—212、214、216、217、226、230、231、307、330、344—346、348、354、363、402、416、419、426、437、439、440、443、445—447、449、450、472、474、504、519、534、548、560、564、569、582、619 頁。
- 帕克忒塔 (Pucteta)——第 168 頁。
- 帕姆 (Pam)——見帕尔麦斯顿。
- 帕西 (Passy—1793—1880)——法国国务活动家, 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为财政部长。——第 278 頁。
- 帕特庫尔 (Patkul—1660—1707)——立窩尼亚的爱国者, 俄国—瑞典战争时为波兰俄軍的长官。——第 474 頁。
- 帕特南 (Putnam—1814—1872)——紐約的書商及出版者, 一八五二年起出版“帕特南杂志”。——第 106、112、113、130、161、174、176、178、183、189、194、197、199、222、234 頁。
- 帕斯絮維赤 (Paskewitsch—1732—1856)——俄国元帅, 东方战争时为总司令。——第 44 頁。
- 帕慈克 (Patzke)——第 592 頁。
- 彼得曼 (Petermann—1822—1878)——德国制地圖专家, “地理通报”的編者。——第 105、106、404 頁。
- 彼得第一 (Peter I—1672—1725)——俄国皇帝。——第 127—129、192、217 頁。
- 拉加德 (Lagarde—生于 1720 年)——法国外交家, 將軍, 駐瑪德里的使。——第 70 頁。
- 拉伯兰人 (Lappländer)——見安得斯。
- 拉甫 (Love)——格拉斯哥的書商。——第 473 頁。
- 拉法夷脫 (Lafayette—1757—1834)——法国大革命的活动家, 美国独立战争中的將軍。——第 75 頁。
- 拉勒斯騰特 (Lallerstedt—1816—1864)——瑞典作家。——第 192 頁。
- 拉得茨基 (Radetzki—1766—1858)——奥地利元帅, 對意大利的奧軍总司令。——第 265、449、450 頁。
- 拉梅內 (Lamennais—1782—1854)——法国天主教神甫, 社会作家, 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第 73 頁。
- 拉累 (Larrey)——第 332 頁。
- 拉斐尔 (Raffael—1483—1520)——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名画家。——第 525 頁。
- 法·斐罗內 (La Ferronnais—1777—1842)——法国外交家。——第 71 頁。
- 拉·瑪摩拉 (La Marmora—1789—1863)——皮蒙特的將軍, 前法軍軍官。——第 373 頁。
- 拉摩里舍耳 (Lamoricière—1806—1865)——法国政治活动家及軍事活动家。——第 62、190、262、595、598 頁。
- 拉撒路 (Lazarus)——“新約全書”中的一个有病的乞丐 (見“路加福音”)。

- 第40頁。
- 拉薩尔[綽号小犹太人布藍,聰明的以法連,易濟施,威塞爾退尔](Lassalle [Jüdel Braun, Ephraim Gescheit, Itzig, Wieseltier]—1825—1864)——著名的德國社會主義者及黑格爾派哲學家。——第8—10, 13—15, 59, 67, 68, 80, 93, 111, 141—143, 146, 157, 160, 225, 226, 306, 307, 316, 317, 319, 320, 325, 327, 329, 331, 334—336, 342, 345, 361, 370, 372, 378—380, 382, 393, 394, 422—423, 425, 429—434, 436, 438, 439, 442—444, 450—452, 459, 460, 462—464, 466, 467, 469, 470, 475, 480, 483, 498, 505, 515, 519, 520, 528, 530, 533—535, 537—541, 543, 545—546, 548—550, 553, 556, 558, 561, 569, 573, 578—579, 592—596, 605, 607, 623頁。
- 拍爾通 (Pelletan—1813—1884)——法國政論家及政治家。——第158頁。
- 拍托 (Patow—1804—1890)——一八四八年普魯士國務活動家,貿易部長,後為財政大臣;自由主義者。——第422頁。
- 拍利科 (Pellico—1789—1854)——意大利詩人及革命家。——第115頁。
- 朋斯, 馬麗 (Burns, Mary—死於1863年)——愛爾蘭女工,恩格斯的前妻。——第30頁。
- 林克 (Link)——一八五九年在曼徹斯特舉行的席勒紀念會的參加者。——第509頁。
- 林那 (Lina)——見瑟雷,林那。
- 林肯 (Lincoln)——“每日新聞”的編者。——第18頁。
- 林得·特拉盆柏格 (Linde & Trappenberg)——巴門零星用品製造廠主。——第304頁。
- 林登諾 (Lindenau—1779—1854)——薩克遜國務活動家及天文學家。——第45頁。
- 河馬 (Hippopotamus)——見沙配爾, 卡爾。
- 法蘭茲·約瑟夫第二 (Franz Joseph II—1830—1916)——奧地利皇(一八四八——一九一六)。——第476, 510, 568頁。
- 法布里斯 (Fabrice)——經理部參事,與波爾曼一起襲擊拉薩爾。——第379, 380頁。
- 法里拿 (Farina—1686—1766)——第一個香水製造廠廠長。——第217, 582頁。
- 法濟 (Fazy—1794—1878)——瑞士急進黨的首領,拿破侖第三的老友,瑞士銀行經理。——第502, 516, 517, 564, 607, 615, 617頁。
- 波爾曼 (Bormann)——經理部參事,與法布里斯一起襲擊拉薩爾。——第380頁。
- 波那 (Bona)——見拿破侖。
- 波克海姆 (Borkheim—1825—1885)——政論家,巴登起義的參加者,一八四八年的民主主義者,在英國的亡命者。——第525, 549, 556, 559, 567, 592, 600, 607, 608, 619, 623, 627頁。
- 波里瓦爾 (Bolivar—1783—1830)——把南美殖民地從西班牙統治下解放出來者。——第333, 340, 343頁。
- 波那特 (Bonat)——第113頁。
- 波易叔 (Boichot, Jean Baptiste—生於1820年)——法國革命家及政論家。——第41, 45頁。
- 波易叔 (Boichot [Mutter des vorigen])——前者之母。——第45頁。
- 波哈內 (Beauharnais—1781—1824)——意大利總督,列赫騰堡公爵,法國將軍

- 亚历山大·德·波哈内与约瑟芬(后为拿破仑之后)之子。——第260頁。
- 波恩斯特(Bornstedt—1808—1851)——急进派的政論家,普魯士政府的秘密間諜。——第347頁。
- 波拿巴(Bonaparte)——見拿破侖。
- 波拿巴,約瑟(Bonaparte, Joseph—1768—1844)——那不勒斯及西班牙王,拿破侖第一之兄。——第1頁。
- 波斯契(Bosquet—1810—1861)——法国元帅。——第256、259、263、363頁。
- 波旁(Bourbonen)——法国王朝。——第73頁。
- 欧贞尼(Eugénie)——第125、603頁。
- 昔浦尔斯(Cyples)——烏尔卡特主义者,“自由新聞”的撰稿者。——第160、167、168、170頁。
- 的士累利(Disraeli—1804—1881)——有名的英国国务活动家及作家。——第54、63、88、89、91、206、446—447頁。
- 易济施(Itzig)——見拉薩尔。
- 易斯坎大·培(Iscander Bey—1814—1864)——东方战争时土耳其战将的綽号。——第51、52頁。
- 季尔品(Gilpin)——瑞士銀行經理,“人民报”撰稿者。——第398頁。
- 季叶密洛(Guilleminot—1774—1840)——法国將軍及外交家。——第72、73頁。
- 秀厄尔和涅克(Sewell & Neck)——挪威商店。——第295頁。
- 服尔泰(Voltaire—1694—1778)——法国啓蒙派大师。——第181頁。
- 服克·史梯芬諾威茲——見卡拉杰奇。
- 肯宁汉(Cunningham)——第292頁。
- 罗[波布](Lowe, Robert [Bob]—1811—1892)——英国律師及政治活动家。——第203、205、208、213頁。
- 罗伯[息普立安](Robert [Cyprien]——生于1807年)——法兰西学院斯拉夫語教授。——第137、139頁。
- 罗伯茲(Roberts)——第556頁。
- 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1758—1794)——法国大革命有名的活动家,雅各宾党的領袖。——第144、519頁。
- 罗麦尔(Lommel)——德国民主主义者,在瑞士的亡命者,在为筹集出版“伏格特”一書的物資时,給馬克思的帮助甚多。——第561—564、569、571—573、580、582、606、619頁。
- 罗系勒(Lochner)——工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在倫敦的亡命者。——第455、566頁。
- 罗来(Lawley)——第91頁。
- 罗素(Russell—1792—1878)——英国国务活动家。——第20、54、88—92、111、216、372、439頁。
- 罗得柏喜,朱理亚[爱撒克·利未](Rodenberg, Julius [Isaak Levi]—1831—1914)——作家,“德国概观”年刊編者。——第400頁。
- 罗斯根,查理(Roesgen, Charles [Charley])——长期在曼徹斯特的“厄門和恩格斯”公司当店員,恩格斯的私人朋友。——第193、203、211、320、541、558、565、606頁。
- 罗登堡(Rutenberg)——在柏林时曾隶属“自由人”社,后来轉而为俾斯麦服务。——第120頁。
- 罗德(Rohde)——“关于俄罗斯的統計資料”的作者。——第83頁。
- 罗德[奥味斯頓男爵](Loyd [Baron Overstone]—1796—1883)——英国銀行家及經濟学家。——第298頁。
- 社耳(Scheuer)——杜塞尔多夫人。——第142頁。
- 社策尔(Scherzer)——老威特林派,倫

- 敦“新时代”的編者，“人民报”撰稿者。  
——第 156、410、417、454、457、471、476、484 頁。
- 空洛貝尔 (Canrobert—1809—1895)  
——法国元帅。——第 363 頁。
- 芬隆 (Finlen)——宪章派，琼斯的朋友。  
——第 148 頁。
- 苏卢克 (Soulouque)——海地的黑人皇帝 (一八四八——一八五八)，称为浮士廷第一。——第 340、447 頁。
- 苏俾茲 (Soubise—1715—1785)——法国元帅。——第 65、66 頁。
- 苏斯·息柏特 (Suse & Sibeth)——保护金开尔的倫敦商号。——第 294、434 頁。
- 金开尔，高特弗里德 [舍罗斯克族的赫尔曼] (Kinkel, Gottfried [Herman der Cherusker, Gottfried]—1815—1882)  
——德国詩人，民主主义者。——第 23、53、59、80、287、360、396、400、406、408、411、412、414、417、418、420、421、424、425、427、434、437、442、455—459、465、466、468、472、480、484、498、500—502、507、508、511—514、517—519、523、525—527、529、537、538、545、546、556、627 頁。
- 金开尔，約翰娜 [本姓莫斯开尔] (Kinkel, Johanna [Mockel]—1810—1858)  
——高特弗里德·金开尔之妻，女作家。——第 408、411、414、421、424、427、458、466、502、618 頁。
- 卓格列 (Vögele)——排字工人，伏格特訴訟案中的見証人。——第 551—556 頁。
- 阿尔谷 (d'Argout—1782—1858)——法国国务活动家，一八三四年为法国銀行經理。——第 246 頁。
- 阿尔騰和斐 (Altenhofer)——在倫敦的德国亡命者。——第 539 頁。
- 阿尔騰斯泰 (Altenstein—1770—1840)  
——普魯士大臣。——第 45 頁。
- 阿布特 (Abt)——德国民主主义者，伏格特的信徒，“夫賴堡教会报”的編輯。——第 590 頁。
- 阿加綿农 (Agamemnon)——特洛依之战中希腊军队之統帥。——第 500 頁。
- 阿达尔柏 (Adalbert—955—997)——在捷克人、匈牙利人和普魯士人等多神教徒中間傳布基督教者。——第 138 頁。
- 阿利渥斯安 (Ariosto—1474—1553)——有名的意大利詩人。——第 228 頁。
- 阿克吞 (Acton)——恩格斯在曼徹斯特的朋友。——第 222 頁。
- 阿辛 (Assing, Ludmilla—1821—1880)  
——德国民主主义女作家，与拉薩尔和馬克思相識。——第 434 頁。
- 阿姆斯特朗 (Armstrong—1810—1900)  
——一家有名的兵工厂的所有人。——第 437 頁。
- 阿柏尔 (Abel, Karl)——德国新聞記者，“每日电訊”的柏林通訊員，伏格特的信徒。——第 547、571 頁。
- 阿倫 (Allen, Dr)——馬克思的家庭医生。——第 275、281、385、387、489、576、608—613、620—622 頁。
- 阿倫特 (Arndt, E. M.)——第 454 頁。
- 阿特武德 (Attwood—1783—1856)  
——英国政治活动家和經濟学家。——第 365 頁。
- 阿基里斯 (Achilles)——希腊神話中的英雄。——第 500 頁。
- 阿部 (About—1825—1885)——法国政論家和散文家，按信念來說是波拿巴主义者。——第 572、573、596、625 頁。
- 阿答拉 (Atala [bei Chateaubriand])  
——沙多勃里蓋長篇小說中的人物。——第 34 頁。

迦伯列 (Gabriel)——治疗馬克思的牙科医生。——第 612 頁。

## 九 画

拜倫 (Byron—1788—1824)——有名的英国詩人。——第 28 頁。

保拉[保洛](v. Paula, Frau [Paulaw])——第 397 頁。

俄斯騰-薩刻 (Osten-Sacken—1790—1881)——俄国將軍。——第 52 頁。

侯赫斯志(Höchster)——易北菲尔的律師,在巴黎的亡命者。——第623、625、626 頁。

刺多維次(Radowitz—1797—1853)——普魯士將軍及国务活动家。——第 434 頁。

刺格蘭(Raglan—1788—1855)——英国元帥,东方战争时指揮軍隊。——第 140、363 頁。

勃郎,路易(Blanc, Louis—1811—1882)——法国史学家,社会主义者,一八四八年法国临时政府成員。——第9、10、29、80、171、373、469、482 頁。

度微飞(Duvivier—1794—1848)——法国將軍,曾参加一八四八年的阿尔及利亚远征。——第 262 頁。

哈尼[亲爱的](Harney[the Dear, der Edle]—1817—1897)——宪章派領袖之一,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 272、274、280、324、326—327、337—339、362、372 頁。

哈布斯堡(Habsburg [Dynastie])——奥地利王朝。——第 621 頁。

哈克斯特浩森(Haxthausen—1792—1866)——德国作家及普魯士和俄国土地关系的研究者。——第 402 頁。

哈拍(Harper—1795—1869)——现在还存在于紐約的一家出版社的創办人。——第 204、234 頁。

哈味罗克(Havelock—1795—1857)——英国將軍,鎮压一八五七年印度幫佣兵起义者。——第 261、267、268、312、320 頁。

哈林(Harring—1798—1870)——德国詩人及民主主义派的政論家。——第 338 頁。

哈格克(Hagek)——一七六一及一七六三年在布拉格出版的“波希米亚年鑒”的作者之一。——第 135 頁。

哈特曼(Hartmann—1821—1872)——奥地利詩人及政論家,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参与者。——第 607 頁。

哈脫(Hart)——烏尔卡特主义者。——第 244 頁。

哈密尔敦(Hamilton)——英国国务活动家,議員。——第 140 頁。

哈契特(Hacquet—1739—1815)——奥地利学者,博物学家。——第 134 頁。

哈慈費尔德(Hatzfeldt, Gräfin)——以其与拉薩尔的友誼聞名于世,拉薩尔在其活动开始时替她进行离婚訴訟。——第 59、142、146、306、331、480、549、562 頁。

哈慈費尔德(Hatzfeldt, Graf)——伯爵,前者之夫。——第 142、146 頁。

哈維(Harvey)——第 123 頁。

哈黎尔·帕夏(Halil Pasha—1825—1901)——土耳其国务活动家。——第 3 頁。

威尔逊(Wilson)——第 323 頁。

威尔逊(Wilson, George—1808—1870)——反谷物条例同盟主席,浆糊、胶水厂厂主。——第 214 頁。

威尔逊(Wilson, James—1805—1860)——英国經濟学家及政治活动家。——第 440、576 頁。

威尔德(Wylde)——第 130 頁。

威里系[綽号亲爱的](Willich [der

- Edle]—1810—1878)——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德国革命家,美国内战的参加者。——第31、157、401、403、417、418、460、536、565、603页。
- 威灵敦(Willington—1769—1852)——英国统帅及政治活动家。——第65页。
- 威根(Wigand—1795—1870)——四十年代莱比锡激进派书籍出版者。——第600页。
- 威特林(Weitling—1808—1871)——德国共产主义者,成衣匠。——第35、410、457、461页。
- 威斯(Wiß)——在伦敦的亡命者,金开尔的拥护者,在美国的威特林的杂志“工人共和国”著文反对马克思。一八六七年他同迈恩一起去柏林民主派的“改革”杂志编辑部,并成为俾斯麦的信徒。——第35—37、414页。
- 威斯瓦密特拉(Wiswamitra)——印度史诗“刺闍耶那”中的王。——第133页。
- 威斯吕(Wesely)——翻译家。——第138页。
- 威斯洛夫茨基(Weselowsky)——彼得大帝时为俄国外交官,一七一七年起为伦敦宫廷的驻外代表。——第127页。
- 威斯特华伦(Westphalen, Christian H. Ph.—1724—1792)——七年战争时布郎士外喜公爵的私人朋友和秘书。——第97、99页。
- 威斯特华伦,兰德罗斯特(Westphalen, Landdrost von [Großvater von Frau Marx])——马克思夫人的祖父。——第99页。
- 威斯特华伦,卡罗琳(v. Westphalen, Karoline [Mutter von Frau Marx])——马克思夫人的母亲。——第4、5、45、97、100、167、170页。
- 威斯特华伦,爱得加(v. Westphalen, Edgar—1819—1890)——马克思夫人的兄弟,一八四六年接近共产主义者,长时期侨居于伦敦。——第22、41、110、157、170、193页。
- 威斯特华伦,斐迪南(v. Westphalen, Ferdinand—1799—1876)——马克思夫人的兄弟,一八五〇—一八五八年为普鲁士急进的內务部长。——第4、5、99、173页。
- 威斯特华伦,路德维希(v. Westphalen, Ludwig[Vater von Frau Marx])——马克思夫人的父亲。——第99页。
- 威塞尔退尔(Wieseltier)——见拉藤尔。
- 威廉(Wilhelm, Prinz von Preußen. [später Wilhelm I.]—1797—1888)——普鲁士亲王,后为普鲁士王及德国皇帝。——第401、419、474页。
- 威廉兹(Williams—1800—1883)——英国将军,曾参加塔斯的保衛战。——第147、148页。
- 威廉第三(Wilhelm III, König von England—1650—1702)——英国王。——第127、128页。
- 施兰姆,康拉德(Schramm, Konrad—1822—1858)——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新莱茵评论”的出版者。——第110、157、216、251、257、272—274、279、280、282、307、319、324、326—328、332、337、338、362、381页。
- 施兰姆,路德福(Schramm, Rudolf—1813—1882)——德国政治家及政论家,普鲁士国民会议成员,柏林民主主义者俱乐部主席。——第273、279、319、328、342、381、403、411、419、467、495页。
- 施奴勒(Schnurrer—1742—1822)——



- 德国学者，杜平根大学哲学教授。——第 135 頁。
- 施勒辛格 (Schlesinger—死于 1881 年)——新聞記者，“科倫報”倫敦通訊員，慶祝席勒誕生百周年紀念倫敦委員會委員。——第 560、618 頁。
- 施略截 (Schlözer—1735—1809)——有名的历史学家，統計学家，政論家及教育家。——第 134、135 頁。
- 柏力 (Burleigh—1520—1598)——英国国务活动家。——第 278—279 頁。
- 柏卢 (Bellune—1766—1841)——法国元帅，一八二一年为陸軍部长。——第 72 頁。
- 柏立 (Berry—1778—1820)——查理第十之子，波滂王朝后裔之一。——第 72 頁。
- 柏尔加德 (Bellegarde—1756—1845)——奥地利將軍。——第 262 頁。
- 柏尔蒙特特 (Belmontet—1799—1879)——法国詩人及政論家，波拿巴主义者。——第 158 頁。
- 柏孙 (Besson)——第 348 頁。
- 柏多 (Bedeau—1804—1863)——法国將軍及政治活动家，一八四八年临时政府的陸軍部长，立宪會議的副主席。——第 190 頁。
- 柏克 (Becker)——第 77 頁。
- 柏克 (Becker, Joh.)——第 67 頁。
- 柏克 (Becker, Joh. Phil.—1809—1886)——革命家，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革命的参与者，第一国际的積極的活动家，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 563、564、586、601、627 頁。
- 柏克，赫尔曼 (Becker, Hermann—1820—1885)——紅色柏克。科倫审判案的参与者，后来为民族自由派。——第 50、292 頁。
- 柏舍耳 (Bessières—1768—1813)——法国元帅。——第 256、261、333 頁。
- 柏姆巴哈 (Bermbach—1822—1875)——科倫的律師，青年时为共产主义者。——第 480、566 頁。
- 柏林的小犹太人 (Berliner Jüdchen)——見拉薩尔。
- 柏耶 (Berryer)——第 204 頁。
- 柏格尔 (Berger)——見巴克，赫尔曼。
- 柏根洛特 (Bergengroth—死于 1869 年)——德国的共产主义者，在倫敦的亡命者，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参加者。——第 120 頁。
- 柏塔 [柏特齐黑] (Beta [Betzich—1813—1876)——德国民主主义作家及新聞記者，亡命者。——第 457、465、486、500、501、510、513、515、518、519、521—523、526—529 頁。
- 柏替亚 (Berthier—1753—1815)——法国元帅。——第 254、333 頁。
- 柏塞耳 (Bessel)——第 593 頁。
- 柏謨 (Bem—1795—1850)——波兰將軍，一八三〇年波兰起义及匈牙利战争的参与者。——第 254、257、333 頁。
- 查理 (Charles [Charley])——見罗斯根，查理。
- 查理十二 (Karl XII., König von Schweden)——瑞典國王 (一六九七——一七一八)——第 127—129、192 頁。
- 查理第一 (Karl I., König von England—1600—1649)——英國王 (一六二五——一六四九)——第 267 頁。
- 查理第十 (Karl X., König von Frankreich—1757—1836)——法國王 (一八二四——一八三〇)——第 73 頁。
- 洛脫克 (Rotteck—1775—1840)——历史学家及政治活动家，自由党的領袖之一。——第 448 頁。
- 洛特細尔德 (Rothschild)——有名的銀行家。——第 230、310 頁。

- 洛特細尔德(Rothschild, A.)——第166頁。
- 洛澤斯(Rogers)——第372頁。
- 洪保德(Humboldt—1769—1859)——有名的德國學者及旅行家。——第123, 282, 393, 573頁。
- 活布拉(Wrbna)——奧軍將軍。——第43頁。
- 冒勒布勒协(Maurenbrecher)——第217頁。
- 科宁汉(Coningham)——俄文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作為肯宁汉(Cunningham)之誤。——第209頁。
- 科尔夫(Korff)——前普魯士軍官,“新萊茵報”的發行員,曾亡命于美國。——第451頁。
- 科布(Kolb—1798—1865)——德國政論家,自一八三七——一八六五年為“奧格斯堡一般新聞”編者。——第516, 520頁。
- 科布登(Cobden—1804—1865)——英國國務活動家,自由貿易論者。——第5, 122, 213, 224, 621頁。
- 科西尔斯基(Koscielski)——波蘭亡命者,“新萊茵報”的朋友,在該報發表文章反對巴枯寧時曾起過大作用。——第112, 208頁。
- 科伯斯第一(Kobes I)——見味涅帶。
- 科克斯(Coxe—1747—1828)——英國歷史家,副僧正。——第136頁。
- 科拉社克(Kolatschek—生于1821年)——奧地利急進的政論家及作家。——第205, 603, 605, 607, 609頁。
- 科姆蒲(Komp)——達姆斯塔特銀行美國分行通訊員,一八五八年紐約共產主義者俱樂部的組織者,衛登麥爾的朋友。——第395, 424, 457, 473頁。
- 科林(Colin)——第312頁。
- 科修斯古(Kosciuszko—1746—1817)——波蘭民族英雄,一七九四年起義的領袖。——第187頁。
- 科柏特(Cobbet—1766—1835)——英國政治活動家及急進派作家。——第158, 340頁。
- 科恩(Korn)——一八四八年以前為匈牙利書商,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參加解放戰爭,一八四九年亡命于土耳其,後來在英國。——第114頁。
- 科息第厄(Caussidière—1808—1861)——法國社會主義者,二月革命後巴黎的地方警察長官。——第379頁。
- 科勒特(Collet)——烏爾卡特主義者及急進主義者。——第169, 170, 184, 347, 496, 497—499, 541, 546, 548, 555頁。
- 科塔(Cotta)——奧格斯堡的書商。——第414, 516, 600, 619頁。
- 科德司(Cortez, Fernando—1485—1547)——征服墨西哥者。——第79頁。
- 紀卜生, 弥尔納(Gibson, Milner—1806—1884)——英國政治活動家。——第213, 215, 344, 345, 439頁。
- 約旦(Jordan)——德國史學家。——第135頁。
- 約克(York von Wartenburg—1759—1830)——普魯士元帥,一八一二,一八一三及一八一四年戰役的參加者。——第264頁。
- 約克公爵(York, Duke of)——第158頁。
- 約克孫(Jackson)——第129頁。
- 約斯林公司(Josling & Co.)——倫敦的商店。——第301頁。
- 約斯特(Joest, Karl)——科倫共產黨人審判案的陪審官。——第116, 118頁。
- 約翰遜(Johnson—1709—1784)——英國作家、學者及批評家。——第162頁。

美休 (Mayhew—1816—1872)——英国新聞記者，“笨拙”的出版人之一。——第 192 頁。

美洛斯拉甫斯基 (Mieroslawski—1814—1878)——波兰革命家，曾指揮巴登革命軍。——第 180、182、186、192、203、205 頁。

美恩 (Mayne—1796—1868)——倫敦的警察專員。——第 330 頁。

計刺当 (Girardin—1806—1881)——法國政論家及政治活動家。——第 98、191 頁。

若米尼 (Jomini—1779—1869)——法國將軍及軍事作家，拿破侖戰爭的參與者。——第 260、262、356、360 頁。

英格蘭德 (Engländer)——急進的新聞記者，曾被疑為從事特務活動者。——第 114、560 頁。

貞琴茲 (Jenkins)——第 348 頁。

退耳施 (Thiersch—1784—1860)——語言學家，教育家及希臘語學家。——第 217 頁。

退姆，法蘭茲 (Thimm, Franz)——曼徹斯特的書商。——第 458、472、476、490—493、499、500 頁。

革次 (Götz)——德國民主主義者，馬克思的朋友。——第 85、93、94、188 頁。

革革易 (Görgei—1818—1912)——一八四八年戰爭時匈牙利武裝暴動軍的總司令。——第 43 頁。

革斯特堡 (Gerstenberg—死於 1876 年)——拉薩爾的朋友和同學，倫敦的銀行家，金開爾的信徒。——第 80、414、438 頁。

革斯頓次外格 (Gerstenzweig)——倫敦的德國商人。——第 77 頁。

革戴 (Götze, Peter Otto—1793—1880)——作家，塞爾維亞及俄羅斯民歌的出版者。——第 138、145 頁。

革戴博士 (Götze, Dr.)——一八五九年在曼徹斯特舉行的韋勒紀念會的參加者。——第 506 頁。

韋爾特 (Weerth, Wilhelmine)——第 200 頁。

韋爾特，卡爾 (Weerth, Karl)——第 200 頁。

韋爾特，喬治 (Weerth, Georg—1822—1856)——德國政治抒情詩人，“新萊茵報”編輯部成員，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密友。——第 107、117、173、178、200 頁。

韋柏 (Weber)——柏林的律師，馬克思在反對柏林“國民報”訴訟案中的代理人。——第 555、556、558、559、563、578、580、584、586、604、605、611 頁。

香加涅 (Changarnier—1793—1877)——法國將軍。——第 262 頁。

## 十 画

席勒 (Schiller—1759—1805)——德國大詩人。——第 408、498、500、501、503、505—512、514、519、527、573、617、626、627 頁。

俾布刺 (Bibra)——倫敦的飯店主人。——第 116、479 頁。

俾特孫 (Beatson)——英國將軍。——第 153—155 頁。

倍克 (Boeckh—1785—1867)——著名的德國語言學家和史學家。——第 393 頁。

·倍那丁·德·聖·佩耳 (Bernardin de Saint Pierre—1737—1814)——法國作家及自然主義者。——第 34 頁。

倍斯特 (Beust, Friedrich—1817—1899)——前普魯士軍官，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參與者，在瑞士的亡命者。——第 564 頁。

倍慈勒 (Petzler)——在倫敦的德國亡

- 命者。——第 13 頁。
- 倫迅(Lenchen)——見德穆絲,海倫。
- 唐·吉訶德(Don Quichotte)——西万提斯同名小說中的主人翁。——第 34、61 頁。
- 晒延尔(Sheyll)——荷兰政治活动家。——第 474 頁。
- 晋恩(Zinn)——排字工人,“德意志人联合会”創立人。——第 529、604 頁。
- 哥尔德海姆(Goldheim)——在倫敦的普魯士警察官。——第 93 頁。
- 哥尼流(Cornelius)——德国的醫商及民族主义的革命家,曾参加德国大学生协会运动。五十年代起亡命于倫敦,后来亡命于美国。新聞記者及政論家。——第 22、80、193、194、216 頁。
- 哥尼斯瓦脫(Königswarter—1817—1878)——銀行家,拿破侖第三的崇拜者,立法會議議員。——第 191、625 頁。
- 哥罗文(Golowine—1816—1890)——俄国政治作家及亡命者。——第 26、95、175、178 頁。
- 哥洛夫斯基(Gurowsky—1805—1866)——波兰政論家,泛斯拉夫主义者,在西欧及美国聞名;曾为“紐約論壇报”撰稿。——第 183、184、200、201、221 頁。
- 哲罗姆(Jérôme—1784—1860)——拿破侖第一之弟,法国将官及政治活动家;一八五一年十二月十二日之后为法国王位的繼承人。——第 360 頁。
- 庫尔曼(Kuhlmann)——共产主义的“預言家”,騙子,在威特林从瑞士放逐后从事的威特林的手工艺工人运动中曾起过作用。——第 533 頁。
- 庫克(Cooke)——牛津的工厂所有主。——第 295 頁。
- 庫渾(Coehorn—1641—1704)——荷兰工程师,發明可移动的臼炮。——第 323、324 頁。
- 恩麦曼(Emmerman)——萊茵省的主要林务官;巴登革命軍的射击兵上尉,在瑞士的亡命者。——第 564 頁。
- 恩格尔(Engel—1770—1814)——匈牙利历史学家。——第 134 頁。
- 恩格斯,爱弥耳(Engels, Emil—1828—1884)——恩格斯弟,商業顧問,工厂主,“厄門和恩格斯”公司股东。——第 565、567 頁。
- 恩格斯(Engels, Friedrich [Vater]—1796—1860)——恩格斯之父,曼徹斯特的“厄門和恩格斯”公司股东。——第 18、25、60、67、96、124、172、178、197、202、250、285、303、433、488、537、568 頁。
- 恩格斯(Engels [Mutter])——恩格斯之母。——第 567、568 頁。
- 息普立安(Cyprien)——見罗伯。
- 爱恩賽第(Ironside, Isaac)——烏尔卡特主义者,烏尔卡特机关报“自由新聞”的編者之一。——第 160、167—170 頁。
- 爱伯格(Egbert)——見鮑威尔,爱伯格。
- 爱得加(Edgar)——見鮑威尔,爱得加。
- 爱喜和夫(Eichhoff, F. G.—1799—1875)——法国語言学家。——第 138、145 頁。
- 爱喜和夫(Eichhoff, Wilhelm)——社会主义者,曾揭露斯提柏耳在“赫尔曼”上的特务活动,一八六〇年亡命于倫敦。——第 524、538、592、593、595 頁。
- 爱雷(Airey—1803—1881)——英国將軍,东方战争的参与者。——第 232 頁。
- 爱德蒙(Edmond)——原名霍亦茨基,出身是波兰人,法国文学家,用沙尔利·爱德蒙为笔名。——第 137 頁。
- 挪利斯(Norris—1660—1749)——英国

- 海軍上將。——第 192 頁。
- 拿破侖第一—[波那] (Napoleon I. [Bona])—1769—1821) ——法國皇帝。——第 1、67、72、184、186、256、259、260、262、264—266、340、464、476 頁。
- 拿破侖第三[波那、巴當給、巴喃、部斯特拉巴、路易](Napoleon III. [Bona, Badinguet, Barnum, Boustrapa, Louis])—1808—1873) ——拿破侖第一的侄子，一八五一年用政變的手段奪取政權後稱帝。——第 3—5、8、31、33、38、64、80、81、95、98、104、107、120、124—126、148、158、164、165、181—186、190、191、195、203、205—207、230、250、255、256、277、297、299、308—311、331、332、339—342、344、345、354、357—360、362、363、372、377、393、395、407、409、419、422、423、434、437、443、445—449、451—454、464、469—471、474、476、477、479、517、524、534、539、560、564、571—573、581、592—594、596、597、601、602、607、615、620—622、625 頁。
- 拿破侖親王 [普隆·普隆] (Napoleon, Prinz [Plon-Plon])—1822—1891) ——威斯特里亞王約羅尼木·波拿巴的兒子，拿破侖第三的從兄弟，以急進出名。——第 511、583、597、601、602 頁。
- 格龍 (Grün—1817—1887) ——德國政論家，哲學家，所謂“真正社會主義”的代表。——第 171、593 頁。
- 格立斯海謨 (Griesheim—1798—1854) ——普魯士將軍，杰出的軍事活動家和作家。——第 256、338 頁。
- 格爾慈 (Görtz., Baron—1668—1719) ——瑞典國務活動家，查理第十二的大臣。——第 128、129 頁。
- 格蘭特 (Grant—1802—1879) ——新聞記者，“廣告晨報”的出版者。——第 211、512 頁。
- 格里力 (Greeley—1811—1872) ——有名的美國政論家，“紐約論壇報”的出版人。——第 81 頁。
- 格拉哈 (Grach [Bankier]) ——居利的銀行家。——第 97、98 頁。
- 格拉哈 (Grach, Frau) ——前者之妻。——第 98 頁。
- 格拉哈 (Grach, Hauptmann—1812—1854) ——居利人，克里木戰爭的參與者，以土耳其炮兵司令的身份保衛西里斯的黎亞。——第 44 頁。
- 格拉罕 (Graham—1792—1861) ——英國政治活動家，採取介於自由主義者與保守主義者的中間立場。——第 112 頁。
- 格林 (Grimm—1785—1863) ——有名的德國語言學家，德國語言學的奠基人。——第 120、145、217、270、504—506 頁。
- 格奈則瑙 (Gneisenau—1760—1831) ——普魯士將軍，一八一三、一八一四及一八一五年戰役中為布呂納的戰友。——第 264、265 頁。
- 格雷 (Gray—1799—1850) ——英國社會評論家，經濟學家，歐文派空想社會主義者。——第 365 頁。
- 格林 (Green) ——第 581 頁。
- 西夫欽和梅因 (Sieveking & Mann) ——商店。——第 301 頁。
- 西林·帕夏 (Selim Pasha) ——土耳其將軍，東方戰爭的參加者。——第 51 頁。
- 泰羅 (Taylor, Bayard—1825—1878) ——美國外交家及作家，“紐約論壇報”通訊員。——第 28、281 頁。
- 泰羅 (Taylor, Tom—1817—1880) ——英國劇作家，“笨拙”的出版者。——第

- 211 頁。
- 泰罗(Taylor, Zacharias—1784—1850)——北美將軍及政治活动家。——第 81 頁。
- 泰理細阿斯(Teiresias)——席伐(Thiva)的术士和預言者(索福克勒斯戏剧中的人物)。——第 433 頁。
- 泰霍夫(Techow—約生于 1812—死于 1893)——前普魯士軍官,在柏林參加二月革命,为巴登軍司令部长官;倫敦的亡命者。——第 536、542、565、586、587、601、616 頁。
- 泰霍截夫斯基(Tchorzewsky, Stanislaw)——波兰亡命者,主持赫尔岑的出版社;赫尔岑一家的密友。——第 404 頁。
- 海尔布洛涅(Hailbronner)——“奥格斯堡一般新聞”的撰稿者。——第 536 頁。
- 海村(Heinzen—1809—1880)——德国政論家,资产阶级急进主义的代表,在奥国的亡命者。——第 9、14、16、45、110、282、322、332、408、460、534、563 頁。
- 海門达尔(Heimendahl)——易北菲尔的縲絲厂主及商人。——第 304 頁。
- 海涅(Heine—1797—1856)——有名的德国詩人。——第 82、86、148、160、174—176、548、573 頁。
- 海涅,馬提尔德(Heine, Mathilde)——前者之妻。——第 174 頁。
- 海特(Heydt—1801—1874)——萊茵省的自由主义者,一八四八年为普魯士貿易大臣,自一八六二年至就任俾斯麦政府为財政大臣。——第 150 頁。
- 海斯(Heise—1820—1860)——德国民主主义者,亡命者,一八四八年革命的活动家,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与刻尔泥一起在加塞尔出版革命报“大黃蜂”。——第 13—15、28—32、37、39、40、48、50、53、59、60、111、131、137、188、379、538、541 頁。
- 浮士德(Faust [bei Goethe])——十六世紀有名的魔术师,許多神話和民間傳說的主人翁,哥德的“浮士德”就利用了关于浮士德的傳說。——第 34、192 頁。
- 涅斯杰(Nestor)——有名的历史学家施略截的著作。——第 135 頁。
- 盎格尔栖(Anglesey—1768—1854)——有名的英国將軍。——第 233 頁。
- 盎曼特(Imandt, Peter)——亡命者,語文教师,共产主义者。——第 10、29、32、40、50、59—61、63、74、111、131、137、160、166、188、240、242、246、449、460、510、538、548、608 頁。
- 盎曼特(Imandt, Roblrt)——前者之侄。——第 275 頁。
- 烏兰(Uhland—1787—1862)——德国詩人及学者。——第 453、574、575 頁。
- 烏尔卡特(Urquhart—1805—1877)——英国外交問題作家,帕尔麦斯頓的政敌。——第 2、7、9、13、15、19、21、26、27、34、36、55、76、95、123、148、160、169、170、172、178、181、189、194、208、209、211、214、217、224、244、321、347、354、365、440、448、457、472、474、483、493、496、507、512、519、532、534、541、545、555、570、584 頁。
- 烏尔姆(Wurm—1803—1859)——汉堡的教授,历史学家及政論家。——第 450 頁。
- 烏尔柏格和克刺麦(Ullberg & Cramer)——在汉堡的瑞典商店。——第 295 頁。
- 烏尔匪拉(Ulfilas—311—383)——西哥德雅利安主教,哥德字母的發明者,曾把聖經譯为哥德文。——第 504 頁。

- 烏略阿 (Ulloa—1810—1891) ——意大利將軍及軍事作家。——第 583 頁。
- 特律布涅 (Trübner) ——倫敦的出版者。——第 9、54、161、165、355、435、616 頁。
- 特洛斯特 (Troost) ——第 313 頁。
- 特魯圖 (Troupeau) ——治療皮拍的醫生。——第 6 頁。
- 班涅 (Bangya, Johann—1817—1868) ——匈牙利革命家，新聞記者。在亡命中為普魯士政府服務。——第 22、25、33、58、206、211、374、378、381、397、416、453、588 頁。
- 班涅 [夫人] (Bangya [Madame]) ——第 427 頁。
- 班堡格 [銀行家] (Bamberger, Louis [Bankier]) ——倫敦的銀行家。——第 236、240、487、520 頁。
- 班堡格, 路易 (Bamberger, Dr. Ludwig—1823—1899) ——德國民主主義者，曾參加一八四八年革命，亡命者，一八五三年起在巴黎為銀行家，後加入民族自由黨，曾任議員。——第 465、534、593、607 頁。
- 索利斯 (de Solis, Antonio—1610—1686) ——西班牙劇作家及歷史學家。——第 79、81 頁。
- 索里治 (Csorich) ——將軍，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匈牙利戰役的參加者。——第 43 頁。
- 索依蒙諾夫 (Soimonoff) ——俄國將軍，東方戰爭的參加者。——第 51 頁。
- 索福克勒斯 (Sophokles——紀元前 495—405) ——偉大的希臘悲劇作家。——第 331 頁。
- 納披爾 (Napier—1786—1860) ——英國海軍上將，東方戰爭時在波羅的海指揮英國艦隊。——第 41、43、67、79、112、354 頁。
- 茶坦姆 (Chatham—1708—1778) ——即威廉·畢特，為茶坦姆伯爵，世稱大畢特，其次子亦名威廉，世稱小畢特；英國國務活動家。——第 65 頁。
- 配第 (Petty—1623—1687) ——英國經濟學家。——第 364 頁。
- 郎格羅 (Langeron—1763—1836) ——在俄國服務的法國將軍。——第 264、265 頁。
- 馬爾 (Mar, de) ——英國厄斯琴系的伯爵族。——第 127 頁。
- 馬爾服格利阿 (Malvoglio [bei Shakespeare]) ——莎士比亞的喜劇“第十二夜”中的人物。——第 27 頁。
- 馬卡斯 (Marcus) ——一八五九年在曼徹斯特舉行的席勒紀念會的組織者之一。——第 506、509 頁。
- 馬克多那爾 (Macdonald) ——第 304、313 頁。
- 馬克拉梭 (Maclaren) ——經濟學家，“通貨史”(倫敦，一八五八)的作者。——第 377 頁。
- 馬克思, 伊林諾 [杜西] (Marx, Eleanor [Tussy]—1855—1896) ——馬克思的幼女，英國工人運動的積極活動家，社會主義者愛維林的妻子。——第 96、226、383 頁。
- 馬克思, 勞拉 (Marx, Laura [Tochter]—1846—1911) ——馬克思的女兒，拉法格的妻子。——第 15、149、226、325、376、393、471 頁。
- 馬克思, 法蘭西斯 (Marx, Francis—1816—1876) ——烏爾卡特的擁護者。——第 27 頁。
- 馬克思, 亨利愛蝶 (Marx, Henriette [Mutter]) ——馬克思的母親。——第 62、389、392、397、400、403、405、408、426、612 頁。
- 馬克思, 愛密利 (Marx, Emilie [Schwe-

ster]) —— 馬克思的姊妹。—— 第 408 頁。

馬克思, 爱得加 [穆芝] (Marx, Edgar [Musch]—1849—1855) —— 馬克思的兒子。—— 第 1、15、17、96、97、100—104、109 頁。

馬克思, 燕妮 (Marx, Frau Jenny—1814—1881) —— 馬克思的妻子。—— 第 2、8、41、44—47、49、51、59、60、62、67、74、78、84、85、87、93、94、96、97、100—105、109、112、116、118、120、126、132、147、150、159、160、167、170、172—174、179、182、184、186、189、197、204、208、209、214、216、218、222—224、226—229、234—245、248、253、261、273、280、282、288、296、297、303、304、307、319、320、323、329、333、339、351、355、356、360、362、370—377、381、385、386、388、389、391、392、394、395、400、405、410、412、421、426、443、465、473、480、481、488、491、500、505、513、515、518、523、525、532、533、541、554、558、561、566、570、584、587、594、595、607、608、610、612、614—616、618、620—624 頁。

馬克思, 燕妮 (Marx, Jenny [Tochter]—1844—1883) —— 馬克思的女兒, 朗格之妻。—— 第 15、149、226、227、325、376、393、471、525 頁。

馬克·高范 (Mac Gowan) —— 宪章主义者。—— 第 62 頁。

馬利·安东尼特 (Marie Antoinette) —— 法王路易十六之后。—— 第 603 頁。

馬志尼 (Mazzini—1805—1872) —— 有名的意大利革命家。—— 第 42、236、347、401、403、406、434、462、464、469、483、591、596 頁。

馬爾 (Mary) —— 見朋斯, 馬爾。

馬格內 (Magne—1806—1879) —— 法国国务活动家, 财政部长。—— 第 370 頁。

馬基亞維里 (Machiavelli—1469—1527) —— 有名的佛罗伦萨作家及史学家。—— 第 271 頁。

馬略特 [假名安东尼欧·加倫吉] (Marrionti—生于 1810 年) —— 意大利作家及政論家, 用英文写作。—— 第 109 頁。

馬得 (Mader) —— 第 16 頁。

馬提尔德 (Mathilde) —— 見海涅, 馬提尔德。

馬斯約夫斯基 (Maciejowski[?]-1793—1883) —— 波兰史学家。—— 第 187 頁。

馬塞那 (Masséna—1756—1817) —— 法国將軍, 拿破侖部下的元帥中最有名的統帥。—— 第 262 頁。

馬賴 (Marei) —— 第 383 頁。

高夫列 (Godfray) —— 第 338、372 頁。

高特弗里德 (Gottfried) —— 見厄門, 高特弗里德。

高特弗里德 (Gottfried) —— 見金开尔, 高特弗里德。

## 十 一 圖

勒戎德耳 (Legendre—1755—1797) —— 国民公会的成員, 法国大革命的有名活动家。—— 第 93 頁。

勒麦 (Römer) —— 第 77 頁。

勒希德·帕夏 (Reschid Mustafa Pasha—1802—1856) —— 土耳其国务活动家; 东方战争时为外交大臣。—— 第 5 頁。

勒辛 (Lessing—1729—1781) —— 有名的德国作家和批評家。—— 第 335 頁。

勒味 (Löwe—1814—1886) —— 德国政治活动家, 法兰克福議會主席, 一八五二——一八六一年为亡命者。—— 第



- 113、148 頁。
- 勒耐(René [bei Chateaubriand])——沙多勃里盎的長篇小說。——第 34 頁。
- 勒根(Lölgen)——四十年代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舉行集會的科倫的一家小酒店主人。——第 480 頁。
- 勒勒味爾(Lelewel—1786—1861)——波蘭史學家，民族主義的民主主義者。——第 120、187、203、205 頁。
- 勒拉(Leroy)——見聖·阿諾。
- 勒滿(Lemoine)——在澤稷島上出版的英國波拿巴主義的報紙“公正”的編者。——第 272 頁。
- 勒德克利夫(Redcliffe—1786—1880)——英國外交家，一八四一年至一八五八年為駐君士坦丁堡公使。——第 3、147、153—155 頁。
- 康狄(Condé—1736—1818)——親王。——第 66 頁。
- 康拉狄(Conradi, Johann Jakob)——馬克思的妹夫。——第 612 頁。
- 康德(Kant—1724—1804)——大哲學家，德國古典哲學的始祖。——第 6、408 頁。
- 曼永(Magnane —1791—1865)——法國元帥。——第 331 頁。
- 曼茲柏立(Malmesbury—1807—1889)——英國國務活動家，德斐內閣的外交大臣。——第 447 頁。
- 曼推斐爾(Manteuffel—1805—1882)——普魯士國務活動家，大臣，反動分子。——第 150、437、467、474 頁。
- 曼斯斐爾德(Mansfield—1819—1876)——英國將軍，駐君士坦丁堡英國大使館軍事參贊。——第 153 頁。
- 培爾飛爾德(Belfield)——第 312、336 頁。
- 基倫波格(Gyllenborg —1679—1746)——駐英國的瑞典公使。——第 129 頁。
- 基翁(Guyon—1812—1856)——東方戰爭時安那托利亞土耳其司令部司令。——第 22 頁。
- 密紐托利(Minutoli—1804—1860)——德國作家，一八五一年起為駐西班牙總領事，曾寫過幾部關於比利牛斯半島的著作。——第 108 頁。
- 得米多夫(Demidoff)——俄羅斯的族。——第 6 頁。
- 尉爾克，華盛頓(Wilks——死於 1864 年)——“三個時代的帕爾麥斯頓”一書的作者。——第 20、209、212 頁。
- 尉爾克斯(Wilkes)——俄文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認與前者為一人。——第 66 頁。
- 推列林(Tellering)——見牟勒-推列林。
- 捷斯柯夫斯基(Czieskowski)——第 453 頁。
- 啓斯(Kiß)——匈牙利民主主義者，噶蘇士的代理人。——第 511 頁。
- 梅特涅(Metternich—1773—1859)——奧地利國務活動家。——第 70、378、381 頁。
- 梅斯納(Meißner, Alfred—1822—1885)——德國社會主義詩人及作家。——第 175、505、508 頁。
- 梅斯納(Meßner, Otto)——德國的出版商。——第 202、579、581、600、602 頁。
- 梯也爾(Thiers—1797—1877)——法國國務活動家，歷史學家。——第 34、360 頁。
- 梯也里(Thierry, Augustin—1795—1856)——法國歷史學家。——第 55、56 頁。
- 朗格(Lange)——在倫敦的德國工人，共產主義者，威特林分子。——第 484

- 頁。
- 朗格 (Ronge—1813—1887)——德國民主教神學家，“基督-天主教”教堂的創辦人，民主主義者，在倫敦的亡命者。——第 77、114、546 頁。
- 畢士坎蒲 (Biskamp)——德國新聞記者，民主主義者，倫敦德文“人民報”的創辦人。——第 455—457、461—463、465、466、468、473—474、477、479、484—486、491—492、494—495、498、500、503、507、510、520、608、619、625 頁。
- 畢特 (Pitt—1708—1778)——杰出的英國國務活動家。——第 65、66、136 頁。
- 毫則，卡斯帕 (Hauser, Kasper)——秘密被人收養的弄嬰，他的歷史到現在還沒有弄清，他于一八二八年出現于紐倫堡。——第 132、141 頁。
- 荷几斯 (Hodges)——英國上校。——第 416 頁。
- 荷爾勒奔 (Holleben——死於 1864 年)——普魯士將軍及軍事作家。——第 273 頁。
- 荷蘭人 (Holländer)——見菲力普斯。
- 荷林格 (Hollinger)——在倫敦的印刷廠的所有主，大部分德國亡命者的報紙都在那里印刷。——第 465、469、474、476、482、485、494、496、498、502、547、551、552 頁。
- 荷特 (Hood)——倫敦的商家，一八四六——一八四八年佛萊利格拉在那里服務。——第 223 頁。
- 荷涅 (Horner, Leonhard—1785—1864)——英國地質學家，國民教育活動家，工廠視察員。——第 529 頁。
- 荷馬 (Homer)——希臘史詩“伊里亞特”及“奧德賽”的作者。——第 395 頁。
- 莎士比亞 (Shakespeare—1564—1616)——英國最偉大的詩人及劇作家。——第 150、162、408 頁。
- 莫爾尼 (Morny, C. —1811—1865)——法國國務活動家，拿破侖第一的異父同母兄弟，十二月二日政變的參與者。——第 125、150、185、195、360 頁。
- 莫斯開爾，約翰娜 (Mockel, Johanna)——見金開爾，約翰娜。
- 莫萊蕭特 (Moleschott—1822—1893)——有名的生理學家。——第 351、408 頁。
- 第澤爾 (Diezel, Gustav—1827—1864)——法學家，基爾大學教授。——第 83 頁。
- 笨度 (Pondu)——曼徹斯特的商人。——第 314 頁。
- 陶柏 (Taube)——第 134 頁。
- 陶斯瑙 (Tausenau—1808—1873)——第 137、464 頁。
- 彪特 (Bute—1713—1792)——英國政治活動家。——第 65、66 頁。
- 部爾 (Buol—1797—1865)——奧地利大臣。——第 419 頁。
- 部里恩 (Bourrienne—1769—1832)——拿破侖的秘書。——第 251、254、333 頁。
- 部斯特拉巴 (Boustrapa)——見拿破侖第三。
- 閔夫林 (Müffling—1775—1851)——普魯士元帥，關於軍事問題的許多著作的作者。——第 258、264、265、281 頁。
- 閔尼系 (Münich—1683—1767)——俄國國務活動家，在安娜統率下的土耳其戰爭中任軍隊總司令。——第 122 頁。

## 十二

- 傅立叶 (Fourier—1772—1837)——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第 35 頁。

博洽德 (Borchardt)——曼徹斯特的德國醫生, 華爾夫和恩格斯的朋友。——第 14、311、380、383、394、397、472、482—485、505、506、546、606 頁。

凱立 (Carey—1793—1879)——美國大經濟學家之一, 保護關稅論者。——第 367 頁。

凱撒 (Caesar——紀元前 100—44)——羅馬皇帝, 國務活動家和作家。——第 220、225、319 頁。

喀富爾 (Cavour—1810—1861)——意大利國務活動家。——第 373、593、599 頁。

喀德爾第二 (Katharina II. —1762—1796)——俄國女皇。——第 66、122、128 頁。

喜雷立阿斯 (Saint Hilaire—1772—1844)——著名的法國博物學家。——第 322 頁。

提威安 (Tizian—1477—1576)——有名的意大利藝術家。——第 228 頁。

插涅爾 (Tschärner)——第 572 頁。

揚 (Jahn)——第 454 頁。

散得維慈 (Sandwith—1822—1881)——英國軍醫, 曾參加喀斯保衛戰。馬克思錯誤地把他稱為士溫 (Swan)。——第 150 頁。

斐希特 (Fichte—1762—1814)——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第 561 頁。

斐刻勒 (Fickler—1808—1865)——巴登革命政府成員。——第 110 頁。

斐迪南 (Ferdinand, Erzherzog)——大公爵。——第 259 頁。

斐迪南, 布蘭士外喜公爵 (Ferdinand, Herzog von Braunschweig—1721—1792)——七年戰爭時普魯士軍隊的統帥之一。——第 97、99、365 頁。

斐迪南第一 (Ferdinand I., König von Sizilien—1751—1825)——西西里王。

——第 109 頁。

斐迪南第二 [綽號轟王和小轟王] (Ferdinand II. [Bomba, Bombalino], König beider Sizilien—1810—1859)——西西里王 (1830—1859)。——第 109、592、602 頁。

斐迪南第七 (Ferdinand VII., König von Spanien—1784—1833)——西班牙王。——第 73 頁。

斯白克 (Speck)——馬克思的朋友。——第 468、469、493、560 頁。

斯托克揆勒 (Stocqueler—1800—1885)——英國新聞記者及編輯, 曾出版軍事彙編。——第 232 頁。

斯托庫姆 (Stockum)——哈慈費爾德伯爵在離婚訴訟中的代理人。——第 142 頁。

斯志列 (Steheli)——意大利人, 柏林的一家文學家和新聞記者聚會的糖果店的主人。——第 35 頁。

斯杜亞 (Stewart—1712—1780)——英國經濟學家。——第 365 頁。

斯坦萊 (Stanley—1826—1893)——英國國務活動家, 德斐內閣殖民地問題秘書 (一八五八——一八五九)。——第 414、440 頁。

斯坦道 (Standau)——第 589 頁。

斯帕勒 (Sparre—1665—1726)——瑞典國務活動家。——第 129 頁。

斯泰因 (Stein, Julius)——“新奧得報”的所有人之一。——第 80 頁。

斯泰因將軍 (Stein, General)——普魯士將軍。——第 378 頁。

斯泰達爾 (Steinthal)——曼徹斯特的商店。——第 178、200、485 頁。

斯特立脫 (Stritter—1740—1801)——德國歷史學家, 彼得堡科學院研究生, 用德文出版的“俄國史”的作者。——第 134、135 頁。

- 斯特勞斯 (Strauß, David Friedrich—1808—1874)——德國神學家,有名的“耶穌傳”一書的作者。——第 45 頁。
- 斯特刺吞, 保羅、貝次 (Straton, Paul & Bates)——第 177 頁。
- 斯特洛 (Strohn)——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 110、174、186、471、478、482、554 頁。
- 斯特洛德曼 (Strodtmann—1829—1879)——政治抒情詩人,民主主義者,金開爾傳的作者。——第 411、618 頁。
- 斯特魯威 (Struve—1805—1870)——德國急進派作家及政治家,巴登革命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後來僑居美國。——第 410 頁。
- 斯密, 亞丹 (Smith, Adam—1723—1790)——有名的英國經濟學家及哲學家。——第 353 頁。
- 斯密小姐 (Smith, Miss)——第 240 頁。
- 斯提芬茲 (Stevens)——第 304 頁。
- 斯提柏耳 (Stieber—1818—1882)——普魯士政治警察官。——第 147、157、422、514、524、525、538、542、596 頁。
- 斯溫伍德 (Swingwood)——第 243 頁。
- 斯蒂芬 (Steffen)——前中尉,共產主義者,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 4、24、61、62、93、157、220、223、225、234、235、240、257、259、273、291、424、457、473 頁。
- 斯蒂芬 (Steffen [Schwester des vorigen])——前者的姊妹。——第 4、291 頁。
- 斯蒂納 (Stirner, Max—1806—1856)——德國哲學家,個人主義的無政府主義理論家。——第 35、176 頁。
- 斯蒂納 (Stirner-Schmidt, Marie Wilhelmine [Frau des vorigen]—1818—1902)——前者之妻;有幾年住在倫敦,後亡命於奧地利。——第 176 頁。
- 頁。
- 斯蒂漢 (Stechan——約生于 1815 年)——漢諾威的細木匠,被壓迫者同盟盟員,一八五一年起亡命倫敦。——第 93 頁。
- 斯窩博達 (Swoboda—1781—1849)——捷克詩人及語言學家。——第 138、145 頁。
- 斯圖治 (Sturge—1793—1853)——英國政治活動家,曾加入憲章派。——第 339 頁。
- 斯潰爾 (Squeer)——狄更斯的長篇小說“尼古拉·聶克爾別”中的人物,這裡是指傑柏爾。——第 550 頁。
- 普飛德爾 (Pfänder—生于 1876 年)——畫家,共產主義者同盟倫敦分會成員。——第 48、106、375、424、434、439、443、449、455、461、534 頁。
- 普爾茨基 (Pulszky [A. P. C.]—1814—1897)——匈牙利革命家,噶蘇士的戰友。——第 10、75、378、381、407、497、505、507 頁。
- 普洛科蒲 (Prokop——約生于 495 年——約死于 565 年)——杰出的拜占庭歷史學家。——第 134 頁。
- 普淮爾 (Pfeil, Graf)——普魯士議會議員。——第 139、145 頁。
- 普隆-普隆 (Plon-Plon)——見拿破侖。
- 普魯慈 (Prutz—1816—1872)——德國作家,詩人及批評家。——第 408、424 頁。
- 茨狄士格累次 (Windischgrätz—1787—1862)——奧地利將軍,在鎮壓一八四八年布拉格和維也納革命時,曾起過大作用。——第 43 頁。
- 森密諾夫 (Seminoff)——見索依蒙諾夫。
- 樓諾爾咨 (Reynolds—1814—1879)——英國政治活動家及急進派的作家,曾

- 加入宪章派。——第81、211、307、325、398、400、403、548頁。
- 温克斯騰 (Wenckstern) —— 德國詩人及新聞記者，在波兰的亡命者，四十年代在易北菲爾德做英語教師，后迁居倫敦，在“泰晤士”和“每日新聞”編輯部工作，東方戰爭時，以“泰晤士”通訊員的資格去克里木，去后無消息。——第26頁。
- 温亲吉洛德 (Wintzingerode—1770—1818) —— 將軍，一七九七年以前及一八〇九——一八一二年在奧地利軍隊中服務，一八一二年起在普魯士軍隊中服務，曾參加反對拿破侖戰爭。——第265頁。
- 温德汉 (Windham—1810—1870) —— 英國將軍。——第322、323、328、332頁。
- 發尔得最 (Waldersee—1795—1864) —— 軍事作家，一八五四——一八五八年為普魯士陸軍大臣。——第599頁。
- 發利立 (Valérie) —— 法國女演員。——第380頁。
- 發哈斯穆特 (Wachsmuth—1784—1866) —— 德國歷史學家。——第334頁。
- 發勒甫斯基 (Walewsky—1810—1868) —— 法國國務活動家。——第158頁。
- 琼斯 (Jones, Captain) —— 上尉。——第210、212頁。
- 琼斯 (Jones, Ernest Charles—1819—1869) —— 英國詩人及憲章主義運動的領袖之一。——第9、62、63、80、81、93—96、98、105、113、115、117、119、148、150、156、158、160、168、172、213、240、244、288、292、307、325、338、398—400、403、548頁。
- 琼斯 (Jones, Frau) —— 前者之妻。——第113、240、244頁。
- 腓特烈·卡尔 (Friedrich Karl Nikolaus, Prinz von Preußen—1828—1885) —— 普魯士親王。——第599頁。
- 腓特烈·威廉第四 (Friedrich Wilhelm IV. —1795—1861) —— 普魯士王。——第191、484、543頁。
- 腓特烈第一 (Friedrich I., deutscher Kaiser—1123—1190) —— 霍亨斯陶芬，日耳曼王，一一五五年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第56、57頁。
- 腓特烈第二 (Friedrich II., deutscher Kaiser—1194—1250) —— 霍亨斯陶芬，日耳曼王及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第56頁。
- 腓特烈第二 (Friedrich II., König von Preußen—1712—1786) —— 普魯士王 (一七四〇——一七八六)。——第65、129、188頁。
- 舒特尔 (von Hurter [Mutter der folgenden]) —— 后者之母。——第603頁。
- 舒特尔，来恩喜尔得 (von Hurter, Reinilde) —— 第588、603頁。
- 菩罗 (v. Bülow, Adam Heinrich Dietrich—1757—1808) —— 普魯士軍官，軍事理論家，有名的戰略著作的作者。——第18、123頁。
- 菩罗 (v. Bülow, Friedrich Wilh.—1755—1816) —— 普魯士步兵將軍，反對拿破侖戰爭的參與者。——第265、333、342、343、345、351、354—356、360頁。
- 菲力普孙 (Philippson—1809—1883) —— 俄國將軍及參議員。——第374頁。
- 菲力普斯 [荷蘭人] (Philips [der Holländer]) —— 第389、392頁。
- 菲次澤刺德 (Fitzgerald—1818—1885) —— 英國國務活動家，德裴內閣時外交問題秘書。——第414頁。
- 菲协尔 (Fischel—1826—1863) —— 德國政論家，烏爾卡特主義者。——第519、

532-535、537、542、546、549、555、558、564、566、569—571、619 頁。

菲林(Féline)——第 216 頁。

萊布尼茲(Leibniz—1646—1676)——最偉大的德國唯理論哲學家。——第 28 頁。

萊那哈(Reinach)——德國民主主義者，在瑞士的亡命者。——第 549 頁。

萊恩哈特(Reinhardt)——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的朋友。——第 174 頁。

萊茵蘭德(Rheinländer)——在倫敦的德國亡命者，馬克思的朋友。——第 571、623、625、626 頁。

萊莫札(Rémusat)——奧爾良派的陰謀家。——第 124 頁。

萊登(Leyden, Kosmos)——科倫大酒店的所有人，麥維森的岳父。——第 307 頁。

波綸, 達維(Born, David)——斯蒂芬·波綸的兄弟。——第 465 頁。

波綸, 斯蒂芬(Born, Stephan—1824—1899)——排字工人，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柏林工人的組織者，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盟員。——第 465 頁。

費柏爾(Feibel)——第 410 頁。

都羅志(Touroute)——法國前上校。——第 147、161 頁。

鄂康諾(O'Connor—1794—1855)——憲章派領袖，“北極星”的編者。——第 113 頁。

鄂圖(Otto I., König von Griechenland—1815—1867)——希臘王(一八三二——一八六二)。——第 33 頁。

鄂圖(Otto, Ottomar)——醫學博士，因參加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革命被判处十二年徒刑。一八五四年五月大赦被釋。——第 42、44 頁。

鄂圖(Otto, Karl Wunibald——約生于 1810 年)——化學博士，科倫共產黨

人審判案的參與者。——第 174、181 頁。

雅科布斯(Jacobs[Jakob, Jakobs])——翻譯西伯利亞民歌的德國女翻譯家。——第 138、145、221 頁。

雅科俾(Jacobi, Abraham——生于 1832 年)——醫學博士，科倫審判案的參與者。——第 110、198 頁。

雅科俾, 夫(Jacobi, F.)——第 361 頁。

順克·蘇堪公司(Schunck, Souchay & Co.)——曼徹斯特的商店。——第 300 頁。

黑格爾(Hegel—1770—1831)——有名的德國哲學家。——第 45、231、283、299、306、324、330、334—336、383、384、540、612 頁。

### 十三 圖

塔刻(Tucker)——烏爾卡特的小冊子及馬克思關於帕爾麥斯頓的小冊子的出版者。——第 2、6、54、55、78、105、208、209、213 頁。

塔細利爾(Tassilier)——第 147 頁。

塞麥(Szemere—1812—1869)——匈牙利作家及政治活動家，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參加者，亡命者。——第 492、507、510、548、564、565、567、609、614、620、621 頁。

塞姆尼次(Selmnitz)——德國軍官，與佛萊利格拉相識。——第 202 頁。

塞特(Sädt)——科倫共產黨人審判案中的檢察官。——第 116 頁。

塞勒狄(Szeredy)——第 111 頁。

塞斐·帕夏(Sefer Pasha)——第 206、208、374 頁。

“奧力”或“奧狄”(“Oly”oder “Ody”[正確寫法是“Ohly”])——“奧格斯堡一般新聞”一八五二年倫敦的主要通訊員。——第 86—87 頁。

奧日洛 (Augereau—1757—1815) ——拿破崙的元帥。——第 233 頁。

奧匹次 (Opitz—1597—1639) ——德國詩人，詩學理論家，所謂第一個西里西亞學派的創始人。——第 53 頁。

奧·夫拉赫提 (O'Flaherty) ——第 91 頁。

奧本海姆 (Oppenheim) ——第 454 頁。

奧本海姆 (Oppenheim, Heinrich Bernhard—1819—1880) ——德國政論家，民主主義者，亡命者。——第 200、205、593、607 頁。

奧蘭多 (Orlando) ——第 210 頁。

奧爾良 (Orleans) ——最初是瓦羅亞朝，後為波旁王朝的最小分支。——第 360、377 頁。

奧爾良公爵 (Orleans, Herzog von) ——見路易·菲力普。——第 72 頁。

奧爾格斯 (Orges—1821—1874) ——德國政論家，“奧格斯堡一般新聞”軍事欄編者。——第 510、534、536 頁。

奧爾索普 (Alsopp)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 346、363 頁。

奧古斯都 (Augustus—紀元前 63—紀元 14) ——第一任羅馬皇帝。——第 98 頁。

奧布賴恩 (O'Brien) ——憲章主義者。——第 325 頁。

奧麥·帕夏 (Omer Pasha—1806—1871) ——土耳其統帥。——第 14、20、26、41、75、118、155 頁。

奧西尼 (Orsini—1809—1858) ——意大利的暗殺者，以其謀刺拿破崙第三出名。——第 330、346、347、356、357、359、411 頁。

奧得喃夫 (Ordenave) ——第 108 頁。

奧斯瓦特 (Oswald) ——巴登的民主主義者，烏爾卡特主義者。——第 137 頁。

奧爾斯德 (Olmsted) ——“紐約論壇

報”撰稿者。——第 174、176、183、197、199、200、202、204、222、234 頁。

微叶尔 (Villette—1773—1854) ——復辟時代法國政治活動家，極端保皇派的最有名的領袖。——第 69、70、71、73 頁。

楊恩 (Jung—1814—1886) ——普魯士國民會議的左派議員，“萊茵報”的創辦人之一，帝國議會的民族自由主義代表。——第 480 頁。

瑟瓦爾 [克列麥] (Cherval [Crämer]) ——密探。——第 59、601 頁。

瑟努 (Chenu) ——見何迪。

瑟雷，林那 (Schöler, Lina) ——女教師，馬克思家的朋友。——第 116、123、387、398、424、427、480、576 頁。

瑞特 (Naut) ——亡命者，“新萊茵報”的撰稿者。——第 50、292 頁。

聖大·安娜 (de Santa Anna, Antonio Lopez—1797—1876) ——墨西哥總統和獨裁者。——第 82 頁。

聖·阿諾 (Saint Arnaud—1798—1854) ——法國元帥，東方戰爭初期聯軍總司令。——第 38、53、74、98 頁。

聖路易 (Ludwig IX., der Heilige—1215—1270) ——法國王。——第 73 頁。

葛革 (Goegg—1820—1897) ——一八四九年巴登革命政府的成員，曾在瑞士工人運動中起過很大作用。——第 22、77、502 頁。

葛林格 (Göhringer—生於 1810 年) ——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參與者，曾亡命於倫敦。——第 74 頁。

葛萊斯頓 (Gladstone—1809—1898) ——英國政治活動家。——第 40、88—91、395 頁。

葛魯貝爾 (Gruber—1774—1851) ——有名的德國學者及文學史家，與厄士

共同出版有名的“科学和艺术通用百科全书”。——第 45、240、271、323 頁。

葛累 (Grey—1802—1894) ——英国国务活动家。——第 92 頁。

道布(Dowb)——第 140 頁。

道布嫂(Dowbiggin)——第 140 頁。

路易(Louis)——見拿破侖第三。

路易十八 (Ludwig XVIII—1755—1824) ——自一八一四——一八二四年为法国王。——第 69、71—73、139 頁。

路易·菲力普(Louis Philippe—1773—1850) ——法国王。——第 16、33、86、126、183、255、277、278、308、309 頁。

路得(Luther—1483—1546) ——偉大的德国宗教改革家。——第 140 頁。

路透(Reuter—1821—1899) ——路透通訊社的创办人。——第 560 頁。

路德福第一 (Rudolf I., deutscher Kaiser) ——德王 (一二七八——一二九一)，哈布斯堡王朝实力的奠基者。——第 57 頁。

雷士納，弗利德里赫[卡斯騰斯](Leßner, Friedrich[Carstens]——1825—1910) ——成衣匠，共产主义同盟盟員，科倫审判案的参与者，在倫敦的亡命者，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 469、476、482、485、492—494、500 頁。

雷匹那斯(Espinasse—1815—1859) ——法国將軍，东方战争的参与者，一八五九年若干个月曾任內务部长。——第 62、125、339、359 頁。

雷雅特(Layard—1817—1894) ——英国国务活动家及考古学家。——第 205 頁。

詹姆士(James) ——第 112 頁。

詹姆士 (James, William——死于 1827 年) ——英国史学家。——第 186 頁。

詹姆士，爱底温 (James, Edwin—1812—

1882) ——英国律师。——第 372、548、601 頁。

#### 十四画

歌利亚 (Goliath) ——根据聖經傳說，是非利士人的一个巨人，为大衛所杀。——第 27 頁。

歌德 (Goethe—1749—1842) ——有名的德国詩人。——第 33、322、417、573 頁。

滿克 (Monk—1608—1669) ——英国將軍，內战的参与者。——第 75 頁。

槐特賽德 (Whiteside—1804—1876) ——爱尔兰最高审判官，早先住于意大利，“十九世紀的意大利”一書的作者。——第 450 頁。

福尔麦拉叶 (Fallmerayer—1790—1861) ——德国历史学家及旅行家。——第 122 頁。

福尔斯塔夫 (Falstaff [bei Shakespeare]) ——莎士比亚剧本中的人物。——第 157、581 頁。

福耳斯脫 (Forster) ——英国作家及神学家。——第 98 頁。

福克思 (Fox, Charles——1749—1806) ——英国政治活动家。——第 66 頁。

福克思[奥尔丹] (Fox[Oldham]—1786—1864) ——政治活动家及作家，谷物法的反对者。——第 213 頁。

福克思·亨德孙公司 (Henderson, Fox & Co.) ——英国建筑铁路的公司。——第 204 頁。

福黑尔 (Faucher—1820—1878) ——德国政論家，左派黑格尔分子，六十年代时为德国曼徹斯特派的代表。——第 137、192、224、512、533 頁。

福斯德 (Foster) ——英国律师。——第 76 頁。

瑣罗亚斯德 (Zoroaster) ——神話中的智



- 者和宗教的創始人，伊朗傳說中的英雄。——第 171 頁。
- 截巴托夫 (Schtscherbatoff—1733—1790)——俄国历史学家及政論家，貴族等級的思想家。——第 128 頁。
- 窩尔坡尔 (Walpole—1806—1899)——保守的英国政治活动家。——第 348 頁。
- 窩拉却夫斯基 (Walachowski) ——第 255 頁。
- 窩策尔 (Worzel—1799—1857) ——一八三一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亡命者。——第 26 頁。
- 維克多·厄曼紐伊尔 (Viktor Emmanuel II. —1820—1878) ——薩丁王及意大利統一后第一任王。——第 310、504、599 頁。
- 維理森 (Willisen—1790—1879)——普魯士將軍，曾統率什留斯威—好斯頓軍，在对丹麦戰爭中失利。——第 37、38 頁。
- 維提霍夫 (Vittinghoff) ——鷄眼开刀医生。——第 77 頁。
- 維維安 (Vivian—1802—1887)——英国將軍，东方戰爭中指揮土耳其軍隊。——第 153—155 頁。
- 蒙喜豪姆 (Münchhausen—1720—1797) ——写一些不可能發生的历险記的作者；他的名字成了說謊的普通名詞。——第 224 頁。
- 蒙森 (Mommsen—1817—1903)——有名的德国史学家，法律家及語言学家。——第 361 頁。
- 蒙塔隆貝耳 (Montalembert—1810—1870)——法国作家，演說家及政治活动家。——第 406、412 頁。
- 蒙騰慈 (Monteith)——第 27、304、313 頁。
- 蒲脫勒 (Butler—1827—1854)——英国中尉，东方战争时与內斯密司一起在土耳其軍隊中作战，曾领导保衛西里斯的黎亞。——第 54 頁。
- 蒲魯东 (Proudhon—1809—1865)——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第 35、137、191、204、365、367、432、476 頁。
- 裴因 (Payne)——芭蕾舞女。——第 215 頁。
- 輕雷克 (Kinglake—1809—1891)——克里木战争史家。——第 583、584 頁。
- 赫夫尼 (Häfner—生于一八二〇年)——一八四八年在維也納出版的左翼报纸“宪政报”的編者，亡命者。——第 539、549 頁。
- 赫夫脫 (Heffter—1792—1873)——历史学家及語言学家。——第 136、138 頁。
- 赫尔岑 (Herzen—1812—1870)——著名的俄国的政治活动家及亡命者。——第 24、26、93—96、98、101、114—116、162、374、404、448 頁。
- 赫尔曼 (Hermann [bei Goethe])——歌德著作中的人物。——第 417 頁。
- 赫尔曼 (Hermann, Ernst Adolph—1812—1884)——研究俄国史的德国史学家。——第 122 頁。
- 赫尔曼 (Hermann)——見金开尔，高特弗里德。
- 赫伯特 (Herbert—1810—1861)——英国国务活动家，一八五二年起为亚伯丁助爵內閣的軍事秘書。——第 54、85、216 頁。
- 赫克瑟 (Heckscher)——在曼徹斯特治疗恩格斯的医生。——第 227、229、238、242、247、279、281、284、323、412、417、458、477、478、563、565、578、579、606、610 頁。
- 赫刻 (Hecker—1811—1881)——德国革命家，巴登起义的参加者。——第

264, 413 頁。

赫味喜(Herwegh—1817—1875)——德國政治抒情詩人。——第 478、479 頁。

赫拉克利特(Heraklit—約紀元前 500 年)——希臘哲學家, 由於他的學說的曖昧, 被稱為晦澀的哲人。一八五八年在柏林出版了拉薩爾的“愛非斯的晦澀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學”一書。——第 306、317、331、334—336、463 頁。

赫羅列夫(Chruloff—1807—1870)——俄國將軍, 東方戰爭的參加者。——第 51 頁。

赫得(Herder—1744—1803)——德國作家。——第 134 頁。

赫斯, 亨利(Hess, Heinrich—1788—1870)——一八五〇——一八五四年在加里西亞指揮軍隊的奧地利元帥。——第 112 頁。

赫斯, 摩西(Hess, Moses—1812—1872)——德國社會主義者, 所謂“真正社會主義”的代表。——第 175、178、200、205、230、448、571 頁。

赫斯夫人[墨辛](Hess, Sybille [Mösin])——前者之妻。——第 175、178、590 頁。

赫斐爾(Hörfel)——在巴黎的德國亡命者。——第 560 頁。

## 十五 圖

嘿衛德(Hayward—1801—1881)——英國政論家及政治活動家。——第 91 頁。

圖內森(Thurneyssen)——銀行家, 動產信用銀行經理。——第 229 頁。

德拉茨(Darasz—1808—1852)——波蘭革命家。——第 42 頁。

德哈特, 馬利(Dähnhardt, Marie)——第 176 頁。

德郎克[小家伙](Dronke, Ernst [der

Kleine]—1812—1891)——社會主義作家, “新萊茵報”編者之一, 亡命者。

——第 7、24、31、44、46—48、50、55、59、61、63、74、78、101、104—106、110、117、203、211、240、285、292、327、424、471、473、475—478、486、532、541、546、553 頁。

德郎克(Dronke[Bruder des vorigen])——前者的兄弟。——第 424 頁。

德納(Dana, Charles A.—1819—1897)——美國新聞記者, “紐約論壇報”編者。——第 1、6、26、63、64、76—81、106、112、117、174、183、193、197、198、201、211、216、219—225、231、232、234、236—238、243、250—252、254、256、258、259、262、274、279、281、304、317—319、325—327、332—334、337、338、340、342、343、355、412、414、428、429、439、440、462、463、485、487、489、497、595、598、600、612 頁。

德特列(d'Etrée—1695—1771)——法國元帥, 七年戰爭時與蘇俾士一起統率法軍。——第 66 頁。

德斯特里爾(Destrih)——“關於土耳其的機密報告”(一八五五)一書作者。——第 147、155 頁。

德雷拍, 匹特洛尼公司(Draper, Pietroni & Co.)——倫敦的商店。——第 286、301 頁。

德裴(Derby—1799—1869)——英國首相。——第 6、90、348、349、445—447 頁。

德衛孫, 柯爾公司(Davidson, Cola & Co.)——倫敦的商店。——第 177 頁。

德魯克, 路易(Drucker, Louis)——柏林的出版商, 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參與者, 在倫敦的亡命者。——第 513 頁。

德穆絲, 海倫[倫迅](Demuth, Helene [Lenchen]—1823—1890)——馬克

思家的女僕。——第 47、106、395、609、612、622 頁。

摩拉尔特(Muralt)——法国历史学家。——第 122 頁。

摩勒尔(Morell)——一八五九年在曼徹斯特举行的席勒紀念会的参加者之一。——第 509 頁。

潑恩斯泰 (Börnstein—1805—1892) ——德国政論家, 演員, 亡命者, 巴黎的“前进报”的編輯。——第 408 頁。

潑萊斯 (Place) ——动产信用銀行第一經理。——第 229 頁。

穆斯卡 (Ziska — 約生于 1370 — 死于 1424) —— 胡司派的有名領袖。——第 626 頁。

衛史(Worth—1794—1849) ——美国將軍, 墨西哥战争的参与者。——第 81 頁。

衛特 (Wette—1780—1843) ——有名的德国新教神学家。——第 334 頁。

衛登麦尔 (Weydemeyer—1818—1866) ——德国革命家, 政論家。——第 4、7、19、20、395、424、457、473、559、561、582、588、590 頁。

魯格(Ruge, Agnes) ——阿諾尔德·魯格之妻。——第 291 頁。

魯格, 阿諾尔德 (Ruge, Arnold—1802—1880) ——德国作家, 急进的政治家, 左派黑格尔分子。——第 9、22、36、42、45、77、137、162、182、200、205、291、408、419、431 頁。

魯格 (Ruge [Tochter des vorigen]) ——前者之女。——第 291 頁。

魯益·德·呂伊斯(Drouyn de L'Huys—1805—1881) ——法国国务活动家。——第 124 頁。

魯濱孙(Robinson) ——第 214 頁。

黎伯洛尔 (Ribeyrolles—1812—1861) ——法国政論家, 一八四八年为“改

革”的編者。一八五一年政变后在澤稷烏編“人报”。——第 98 頁。

墨辛 (Mösin) ——見赫斯夫人。

## 十六画

囑尔諾 (Carnot—1753—1823) ——法国国务活动家, 大革命时和拿破侖时的軍事組織家。——第 140、155、220 頁。

囑苏士 (Kossuth—1802—1894) ——有名的匈牙利革命家。——第 29、82、244、332、378、381、397、462、464、465、470、479、492、497、498、507、510、511、596、601 頁。

囑查哥夫 (Gortschakoff—1793—1861) ——副官, 东方战争的参加者。——第 21、51 頁。

澳厄巴哈 (Auerbach, Berthold—1812—1882) ——德国作家。——第 119 頁。

澤尔內 (Tzschirner—1812—1870) ——革命年代(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 薩克逊極左政党的領導者, 德萊斯登起义后曾亡命国外。——第 10 頁。

澤稷公司 (Jersey & Co.) ——曼徹斯特的商店。——第 314 頁。

穆芝 (Musch) ——見馬克思, 爱得加。

穆罕默德·別(Mehmed Bey) ——見班涅。

亲爱的(Dear) ——見哈尼。

亲爱的(der Edle) ——見哈尼。

亲爱的(der Edle) ——見威里系。

諾伊奧的季尔伯特(Guibert von Noyon) ——第 57 頁。

諾易和夫, 提奧多 (Neuhof, Theodor—死于 1756 年) ——德国冒險家, 曾为科西嘉王。——第 603 頁。

諾易和夫, 喀德邻(Neuhof, Katharina) ——前者的姊妹。——第 603 頁。

諾格特和威爾茲(Norgate & Williams)  
——現在還存在于倫敦的一個出版社。——第 133、235 頁。

諾特永(Nothjung—1821—1880)——  
成衣匠，科倫共產黨人審判案的參與者。——第 480 頁。

諾曼比(Normanby—1797—1863)——  
英國政治活動家，駐巴黎公使，佛羅梭薩的大臣。——第 534 頁。

賴夫(Reiff—約生于 1824 年)——科  
倫共產黨人審判案的參與者。——第  
528、566 頁。

賴得律-羅蘭(Ledru-Rollin—1807—  
1874)——法國政治活動家，一八四八  
年革命的參與者，小資產階級民主黨  
的領袖。——第 22、42、195、347、482  
頁。

霍亨索倫(Hohenzollern [Dynastie])  
——德國王朝。——第 467 頁。

霍治克(Hutschke)——第 116、161、  
165、168 頁。

鮑威爾，布魯諾(Bauer, Bruno—1809  
—1882)——左派黑格爾分子，神學  
家。——第 35、45、67、76、83、105、  
106、119、122、123、126、130、174、191、  
192、224、437、468 頁。

鮑威爾，愛格伯(Bauer, Egbert)——  
布魯諾·鮑威爾的兄弟，夏爾洛騰堡  
急進的出版商。——第 191 頁。

鮑威爾，愛得加 [綽號小丑](Bauer,  
Edgar [der Clown]—1820—1866)  
——布魯諾·鮑威爾的兄弟，德國政  
論家，青年黑格爾派分子。——第 35、  
36、119、157、191、205、219、224、243、  
271、407、410、414、417、420、437、442、  
454—457、463、465、466、471 頁。

錫柏爾(Siebel—1836—1868)——萊茵  
省的社会詩人，恩格斯的親戚。——  
第 421、483—486、493、499、505、509、

527、544、546、558—561、563—566、  
568、570、571、576、579、587、588、591  
—593、596、598、600、603—606、618、  
619 頁。

## 十七 画

撥柏爾(Zabel)——“國民報”主編。——  
第 563、611 頁。

聰明的以法蓮(Ephraim Gescheit)——  
見拉薩爾。

謝柏爾(Schaible—1824—1899)——醫  
生，一八四八年巴登革命的參加者，一  
八五三年起亡命英國。——第 557 頁。

繆拉(Murat)——第 205 頁。

薇黑(Wiehe)——倫敦荷林格印刷廠的  
排字工人。——第 547、548、551—  
553、555、557 頁。

賽列，瑟爾士梯安(Seiler, Sebastian  
—約生于 1810—約死于 1890)——  
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曾亡命美國。  
——第 47、48、131、132、141、146、149、  
152、157、160、379 頁。

賽列夫人(Seiler, Frau)——第 131、  
141、149 頁。

賽依(Say—1767—1832)——法國經濟  
學家。——第 431 頁。

韓卡(Hanka—1791—1861)——捷克民  
族復興時期捷克的活動家，斯拉夫語  
言學家。——第 133、138、145 頁。

## 十八 画

薩麥爾孫(Samelson)——在曼徹斯特  
舉行的席勒紀念會的組織者之一。  
——第 506、509 頁。

薩索諾夫(Sassonoff—1815—1862)——  
俄國亡命者。——第 175 頁。

薩莫[札博伊](Samo [Zaboi])——七  
世紀斯拉夫的公爵，按其出身來說是  
法蘭克的商人；有一種假定說薩莫僅

仅是神話中的人物，是捷克民間傳說中的英雄。——第 138 頁。

薩德勒 (Sadler—1814—1856)——財政部副卿，替拍累立銀行經理。——第 91、177 頁。

歸錫摩獨 (Quasimodo)——寫俄的長篇小說“聖母院”里的人物。——第 406 頁。

## 二十一画

寫俄 (Hugo, Victor—1802—1885)——有名的法國詩人及作家，一八五二年曾出版過反對拿破侖第三的政論集。——第 340 頁。

轟王 (Bomba)——見斐迪南第二。

霸栖 (Boissy, Sire de France)——第 125 頁。